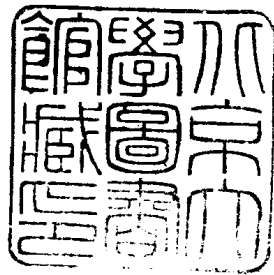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一〇册目次

槎菴小乘四十一卷

〔明〕來斯行撰  
明崇禎四年刻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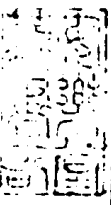
槎菴小乘四十一卷

〔明〕來斯行撰

明崇禎四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槎菴小乘序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男彭禧商老甫對

槎菴者何志地也乘者何志

載也小者何避大也西陵者

何邑近地也來斯行道之甫

者何菴主名字也男彭禧者

何菴主伯子名也商老者何

老彭商賢大夫也禧福也彭

禧冠日先大夫正八十以禧

祝也其日對者何對即讐也

讐即較也避

廟諱故不敢斥也其日修者

何學孔氏春秋之法也孔氏

修春秋無日作者自孟子始

言作而日其文則史其義竊

取之依然修之旨也小乘總

之皆舊文而私為筆削日著

則不敢日纂輯則不情故以

修代之也總之為類者計四

十有一始於萬曆癸巳竣於

今上辛未幾四十年凡五易稿  
而就緒及舊歲自閩歸林居  
多暇乃剗劂成書上自天文  
地理國事掌故及師旅刑獄  
旁及寇冕形體姓氏名諱喪  
祭音樂僊釋草木鳥獸夷狄  
之類可謂夥而且備矣獨於  
經史考訂二事言之尤詳議  
之甚悉書成捧之泫然泣曰  
此先大夫志也大夫存日雖

以耄耄之年手不停抄目不  
絕覽其所紀載分門別部而  
後以簡帙浩煩未及就梓則  
行之罪安可贖哉今欲按卷  
逐項質問是非而九原難起  
故仍以修之一字見志俾罔  
極之思借陟岵之懷得與此  
書相爲終始云爾時  
崇禎辛未仲夏之望閩右方  
伯書于滌井園之知止居

槎菴小乘目錄

卷之一

天文類

分野

五星

日時異名

牛女

雷書

卷之二

天文類

八風

信風

晝夜長短

生算論

卷之三

天文類

反支禁刑日

三正

星辰異同

日月食

酒

陰陽雌雄

兩日

風風石尤風

黃梅雨

納音納甲

元曆月三

秦曆

夏小正解

陽九元二

上元燈

端午登高上巳七夕

冬至

守庚申

物與時應

酒隨風日轉

卷之四

地理類

嶽鎮海瀆

崑崙九州

九河

歷山塗山

衡霍

因桓

潮汐

卷之五

地理類

節候

寒食

修禊

六更

五月五日生

獸有陰陽

洞天福地

五河

三龍垣局

龍門

琅邪山

河水名

海運程	水有強弱
息壤	唐時河患
黃河清	寒燠
會稽	南北燕
漢壽	父城
府州縣同名	錢塘
市井	步
虛市	六詔
長城	地理異音
卷之六	
國事類	諸王外戚朝見儀
御朝	殿試頒曆
習儀	玉牒宗派
召諭實錄	潭王
宗祿	宗藩奕蔭
靖江王	各帝生母祀號
漢時立后	嬪妃葬謚
廢后	

本土仕宦	讓職
地利	親征
卷之七	
國事類	享廟
大祀	宣聖廟
歷代帝王廟	宮殿門樓規制
功臣配享	
大臣事始	
卷之八	
國事類	館閣考異
大學士	督撫建置
祭酒	科道
屯鹽茶學御史	詩料
廷推	
推封	
卷之九	
國事類	封爵偶同
任子	



散官	王官
觀政進士	印文
異姓外夷王	內侍
鹽政疏	較士
唐時設科	主考
大科變易	糊名策問
三元	父子兄弟狀元
曾狀元	
卷之十	
考訂類	
郊社	椒房婕妤
雩	木主
祧	尸
用太牢	宋郊社遺事
明堂	辟雍類宮
阿房宮	博望苑
玉堂	黃金臺
未央宮	畫尾

鹵薄扈從	乾德紀年
以正紀年	吳越僭號
赤烏年	多字年號
衍聖公	起復
縣令	短褐
縱囚	
卷之十一	
考訂類	
伯仲叔季	伯父叔父
丈人	褚先生
人臣呼萬歲	姪
爹爺	家翁
註書稱臣	卿
笨伯黠伯	萬石
千里駒	少公少府少仙
連襟	呼阿字
隱士	鯨寡
智囊	混名

妻子之喪稱三年 二十七日喪制

杜氏喪禮異議 慈母

本生繼母服 私服私忌

飯舍 挽歌

塲子立後 壽官

宋諸陵

卷之十二

考訂類

臥水泣竹 十世同居

兄弟代死 男乳

李氏含珠 廢蓼莪

埋兒 觀通知仁

識見不同 毀譽不同

知人之難 古文相同

事同記異 武士通春秋

麥秀歌 七步詩

曹娥碑 墓志

露布 汲冢書

用古語 蕭梁父子著書

朋黨論

卷之十三

考訂類

蜀道難 虎夔屋壁

戒子書 孔道輔笏銘

易儲詔 桔槔詩

復姓表 祭東坡文

摩詰和靖詩 千字文

止菴詩 山帚

論語絕句 紅葉題詩

奏議 江陵啓聯

經籍多寡 經傳不同

國風先後 物名奴

卷之十四

考訂類

武王武帝 王玉字誤

物故 髮鬻冠

奄人補道	鮮卑奴言霍氏事
翁仲	家果家會
蜀漢晉徵士盧陵王	篡弒不同
肺腑	赤壁之戰
毛寶放龜	兩史疎謬
名怖小兒	白袍將
周珪秦壁	封禪
伏波銅柱	享國長久
人主天威	類遠祖
桂非小乘目錄	九
斬蛟	合水
生兒無影	假面
人主忌材	酒令
卜畫	青黃易名
漢武故事	蕭山佚事
卷之十五	
考訂類	
南唐奇事	鐵鏈
金蓮燭送歸	耆英會

燒尾	潤筆
脫靴	肩輿
門狀	繡
吳語	白癡白醉
本領	語妖
不怪其怪	鳳毛
俳優取禍	龍鍾
禁捕鯉	宋人失士
照境不見首	夢筆生花
桂非小乘目錄	十
截髮	晉人放達
押字	爽涼
萬羊丞相	飯後鍾
堯舜疑事	羊車致寵
卷之十六	
經史類	
篇章言句	古文尚書
春秋舊文	左氏句法
古語省文	雅頌各得其所

九族	叔卜
執牛耳	司敗
二叔之不咸	祈夙
用人于社	昏嫁
鄂不	良魚
賀婚	南子
反玷	娶同姓
父師少師	負版
祭祀不祈	瑞章甫
餽餘	瓜祭
匏瓜	與為人後
儒行	先勞
犬馬有養	請車為擗
狐貉以居	寢不尸
齋必變食	攻乎異端
卷之二十七	
經史類	
聖門記禮	歌哭

寢衣	執圭享禮
道聽途說	穿窬
器車	汝澣
一傅衆咻	童子何知
梓匠輪輿	繫馬
追蠡	梁
五帝	益稷
丹朱	文王
虞仲	太公顏子
八士	老彭
衛武公	夷齊
朱張	孟公綽
伯牛	公冶長
羿羿	吳季子
魯顏叔	鄭叔申
段干木	伍子胥
申包胥范蠡	伯嚭
弄政	扁鵲

程嬰公孫杵臼

四皓

卷之十八

經史類

紀信

鄧通

張釋之

霍光

李陵

李廣利馬宏

關雲長

楊雄陳壽

諸葛亮

孫登

顏含

張載左思

卷之十八

孫匡

陶侃

謝安

謝靈運

韓壽

二桓

范曄

二劉

淳陽三隱

黃頰翁

鄧攸

李靖

房杜

徐世勣

二王

來瑱

李陽冰

李杜

盧懷慎

汾陽子塔

卷之十九

經史類

章泉

牛李

婁師德

鄭祭

馮道

二彬

梁灝

李漬

趙抃

石介

向敏中

楚王元佐

桂卷小乘目錄

十四

張詠

韓范

朱氏二隱

裴度王旦

鄭樵

柳耆卿

王義

穆毒

張順

卷之二十

經史類

左氏兵法

卷之二十一

經史類

左氏兵法

卷之二十二

兵刑類

三國營

牙旗折

父子同軍

聽獄

察奸

白克服罪

以夢白克

卷之二十三

祭葬類

機空

墓地非人力

墓祭

追謚

私謚

握奇經八陣圖

兵法不必泥

量沙

刑書

刑不上大夫

蒲鞭

以夢白克

祭葬類

機空

堪輿議

五箭

國朝謚典

預謚

一字謚

婦人得謚

殉葬

卷之二十四

冠冕類

冕服

魚袋

鶴補

步搖

中綢

沐額

形體類

魁梧

重瞳

無鬚眉

酒量

大膽

善走

龜塚

薄葬

漢冠幘

繡版

白帽

條脫

髻

髮臂

長鬚

玉山

鱗鼻

口吃

少年髮白

人疴

經史類

十五

經史類

十六

相法	相難拘執
婦人生類	眉唇
織足	
卷之二十五	
姓名類	
姓氏	舜姓
劉姓	馬姓
宓姓	管
員姓	尚姓
李姓	冷姓
諸葛	兩漢異姓
名諱	名字之異
古人同姓名	以名為字
民以官姓為名	名字稱奴
行名	雙名單字
東漢複名	唐人不避座主諱
以家諱為戲	元嘆
次公	老泉

卷之二十六	
音樂類	
古樂	九夏
南薰	五音
律呂相應	廣陵散
歌曲	唐樂
絃樂	笙
尺八	笙
羯鼓	
卷之二十七	
書畫類	
諧聲	翻切
反語為識	儀俄同音
呼音	平音
若音	頌字
聲字	風帆
蔡	闌
逡巡	啣噤

爛熳	地
鷹牙	醉
狙	昏
落鬼	堯
通鑑誤讀	古字通用
書論	草書
閣帖	希白帖
緇黃字學	畫龍
鍍	
卷之二十八	十九
閨壺類	
二女	申生母
西施	李夫人
王昭君	太史公妾
賢女	叔先雄
蔡中郎女	伏女韋母
韓岳二夫人	蘓氏女
包紉妾	蘓小小

李清照	河東獅子
梁山伯祝英臺	貂蟬
女公子	女子男稱
婦人稱頓首	
卷之二十九	
藝術類	
六藝	算
射	射金石
卜筮	筮絲
著龜	占卜
巧思	說醫
辨脉	左右證
人子不可不知醫	藥方用物命
刮骨療創	兔缺
藥別名	阿魏
胡桐律	馬肝石紫米
砭石	徐氏世醫
神藥	媚藥



三折肱

卷之三十一

驗方類

癩疥

風疾

痘瘡

產方

中苗毒

疝氣

心脾痛

中毒

中溪毒

人面瘡

雜藥

噎病

天蛇毒

背瘡

挑生

烏鬚

喉閉

日疾

中暑

臍風

腰痛

淋血

頭痛

壁鏡

折骨

箭鏃

日暗惡疾

雷公炮炙論

瘍方

金釐

兔絲子

失音

腮腫

癩方

鬼疰

膿瘡

喉閉

痰嗽

爛絲眼

痢方

懸癰

癰方

吐血

寒嗽

臂痛

舌腫滿口

嘔血咯血

骨蒸內熱

背疽

齒藥

應聲蟲

障眼

羸瘦

火燒方

舌脹出口

翻胃

內瘻

傷寒舌出

折傷

疫方

目疾

驚風

傳勞

鼻衄

脾泄

眼腎

沙病	眉髮自落	勞傷瘵疾	眼中常見鏡子	咳嗽	治顛撲金瘡	治小兒不哭不乳	卷之三十一	飲食類	酒	供薦新味	和美	茶	和羹	點心	頭腦酒	黃籬米	食饌	辨水	珍寶類	黃金多少	寶鈔	錢文	流離	琥珀	水銀	水晶	瑟瑟	卷之三十二	格物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火浣布	猛火油	石墨	紙	香餅子	青蛇	卷帙	印板	格古	俎豆	珊瑚	犧尊	杯	箸	案	鼻	于將莫耶	烏號	餘	笏	骨朶	鳩杖	方麴	檣	淳于服匿	琴名	用物別名	卷之三十三	仙釋類	呂翁	韓湘	嫦娥	遊月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質

黃翻綽

乘槎

靈濟宮

獸腑神名

紹興城隍神

達磨

忠國師大安和尚

陟吧甘露二僧

梁武帝

胡釘鉸

楞嚴經

觀音經偈

觀音經應驗

舌本不壞

化佛

淨土

梁王儂

佛經懺女主

誌公銘

釋氏傳經

僧有學術

僧返初服

卷之三十四

仙釋類

事敗為僧

結解制

僧禍

僧娶妻

錢塘僧

御製姚少師神道碑

普救寺

天寧寺塔

佛像動搖

蕭山二塔

阿育王塔

三身

朱門蓬戶

鮑魚芝蘭

種子

睡蛇

胎息

說得行不得

盲能視

物格

臨終不亂

梵音釋

梵義釋

卷之三十五

祥異類

雨異

水異

木異

鼠異

蛇異

螺異

飯異

猴異

石異

產異

角異

地中積異

水族異

泉異

水異

化宇

卷之三十五

三十六

填羊	鳥獸類	卷之三十七	山魃	鬼病	陰魔羅鬼	烏鬼	儼	胡永兒	吐餚爲魚	倒影	卵生	應死不死	祥異類	卷之三十六	男女相化	化鳥	化石
虎俚			山精	孕有神護	竈神	河伯	再世爲婿	禁架	喫酒	易心	託生	化棍	化雀				

獺祭魚	雞能人語	狐鼠免患	鼠報	鳥獸類	卷之三十八	牛黃	快牛	舞象馬	籠封	叩叩距虛	麋鹿	闕鴨	王母	活羅	鸚鵡	鷓鴣	竊脂
種羊	梟鴉	獺鼠同乳	青羊乳			媚	牛角	草馬	黃鼠	鷹背狗	猿猴	天鹿辟邪	企踵縮掌	迦隣提	雒陽杜鵑	鸚鵡	倉庚

扇馬

牛耕馬騎

龍牛馬

相牛馬

鳥傳書

鷄魚有名

禽獸

牝雞

馬名

犬名

卷之三十九

蟲魚類

蟹

蟹

車渠

蛭蝶

卷之四十

二十七

蚌

蚌

肥遺

兩頭蛇

龜能伏氣

反舌

金鯽

鱈魚

鮫魚

蟹

懶婦魚

魚蟲子母

鼈

蟹

物名虎

尺木

蛇雉同種

蛇出鼻中

蛇報

怪哉巨靈

蠅傳教

魚行

銜珠報德

卷之四十

草木類

芝

茄

苔

芣苢

芋蕨

蓴龜

瓜

葡萄首蓓

卷之四十一

三十

桃

荔枝

讓木

扶柳扶桑

銀杏花

辛夷花

末利花

稚子

君遷

梅芍藥

盜筍

卷之四十一

夷狄類

九夷

外夷易音

呼韓邪諸子

慕容盛

侯景耶律德光

尚結贊元昊

放偷

長狄

撐犁

外夷表文

北狄始末

貢市始末

外夷仕宦

房奉佛教

建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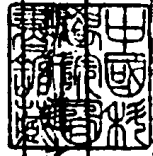
槎菴小乘目錄終

槎菴小乘八目錄

三十一

槎菴小乘卷之一

西陵末



之甫修

天文類

分野

分野之說以中國之九州應上天之十二次丑星紀吳越也子亥樛齊也亥樛營衛也樛營一名豕韋戌降婁魯也酉大梁趙也申實沈晉也未鶉首秦也午鶉火周也巳鶉尾楚也辰壽星鄭也卯大火宋也寅析木燕也按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

差菴小乘八卷一

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左襄九年商主大次昭元參為晉星二十八午龍宋鄭之星又曰以害鳥報楚惡之則分野之說其來已久然星紀在東北而吳越實在東南魯宋鄭相去甚邇而分為四次且樛營降婁戌夷之次也而魯衛屬之三家分晉始有越衛以大梁獨屬越韓魏不聞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祖相傳未聞源委於其分野或有妖祥占者多效皆聖哲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周官九州分野角亢氏兗州

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女揚州虛危青州室壁井州奎婁胃徐州昂畢箕州背參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張三河翼軫荊州

星辰異同

北斗與輔星為八而漢志云九星武密及楊維德皆採用之史記索隱云北斗星間相去各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而丹元子步天歌亦云九星漢書必有所本矣步天歌載中宮紫微垣經星常宿可名者三十五坐積數一百六十有四而晉志

差菴小乘八卷一

所載太尊天戈天槍天格皆屬太微垣八穀八星天市垣與步天歌不同上台二星在柳北其北星入柳六度中台二星其北入張二度下台二星在微垣西藩北其北星入翼二度武密書三台屬鬼又屬柳屬張乾象新書上台屬柳中台屬張下台屬翼上元太微宮常星一十九坐積數七十有八而晉志所載少微長垣各四星屬天市垣與步天歌不同天市垣常星可名者一十七坐積數八十有八而市樓天斛列四車肆斗帛度屠肆等星晉志皆不載

隋志有之屬天市垣與步天歌合又貫索七公女牀  
天紀晉志屬太微垣按乾象新書天紀在天市垣北  
女牀屬箕宿貫索屬房宿七公屬氏宿武密以七公  
屬房又屬尾貫索屬房又屬氏屬心女牀屬於尾箕  
說皆不同 漢永元銅儀以角爲十二度而唐開元  
游儀角二星十二度舊經去極九十一度今測九十  
三度半距星正道赤道其黃道在赤道南不經角中  
今測角在赤道南二度半黃道經角中即與天象合  
景祐測驗角二星十二度距南星去極九十七度在

星表小乘八卷一

正

赤道外六度與乾象新書合今從新書爲正 步天  
歌庫樓十星柱十五星衡四星垂星平道天田天門  
各二星進賢一星周鼎三星俱屬角宿而晉志以空  
角爲天田別不載天田二星隋志有之平道進賢周  
鼎晉志皆屬太微垣庫樓并衡星柱星南門天門平  
星皆在二十八宿之外唐武密及景祐書乃與步天  
歌合 亢宿四星漢永元銅儀十度唐開元游儀九  
度去極八十九度今九十一度半景祐測驗亢九  
度距南第二星去極九十五度 步天歌大角一星

折威七星左右攝提總六星頓頤陽門各二星俱屬  
角宿而晉志以大角攝提屬太微垣折威頓頤在二  
十八宿之外陽門則見於隋志而晉史不載武密書  
以攝提折威陽門皆屬角亢乾象新書以右攝提屬  
角左攝提屬亢餘與武密書同景祐測驗乃以大角  
攝提頓頤陽門皆屬於亢其說不同 漢永元銅儀  
唐開元游儀氏宿十六度去極九十四度景祐測驗  
與乾象新書皆九十八度 步天歌天乳一星將軍  
一星帝席三星亢池六星騎官二十七星梗河三星

星表小乘八卷一

四

車騎三星陣軍三星天輻二星俱屬氏宿乾象新書  
以帝席屬角亢池屬亢武密與步天歌合皆屬氏而  
以梗河屬亢占天錄又以陣軍屬於亢乾象新書屬  
氏餘皆與步天歌合 漢永元銅儀唐開元游儀房  
宿五度舊去極百八度今百十度半景祐測驗房距  
南第二星去極百十五度在赤道外二十三度乾象  
新書在赤道外二十四度 步天歌鍵閉一星鈞鈴  
二星東咸西咸各四星罰三星日一星俱屬在房日  
一星晉隋志皆不載以他書考之雖在房宿南實入



氏十二度半武密書及乾象新書惟以東咸屬心西咸屬房與步天歌不同餘皆照合 漢永元銅儀唐開元游儀心三星皆五度去極百八度景祐測驗心三星五度距西第一星去極百十四度 步天歌積卒十二星屬心晉志在二十八宿之外唐武密書與步天歌合乾象新書乃以積卒屬房宿為不同今兩存其說 漢永元銅儀尾宿十八度唐開元游儀同舊去極百二十度一云百四十度今百二十四度景祐測驗亦十八度距西行從西第二星去極百二十

度 卷八乘入卷一 五

八度在赤道外二十二度乾象新書二十七度 宮傳說魚各一星天江四星龜五星步天歌與他書皆屬尾而晉志列天江於天市垣以傳說魚龜在二十八宿之外其說不同 漢永元銅儀箕宿十度唐開元游儀十一度舊去極百十八度今百二十度景祐測驗箕四星十度距西北第一星去極百二十三度 晉志棘一星杵三星在二十八宿之外乾象新書與步天歌皆屬箕宿 漢永元銅儀斗二十四度四分度之一唐開元游儀二十六度去極百十六度

今百十九度景祐測驗亦二十六度距魁第四星去極百二十二度 步天歌鼈十四星天淵十星狗二星建六星天弁九星天雞二星狗國四星天箭八星農丈人一星皆屬南斗晉志以狗國天雞天弁天箭建星皆屬天市垣餘在二十八宿之外乾象新書以天箭農丈人屬箕武密又以天箭屬尾互有不同 漢永元銅儀以牽牛為七度唐開元游儀八度舊去極百六度今百四度景祐測驗牛六星八度距中央大星去極百十度半 步天歌天田九星河鼓三星

卷八乘入卷一 六

左旗九星織女三星漸臺四星輦道五星九坎九星羅堰三星天桴四星俱屬牛宿晉志以織女漸臺輦道皆屬太微垣以河鼓左旗右旗天桴屬天市垣餘在二十八宿之外武密以左旗屬箕斗右旗亦屬斗漸臺屬斗又屬牛餘與步天歌同乾象新書則又以左旗織女漸臺輦道九坎皆屬於斗 漢永元銅儀以須女為十一度景祐測驗十二度距西南星去極百五度在赤道外十四度 步天歌十二國十六星離珠五星奚仲四星天津九星敗瓜五星匏瓜五星

扶筐七星俱屬須女而十二國及奚仲匏瓜敗瓜等  
星晉志不載隋志有之晉志有以離珠天津屬天市  
垣扶筐屬太微垣乾象新書以周越齊趙屬牛秦代  
韓魏燕晉楚鄭屬女武密以離珠匏瓜屬牛又屬女  
以奚仲屬危乾象新書以離珠匏瓜屬牛敗瓜屬斗  
又屬牛以天津西一星屬斗中屬牛東五星屬女  
漢永元銅儀以虛為十度唐開元游儀同舊去極百  
四度今百一度景祐測驗距南星去極百三度在赤  
道外十二度 步天歌司命二星司祿二星司危二  
星司非二星哭二星天壘城一十三星離瑜三星  
曰四星俱屬虛宿司命司祿司危司非離瑜敗曰  
志不載隋志有之乾象新書以司命司祿司危司非  
屬須女泣星敗曰屬危武密書與步天歌合 漢永  
元銅儀以危為十六度唐開元游儀十七度舊去極  
九十七度距南星去極九十八度在赤道外七度  
步天歌虛梁四星天錢十星墳墓四星杵曰四星蓋  
屋二星造父五星入五星車府七星鈞九星俱屬危  
宿晉志不載人星車府隋志有之杵曰星晉隋志皆

卷八 卷一

七

無造父鈞星晉志屬紫微垣蓋屋虛梁天錢在二十  
八宿外乾象新書以車府西四星屬虛東三星屬危  
武密書以造父屬危又屬室餘皆與步天歌合按乾  
象新書又有天綱一星在危宿南入危八度去極百  
三十二度在赤道外四十一度晉隋志及諸家星書  
皆不載止載危室二宿間與北落師門相近者近世  
天文乃載此一星在鬼柳間與外厨天紀相近然新  
書兩天綱雖同在危度其說不同今姑附于此 漢  
永元銅儀營室十八度唐開元游儀十六度舊去極  
八十五度景祐測驗室十六度距南星去極八十五  
度在赤道外六度 步天歌雷電六星離宮六星  
壁陣十二星騰蛇二十二星土功吏二星北落師門  
一星八魁九星天綱一星羽林軍四十五星斧鉞三  
星皆屬營室雷電土功吏斧鉞晉志皆不載隋志有  
之壘壁陣北落師門天綱羽林軍晉志在二十八宿  
外騰蛇屬天市垣武密書以騰蛇屬營室又屬壁宿  
乾象新書以西十六星屬尾屬危東六星屬室羽林  
軍西六星屬危東三十九星屬室以天綱屬危斧鉞

卷八 卷一

八

屬奎通占類又以斧鉞屬壁屬奎說皆不同 漢永  
元銅儀東壁二星九度舊去極八十六度景祐測驗  
壁二星九度距南星去極八十五度 步天歌壁宿  
下有鐵鑽五星晉隋志皆不載隋志八魁西北三星  
曰鐵鑽又曰鐵鉞其占與步天歌室宿內斧鉞畧同  
恐卽是此誤重出之霹靂五星雲雨四星晉志無之  
隋志有之武密書以雲雨屬室宿天廐十星晉志屬  
天市垣其說皆不同 漢永元銅儀以奎爲十七度  
唐開元游儀十六度舊去極七十六度景祐測驗同

樞密小乘八卷一

九

步天歌天潤七星土司空一星策一星附路一星  
閣道六星王良五星外屏七星軍南門星俱屬奎宿  
以晉志考之王良附路閣道軍南門策星俱在天市  
垣別無外屏天潤土司空等星隋志有之而武密以  
王良外屏天潤皆屬於壁或以外屏又屬奎乾象新  
書以王良西一星屬壁東四星屬奎外屏西一星屬  
壁東二星屬奎與步天歌各有不合 漢永元銅儀  
以婁爲十二度唐開元游儀十二度舊去極八十度  
景祐測驗婁宿十二度距中央大星去極八十度在

赤道內十一度 晉志天倉天庾在二十八宿之外  
天大將軍屬天市垣左更右更惟隋志有之乾象新  
書以天倉屬奎武密亦以屬奎又屬婁步天歌皆屬  
婁宿 漢永元銅儀胃宿十五度景祐測驗十四度  
晉志大陵積尸天船積水俱屬天市垣天囷天廩  
在二十八宿之外武密以天囷大陵屬婁又屬胃天  
船屬胃又屬昴乾象新書天囷五星屬婁餘星屬胃  
大陵西三星屬婁東五星屬胃與步天歌互有不同  
漢永元銅儀昴宿十二度唐開元游儀十一度舊

樞密小乘八卷一

十

去極七十四度景祐測驗昴宿十一度距西南星去  
極七十一度 晉志天河一星卷舌六星天鏡一星  
俱屬天市垣天苑星在二十八宿之外芻彙六星天  
陰五星月一星礪石四星晉志不載隋史有之武密  
又以芻彙屬胃卷舌屬胃又屬昴乾象新書以芻彙  
屬婁卷舌西三星屬胃東三星屬昴天苑西八星屬  
胃南八星屬昴步天歌以上諸星皆屬昴宿互有不  
合 漢永元銅儀畢十六度舊去極七十八度景祐  
測驗畢宿十七度距畢口北星去極七十七度 步

大歌天節八星九州殊口九星附耳一星九游九星  
 天街二星天高四星諸王六星五車五星三柱九星  
 天潢五星咸池三星參旗九星天關一星天園十三  
 星皆屬畢宿武密書以天節屬昴參旗天關五車三  
 柱皆屬背與步天歌不同乾象新書以天節參旗皆  
 屬畢天園西八星屬昴東五星亦屬畢五車北西南  
 三大星屬畢東二星及三柱屬參說皆不同今皆存  
 之 漢永元銅儀唐開元游儀皆以背鵬為三度舊  
 去極八十四度景祐測驗背宿三星一度距西南星  
 差幾小乘八卷一  
 十一  
 去極八十四度在赤道內七度 步天歌坐旗司怪  
 俱屬背宿武密書及乾象新書皆屬於參 漢永元  
 銅儀參八度舊去極九十四度景祐測驗參宿十星  
 十度右足入畢十三度 步天歌玉井軍井厠各四  
 星屏二星天尿一星俱屬參宿晉志玉井在參左足  
 武密書屬背乾象新書屬畢軍井晉志在玉井南武  
 密亦屬背乾象新書亦屬畢唐開元游儀在玉井東  
 南屏側天尿晉志皆不載隋志屏在玉井南唐開元  
 游儀在背隋志側在屏東尿在側南乾象新書皆屬

參與步天歌互有不合 漢永元銅儀井宿三十度  
 唐開元游儀三十三度去極七十度景祐測驗亦三  
 十三度距西北景去極六十九度 步天歌五諸侯  
 五星積水一星積薪一星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四瀆  
 四星水位四星天樽四星闕丘二星軍市十三星野  
 雞一星狼一星孤矢九星老人一星丈人二星子二  
 星孫二星亦府四星俱屬東井武密書以丈人二星  
 子孫各一星屬牛宿乾象新書以丈人與子屬參孫  
 屬井又以水府四星亦屬參武密以水府屬井餘皆  
 差幾小乘八卷一  
 十二  
 與步天歌合 漢永元銅儀與鬼四度舊去極  
 八度景祐測驗與鬼三度距西南星去極六十八度  
 晉志燿四星屬天市垣天狗七星在七星北武密  
 以天狗屬牛宿又屬與鬼乾象新書屬井外厨六星  
 晉志在柳宿南武密書亦屬柳乾象新書與步天歌  
 皆屬與鬼天紀一星武密書及乾象新書皆屬柳惟  
 步天歌屬鬼宿天社六星武密書屬井又屬鬼乾象  
 新書以西一星屬井中一星屬鬼末一星屬柳今從  
 步天歌以諸星俱屬與鬼而備存衆說 漢永元銅

儀以柳為十四度唐開元游儀十五度舊去極七  
七度景祐測驗柳八星一十五度距西頭第三星去  
極八十三度 晉志酒旗在天市垣步天歌以酒旗  
屬柳宿以通占鏡考之亦屬柳又屬七星乾象新書  
亦屬七星與步天歌不同今並存之 景祐測驗七  
星七度距大星去極九十七度 晉志軒轅十七星  
在七星北而列於天市垣武密以軒轅屬七星又屬  
柳乾象新書以西八星屬柳中屬七星末屬張天稷  
五星晉志在七星南武密亦以天稷屬七星又屬柳

十五

景祐測驗翼宿一十八度距中行西第二星去極百  
四度 東曉五星晉志在二十八宿之外乾象新書  
屬張宿武密書屬翼宿與步天歌合 漢永元銅儀  
以軫宿為十八度舊去極九十八度景祐測驗亦九  
十八度去極一百度 步天歌左轄右轄二星長沙  
一星軍門二星土司空四星青丘七星器府三十二  
星俱屬軫宿晉志惟轄星長沙附于軫餘在二十八  
宿之外乾象新書以軍門屬翼餘皆屬軫今從步天歌而附  
軫武密書以軍門屬翼餘皆屬軫今從步天歌而附

十四

乾象新書以西二星屬柳餘屬七星天相三星  
在天市垣武密書屬七星乾象新書屬軫宿內平四

凡五星歲星色青比參左肩熒惑色赤比心大星鎮  
星色黃比參右肩太白色白比狼星辰星色黑比奎  
大星得其常色而應四時則吉變常則凶木與土合  
為內亂饑與水合為變謀而更事與火合為饑為旱  
與金合為白衣之會合關國有內亂野有破軍為水  
太白在南歲星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  
歲星在南其年或有或無火與金合為燼為喪不可

五星

歌屬七星諸說皆不同今並存之 漢永元銅儀張  
宿十七度唐開元游儀十八度舊去極九十七度景  
祐測驗張十八度距西第二星去極一百三度 晉  
志天廟十四星雖列于二十八宿之外而亦曰在張  
宿南與隋志所載同兼與步天歌合 漢永元銅儀  
翼宿十九度唐開元游儀十八度舊去極九十七度

見諸家之說

衆事用兵從軍爲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分地出  
其陽偏將戰與土合爲憂主孽卿與水合爲北軍用  
兵舉事大敗一曰火與水合爲焯不可舉事用兵土  
與水合爲壅沮不可舉事用兵有覆軍一曰爲變謀  
更事必爲旱與金合爲疾爲白衣會爲內兵國亡地  
與木合國饑水與金合爲變謀爲兵憂木火土金與  
水剛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三星合是謂驚立  
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百姓饑乏改立候主四星  
合是謂大湯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

差律小卷八卷二

十五

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友亦  
昌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  
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五星俱見其  
必惡凡五星與列宿相去方寸爲犯居之不去爲守  
兩體俱動而直曰觸離復合合復離曰關當東及西  
曰退也角相及同合曰合凡五星東行爲順西行曰  
逆順則疾逆則遲通而率之終于東行不東不西曰  
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同度曰合凡金水  
二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後行速而先日

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  
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于日後晨見東方逆  
極則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遠旦時欲近南方則  
速行以近日晨伏于東方復與日合度此五星合見  
遲疾順逆流行之大端也凡五星之行古法周天之  
數如歲星謂十二年一周天乃約數耳晉灼謂太歲  
在四仲則行三宿在四季則行二宿故十二年而行  
周二十八宿其說亦非夫二十八宿度有廣狹而歲  
星之行自有盈縮豈得以十二年一周無差忒乎唐  
一行始言歲星自商周迄春秋季年三百二十餘年  
而超一次因以爲常以春秋亂世則其行速時平則  
其行遲其說尤迂既乃爲後率前率之術以求之則  
其說自悖矣今紹興曆法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  
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有餘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  
剩一次矣然則先儒之說安可信乎餘四星之行固  
無逆順中間豈無差忒一行不復詳言蓋亦知之矣

日月食

堯置閏以定四時舜察機術以齊七政唐虞之時曆

象以極詳密獨日月之食缺而不講良有深意後世  
嗜人預定視為固然戒省之意蔑如矣薄蝕之說大  
約云月體無光待日為光日半照即為弦日全照即  
為望望為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當日之衝有大  
如日者謂之闕虛闕虛當月則月必減故為月食日  
奪月光應每望常食而有不食者道度異也日月異  
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遇食交在望前朔則  
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  
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

差卷小乘八卷一

十七

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而道始  
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日月同論  
道度相交月掩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月食  
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光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  
常在望也日月之行有南北則食有高下日月之體  
有疎密則食有偏全其度數畧刺咸可推算然此特  
中國之日月耳三辰十二次皆從中國定其纏度其  
實各州之外潛移密易如舟在水中難拘一處蓋仰  
而觀之天止此天日月止此日月而方宇不止此方

宇有中國食而外國不知有外國食而中國不知宋  
時中國日不食而契丹日食猶以契丹去中國不遠  
故推算可及其他數十萬里之外即是渾天所遺至  
於星辰漸近北斗可以南瞻雨露彌近數里可以殊  
潤四方寥廓自爾如是欲以耳目之所及探大宇之  
無垠雖章夾紀步慎竈操籌吾亦謂之管窺蠡測矣  
又連月食者甚少惟春秋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一  
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前書文紀三年十月十一月  
晦頻食高紀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

差卷小乘八卷一

十八

卯晦日有食之二十九日而食為大速穀梁莊公十  
有八年春王正月日有食之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  
食也註一日一夜合為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有虧  
傷之處未復故知此是夜食穀梁之說甚異徐邈云  
夜食則星無光云一云夜食者曆官差其時宋寧宗  
六年史官言夜食不見是也元旦日食史或有之然  
未有連歲日食如晉武帝時者咸亨三年春正月景  
子朔日有食之四年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太康七  
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八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

之梁普同元年正月乙亥朔大赦改元丙子日有食  
之二日食爲異或云曆官避元日食移乙亥爲朔耳  
太清元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則又未必爲曆官  
所移也東漢月二日食者凡三一云史官不見遼東  
以聞永樂十一年元旦日食呂尚書震請賀如常惟  
儀文簡公智爭議不可 上聽其言月食史不書然  
朔望皆食爲變天順五年十一月朔日食望月食成  
化十二年二月朔日食望月食

日時異名

雜考小乘卷一

十九

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  
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  
至於曾泉是謂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至於衡陽  
是謂禺中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還  
至於悲谷是謂備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至於虞淵  
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  
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於虞淵是謂黃昏至於蒙谷  
是謂定昏日入於虞淵之汜暘於蒙谷之浦行九州  
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一本登於扶桑下無

爰始句且明爲朝明至於曾泉爲臨於蒙泉至於衡  
陽爲臻於衡陽至於昆吾爲對於昆吾至於鳥次爲  
靡於鳥次小還大還爲小還大還至於女紀爲回於  
女紀至於虞淵爲維于泉陽至于連石爲頓于連石  
至於悲泉三句爲爰息六蟻至於虞淵爲薄于虞泉  
至於蒙谷爲淪于蒙谷定昏下有日入崦嵫經細柳  
出雲泉之地蒙谷之浦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數語  
文比今本更古朏音窟連音爛其以淵爲泉則避唐  
諱也梁元帝纂要日在午日亭在未日映與淮南異

雜考小乘卷一

二十

唐天文志流星尾長丈餘出少微入濁大星自東  
際西流有聲如雷大流星出天將軍東以入濁有流  
星出北斗樞星入濁寶氏音謂曰天與地際處曰濁  
宋天文志有星如太白急行入濁沒青白又緩行入  
濁沒青白又速行入濁沒赤黃凡十餘見月朔日食  
五分至酉六刻帶二分入濁不見七月月食丑五刻  
虧見東北方食後二分半入濁不見食甚及後五月  
月食至五刻復五行志白氣二生西北隅上中天首



尾至濁東南行良久散南唐書保大五年閏七月夜  
有彗出東方近濁其尾迹近側掃少微及長垣一云  
畢星一名濁見律書按爾雅釋天云濁謂之畢孫炎  
曰掩兔之畢或謂之濁因以名星李巡曰濁陰氣獨  
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作濁字誤

牛女

癸辛雜志七夕牛女之事古今說多不同非惟不同  
而二星之名亦不能定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  
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元微之詩

星經小乘卷一

二十七

云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是皆以牽牛為黃  
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女星杳在河之陽聚聚黃  
姑女耿耿遙相望若此則又以織女為黃姑何耶然  
以星歷考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  
謂盈盈一水間默默不得語又安得如太白相去不  
盈尺之說又歲時記則以黃姑即河鼓爾雅則以河  
鼓為牽牛又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  
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謂  
之織女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即天鼓也牽牛天之

關梁謂之星紀又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  
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貞女其說皆不一至於渡  
河之說則洪景盧辨折最為精當按河鼓即牽牛係  
爾雅文當無所誤後人詩率祖用之及觀張平子天  
象賦云河鼓集軍以嘈贊張茂先李淳風等註云河  
鼓三星在牽牛星北主軍鼓蓋天子三軍之象張茂  
先小象賦曰九坎至牽牛織女期河鼓石鍊註云河  
鼓星在牽牛北天鼓也前書天文志牽牛為犧牲其  
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將右右將爾雅註疏李

星經小乘卷一

三十二

運云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天旗  
十二星在牽牛北或名為河鼓亦名牽牛郭云今楚  
荆人呼牽牛星為擔鼓擔者荷也即易何天之衢何  
字與天河之河無涉矣據此則河鼓自是一星不得  
與牽牛合而為一又未可以黃姑即為河鼓也至於  
渡河乞巧自是後人依託不必深辨

陰陽雌雄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  
雄在閏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背日雄在子

又云甲歲雄也甲月雄也陳月雌也大抵以十于為  
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為歲陰故謂之雌但壁背為  
月雌雄不可曉今言陰陽者未嘗言雌雄二字郎顛  
傳引易雌雄秘歷今此書宋玉風賦有雌雄風之  
說郭璞注爾雅虹蜺雲薄漏日照雨點則生雄曰  
虹雌曰蜺沈約有雌雷連蜺之說春秋元命苞曰陰  
陽合而為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聲格格成霹靂  
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隱隱不大霹靂者雌雷水  
氣也見法苑珠林京房易傳有孝經雌雄圖紀日星  
槎卷小乘八卷一

二十三

古相法今陰陽家以支干分陰陽是即雌雄之憲  
裴晉公與庾威同以甲辰生嘗謂庾曰郎中入雌相  
辰也正用陰陽雌雄字宋程頤公與龐穎公俱以戊  
子生程已肯龐未達嘗戲龐為小戊子後龐大拜謂  
程曰今大戊子為小戊子矣以月建是大小故云

雷書

宜興善卷山廣教禪院祝英臺故宅也一日因雷震  
殿柱間各火筆倒書一日詩米漢一日謝鈞記一日  
詩米漢謝鈞之記入木幾五分皆行書相傳雷部

神筆自唐迄今猶在夢溪筆談華亭縣天王寺屋柱  
上雷震倒書云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  
字內令章兩字特奇勁似唐人書又湖湘間因雷震  
有鬼神書謝仙火三字于木柱上字入木如刺倒書  
之其所云火者疑即火隊之火若干人為一火耳西  
溪叢語毘陵古寺柱間有雷神書一行云石牀侯十  
三人火下有緒月二字緒月見佛書李改談聞錄謝  
仙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人色如玉掌行火於  
人間故雷書多有謝仙字錄異記開元中雷震漳泉  
槎卷小乘八卷一

二十四

二州界山中分為官道有古篆二十四字流入李錫  
辨之宜室志元和中雷震泉州山潭蛟鱷石壁上篆  
文一十九字侍郎韓愈識之中有壬癸神書急急語  
駭車志常熟破山字僧堂李唐新建柱有雷神書凡  
三處內一柱題字最端謹云助溪作火田上一字从  
貝从力字書所無字皆作隸體倒書入木三分不類  
雕刺元史五行志至正三年秋興國路永興縣雷擊  
成糧房貼書尹章於縣治時方大旱有朱書在其背  
云有旱却言無旱無災却道有災未庸殲厥渠魁且

學庭前小吏數字以至秦將白起及不孝忤逆之類  
甚多不錄雷之震者為霹靂字亦作霹靂字見晉書  
楚王傳

兩日

樂郊私語載至正丙申三月日晡時天忽昏黃若有  
霾霧市中喧言天有兩日子立庭中視之初以老眼  
不能正視眩然若有數日久之果見兩日交而復開  
開而復合凡數千百遍回視窗隙壁竇皆成兩圓影  
若重若卵亦復開合不常發書占之李淳風日日不

差卷小乘

卷一

三十五

可二風霾日無光占為上刑急人不樂生又日變色  
有軍急其君無德其臣亂國按唐書僖宗乾符六年  
十有一月丙辰兩日並出而關遂遭黃巢之亂周顯  
德七年正月癸卯日既出下復有一日相掩黑光摩  
盪遂有陳橋之變宋吳贖受金偽命見兩日相摩夜  
之赤如且竟以叛誅至正二日之時 太祖已龍興  
淮甸去戊申正位一紀耳天之示變誰謂無徵也又  
晉愍帝五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庚子虹蜺彌天三日  
並照劉聰時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較之二

日更異矣又符生三月並出梁太清二年正月癸巳  
朔兩月相承如鈞見於西方貞觀初突厥三月並見  
宋天禧四年兩月重見元至正乙巳日旁有一月一  
星楞嚴經云何名為同分妄見此闕浮提諸國中有  
兩國或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當土衆生視諸一切  
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珥玦  
彗孛飛流負珥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國衆生  
俱所不見亦復不聞此論諒然

差卷小乘卷之一 終

差卷小乘 卷一

三十六

梯菴小乘卷之二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天文類

八風

左傳舞所以飾八音而行八風註八風八方之風也  
東谷風東南清明風南凱風西南涼風西閭闔風西  
北不周風北廣莫風東北融風服虔以為八卦之風  
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韋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  
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  
差菴小乘入卷二

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閭闔易緯通卦驗云並  
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溽風  
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  
廣莫風至風體一也逐天氣隨八節而立名各與明  
庶景與凱一風而二名又融風一名調風呂氏春秋  
云東北曰焱風亦曰融風東曰滔風東南曰薰風南  
曰巨風西曰颺風西北曰厲風北曰寒風

颺風石尤風

南越志熙安間多颺風颺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

五六月發國史補云南海有颺風四而至倒屋拔  
木每數年一作鄭熊番禺雜記云颺風將發有微風  
細雨先緩後急謂之鍊風韓詩雷威固已加颺勢仍  
相借又颺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又峽山逢颺風雷  
電助撞碎則颺風罔與雷電俱也一云颺將作則虹  
見謂之颺母颺音具今作貝音讀者誤石尤風容齋  
五筆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其為打頭逆  
風也李義山詩來風貯石尤楊文公詩石尤風惡客  
心愁尤亦作郵

信風

信風  
蠶海集二十四番花信風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入  
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  
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  
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任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  
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鶯蟄一候桃花二  
候棗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  
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  
二候除藤三候楝花則立夏矣又李肇國史補江

淮船沂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八月有止  
信三月有鳥信五月有麥信五月落梅風東南風謂  
之黃雀風九月蓼花風一云鯉魚風皆為信風管轄  
云天欲雨樹上已有少女風今俗云急風翻葉見日  
者是

### 黃梅雨

風土記夏至雨名黃梅雨沾衣服皆敗黥先時為迎  
梅後時為送梅及時為梅雨又閩人以立夏後逢庚  
日為入梅芒種後逢壬為出梅農人以得梅雨乃宜

卷之八 卷二

三

耕耨故諺云雨不梅無米炊瑣碎錄又云芒種後遇  
壬入梅夏至後遇庚出梅前半月為梅雨後半月為  
時雨遇雷電謂之斷梅數說未知孰是今俗又云小  
暑中有雷雨謂之倒黃梅又陳氏手記云梅雨水洗  
瘡疥滅癩痕入醬令易熟沾衣便腐澣垢如灰汁有  
異他水江淮以南地氣卑濕五月上旬連下旬尤甚  
梅雨壞衣當以梅葉湯洗之餘並不脫杜甫詩云南  
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歐  
陽公詩云春寒欲盡黃梅雨東坡詩云怕見黃梅雨

細時林通詩云石枕涼生首閣虛已應梅潤入圖書  
蓋江南栽種以梅雨為時雨而其蒸濕腐敗為苦特  
甚荆楚歲時記八月雨為豆花雨其名亦佳江北六  
七月間亦多霪潦崩垣倒屋京師僑宦者日夜倉皇  
無可奔避較之梅雨更烈矣一云梅當作微今俗云  
微黠微字亦作霽音梅黠字亦作驚又作駝俱音軫

### 晝夜長短

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  
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按乾象曆及諸曆法皆云冬至

卷之八 卷二

四

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  
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  
至晝漸長增九刺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  
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刺半從冬至至於春  
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刺數有多有少  
其差在於曆術以其差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  
故太史之官立為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  
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  
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者以昏明為

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為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尚書緯謂刻為商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為昏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禪夜故於曆法皆多按五刻也今欽天監曆日皆用馬王之說而長止于五十九刻不言六十短止于四十一刻不言四十以見陰陽之妙云

雅卷八乘八卷二

五

納音納甲

沈存中筆談云六十甲子納音蓋六十律旋相為宮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音始於西方者五音始於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於土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於乾而納音之終于坤納音始於金金乾也終于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

漢志

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

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

金之仲黃鐘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丙與丁之類下做此

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謂大呂下生夷則也下做此壬申同

位娶癸酉南呂隔八下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

只以陽辰言之則依遁甲逆轉仲孟庚辰同位娶辛

季若兼妻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黃鐘之徵金三元終

巳中呂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鐘之徵金三元終

戊子娶巳丑大呂生甲申火之孟夷則丙申娶丁酉

南宮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甲辰娶乙巳中呂生壬子

木之仲黃鐘之角火三元終如是左行至于丁中呂

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

寅如甲子之法終於癸亥謂製寅娶林鐘上生太簇之類也自子至

於巳為陽故自黃鐘至於中呂皆下生自午至於亥

為陰故自林鐘至於應鐘皆上生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

甲子乙丑為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為陰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為二紀也輟耕錄載

此語又引桂堂暇錄云六十甲子之納音此以金木

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

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

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成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

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此不易之論也何以言之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庚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巳巳其數三十有八八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爲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者土也水以上爲音故曰水戊子巳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爲音故曰火凡六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

經卷小乘八卷二

七

所起也大抵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子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河圖生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木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也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之水北與西與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數也又

見日家一書專解海中爐中之類其辭雖鑿亦自頗通因併錄之曰甲子乙丑海中金者子屬水丑屬土又爲水旺之地兼金死于子墓于丑水旺而金死墓故曰海中金也丙寅丁卯爐中火者寅爲三陽卯爲四陽火既得地又得寅卯之木以生之此時天地開爐萬物始生故曰爐中火也戊辰巳巳大林木者辰爲原野巳爲六陽木至六陽則枝榮葉茂以茂盛之木而在原野之間故曰大林木也庚午辛未路傍土者未中之土而生午位之旺火火旺則土於斯而受

經卷小乘八卷二

八

刑土之始生未能育物猶路傍土若也故曰路傍土也壬申癸酉劍鋒金者申酉金之正位兼臨官申癸旺酉金既生旺則誠剛矣剛則無踰於劍鋒故曰劍鋒金也甲戌乙亥山頭火者戌亥爲天門火照天門其光至高故曰山頭火也丙子丁丑澗下水者水旺于子衰於丑旺而反衰則不能爲江河故曰澗下水也戊寅巳卯城頭土者天干戊巳屬土寅爲艮山土積而爲山故曰城頭土也庚辰辛巳白臘金者金養于辰生于巳形質初成未能堅利故曰白臘金也壬

午癸未楊柳木者木死于午墓于未木既成墓雖得  
天干壬癸之水以生之終是柔弱故曰楊柳木也甲  
申乙酉井泉水者金臨官申帝旺酉金既生旺則水  
由是以生然方生之際力量未洪故曰井泉水也丙  
戌丁未屋上土者丙丁屬火戌未為天門火既炎上  
則土在下而生故曰屋上土也戊子己丑霹靂火者  
丑屬土子屬水水居正位而納音乃火水中之火非  
神龍則無故曰霹靂火也庚寅辛卯松柏木者木臨  
官寅帝旺卯木既生旺則非柔弱之比故曰松柏木

雜錄小乘八卷之二

九

池年辰癸巳長流水者辰為水庫巳為金長生之  
金生則水性已存以庫水而逢生金則泉源終不竭  
故曰長流水也甲午乙未沙中金者午為火旺之地  
火旺則金敗未為火衰之地火衰則金冠帶敗而於  
冠帶未能斫伐故曰沙中金也丙申丁酉山下火者  
申為地戶酉為日入之門日至此時而藏光故曰山  
下火也戊戌己未平地木者戌為原野未為木生之  
地夫木生于原野則非一根一株之比故曰平地木  
也庚子辛丑壁上土者丑雖土家正位而子則水旺

之地土見水多則為泥也故曰壁上土也壬寅癸卯  
金箔金者寅卯為木旺之地木旺則金羸又金絕于  
寅胎于卯金既無力故曰金箔金也甲辰乙巳覆燈  
火者辰為食時巳為禺中日之將中艷陽之勢光于  
天下故曰覆燈火也丙午丁未天河水者丙丁屬火  
午為火旺之地而納音乃水水自火山非銀漢不能  
有也故曰天河水也戊申己酉大驛土者申為坤坤  
為地酉為兌兌為澤戊己之土加于坤澤之土非其  
他浮薄之土也故曰大驛土也庚戌辛亥釧金者  
金至戌而衰至亥而敗陰既衰敗則誠柔矣故曰釧  
金也壬子癸丑桑柘木者子屬水丑屬金水坊金  
木金則伐之猶桑柘方生人便以候蠶故曰桑柘木  
也甲寅乙卯大溪水者寅為東北維卯為正東水流  
正東則其性順而川湖池沼俱合而歸故曰大溪水  
也丙辰丁巳沙中土者土庫辰絕巳而天干丙丁之  
火至辰冠帶巳臨官土既庫絕旺火復與生之故曰  
沙中土也戊午己未天上火者午為火旺之地未中  
之木又復生之火性炎上及逢生地故曰天上火也

雜錄小乘八卷之二

十

之木又復生之火性炎上及逢生地故曰天上火也



庚申辛酉石榴木者申為七月酉為八月此時木則  
絕矣惟石榴之木反結實故曰石榴木也壬戌癸亥  
大海水者水冠帶成臨官火水臨官冠帶則力厚矣  
兼亥為江非他水之比故曰大海水也筆談又云易  
有納甲之法未知起于何時予嘗考之曰以推見天  
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  
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于乾坤之  
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爻乾之氣也右三柔  
爻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

甲  
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乙  
坤之初爻交于乾生艮故艮之初爻納丙  
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離故離之初爻納丁  
乾之初爻交于坤生坎故坎之初爻納戊  
坤之初爻交于乾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庚  
乾之初爻交于坤生巽故巽之初爻納辛  
坤之初爻交于乾生艮故艮之初爻納壬  
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離故離之初爻納癸

生自下而生者卦之敘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此  
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爻乃至  
爻此易之敘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甲莫不  
生自下而生者卦之敘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此

理合自然者也  
凡草木百穀之實皆倒生首系于  
幹人與鳥獸生胎亦首背在下

蠡海錄云納甲之說自甲為一至壬為九陽數之始  
終也故歸乾易順數也乙為二至癸為十陰數之始  
終也故歸坤易逆數也乾一索而得男為震坤一索  
而得女為巽故庚入震辛入巽乾再索而得男為坎  
坤再索而得女為離故戊趨坎己趨離乾三索而得  
男為艮坤三索而得女為兌故丙從艮丁從兌陽生  
于北而成于南故乾始甲子而中以壬午陰生于南  
而成于北故坤始乙未而中以癸丑震巽一索也故

庚辛始於子丑坎離再索也故戊己始於寅卯艮兌  
三索也故丙丁始於辰巳納音之說有一法見於內

經綸奧然其中亦欠詳備故復取其說而撮其長者  
以立一家之論蓋甲子為取乙丑以為妻隔八而生  
子陽生陽為男陰生陰為女至壬申為甲之男至癸  
酉為乙之女王申癸酉至庚辰辛巳亦然自庚辰辛  
巳數三轉而向南為戊子己丑火自戊子陽火隔八  
而生丙申男己丑陰火隔八而生丁酉女丙申丁酉  
至甲辰乙巳亦然又自甲辰乙巳數三轉而向東為

壬子癸丑木自壬子癸丑至庚申辛酉自庚申辛酉至戊辰巳巳亦然又自戊辰巳巳數三轉而向北為丙子丁丑自丙子丁丑至甲申乙酉自甲申乙酉至壬辰癸巳亦然又自壬辰癸巳數三轉而中央為庚子辛止土自庚子辛止至戊申巳酉自戊申巳酉至丙辰丁巳亦然又自丙辰丁巳數三轉而向西則復為金矣夫金為氣之始金有聲聲宣氣是以樂必以金先之也人之身亦然肺經為諸藏先是以有納音之意焉然五行各行三者三生萬物之義也氣生金

卷八 卷二

十三

金出鑛須火以成材火資木以驕煇木藉水而生榮五行皆賴土以成立故火木水土為次序也六書花甲子者未知始于何人凡稱其姓名未審其實否試曰婁景或曰東方朔難以為信其有注釋亦未見親切不得其要領故也予因思之五行之中于支配合于寓其氣支寓其位斯理生焉是故甲乙為氣之始丙丁為氣之壯戊巳為氣之化庚辛為氣之成壬癸為氣之終子丑幽陰寅卯生發辰巳長養午未高明申酉死絕戌亥休息錯綜配合以成花甲子之名其

間旁引例取又存乎權但歸于理不可一途而取也甲子乙丑海中金甲乙金氣之始子丑北方幽陰之鄉幼稚之金沉於海底故曰海中金壬寅癸卯金箔金壬癸金氣之中氣終則致用致用之金位于東方金氣火絕之地故曰金箔金庚辰辛巳白鑛金庚辛金之成寄托辰巳生養之地天十復連其色西方之行純乎得宜故曰白鑛金甲午乙未沙石金甲乙金氣之始午未南方離明火鄉弱金豈能勝旺火故曰沙石金壬申癸酉劍鋒金壬癸金氣之終成質之金

卷八 卷二

十四

位於西方旺地遂其肅殺之用故曰劍鋒金庚戌辛亥釵釧金庚辛金氣之成居於戌亥休息之鄉玩賊其質以充其用故曰釵釧金壬子癸丑桑柘木壬癸木氣之終位于北方依傍母鄉得以滋養而茂榮故曰桑柘木庚寅辛卯松柏木庚辛木氣之終居於生發旺鄉挺然獨秀凌霜傲雪故曰松柏木戊辰巳巳大林木戊巳木氣之化居東南長養之方叢生競茂故曰大林木壬午癸未楊柳木壬癸木氣之終處於南維火位耗散真化虛空不實故曰楊柳木庚申辛

酉石榴木庚辛木氣之成成於死絕之地體雖柔弱成氣有歸則子實繁多故曰石榴木戊戌巳庚平地木戌巳不意之化臨長生休息之間得遂其性故曰平地木丙子丁丑澗下水丙丁木氣之壯下臨坎宮壯氣宣行源源不絕故曰澗下水甲寅乙卯大溪水甲乙木氣之始處乎生發山林之地注瀉無窮故曰大溪水壬辰癸巳長流水壬癸水氣之終辰巳長養東南水所奔赴無有休息故曰長流水丙午丁未天河水丙丁水氣之壯處乎南離高明之位水行天

雜藝小乘

卷二

十五

土故曰天河水甲申乙酉井泉水甲乙木氣之始於長生母鄉來之不窮用之不竭故曰井泉水壬癸亥大海水壬癸水氣之終至於成亥休息之所終聚不散故曰大海水戊子巳丑霹靂火戊巳火氣之化伏以坎水幽陰微而著變化不窮故曰霹靂火丙寅丁卯爐中火丙丁火氣之旺臨於長生母地得其所養故曰爐中火甲辰乙巳覆燈火甲乙火氣之始氣質微而稚弱位屬長養處乎風木之間雖明而不顯故曰覆燈火戊午巳未天上火戊巳火氣之化

於南離旺鄉威勢赫烈以遂炎上故曰天上火丙申丁酉山下火丙丁火氣之壯臨于西方衰降死絕而炎上之用退閒故曰山下火甲戌乙亥山頭火甲乙火氣之始而居戌亥休息之鄉歸於無用猶野火然况戌亥久為乾元尊首之上故曰山頭火庚子辛丑壁上土庚辛土氣之成位於子丑水土之交泥塗之類未能為生育之用故曰壁上土戊寅巳卯城頭土戊巳土氣之化寅卯生發山林之傍故曰城頭土丙辰丁巳沙中土丙丁土氣之旺辰巳木火長養之間

雜藝小乘

卷二

十六

充極乾燥不能成稼穡之功故曰沙中土庚午辛未路傍土庚辛土氣之成氣充離明之地任載驅馳故曰路傍土戊申巳酉大驛土戊巳土氣之化氣化而得長生之位力勝厚重又申傳送故曰大驛土丙戌丁亥屋上土丙丁土氣之壯托于母墓休息而不用寓于乾尊之上故曰屋上土或問曰先天之數何緣而起余答曰數極于九自九逆退取之故甲乙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天干既盡而地支獨遺巳亥是以巳亥得四終焉

况夫庚為天門巳為地戶純陰純陽之位為開闔之  
 樞所以關鍵五行也或問曰後天之數又何所取起  
 答曰數用陽生而陰成陰生而陽成壬子陽一生癸  
 亥陰六成一六水之生成也丁巳陰二生丙午陽七  
 成二七火之生成也甲寅陽三生乙卯陰八成三八  
 木之生成也辛酉陰四生庚申陽九成四九金之生  
 成也辰戌陽五生丑未陰十成五十土之生成也獨  
 遺戊巳土以百數歸之用包眾數為該括之司所以  
 巽索五行也五行納音乃取先天之數總筭天干地  
 之洪範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今用一為火二為  
 土三為木四為金五為水金木自然之聲不假施為  
 而得故從舊火為地二之行水沃之而後有聲是以  
 火居一土居二木居三金居四水居五此乃緣聲而  
 取義也受者納也聲者音也故曰納音焉假如甲子  
 乙丑金者甲得九子得九乙得八丑得八共三十四  
 除去五六三十所餘者四故為金丙寅丁卯火者丙  
 得七寅得七丁得六卯得六共二十六除去五五

雜考小乘入卷二

十二

十五所餘者一故為火戊辰巳巳木者戊得五辰得  
 五巳得九巳得四共二十三除去四五二十所餘者  
 三故為木庚午辛未土者庚得八午得九辛得七未  
 得八共三十二除去五六三十所餘者二故為土又  
 如丙子丁丑水者丙得七子得九丁得六丑得八共  
 三十數是五不用除故為水也餘做此一云甲子乙  
 丑甲午乙未納音皆金子午屬庚丑未屬辛從甲子  
 甲午數至庚從乙丑乙未數至辛皆得七者西方素  
 皇之氣所以納金丙寅丁卯丙申乙酉納音皆火為  
 寅申屬戊卯酉屬巳從丙寅丙申數至戊丁卯丁酉  
 數至巳皆得三者南方丹天之氣所以納火戊辰巳  
 巳戊戌巳亥納音皆木為辰戌屬丙巳亥屬丁從戊  
 辰戌數至丙巳巳巳亥數至丁皆得九者東方九  
 陽之氣所以納水庚午辛未庚子辛丑納音皆土為  
 各得所屬午為乙乙者中方總流之氣所以納土丙  
 子丁丑丙午丁未納音皆水從子午數至庚丑未數  
 至辛皆得五者北方之氣所以納水更為明簡容齊  
 四筆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能曉原其所以

雜考小乘入卷二

十八

得名皆從五音所生有條不紊端如貫珠蓋甲子爲首而五音始于宮宮土生金故甲子爲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爲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爲火徵火生土故庚子爲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爲木而已此辛丑癸丑各從之至於甲寅則納音起於商商金生水故甲寅爲水角木生火故丙寅爲火徵火生土故戊寅爲土羽水生木故庚寅爲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爲金而五卯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於角角木生火故甲辰爲火徵火生土故丙辰

十九

惟徵羽不得居首于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從其類其說與前異

六壬

筆談云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釋其義曰正月陽氣始達純乎萬物故曰登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華葉從根上生故曰從魁四月陽極無所傳

故曰傳送五月草木茂盛踰於初生故曰勝先六月萬物小盛故曰小吉七月百穀成實自能任持故曰太一八月枝條堅剛故曰天罡九月木可爲枝幹故曰太衝十月萬物登成可以會計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復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爲酒醴以報百神故曰神后登明者正三陽始兆于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於酉故曰從魁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

二十

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者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爲婚姻酒食之事勝先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勝莫先焉太衝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建也太衝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之六壬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

止合有十一神將貴人爲之主其前有五將謂騰蛇朱雀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陰真武太帝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惟貴人相對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奚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空惟求對見及有所伸理於君者遇之乃吉方左謂寅卯辰巳午方右謂未申酉亥子伍胥范蠡占法皆用六壬具吳越春秋

雜考小乘八卷二

三一

生肖論

曆府總龜大撓占斗建作十幹主動應天而圓名曰天干作十二支主靜應地而方名曰地支所謂五行由陰陽動靜中以生藏諸用也以甲丙戊庚壬屬陽乙丁己辛癸屬陰配四方居戊巳於中應天體輕清故無肖象以陽支蹄爪皆單而子午卯酉居四正餘隸四隅應地體重濁故屬肖相四生是納音五行非陰陽逆順之理此以陽干生於寅申巳亥死於子午卯酉陰干反之取天干五行配身屬順陰逆以得生

養胎冠官王六者爲氣盛則體具得衰敗病死墓絕六者氣衰受制則體缺然未知其詳不知起於何時也子屬鼠少光天地以日月爲明人目應之丙火在天爲太陽在人爲小腸生於寅絕於亥中壬水尅之而甲木生之反逢生也丁火在天爲星在體爲目生於酉絕於子受癸尅制木敗不生辛金生子在體爲齒故鼠齒利目少光丑屬牛少齒辛金在天爲太陰在體爲齒辛祿在酉庚金生巳死子陽從陰象至丑墓地則陰金也金墓在丑故牛少齒屬陰故四蹄

雜考小乘八卷二

三一

寅屬虎短項庚金在天爲霜在地爲山上之土在體爲大腸在體爲皮毛骨金生水水生腎腎盛則骨髓堅夫項骨爲天柱乃身骨之長金生在巳絕在寅寅中丙火尅之甲祿在寅於體爲爪甲寅屬陽故虎五爪最利而短項卯屬兔缺唇巳土在天爲元氣在地爲陰潤之土在臟爲脾在體爲唇巳土生在酉病在卯乙木祿旺巳土病絕受制癸水生卯屬陰故兔四蹄耳長而缺唇辰屬龍虧聽癸水在天爲雨在地爲活水在臟主腎在體爲耳壬水在腑爲膀胱在體應

足生於申死於卯陽从陰象至辰墓地陰水也辰屬陽故龍五爪耳小於聰巳屬蛇無足壬水在天爲雲在地爲澤淳流在腑爲膀胱在體爲足水潤下也水非土石不培生于申絕於巳被戊祿尅制遇庚金反生之故無足而善走丙火歸祿丁火寄旺在臟爲心在體應舌舌乃心苗值丙丁並旺炎於巳屬陰故蛇雙舌午屬馬於膽甲木在天爲雷在地爲陽木在腑爲膽在體爲手爪生於亥死於午值火而焚丁祿於午在體爲目故馬有夜眼無膽午屬陽故獨蹄未屬

卷末八庚八癸二

二十三

羊於瞳乙木在天爲風在地爲活木在臟爲肝木爲肝之竅在體爲筋丙丁應木火非木不生木非水不滋甲木生亥死午陽从陰象至未墓地陰木也主肝木爲竅陽食陰孚而上視故於瞳未屬陰故羊四蹄中屬猴於脾巳土於臟主脾戊土於腑屬胃巳土在陰得垣在陽失局至酉陰土得生祿在午陰木敷榮敗於酉申潤土與陽金無情盜氣故於脾壬水爲雲應足生申故板木善走申屬陽故猴五爪酉屬雞應刑丙火在地爲爐火生於寅死于酉辛祿在酉在體

爲商丁火生酉尅制微有肺形貼背不其分明酉乃

水敗水主腎故雞有內腎無外腎又於小腸總曰隱形酉屬陰故雞四爪戌屬犬於腸戌土在天爲霧在地爲燥土在腑爲胃水穀之海六腑之源謂之脾腑巳土在臟爲脾以膜連胃消磨水穀小腸受之大腸傳送出焉大腸屬庚在體爲鼻衰伏火庫故狗只有小盤腸食穢出無所滯戌至戌雖衰巳至養位皆得垣火庫得生壬水冠帶在體爲足故犬於大腸善走亥屬猪無筋乙木爲筋生於午丁巳祿歸午陰土栽

卷末八庚八癸二

二十四

培萬物生旺之時乙死于亥壬水歸祿在亥爲死木活木被死水浸淫其根陰祿受傷故猪無筋二云演禽法以二十八宿分配十二宮如子宮危月燕虛丑鼠女土蝠丑宮牛金牛寅宮箕水豹尾火虎卯宮辰土猪心月狐房日兔辰宮角木蛟亢金龍巳宮翼火蛇軫水蚓午宮星日馬張月鹿未宮井木犴鬼金羊柳兔章申宮畢月烏背火猴參水猿酉宮昂日雞胃土雉戌宮婁金豹奎木狼亥宮壁水獮金火猪以中官所坐及度數多者爲主理或然也

元時曆象

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天文於是有所測驗之器焉然古之為其法者三家曰  
周髀曰宣夜曰渾天周髀宣夜先絕而渾天之學至  
秦亦無傳漢洛下閎始得其術作渾儀以測天厥後  
歷世遞相沿襲其有得有失則由乎其人智術之淺  
深未易遠數也宋自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於金  
元與定曲于燕其初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  
用於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制簡儀仰儀及諸儀  
表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蓋有古人所未及者其儀  
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太半少未得其  
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  
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  
踰朱崖北盡鐵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為者也簡儀  
之制四方為跌縱一丈八尺三分去一以為廣跌面  
上廣六寸下廣八寸厚如上廣中布橫軌三縱軌曰  
南二北抵南軌北一南抵中軌跌面四周為水渠深  
一寸廣加五分四隅為礎出跌而內外各二寸繞礎

卷八  
八  
二  
二五

為渠深廣皆一寸與四周渠相貫通又為礎於卯西

位廣加四維長加廣三之二水渠亦如之北極雲架

柱二徑四寸長一丈二尺八寸下為菴雲植於乾長

二隅礎上左右內向其勢斜准赤道合貫上規規環

徑二尺四寸廣一寸五分厚倍之中為距相交為斜

十字廣厚如規中心為竅上廣五分方一寸有半下

二寸五分方一寸以受北極樞軸自雲架柱斜上去

跌面七尺二寸為橫軌自軌心上至竅心六尺八寸

又為龍柱二植於卯西礎中分之北背飾以龍下為

礎中分之南廣厚形制十如北架斜向坤巽之隅相

交為十字其上與百刻環邊齊在辰巳未申之間南

傾之勢準赤道各長一丈一尺五寸自跌面斜上三

尺八寸為橫軌以承百刻環下邊又為龍柱二植於

坤巽二隅礎上北向斜柱其端形制一如北柱四游

雙環徑六寸廣二寸厚一寸中間相離一寸相連於

子午卯酉當子午為圓竅以受南北極樞軸兩面皆

列周天度分起南極抵北極餘分附於北極去南北

卷八  
八  
二  
二六



樞窠兩旁四寸各為直距廣厚如環距中心各為橫  
開東西與兩距相連廣厚亦如之開中心相連厚三  
寸為窠方八分以受窠衡樞軸窠衡長五尺九寸四  
分廣厚皆如環中腰為圓窠徑五分以受樞軸衡兩  
端為圭首以取中縮去圭首五分各為側立橫耳高  
二寸二分廣如橫而厚三分中為圓窠徑六分其中  
心上下一線界之以知度分百刻環徑六尺四寸面  
廣二寸周布十二時百刻每刻作三十六分厚二寸  
自半已上廣三寸又為十字距皆所以承赤道環也

樞卷小乘八卷二

二十七

百刻環內廣面臥施圓軸四使赤道環旋轉無滯  
之患其環陷入南極架一寸仍釘之赤道環徑廣厚  
皆如四游環面細刻列舍周天度分中為十字距廣  
三寸中空一寸厚一寸當心為窠窠徑一寸以受南  
極樞軸界衡二各長五尺九寸四分廣三寸衡首斜  
刻五分刻度分以對環而中腰為窠重置赤道環南  
極樞軸其上衡兩端自長窠外邊至衡首底厚倍之  
取二衡運轉皆著環面而無低昂之失且易得度分  
也二極樞軸皆以銅鐵為之長六寸半為本半為軸

本之分寸一如上規矩心適取能容軸徑一寸北極  
軸中心為孔孔底橫穿通兩旁中出一線曲其本出  
橫孔兩旁結之孔中線雷三分亦結之上下各穿一  
線貫界衡兩端中心為孔下洞衡底順衡中心為渠  
以受線直入內界長窠中至衡中腰復為孔自衡底  
上山結之定極環廣半寸厚倍之皆勢穹隆中徑六  
度度約一寸許極星去不動處三度僅容轉周中為  
斜十字距廣厚如環連於上規環距中心為孔徑五  
厘下至北極軸心六寸五分又置銅板連于南極雲

樞卷小乘八卷二

二十八

架之十字方二寸厚五分北面刻其中心存一厘以  
為厚中為環孔徑一分孔心下至南極軸心亦六寸  
五分又為環二其一陰緯環面刻方位取跌面縱橫  
軌北十字為中心臥置之其一曰立運環面刻度分  
施于北極雲架柱下當臥環中心上屬架之橫軌下  
抵跌軌之十字上下各施樞軸令可旋轉中為直距  
當心為窠以施窠衡令可俯仰用窠日月星辰出地  
度分右西游環東西運轉南北低昂凡七政列舍中  
外官去極度分皆測之赤道環旋轉與列舍距星相

當卽轉界衡使兩線相對凡日月五星中外官入窟  
度分皆測之百刻環轉界衡令兩線與日相對其軍  
直時刻則晝刻也夜則以星定之比舊儀測日月五  
星出沒而無陽經陰緯雲柱之暎其渾象之制圓如  
彈丸徑六尺縱橫各畫周天度分赤道居中去二極  
各周天四之一黃道出入赤道內外各二十四度弱  
月行白道出入不常用竹篾均分天度考驗黃道所  
交隨時遷徙先用簡儀測到入宿去極度數按於其  
上校驗出入黃赤二道遠近疎密了然易辨仍參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二十九

籌數爲準其象置於方廣之上南北極出入屬新  
四寸度太強半見半隱機運輪牙隱於匣中  
之制以銅爲之形若釜置于觀臺內畫周天度曆刻  
十二辰位蓋俯視驗天者也其銘辭云不可體形其  
天大也無敢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爲深廣自倍也兼  
深廣倍聲釜兌也環鑿爲沼準以氾也辨方正位  
可卦也衡縮度中平斜再也斜起南極平釜墩也木  
大必刑入地畫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  
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輸也刻刻五十六時配也

竿加卦異坤內也以負縮竿本午對也首旋璣板  
納芥也上下懸直與鐵會也視目透光何度在也賜  
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欽驗進退也薄蝕起自鑿生  
殺也以避赫曦奪日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  
十五林邑界也黃道夏高人所載也夏永冬短猶少  
差也深五十奇鐵勒寒也黃道浸平冬晝晦也夏則  
不沒永短最也安潭宣夜昕穹蓋也六天之書言殊  
話也一儀一揆孰善悖也以指爲告無煩喙也聞資  
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古今巧曆不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三十

單也非讓不爲思不逮也將窺天辰造化愛也其  
俊明昭聖代也泰山礪乎河如帶也黃金不磨終  
賴也鬼神禁訶勿銘壞也 燈漏之制高丈有七  
架以金爲之其曲梁之上中設雲珠左日月右雲珠  
之下復懸一珠梁之兩端飾以龍首張吻轉目可以  
審平水之緩急中梁之上有戲珠龍二隨珠俛仰又  
可察準水之均調凡此皆非徒設也燈毯雜以金寶  
爲之內分四層上環布四神旋當日月參辰之所在  
左轉日一週次爲龍虎鳥龜之象各居其方依刻跳

躍鏡鳴以應乎內又次週分百刻上列十二神各執時牌至其時四門通報又一人當門內常以手指其刻數下四隅鐘鼓鉦鏡各一人一刺鳴鐘二刺鼓三鉦四鏡初正皆如是其機發隱于匱中以水激之正方案方四尺厚一寸四周去邊五分為水渠先定中心畫為十字外抵水渠去心一寸畫為員規自外寸規之凡十九規外規內三分畫為重規徧布周天度中為員徑二寸高亦如之中心洞底植臬高一尺五寸南至則減五寸北至則倍之凡欲正四方置案

差卷小乘八卷二

三十一

平地注水於渠眠平乃植臬於中自臬景西入外規即識以墨影少移輒識之每規皆然至東出外規而止凡出入一規之交皆度以線屈其半以為中即所識與臬相當且其景最短則南北正矣復遍閱每規之識以審定南北南北既正則東西從而正然二至前後日軌東西行南北差少即外規出入之景以為東西九得其正當二分前後日軌東西行南北差多朝夕有不同者外規出入之景或未可憑必取近內規景為定仍按以累日則愈真又測用之法先測定

所在北極出地度即自案地平以上度如其數下對南極入地度以墨斜經中心界之又橫截中心斜界為十字即天腹赤道斜勢也乃以案側立懸繩取正凡置儀象皆以此為準圭表以石為之長一百二十八尺廣四尺五寸厚一尺四寸座高二尺六寸南北兩端為池圓徑一尺五寸深二寸自表北一尺與表梁中心上下相直外一百二十尺中心廣四寸兩旁各一寸畫為尺寸分以達北端兩旁相去一寸為水渠深廣各一寸與南北兩池相灌通以取平表長

差卷小乘八卷二

三十二

五十尺廣二尺四寸厚減廣之半植于圭之南端石座中入地及座中一丈四尺上高三十六尺其端兩旁為二龍半身附表上擎橫梁自梁心至表顛四尺下屬圭面共為四十尺梁長六尺徑三寸上為水渠以取平兩端及中腰各為橫竅徑二分橫貫以鐵長五寸繫線合於中懸錘取正且防傾墊按表短則分寸短促尺寸之下所謂分秒大半少之數未易分別表長則分寸稍長所不便者景虛而淡難得實影前人欲就虛景之中考求真實或設望筒或置小表

或以木為規皆取端日光下徹表面今以銅為表高三十六尺端挾以二龍舉一橫梁下至圭面共四寸尺是為八尺之表五圭表刺為尺寸舊一寸今申而為五厘毫差易分別 景符之制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針芥然以方圓為跌一端設為機軸令可開闔格其一端使其勢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虛梁之中竅達日光僅如米許隱然見橫梁于其中竅法一表端測畧所得者日體上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實得中景不容有毫末之差至元

差遠小乘八卷二

三十三

二十六年巳卯夏至景景四月十九日乙未 尺三寸六分九厘五毫至元十六年巳卯冬至景十月二十四日戊戌景七丈六尺七寸四分 之制長六尺廣二尺高倍之下為跌廣三寸厚二寸上闊廣四寸厚如跌以板為面厚及寸四隅為足撐以斜木務取正方面中開明竅長四尺廣二寸近竅兩旁一寸分畫為尺內三寸刺為細分下應圭面凡面上至梁心二十六尺取以為準闕限各各長二尺四寸廣二寸脊厚五分兩刃斜剗取其於几面相符

者限兩端厚廣各存二寸銜入几間俟星月正月從几下仰望視表梁南北以為識折取分寸中數用為直景又於遠方同日闕測取景數以推星月高下也 又西域儀象 世祖至元四年札馬魯丁造西域儀象 咱秃哈刺吉漢言混天儀也其制以銅為之平設單環刺周天度畫十二辰位以準地面側立雙環而結于平環之子午半入地下以分天度內第二

雙環亦刺周天度而參差相交以結于側雙環去地平三十六度以為南北極可以旋轉以象天運為日 行之道內第三第四環皆結于第二環又去南北極二十四度亦可以運轉凡可運三環各對綴銅方釘皆有竅以代衡簫之仰窺焉 咱秃朔八台漢言測

差遠小乘八卷二

三十四

驗周天星耀之器也外周圍牆而東面啓門中有小臺立銅表高七尺五寸上設機軸懸銅尺長五尺五寸復如窺測之簫二其長如之下置橫尺刺度數其上以準掛尺下本開闔之遠近可以左右轉而周窺可以高低舉而徧測 魯哈麻亦渺四只漢言春秋分晷影堂為屋二間脊開東西橫竅以斜通日晷中

有臺隨晷影南高北下上仰置銅半環刻天度一百八十以準地上之半天斜倚銳首銅尺長六尺濶一寸六分上結半環之中下加半環之上可以往來窺運測望漏屋晷影驗度數以定春秋二分 魯哈麻亦不思塔餘漢言冬至晷影堂也為屋五間屋下為坎深二丈二尺脊開南北一罅以直通日晷隨鑄立壁附壁懸銅尺長一丈六尺壁仰畫天度半規其尺亦可往來規運直望漏屋晷影以定冬夏二至苦來亦撒麻漢言渾天圖也其制以銅為九斜刻日

經卷小乘卷二

三五五

道次還度數於其腹刻二十八宿形于其上外平置銅單環刻周天度數刻于十二辰位以準地而側立單環二一結於平環之子午以銅丁象南北極一結於平環之卯酉皆刻天度即渾天儀而不可運轉窺測者也 苦來亦阿兒子漢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為圓毬七分為水其色綠三分為土地其色白畫江河湖海脉絡貫串於其中畫作小方井以計幅圓之廣表道里之遠近 兀速都兒刺不定漢言晝夜時刻之器也其制以銅如圓鏡而可掛面刻十二辰位

晝夜時刻上加銅條綴其中可以圓轉銅條兩端各屈其首為二竅以對望晝則視日影夜則窺星辰以定時刻以測休咎背嵌鏡片三面刻其圖凡七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異故各異其圖以盡天地之變焉 又四海測驗

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

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

經卷小乘卷二

三五六

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晷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

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晷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

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晷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

大都北極出地四十度太極夏至晷景長一丈二尺三寸六分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

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

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

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

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

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

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

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

西安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

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

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

槎菴小乘卷之二

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

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

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

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

河南府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

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

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

古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

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

瓊州北極出地一十九度太

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晷景長三尺二寸四

分晷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

槎菴小乘卷之二終

槎菴小乘卷之二

三十八

禮記小乘卷之三

西陵來斯行道之前修

天文類

反支禁刑日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注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卯辰朔五日反支丑卯朔六日反支見陰陽

禮記小乘卷之三

書也唐高祖紀正五九月不行刑引釋氏智論天律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州故於此三月省刑修善隋唐以來事佛甚謹著在法律遇此三月則禁刑斷屠後士大夫於此三月不上官以其有斷屠之令官中請俸遇此三月不支羊肉錢胡元襲此每月禁刑十日而後俗轉謬以此月為凶多忌也又方言苗守信上言正月一日為一歲之首每月八日天帝下巡人世察善惡太歲日為歲星之精人君之象三元日上元天官

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錄人之善惡又春戌寅夏甲午秋戌申冬甲子為天赦日及上慶誕日皆不可以斷極刑事下有司議行大明律云若立春以後秋分以前決死刑者杖八十其犯十惡之罪應死及強盜者雖決不待時若于禁刑日而決者笞四十禁刑日即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釋氏謂之日齋也

秦曆

禮記小乘卷之三

真鵬風土記云每用中國十月為正月與別國不同但止閏九月殊不可曉按秦以十月為歲首不置閏宜閏之年皆多一九月為後九月漢太初以前盡仍之蓋真鵬猶用秦曆也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正今十月也而宋人以為是夏八月誤

三正

三正之建說者皆謂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以尚書太甲惟元祀十有二月武城惟一月秦漢紀元年冬十月下復書春正月為證惟春秋傳春王周正月則以

時與日皆改矣後杜預朱元麻皆祖改月數之說蔡沈則祖不改月數之說按魏帝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定歷改年為孟夏四月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初禘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歷數之序此與春秋傳正合亦知三代雖三正互易其授時次序未嘗不遵夏時也詩書兼重人時故以夏歷明二氣之中春秋獨遵周制故以春王冠正月之上當時自有定衡後人

禮卷小乘八卷三

三

徒增鄂說耳又明帝詔曰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為首蓋祖何休服虔之說孔頴達辨之甚明具左氏隱元年疏武照天授元年改年曰載初以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來歲正月為一月此猶仍三代之遺意云至肅宗上元元年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號元年建子月則為甚異矣

夏小正解

夏小正文甚奇古今句解於下春正月啓蟄啓者始振之謂

弄出雉震响正月必雷雉先開故鼓魚陟負水冬

則氣在朕故降春則氣在背農緯厥耒立春先時命故升春水薄其升如背負也

農大夫勸農初歲祭耒祭始為耒始用暢暢終歲之用注田器

未川圃有見韭非陽菜春時有俊風俊大也俊風南也

皆必于南風生與收亦寒日滌凍塗而為塗泥田鼠

皆必于南風故大之也率循也古田必均所以修田鼠

出能藏食者農率均田疆畔分遂畝不相侵越同

澤也農及雪澤及凍解初服於公田而後私采芸芸

業似邪蒿香美鞠則見鞠星也又鞠菊柳梯柳始綻可食為廟米也

始生梅杏棗桃則華山桃緹滿滿沙隨地毛雞桴桴

日梯梅杏棗桃則華山桃緹滿滿沙隨地毛雞桴桴

養也二月往稷禘禘稷復禮也禘升天也初俊養

助厥母粥俊大也粥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也

也或曰夏有糞祭餉魚之先至綏多居士女有家士祭祭者用羔

安之丁求萬用入學丁求吉日也萬者舞之榮莖

榮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者此采紫嚼白蒿也昆小

蟲抵蟻蟻之子在卵者名蟻昆與小剝鯉以之三月參則伏

日在第十一度去參距星攝桑桑始芽可攝而葵楊葵作先羴羊或曰羴解音解則鳴越有小

早越于也頌水分未以采識識也中黃也越有小



黃米作  
蔬食也  
拂桐飽  
桐飽始生  
夏四月昂則見初昏南門

正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八角距西五

鳴蜩如蟬而小有文者謂  
有見杏杏始見鳴蜩屈

屬王負秀  
王負即王瓜  
取茶秀  
即苦實也  
幽蘇傳

句越有大旱  
有文  
執陟攻駒  
於若攻車後服車也  
五

月參則見  
日在井鬼  
浮游有股  
略似甲蟲有角大如

人燒炙啖之美如蟬又謂齊中蟬蟲陰雨時朝生暮

死  
鳩則鳴  
鷓鴣鳴乃百草之候  
時有養月  
乃衣

瓜  
衣試新衣也  
瓜  
良蜩鳴  
當作蜩  
良之與五日翁

望乃伏  
不知其生日與不知其死  
啓灌藍麥  
啓灌取

取藍為葢可染  
鳩為鷹唐蜩鳴  
蜩者一各區切

也  
聲清長者也  
唐  
初昏大火中  
心星今

委當作種黍此種當作殺菽  
煮梅  
為豆實也古和

人必蓄蘭  
為沐浴及佩也  
即今之澤蘭  
須馬  
分夫婦

一日分卿  
五月來降燕乃聯室  
燕者乙也降者下也

始出也故曰來降乃聯何也  
聯者盼也盼視可為室

者也百鳥皆曰巢燕言室者操泥而人之室也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大火星正  
煮桃  
以為

櫻梅  
秋七月秀佳葦  
秀讀  
狸子肇肆  
肆肆送也或曰

也  
漉潦生萃  
萃萍也大者  
爽死  
爽猶萃秀  
萃亦有華

漢案戶  
天河也起箕尾間分兩道其一道貫箕星之

直南寒蟬鳴  
蟬蟬也寒蟬即蛻一名寒  
初昏織女正東

鄉二星  
時有霖雨  
荏茶  
荏茶未秀為荏葦未秀為葦葦

作斗柄懸在下則旦八月剝瓜玄校  
玄黑也按若絲

衣  
剝棗栗零  
栗栗也  
丹鳥羞白鳥  
丹鳥丹良也白鳥蚊

也有翼為鳥也羞者不盡  
辰則伏而沒也  
鹿人從

食也與羣鳥養羞不同  
辰則伏而沒也  
鹿人從

之官從從會也  
駕為鼠  
駕復化  
參中則旦九月納

火  
古者三月大辰且見故出火入  
遺鴻雁  
遺音遷主

夫出火  
夫當作火古者季春出火所以焚萊于堤

之用有不可廢如見蟲既螫而以火田之類于堤

主火度其用而出之民不得擅其用而不禁也

玄鳥螭  
古人重玄鳥當其至而祀之故其來者降其

穴中  
熊羆豹貉馳騫則穴  
豹一榮鞠  
菊黃花

王始喪雀入于海為蛤冬十月豺祭獸  
獸然後田獵

蓋於禽獸每不忍殺之惟肅殺之時豺獸  
初昏南門

自相食此時取之以為乾豆賓客之用  
初昏南門

見南星當  
黑鳥浴  
鳥也浴者飛  
時有養夜  
養長  
雉入

於淮為屋  
淮則織女正北向則旦  
與南星  
十一月王

狩  
陳筋革  
弓甲器  
商人不能  
弗行于  
隕糜角  
糜角

解冬至 十二月鳴弋當作鳴今雪霽霜風之晨則高  
生絲繁矢而鳴又說鳴弋謂言鳴弋者以  
射謂從禽也 玄駒賁玄駒賁也賁走于地中也齊魯  
納卵蒜蒜本如卵者也納虞人人梁虞人  
之君或曰收藏之會獸

### 陽九元二

西漢之季云陽九之厄元二之災論者以漢火德王  
至成哀而九世為陽厄元二即元元漢以百姓為元  
元也按律歷志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  
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  
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早九年次三百七十四

卷三

七

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  
四百八十歲註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  
九謂早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  
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註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  
之數次六百歲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  
五年註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六十四又以七  
乘八七八五十六相乘為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  
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  
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從人元至陽三除去災歲

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箇陽九年一箇陰  
九年一箇陰陽各七年一箇陰陽各五年一箇陰陽  
各三年災歲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  
通為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是陽九  
為水旱之大數與國運無涉其所謂元元者即入元  
一百六歲得二氣成數也莽殆假此以為惑惑耳神  
仙傳太真夫人云天地有大陽九六百六小陽九小  
百六天厄謂之陽九地枯謂之百六此二災是天地  
之否泰陰陽九地之孛蝕也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  
三千三十年而此運所鍾聖人所不能禳與前志說

卷三

八

### 節候

二十四氣除四立二至二分之一外其云雨水者言雪  
散為雨水也驚蟄者蟄蟲驚而走山穀雨者言雨以  
生百穀清明謂物生清靜明潔小滿者物長於此小  
得盈滿也種者有芒之穀可稼種小暑大暑者就極  
熱之中分為小大月初為小月大為大處暑者暑況  
將退伏而漸處白露者陰氣漸重露濃色白寒露者

言露氣寒將欲凝結霜降者霜至此而降小雪大雪者以霜而凝結為雪十月猶小十一月轉大小寒大寒者十二月極寒之時相對為大小月初寒猶小月半寒猶大凡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故周禮注云有分之為二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故周禮注云有二十八箭是一氣易一箭也凡二十四氣每三分之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啓即驚也月令仲春始雨水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禮記月令卷三 九

雨水為二月節劉歆作三統曆始改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而復以穀雨為三月節清明為三月中唯通卦驗與今曆同月令鴻雁來一作鴻雁北王瓜生一作王荇生鴻雁來賓一作賓爵人大水為蛤通卦驗立春節雉雞乳小寒節虎始交豺祭獸與月令異玉冰註素問引呂氏春秋月令七十二候與今呂覽不同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花黃蟲坏戶下有景天華

### 上元燈

上元張燈說者皆以為自漢武祀太乙自昏至明今其遺事容齋三筆辨之詳矣事物記原引僧史畧以西域十二月三十乃漢正月望彼地謂之大神變故漢明帝令燒燈表佛法大明也春明退朝錄以為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后主有山燈詩以為始自南朝皆無實據唐嚴挺之傳云睿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陀請然千燈因弛門禁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挺之上疏諫又韋述兩京新記云正月十五夜敕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則是盛于唐睿宗也時宋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令開封更增十七十八兩夕一云吳越納土時以金錢買二夜燈十七十八是也西都記有金吾弛禁事則當始于漢武為是而唐先天二年五月十五日十六十七夜於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燈五萬盞宮女艷粧千餘人燈下艷歌三日夜程大昌云藝祖特命正月十七日後更放燈錢王買燈展日之說甚為無據又唐朝三元謂正月七月十月皆焚燈至

中年方能中下兩節放燈也宋永亨異聞錄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日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則二元之罷非始自唐矣朝堂僉載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于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被以錦綺飾以金銀燄燈五萬盞女子皆極其裝飾於燈下踏歌三日夜觀樂之極未始有之與嚴挺之傳合宋史高麗傳二月望僧俗然燈如中國上元節知然燈自是胡俗也

寒食

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寒食節風俗禁火云介子推以是日焚死故不忍用火也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一百五日皆絕火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寒沍之地老幼羸弱將有不堪之患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按後漢周舉傳曰太原一部舊俗以介推焚骸有能忌之禁至其亾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山是士民每冬仲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書置子

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宜示恩民

使遐溫食風俗頓革事在操先則其寒食乃是冬仲

非今節令也與魏令甚異晉石勒傳暴風大雨震電

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卷起西河介山大

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

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年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

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

灾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

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

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

吁嗟王道尚爲之虧况羣神恚憾而不怒動上帝乎

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

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

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

忌故從其議儻或山之而致斯灾乎子推雖朕鄉之

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

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植嘉

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莒

水失道陰氣發泄為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  
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害如此  
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冰室不在固陰互寒之  
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綿介  
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于是遷水  
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則是并州寒  
食至晉原未改也又唐人詩昨暮漢宮傳臘燭輕烟  
散入五侯家自風俗至唐無改且又非止在晉地為  
然也或云木旺於春木能生火故禁火以避災非專  
為子推也禁火自是周制蓋將取新火故絕舊火子  
推適以是時焚死耳列仙傳子推姓王名光琴操子  
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子  
推為子綏禁火為五月五日更異宋徽宗在虜中清  
明詩云蘇母初生認禁烟無家對景倍凄然帝城春  
色誰為主遙指鄉關涕泗漣萼母草名北地寒食始  
生詞亦凄婉可嘆

端午登高上巳七夕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

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宋璟八  
月五日千秋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則不獨五月  
可稱端午也桓溫參軍張望有人日登高詩石虎正  
月十五有登高之會韓昌黎亦有人日登高詩隋文  
帝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元冑下直馳詔召之  
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則不獨九日可  
稱登高也魯都賦曰孟秋二七天漢指河人胥被稷  
國子水嬉此在七月十四日則不獨三月上巳可稱  
稷被也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因公主  
下降府因供帳事繁又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  
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  
取十三日可也是重陽上巳雖有定日亦可廢一旬  
東坡在南海種菊九畹以十一月望日與客泛酒作  
重九云又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日為七夕著于  
甲令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七日名為七夕  
而用六日更不可曉

修禊

晉武帝開修禊所自始尚書郎摯仲治曰洪章帝時

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攜至水濱盥洗因流以溢觴帝曰如此卽非佳事也東哲進曰仲冶小生不足知此昔周公城雒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東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淵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事帝稱善拾遺記周昭王二十年東旤貢二女延娟延娛俱辨麗詞巧能歌笑步塵無跡日中無影及王游江漢二女俱溺後十年人每見二

檀卷小乘

卷三

十五

女權王汎舟戲于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襍集祠間

或以時鮮甘果采蘭杜包裹之以沉于水或結五色

綵包之或以金鐵繫其上乃蛟龍不侵故祠所號招

祇之祠則上巳襍集已見於此然拾遺所記多從虛

誕卽如此說亦非佳事按蘭亭襍詩逸少云詠彼舞

雩異世同流桓偉云宣尼逃沂津蕭然心神王袁婚

之云古人詠舞雩今也同斯嘆則修禊之事直當助

于子哲不必他有所援証也又後書禮儀志是月

上巳官民皆絮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疾

爲大絮絮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茁出始絮之矣註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絮也一說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一日並不生育以爲大忌至此月日諱止家皆于東流水上爲祈禳自絮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兔乘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霸水亦斯義也喪女之事或以爲徐肇或以爲郭虞足徵其誕蔡邕亦引論語舞雩之說以爲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

檀卷小乘

卷三

十六

上巳祓禊水濱蓋出於此云

冬至

吾鄉率於冬至前一夕作祭享宴會謂之大冬夜亦有正用至日者初不解其故老學庵筆記載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歲除夜爲對蓋閩音也子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夕亦名除夜詩日月其除注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陳氏傳其語而去其音耳按筆記引盧頊傳及唐風註冬住

為冬除其存據但詩唐風日月其除註除去也小明  
日月方除註除除陳生新也雖俱音直慮反而小明  
較之唐風義尤著陸德明音註云依爾雅則宜作平  
音蓋冬至為仲冬中氣未得言除特以一陽初生有  
除舊更新之意故亦言除夜又不若住字更奇言陽  
氣漸生陰氣至此而住也讀為除夜則可讀為冬除  
則牽合矣諸城縣志冬至前一日人家皆具酒肴香  
楮祀其祖先次日正冬至士大夫相率拜賀則知齊  
魯風俗亦然

卷三

十七

### 六更

今之一更無一二點五更無四五點以鬧鼓始終謂  
之蝦蟆更說者謂始於宋時以有寒在五更之讖故  
不令終之非也宋時更漏有六更五行志宋以周顯  
德七年庚申得天下圖讖謂過唐不及漢一汴二杭  
三閩四廣又有寒在五更頭之讖故宮漏有六更按  
唐二百八十九年開慶元年宋祚過唐十一年滿五  
庚申之數至德祐二年五月得三百一十七年而見  
六庚申如宮漏之數云開元遺事宮漏有六更君王

得宴起則六更唐時已然又非始于宋也又震澤紀  
聞占城國更漏以八更為節亦異

### 守庚申

唐周賀詩人筭天年窮甲子誰能兩夜守庚申許渾  
詩年老每勞推甲子夜寒初共守庚申酉陽雜俎云  
五臟九宮十二室四肢五體三焦九竅百八十機關  
三百六十骨節三萬六千神隨其所而居之鬼以精  
為根鬼以目為戶三鬼可拘七鬼可制庚申日伏尸  
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  
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  
亦曰玄靈又曰一居人頭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其  
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飲恚怒其色青一居人足  
令人好色喜煞七守庚申三尸滅三守庚申三尸伏  
三尸一名三彭上尸彭踞中尸彭噴下尸彭躡唐道  
士程紫霄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常與道相依  
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

### 五月五日生

史載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嬰不欲舉之云云漢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其叔父以田文事對遂舉之後封侯晉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其祖父猛亦以田文爲辭而舉之遂名鎮惡後拜大將軍宋

盧多遜亦以五月五日生開寶間參知政事又胡廣

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棄之胡公見而舉之舉孝

廉位三公三十年紀適本姓舒五月五日生父母棄

之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適事趙最孝壽至九十七

唐崔信明張嘉宋徽宗皆以五月五日生以此數事

觀之則五月五日生子妨父母之說甚爲無謂但以

胡廣之爵位紀邁之壽考而竟不克復本姓何也或

曰田文卒諸子爭立而齊卒滅薛王鳳子孫慕漢竟

赤其族鎮惡以誅多遜貶死信明有文名而位不崇

張嘉爲參軍二十三而卒徽宗竟成靖康之禍惟胡

紀以日姓幸免不傷父母則妨其身理或有之又五

日生者尸不腐多遜卒於貶所大中祥符中其子察

始奉其喪歸厝襄陽佛寺將易巨觀啓其尸不壞儼

然如生逐時易衣南陽人王綽以午日生被殺經四

百餘日顏色如生爲可異焚椒錄載遼蕭后以五月

五月生卒死于讒蓋五日生女尤古人所忌云宋史

西夏元昊五月五日生其雄畧爲虜酋之冠金人定

進士田特秀以五日生卒以考終

物與時應

鰾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閏月則多一葉其間

又有退葉猶眼隨十二時爲大小惟正午時如一綿

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暖又鰾魚脊十二骨每月一

骨有毒蝦蟇月大盡前足先生月小盡後足先生人

身蚶蟲上半月頭向下半月頭向上貓食鼠虎食

人上半月自首至腰下半月自足至腰鼠甲子夜伏

蝙蝠庚申夜伏瑋瑁甲子庚申日即不食謂之瑋瑁

齊燕避戊巳日土鱉一名過街蟲逢申日則過街芋

十二子遇閏則增一子藕遇閏則多生一節黃楊木

遇閏則退一寸謂之厄閏梧桐每年生十二葉遇閏

則生十三葉而閏月葉小櫻櫚月長一節生半櫻遇

閏月益半片鐵樹逢丁卯年則開花皆與時相應又

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象膽四季

流于四足或曰象具十二肖肉隨月轉在諸肉如寅



月在虎肉之類鼯肉亦然蟒蛇膽隨日轉如上旬近  
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  
生末鹽月滿則如積雪味甘月昡則如薄霜味苦月  
盡亦全盡又靈帝時有夜舒荷一莖四蓮其葉夜舒  
晝卷扶支國有望舒草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沒則  
卷魏明帝苑中有合歡子一株百莖晝則扶疎夜乃  
合爲一莖謂之神草又獨活無風則搖有風則止雀  
芋置乾地則濕置濕地則乾此理之不可知者

獸有陰陽

卷之三

二十一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  
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陰陽有二種猶鹿爲陽獸得陰  
氣而解角麋爲陰獸得陽氣而解角其性各異不得  
混淆也

酒隨風日轉

淮南子云東風至而酒泛溢許慎云東風震方也酒  
汎清酒也木味酸相感故也高誘云酒泛爲米麴麴  
之汎者風至而沸動李淳風云今酒熟甕上澄清時  
恒隨日轉且則清者在東畔午時在南日落在西夜

牛在子清者恒隨日所在又春夏間於地窟下停酒  
者甕上蟻泥皆逐風而移雖居深密非風所至而感  
召自動也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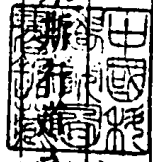
卷之三

二十一

地理類

嶽鎮海瀆

西陵來



之甫修

東嶽泰山嶽神天齊王領仙官玉女九萬人山周回二千里在兗州奉符縣羅浮山括蒼為佐命蒙山東山為佐理南嶽衡山嶽神司天王領仙官玉女三萬人山周回二千里在衡州衡山縣以霍山潛山為儲副天台山句曲山為佐理中嶽嵩高山嶽神中天王

禮卷小乘

卷四

領仙官玉女一十二萬人為五土之主周圍一千里在雒州考城縣少室山東京武當山為佐命太和山陸渾山為佐理西嶽華山嶽神金大王領仙官玉女七萬人山周回二千里在華州華陰縣地肺山女几山為佐命西域山青城山峨眉山嶓冢山西玄吳山為佐理北嶽恒山嶽神安天王領仙官玉女五萬人山周回二千里在鎮州河蓬山抱犢山為佐命玄隴山崆峒山雒陽山為佐理東鎮沂山東安王在沂州南鎮會稽山永興公在越州中鎮霍山應聖公在晉

州西鎮吳山成德公在隴州北鎮醫無閭山廣陵公在營州東海廣德王在萊州界南海廣利王在廣州界西海廣潤王在同州界北海廣澤王在雒州界江瀆東源王在益州立春祭淮瀆長源王在唐州立夏祭河瀆西靈源王在同州立秋祭濟瀆北清源王在雒州立冬祭漢瀆漢源王在梁州同立春祭嶽鎮海瀆前代俱有封爵我朝崇正祀典祇稱某嶽某鎮某海某瀆之神可謂卓絕千古矣

洞天福地

第一王屋洞小有清虛天周圍萬里王褒所理在雒州王屋縣第二委羽洞大高空明天周圍萬里司馬季主所理在武州第三西城洞大玄總真天周圍二千里王方平所理在蜀州第四西玄洞三玄極真天廣二千里裴君所理在荊州第五青城洞寶仙九室天廣二千里竇真君所理在蜀州青城縣第六赤城洞上玉清平天廣八百里玉君所理在台州唐典縣第七羅浮洞朱明曜真天廣一千里葛洪所理在博羅縣第八句曲洞金壇華陽天陶弘景傳作金陵廣

百五十里茅君所理在閩州句齒縣第九林屋洞左  
 神幽虛天廣四百里龍威夫人所理在越州吳縣第  
 十括蒼洞成德隱真天廣三百里平仲節所理在台  
 州是為十大洞天霍童山霍林洞天三千里在福州  
 太山蓬玄洞天一千里在兗州衡山朱陵洞天七百  
 里在衡山縣華山總真洞天三百里在西嶽常山總  
 玄洞天一百里在北嶽嵩山司真洞天三千里在中  
 嶽峨眉山凌虛大妙洞天三百里在峨眉縣虛山洞  
 虛詠真洞天三百里在潯陽縣九天使者四明山丹  
 山赤水洞天一百八十里在餘姚縣劉樊得道處會  
 稽山極玄陽明洞天三百里在會稽縣夏禹探書處  
 方白山德玄洞天五百里在藍屋縣大上所現壇西  
 山天寶極玄洞天三百里在南昌縣洪崖所居大圍  
 山好生上元洞天三百里在醴陵縣傅天師所居石  
 室仙壇潛山天柱司玄洞天一千三百里在桐城縣  
 九天司命武夷山昇真化玄洞天一百二十里在建  
 陽縣毛竹武夷君鬼谷山貴玄司真洞天七百里在  
 貴溪縣華蓋山容城太玉洞天四千里在永嘉縣玉

衡山大秀法樂洞天百二十里在新淦縣蓋竹山長耀  
 寶光洞天八十里在黃巖縣葛仙公所居都嶠山太上  
 寶玄洞天八十里在容州白石山秀樂長真洞天七十  
 里在谷州北源勾漏山玉闕寶圭洞天三十里在容州  
 有石室丹井九疑山湘真天虛洞天三十里在道州延  
 唐縣洞陽山洞陽隱真洞天百五十里在長沙縣幕阜  
 山玄真大元洞天二百里在鄂州唐軍縣吳猛上昇處  
 大酉山大酉華妙洞天一百里在辰州金庭崇妙洞天  
 三百里在越州剡縣褚伯玉沈休文居之麻姑山丹霞  
 洞天百五十里在南城縣麻姑上昇處仙都山仙都  
 仙洞天三百里在縉雲縣黃帝上昇處青田山青田大  
 崔洞天四十里在青田縣葉天師居之天柱山大滌玄  
 蓋洞天一百里在餘杭縣天柱觀鍾山朱湖太生洞天  
 一百里在上元縣良常山良常方會洞天三十里在茅  
 山東北中茅君所居桃源山白馬玄光洞天七十里在  
 武陵縣金華洞天五十里在金華縣有皇初平赤松觀  
 紫蓋山紫玄洞天八十里在韶州曲江縣是為三十六  
 洞天地肺山在茅山紫陽觀許長宅後壇原在黃巖縣

嶠嶺東仙源在溫州白溪南田在處州青田縣玉瑤山

在溫州海中青嶼山在東海口崆峒山在夏州黃帝

所到郁木坑在玉笥山乃蕭子雲宅武當山在鈞州

七十二洞巖山在岳州青草湖桂源在連州抱福廖

先生宅虛墟在台州天台山司馬天師居處沃洲在

鄒縣天姥岑在天台南劉阮迷路處若耶溪在越州

南樵風徑巫山在夔州大仙壇清遠山在婺州浦陽

縣東白安山在交州安期先生居處馬嶺在郴州蘇

耽上昇處鵝羊山在長沙縣許真君斬屨處河真壇

卷八 乘八 卷四

在長沙南嶽祝融峯洞宮在長沙北洞靈源在南嶽

招仙觀上峯陶山在安國縣貞白先生修藥處爛柯

山在信安縣龍虎山在貴溪縣天師宅勒溪在建陽

縣靈應在饒州施真人宅白水源在龍州金精山在

處州張女貞修道處開皂山在新淦縣天師行化處

始豐山在豐城縣逍遙山在洪州連西山許真君修

道處東白源在新建縣鍾真人宅鉢池在楚州北王

真人修道處論山在丹徒縣毛公山在蘓州洞庭湖

中包山七十二壇劉根先生修道處九華山在青陽

縣寶真人上昇處桐栢山在桐栢縣淮水上源平都

山在鄧都縣陰君上昇處綠羅山在常德武陵北章

觀山在澧州澧陽縣抱犢山在潞州上黨莊周所居

大面山在青城羅真人居虎溪在湖州安吉州方真

人修道處元晨山在都昌縣馬跡山在舒州王先生

修洞淵法處德山在武陵縣善卷先生處古名枉山

雞籠山在歷陽縣玉峯在藍田縣商谷在商州上雒

縣四皓所隱處陽羨山在常州義興縣張公洞長白

山在兗州中條山在河中永縣侯真人上昇處霍山

卷八 乘八 卷四

在壽州雲山在朗州四明山在黎州魏徵上昇處

氏山在雒州子晉上昇處臨邛山在邛州白雀山相

如所居少室山連中嶽翠微山在終南太乙觀大隱

山在慈谿縣天寶觀白鹿山在杭州天柱山吳天師

所隱大若巖在永嘉縣貞白先生修誥處嶧山在萊

州嶗嶧山仙公會真處西白山在越州剡縣趙廣信

上昇處天印山在昇州上元縣洞玄觀仙公行化處

金城山在雲中郡三皇井在溫州仙巖山沃壤山在

海州東海縣一疎修道處是為七十二福地見道書

杜光庭所記語雖不經讀之令人烟霞之想書此以代臥遊任昉述異記云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耳餘二十六洞天出九微志不行於世則光庭所記蓋因洞天福地之名而采拾成文非道家本名也宦遊記聞福之永福西山曰高蓋為天下第一福地徐真君上昇處今不載

崑崙九州

鄒衍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載於史記按其說曰東南神州曰且土且音與正南卯州卯音書曰深土西南

桂卷小乘八乘四

戎州曰伯土正南弁州隋書作拾州曰升土正中冀州曰

白土西南柱州一作桂州曰肥土西北玄州隋書作營州曰

土東北咸州曰隱土一作急土正東陽州曰信土其言本

荒唐漢唐人作河圖括地象全祖其說隋代郊天遂

以其名入崇祀之位史炤通鑑釋文曰此九州其崑

崙統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神

農之九州也

五湖

五湖之說有二周禮揚州其浸五湖國語與我爭其

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史河渠書於吳則通渠三江

五湖貨殖傳曰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太史公自敘

曰登姑蘊望五湖此五湖者即具區也其派有五故

曰五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張渤吳錄云五湖者太

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

名義典記太湖貴湖射湖陽湖洮湖為五湖鄺道元

水經注長唐湖射貴湖上湖漏湖太湖為五湖張守

節史記正義云菱湖游湖漢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

岸五湖為五湖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東通長洲松江

桂卷小乘八乘四

南通安吉晉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漏湖西南

通嘉興非溪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之氣一水

五名其名大同小異皆禹貢之所謂震澤也王勃文

襟三江而帶五湖則總言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

二也鄱陽三也彭蠡一名宮亭湖四也太湖五也

九河

禹貢九河既道注引爾雅一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

覆釜五胡蘇六簡七絮八鉤盤九鬲津釋爾雅者其

說不經不具載前書溝洫志成帝時河堤都尉許商

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處  
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  
百餘里蓋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  
自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支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  
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蘓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  
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  
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  
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  
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  
徒駭小乘入卷四

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實驗圖  
駭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言闕八流相塊  
則塞其東流八支并使歸于徒駭也一云簡絜一河  
名非二也凡八其一河之經流先儒不知河之經流  
遂分簡絜爲二耳徒駭寰宇記在滄州馬頰郡縣志  
在德州寰宇記在棣州今滄州輿地記卽今篤馬河  
也覆釜通典在德州胡蘇寰宇記在滄州簡絜輿地  
記在臨津鉤盤通典寰宇記在滄州樂陵東南從德  
州平昌來平昌今德平也鬲津寰宇記在樂陵東北

流入饒安輿地記在無棣無棣今慶雲也太史不知  
所在廣輿記在南皮漢世近古止得其三人遂得其  
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廣輿又得其一然或新  
河載以舊名或一河立爲兩說無可依據鄒道元謂  
九河碣石皆淪于海似爲近之

三龍垣局

中龍有關中日豐曰鎬曰咸陽長安皆今陝西地通  
曰關陝古雍州也楊公云關中原是太微垣又曰長  
安落在垣宿中蓋中幹之尊也其龍發於崑崙由黑  
水綿絡西河橫出始起祖宗轉絜滄滄自西而東  
於雍州宋國師張子微曰長安之龍起於橫山其山  
皆黃石綿亘八百餘里不生草木及至雍州之澠涇  
水山安定在雍州之西自西而南入渭水而北是爲  
之地則依山挾水如驪山溫泉又長安之枝龍也長  
安之下則有岐梁荆諸山爲托澧涇漆沮河水界限  
爲衛丘文莊公曰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所謂  
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得天下之百二者也周人初起

於外繼都豐鎬天下形勢之地蓋莫有過焉者也至  
平王東遷而秦其地與秦秦地始大戰國之勢山東  
之國六而秦居其一六者為縱而秦獨為衡卒能以  
少制衆併而有之非獨人力蓋亦地勢也自高帝用  
婁敬言西都關中後世言形勝者必歸焉唐起晉陽  
亦居於斯自宋人都汴之後王氣消歇者五六百年  
於今矣詳究文莊茲論各有所見而議者乃謂清運  
不便然不知周與漢唐各數百年而其儲積豈無其  
道且禹貢著雍州厥田惟上上史稱沃壤千里而秦

陸壘小集 卷四

號富強顧所處之何如耳大抵雍州非直形勢險阻  
風水融聚為美已也且其水深土厚民性質樸易於  
從化尤為可嘉朱子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王  
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  
俗尚氣槩先勇力志生輕死悍然有招八州朝同列  
之氣其故何哉誠以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  
無鄭衛驕情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于  
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九  
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後世欲為定

都立國之計誠不可不監乎此而於導民之路尤不  
可不慎其所之旨哉言乎中龍之次有雒陽即周營  
雒邑之地也前值伊闕後據邙山左瀍右澗雒水貫  
其中以象河漢此紫微垣局也張子微曰雒邑是飛  
龍格勢脚手本自分明迎送却從外似合凡大地迎  
送皆取諸外而不取諸身所謂本身脚手一屈曲縈  
廻輒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故人不見其為手足况  
遠外迎送其得見乎此其平夷之地一望無際惟審  
其水源而後識之也然雒居天下之中為大龍之腹

陸壘小集 卷四

四望平夷近則熊耳居其右西京在其左取諸遠則  
上雒在其西太華在其東終南惇物在於北內方則  
在河南周公所以取制天下之中猶腹為人身都會  
之所也以水而言則雒水自西而經其前澗澗界其  
東分滌遠其後伊水陳其而最合風水法度但以形  
勝論之則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故周營雒邑特以宅  
中岡治道里適均之故於此朝會諸侯非建都也後  
平王避犬戎徙都于雒則周室日衰馴至不可為矣  
漢初高帝亦欲都雒以婁敬張良之言都於關中光

武中興始于維建都謂之東都雒陽却在東都河南  
又隔伊水有諸水在後而地方之備差完頗為可取  
然皆平洋無蔽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不可用也  
中龍之又其次者有汴梁其龍自熊耳至此平坦萬  
里天河在其北淮河在其南亦天堑垣也五代皆都  
於此而年代不永宋都之傳九帝歷一百六十七年  
而南遷臨安是時汴在河之南猶差可取今河水衝  
決而在於河之北無復當時風水形勝耳舊說黃河  
在開封城北四十里宋元以來河徙穿淮馴及我

龍山集入卷四

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  
南行至項城經潁川以入淮而黃河故道遂淤正統  
十三年又決滎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西河  
又淤自是汴梁城在河之北龍脉經河穿壞形勝亦  
無河遶可恃不可用也北龍有燕山即今京師也  
以燕然山脉盡於此故曰燕山楊公云燕山最高象  
天市蓋北幹之正結其龍發崑崙之中脉以華夷共  
視為中脉  
蓋對綠江外有綿亘數千里至於闕歷瀚海屈曲出  
大幹為護矣夷人猶又萬餘里始至燕然山以入中國為燕雲北

為山前曰燕大  
同為山後曰雲復東行數百里起天壽山乃落平洋

方廣千餘里遶東遶西兩枝開截黃河前遶鳴綠後  
經而陰恒太行諸山與海中諸島相應近則灤河朝  
河桑河易河并諸無名小大次身數源界限分明以  
地理之法論之其龍勢之長垣局之美幹龍大盡山  
水大會竅合法度又朱子語錄冀都天地間好箇大  
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前面黃河環遶泰山聳左為  
龍華山聳右為虎嵩山為前案淮南諸山為第二重  
案江南五嶺諸山為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

龍山集入卷四

過於冀都朱子所指蓋今燕地非古冀都也按此  
以風水之美言之若以形勝論則幽燕自昔稱雄在  
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蘓秦所謂天  
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為王之地楊文  
敏謂西接太行東臨碣石鉅野且其南居庸控其北  
勢拔地以崢嶸氣摩空而前劣又云燕薊內跨中原  
外控朔漠真天下都會桂文襄公謂形勝甲天下處  
山帶海有金湯之固蓋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  
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俱關隘喜峯古北黃花鎮



險厄尤著會通漕運便利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召公諸侯金元夷狄皆不足以當之惟我皇明重關混淪天授地應真足為萬世不拔之基而議者乃謂北太近胡距塞不二百里無籬籬之固而天子自為之守然不知今之四夷北虜為急神京密邇邊備倍嚴我成祖銳意建都於此居重馭輕聖慮深遠豈凡愚所能及哉北龍之次有平陽蒲坂安邑亦冀境朱子曰河中地形極好乃堯舜禹故都今晉中河中府是也左右多山黃河遶之嵩河列其

卷八 卷四

十五

下其正如砥方廣千里夾水之外四面皆有名山且鎮送護衛天造地設其為大聖人建都之地有自來矣但今河水為患風水變遷蓋河源於崑崙星宿海又入地伏流不見其派者凡數百里禹之所導始於積石初不曾窮河源也河至於此其勢橫放衝溢遠而逾盛故河決之患三代已然自漢唐宋元及今頻年衝決而沿河之民幾淪魚鼈非復可都之地也南龍有金陵即今之南畿我太祖高皇帝建都之

地也戰國楚金陵漢改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唐氏云建康形勢雒陽同王氣古云鍾蓋紫微垣局南幹之盡也蘓伯衡謂劉廸簡云金陵地脈自東南邇長江而西數百里而止其止也蜿蜒磅礴既翁復張中脊而下降為平衍所謂土中於是乎在西為雞籠覆舟諸山又西為石頭城而鍾山峙其東大江剋抱秦淮玄武湖左右睽帶兩淮諸山合脊內向若委玉帛而朝焉諸葛孔明謂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其後吳晉宋齊梁陳南唐皆都之而年代不永蓋以其雖

卷八 卷四

洽垣局而垣氣終泄故爾楊筠松云長江垣外有結垣前水中列垣中已是帝王都只是垣城氣多滲是也 太祖高皇帝定鼎未久有靖難之師 成祖文皇帝再建燕京而金陵遂為留都兩京並峙比之鎬雒且 孝陵在鍾山前雖云天祐實得此氣矣南龍之次有臨安其龍脈自天目山分入錢塘而海門有龔精二山在其中郭景純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更點吳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經云海門環合似天市天目天池生侍衛鶴

里飛米垣外挹海外諸峯補垣氣廖氏云大江以南  
天日峙海門似天市故臨安亦天市垣耳宋高宗南  
遷建都於此相者云只可駐驛不宜建都不過偏安  
之地且主奸相弄權武臣多咎後宋竟未能恢復而  
姦相武臣果符其言云

歷山塗山

歷山塗山所見不一延慶州有歷山上有舜祠沂州  
鄭城縣西一百二十里有歷山世傳舜所耕處旁有  
舜祠東昌府濮州有歷山上有舜祠云舜所耕處鄭

經略小乘

卷四

十七

道元水經注濟水東北濼水出焉濼水出歷山  
若輪齊侯會於濼是也有舜妃廟對山有舜祠舜  
舜耕歷山亦云在此蒲坂縣西有歷觀舜所耕歷山  
有舜井鴻溝二水山上有舜廟周處風土記曰舜葬  
上虞耕處即始寧鄭二縣山下多柞木吳越之間名  
柞爲櫟故曰歷山一以櫟爲歷未知孰是濟南歷山  
非舜所耕曾子固辨之甚詳餘姚歷山則舜支庶所  
封地也惟蒲州者至今荆棘不生常爲舜所耕處以  
上五處皆有舜祠今河中府有舜泉坊二井相通即

所謂匿孔旁出者括地志蒲州和東縣雷首山一名  
中條山亦名歷山亦名首陽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  
亦名甘棗山亦名猪山亦名狗頭山亦名吳山此山  
西起雷首山東至吳坂凡十二名隨州縣分之又云  
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  
也及鳩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又越絕書無錫  
有歷山前書地理志註無錫歷山春申君歲祠以牛  
晉書地理志作磨山疑有誤又武陵郡充縣有歷山  
澧水所出今蕭山亦有歷山宋景濂遊塗荆二山記

經略小乘

卷四

十八

云正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殊以塗山言之春秋  
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註云在壽春縣東  
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  
于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  
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  
今會稽縣蕭山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  
於蘓鵠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淪州三濠州  
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跡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均備  
偏塗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

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濠之存疑而未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筭路籃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卽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指爲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屬武文三王之際

卷八 卷四

十九

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注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履王之父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耶濠之存疑而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偽耶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爲正荆山當正諸史傳以江陵爲正有謂塗山氏乃古國名禹嘗

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此記言塗山事甚詳因并荆山具錄之濠州今鳳陽懷遠縣淪州卽江州今重慶巴縣越絕書云塗山者禹所娶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水經註江州縣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庚仲雍並言禹娶于此吳越春秋引會稽志塗山在山陰縣北四十里則與今蕭山亦不相合鄭康成王制註亦以塗山爲會稽孔安國尚書注塗山國名

大匡山

卷八 卷四

三

少陵寄太白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蓋蜀自有大匡山非匡廬也後人辨之詳矣然蜀大匡山更自有二一在成都之彰明一在龍安之江油俱有李白遺跡

龍門

龍門一在平陽河津縣一在大同山陰縣一在西安韓城縣一在漢中沔縣韓城與河津相接斷崖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其在山陰者後魏成帝嘗射獵於此有碑記刻從臣姓名其在沔者甚

奇所謂中敞大洞下漱清泉夏縣水簾冬凝水柱然  
非禹所鑿龍門也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  
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漢大魚薄集其下數千  
不得上上則為龍則以河津者為是又重慶府城東  
塗山有石中斷曰龍門其下水與岷江通上有夏禹  
塗后祠萬全都司雲州堡有龍門山但取其兩山對  
峙如門耳一名龍門峽塞外諸水皆出其下順天密  
雲縣東有龍門山保寧府昭化縣亦有龍門一名蔥  
嶺即陽府城東有龍門兩崖對峙中可通抵成都府

澤卷小乘八卷四

二十一

新都有龍門山兩崖峭立如削仰視青天徑露  
皆以奇險得名如漢中者耳後書李膺傳膺獨持尺  
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晉書  
王衍善玄言推談老莊為事理有所不安即更改胡  
野翁然謂之一世龍門梁曹陸倕傳任昉為中丞結  
裙幅輒預其晏者股芸到既到苞到儒到孝緯及陸  
倕而已號曰龍門之遊東昂在朝蹇諤雅有倫鑿游  
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僧慧持遠公弟也隨遠  
共止廬山徒屬莫匪英秀有升持堂者皆號登龍門

衡霍

風俗通記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  
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嶽長衡山一名霍山言  
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  
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今廬江潛縣天柱山謂之霍  
山漢武帝崇祀五嶽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土人  
呼為南嶽是不但霍山非故南嶽即天柱亦非故霍  
山也衡霍本一山而二名如秦岱耳爾雅釋山云泰  
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則  
衡之名霍其來已久漢武移南嶽之神於天柱遂廢  
天柱為霍山霍豈元在江北而衡乃別在江南哉禮  
記王制疏引爾雅郭注衡山在衡陽湖南縣南郭又  
云今在廬江潛縣西本自兩山為名非從近也如郭  
此說則衡山自有兩山一名衡一名霍今論者謂南  
嶽當屬衡而不當屬霍則以衡霍二名誤之也又洪

澤卷小乘八卷四

二十一

鎮霍山在山西平陽府霍州上有一峯名太岳  
瑯琊山  
瑯琊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東南北

三面皆浸於海惟西一面通陸秦始皇二十八年登

山觀出日大樂之徒黔首三萬戶于臺下刻石頌德

李斯篆碑至今猶存字剝落不可讀登山路有遺跡

山人呼曰御路臺齊景公做於瑯琊孟子註以為齊

東南邑名誤而滁州有瑯琊山鄒城馬陵山亦名瑯

琊山皆非此琅邪也吳越春秋范蠡築城既成而怪

山自生者琅邪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

仰窺山也一名飛來一名寶林越絕書謂從古有徙

山事非始於范蠡築城後也水經注山陰縣西門外

有餘步有怪山本琅邪之東武縣山也飛來徙此

數數百家又云琅邪山名越王勾踐之故國也勾踐

并吳欲霸中國徙都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

為郡城吳越春秋及越絕書皆云魯哀公二十二年

越王勾踐滅吳欲霸中國以戈船三百艘死士八千

人自會稽泛海而北徙都琅邪東乘海濱尊事周室

躬自省約尊卑諸侯於是使人如木客山取父元常

之喪欲徙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燦風飛沙

石以射人人莫敢入勾踐曰吾前王其不欲徙乎遂

止至勾踐二十七年冬勾踐疾革謂太子與夷曰吾

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佑地祇之德從窮

越之地藉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

齊晉之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

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子與夷立與夷卒子

翁立翁卒子不揚立不揚卒子無疆立無疆卒子玉

立玉卒子尊立尊卒子親立親失琅邪為楚所滅而

徙於吳矣勾踐至親共歷八主四世稱王四世微弱

稱君長共都琅邪二百二十四年按越世家勾踐北

徙至無疆此云五傳世家曰王無疆時楚威王與

大敗越殺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安得有勾踐

琅邪事今諸城縣志琅邪城在琅邪臺下相傳越王

勾踐所徙都也廣七十步袤一百七十步湫隘已極

豈堪為霸者都又山自琅邪飛來而勾踐自越遷往

事屬可怪竊意勾踐舊都原非今所自破吳之後始

遷於怪山之下故曰遷於琅邪而後世訛傳遂謂遷

于東武之琅邪耳無疆時吳地已盡為楚得史記云

子孫散處江淮間亦無徙吳事

因桓

禹貢西傾因桓自來言梁州貢道自西傾因桓水而  
來逾河而入渭也東方朔傳太初三年朔從西郡耶  
國還得聲風木一枝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由  
因桓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來即其源也言因桓  
甚異

河水名

水衡記黃河正月水名凌解水二月三月名桃花水  
四月名麥黃水五月名瓜蔓水六月名礬山水七月

淮水名

八月名荻苗水九月名登高水十月名復槽水

十一月名感凌水

潮汐

余安道潮圖敘曰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橐籥翁張  
或言如人氣呼吸或云海鱗出入皆亡經據唐世處  
肇著海潮賦以為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且  
潮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  
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談  
由於胸臆所謂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石陰

鑑取火於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

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

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

平乎西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不繫於日

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

緩其期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于夜潮自望至晦復

緩於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為潮則何故緩不及

期常三刻有奇乎肇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

之際潮始微絕此故不知潮之準也夫朔望前後月

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

亦如之非謂遠于日也月弦之際其行稍遲故潮之

去來亦合而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準之

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

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

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

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為記謂潮虛

於午此候于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謂生于午此候

於南海者也又嘗問于商賈云潮生東南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之說以為地闕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今通一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云常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緩三刻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則為晝潮望已後則為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之處則各有遠近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則為夜潮望已後則為

桂香小乘八卷四

三七

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于武山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已後為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已後為夜潮此南海之潮候也臨安志載天包水水承地而元之氣升降于太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于船中而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浮則海水溢上而為潮

及其氣降而地沉則海水縮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凡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合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臨子月朔之

桂香小乘八卷四

三八

晝潮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於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未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至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於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復而入於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未三子丑時四子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以時有交變

氣有盛衰而潮所至亦因之為大小當卯酉之日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今海中有魚獸殺皮而乾之至潮時則毛皆起豈非氣感而類應之自然歟又元兵至浙江江湖三日不至至元中錢塘江湖比之八月中高數丈餘杭州上海浦中午江湖退而復至又不知其何也寰宇記云瓊州潮候不同凡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湖之大小隨

卷八 卷四

二十九

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今山海關以外湖日止下玄中記安寧州有湖泉一日三溢三蕪連州水下流有泉泉一日十溢十竭貴州城外有漏為一日百盈百竭應漏刺柳州有湖井一日三湧三落潯陽記雞籠山湖中十數處水常深尺朝夕輒湧如潮時刻不差墨客揮犀福州雪峯有應湖泉其廣不過二三丈水繞數寸而進退淺深與潮候無差故老相傳以為海眼永平樂亭縣志有海眼與潮候相應廣西桂林府志載聖水巖子時潮起午時潮落三五十年有

大湖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卷廬州城內浞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浞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二尺廣十餘丈俗云與錢塘潮水相應此皆理之不可徵者廣記又云子胥臨終戒其子曰縣吾之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以鯁魚皮裹吾屍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與他書甚異并記之又宋翟公遜鎮會稽以剛正罷歸渡錢塘潮未當至公遜禱而請之須臾潮至元兵屯江上江湖三日不至其故又不可知也

卷八 卷四

三十



槎菴小乘卷之五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地理類

海運程

自淮安府開船至八套口計三百餘里係河道可爲一程自八套口開船至鶯遊山約二百四十里用東南風一日可到爲一大程如風不便九十里可投五丈河又西北一百餘里可投狹口灣泊容船五百餘隻自鶯遊山起東北遠望琅邪山前投齋堂島灣泊

槎菴小乘

卷五

一

約四百里用西南風一日可到爲一大程島西面泥灘三里可容船百餘隻如船多島東北三十里有龍灣口可泊船三百餘隻中間所過水面東北濤落口約一百九十里可容船十餘隻又東至夾倉口二十里可容船二十隻迴避望海石又東至石日海口二十里可容船六七隻迴避石日欄胡家欄曲伏桃花欄又東至龍潭王口四十里可容船三十隻迴避黃石欄又東至龍潭三十里可容船百餘隻迴避木瓜島又東至二十餘里迴避胡家山以上堪灣泊海口五

處應迴避七處俱用西南風迴避西北東北正北風其餘滴水口沙灣口二處係西南徑過僻路如遇緊急亦可灣泊自齋堂島等處開船正東由膠州靈山島東北望遠勞山前投福島灣泊共約二百餘里用西南順風半日可到爲一大程此島方圓二十里西南有泥灘二里半可灣船六七十隻如船多島迤西五十里董家灣濶大可灣船三百餘隻中間所過水面東四十里回古鎮海口可容船三百餘隻迴避梅子嘴又東至靈山島五十里島西南嘴可容船二十

槎菴小乘

卷五

二

隻迴避東北正東風島東北鼓樓圍容船十餘隻迴避正北西北風此處雖可容船不宜久住又東北至唐島六十里可灣船二百餘隻避東北正北風迴避露明石又東至小青島五十里可容船三十隻避正北東北風又至董家灣六十里迴避捉馬嘴以上堪灣泊海口五處應迴避三處俱用西南風避西北正北東北風自福島開船東二里迴避老君石遠望田橫島約一百五十里用西南順風爲一大程半日可到此島方圓三十里可灣船二百餘隻如船多島東

北十里有潤落灣容船二百餘隻中間所過水面東  
北由小管島六十里可容船二十隻又東由大管島  
十里可容船十餘隻又東至田橫島七十里以上堪  
灣泊二處迴避一處餘有港口港可容船十餘隻係  
背路遇緊急亦可灣泊自田橫島由青黃島遠望槎  
山前投玄真島灣泊約四百餘里用西南順風一日  
可到爲一大程島東西長五里遇北風灣南面遇東  
風灣北圈可容船百餘隻東 水底三孤石傍

多隱石該迴避遇船多進西五百里朱家圈可容船  
桂香小乘八卷五 三

百餘隻又西五里宋家圈與草島前可容船五六  
隻中間所過水面東十二里潤落灣容船二百餘隻  
又東至楊家溝港三十里可容船三十餘隻又東至  
十里迴避劉家嶺又東至草島嘴三十里可容船五  
六十隻又東至青島三十里西圈可容船十餘隻又  
東至黃島三十里西南灘可容船十餘隻又東北至  
官家島三十里可容船三四十隻又東徑過蘓島直  
至玄真島朱家等圈一百五十里迴避朱家圈西柳  
蒲與沙嘴玄真島西嘴與島東岸三孤石以上灣泊

六處迴避五處其餘 村寨馬公島與何家馬頭乳  
山寨上港口及靖海衛北張濛島皆是背路去處如  
遇緊急亦可灣泊迴避靖海排又石裏島娘娘廟嘴  
自玄真島開船稍放洋行東轉杵島嘴北過成山頭  
西北望威海山前投到公島灣泊二百四十餘里用  
南風爲順風一日可到爲一大程容船六七十隻如  
船多島進西十里威海東門口教場頭塢口可容船  
三四百隻中間所過水面東至鎮鄒島西頭季家圈  
三十餘里可容船二三十隻避東北東南風南三里

桂香小乘八卷五 四

迴避礮石又東三里鹿島可容船一二十隻避北風  
與東風又東七八里迴避凹屋港又東十五里迴避  
墨石島又北十餘里迴避楊家墳又北十里迴避俄  
狼鷗石又西北四十餘里養魚池可容船二百餘隻  
避東風與東北風又東北二十餘里黃埠嘴可容船  
一百餘隻避東北與北風又東南一里迴避成山頭  
又東七八里迴避殿東頭此二處稍險須放洋遠避  
過此轉西三十餘里駱駝口圈裏東岸下可容船七  
八十隻避東北風又西三里李叢嘴可容船二三十

隻避西北風又西十五里柳芥海口可容五六十隻  
避西北東北風又西七八里迴避青雞島與雞鳴島  
相聯水底礁石又西直至劉公島一百里迴避島東  
南礁石嘴又西六七里黃泥崖可容船二三十隻又  
西六七里沙嘴兒可容船二三十隻俱避東北正北  
風又西二里小黃島裏口可容船三十隻避四面風  
又西十里衛東門口教場頭塢口灣船四百隻避西  
北風以上灣泊十處迴避十處其餘寧津所西北嶺  
山海口尋山所西南青魚灘家雞汪皆是背路去處

桂巷小乘八卷五

五

如遇緊急亦可灣泊自劉公島開船西北十餘里迴  
避王家嘴又西十餘里迴避靖子嘴又西十餘里迴  
避小杵島遶遶嘴西南遠望芝罘島灣泊約二百餘  
里爲一大程用東風東北風爲順風半日可到島東  
西長二十里東迴避勝子嘴又西大口婆婆口可  
容船一百餘隻避北風西北風又西三里迴避宅窠  
如船多島遶東三十餘里崆峒島前可容船二三十  
隻迴避東南沙港又北三里夾島可容船六七十隻  
避北風中間所過水面遶西一百四十里養馬島東

柄上老鴉港可容船三四十隻避西北風又島西頭  
迴避煉石嘴又轉島裏龍王廟前可容船二三百隻  
避西北東北正北風又西北五十里係崆峒島又西  
三十里係芝罘島以上灣泊四處迴避六處自芝罘  
島開船西六十里過龍洞直西遠望長山島西投沙  
門島灣泊約一百八十里爲一大程用東南風一日  
可到島東南汪周圍二三里可容船一百餘隻避西  
北東北正北風如船多島遶東南六十里新河海口  
可容船五六十隻口外不宜住船口裏避四面風中

桂巷小乘八卷五

六

間所過水面西六十里八角嘴可容船六七十隻  
西北正北風又西五里迴避龍洞嘴又西五十里迴  
避四石又一二里入劉家汪海口可容船一百餘隻  
避四面風又西二十里迴避灣子口東北沙港又西  
二十里迴避抹直口金嘴礁石又西三里入新河海  
口迴避觀音嘴石西北四十里迴避長山島東南嘴  
沙港又西十里係沙門島以上灣泊三處迴避六處  
自沙門島開船西南遠望三山島約二百餘里計爲  
一大程用東風爲順風半日可到島南面黑港可容

船三四十隻避北風中間所過水面南三十里迴避  
大石欄又西六十里桑島前面可容船五六十隻避  
東北西北正北風迴避島東北二處礁石又西四十  
里岬吧島迴避島東西北三處礁石島南宋港可容  
船四五十隻又西四十五里迴避羊欄礁石又西十  
五里係三山島以上灣泊二處迴避四處自三山島  
開船過芙蓉島直西投大青河口灣泊共約四百餘  
里計爲一大程用東風與東北風爲順風一日可到  
可容船五百餘隻避北風與東北風中間所過水面  
桂卷小乘八卷五  
西五十餘里芙蓉島迴避東沙港轉西南面可容船  
四五十隻避東北風又西五十餘里迴避海合口椿  
木開石又西一百一十里係洱河口外有沙嶺船難  
進泊又西四十餘里係小清河船難進泊以上灣泊  
二處迴避三處還有三處小河口俱不堪灣泊自大  
清河開船投大溝河約一百六十里用西南風一日  
可到爲一大程可容船一百餘隻如風不便六十里  
投降河可容船二百餘隻又至大沙河三十里可容  
船一百五十隻靠北有沙崗宜迴避以上灣泊三處

迴避一處自大溝河開船投大沽河灣泊約二百餘  
里可容船二百餘隻如風不便七十里投乞溝河灣  
泊可容船一百餘隻俱無迴避其桑甸河窄小不堪  
灣泊自淮安府起至張家灣止海道水程共計三千  
四百五十里按海運之說助於禹貢其後秦亦用之  
惟勝國建都幽燕專恃海漕 國初亦歲運七十萬  
石以給遼海及會通河成海運遂廢然猶畱遮洋一  
總原有深意至嘉靖四十五年給事中胡應嘉建議  
裁革併入山東江北諸總而前制盡廢論者謂應嘉  
桂卷小乘八卷五  
以鄉土之故忍變成法爲可憾云隆慶五年漕運都  
御史王宗沐力言海運可開得 旨萬曆元年四月  
漕者至卽墨夜遇疾風損舟言官多言海漕不便事  
遂寢四十六年奴酋之變遼苦乏餉海議復興天津  
登萊多收其利惟海上舟多損不克至遼于時以  
訪問新河故道徘徊膠萊之間始知元時運道實在  
膠萊遺碑故跡尚有存者嘉隆間御史方遠宜尚書  
劉應節旋議旋止而近年御史畢懋康監司於仕廉  
言之甚悉卒爲地方有司所阻夫新河之運較之海

運安危既殊遠近復異元人收其利而國朝不能踐其跡良可嘆也予別有膠河未議及膠河圖說二篇具梧柳園集

### 水有強弱

西極有弱水以羽投之即沉東方朔外傳云月支使者乘沈牛以濟弱淵一云使者乘毛車入中國獻武帝還蒐香杜陽雜編滄浪洲上有久視山山下出澄綠水其泉澗一百步亦謂之流綠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沈沒故州人以瓦鐵爲船舫焉

桂卷小乘八卷五

### 息壤

圖經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馬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馬牛踐之或立死開元中裴宙牧荊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徑六尺八寸棄徙於墻壁間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漲從道士歐陽獻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後凡亢旱編禱無應即詣地角寺欲發掘必得滂沱之應柳子厚息壤記永州龍興寺東北限有一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

爲堂也堯之而又高凡持挿者盡死秦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淮南子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以今江陵者爲是而秦中永州又不知其何說也永州龍興寺今爲太平寺荊州地角寺本名法濟院太平寺今亦無所謂息壤者但存柳記耳玉堂閒話載江陵南門之外雍門之內東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尺許具體而微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數百年前此州忽爲洪濤所浸未沒者三二版州帥惶懼不知所爲忽有人白曰州之郊墅間有一書生甚博洽多

桂卷小乘六卷五

十

才智請召詢之及召問云此是息壤之地在于南門僕嘗讀息壤記云禹湮洪水茲有海眼泛溢無恒禹乃鑄石造龍之宮室寘于穴中以塞其水脉後閩版築此城毀其舊制是以有此懷襄之患請掘而求之果於東垣之下掘數尺得石宮室皆以毀損荆帥於是重輯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絕今於其上又起屋宇誌其處所旋以息壤記驗之不謬據此則荆帥豈即裴宙而書生即歐陽獻耶一云得石如城一云小瓦室室又毀葺年日甚遙而圖經以爲是一時事皆

傳記之誤

唐時河患

唐時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唐書惟載薛平為鄭滑節度使始河溢瓠子東泛滑拒城纔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從事裴弘泰往請魏博田弘正引正許之乃藉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導二里以殺水悍還墾田七百頃于河南自是滑人無患此外無所紀汴河亦不聞疏通之事惟鄭畋集載為相時汴河淤塞請令河陽節度使於汴口開導仍令

卷八

卷五

十一

宣武感化節度使嚴帖州縣封閉公私斗門感化即徐州也蓋天寶以後地分諸藩故人自為政如周時列國各為隄防故事不聞于朝廷耳非河為安流不煩疏決也宋張舜民畫墁錄唐家二百八十餘年河決二惟穀雜歲為患則唐書之說有據

黃河清

癸辛雜志云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之說河者諸侯位清屬陽濁屬陰河當濁及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元順帝時河清而太祖以吳王登帝位

武宗時河清而世宗以藩邸人繼大統天啓四

年黃河清而今上以信藩人繼此論良然唯京房

易傳云河水清天下平又記云黃河清聖人出與周

說為異

寒燠

傳稱世有溫泉而無涼火解者曰陰能順陽陽不能順陰也水為火爨則沸而熟物火為水沃則滅矣按西京雜記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燠又抱璞子云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

卷八

卷五

十二

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燠則安得謂有溫泉而無涼燠也楞嚴經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為巨海乾為洲渾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注木玄虛海賦云陰火潛然水經丹水中先夏至前十夜伺之魚浮水則赤光上照如火九江國志吳十二年冬十月潯東塘之楊林江江水火出可以然物此豈所謂寒燠者耶

會稽

會稽秦置治吳今蘓州秦紀始皇遊會稽度浙江謂  
會稽山非會稽郡也越絕書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  
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  
吳郡都尉治錢塘至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  
會稽移治山陰項梁所斬會稽守殷通及嚴助朱買  
臣爲會稽太守皆在今蘓州與今紹興竟無涉且史  
記梁避仇居吳中嚴助朱買臣皆云會稽吳人而今  
越城中有霸王橋云是梁羽起兵處村鄉以朱嚴爲  
里社神尸祝之甚可笑又吳興故鄣屬丹陽孫皓寶

卷八 乘八 卷五

一三

兩元年分吳丹陽立吳興郡而南史蕭惠明奉始初  
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  
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  
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先是孔季恭爲吳興太守時  
傳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  
居聽事竟無害也遂盛設筵榻接賓客數日見一人  
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卒  
此又不知其何說也豈三吳地相近而當時所云避  
仇居吳中者乃在吳興也史又載惠明弟惠休從吳

興太守徵爲尚書右僕射時云吳興項羽神舊酷烈  
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惠休從子琛爲吳興太守郡  
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舊于郡聽事安  
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聽拜祠以  
輒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者履登聽事聞室中  
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  
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蕭氏  
兄弟伯姪皆爲吳興而一以慢死一以謹遷一以理  
奪事亦可怪又齊李安人爲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

桂卷小乘八 卷五

十四

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輒下牛安人奉佛  
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于聽上八關齋俄而牛  
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安人尋卒世以神爲祟  
而梁簡文帝作卞山楚王神廟碑畧云楚王弘茲釋  
教止獻車牛既舍黃駒安事驛角掌激無在滌之勞  
牧人止偏充之務周房殷俎惟有玄澗芳芝玉葦瑤  
尊止存丹桂清酌漸符不殺之教方行大士之心與  
前說何以大相異也唐丘除亦有項王蔬食文梁宗  
室臨汝侯猷爲吳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

一斛每酌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  
爲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狗兒反衆十  
萬攻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  
田老逢一騎浴鉄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  
時日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  
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  
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  
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月猷大破狗兒事  
亦異徐州志載徐州郡治有聽事俗相傳謂霸王聽

桂香小乘八卷五

十五

不可坐坐必買禱東坡在郡拆之以蓋黃樓至 國  
朝成化間將其東隙地建倉隆慶三年改爲學時營  
造廡地得矢鏃計千則霸王所居又不止在吳興也

南北燕

燕有二國一稱北燕姬姓召公奭所封一稱南燕姑  
姓黃帝之後地理志云東郡燕縣南燕國無世家不  
知其君謚號惟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杜云南燕  
國莊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杜云南燕  
伯見傳耳此據左傳及註疏之文是以北燕爲召公

所封南燕爲黃帝之後也按史記武王未及下車而  
封黃帝之後於薊註薊今涿郡薊縣是也卽燕國之  
都孔安國司馬遷皆云燕國召公與周同姓黃帝姓  
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  
燕郡乎惟皇甫謐以召公爲文王庶子記傳更無所  
出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則南北燕亦未可據

漢壽

雲長公封漢壽亭侯漢壽地名以爲壽亭者誤 國

初祀典尚云壽亭後始改正然亦不知漢壽所在按

桂香小乘八卷五

十六

地理武陵郡索縣應劭曰順帝改名漢壽南史王儉  
惡封漢壽縣子沈林子封漢壽縣伯錢道戢父景派  
梁漢壽令劉俊傳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俊表其  
門閭荊州圖漢壽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  
又宋司馬智玉泉寺壽亭侯印記紹興中洞庭漁人  
獲壽亭侯印競以爲金報于官納長沙庫中時有光  
焰史不敢留移文公安送還侯廟印徑二寸其制甚  
古印鈕有連環四面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所以  
佩也淳熙四年冬元庵真慈摹畫印狀具本末將狀



于東宮是夕即爾方丈光發于函輝燭楹廡寺有仁  
宗皇帝所賜龍眉龍角二物宜與印同藏名山永爲  
鎮寶焉予與元庵爲方外遊遠訪雲跡悉所經見故  
得而詳之據此則壽亭之說亦自可疑

父城

前書地理志潁川郡父城縣註應鄉故國周武王弟  
所封應劭曰韓詩外傳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  
吾以此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應時而封故曰  
應侯鄉也臣瓚曰呂氏春秋曰成王以戲授桐葉爲

卷八 卷五

十二

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自有國非  
成王所造也師古曰武王之弟自封應國非桐圭之  
事也應邵姓本出應侯之後不當有誤蓋未詳應侯  
所自封應微而唐衍借桐封以爲重耳

府州縣同名

- 太平府二 一南直 一廣西 劔州二 一四川 一雲南 趙
- 州二 一真定 一大理 忠州二 一四川 一廣西 蘭州二
- 一陝西 一雲南通州二 一南直 隸一北直 隸 寧州三
- 一南昌 一臨安 一慶陽 太平縣四 一平陽 一寧國

台州 一夔州 永豐二 一吉安 一廣信 太和二 一鳳陽

一 大理 而吉安之泰和字作泰華亭二 一松江 一平

涼山陰二 一紹興 一 大同 廣昌二 一 大同 一 建昌 定

遠三 一 鳳陽 一 重慶 一 楚雄 山陽二 一 淮安 一 西安

東鄉二 一 撫州 一 夔州 桃源二 一 淮安 一 常德 永福

二 一 福州 一 桂林 龍泉三 一 吉安 一 處州 一 石阡 興

安二 一 廣信 一 桂林 上林二 一 柳州 一 鎮安 永康二

一金華 一 廣西 太平 歸化二 一 雲南 一 汀州 建德二

一 池州 一 嚴州 新城四 一 保定 一 杭州 一 建昌 一 濟

雜錄小乘 卷五

十八

南洋鄉二 一 順德 一 袁州 昌化二 一 杭州 一 瓊州 濠

河二 一 廣平 一 淮安 新昌二 一 紹興 一 瑞州 永寧三

一 吉安府 一 延慶州 一 河南府 樂安二 一 青州 一 撫

州 咸寧二 一 西安 一 武昌 石城二 一 高州 一 贛州 新

安三 一 保定 一 河南府 一 廣州 三水二 一 西安 一 廣

州 寧遠二 一 鞏昌 一 永州 石泉二 一 漢中 一 龍安 德

化二 一 九江 一 泉州 蒙城二 一 鳳陽 一 青州 新寧三

一 廣州 一 寶慶 一 夔州 長寧三 一 贛州 一 惠州 一 敘

州 安仁二 一 饒州 一 衡州 長樂二 一 福州 一 惠州 海

豐二一濟南一惠州陵水二一瓊州一澤州永安二  
一延平一惠州樂平二一太原一饒州二唐縣一保  
定一南陽二懷遠一鳳陽一柳州二興寧一惠州一  
郴州二大寧一平陽一夔州二清平一東昌一都勻  
二安定一鞏昌一延安二寧鄉一長沙一汾州二會  
同一瓊州一靖州三東安一順天一永州一羅定州  
至有一省之中而相重複者不知當時不易至今相  
沿可怪

錢塘

權審小乘八卷五

十九

一統志云錢塘在府城南唐元和中議築塘防海募  
致土石一斛與千錢旬月塘立成因名錢塘按秦始  
皇記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  
從狹中度上會稽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縣有錢塘南  
越傳錢塘採轅終則錢塘之來舊矣唐塘古字通用  
今石堤云吳越所建亦非也後山藜談錢塘江邊土  
惡不能堤錢氏以薪爲之水至漸潰隨補其處日取  
于民家出束薪民以爲苦張夏爲轉運使取石西山  
以爲岸募得江軍以供役於是州無水患而民無橫

賦云宋志云王承偉築祁州河堤工部員外郎張夏  
築錢塘江岸以爲人除患宜載祀典則錢塘之名非  
始于夏而今之石岸實由于夏矣

市井

詩東門之枌小敘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  
於市井疏引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應劭通  
俗云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俗說市井謂至  
市者當於井上濯洗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  
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由

權審小乘八卷五

二十

本井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禮  
制九夫爲井應劭二十畝爲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  
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  
井窳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  
井爲市或如劭言

步

俗呼泊船處爲埠頭非也埠當作步今瓜州謂之瓜  
步吳中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妃步洪州有步觀園  
中有溪步弋陽有桃花步任昉云吳楚之間謂浦爲

步語之說也晉書桓溫傳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  
韓昌黎羅池碑步有新船孔戣傳蕃船泊步下有碇  
稅

虛市

青箱雜記載嶺南謂村市為墟柳子厚童區乙傳云  
之虛所買之又詩云青箬裹鹽歸洞客綠荷包飯趁  
虛人益市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  
虛時多故謂市為虛又蜀有瘖市謂間日一集如瘖  
瘖之一發也瘖市更奇虛字或作墟又張楷有道術

經卷小乘卷五

二十一

居華山谷中能為五里霧學其道者填門名為霧市  
六詔

今雲南稱六詔不明所出按成都記南蠻六郡本無  
統屬天子每下詔各分一封謂之六詔唐開元末節  
度使王昱受賂乞合為一乃封大首蒙歸義為雲南  
王始獨稱南詔既盛遂為邊患

長城

秦始皇築長城起自臨洮終于遼海延袤萬里其  
非始自始皇也秦昭襄王滅羗渠始隴西北地上郡

築長城以備胡趙武靈王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  
竝陰山下至高關為塞燕昭王破東胡却地千里亦  
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是燕趙皆築長城以備虜秦  
并天下因其故址築之耳初齊畏楚強築長城以備  
楚起自齊西防門東逾泰山穆陵關至大珠山海濱  
而絕則齊亦有長城

地理異音

前書諸侯王表枋侯辟光枋音其力反歆安侯延年  
歆音許昭反虜葭侯澤虜音乎葭音二遐反校侯雲

經卷小乘卷五

二十一

校音效醴侯應醴音竹連反瓠侯息瓠即瓠字也  
音孤俞閭侯毋害俞音喻參醴侯則醴音子弄反又  
音子公反汶侯周舍汶音交又音交檉裴侯道檉裴  
音即裴王子侯表那葍侯偃那音寒葍音滸昌處侯  
弘處音力於反箕愿侯文愿音願又音原那鄉侯閱  
那音魚又音吾功臣表曲逆侯陳平曲逆音去遇都  
侯蕭何鄴音贊高后二年封何少子筑陽侯筑音逐  
劓成侯周緜劓音陪又音普肯反費侯陳賀費音扶

味反以爲季氏邑非也隆慮侯周寵隆慮音林慮東  
漢書明帝改林慮爲隆慮似誤汁防侯雍齒汁音什  
防音方掇侯溫疥掇音詢又音旬闕氏侯馮解散闕  
音過陸星侯須無量同梁軼侯穆朱荅軼音大又音  
弟俞侯呂宅俞音輸俞侯樂布同汴陵侯魏駟汴古  
祇字又音直夷反南郎侯起郎音貞一云當爲鄭非  
也脩侯周亞夫脩音條通侯陸疆古道字音子脩反  
涿郡之縣地理志音字由反語見侯棘終古語字或  
作節或作藥音同藥侯膠廣德藥古龍字濕陰侯昆

卷五

三

邪濕音土合反膝侯次公膝音遼下郎侯黃同郎音  
孚渣清侯參渣音獲又音胡卦反嬰茲侯稽谷姑嬰  
音丁奚反柁侯商丘成柁音蠹郎侯駟釣郎音一故  
反又音於度反汜鄉侯何武汜音凡承陽侯甄邯承  
音悉地理志左馮翊傑陽傑音藥蓮勺蓮音犖役羽  
殺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羽音羽家德哀古快字徵  
徵音慈雲陽註有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之所越歷  
縣鄭祠三所縣音辜碌之辜越人祠也鄭音獲休音  
許亂反屠音除右扶風鄂鄂同尾有滴水秦文王起

黃陽官濁音決黃音倍蓋屋蓋音張而反屋音職日

反山曲曰蓋水曲曰屋齋齋音郤郤音媚柁邑柁  
音荀論糜陰音踰武功註斜水出衙領山斜音弋春反  
反弘農郡池池音莫踐反又音莫忍反上雜註有  
川水山秦嶺山東南至錫入沔錫音陽河東郡解解  
音蟹濩澤濩音烏號反狐誦誦音之涉反榆次榆音  
輸上艾註綿曼水東至蒲吾入庫池水庫音呼池音  
徒何反慮慮音慮慮音夷上黨郡長子長讀爲長  
短之長今俗呼爲長幼之長非也屯雷屯音純沽沽

卷五

四

音他兼反水名河內郡共共音恭隆慮見前表註湯  
陰蕩音湯維陽師古曰曾秦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水  
而加佳如魯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築陽註西南有浪  
蕩梁首受沛水東南至陳入潁浪音狼湯音宕沛音  
子禮反本濟水字陽武註有博浪沙狼音浪爾侯傳  
浪音狼異密註有大隗山隗水所出至臨穎入潁隗  
音隗隗音異又音昌力反時觀觀音工喚反又有隗  
觀東郡荏平荏音仕疑反泰山郡荏縣音同一音隗  
陳留郡鄆鄆音偃穎川鄆陵同穎川郡定陵註有東

不羹羹音郎邾邾音夾密高密古崇字濯陽濯水出  
吳房東入觀濯音劬觀音楚人反又音楚刃反汝南  
郡慎陽慎水出東北入淮慎字本作真音真後誤為  
慎耳今猶有真丘真陽縣字並單作真者其音不改  
也承平五年失印更刺遂誤以水為心寤孫叔敖所  
邑之寤丘也世祖更名固始音子衽反後淮陽國固  
始縣註木寤丘寤寤字異南陽郡隸隸音昌牛反堵  
陽堵音者雉註衡山澧水所出至邠入汝舊讀雉音  
弋爾反而太康地志云卽陳倉人所逐二童子名寶

桂卷小乘 卷五

二十五

雞者雄止陳倉為石雞止此縣故名雉縣疑不可據  
也鄧音屋鄧音躡躡之躡隨註故厲國厲讀曰賴葉  
葉音式涉反魯陽註古魯縣御龍所遷魯山濁水所  
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卽淮南子所云魯陽公與韓戰  
日返三舍者也濁音雉又音恃湖陽註故廖國廖音  
力救反左氏傳作颺其音同南郡臨沮沮音子余反  
卽卽音忌又音其已反秭歸秭音舛江夏郡軹軹音  
沃又音徒系反故絃子國沙羨羨音夷卽卽音旨又  
音莫耿反下雉雉音羊氏反廬江郡雩婁雩音許于

反婁音力于反濶註天柱山東南有桐泚山泚水所  
出北至壽春人考陂濶音潛泚音比又音布几反苟  
音酌又音雀九江郡浚道浚音峻道音才山反橐臬  
橐音拓臬音姑山陽郡東緡緡音曼方與方音房與  
音預單父單音善父音甫濟陰郡寬句句音劬鄆城  
鄆音工椽反句陽句音鉤柁柁音茹乘氏註泗水東  
南至睢陵入淮睢音雖沛郡龍亢亢音岡向音餉  
春秋莒人人向姜姓炎帝後銍銍音竹乙反鄆鄆音  
多瑱瑱音貢浚浚水所出音肴鄆鄆音嗟此縣本為

桂卷小乘 卷五

三十六

鄆中古以來借鄆字為之耳在南陽者音贊蕭何所  
封在沛郡者音嗟鄆禹所封然莽呼沛郡者為贊治  
則亦有鄆音而漢書十八侯贊與何叶則亦有嗟音  
魏郡卽裴見前王子侯表武妃有拘澗水東北至邠  
邠入白渠拘音知鉅南絲絲音力全反廩陶廩音  
一井反邠邠音若么反又音差臬反常山郡石邑註  
井陘山在西汶水所出東南至廩陽入沘汶音效又  
音又沘音支又音丁計反陘音刑上曲陽註禹貢桓  
水所出東入滌滌音彊又音寇邠邠音呼各反世祖

卽位更名高邑清河郡厝厝音趨亦反總題古漢字  
涿郡鄭音莫平原郡殷音通垣反潔陰潔音他  
合反初音力安惠惠古德字濟南郡殷陽殷音盤  
般水之陽管音姦徒今東有徒亭蔡慕音由又  
音鴉師古曰蔡音是音于山反蜀志先主走稀歸率  
諸將進軍綠山截嶺於夷道徒亭駐營非此徒亭也  
音許交反著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蛇丘蛇音移  
蓋注涿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蓋音古蓋反涿音  
殊乘丘乘古乘字齊郡臨胸注石膏山洋水所出有

經卷小乘卷五

子七

伯氏駢邑胸音幼洋音詳北海郡甄甄卽執字甄  
的音下歷反字从白對對故對郡禹後字亦作比東  
萊脛脛音直瑞反卽邪郡不其音基賴榆賴音緝  
榆音踰靈門注有高原山壺山涿水所出東北入滹  
尿卽柘字也涿音吾後音廢柘音巨却却音夫  
又音扶零段零音許于反段音工下反計根卽左氏  
所謂介根也語音有輕重橫注故山名台水所出  
音怡東莞注術水所出南至下邳入泗莞音官術卽  
沐水也音同東海郡襄贛音肥費音秘承承音

證部鄭音吾又音魚昌慮慮音慮臨淮郡取慮取  
音趨又音秋慮音慮盱眙音吁眙音怡在猶在音  
仇富陵注莽曰裸虜裸音朔會稽郡餘暨注蕭山瀆  
水所出東入海暨音既下諸暨同潘音甫元反由拳  
注故就李鄉應劭曰古橋李也橋音子遂反下粵地  
內勾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雋李不木字亦  
作醉大末大音如聞反句章句音鉤鄭註有鎮亭有  
結埼亭東南有天門水入海有越天門山郵音牛斤  
反結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

經卷小乘卷五

子八

埼曲岸也其中多結故以名亭埼音巨依反鄭音  
賢丹陽郡故鄣郡音章黜音伊字本作黜音同欽  
欽音攝豫章郡歷陵註傳易山在南古文以爲敷淺  
源傳讀曰敷易古陽字餘汗汗音于新淦淦音紺又  
音古合反水名桂陽郡郴音丑林反臨武註秦水  
東南至洧陽入滙洧音丈庚反又音貞含滙音匡  
水名武陵郡孱陵音踐又音仕連反鐔成鐔音鐔  
俱山俱音恒零陵郡洮陽洮音輜漢中郡錫錫音陽  
卽春秋所謂錫穴廣漢郡什方什音十涪涪音浮涪

明段音家明音盲旬氏道旬音腰蜀郡鄂音疲徒  
徒音斯滿氏道滿音子千反徒爲郡樊道樊音蒲北  
反符註溫水南至營入黠水斃音蔽又音斃黠音紀  
炎反牛鞞鞞音必爾反鄂鄂音狙尊反鄂音莫亞  
反朱提朱音銖提音時越葛郡葛音先藥反定祚祚  
音才各反蘓示註左江在西北示音祗左古夷字卑  
水卑音班滿街潛音措又音才心反收靡靡音麻卽  
升麻段毒藥所出也味味音昧律高註西不空山出  
錫東南監町山出銀監音呼鴿反町音挺比蘓比音

禮卷小乘八卷五

三九

頰二反責古責音奔毋榘毋同無榘音之悅反字誤  
木來唯註陞山出銅勞水出微外東至康伶入南海  
陞音胡工反伶音零牂柯郡牂音祖郎反故且蘭且  
音子闕反鐔音尋又音淫同竝竝音伴談拒拒音竹  
刃反又音斬句町句音劬巴郡枳枳音徒又音抵又  
音之爾反胸忍胸音渠宕渠宕音徒浪反魚復復音  
腹武都郡沮沮音千餘反又音夷隴西郡上邽邽音  
圭氏道注禹貢養水所山養音弋向反字本作漾或  
作潏臨洮注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枹讀

日府金城縣允吾允音餘下允街同吾音牙浩壺浩  
音合又音誥水名壺音門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令  
居令音連又音零天水郡罕开开音羌肩反又音苦  
見反獮道獮音完武威郡休屠屠音殊措次摺音子  
如反次音咨鸞鳥鸞音鶴烏音雀樸剝樸音蒲劔音  
環荅松注南山枹陝水所出枹古松字陝音下夾反  
張掖郡隸得隸音鹿渠名驪斬驪音力連反又音連  
斬音度番和番音盤酒泉郡樂涪涪音官矢陔陔音  
衣阪名乾齊乾音干敦煌郡敦音屯安定郡復累累

禮卷小乘八卷五

三十

音力追反安伴伴音卑烏氏氏音支祖厲祖音且厲  
音賴胸卷胸音旬大曼曼古要字音一遙反上郡白  
上註園水出西東入河園音銀字本作園龜茲龜音  
丘茲音慈高奴注有洧水可難難古然字西河郡觥  
是觥音倪朔方郡沃壁壁古野字五原郡莫黠黠音  
丁葛反桐陽桐音固定襄郡桐過過音工禾反雁門  
郡陰館注累頭山治水所出累音力追反治音弋之  
反燕刺王傳作台嶧嶧音郭代郡桑乾乾音干标氏  
标音權氏音精且如註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寧人浩

中且音子如反活音姑又音故上谷郡沮陽沮音組  
 潘音普半反維音維音句又音工豆反音音無又音  
 莫豆反漁陽郡序奚序音題字或作蹄鬻平鬻音九  
 永反又音鑛古北平郡俊麋注濕水南至無終東入  
 庚澤音力水反又音郎賄反庚字亦作溼音同賚音  
 才私反驪城註揭石山在西南揭音樂遼西郡且慮  
 且音子余反慮音慮令支令音零又音郎定反支音  
 祇肥如注玄水東入濡水濡音乃官反遼東郡無慮  
 慮音閻險瀆註王險城在樂浪郡沮水之東此自是  
 羣羣小乘入卷五  
 險瀆非王城也浪音狼沮音普大反番汗音番音盤汗  
 音塞樂浪郡訃訃音乃甘反邯音酣東肫肫音移  
 盤台音胎南海郡番禺音潘禺音愚揭揭音音  
 竭又音其逝反醇林郡中雷雷音力救反水名交趾  
 郡龐樓音連樓音來口反荷扁扁與漏同龐冷龐  
 音廉冷音零九真郡都麗麗音龍日南郡西捲捲音  
 權趙國襄國注有蓼水馮水東入渴渴音藕又音牛  
 吼反廣平國南和注列葭水東入泥泥音斯借川國  
 借音濁東安平注有鄰亭春秋紀季以鄰入於齊是

三十一

羣羣小乘入卷五

三十二

也鄰音攜膠東國觀陽觀音工喚反淮陽國扶溝註  
 渴水首受狼陽渠東至向入淮狼陽音見上渴音戈  
 又音瓜梁國碭碭音唐又音徒浪反杼杼音食汝反  
 東平國亢父亢音抗父音甫魯國蕃蕃音皮白哀云  
 陳蕃之子為魯相國人為諱故曰皮此說非也郡縣  
 之名土俗各有別稱不必皆依本字楚國傳陽註故  
 偏陽國偏音福左氏傳所云偏陽芸姓者也長沙國  
 下雋雋音字充反攸攸音收鄴鄴音零茶陵茶音弋  
 者反又音大加反東漢以下俱無音釋故不具錄  
 羣羣小乘入卷五



槎卷小乘卷之六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國事類

御朝

王文恪公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敷刺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則莫若復內朝之法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

槎卷小乘卷之六

矣 國朝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則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乘以來嘗奏對便殿今內朝無復臨御常朝之後大臣無復進見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矣夫外朝以正上下之分內朝以通遠近之情大臣或三日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粲然畢陳于前

矣據此則 孝宗而前內朝雖簡而外朝固未嘗廢也自 世宗齋居決事羣臣罕接而 神宗復憲章祖德不臨御者三十餘年正朝一殿十年不建即前朝之御不可復得況所謂內朝者耶天下血脉惟在章奏一綫而時或寢格不下或大臣密請不得所恃 天子神聖動中機宜四海泰平適履全盛而上下釜鬯殆亘古所無憂盛危明有識者不能不却計於此時矣

諸王外戚朝見儀

槎卷小乘卷之六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各王大朝行八拜禮常朝行六拜禮凡伯叔兄見 天子在朝行君臣禮於便殿行家人禮伯叔兄坐東面西坐受 天子四拜伯叔兄就于受禮位坐 天子居正中南面坐以尚親親之義存君臣之禮親郡王見 皇太子行四拜禮親郡王出 皇太子詣武英殿見諸叔行家人禮四拜諸叔西向坐受見諸兄行家人禮二拜諸兄西向並受 皇后父見 上行君臣禮 后見父母行家人禮 皇太子見 皇后父母 皇后父母立於東西

向皇太子立於西東向行四拜禮 皇后父母立  
受兩拜答兩拜按此見當時親親之重如此建文君  
以皇孫嗣位時 諸父來朝親受 天子禮拜而復  
欲加以損削何以能安故知靖難之舉所由來者漸  
矣傳信錄載 高皇曲成 建文卽位 燕王來奔  
喪謂已叔父行也不肯朝見給事中全華龔叔安奏  
曰象節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敘叔  
姪之情此正與典禮相合但其語出宋人玉堂清話  
杜審琦見太祖太宗事非國初實錄也 親王入朝  
自宜德初止漢趙二邸入臨大行以後無行者惟  
憲王爲 英宗叔父構于王金符之嫌賴 上禮  
明不爲動而王於景泰中疏奏 皇太后問 上起  
居及勸景帝朝 上於南城俱畱中後 上見之大  
感悅特許入朝陛見後至內殿行家人禮宴齊加渥  
親送至大明門而別再朝復如之爲峴山漢水賦寓  
思特置一護衛護王時護衛不置久矣又詔王春秋  
高得歲時游獵不爲例今所存御書婉敬剴切爲宗  
藩異數焉

習儀

翰林院官自永樂宣德以來俱不習儀至成化十四  
年冬至日錦衣緝事者奏學士王獻等不赴習儀  
憲廟命鞫問二人舉相傳之例以聞宥之仍詔自今  
行大禮仍先期習儀唯內閣辦事者免

殿試頒曆

舊制殿試在三月初一日狀元率進士上表謝 恩  
在初六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殿試於十  
五日又舊制殿試畢次日讀卷又次日放榜弘治三  
年大學士劉吉等言時日迫促御卷未精請再展  
日至第四日放榜頒曆舊在十一月朔成化十五年  
是日值冬至禮部預以爲請命改頒曆於十月初日  
至今皆因之

召諭實錄

乙卯五月二十八日亭午 聖駕幸慈寧宮不傳  
傳不設通贊令中貴四出急傳百官以次進令內侍  
引至 聖母靈次一拜三叩頭時 聖上西向禮畢  
聖上卽倚左門柱設低座身俯白石欄楯百官復

至 御前叩頭畢 聖上連呼曰上前來上前來各  
官稍膝而前去 御座不數步耳 聖上練冠練袍  
聖容粹穆 御音清亮朗如巨鍾知爲萬壽無疆  
慶也 皇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 御座右龍表  
臥姿清標玉瑩震器之祥奕燁輝映三 皇孫雁行  
立左階下岐嶼日角不啻珠樹臨風也周家繼述之  
美聚於廷墀几筵之間歛歛盛哉羣臣祇候 聖上  
仰宣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  
每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 聖母座前行  
禮不敢懈怠昨夏有風顛張差突入 東宮傷人  
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話你們誰無父子  
乃欲離間我父子適見刑部郎中趙會楨問的招情  
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  
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  
位且正月至今年不再立可又妄殺召爨尋執  
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河南道  
御史劉光復於衆中忠愛激切喜劇揚言曰 陛下  
極慈愛東宮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頗高而 聖上聞

卷八 卷六

五

卷八 卷六

六

之不甚悉誤以爲別有所爭執屢目攝之且顧左右  
近侍曰彼所言謂何而道長仍以前說進 聖聽猶  
然怒徵于色 龍顏勃改數而責之連呼緹騎何在  
者三無有應者遂令中涓拏下彼承旨者見 聖上  
震怒羣簇之甚有挺杖交下者 聖上急戒無亂殿  
但抑令朝房待旨怒稍夷又以手約 皇太子體曰  
彼從六尺孤撫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於  
彼時更置之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其弟福王且已之  
國卽有他舉亦須爾文武百官草詔差官去取來彼  
能轉翅飛乎膝下左列三孫見在復呼三孫至  
前示衆曰俱曾見否閣臣因請 東宮出講復應曰  
稍待禫後昨 瑞王婚禮遲原無別意不過以  
母之服不便且 聖母臨終囑我冊立皇孫我說少  
候之衆官惟應時刑部臣張問達以法司及臣王士  
昌見署大理篆亦跪在後復至前誦本內人犯名字  
又云止照本內名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彼爲何  
官傍以法司名字對又顧問 皇太子你有何話再  
來 皇太子云似此風顛之人決了便能不許株

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等為不忠之臣令我為不孝之子深為可恨 聖上又述

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未起 聖上又

顧開者曰但有續到官員一個放一個進不許攔阻

以故零星突至拜跪錯亂 聖上不之較也時後來

跪班者稍居右與 帝座不相對 聖上又拊 皇

太子面稍從右問曰你們都見了未眾俯伏謝 聖

上徐謂內侍曰好送他們出去 聖上久以堯舜之

聖統制寰宇垂五十年謚如安瀾已駕古軼今矣今

皇天眷佑行二百餘年希有之事舉三十餘年

之典開誠加勝不啻家人父子然羣臣感奮喜躍

欲泣下臣等因思平臺召見既聞 天語惟內閣

臣始與其盛常朝臨御偶視 聖容然簾陛嚴隔

愆于儀未有咫尺 天顏盈耳聲咳移時歷歷盡法

頌苛且 聖子神孫聚於一堂如今日之都俞盛

者也臣等草茅賤士真可謂不世遭逢矣臣問達

士員以職守所關懼有顧問故班稍越而前且聚

傾聽聞之極真然 王言如絲何假文飾故不敢

增

減一字直述梗槩以俟修起居注者採擇焉 熙朝

盛舉萬世美談云臣張問達臣王士昌同謹記臣按

東宮冊立已閱十餘年福王業已之國常無異議

矣張差以出岷突入 宮禁跡其行履非有伏飛之

謀魚腸之挾也而一時論者過計以為陰懷不軌語

侵貴戚 皇上雖屢手諭閣部大臣而未能止也推

鞠本謀幾與大獄而 慈寧一諭羣囂頓息惟劉御

史以敢言賈罪時議惜之然 皇上實以眾口難防

愆一人以警千百耳初未有深憤諫臣之心也觀其

一則曰震驚 聖母一則曰無人臣禮而不復

所言之非且但詔繫獄而不加以廷杖 聖意淵

固可知已夫父子兄弟之間人所難處 皇上風雷

變化妙運不測 聖子神孫公卿亞旅咸臻畢集推

腹開誠潛消默奪此真超軼千古豈漢唐而下猶

之主所可望哉自是而名位截然人心底定積年疑

霧一朝解散即張差亦反有助于羽翼又死其深慮

而却顧者耶謹錄之於右而漫識其後云

玉牒宗瓜

國初置太宗正院洪武二十二年改為宗人府設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掌 皇九族之屬籍以時修其玉牒書宗室子女嫡庶名封生卒婚嫁謚葬之事凡宗室有所陳請即為上聞聽 天子命以親王領之後但以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凡東宮親王位下各擬名二十字日後生子及孫即以 上聞付宗人府所立雙名每一世取一字以為上字其下一字臨時隨意選擇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照例續添永為定式下字俱用五行偏傍者以火土金水木為

能推小乘入卷六

序惟靖江王府不拘

東宮位下

允文遵祖訓

欽武大君勝

順道宜逢吉

師良善用晟

秦王位下

尚志公誠秉

惟懷敬誼存

輔嗣資廉直

匡時永信悖

晉王位下

濟美鍾奇表

知新慎敏求

審心咸景慕

述學繼前修

燕王位下 今為

帝系

高瞻那見佑

厚載翊常山

慈和怡伯仲

簡靖迺光猷

周王位下

有子同安睦

勤朝在肅恭

紹倫敷惠潤

昭恪廣登庸

楚王位下

能推小乘入卷六

五季均榮顯

英華蘊盛容

宏材升博衍

茂士立全功

齊王位下

賢能長可慶

府智實堪宗

養性期淵雅

寅思復會通

魯王位下

肇泰陽當健

觀願壽以弘

振舉希兼達

康莊遇本寧

蜀王位下

悅友申賓讓

承宜奉至平

懋進深滋益

端居務穆清

湘王位下

久鎮開方岳

揚威謹禮儀

剛毅循超卓

權衡素自持

代下位下

遜仕成聰俊

充庭雋鼎彝

傳貽連秀郁

炳耀壯洪基

肅王位下

卷六

勝祿貢真弱

縉紳識烈忠

嚴暉躋富運

凱諫處恒隆

遼王位下

肯蒙恩寵致

憲術儼尊儒

雲仍祺保合

操翰麗龍輿

慶王位下

秩遼真台壽

倪仲師倬奇

迺完因巨衍

際春發需昆

寧王位下

磐奠製宸拱

多謀統議中

總添支庶潤

作哲向親衷

岷王位下

徵音膺彥舉

定幹企禮雍

崇理原諮訪

克鎔喜責存

谷王位下

冲範徵借旭

融謨期景遠

豐韶愉顯燄

令緒价蕃維

潘王位下

卷六

佑功詮助胤

恬理効廻理

湜源誼耆暉

圭璧澈澄昂

安王位下

斐序斌延賞

凝覃濟祉襄

恢嚴顛輯矩

縵密廓程綱

唐王位下

瓊芝彌宇宙

碩器聿琳琚

啓齡蒙頌體

嘉曆協銘圖

鄂王位下

偉聞參望爽

箴誨泊泉爽

麒麟徐積光

奎穎擘璿璣

伊王位下

顯勉謀計典

褒珂采鳳珠

應時領胄選

比玉冠泉金

悲初新建節

最好必貞銓

執準符鈞正

詢敗汝勵虔

薦誦演還暢

先施遂省稽

卷六

取惟愛造化

適藝其損荒

慧堅忻恩確

鑒潔倬旻攷

習獻增盈謚

臨饒軼績揭

以上六十字原無國號

靖江王位下

贊佐相規約

經邦任履亨

若依純一行

遠得襲芳名

舊有

潭王位下福昌忻保定嘉應必興隆啓處詢從式

尊聞汝貴中二十字以國除

祖訓不載

宗祿

國初親王祿米歲五萬石後以民賦不給定為萬石  
郡王二千石公主駙馬同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八  
百石郡王儀賓同輔國三百石縣主儀賓同鎮國中  
尉四百石郡君儀賓同輔國三百石縣主儀賓同奉  
國二百石鄉君儀賓同然親王亦實有不同者如秦  
晉楚魯蜀慶潘趙鄭荆淮德秀崇吉益衡榮皆支一

卷六

十四

萬石周王歲支二萬石襲支一萬二千石弘治十六  
年支一萬石代王支六千石肅王支一千石遼王支  
二千石岷王支一千五百石韓王支三千石唐王支  
五千石伊王支二千石靖江支一千石其秦晉周楚  
魯蜀慶韓趙荆德崇吉益衡榮于嘉隆中或辭千石  
或辭五百石而鄭王則隆慶元年加增四百石歲支  
一萬四百石中折色本色又各不同今 天潢日蕃  
而民賦有限勢不能供且冒溢滋多姦弊百出故嘉  
靖間更定條例萬曆十年復頒要例宗祿漸有制限

矣嘉靖十五年題准河南宗室日繁除親王照舊外  
郡王以下本色祿米每夏稅一石折銀五錢五分秋  
糧一石折銀六錢五分每祿米一石折銀三錢五分  
通融放支三十三年題准庶人歲給米七十石除未  
出幼者從父養育乃女嫁從夫自贍外其已出幼成  
婚應請口糧查其父生子多寡如生三子以上不分  
長子衆子各減半支給止生一子二子給與全分傳  
世以後照原數支給又定凡擅婚所生之子止許請  
名其歲給口糧照歷年原議減庶人三分之一給米  
五十石仍本折中半兼支冒妾所生亦照擅婚  
支給花生子女不拘已未請封盡行革去爵祿萬曆  
七年議准罪宗庶人見在食糧七十二石者俱減  
五十石自溢妾媵之子姑許請名歲止給與本色米  
十二石子孫如之其見在食糧五十石者姑准終身  
日後子孫俱如今例至於勳戚之臣 國初皆賜宜  
田以代常祿永樂開始令與百官米鈔兼支然其  
亦自有不同者如魏國歲支五千石黔國三千石成  
國四千二百石英國三千二百石定國二千五百石

侯祿伯祿俱一千石而西寧惠安一千一百石恭順  
定西一千五百石撫寧一千二百石陽武保定武進  
清平南和東寧寧晉寧遠俱八百石廣寧七百石折  
色本色亦各不同洪武初全支本色永樂中米鈔兼  
支又令勳臣祿米俱於南京支麥洪熙元年令米麥  
兼支宣德六年令以承運庫生絹折祿米一半每疋  
折米二石正統二年仍米麥兼支景泰元年仍米鈔  
兼支六年令以龍江鹽倉鹽准支祿米七年令以太  
倉庫折草銀准支折色鈔每銀一兩准鈔七百貫弘  
治元年令本色祿米仍折支銀每石折銀七錢  
十七年令勳臣祿米於戶部開支見任南京并各  
鎮守者照舊南京支給額濱蘊氏曰宗室之盛未有  
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  
室不能受自生齒以上皆養於官長而爵之嫁娶喪  
葬無不仰給于上日引月長恩之所必窮者也冷  
而養之厚之以不貲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  
者老死辭爵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  
以為樂甚非人情也則宗祿之敝自宋而已然



潭王

近峯聞畧言王文恪公言 高帝克陳友諒納其妻

關氏未幾生子封潭王將之國關氏語之曰爾乃漢

王陳友諒子汝父被殺吾為汝忍死於此他日當復

聾耳潭王竟反 高皇討之兵至潭王堅閉城門抱

幼兒繞城上行取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閻王不見賊

王因擲於城外閻官自焚攜子投墜墜死 高皇大

怒因託妖星亂宮名盡戮宮人 孝慈至脫替珥待

罪僅免王元美云潭王母達定妃與齊王同母非開

卷六

地也王在洪武二年距友諒之亡將十載孝慈

崩在十五年距潭王之焚且七載文恪所載甚謬

此與梁史武帝豫章王綜事頗類當時附會以為潭

王事耳野史又載郭定襄登為虜所得夾轆而行虜

防稍懈忽騰身奪首子馬突圍馳還即史記李將軍

廣事陳太常音欲訪一客取者竟歸太常坐廳而不

進見其子曰汝何事亦來此耶即北史劉儀同臻事

石亨有一姬欲出以誇忠肅姬不肯出見享大怒欲

殺之遂竄入壁中曰于公正人云云即武三思欲梁

公事而皆以今事附會非實錄也

靖江王

廣西靖江王 高皇兄南昌王之孫也雖仍郡封其

宮室制度大都與親藩埒近以支子繼繼禮漸衰替

撫按二司皆不肯拜謁余壬子與廣西試事竣祇一

通名而已念此實非 高皇派裔猶儼然王爵 懿

文於 高皇為嫡胄於 文皇為長兄而禮祀忽諸

雖中更建文之難然子無及父之罪弟無絕兄之禮

建文之年即不得遽復為懿文立後得比南昌恐非

卷六

地也王元美不錄云親王體至尊于中外文

大臣處投刺作書有稱王者有稱別號者不書名

今魯王一切通名雖獲恭順之譽而識者頗以為非

禮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無不稱名矣至江陵而無不

稱晚生矣又當其時裝封者無不稱門生矣江陵自

葬父畢還朝襄陽南陽二府二親王來迎報謁爾

彼此具賓主上坐長揖無毫髮等差若陶仲文之過

徹其王跪稱弟子俯伏吮靴鼻宴會必侍坐送必候

升輿尤可怪也今奉簡命至西粵者靖江但以紅東

頂頭稱靖江王額問而已此則以紅東亦頂頭書欽  
差某官頓首拜以答之尚無書名之事云後閱 國  
史見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  
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爲王奉祀懿文太子  
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蠻子何爲自速死繫恭  
兵馬司獄勅上待命賴 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恭還  
鄉其議與予合惜爲時所阻耳又 世宗朝興滅繼  
絕 國初勲臣之裔無不追錄而時竟無爲此議者  
不知其何故也

禮部小乘 卷六

宗藩妾媵

嘉靖二十三年議准各王府選取妾媵俱要預行奏  
請其奏內必明開年紀若干有無嫡子及曾否娶有  
幾妾候禮部查明果係乏嗣及例應娶之數方許行  
文覆勘是實方許選娶例外溢收者聽禮部恭題革  
退萬曆十年議准凡親王妾媵許奏選一次多者止  
於十人世子及郡王額妾四人長子及將軍額妾五  
人中尉額妾二人世子郡王選婚之後年二十五歲  
嫡配無出具啓親王轉奏長史司仍申呈建按御史

嚴實具奏於良家女內選取二人以後不拘嫡庶如  
生有子則止二妾至三十歲無子方許仍前具奏選  
足四妾長子及將軍中尉年三十歲嫡配無出照例  
具奏選娶一人至三十五無子方許仍前具奏長子  
將軍娶足三妾中尉娶足二妾至於庶人必四十無  
子方許奏選一妾凡選妾禁例悉如選婚不許溢選  
流移過犯之家各王約每年備造文冊送部查考但  
有不遵明例或年未及而預陳或已生子而復娶所  
生子照溢妾例行本宗罰治凡溢妾子女弘治九年

禮部小乘 卷六

議准王初有未成婚而先納宮人生子者所生子女  
不許請名請封嘉靖四十四年議准王府有不經  
請溢娶妾媵及有以流移婦女有夫之妻并額外溢  
收者俱行查革其所生子女止給口糧萬曆十年議  
准宗室庶生子女必其母妾係額內應娶人數曾經  
奏選明白者方准請名請封如不經奏選或增止陪  
從宮人名目或入府在正配未封之先皆爲溢妾查  
係額內人數所生之子姑准請名歲給本色米十五  
石若在額外者不給其女任其擇配俱不給婚嫁之

資有如聽繼王爵係蓋妾之子有碍請封者臨期請旨定奪按大明會典及宗藩條例要例等書蓋妾子女之禁煌煌日星而近者代藩之議予竟以出位之言獲罪云

漢時立后

兩漢立后多不從聘惟惠帝娶張敖女平帝娶王莽女桓帝娶梁商女靈帝立宋后皆備六禮更始元年莽聘杜陵史氏為皇后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僕雜帛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成同牢之禮于

差卷小乘八卷六

二十一

北西堂莽自謂能遵古制然豺虎衣冠適足為禮

羞耳宋書引漢高后制聘黃金二百斤馬十二疋

穆帝納何后王彪之大引經傳以正其體六禮咸備

然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雁白羊各

頭酒米各十二斛唯納徵羊一頭玄纁用帛三尺絳

三尺絹二百匹虎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

頭酒米各十二斛考之漢制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雁

璧乘馬束帛晉視之甚為簡節近見漢雜事秘辛載

桓帝納梁后事與本紀稍同而中雜以穢褻恐亦屬

書也 國朝納后之制具於會典納采問名用金幣百兩銀八百兩納吉納徵用金八百兩銀二千六百兩他物俱有定數視之漢晉豐約最為得中矣 因記列后于左方

太祖孝慈高皇后馬氏葬孝陵 成祖仁孝文皇后

徐氏葬長陵 仁宗誠孝昭皇后張氏葬獻陵 宣

宗孝恭章皇后孫氏葬景陵 英宗孝莊睿皇后錢

氏葬裕陵 憲宗孝貞純皇后王氏葬茂陵 孝宗

孝康敬皇后張氏葬泰陵 武宗孝靜毅皇后夏氏

差卷小乘八卷六

二十一

葬康陵 世宗孝烈皇后方氏葬永陵 穆宗建

莊皇后李氏葬昭陵 英宗孝肅皇后周氏 憲宗

生母也 憲宗孝穆皇后紀氏 孝宗生母也

惠皇后邵氏 睿宗生母也 世宗孝恪皇后杜氏

穆宗生母也 穆宗孝定皇后李氏今 上生母

也先是康陵以前皆一帝一后洪武十五年永樂五

年中官崩皆不復繼 世宗元后陳氏初謚悼靈後

改孝潔繼廢后張氏皆葬西山又繼孝烈崩時

陵初成即葬於陵 仁祖而以后附於廟後

宗竟以孝潔配 世宗遷葬 永陵 穆宗孝懿  
於潛邸 世宗冊 孝安為繼妃後立為后與 孝  
定皆祔葬 昭陵又 武宗孝毅皇后初謚止用六  
字嘉靖十五年始改為十二字云 景陵以前合葬  
皆止一后 裕陵則二后同祔 茂陵三后 永陵  
三后 昭陵三后 孝陵 長陵 永陵皆先后而  
後帝為異

各帝生母祀號

初 孝宗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

太后 孝宗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

太后 孝宗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

太后 孝宗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

太后 孝宗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

太后 孝宗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

太后 孝宗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

太后 孝宗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

太后 孝宗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

太后 孝宗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

太后 孝宗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

文周之闕宮宋之別殿皆此義也 國朝廟制稽古

惟一后配帝禮莫嚴焉 孝宗奉慈殿之建子祀生

母以盡終身之孝耳禮於妾母不世祭謂子祭之於

孫則否重繼祖故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今日 陛下

於 孝肅曾孫也於 孝穆孫也於 孝惠孫也

禮不世祭義當擬桃今議欲遷主陵殿使得所安且

與宋熙寧罷奉慈廟故事相同議人 上令擇日奉

安神主後 上於沙河行宮諭夏言曰三后神主皆

係當時尊 太皇太后之號乃因子孫所奉尊稱今

既奉遷陵殿實同帝后之列揆之名實於禮未宜以

當更定至是言會官於東閣集議上言 三后神主

奉安 二陵當各從夫婦之義不當承襲子孫之稱

故 太皇太后及 皇太后之號在奉慈殿則可在

陵殿則不可請以 孝肅神主題稱 孝肅貞順康

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后不用府字 孝穆神主題稱

孝 慈惠恭恪莊倍崇天成聖皇后 孝惠神主題

稱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后俱不用純字

別嫡庶之稱可別夫婦之分無嫌尊尊親親之道兼

盡矣上從之

廢后

國朝一帝一后正后之廢自景陵始也因孫貴妃有子遂廢胡后為淨慈仙師當時西楊不欲蓋楊榮蹇義贊成之耳茂陵廢吳后立王后永陵廢繼后張氏厥後胡后追諡恭讓章皇后而吳氏張氏無聞然國制惟一后配帝諡今祀典載孝恭章皇后恭讓章皇后有兩章皇后不知何故

嬪妃葬諡

歷代小乘八卷六

卷五

孝陵四十妃嬪惟一妃葬陵之東西餘俱從葬

陵十六妃俱從葬 獻陵七妃三葬金山餘俱從葬

景陵八妃一葬金山餘俱從葬 裕陵始罷從葬

凡十八妃一葬綿山餘俱金山 茂陵十四妃一葬

陵之西南餘俱金山 康陵一妃葬金山 永陵三

十妃二十六嬪惟五妃葬天壽山之襖兒谷餘俱金

山 昭陵諸妃俱葬金山先是妃皆自為墳 憲廟

十三妃始同為一墓嘉靖三十年以古世婦御妻皆

九宜九妃為一墓同一享殿內作七室兩箱皆備於

是金山預造五墓各九數以次葬焉先是從葬諸

妃歲時俱享於殿內其別葬者俱遣內官祭以牲醴

嘉靖十七年始命并入各 陵從祭 祿恩殿之兩

傍以紅紙牌書曰 大明某宗皇帝第幾妃之位祭

畢焚之隆慶六年改造木位刻列名號置各陵永遠

陪祀其 世廟諸妃並遷廟 永陵各置木位配享

本土仕宦

國朝之制仕宦無本鄉者陝西通志永樂初西安楊弘以舉人言事召見貌偉哲奏對稱旨即命為陝西

歷代小乘八卷六

卷六

布政司弘辭 上曰會稽非朱買臣鄉耶既拜賜

券官其二子錦衣一云永樂中西安人楊恭自刑

給事中擢陝西布政司恭豈弘之誤耶客坐新聞聞

谿邵都御史現舉進士為御史值浙江巡按缺推舉

皆不得人上即時召現命往現以浙人辭 上曰以

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往仍命御史一人協處

又蘓州楊翥為郎王府長史 景皇即位進禮部尚

書召其子肆入朝 上問所欲為官對曰願得本縣

主簿從之正德七年奏准廣西除方面知府外其餘

大小職事許本省別府州縣人員相兼選用嘉靖七年奏准四川邊方首領許本省別府人相兼選用八年奏准湖廣宣慰司宣撫安撫等司及鎮南長官司經歷吏目等官許以本省別府相兼銓補隆慶五年奏准學倉通驛等官俱得選授本省各府地方其以巡撫提督總制兼及本地地方者往往而是如吳人陸完以逐流賊至吳提督軍務撫臣俱聽節制關中人彭澤以平蜀寇由關中進兵後處置哈密事復總甘肅諸鎮楚人陳金以討桃源賊兼制七鎮吾浙趙文華以征倭提督浙江軍務閩人張經徵人胡宗憲俱以備倭總督浙直福江三邊勦寇總督益所不論在開封人許廓以工左侍彰德人王彰以右都俱巡撫河南兗州人樊敬以右通鎮濟寧維縣人劉應節以刑書特赦開膠萊河則儼然開府本地與兼制不同矣

讓職

國朝京堂二品以上拜者俱辭不敢任大都正卿辭政府再辭亦有至三者晉王述之曰既已堪之軻

讓之有鄭子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按虞命九官無不讓者古人難進而易退若謂堪之誰其不堪且眾望難壓翔集宜審三讓後進未為虛飾特其聞命則辭既退則請心術詭秘若伯石者乃為君子所深嫉耳宋仁宗時士大夫稍矜虛名得官輒讓或四五讓或至七八劉敞以為此皆挾偽求名要上迷眾風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一以故事舊典為準當時有桑暉者以定昭化叛獠還得開門祇候欲讓其賞拜伏上者歐陽修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讓暉曰亦思之士顧其心何如爾尚自信其心以行讓何累也修慚其言卒讓之不聽修嘗為暉傳者其能自信其心則如暉者何妨于讓也

地利

建文初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

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聖  
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  
父子耶建文默然 文皇卽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  
敬而憐其才謂姚廣孝曰諸姦臣皆欲兵先害朕惟  
敬諫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  
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  
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歿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  
親畧無經畫歟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如生據此則  
敬之遠見潛消禍端遜國諸賢無有能出其右者廣

孝之言遂蒙慘戮惜哉噫敬之誠忠固也

孝所言實敬本懷也厥後文皇改封寧王於南  
良有感於斯言而宸濠之變旋發旋滅毫髮不爽  
時漢庶人陰蓄異志 文皇削其護衛處之樂安  
曰此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夫  
南昌之語有以觸其幾乎固知地利之關於滅敵  
輕也

親征

天子親征自漢高始韓王信陳稀黥布凡三然白

之圖幾困矣賴陳平秘計得脫征布時上中流矢遂  
至冥駕其後唐太宗亦自將征遼士馬亾失竟貽深  
悔此皆天子意所自出非臣下爲之從史也澶淵之  
役謀定于萊公及孤注之讒雖明主不能無惑紹興  
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  
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  
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  
死云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  
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善計

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宜

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卽  
之後門也元鎮於是白魏公復用夫賭彩一擲固卽  
孤注之言而事成則幸不成則歿以人主爲漫嘗  
莽其矣惟留後門之言最爲善計符堅百萬之衆一  
敗而遂不可收拾豈非以無後門故耶 國朝  
祖三犁虜庭卒有榆木川之變漢庶人之叛也楊

敏請 宣宗親征 皇太后及上俱有難色榮曰彼

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專

無不濟臣請先行比大軍至庶人開門出降蓋乘其  
謀之未定所謂先人而奪人者也故事易而功倍耳  
英宗北狩實以親征一言誤之闕豎之肉豈足食哉  
雖然萊公文敏力主親征而身在行間至七國之亂  
晁錯勸景帝自將而身為居守何其愚也以君為孤  
注而身處於事外東市之禍非不幸矣蓋人主自為  
計與贊人主之為計利害更自懸絕古之人臣有爭  
船橋之安危者可漫置萬乘於危地縱以身為殉其  
如社稷何况守成之世更與開創不同萬無艷寇楊

經卷之六

卷六

三十一

之勳業為丁謂輩所藉口也



槎菴小乘卷之七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掌故類

大祀

國初以郊廟社稷先農俱為大祀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孔子旗纛為中祀諸神為小祀嘉靖中朝日夕月天地神祇為中祀凡郊廟社稷山川諸神皆天子親祀國有大事則遣官祭告若先農旗纛五祀城隍京倉馬祖先賢功臣太厲皆遣官致祭惟帝王陵寢

槎菴小乘卷之七

及孔子廟則傳制特遣各王國及有司俱有祀典王國祀典具在儀司洪武初天下郡縣皆祭三皇後罷止令有司各立壇廟祭社稷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孔子旗纛太厲庶人祭里社鄉厲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餘俱禁止凡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尚驛或黜大祀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洪武初定神牲所設官二人牧養神牲前三月付廩儀令滌始如法三年改立犧牲所設武職并軍人專管牧養其牲房中三間以養郊祀牲左三間養宗廟

牲右三間養社稷牲餘屋養山川百神之牲六年湊

准郊廟犧牲已在滌者或有傷則出之灰則埋之其

有疾者亦養於別所待其肥廝以備小祀中祀之用

若未及滌或有傷疾者歸所司別用景泰四年令禮

部鑄造牲字牢字火烙各一會同太常寺御史印記

各處解到大祀牛羊凡玉三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

凡祀天地日月則用之凡帛五等曰郊祀制帛曰奉

先制帛曰禮先制帛曰展親制帛曰報功制帛洪武

十一年議定在京大祀中祀用制帛在外王國及府

州縣亦用帛小祀止用牲禮凡陪祀大祀文官五

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及六科都給事中皆陪內有刑

喪過犯體氣之人不預餘祭竝同惟都給事中不與

嘉靖十五年令都給事中陪祀宗廟後又令一應祭

祀俱陪十七年令皇親指揮以下千百戶等官凡郊

廟等祀俱陪 國初建園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洪武二年始奉

仁祖淳皇帝配享十年春始定合祀之制即園丘

舊址為壇以屋覆之名大祀殿歲以正月上辛日行

禮時郊工未成暫就奉天殿行十二年正月乃合祀於大祀殿乃奉 仁祖配享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凡一十四壇二十一年又增修壇墼於大祀殿丹墀內東西相向為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壇之外為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為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帝王諸壇其日月星辰初有朝日夕月祭星之祭至是俱罷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初俱春秋二祭至是亦停春秋惟每歲八月

**禮部小乘** 卷二

神甸擇日於山川壇及帝王廟祭之三十二年郊祀更奉 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北京天地壇成每歲仍合祀如儀南京壇有事則遣官祭告洪熙元年奉 太祖 太宗同配享嘉靖九年遵初制建闕丘於大祀殿之南每歲冬至祀天以大明夜明星辰雲雨風雷從祀建方澤于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祭地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陵寢諸山從祀俱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而罷 太宗之配又建泰神殿於闕丘北正殿以藏 上帝 太祖之主配殿以藏從位

諸神之主 上帝 太祖主曰神版餘曰神牌祭則禮部太常寺官請詣壇奉安建皇祇室於方澤而以藏 皇祇及從位主而 太祖主則以祭之前一日請諸廟建朝日壇於朝陽門外以春分祭日無從位建夕月壇于阜城門外以秋分祭月亦以星辰從祭俱不奉配其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祭奉 太祖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啓蟄日行祈穀禮於闕丘仍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十一年建崇寧壇於闕丘壇外奉元門之東歲旱則祭 上帝以禱雨

**禮部小乘** 卷二

亦奉 太祖配享十七年秋九月詔舉明堂大祀於大內之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享冬七月更上 昊天上帝奉號曰 皇天上帝吹奏神歌日皇穹宇十八年春行祈穀禮于玄極寶殿不奉配二十四年即故大祀殿之址建大享殿而建皇乾殿於大享殿北以藏神版命禮部歲用季秋奏請擇吉行大享禮已又命暫行於玄極寶殿隆慶元年禮部會議闕丘方澤朝日夕月歲舉四郊仍如 世宗所更定而罷祈穀及明堂大享禮今存其儀以備恭

嘉靖九年更定分祀儀是年既分建四郊遂號

陵山曰基運 皇陵山曰翔聖 孝陵鍾山曰神烈

顯陵山曰純德并天壽山俱從祀方澤居嶽鎮之

次仍俱祀於 地祇壇十一年定朝日壇以甲丙戊

庚壬間歲一親祭夕月壇以丑辰未戌三歲一親祭

非親祭之歲太常寺具奏遣官行禮朝日以文大臣

夕月以武大臣其國丘諸儀亦多所更定又定看牲

分獻之制凡看牲舊以前月之朔 大駕親往自後

命文武大臣日輪一員次早復命至是令冬夏至及

禮卷小乘八卷七

祈穀俱正祭前五日 上親往行禮自後遣大臣

視如常凡分獻舊用文武大臣及近侍官二十四員

國丘方澤各用官四員分獻俱太常寺先期題請欽

命而法司官例不遣又定大祀如遣官不行飲福禮

太常寺具福胙奏進其傳制後 各廟行香則嘉靖

八年議罷 大社稷 國初以春秋仲月上戊日刑

祭太社太稷異壇同遠太社以后土句龍氏配太稷

以后稷氏配每獻禮先詣太社及配位壇獻畢次詣

大稷及配位壇臨祭若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洪武

三年於壇北建享殿又北建拜殿各五間以備風雨

行禮十年改建社稷壇於午門外之右先是社主用

石高五尺濶二尺上微尖立於社壇半埋土中近南

向北稷不用主至是埋石主於社稷壇之正中微露

其尖仍用木為神牌而丹漆之祭則設於壇上祭畢

貯庫壇設太社神牌居於東太稷神牌居於西俱北

向奉 仁祖神牌配神西向而罷句龍后稷氏之配

自奠帛至終獻皆同時行禮洪武三十一年更奉

太祖配神永樂中北京社稷壇成位置陳設悉如南

禮卷小乘八卷七

京舊制洪熙後奉 太宗同配嘉靖九年遵初制

社仍以句龍氏配太稷仍以后稷氏配 帝社稷嘉

靖十年 上命於西苑空閒地開墾為田樹藝五穀

建帝社帝稷壇其壇址高六寸方廣二丈五尺甃以

細甃甃以淨土繚以土垣北為櫺星門高六尺八寸

神位以木為之各高一尺八寸廣三寸題曰帝社之

神帝稷之神俱朱漆質金書壇之南置石龕以藏神

位高六尺廣二尺壇之西為祭器庫樂器庫壇之北

樹二坊以表之曰帝社街每歲以仲春秋次戊日

上躬行祈報禮如次戊日在望日則以上巳日臨期  
命文武大臣十二員陪拜隆慶元年議罷

廟享

國初於闕左建四廟 德祖之廟居中 懿祖東第

一廟 熙祖西第一廟 仁祖東第二廟廟與主皆

南向洪武元年定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二年

重定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

惟歲除如舊三年又定時享仍用四孟月孟春特享

於各廟各具禮樂餘時俱奉 三祖神主合享於

卷八 卷七

德祖之廟 德祖仍南向 三祖以次東西向初賦

各奏本廟樂亞獻終獻徹饌還宮同奏 德廟樂先

年始以建 太廟其制前為正殿後為寢殿俱翼以

兩廡寢殿九間以一間為一室中一室奉安 德祖

帝后神主 懿祖東第一室 熙祖西第一室 仁

祖東第二室主皆南向凡席牀榻衾褥揮篋篋筒帷

幔器皿之屬皆如事生之儀及時享於正殿則設

德祖帝后神座居中南向 懿祖神座左第二位西

向 熙祖神座右第一位東向 仁祖神座右第一位

位西向凡座止設衣冠而不奉 主又以親王配享

於東壁功臣配享於西壁孟春擇上旬吉日孟夏孟

秋孟冬俱用朔日歲暮用除日俱用合享之禮奏

德廟樂罷特享禮及各廟樂三十一年奉祔 太祖

神主於寢殿西第二室南向正殿神座右第二位東

向永樂中定都北京建廟一如南京之制洪熙元年

奉祔 太宗神主於寢殿西第二室南向正殿神座

右第二位東向永樂中定都北京建廟一如南京之

制洪熙元年奉祔 太宗神主於寢殿東第三室南

卷八 卷七

向正殿神座右第三位西向宣德元年奉祔 仁宗

神主於寢殿西第三室南向正殿神座右第三位東

向十年奉祔 宣宗神主于寢殿東第四室南向正

殿神座右第四位西向天順八年奉祔 英宗神主

於寢殿西第四室南向正殿神座右第四位東向

祫祭 國初以歲除日祭 太廟與四時之祭合為

五享其陳設樂章並與時享同累朝因之弘治初既

祧 懿祖始以其日奉祧主至 太廟行祫祭禮先

期遣官祭告 太廟又遣官祭告 懿祖於祧廟

俱用祝文祭菓告畢太常寺設 懿祖神座於正殿

西向至日祭如儀嘉靖十年祧 德祖罷歲除祭而

以季冬中旬行 大禋禮太常寺設 德祖神座於

太廟正中南向 懿祖而下以次東西向十五年

奉 懿祖 熙祖 仁祖 太祖神座皆南向 成

祖而下東西向陳設樂章祝文皆更定而先期遣官

祭告如前二十四年罷季冬中旬大禋并罷祭告每

遇歲除禋祭位次如十五年之制祝則自 德祖而

下備列 帝后諡號而祝文及陳設樂章竝如舊二

桂菴小乘八卷二

十八年復祭告儀 薦新品物 正月 韭菜四斤

生菜四斤齊菜四斤雞子二百六十個鴨子二百四

十個 二月 芹菜三斤莖菜五斤水葵蒿五斤子

鴛二十二隻 三月 茶 筍一十五斤鯉魚二十

五斤 四月 櫻桃十斤杏子二十斤青梅二十斤

王瓜五十個雉雞十五隻豬二口 五月 棗子十

五斤李子二十斤夏至李子二十斤紅苳一升沙糖

一斤八兩來禽十五斤茄子一百五十個大麥仁二

斗小麥麵三十斤嫩雞三十五隻 六月 蓮蓬二

百五十個甜瓜三十個西瓜三十個冬瓜三十個

七月 棗子二十斤葡萄二十斤梨二十斤鮮菱十

五斤芡實十斤雪梨二十個 八月 藕四十枝芋

苗二十斤芡苳二十斤嫩苳二十五斤粳米三斗粟

米三斗稷米三斗鰵魚十五斤 九月 橙子二十

斤栗子二十斤小紅豆三斗沙糖一斤八兩鱸魚十

五斤 十月 柑子二十五斤橘子二十五斤山藥

二十斤兔十五隻蜜一斤八兩 十一月 甘蔗一

百三十根鹿一隻雁十五隻蕎麥麵三十斤紅豆一

斗沙糖一斤八兩 十二月 菠菜十斤芥菜五斤

鯽魚十五斤白魚十五斤凡 奉先殿供薦品物與

南京 奉先殿同其子鴛鮮筍梅子雪梨芡苳橙

柑子榴子俱南京太常寺預進太常寺收受奏送光

祿寺供薦歲以為常

歷代帝王廟

洪武元年命以太牢祭三皇二年遣官致祭以勾芒

祝融風后力牧配六年始建帝王廟于京師以祀三

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每歲春秋致祭後

以周文王終服事殷唐高祖本太宗力勿設主止各祀于其陵廟而增隋文帝七年春塑帝王袞冕坐儀惟義農不袞冕是秋 上親臨祭焉廟同堂異室一室祀三皇東一室五帝西一室三王又東一室漢高祖光武隋文帝又西一室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凡五室十七帝二十一年始定歷代名臣終始全節者三十七人從祀兩廡列爲四壇宋趙普以負太祖不忠不得預元祀木華黎罷安童祀伯顏罷阿木而太公望以從祀罷其故廟及武成王號是年帝王廟

禮志小乘 卷七

十一

大改建於雞鳴山之陽罷隋文帝而遷唐太宗與漢高光同室凡十六帝又定以每歲春附祭歷代帝王于郊壇秋祭于本廟每三年傳制遣道士齋香帛令有司祭于各陵寢凡祭于陵寢之歲則停廟祭嘉靖九年釐正祀典罷 郊壇帝王附祭十年春爲位於文華殿祭之十一年春仍祭於文華殿夏始建廟於都城之西亦爲五室位次如舊是秋 上親臨祭嗣後歲以春秋仲月太常寺先期奏請遣大臣一員行禮四員分獻凡祭於靈寢之歲則停秋祭二十四年

遷元世祖及其臣五人復遷唐太宗與宋太祖同室凡十五帝從祀名臣三十二人按文王終服事殷原無稱王之事而 太祖之罷隋文帝及 世宗之罷元世祖并其臣五人真千古卓見乃唐之罷高祖而祀太宗恐未安也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義旗之初皆由帝旨大郎二郎尚未軒輊及入關東討秦力雖多然身係嗣胤何殊將帥禁門之舉不無遺議焉而遽謂功蓋彼出罷父祀子靈豈無知至於從祀云者以臣從君耳中興諸君未間俎豆而其臣儼然且

禮志小乘 卷七

十二

仲虺列於見知甘盤稱爲舊學梁公之伐必過西平淮陰之寃有同武穆而舍彼取此義復何居也姑書此以俟識者

宣聖廟

宣尼崇祀及配享之盛實始于唐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高祖釋奠焉以周公爲宣聖孔子配九年封孔子之後爲褒聖侯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聖人然釋奠于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

為先師乃罷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四年詔  
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十一年詔尊孔子為宣父作廟  
於兗州給戶二十以奉之十四年太宗觀釋奠於國  
子學詔祭酒孔穎達講孝經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  
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勝毛萇孔安國  
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  
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年皆以配享而尼父廟  
學官自祭之祝曰博士某昭告于先聖州縣之釋奠  
亦以博士祭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禮學官釋奠于

卷七

十三

其先師鄭氏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四時之學將登其  
道故釋奠各以其師而不及先聖惟春秋合樂則天  
子視學有司總祭先聖先師秦漢釋奠無文魏則以  
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且國學樂以軒縣尊俎  
須于官非臣下所可專也請國學釋奠以祭酒司業  
博士為三獻辭稱皇帝謹遣州學以刺史上佐博士  
三獻縣學以令丞主簿若尉三獻如社祭給明衣會  
皇太子釋奠自為初獻以祭酒張後胤亞獻光州刺  
史攝司業趙弘智終獻承徽中復以周公為先聖孔

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以降皆從祀顯慶二年太宗  
長孫無忌等言禮釋奠於其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  
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禮始立學釋奠于先  
聖鄭氏註若周公孔子也故貞觀以夫子為先聖眾  
儒為先師且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之祀乃以周公  
配武王而孔子為先聖總章元年太子弘釋奠於學  
贈顏回為太子少師曾參少保咸亨元年詔州縣皆  
營孔子廟武后天授元年封周公為褒德王孔子為  
隆道公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為隆道公采邑以奉

卷七

十四

歲祀子孫世襲褒聖侯睿宗太極元年以兗州  
公近祠戶三十供灑掃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  
子太保皆配享玄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曹於學講  
先聖詔宋璟亞獻蕭頊終獻臨享天子思齒曹義方  
詔三獻皆用曹子祀先聖如釋奠右散騎常侍褚無  
量講孝經禮記文王世子篇明年司業李元瓘奏先  
聖廟為十哲象以先師顏子配則配象當坐今乃立  
侍餘弟子列象廟堂不豫享而范甯等皆從祀請釋  
奠十哲享於上而圖七十子於壁曾參以孝受經於

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乃詔十哲為坐象悉豫龍  
曾參特為之象坐亞之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  
壁二十七年詔夫子既稱先聖可諡曰文宣王遣二  
公持節冊命以其嗣為文宣公任州長史代代勿絕  
先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孔子坐西墻下貞觀中廢  
周公祭而孔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下州縣  
夫子始皆南向以顏淵配贈諸弟子爵公侯子淵充  
公子騫費侯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子有徐侯子路衛  
侯子我齊侯子貢黎侯子游吳侯子夏魏侯又贈曾

卷八 卷七

十五

參以降六十七人參城伯顓孫師陳伯濬臺滅明其  
伯宓子賤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莒伯南宮适邾伯  
公皙哀邾伯曾黜宿伯顏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其  
有若卜伯公西赤邵伯至馬期伯梁鯨梁伯顏柳  
蕭伯冉儒邵伯曹邴豐伯伯虔鄒伯公孫龍黃伯冉  
季產東平伯秦子南少梁伯漆雕欽武城伯顏子騶  
邴耶伯漆雕徒父須句伯壤駟赤北徵伯商澤睢陽  
伯石作蜀邱邑伯任不齊任城伯公夏首亢父伯公

良儒東牟伯后處營丘伯秦開彭衙伯奚容蒧下邳  
伯公肩定新田伯顏襄臨沂伯鄒單銅鞮伯句井疆  
洪陽伯罕父黑乘丘伯秦尚上洛伯申黨召陵伯公  
祖子之期思伯榮子旗粵婁伯縣成鉅野伯左人郟  
臨淄伯燕伋漁陽伯鄭子徒榮陽伯秦非沂陽伯施  
常乘氏伯顏喻朱虛伯步叔乘淳于伯顏之僕東武  
伯原亢籍萊蕪伯樂欬日平伯廉潔莒父伯顏何開  
陽伯叔仲會瑕丘伯狄黑臨濟伯邾莒平陸伯孔忠  
汶陽伯公西輿如重丘伯公西藏祝阿伯於是二京

卷八 卷七

十六

之祭牲太牢樂官縣舞六佾矣州縣之牲以少牢  
無樂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事若會  
大祀則用中丁州縣之祭上丁上元元年肅宗以歲  
早罷中小祀而文宣之祭至中秋猶祀之於太學永  
泰二年八月修國學祠堂成祭酒蕭昕始奉釋奠宰  
相元載杜鴻漸李抱玉及常參觀六軍將軍就觀焉  
時主客員外郎歸從敬議以為春秋釋奠孔子版圖  
皇帝署北面揖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於師尚父行  
東面之禮而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顏回為



庶幾其從於陳蔡者亦各有號山於一世後世生祀  
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朱梁喪亂崇祀遂廢後唐  
長興二年仍復從祀周顯德二年別管國子監置學  
舍宋因增修之塑先聖亞聖十哲象書七十二賢及  
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廡之木壁太祖親撰先聖  
亞聖贊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贊之建隆中凡三幸國  
子監謁文宣王廟太宗亦三謁廟詔繪三禮器物制  
度於國學講論堂木壁又命河南府建國子監文宣  
王廟置官講說及賜九經書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

雜錄小乘 卷七

十一

泰山詔以十一月一日幸曲阜備禮謁文宣王廟  
外設黃麾伏孔氏宗屬並陪位帝服褙袍行酌獻禮  
又幸叔梁紇堂命官分奠七十二弟子先儒洎叔梁  
紇顏氏初有司定儀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  
之意親製贊刺石廟中復幸孔林以樹擁道降輿乘  
馬至文宣王墓設奠再拜詔追諡曰玄聖文宣王祝  
文進署祭以太牢修飾祠宇給便近十戶奉壙廟仍  
追封叔梁紇爲齊國公顏氏魯國夫人伯魚母卞宣  
氏單國夫人二年五月乙卯詔追封十哲爲公七

二子爲侯先儒爲伯或贈官親製玄聖文宣王贊命  
宰相撰顏子以下等贊畱親奠祭器于廟中從官立  
石刻名旣以國諱改諡至聖文宣王賜孔氏錢帛錄  
親屬五人並賜出身又賜太宗御製書一百五十卷  
銀器八百兩詔太常禮院定州縣釋奠器數先聖先  
師每坐酒尊一盞豆八簋二簋二俎三饗一洗一篚  
一尊皆加勺暴各置於坩中共二燭二爵共四坩有  
從祀之處諸坐各盞二豆二簋一篚一俎一燭一爵  
一仁宗再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廟皆再拜馬熙寧七

雜錄小乘 卷七

十八

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請立孟軻楊雄像於廟庭仍  
爵號又請追尊孔子以帝號下兩制禮官詳定以爲  
非是而止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請以顏回爲兗國公  
母稱先師而祭不讀祝儀物一切降殺而進閔子騫  
九人亦在祀典禮官以孔子顏子稱號歷代各有據  
依難輒更改儀物祝獻亦難降殺所請九人已在祀  
典禮寧祀儀十哲皆爲從祀惟州縣釋奠未載請自  
今二京及諸州春秋釋奠並准熙寧祀儀詔封孟軻  
鄒國公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請春秋釋奠孟子宜

與顏子並配議者以為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軻並配非是禮官言唐貞觀以漢伏勝高堂生晉杜預范甯之徒與顏子俱配享至今從祀者必同時孟子於孔門當在顏子之列至於荀况楊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食誠闕典也請自今春秋釋奠以孟子配食荀况楊雄韓愈並加封爵以世次先後從祀于左丘明二十一賢之間自國子監及天下學廟皆塑鄒國公像冠服同充國公仍繪荀况等像於從祀荀况左丘明下楊雄到向

卷一

十九

下韓愈范甯下冠服各從封爵詔如禮部議荀况楊雄伯楊雄封成都伯韓愈封昌黎伯令學士院撰贊文又詔太常寺修四孟釋菜儀元祐六年幸太學先詣國子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崇寧初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詔古者學必祭先師況都城近郊大開費舍聚四方之士多且數千里宜建文宣王廟以便薦獻又詔王安石可配享孔子廟位於鄒國公之次國子監丞趙子櫟言唐封孔子為文宣王其廟像內出王者袞冕衣之今乃僅

五代故製服上公之服七十二子皆周人而衣冠率用漢制非是詔孔子仍舊七十二子易以周之冕服又詔辟離文宣王殿以大成為名帝幸國子監謁文宣王殿皆再拜行的獻禮遣官分奠充國公而下國子司業蔣靜言先聖與門人通被冕服無別配享從祀之人當從所封之爵服周之服公之袞冕九章侯伯之鷩冕七章袞公服也達於上鄭氏謂公袞無升龍誤矣攷周官司服所掌則公之冕與王同弁師所掌則公之冕與王異今既考正配享從祀之服亦宜

卷一

二十

考正先聖之冕服於是增文宣王冕為十有二旒去觀二年從通仕郎侯孟請繪子思像從祀於左丘明二十四賢之間議祀局言建隆三年詔國子監廟殿立戟十六用正一品禮大中祥符二年賜曲阜廟桓主從上公之制又史記弟子傳曰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自顏回至公孫龍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見於書傳四十二人姓名僅存家語曰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按唐會要七十七人而開元禮止七十二人又復去取不一本朝議臣斷以七十

二子之說取琴張等五人而去公夏首等十人今以家語史記參定公夏首后處公肩定顏祖鄒單罕父黑秦商原抗樂欬廉潔唐會要開元禮亦互見之皆有伯爵載於祀典請追贈侯爵使預祭享詔封公夏首鉅平侯后處膠東侯公肩定梁父侯顏祖富陽侯鄒單聊城侯罕父黑祈鄉侯秦商馮翊侯原抗樂平侯樂欬建城侯廉潔胙城侯又詔改封曾參武城侯

禮卷小乘入卷七

二十一

以所封犯先聖諱也政和三年詔封王安石舒王配享安石子雱臨川伯從祀新儀成以孟春元日釋奠仲春仲秋上丁日釋奠以充國公顏回鄒國公孟何舒王王安石配享殿上瑯琊公閔俱東平公冉耕下邳公冉雍臨淄公宰予黎陽公端木賜並西向彭城公冉求河內公仲由丹陽公言偃河東公卜商武城侯曾參並東向東廡顏川侯顛孫師以下至城都伯楊雄四十九人並西向西廡長山侯林放以下至臨川伯王雱四十八人並東向頒辟雍大成殿名於諸

路州學五年太常等言兗州鄒縣孟子廟詔以樂正

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皆擬定其封爵樂正子克

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

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

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

子平陰伯咸丘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

益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大晟樂成

詔下國子監選諸生肄習上丁釋奠奏於堂上以祀

先聖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言王安石學術之

禮卷小乘入卷七

二十二

謬請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

詞不為學者之感詔降安石從祀廟庭尚書傅墨卿

言釋奠禮饌宜依元豐祀儀陳設其五禮新儀勿復

遵用時又有算學大觀三年禮部太常寺請以文宣

王為先師克鄒荆三國公配享十哲從祀自昔著名

算數者畫像兩廡請加賜五等爵隨所封以定其服

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算學封風后上國公箕子

遼東公周大夫商高郁夷公大澆涿鹿公隸首陽周

公容成平都公常儀原都公鬼俞區宜都公商巫咸

河東公晉史蕪晉陽伯泰伯徒父頌陽伯晉卜偃平  
 陽伯魯梓慎汝陽伯晉史趙高都伯魯卜楚丘昌衍  
 伯鄭裨竈榮陽伯趙史墨易陽伯周榮方美陽伯齊  
 甘德菑川伯魏石申隆慮伯漢鮮于妄人清泉伯耿  
 壽昌安定伯夏戾勝任城伯京房樂平伯翼奉良城  
 伯李巡平陵伯張衡西鄂伯周興慎陽伯單颺湖陸  
 伯樊英魯陽伯晉郭璞聞喜伯宋何承天昌虛伯北  
 齊宋景業廣宗伯隋蕭吉臨湘伯林孝恭新豐伯張  
 胃玄東光伯周王朴東平伯漢鄧平新野子劉洪蒙  
 陰子魏管輅平原子吳趙達欽城子宋祖冲之范  
 子後魏商紹長樂子北齊信都芳樂城子許遵高陽  
 子隋耿詢胡熟子劉焯昌亭子劉炫景城子唐傅仁  
 均博平子王孝通介休子瞿曇羅居延子李淳風昌  
 樂子王希明瑯琊子李昉祚贊皇子邊岡成安子漢  
 郎顛觀陽子襄楷隍陰子司馬季主夏陽男落下闳  
 閩中男嚴君平廣都男魏劉徽淄鄉男晉姜岌成純  
 男張丘建信成男夏戾陽平陸男後周甄鸞無極男  
 隋盧大翼成平男尋詔以黃帝為先師禮部員外郎

吳時言書畫之學教養生徒使知以孔子為師此道  
 德之所以一也若每學建立殿宇則配食從祀難于  
 其人請春秋釋奠止令書畫博士量率職事生員陪  
 預執事庶使知所宗師醫學亦準此詔皆從之其釋  
 奠之禮景德四年同刊太常禮院李維言按開寶通  
 禮諸州釋奠並刺史致齋三日從祭之官齋於公館  
 祭日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今諸州  
 長吏不親行祀非尊師重教之道詔太常禮院簡討  
 以聞按五禮精義州縣釋奠刺史縣令初獻上佐縣

丞亞獻州博士縣主簿終獻有故以次官攝之次  
 祥符三年刊國子監孫奭言上丁釋奠舊禮以祭酒  
 司業博士充三獻官新禮以三公行事近歲止命獻  
 官兩員臨時通攝未副崇祀向學之意望自今備差  
 太尉太常光祿卿以充三獻又命崇文院刊釋奠儀  
 注及祭器圖頒之諸路熙寧五年國子監言舊例遇  
 貢舉歲禮部貢院集諸州府所貢第一人謁奠先聖  
 如春秋釋奠儀况春秋自有釋奠禮請罷貢舉人謁  
 奠崇寧議禮局言太學獻官太祝奉禮皆以法服

於郡邑則用常服望命有司降祭服于州縣凡獻官  
祝禮各服其服以盡事神之儀詔以衣服制度頒使  
州縣自造焉其謁先師之禮建隆二年禮院準禮部  
貢院移按禮閣新儀云舊儀無貢舉人謁先師之文  
開元二十六年詔諸州貢舉人見訖就國子監謁先  
師官爲開講質問疑義所司設食昭文崇文兩館學  
士及監內諸舉人亦準此自後諸州府貢舉人十一  
月朔日正衙見訖擇日謁先師遂爲常禮大觀初大  
司成強淵明言考之禮經士始入學有釋菜之儀請

雜錄小乘八卷七

二廿五

自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於先聖其  
儀獻官一員以丞或博士分奠官八員以博士正錄  
大祝一員以正錄應祀官前釋菜一日赴學各宿其  
次至日詣文宣王殿常服行禮貢士初入學者陪位  
於庭其他亦畧倣釋奠之儀紹興十年詔與大社大  
稷並爲大祀淳熙四年去王雱畫像淳祐元年正月  
理宗幸太學詔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  
黜王安石景定二年皇太子詣學請以張栻呂祖謙  
從祀從之咸淳三年詔封曾參鄒國公孔伋沂國公

配享先聖封顥孫師陳國公升十哲位復以邵雍司  
馬光列從祀其序充國公鄒國公沂國公鄒國公居  
正位之東面西向北上爲配位費公閔損薛公冉雍  
黎公端木賜衛公仲由魏公卜商居殿上東面西向  
北上鄒公冉耕齊公宰予徐公冉求吳公言偃陳公  
顥孫師居殿上西面東向北上爲從祀東廡金鄉侯  
澹臺滅明任城侯原憲汝陽侯南宮适萊蕪侯曾點  
須昌侯商瞿平輿侯漆雕開睢陽侯司馬耕平陰侯  
有若東阿侯巫馬施陽穀侯顏辛上蔡侯曹卹枝江

雜錄小乘八卷七

二廿六

侯公孫龍馮翊侯秦祖雷澤侯顏高上邽侯壤駟赤  
成邑侯石作蜀鉅平侯公夏首膠東侯后處濟陽侯  
奚容黯富陽侯顏祖滄陽侯句井疆鄆城侯秦商卽  
墨侯公祖句茲武城侯縣成沂源侯燕伋宛句侯顏  
之僕建成侯樂欽唐邑侯顏何林慮侯狄墨郟城侯  
孔忠徐城侯公西點臨濮侯施之常華亭侯秦非文  
登侯申根濟陰侯顏曾泗水侯孔鯉蘭陵伯荀況雅  
陵伯穀梁赤萊蕪伯高堂生樂壽伯毛萇彭城伯劉  
向中牟伯鄭衆緱氏伯杜子春良鄉伯盧植滎陽伯

服虔司空王肅司徒杜預昌黎伯韓愈河南伯程顥  
 新安伯邵雍溫國公司馬光華陽伯張栻凡五十二  
 人竝西向西廡單父侯宓不齊公密侯公冶長北海  
 侯公哲哀曲阜侯顏無繇共城侯高柴壽張侯公伯  
 寮益都侯樊須鉅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鮪臨沂侯  
 冉孺沐陽侯伯虔諸城侯冉季漢陽侯漆雕哆高遠  
 侯漆雕徒父鄒平侯商澤當陽侯任不齊牟平侯公  
 良孺新息侯秦冉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鄒單祈鄉  
 侯罕父黑淄川侯申黨隊次侯榮旂南華侯左人郢

禮卷小乘八卷七  
 二十七

胸山侯鄭國樂平侯原抗胙城侯廉潔博平侯叔仲  
 會高堂侯邾吳臨胸侯公西與如內黃侯蓬瑗長山  
 侯林放南頓侯陳亢陽平侯琴張博昌侯步叔乘中  
 都伯左丘明臨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勝考城伯戴  
 聖曲阜伯孔安國成都伯楊雄岐陽伯賈逵扶風伯  
 馬融高密伯鄭玄任城伯何休偃師伯王弼新野伯  
 范甯汝南伯周敦頤伊陽伯程頤邵伯張載徽國公  
 朱熹開封伯呂祖謙凡五十二人竝東向 國初詔  
 正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特仍其舊每歲二丁傳制

遣官祭於國學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朔日則祭酒  
 行釋菜禮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  
 十五年始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二十六  
 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二十  
 九年黜楊雄從祀進漢董仲舒後遇 登極皆遣官  
 祭告闕里又駕幸太學行釋菜禮永樂八年正文廟  
 聖賢繪塑衣冠令合古制十九年北京國子監既定  
 其南監春秋 命祭酒行禮稱 皇帝謹遣正統元  
 年刑定從祀名爵位次頒行天下二年以宋胡安國

禮卷小乘八卷七  
 二十八

蔡沈真德秀從祀三年禁祀孔子釋老宮八年追封  
 元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成化二年封董仲舒為廣  
 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弘  
 治九年封宋楊時為將樂伯崇祀嘉靖九年釐正祀  
 典始為木主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改大成殿為  
 先師廟殿門為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  
 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之位十哲以下及門弟子皆稱  
 先賢某子之位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子之位申黨  
 卽申根祀止存根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

買達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俱罷祀  
林放遂伯玉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於  
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增入從祀凡遵  
豆樂舞之數皆更定焉其內臣降香亦罷隆慶五年  
以本朝薛瑄從祀萬曆十二年以本朝王守仁陳獻  
章胡居仁從祀復令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  
啓聖公祀中祀叔梁紇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以顏  
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之位程珦  
朱松祭元定從祀俱稱先儒某氏之位每歲仲春秋

禮卷小乘八卷七

二十九

上丁日遣國子監祭酒行禮南監司業行禮按

宗於文廟罷封爵而稱先師去塑像而用木主更立  
啓聖之祠以從廟祀者之父爲配可謂至當不易矣

但啓聖祠宇庫隘禮儀減損夫子方太牢八佾尊踰

王者而啓聖僻處廟墻僅修歲事夫子之心其安乎

否恐不如另擇高敞先期卜日之爲愈也至於從祀

諸賢十哲則進顛孫而舍有若羣弟則罷公伯而併

顏秦謂林放伯玉元非及門則澹臺實武城之揖容

謂申黨申枨不必兩出則琴張特子張之異稱牧皮

以狂者而見遺孺悲以問禮而不錄抑已異矣若夫  
先儒之祀論訓詁則馬鄭苦心未必讓功於毛孔論  
羽翼則荀楊奧理可云遜德於韓歐千載而下或非  
篤論也惟去像用主最爲超絕使永嘉專有其功載  
考洪武初吳大學士沉言孔子封王爲非禮其後布  
政使夏寅及祭酒丘濬皆以孔子封王及謚爲非禮  
成化十七年國子監丞祝淵請天下文廟皆宜用木  
主禮部覆言廟制已定而淵欲紊亂舊章遂黜爲雲  
南廣西府經歷知議非始於永嘉而士真有幸不幸

禮卷小乘八卷二

三十

也泰昌改元山東撫臣以聖裔陳乞欲復王號具疏

上聞爲通政司及禮科所駁而止

功臣配享

南京雞鳴山功臣廟中正位爲徐常李鄧湯沐六王

東序西向爲馮郢公國用耿西海公再成丁濟公德

典張蔡公德勝吳海公積康靳公茂才茅東海公成

西序東向爲胡越公大海趙梁公德勝華巢公高俞

號公通海吳江公良曹安公良臣吳黔公復孫燕山

侯興祖而 宗廟配享六王之外惟俞公通海張公

德勝胡公大海趙公德勝耿公再成餘不得與增入  
永義侯桑公世傑洪熙元年增河間王張玉東平王  
朱能寧國公王真榮國公姚廣孝嘉靖十年罷榮國  
配享遷其主於大隆興寺而增誠意伯劉基榮國公  
郭英功臣廟丁德興茅成配享桑世傑劉基皆無謚  
劉至正德中始得謚文成云榮國舊祀隆興後寺燬  
移崇國寺

宮殿門樓規制

吳元年作新內正殿曰奉天殿前為奉天門殿之後  
槎卷小乘八卷二

三十一

日華蓋殿華蓋殿之後曰謹身殿皆翼以兩廡奉天  
殿之左右各建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謹身殿之後  
為宮前曰乾清宮後曰坤寧宮六宮以次序列周以  
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  
武洪武十年改作大內宮殿闕門曰午門翼以兩觀  
中三門東西為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  
右為東西角門門內正殿曰奉天殿 御以受朝賓  
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間  
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殿

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正門奉天門外兩廡之

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外為東

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為東宮視事之所右順門之

外為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為 上齋戒時所居

二十五年改建大內金水橋又建端門承天門樓各

五間及長安東西二門永樂十五年作西宮于北京

中為奉天殿殿之側為左右二殿奉天殿之內為奉

天門左右為東西角門奉天門之南為午門午門之

南為承天門奉天殿之北有後殿涼殿煖殿及仁壽

景福仁和萬春永壽長春等宮 今在西城各殿十八

年營建北京宮殿門闕悉如洪武初舊制正統六年

重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成 三殿自永樂十九

十五年以清寧宮後半地建慈慶宮以仁壽宮故址

并撤大善殿建慈寧宮三十七年重建奉天門成更

名曰大朝門 三十六年三殿門樓 四十二年重建

殿工完更名奉天殿曰皇極殿華蓋殿曰中極殿謹

身殿曰建極殿文樓曰文昭閣武樓曰武成閣大朝

門曰皇極門左順門曰會極門右順門曰歸極門東

門曰皇極門左順門曰會極門右順門曰歸極門東



角門曰弘政門西角門曰宣治門

大臣事始

我朝之有內閣輔臣自解紳始其有謹身殿大學士自楊榮始輔臣之歷官至一品自西楊士奇始文臣之贈三公自蹇義夏元吉始輔臣之賜蟒服自劉健始吏部尚書入閣自焦芳始官至一品入內閣自王文始一人領四官亦自王始輔臣如東西楊皆領三官陳循高穀領五官矣然皆領戶工尚書其領吏部尚書亦自王始西楊兵部東楊工部終其身自王以

雜錄小乘入卷七

三十三

後多吏部矣文臣加三孤自洪熙元年大學士黃淮加少保楊士奇加少傅兼官之例遂定蹇泰以前孤卿兼官秩者僅少保兼太子太傅夏元吉一人其他孤卿官秩若為兩職自景泰後大都相兼不兼者僅嘉靖初輔臣少保張孚敬文臣以少師為極大都由保歷傅依階次以進獨正統間工部尚書吳坤嘉靖間大學士費宏不歷少傅正統間大學士楊榮成化間大學士萬安弘治間大學士徐溥不歷少保開臣偏歷三孤者正統間楊士奇弘治間劉吉劉健正德

間李東陽焦芳楊廷和梁儲楊一清嘉靖間張子敬

夏言嚴嵩徐階隆慶間李春芳宿拱張居正凡十五

人部臣偏歷三孤者永樂間蹇義弘治間馬文升正

德間王瓊隆慶間楊博凡四人俱吏書以節鎮兼三

孤者弘治間王翔王越總制三邊以少保兼太子太

保正德間洪鍾總督川陝湖河四省加太子太保彭

澤總制四川加太子太保嘉靖間楊一清以閣臣總

制三邊以少傅兼太子太保胡宗憲總督江浙福建

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後三邊總督多有加太子太保

雜錄小乘入卷二

三十四

者官臣贈官自洪熙間少詹事鄒濬左春坊左贊善徐善述俱以儲官舊臣特贈太子少保三品加官保自景泰三年江淵以吏侍王一言以禮侍萬鉉以戶侍俱為太子少師俞山以吏侍為太子少傅俞綱以兵侍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之兼學士自桂文襄始五部俱改都察院禮部無改者自屠滌始南都之有參贊機務自黃忠宣始其兼提督軍務自胡植始漕運之有總督文臣自王莊毅始其兼戶部卿貳自韓士英始以浙直人任者皆兼兵部兩廣之有總督文

臣自王忠肅始三邊之有總督文臣自王威寧始三  
總督皆姓王耶陽之有撫治自原傑始江南之有巡  
撫自周文襄始江漳撫臣之得提督軍務自王文成  
始紫荊之有提督都御史自孫祥始薊州之有邊備  
都御史自鄒來學始叅政之贊理軍務自葉文莊始  
治河之有大臣自宋禮始陝西之有鎮守憲臣自王  
毅愍陳倌敏始巡撫之兼憲職自耿清惠始戶部之  
有倉場總督自正統三年始莫考始者姓名

桂巷小乘卷之七

終

三十五



槎菴小乘卷之八

西陵來



之甫修

掌故類

大學士

唐制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上為直學士武后時以宰相兼領中宗景隆中置大學士自是宰相皆帶弘文集賢大學士按李泌傳加泌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

槎菴小乘卷之八

泌為讓而止則唐時為大學士者固絕少也及宋王欽若罷參知政事真宗眷遇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欽若因訴于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為特置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則宋大學士之設自欽若始也一云自賈文元始石林燕語唐制惟弘文館集賢院置學士宰相得兼外他官未有兼者亦別無學士之名如翰林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侍書學士乃是職事之

名耳自後唐安重誨為樞密使明宗以其不通文義始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為之班樞密使下食于其院端明即正衙殿也本朝改端明為文明以命程羽自後文明避真宗諱號改紫宸既又以紫宸非人臣所稱改觀文則端明文明紫宸雖異而創職之意則同四名均一等職也明道中既別改承明殿為端明仍置學士中間又設資政殿大學士學士則職名增多不得盡循舊制始真宗為王冀公置資政殿學士班樞密下此即文明之職也蓋是時真宗眷冀

槎菴小乘卷之八

公方厚故不除文明而別創此名及丁文簡之罷參政不除資政殿大學士復置觀文觀文班在資政殿大學士上而皇祐中乃以命孫威敏蓋用丁文簡故事耳輕重疑亦不倫 國朝翰林設學士及講讀學士而殿閣則設大學士秩亦止五品後以尚書公孤兼之始絕百寮矣 國初華蓋殿至嘉靖改中極殿其中任大學士者皆係吏部尚書以戶書任者正統間陳循一人以禮書任者弘治間劉仲質宣德間張瑛二人以兵書任者正統間楊士奇天順間徐有貞

兩人自 國初謹身殿至嘉靖改建極殿任大學士者皆係吏戶二部尚書以禮書任者嘉靖間翟鸞以工書任者正統間高穀楊榮文華殿大學士皆係吏戶禮三部尚書洪武中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銓高郵張長年俱以薦拜未任辭後竟無任者武英殿大學士皆係吏戶禮三部尚書自正統間楊溥至隆慶間殷士儋凡十八人文淵閣大學士歷朝亦多以吏戶禮三部尚書任禮為最多自天順間陳文至隆慶間趙貞吉凡二十八人東閣大學士皆以禮部尚書任以吏部尚書任者僅景泰中王文一人以兵書任者弘治間謝遷一人以工書任者正統間高穀一人以侍郎兼大學士者弘治元年楊士奇以禮部左侍郎兼華蓋金幼孜以戶部右侍郎兼武英宣德元年陳山以戶部左侍郎兼謹身張瑛以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永樂二十二年黃淮以通政使兼武英洪熙元年楊榮以太常寺卿兼文淵天順元年徐有貞以武功伯兼華蓋殿閣大學士不兼他官者惟洪武初華蓋殿劉仲質邵質武英殿吳伯宗文淵閣朱善

宋訥殿閣大學士自相兼者正統八年陳循以華蓋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正統十年高穀景泰五年王文以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又永樂間胡廣楊榮金幼孜以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諸殿次第自正統開始定兼銜次第自天順開始定然或以所兼保傅為等級或以部分為後先或文淵閣則曰兼武英殿以上不用兼字左右春坊大學士與院學士同品級建文時任董倫永樂立東宮李至剛為左胡廣楊士奇因之解縉為右黃淮因之洪武中曾棨為左王英為右景泰間商輅為左彭時呂原倪謙因之劉儼為右劉定之因之逾五十年至弘治十六年楊廷和以中允陞左春坊大學士自廷和以後僅存其銜正德六年敘遷年深翰林蔣冕等九人為坊局十一年又以春坊缺員推顧清等十人陞補

館閣考異

洪武六年詔天下鄉貢舉人能會試開文華殿於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內選

張唯等四人山東選王璉等五人并各省共十七名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彥良等分教之命光祿日給饌每食皇太子與親王迭爲之主唯等待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錫甚厚永樂三年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選修撰曾榮編修周述周夢簡庶吉士楊相等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進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許之命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近地宅居之仍命解縉領其事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且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每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隨之較尉備嚮從人莫不歎其榮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請學士二員于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文華殿文淵閣舊規不同內閣按月考試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雖設會簿多稱病不往將及三年則紛紛遞求解館不復以進修爲事成化元年十二月庶吉士相率詣內閣請散館李賢曰教養未久

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曰公從何處教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諫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開災故也賢怒請旨分散各衙門觀政尋授禮南京刑部主事弘治六年准奏每科一選不拘地方不限年歲待進士分撥辦事之後行令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古文十五篇以上限一月以裏投送禮部禮部閱試訖編號分送翰林院考訂文理可取者按號行吏部諒司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內閣照例考選每科取選不過二十人留不過三五人學士李東陽程敏政教庶吉士至院閱會簿悉註病假而去乃賦一絕云回廊寂寂鎖齊居白日都消病曆餘竊食大官無寸補綠陰亭上勘醫書嘉靖八年己丑大學士楊一清題請教庶吉士官帝曰改選庶吉士官教習乃我太祖皇帝之制在當時固爲盡善邇年以來祇爲大臣市恩無益於國此後不必選留一體除用中外諸臣果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收入翰林以備擢用方獻夫上言館閣乃儲材之地賢相名臣多出其間邇年以來選留不能盡

公所教或非其道樹恩立黨于國無益誠如 聖諭  
所云春吏部訪收信得其要編脩簡試于主事御史  
給事中評事書行人博士助教推官知縣學官進  
士內訪補講讀修撰于郎中員外都左右給事寺正  
寺副太僕光祿丞同知知州通判內訪補其學士論  
德庶子贊善洗馬等官亦論資序遷庶事體畫一經  
久可行帝從之嘉靖十一年令內閣會同吏禮二部  
覆試監察御史監試錦衣衛官校巡察十四年令禮  
部引進士赴文華殿門外賜題考試自後遷庶吉士  
皆賜題仍于東閣前考試四十二年御史李文績言  
翰林職親禁地大用所儲今選館報罷者再明年復  
當會試乞下輔臣舉行仍望精選而廣收之如考中  
入館者遇有不稱不妨外補在外遇有真才不妨改  
用期于得人而已吏部覆言翰林從別衙門改補事  
體未便不若就新科進士從公考選 上從之然當  
時館選散授不拘內外如永樂乙未沈陽知縣戊戌  
莫珪孔友諒知縣宣德癸丑傅綱知縣正德甲戌王  
邦瑞知州嘉靖丙戌李元陽王格張鐸連績知縣已

丑孫光輝推官楊祐安如山知州其為行人評事者  
不可勝計而當時以別衙門改者如王子沂以御史  
改左春坊司直陳頌徐敬李賢劉子春周餘韓守善  
皆以御史陞中允歐陽兼以御史改編修金阜以給  
事中改簡試張袞胡經俱以御史改編修儀智以右  
通政改右春坊右中允許誥以南京右參議改侍讀  
學士盛端明以南京尚寶卿改左庶子兼侍讀鄭濟  
以吏部郎中改左庶子王道彭澤俱以文選司郎中  
改右諭德任翰以考功郎中改春坊司直兼簡試鄒  
守益以南京考功郎中改洗馬李繼鼎以儀制郎中  
改贊善劉球以儀制郎中劉鉉以兵部主事俱改侍  
議尹昌隆以刑部主事陞中允王一寧以工部主事  
改脩撰歐陽崇一以刑部郎中改編修韓邦奇以考  
功郎中改左庶子嘉靖十一年唐順之李學詩陳東  
虞淮王汝孝陳節之屠應坡葉察呂懷王慎中金潞  
楊淪皆以科道部屬改編修王大任姜儼俱以御史  
陞侍讀學士宣德正統初陳叔綱邵宏譽俱以與修  
實錄改脩撰其以科道官避父兄京堂而改者見後

國初內閣原無定額洪武初吳伯宗以武英殿大

學士復為翰林院簡討永樂初王文忠以庶吉士入

翰林未幾召公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陞

脩撰十四年進侍講入閣在先授官在後嗣後始以

翰林院銜直文淵閣然惟胡文穆脩撰楊文敏編脩

彭文憲商文毅以脩撰其他黃文簡以中書舍人楊

文貞以齊王府審理副陳汝靜張子玉以鄉舉金文

靖以給事中胡若思以桐城知縣俞綱以審理權謹

以光祿署丞徐武功以都御史武功官編修李文達以主

事王毅敘薛文清以御史高文義以中書舍人劉宇

曹元以知縣袁榮襄以長史楊文襄以總督張文忠

方桂二文襄霍文敏以主事席文襄以戶侍許襄毅

文簡以吏書夏文愨以給事中皆不由館選自茲以

後會推內閣冢宰掌院必列名其間然未聞有特拜

者矣初設內閣楊文貞公列二十三年官止五品後

加至少師止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三官寒忠

定公以少師兼吏部尚書掌部事不欲文貞班在忠

定上以存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之職陳芳洲雖兼五

官亦止戶部尚書此後惟李文達以吏部侍郎後領

吏部尚書而彭文憲商文毅萬安相繼領吏部尚書

自後遂為首相故事正德嘉靖間遂有一內閣皆領

吏部尚書者其以內閣出外者永樂中解公胡公出

內閣為廣西參議國子祭酒宣德四年禮書華蓋殿

大學士張瑄戶書謹身殿大學士陳山以干請諸司

出內閣改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監書景泰七年江

淵亦自內閣出為工部尚書代石瑛俞綱出佐兵部

許道中出為陝西參議徐有貞出為福建參政天順

初岳正謫為欽州同知皆不復再入其預閣務不與

閣臣職者寒義以吏書夏元吉以戶書朝夕餉顧同

賜珊瑚筆格玉硯條 旨然不與閣職其以翰林陞

改別衙門及外官者除考察降調外正統元年劉永

清以侍講學士陞廣東右布政陳文升以侍講學士

陞雲南右布政弘治十六年李紳以侍講學士陞浙

江右布政後亦有以史官徑轉兩司者不具載洪武

中羅公願以編修改都水郎中張顯宗以編脩為太

常寺丞宣德中徐允達以中允陞鴻臚少卿高異志

以侍講學士陞太常寺少卿進原霖以修撰陞通議  
黃觀以修撰陞尚寶卿盧原質以編修陞太常寺少  
卿金開以修撰陞太常寺少卿正統初陳珣以侍讀  
滿安陸州知州尋召為大理少卿巡撫大名諸郡孔  
公恂以修撰改大理寺丞巡撫貴州天順中林文李  
紹俱以左庶子改尚寶司卿李泰以中允改尚寶司  
丞柯潛以洗馬改尚寶少卿成化羅璟以洗馬改禮  
部員外郎孫賢劉珥以中允陞太常寺少卿弘治中  
李繼以論德陞南太常少卿傅珪以中允陞太常少  
卿正德中靳貴以學士兼光祿卿黃諫以編修陞尚  
寶司卿黃琮以左庶子改宗人府經歷許彬以修撰  
陞大理少卿徐穆以編修陞南禮部員外郎嘉靖中  
張春以侍讀改南太僕寺丞秦鳴夏以中允在告起  
為兵部主事萬曆中張一桂以論德調兵部員外郎  
范應期以論德調南刑部郎其以翰林而兼諫官者  
洪武中夏原吉范顯祖以太子賓客兼治書侍御史  
承樂中李準以太子賓客兼吏科都給事中嘉靖庚  
戌趙貞吉以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御史宣諭行

卷已丑夏言以侍講學士兼吏科都給事中萬曆已  
未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其實改科道者  
承樂中孔諤以中允改御史洪熙初侍讀李時勉羅  
汝敬俱以言事改御史正統中金幼孜承簡討達改  
給事中成化中簡討李昊改南京禮科給事中洪武  
中編修馬亮任敬王璉王輝陳敏張惟俱改御史正  
統已已徐瑄以侍讀改浙江道御史楊鼎以中允改  
河南道御史簡討王玉改江西道御史俱募兵事完  
復原官其改教授者承樂乙未進士第二人李貞以  
編修改高州府教授第三人陳景以編修改福州府  
教授其四甲不入翰林者洪武四年狀元吳伯宗授  
禮部員外郎第二三人郭翀吳公達授吏部主事  
丁丑狀元陳郊誦成第三人劉鏐補鴻臚寺司賓署  
丞第二人尹昌隆授禮部主事嘉靖壬辰第二人孔  
天胤以王親授陝西按察司僉事萬曆已未狀元莊  
際昌以廷試卷誤書一字為言者所劾遂請告歸狀  
元不入翰林且莊與陳皆閩人可異又成化二年侍  
講江朝宗楊守陳以實錄成陞洗馬久之以不兼翰



林不得與院事不喜二人疏乞兼舊官且言祖宗來  
官僚未有不兼翰林者下閣內時閣臣彭賡謂永樂  
中西楊以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未嘗兼舊官  
也竟不許今尚書侍郎官坊官無不兼學士講讀史  
官銜者唯祭酒司業不兼然司業多有以官坊兼者  
以祭酒司業皆由部推餘皆由閣推也

### 祭酒

國初祭酒最重惟取德望不論品級如宋訥以文淵  
閣大學士胡儼以內閣侍講李敬以致仕刑部尚書  
陶凱以禮部尚書出為湖廣參政致仕召為祭酒尋  
老復以參政致仕何鐸以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  
樂韶鳳以兵部尚書改侍講學士拜國子司業陞祭  
酒劉崧以致仕吏部尚書為司業後漸有定職大都  
以官坊遷轉惟弘治中王鴻儒以致仕提學起拜王  
雲鳳以提學內轉嘉靖中殷邁屠義英成憲以外官  
太常卿起轉為異然屠止兼銜成原官簡討外調者  
也二王殷皆實授文莊不數月以憂去殷亦不數月  
以疾去屠成皆止于祭酒直隸太平人周怡以給事

中建官滿隆慶初起山東海道遷國子司業亦異

### 督撫建置

國初遣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巡撫各處地方  
事畢復命或即停遣初名巡撫或名鎮守後以鎮守  
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碍  
定為都御史巡撫兼軍務者加提督有總兵地方加  
督理管糧餉者加總督兼理他如整飭邊備提督邊  
關及撫治流民總理河道等項皆因事特設其邊境  
以尚書侍郎任總督軍務者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  
總理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兼管河道  
一員永樂間設漕運武臣至景泰二年因漕運不繼  
特命都御史總督與總兵參將同理其事因兼巡撫  
淮揚廬鳳四府徐和滁三州成化八年分巡撫總漕  
各設一員九年復舊正德十三年又各設十六年復  
舊嘉靖三十六年以倭警添設提督軍務巡撫鳳陽  
都御史四十年會議歸併改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  
巡撫鳳陽等處地方萬曆七年加兼管河道 總督  
蒯遊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一員先年蒯遊有警

開道重臣巡視或稱提督嘉靖二十九年以虜患始  
改為總督薊州保定遼東軍務鎮巡以下悉聽節制  
三十三年以密雲咫尺陵京接連黃花渤海去石塘  
嶺古北口薊子嶺各不滿百里移總督駐密雲巡撫  
駐薊州防秋之日改駐昌平而總督遂定設不革萬  
曆九年加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十一年除巡撫如  
舊 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一員  
正統元年始遣都御史巡撫宣大軍戎成化弘治間  
有警則遣無警則止正德八年設總制一員鎮巡以

不并會糧郎中俱聽節制嘉靖開命總督官兼督備

一五

保及理糧餉時設時革至二十九年始定設去備保  
改山西三十八年令防秋日總督領標兵駐宣府東  
路巡撫領標兵車兵遊兵駐全道四十三年命宣大  
山西總督移駐懷來以備南山一帶宣府鎮巡官移  
駐延慶山西鎮巡官移駐廣西隆慶四年令總督移  
駐陽和六年命防秋畢日各兵備副參以下文武官  
悉聽總督官查覈功罪舉劾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一員弘治十年議遣重臣總制陝西甘肅延綏寧夏

軍務十五年以後或設或革至嘉靖四年始定設四  
鎮兵馬錢糧一應軍務從宜處置鎮巡以下悉聽節  
制軍前不用命者都指揮以下聽以軍法從事十八  
年准奏三邊總督於五六月間親臨花馬池調集延  
寧奇遊等兵赴平虜城等處併力防禦其陝西巡撫  
亦於五六月間往固原調度兵食候探無大勢虜情  
及秋盡冬初邊腹收成俱畢方俱照常居中調度巡  
撫官仍還本鎮 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  
法兼巡撫廣東地方一員永樂初遣官巡撫廣西十

九年遣官巡撫廣東至正統景泰間以兩廣宜協濟

十六

應撥始設總制成化元年命兼巡撫定於梧州駐劄  
處置徭徭一應流賊事務聽便宜行事各該將官并  
三司官悉聽節制巡撫不復設正德十一年改總督  
為提督嘉靖四十五年以廣東有警命總督止兼巡  
撫廣西駐肇慶而於廣東另設巡撫駐惠州隆慶三  
年添設廣西巡撫除兼職四年復革廣東巡撫加為  
提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廣東其東西新設巡  
撫與兩廣總兵參遊守備并三司等官俱聽節制

曆三年仍改總督加帶管鹽法總理糧儲 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一員永樂初遣尚書往江南治水患兼理農務十九年敕尚書巡撫畿甸然未有專設宣德五年命侍郎總督稅糧兼巡撫應天等府始有專職至景泰四年定遣都御史嘉靖三十三年以倭警令應天巡撫都御史提督軍務當風汛時駐劄蕪州嚴督防守 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一員永樂初遣尚書治兩浙農事以後或巡視或督餉有事則遣無定設至嘉靖二十六年以海警始命都御史巡撫浙江兼管福建福興建寧漳泉海道地方提督軍務二十七年改巡撫為巡視二十八年停遣三十一年復遣僉都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漳泉地方三十三年倭夷入犯杭州特命尚書提督浙江福建南直隸軍務又專設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浙江兼福興漳泉地方其提督三省者改總督至兼節制江西後罷至四十一年止設提督軍務巡撫浙江都御史 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一員永樂間遣侍郎巡視以後或鎮守或督軍以事間

十七

通至嘉靖二十六年始命都御史巡撫浙江兼管福興建寧漳泉等處三十五年以閩浙道遠專設提督軍務兼巡視福興漳泉福寧海道都御史仍聽總督節制後改巡撫福建地方統轄全省四十年總督亦罷其南贛軍門所轄汀州一府仍兩屬 巡撫江西地方兼理軍務一員永樂十九年敕工部侍郎巡視以後間遣鎮守巡撫成化以後始定為巡撫然或時革嘉靖六年始定設四十年定今銜 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一員弘治十年閩廣湖湘之間多盜始設巡撫所轄則江西之南安贛州建昌福建之汀州廣東之潮州南雄湖廣之郴州四省三司皆聽節制駐劄贛州尋增隸韶州漳州除建昌正德十一年改提督軍務嘉靖八年以吉安之萬安龍泉泰和永豐永寧撫州之樂安增轄四十五年福建廣東並設巡撫以惠潮漳州三府還隸本處定今名所轄南安贛州南雄韶州汀州并郴州地方 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一員正統三年命都御史鎮守以後或以侍郎大理卿出撫至景泰元年定設

十八

都御史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萬曆八年改替  
 理為提督 提督軍務兼撫治郎陽等處地方一員  
 成化十二年以郎襄流民遣都御史安撫因奏立郎  
 陽行都司并府衙割陝西之漢中商州河南之南陽  
 唐鄧四川之夔野湖廣之荆襄安沔設都御史提督  
 撫治之至萬曆二年以本鎮所轄四省撫治事權不  
 專添提督軍務兼撫治郎陽等處地方職銜九年裁  
 革命湖廣巡撫兼理十一年復設 巡撫河南等處  
 地方兼管河道兼提督軍務一員宣德五年遣侍郎  
 巡撫山西河南正統十四年命都御史巡撫河南湖  
 廣至景泰元年始專設河南巡撫萬曆七年加兼管  
 河道八年加提督軍務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  
 營田兼管河道提督軍務一員正統五年遣大理少  
 卿巡撫山東地方十三年始定設都御史嘉靖四十  
 二年加督理營田萬曆七年加兼管河道八年加提  
 督軍務 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  
 方一員永樂十九年命侍郎等官巡行畿甸正統十  
 四年命都御史提督軍務總督糧儲兼巡撫順天永

平二府紫荆倒馬二關然未有專設成化二年始設  
 都御史贊理軍務巡撫順永二府後兼撫河間真保  
 定凡五府七年兼理八府以畿輔地廣從居庸關中  
 分為二巡撫其東為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巡撫順永  
 二府都御史以居庸等關隸之駐遵化遂定設嘉靖  
 二十九年增設通州昌平易州三都御史旋議革惟  
 薊州仍舊萬曆九年革十一年復設 巡撫保定等  
 府提督紫荆等關兼管河道一員正統十年命侍郎  
 巡撫保定等處未有專設成化八年始從居庸關中  
 分為二巡撫遂專設都御史巡撫保定真定河間順  
 德大名廣平六府提督倒馬紫荆龍泉等關駐真定  
 萬曆七年加兼管河道 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  
 一員正統元年遣都御史巡撫遂為定制後加贊理  
 軍務 巡撫宣府地方贊理軍務一員正統元年命  
 都御史出巡塞北凡兵糧邊備並聽釐正巡撫之設  
 自此始然或兼理大同不專一鎮至成化十四年始  
 定設後加贊理軍務 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一  
 員永樂六年命都御史出鎮大同旋罷正統元年始

與宣府共設巡撫至景泰三年大同始專設後復兼

理至成化十年復專設加贊理軍務 提督雁門等

關兼巡撫山西地方一員宣德五年命兵部侍郎巡

撫河南山西至正統十三年始命都御史專撫山西

鎮守雁門天順成化間暫革尋復置嘉靖間給旗牌

四面副隆慶三年令秋冬暫住寧武開就近調度定

為巡撫山西提督雁門等關都御史 巡撫延綏等

處贊理軍務一員宣德十年遣都御史出鎮無專設

景泰元年以都御史叅贊軍務遂為定制成化九年

徙鎮榆林隆慶六年加贊理軍務 巡撫寧夏地方

贊理軍務一員宣德六年命侍郎理陝西甘肅寧夏

屯政十年命都御史鎮守陝西延綏寧夏等處未有

專職正統元年以都御史鎮撫寧夏地方叅贊軍務

整飭邊備遂為定制天順元年革二年復設去叅贊

軍務隆慶六年加贊理軍務 巡撫陝西地方贊理

軍務一員宣德間命尚書侍郎出鎮正統間命右都

御史出入更代鎮守景泰三年改都御史巡撫遂為

定制成化二年加提督軍務後改贊理軍務 巡撫

甘肅等處地方贊理軍務一員宣德十年命侍郎鎮

守甘肅地方正統元年甘涼多事命侍郎叅贊軍務

出鎮於是甘肅以文臣叅贊遂為定制景泰元年定

為巡撫都御史至隆慶六年改贊理軍務 提督軍

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一員宣德五年命都御史撫

鎮事寧停遣正統十四年遣都御史巡撫四川遂定

設萬曆十一年加提督軍務 巡撫雲南兼建昌畢

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糧餉一員正統九

年命侍郎叅贊軍務十年始命侍郎巡撫天順元年

革成化十二年復設嘉靖三十年加兼理軍務四十

三年改贊理隆慶二年加兼建昌畢節等處地方

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一

員正統四年命都御史出鎮十四年以上首亂命侍

郎總督軍務鎮守其地景泰元年大理寺丞巡撫始

有專職成化八年革十一年復設正德二年革五年

復設嘉靖七年設雲貴四川湖廣等處總制撫勦苗

蠻土夷事平革二十七年復設沅州駐劄四十二年

復革令貴州巡撫兼督湖北川東提督軍務 巡撫

巡撫

廣西地方一員廣西舊有巡撫沿革不常隆慶元年改總督兩廣都御史兼巡撫廣西地方三年復設廣西巡撫

屯鹽茶學御史

舊制屯田俱增設僉事一員宣德二年始令巡按御史兼理屯田天順九年題准行南京都察院差御史一員巡視屯田正德三年題准差御史督理北直隸屯田南北之有屯田御史自此始也舊歲遣御史二員於長蘆兩淮巡鹽又遣御史分巡南北河道有司供費不給景泰初給事中李瓚以為言都察院遂罷巡河御史二員令巡鹽御史兼之景泰三年罷兩淮長蘆巡鹽河道命撫按官兼理河東鹽池舊止以巡按兼視成化九年始專設巡鹽御史查會典永樂十三年差御史給事中內官各一員于各處開支鹽課十四年差御史一員巡視河間運司私鹽宣德十年差御史一員於兩淮通州狼山鎮守提督軍衛巡捕私鹽正統元年差侍郎及御史巡視長蘆等處私鹽三年取回兩淮兩浙長蘆整理鹽法內外官及御史

等官又令每歲各差御史巡視景泰元年差侍郎二員清理淮浙鹽法二年取回御史令侍郎兼理三年令巡河御史兼理私鹽御史二員於淮浙巡鹽成化四年差都御史一員清理兩淮鹽法九年差御史

一員於河東巡鹽弘治元年差侍郎二員兼都御史清理淮浙鹽法二年令福建清軍御史兼理鹽法十三年差都御史一員清理兩淮鹽法十年令陝西巡茶御史兼理西漳二縣鹽課十四年令廣東巡按御史帶管鹽法隆慶二年差都御史三員經理各處屯田舊洪武三十年令自三月至九月每月差行人

員於陝西河州等處禁約私茶永樂十三年差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景泰四年復差行人成化三年令差御史一員於陝西巡茶七年罷差行人四川巡茶十一年令取回御史復差行人十四年仍差御史弘治十六年令取回御史命督理馬政都御史兼理正德二年仍設巡視御史一員令仍前督理陝西茶馬兼攝川湖等處地方云正統元年奏准各處添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

員請敕專督學校景泰元年章罷提督學校官各賜  
敕諭一云景泰六年李瓚又言南北直隸學校俱無  
按察司官提督宜分遣御史二員專理始命御史葉  
繼張監督南北直隸學校今會典不載成化六年令  
貴州按察司分巡官兼理本處學校正德十年始給  
各提督學校關防又令口外衛學許各分巡官考較  
嘉靖十六年題准大同府屬所州縣衛俱令冀北道  
分巡官代理二十六年議准甘肅各衛所俱行甘肅  
巡按御史帶管萬曆六年議准南直隸盧鳳淮楊四  
桂卷小乘八卷八  
二十五

府滁徐和三州以江北巡按兼之湖廣衡永二府以  
上湖南道副使兼之辰州一府靖州以辰沅道副使  
兼之十一年令南直隸提學御史仍管江北湖廣貴  
州提學官照舊專管惟瓊州府仍屬海南道遼東宜  
大仍屬巡按御史四十二年議者以南直隸及湖廣  
地廣難周遂各分為二焉  
科道  
今六科十三道謂之兩衙門科主封駁道主彈劾大  
抵先科而後道然有互相改者如洪武中給事中宋

善萬徵彭通王惟言王漸改監察御史李熿以御史  
改工科給事中永樂初以山東道御史文郁不諳刑  
名改為工科給事中又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明為刑  
科給事中吏科右給事中羅享信工科給事中周岐  
正統中給事中朱良暹李運俱改御史張禕以工科  
都給事改御史至耿九疇子裕以給事中改簡討金  
幼孜子達以給事中改簡討儀智子銘以給事中改  
簡討許進子誥以給事中改簡討讚以御史改編脩  
劉龍弟夔張忠弟思俱以給事中改簡討閔楷姪煦  
桂卷小乘八卷八  
二十六

以御史改編修此皆以父兄為京堂官故改避云嘉  
靖四年吏部奏御史孫元席春皆當路子弟宜改官  
上命為僉事春兄書邀張蕙桂萼排費宏而乞授  
館職遂命春為修撰元為編修科臣鄭一鵬劾奏  
上切責之九年御史胡效才以父建為都御史乞避  
職上曰大臣子弟避臺諫輒改翰林陰私積弊也  
今後止與京職者為令而張裕以刑部郎中改給事  
王廷相以庶吉士授兵科給事降亳州判官陞高淳  
知縣人為監察御史其以館坊改者見上嘉隆間以

部屬改科道者數十餘人至萬曆壬子癸丑之間行  
取科道皆先授部後俟考選邇來曾乾亨以光祿卿  
兼御史閱視大同徐貞明以給事中謫按察司照磨  
陞兵部主事尚寶司丞再以尚寶卿兼御史治河周  
弘禴以尚寶司丞兼御史巡視九邊鍾化民以御史  
訓行人司正後遷光祿寺丞兼御史出賑河南此異  
數云

廷推

舊制陞必考滿若員缺當補不待考滿者曰推陞類

推上二人單推上三人三品以上九卿及僉都祭酒

二十七

廷推上二人閣臣吏兵二部尚書會大九卿五品以

上官及科道廷推上二人或再上三四人皆請自

上裁凡尚書侍郎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缺皆令六

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三品以上官廷推嘉靖十

年題准兵部左右侍郎必推曾歷邊陲練達軍務武

備兵任備等官有將畧才望者疏請 簡用遇有

報即付以提督之任不必另推萬曆十三年令以前

書改都察院者仍帶尚書職銜朝班以官為序凡總

督陝西三邊直大樞御史缺會五府大九卿堂上

及科道廷推前遼兩廣總督缺亦令大九卿堂上

及科道廷推不會五府萬曆五年題准三邊宣大總

督亦照前遼例不會五府凡巡撫都御史缺舊例在

內地者會戶部在邊方者會兵部推舉嘉靖十四年

令照九卿例會推萬曆十三年令各處巡撫官歷任

年久方許推陞不得驟遷數易以滋煩擾凡兩京國

子監祭酒缺舊例吏部題推嘉靖十四年令照巡撫

都御史例會推凡詹事府翰林院掌印官缺俱從內

閣推補南京翰林院掌印官缺吏部具奏行翰林院

二十八

從內閣推補各鎮總兵缺兵部會推如巡撫例

誥敕

國初在京品官踰年實授給本身誥敕三年考稱始

得封贈外官三年考稱給本身誥敕六年九年始得

封贈後京官免試職初授散官待考滿始給誥敕并

與封贈無復先授本身者其制度等級予奪事例詳

列於後而王府外國番僧及內夫人應給誥敕者咸

附載焉凡誥勅等級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至五品



皆授以誥命六品至九品皆授以敕命婦人從夫品級誥用制誥之寶敕用敕命之寶仍以文簿與誥勅各編字號復用寶識之文簿藏於內府凡誥敕軸制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官誥用玉軸二品官誥用犀軸衍聖公二品亦用玉軸三品四品官用描金軸五品以下用角軸凡誥敕軸數正統十二年定一品五軸二品三軸三品二軸四品至七品俱一軸天順元年奏定一品四軸二品三品三軸四品至七品二軸凡授給洪武二十六年定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

本朝小乘八乘八

三九

頒給誥命取自上裁五品以下官初任試職一年後考覈堪用者與實授頒給誥勅已入流倉官不須試職候一年任滿給與勅命守支未入流品官員俱與實授不給敕命在外官員三年為一考稱職者頒給誥敕陞除官員合與實授者於本任內歷事一年後方可出給誥敕其有才能卓異之人由日特恩者不拘此例欽天監翰林院太醫院正官頒給誥敕取自上裁本部遇有應給誥勅官員其本奏聞仍具印信手本開寫合授散官并年籍甲色送中書舍人

候書寫完備本部具印信手本送尚寶司于御前用寶訖具奏御前頒給近例各官在京者吏部引奏頒給在外者本司收貯陸績願承樂二十二年令在京王府未之國者本府長史等官歷俸三年照京官事例請給誥命洪熙元年令方面官到京曾經一考稱職給與本身誥命九年考滿方與封贈宣德元年令在外王府長史紀善九年無過者許給誥敕十年令在外官員三年考滿稱職者給與誥敕正統二年奏准收糧經歷三年考滿任內收糧十萬石已上者給與勅命三年令文官誥敕俱待九年考滿方與十四年詔外官曾經撫按官保舉果有卓異政績不拘三六年考滿先與誥敕旌異成化六年令邊方方面知府不得給由赴部九年考滿一體給與應得誥命嘉靖元年令各官死于忠諫已經追贈廕敘者其父母妻室不限存歿俱授封贈給與誥敕三十四年題准凡陣亡死節官加贈者給與誥敕四十一年題准外官考滿查其任內撫按薦舉三次以上方准請給誥敕四十四年題准凡中差御史并各衙門薦舉者限三次以上其巡撫巡

按但有薦舉不拘次數即與題給在外司府州縣及  
衛首領等官九年考滿請給誥敕查係本部考稱者  
即取供給類題不拘薦次平常者不准萬曆十三年  
題准南頓郎陽都御史薦舉所屬照依延綏甘肅寧  
夏事例一體作為正薦其旁薦除南北直隸差多薦  
易者仍以三次為准其各省但有旁薦不必拘定三  
次查果政績優異者亦得請給誥敕凡補給弘治十  
一年令各官考滿准給誥敕未領因事降調者非犯  
貪淫酷刑皆仍給與嘉靖一十四年題准外官給由

推卷小乘八卷八

三十一

到部隨陞外職者准給原任誥敕三十七年奏准各  
官考滿復職後未經請給誥敕尋准致仕者仍奏請  
給與隆慶六年題准在京丁憂養病給假等官與見  
任同如題 覃恩候復除日一體請給誥敕其陞授  
京官在 覃恩日月以前者不分已未到任俱准給  
凡改給嘉靖三十二年奏准先任外官准給敕命未  
領後陞京官品同請改給者具奏定奪隆慶元年題  
准閣臣先任二品蒙恩封贈尋加從一品而前項誥  
命尚未撰寫頒給者以新銜改給五年題准方面官

已給誥命後歷京堂官品同考滿復請改給者具奏  
定奪萬曆元年題准京堂官先任方面二品已領誥  
命後歷京官三品考滿者許以京銜改給按成化中  
大理寺卿王榮為按察使得有誥命後歷副都御史  
大理卿以品秩相同不得請給上疏乞恩特許之則  
同品改給不自嘉靖三十二年始也後外官內轉者  
不止二品轉三三品轉四亦得改給故事中評博推  
知轉科道者俱不重給萬曆四十四年戶科給事中  
商周祚上言陳乞特賜改給遂以為例云又天順間  
禮部郎中俞欽父奏臣以田野農得荷推恩封主事  
今子晉秩郎中臣又例得加封而臣父母年垂九十  
氣息奄奄無由沾恩臣心何安乞免臣封得移臣父  
疏聞 英宗謂吏部曰此人子至情予之後不為例  
可為異數矣

推卷小乘八卷八

三十二

推封

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贈三代二品三品贈二代四  
品至七品贈父母妻室一凡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  
贈散官職事其合封一代二代三代者俱照見授職

事父母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并不在任者封之能在任棄職就封者聽凡父職高於子者依原職進一階職卑者從子官封一凡諸子應封父母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以嫡母以得並封若所生母未封贈不得先封其妻一兩子當封從一高者近時兄弟御史者得兩封婦人因其子封贈而夫子兩有官亦從一高者一應封妻者止封正妻一人如正妻生前未封已歿繼室當封者正妻亦當追贈其繼室止封一人一凡命婦因子孫品級封母并祖母者並加太字若已

卷八

三三

卷八

三十四

亡歿或曾祖祖父在者不加成化二十三年令凡武職子任在京文職照依文官事例父職高於子者依原職進一階職卑者從子官封弘治元年題准繼母當封者止封一人近例若前繼母曾因其父受封後繼母現在未封者從子官封十八年題准凡當封贈母而父官高於已者如係嫡母照舊例從父之官如係生母止照子官品隆慶元年題准嫡母受封而生日先亡者准追贈二年題准三母不得並封今後封贈止許嫡母一人生母一人繼嫡母不得槩封萬曆

六年題准文職官父任武職品高下子者仍舊進階品平者照子官品仍于武職內對品封贈階亦如之即一品二品亦照此例移咨兵部一體給與武軌凡封贈職級洪武二十六年定正一品至從七品曾祖父祖父父各照見授職事依例封贈正從一品曾祖母祖母妻各封贈夫人後稱一品夫人正從二品祖母妻各封贈夫人正從三品祖母妻各封贈淑人正從四品母妻各封贈恭人正從五品母妻各封贈宜人正從六品母妻各封贈安人正從七品母妻各封贈孺人凡封贈次數洪武十六年奏准正從四品封贈一次二十六年定正從七品至正從六品止封一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凡奏請移封天順元年奏准兩京官應封贈其父有犯罪問革為民不得受封願將本身誥勅移封者奏請定奪成化元年題准在京品官考滿應得本身誥勅或以親老乞停本身而移封其親者吏部奏請定奪嘉靖三十八年奏准京官已封過繼父母

乞將本身及妻應得誥敕移封本生父母者奏請准封四十二年奏准三品京堂官已贈過繼祖父母乞將本身及妻誥命移贈本生祖父母者奏請准贈凡奏復父祖官職嘉靖二十八年題准凡當封贈父而父曾經考察冠帶開仕乞復父原職致仕者吏部奏請定奪隆慶六年奏准凡遇覃恩父祖曾經考察爲民不得封贈乞停本身封典准復父祖冠帶開仕者奏請定奪非係覃恩者不准萬曆六年題准凡遇覃恩有奏願停本身封典復父職者查其父所犯除貪酷不准外若以別罪爲民准與開仕開仕准與致仕後復遇恩不許又請題加近例請復父職者俱免停本身封典又七年准題准開仕復職職高於子者不分考滿覃恩不得濫請進階

卷八

三十五

槎菴小乘卷之九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掌故類

任子

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廢一子以世其祿後乃漸為限制在京三品以上考滿著跡方得請廢謂之官生出自特恩者不限官品謂之恩生或卽與職事或送監讀書洪武二十六年定用廢者以嫡長子如嫡長子有廢疾立嫡長子之子孫

本朝八表八卷二

一

曾玄同如無立嫡長子同母弟曾玄同如無立繼室所生如無立次室所生如絕嗣者傍廢其親兄弟各及子孫如無傍廢伯叔及其子孫凡廢敘遞降洪武二十六年定用廢者孫降子曾孫降孫及傍廢者皆於合敘品從降一等職官子孫廢敘正一品子正五品敘從一品子從五品敘正二品子正六品敘從二品子從六品敘正三品子正七品敘從三品子從七品敘正四品子正八品敘從四品子從八品敘正五品子正九品敘從五品子從九品敘正六品子於未

入流品相應上等職事內敘從六品子於未入流品

中等職事內敘正七品子於未入流品下等職事內

敘成化三年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聽令一人送

監讀書若大臣果有勲勞特旨錄用其子孫者不在

此限弘治十年題准三品以上京官經一考給誥命

者許一子自陳免考送監讀書如未一考并勅退及

年遠者及雜流出身者俱不許若應得廢子而故未

久與奉使外國而歿者皆准照例十八年題准京官

三品以上考滿應得錄廢者吏部查無過犯被勅方

本朝八表八卷九

二

與題諫或曾經被勅而公論稱屈及不得行簡者具

由奏請定奪正德二年定京官三品以上未經一考

給誥命者不許廢子八年題准京堂考滿已給誥命

者吏部卽與查取應廢一子題咨送監免其自行陳

乞凡東宮侍從官弘治十年奏講讀年久輔導有功

者歿後子孫乞恩禮部奏請上裁正德元年令東

宮講讀舊臣子孫乞恩廢敘者備查祖父年勞已及

三年送中書舍人習字出身未及三年送國子監讀

書八年令東宮侍班官三年者廢一子送監讀書萬

曆十二年題准三品官日講年久開陳有勞者雖未  
考滿許磨一子送監讀書凡文武官次子忠諫者正  
德十六年詔磨一子送監讀書凡公主子孫有志向  
學者嘉靖十八年詔許磨一人送監讀書凡補磨弘  
治十年奏准磨子未仕而故准令補磨許磨繼嗣之  
子正德八年令補磨止許一人已補而又故者不許  
再補先由錄磨後中科目者亦許補磨一人隆慶五  
年題准凡嫡長子孫先由錄磨國子生後以軍功改  
授錦衣衛千戶職銜者准移嫡次子孫補磨萬曆  
十一年令磨子未仕而故年遠親盡者不准補磨凡  
磨嘉靖三十年奏准大臣應磨子送監而未有子  
者許以親弟改磨

封爵偶同

洪武中山王徐達初封東甌王湯和進封俱信國公  
康郎山贈爵王德朱昂俱合肥子忠勤伯二人洪武  
汪廣洋洪熙李賢新建伯二人宣德李玉嘉靖王文  
成靖遠伯二人永樂王友正統王驥安平伯三人景  
泰外戚吳安嘉靖外戚方銳永樂功臣李遠封安平

侯子安襲安平伯 國朝文臣封伯者三人皆姓王  
威寧靖遠新建今皆世爵云後閱王元美史料更詳  
并錄之三定遠侯洪武王弼天順石彪嘉靖鄧繼坤  
兩懷遠侯洪武曹興嘉靖常玄振兩保定侯永樂孟  
善天順梁瑄兩武清侯景泰石亨萬曆李偉兩順義  
伯洪熙金順成化羅秉忠兩惠安伯永樂金玉宣德  
張昇兩寧遠伯景泰任禮萬曆李成梁共一封一贈  
同者兩黔國公沐晟吳復兩穎國公傅友德楊洪兩  
涼國公藍玉吳瑾其贈爵相同者三涇國公永樂陳

亨天順陳瀛正德周能兩郎國公洪武廖永安正統

張信兩蔡國公洪武張德勝永樂徐忠兩滕國公洪

武領時永樂孟善兩沂國公洪武金朝興永樂袁容  
兩漳國公永樂王聰正統鄭穿兩安國公天順孫忠  
萬曆李偉兩榮國公永樂姚廣孝及張玉初贈三高  
陽侯俱洪武李信李志高李繼先兩東海侯俱洪武  
徐公輔陳文餘俱見上

散官

自榮祿大夫至登仕佐郎九等十八級有初授陞授

加授以歷考為差至今遵行而例小異在京文職初授散官春秋類題或遇覃恩槩與陞授惟考滿仍舊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白身人入仕并雜職人等初入流者與對品初授散官任內歷俸三年初考稱職與陞授散官又歷俸三年再考功績顯著方與加授散官若考覈平常者止與初授其任內未經初考遷調改除者仍照見授職事與初授散官已經初考合得陞授遷調改除仍係本等品級者照見授職事與陞授散官若陞等者止與對品初授其有先曾歷仕二

桂香小乘八卷九

五

品三品等職今次降用若係有罪及闕茸不稱職貶降者照依見授職事與初授散官若量材任使不係貶降但今授職事比與原授降等其原授散官誥敕仍舊者亦照見授職事與對品初授散官俱於三年之後照例陞授其加贈一節考驗本人生前功蹟合得加授者照例給與又定凡封贈文官散官如上階特進光祿大夫榮祿大夫之類非特奉 聖旨者不與今并武階級並錄于後

正一品 初授特進榮祿大夫  
陞授特進光祿大夫

武職同

從一品 初授榮祿大夫  
陞授光祿大夫

武職同

正二品 初授資善大夫  
陞授資政大夫

武職

從二品 初授中奉大夫  
陞授通奉大夫

武職

正三品 初授嘉議大夫  
陞授通議大夫

武職

從三品 初授中大夫  
陞授中大夫

武職

正四品 初授中憲大夫  
陞授中憲大夫

武職

從四品 初授朝列大夫  
陞授朝列大夫

武職

正五品 初授奉議大夫  
陞授奉議大夫

武職

從五品 初授奉直大夫  
陞授奉直大夫

六

加授大中大夫

加授安遠將軍

加授中議大夫

加授廣威將軍

加授信武將軍

加授資德大夫

加授龍虎將軍

加授正奉大夫

加授奉國將軍

加授正議大夫

加授昭武將軍

武職

初授武器將軍

正六品

初授承直郎

武職

初授昭信校尉

從六品

初授承務郎

武職

初授忠顯校尉

正七品

初授承事郎

從七品

初授從仕郎

正八品

初授修職郎

從八品

初授修職佐郎

正九品

初授將仕郎

從九品

初授將仕佐郎

王官

國初方正學自蜀府楊文貞自齊府皆召還參預大政永集中黃淪以庶吉士授司直郎 仁宗嗣位陞知府左長史宣德四年隨王之國六年詔取回京改戶部郎中歷戶郎左侍郎今王官左轉視同永棄雖

廷臣時有一例遷轉之議竟未有破格行之者矣

觀政進士

唐制進士於各衙門觀政不簽署文案宣德七年以都御史顧佐言始令照永樂年例進士於刑部都察院理刑者與御史郎中主事分理諳練政務後又不知其何時始廢也今觀政者刑部則入各司與郎中以下皆敘齒惟戶工則於司廳分左右班揖在主政之下禮兵立於司廳階上向上揖司官左右答吏部則立於階下向上揖司官向下答竟同堂屬矣其體貌不同如此

印文

漢印製甚小唐印文甚細如絲髮宋印製畧如今而文甚粗如筋開封府三司每歲輒易其事繁也中書樞密三司使亦皆鑄銀印餘俱鑄銅 以上俱銀印三品以下俱銅印惟順天應天二府係三品銀印文淵閣五品銀印宣德中特賜印文俱九疊獨文淵閣玉筋篆將軍掛印柳葉篆監察御史八疊篆或曰御史鐵印非也亦銅印但鼻有眼為異掛



印皆虎鈕餘俱直鈕六部都察院銀印三臺衍聖公亦三臺張真人中都留守布政司俱二臺又南史孔琳之傳琳之別議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裝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為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

在卷八乘八卷七

九

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棄而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印即載籍未聞其說推別自垂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實消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印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補天庥非惟小益則六朝以前隨拜隨鑄至宋以後始相沿傳受耳

異姓外夷王

國朝仍漢制異姓不得封王其稱王皆追封者也外

威封者楊王徐王滁陽王功臣封者徐氏中山王常

氏開平王李氏岐陽王鄧氏寧河王湯氏東甌王洙

氏黔寧王定遠王張氏河間王定興王寧陽王朱氏

東平王平陰王宣平王又岐陽王父隴西王凡十四

人而以子孫推恩追封者不與焉外夷封王如朝鮮

安南占城及海外諸國各以其國名封惟琉球封中

山山南山北三王今存中山北虜封王者四韃靼阿

魯台和寧王瓦剌馬哈木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

李羅安樂王西域二哈密忠順王阿端安定王西番

雜卷小乘八卷九

十

七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闍化王闍教王輔

教王贊善王贊化王永樂中降虜也先土干賜姓名

金忠封忠勇王隆慶五年俺答封順義王玉印惟朝

鮮日本哈密皆金印龜紐餘俱鍍金銀印即北虜五

王亦不言金云王元美史料云淳泥國瓦剌西番王

皆金印烏思藏闡化王用玉印螭紐金匣龍袂今會

典不載

內侍

太祖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諭之曰朕觀周

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後患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菜醴醢司服守門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勿令過多又願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卽耳目蔽矣以爲心腹則心腹病矣馭之道但常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簡束乃定置內使監奉御六十八人尚寶一人尚冠七人尚衣十人尚佩九人尚禮八人

尚樂七人紀事二人執膳四人司脯四人司香四人

有司小吏

十一

涓潔二人置尚酒尚醋尚麵尚菜四局設正一人副二人置御用御馬二司設正一人副二人內府庫設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內倉監設令一人丞二人及置東宮典璽典翰典膳典服典樂典乘共六局設局郎一人丞二人又置門官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奉天門左右順門左右紅門皇宮門坤寧門宮左門宮右門各設正一人東宮門官春和門東宮後門宮左門宮右門各設門正一人嘉靖中廢事霍韜等奉命重修大明會典疏謂內臣監局官員伏讀

皇明祖訓置職甚詳惟弘治年間儒臣失考不及其迷伏望 勅下司禮監查洪武年間各監局職掌何如員數何如 列聖以前 欽差事例何如今日員數何如送館稽纂編列禮典亦 聖朝以禮制治之意也按文敏所議最爲卓見竟格不行而累朝會典不載內臣職掌何也夫亦當時纂修諸臣避中貴之嫌而不欲載耶使 聖祖弘謨漸成禮廢吾於政府不能無遺憾矣

鹽政疏

梟卷小乘

十二

嘉靖十三年戶科都給事中管懷理等題爲議處邊儲事戶部覆奏臣等竊惟大同之亂特彈丸之區耳動調兵馬徵發錢糧前後未及五月用銀百萬有奇軍門尤且每每告急慮恐糧餉不繼所以然者何哉亦失於無備故耳 國初之給邊也有屯田之歲人有鹽引之飛輓有近省供邊之稅銀是以歲有餘積邊儲富厚而威震四夷今者屯田不興鹽法大壞又加以連歲災傷百姓救死不贖此所以邊倉空虛日甚一日積至於今敵壞已極若不從宜痛加裁處臣

恐將來益不能振起矣然何謂屯田不興 國初邊  
威強盛胡虜衰微出則防邊歸則治農家有田儲時  
無空隙故公私兩利取用不竭今則邊備廢弛胡馬  
充斥勢不能耕治一也軍士貧乏牛具種子不能備  
辦力不能耕治二也逃亾數多空野千里無人耕治  
三也黃河之套盡為賊反居內田頗居外堅壁  
清野無敢耕治四也有此四弊而屯田俱拋荒草蕩  
矣管屯官員復不省憂乃坐名分派畝徵取而曰  
我能催督屯糧是知屯軍無粒米之獲而空賦取盈

有華文卷八 宋九

一三

之稅奈之何軍士不逃竄亡匿乎臣等聞邊軍月糧  
既已扣減及至關支又以屯糧未完盡行坐除是既  
無有利而反有其害矣屯田何自而興乎何為鹽法  
大壞 國初設立鹽法專為邊儲故使之人粟歸邊  
下場支鹽官無科取商獲重利不費轉輸而邊倉積  
實謂之飛輓今則關中不時米價湧貴而易糴之難  
勢豪大家賣窩買窩而報中之難官司科罰吏胥侵  
漁而輸納之難定價太高反過本值而取利之難及  
至給引下場又被官吏爾難棍徒轄害挨單守支動

以數年而支掣之難至於行鹽地方私鹽盛行民皆  
買賤官鹽又復壅滯而發賣之難有此六難故商人  
有傾家蕩產妻子不相見者矣離親戚棄墳墓備資  
本出于千里之外者非以重義也惟以計生息之利  
以資身家矣今求利未得而害反隨之欲望正課之  
行豈可得乎正課不行私鹽自盛議者不得已而權  
為區處乃設餘鹽之例如兩淮報中正鹽一引許帶  
餘鹽二引正鹽在邊納粟餘鹽在場納價故商人猶  
肯一一報中甘受正鹽之害以趨餘鹽之利殊不知

有華文卷八 宋九

十四

餘鹽一行雖每歲易銀百數十萬兩而無益邊儲則  
猶徒也鹽法何自而行乎二者俱不能行司邊計者  
無術以處此臣等以為今當懲往事之弊為經久之  
圖不可徃目前之安而不動深長之慮也臣等今欲  
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大抵正  
鹽賤則私販自息私販息則正鹽自行此不易之定  
論也今雖不可知而 祖宗時八分二斗之制宜斟  
酌開中每正鹽一引定價五錢或四錢餘鹽一引定  
價二錢五分或二錢俱令在邊照時上納粟米料豆

草束每年差給事中或御史一員赴邊趁時開中禁  
華一應買窩占中等獎正鹽給與引目餘鹽給與小  
票正鹽下場支給餘鹽徑自收買正鹽一引許中餘  
鹽三四引或五六引務以盡收施丁餘鹽為止若或  
未盡再添一二倍亦無不可知此正鹽價輕既有以  
利乎商人餘鹽盡收又有以利乎貧窶 國課不集  
而自足私鹽不禁而自止邊儲日見富厚糧餉日見  
充積可不動內帑而用自裕矣至於屯田之制卽古  
人寓兵於農之意無事則耕有事則戰自食其力不

本朝小乘

卷九

十五

十五

費而足我 皇上既設風憲重臣以專理其事又設  
管屯田諸職以分任其責其用意可謂詳且周矣奉  
行至今猶不見甚興何哉蓋以事鉉基則賢者可因  
以成事若法已敗壞非 大聖人綱維而振起之則  
謀未成而議者已起於後矣臣等訪問沿邊荒蕪之  
地十常八九而見在耕種者惟近腹裏一二耳今若  
不大加整頓苟且補塞終無益於事臣等愚以爲合  
無行令差去招募給事中主事會同各邊總制撫按  
等官拘取地方耆老人等親履邊境相度形勢某處

地方肥饒形勢可依相應築爲城堡以便耕守某處  
地方廣濶虜酋山沒相應修濬濠塹以爲捍禦或舊  
有垣墻而但加修整或原無基址而創爲建置務要  
堅城可憑互相倚制畫圖說帖具以奏 聞大者或  
設爲衛小者或立爲所或將招募新軍或用附近舊  
卒俯順人情量移新城住種乞下廷臣議處等因本  
部覆查得節該巡鹽御史戴全題准事例每鹽二百  
斤淮南納銀八錢淮北納銀六錢卽以官價之額定  
爲平市之法仍要嚴禁各商勿令縱打大包餘鹽雖  
多無過正鹽斤數開中有商若無資本或時難收買  
不願附帶者聽從其便其所入餘銀隨時盈縮不必  
拘定一例不許法外抑勒及於未稱掣未發賣之先  
亦不許令稱貸預納以足百萬兩之數多者多解少  
者少收多不爲功少不爲嫌倘天時人事偶爾相值  
而餘銀之利或溢出百萬兩之外亦止以常處可也  
淮浙正鹽定價太重亦合斟酌准鹽每引減去一錢  
浙鹽每引減去五分至於甘肅地方孤遠險阻比之  
各邊尤甚若與各邊定價相同商亦難從合將甘肅

淮鹽量減一錢五分浙鹽量減一錢本鎮止用開中  
浙鹽不必搭配別處浙鹽開中別處邊鎮亦不許搭  
配商自樂趨其長蘆鹽價原定二錢山東原價定一  
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照舊配之益二處行鹽地方  
既狹而私鹽又復盛行縱減其價亦恐無報中者故  
仍舊時搭配非得已也除甘肅不搭山東長蘆外其  
餘各邊開中淮鹽搭以長蘆則不必更搭山東搭以  
山東亦不必更搭長蘆無使一人奔走三路各邊派  
去淮鹽仍令上納本色浙鹽木折中平長蘆山東惟  
在平小美八卷九

十七

令折銀上納如遇年豐願收本色聽從其便已經欽  
依通行去後今該前因為照屯田鹽課邊儲急務  
國初之時民糧不敢後時徵解兼以屯政修舉鹽課  
疏通以故邊儲充實不致缺乏且 祖宗開立各邊  
以陝西全省八府供延寧甘肅以山西三府供宣大  
以山東永平供遼東而又以河南北直隸等處麥折  
布疋等項并京運年例銀兩一歲所入自發一歲支  
用歷觀天順成化弘治年間以來徵運不乏未聞缺  
用而當時主兵之費鹽法不與焉近年以來各處天

時荒熟雖有不一而官司之職業實因廢弛視邊務  
為疏遠以停免為有功有冒災而一槩停止者有豐  
年不行帶徵者因循沮格不可盡言遂至邊儲因乏  
奏討不息本部節經議擬至於開中引鹽以補歲用  
發內帑以抵民糧不過因時救弊權宜目前實非  
祖宗遺謀本意 國家經久之計也且如宣府歲支  
糧草料豆共該銀九十餘萬兩除年例河東鹽價十  
六萬外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民運該銀七十萬兩  
本處屯糧一十二萬石是民運居十之七屯糧止十  
在平小美八卷九

十八

之一各邊惟遼東屯糧二十五萬例算折銀止該五  
萬兩并大同延寧甘肅大約民運常十之七八而屯  
糧常十之一二此國初山東到今體例舊額且以陝  
西三邊言之嘉靖八年至十一年卒皆年荒嘉靖九  
年四十七萬兩嘉靖十年五十六萬兩嘉靖十一年  
臣等任事一年發一百一十九萬兩嘉靖十二年穀  
稍豐熟已經題 准見徵一年帶徵一年尚猶發銀  
四十二萬兩有奇其餘邊鎮莫不肯然而開中鹽銀  
此外又各邊開鹽或召買本色或上納折銀斗頭難

以預料時價不可執定至於年歲豐歉道路險易悉不可知如嘉靖十年派中遼東兩淮引鹽經今四年尤未執納非因別故值以年荒米貴然也嘉靖十二年各邊奏討之疏內有曰乞發太倉銀九十萬兩者有曰四五十萬兩者不下六七次臣等只得酌量參錯或稽考邊儲文簿或詢訪盈縮緩急量為奏發以免悞事若不酌量多少一槩漫發則一旦盡發太倉之銀亦不足所討臣等雖欲樽節拘執而勢亦不能已者臣等驚鈍之材疎淺之見誠有負經國遠圖罪

卷八十八 卷九

十九

莫能逃也前項餘鹽銀兩雖稱歲有百萬或七八十萬其實未嘗盡解太倉查得去年工部奏准動支前項餘鹽銀兩一為織造一為清和共用二十五萬兩本部雖有以別項處補實皆餘鹽之數况又備之以修邊處之以給軍士衣鞋收買物料都進內庫等項是餘鹽之銀有限費用不可枚舉或未解已行奏討或解到隨即轉發太倉安有見收餘鹽銀兩而久處不動者哉各處引鹽浙江山東長蘆其利後商不願引所賴者淮鹽七十萬引該銀三十餘萬兩加以存

積不可盡開一年之例是三十萬尤不得而盡用也餘鹽之銀止在兩淮運司他處絕無解部况正課拖欠數多而各處鹽價淮浙二鹽已減一錢或一錢五分見今各邊淮鹽一引止銀五錢廿兩四錢五分正與都給事官懷理所見相同若餘鹽盡開各邊須要增添引日而納價多少亦須商人情愿方為便益等因覆奉 欽依行移各處巡撫都御史及管屯管糧守巡等官拘取地方屯頭馬戶耆老人等親履邊境相度形勢博訪人情某處可築為城堡以便耕守某

卷八十八 卷九

二十

處可修濬濠塹以為捍禦或舊有垣墻者但加修整或原無基址者創為建置某處可設為衛某處可立為所或用招募新軍或用附近舊卒俯順人情量移新城畫圖貼說具奏以 聞務使各邊無不耕之田屯種復 祖宗之舊及咨都察院轉行兩淮并各處巡鹽御史會同巡撫都御史及督同運司等官拘集年老知音商人耆老人等查照先今行勘鹽法先查各處運司有無餘鹽數目多少明白要見餘鹽課銀就彼掣賣與盡行開邊商人有樂從江南江北見定

銀兩應否量行增減餘鹽銀兩竟解各邊運司是否  
便益若欲盡行開邊價值尤須勘處停當毋使日後  
已行開邊復有阻滯致使臨時有誤邊儲卒難措手  
或倍開餘鹽其數幾倍或另照引其引幾何或使官  
商兩便鹽課無虧餘銀既盡解邊或遇各衙門奏  
准支用作何抵補餘鹽既稱有壞正課應否盡行裁  
革前項二事承委官員逐一勘處參酌與論揆度時  
宜務求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不拘于目前而經久可  
行不惑于浮議而事體歸一庶乎 國計不窮邊儲

卷八十八

二十一

有賴明白具奏以憑參酌施行至於邊備利弊之由  
兵馬強弱之故屯田興廢鹽法通塞一應實邊禦虜  
長策事干本部及移咨兵部各通行在廷羣臣九卿  
科道等官并見在任及生長邊方等項大小人員但  
有曉知前項事務許各陳所見徑自奏 聞以備采  
擇見今大同地方傷殘之餘陝西虜賊入寇之候遼  
東災傷各處拖欠嘉靖十年以後各邊糧料布草等  
項并應該見徵錢糧本部通行各處撫按官先將布  
政司府州縣掌印官官俸糧截日住支上緊徵收解

運以濟目前急用務備完解方許開支云云此疏深  
有裨於屯鹽備錄之今淮浙鹽法大壞已非 世廟  
時比而當事者高日時艱至兩淮設兩監司有鹽法  
道疏理道疏理者為楚中袁世振盡革套搭國戶之  
弊鹽商稱便 國賴以給云後遂罷鹽法道并于疏  
理晉秩如邊道等矣無何并疏埋 亦罷之

較士

唐舒元與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鈎較苛切既試尚  
書雖水炭脂炬食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

卷八十八

二十二

棘園席坐席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  
宰相公卿由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  
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蔽疑其姦又  
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  
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為陛下  
用也今貢珠玉金貝有司不以和節皮幣何輕賢者  
重金玉耶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  
者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億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  
可乎歲有才德幾數人而曰必取二十謬進者乃過

李謂合令格可香李揆為禮部侍郎取士不考實指  
徒覆摻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蔭枕國史且不能自  
措片詠乃大陳書庭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務得  
未可盡所欲言由是人皆稱美按唐取士法尚寬除  
元與當其時不免概扼今國朝較試窮微採隱無  
所不至士至深頂跣足披襟袒背立朝廷所以重  
賢良尊始進乎此前輩所以有投槩而出者然狡偽  
之風所在而有試者愈嚴而犯者愈衆桁楊之辱不  
足以盡辜此惟主司無如揆者得之括帖之外耳真  
具別鑿雖懷藏滿篋亦復何益故搜索之法止是此  
流劫司之所知不足以及顯和劫之所能也

唐時設科

唐以詞賦取士為進士第其外又設諸科有制科明  
經科明法科博學科宏詞科賢良科有賢良方正異  
等科有詳開吏治科見韋皋傳有直言極諫科見柳  
公綽傳有諷諫主人科見鄭珣瑜傳有道侔伊呂科  
見張九齡傳有童子科見王丘裴耀卿傳有手筆俊  
拔茂才異等科見許景先傳有博通墳典科見歸崇

敬傳有學兼流畧詞擅文場科見席豫傳有超羣拔  
萃科見賀知章裴充李易簡傳有幽素科見解琬傳  
有軍謀宏遠科見樊宗師傳有孫吳伺儻善兵法科  
見馬燧傳有銷聲幽數科見技術傳進士與置科自  
是兩科頗真卿嚴挺之傳舉進士并擢制科進士有  
連中六次者見裴守真傳而他科雖已舉進士皆得  
與之國初以經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詞為一科  
通曉四書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言有條理為一  
科六科備者為上以次而降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  
科六科備者為上以次而降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  
永樂以後唯重制科餘俱廢矣

主考

王元美載編修修撰主會試及以下僚致仕官及非  
翰林官而主會試者如洪武戊辰蘓伯衡李叔荆編  
修永樂乙未梁潛王洪景泰辛未林文修撰洪武乙  
丑朱善待詔聶鉉典藉丁丑白信蹈吉府紀善永樂  
巳丑徐善述左司直郎中聶以前官待選吏部宣德  
癸丑王淮以大學士謝恩適至華除中太常少卿高  
興志主巳卯庚辰鄉會試同考官尊於主考者洪武



丁丑紀善白信蹈主試而同考則侍讀張信侍講戴  
彝正統丙辰侍講學士陳循主試而同考則太常少  
卿魏驥景泰辛未修撰林文主試而同考則侍講劉  
儼廣東參政羅宗本按陳芳洲文靖公江西鄉試主  
考所取士也門生為主考而大座主為同考為尤異  
萬曆丙辰正考為吳閣學道南副考為劉禮書楚先  
劉隆慶幸未榜而吳萬曆己丑榜相隔七科例稱晚  
生偶坐而吳以閣學居首其投刺仍稱晚生為館體  
之變云

大科變易

二十五

洪武丁丑言者謂考官劉三吾等有私遂罷陳郊等  
五十一名俱不刺登科錄而改試中韓克忠等六十  
人永樂己丑以考試官侍講鄒緝等出孟子尚書題  
誤覆取下第舉人熊棨金岸等十餘人弘治己未言  
者論學士程敏政需題遂預行場中程不得閱文舉  
人唐寅徐經不得取中嘉靖甲辰言者論徇私不公  
進士徐汝孝翟汝儉彭謙焦清等并考試官江汝璧  
等俱逮問萬曆丙辰會元沈同和以懷挾事露并第

六人趙鳴陽送法司治罪荷較禮部門一月請成會  
試錄遂除名無元是時副考劉尚書楚先竟拜疏引  
去而正考吳閣老道南闔門兩歲竟不得請按正德  
六年大學士劉文肅為主考會錄進呈或有摘錄中  
某句不好說劉閣老沒學問劉遂拂衣歸人服其勇  
決得大臣體而於吳不能無貽議云是科武狀元亦  
以贗卷被黜尤為可怪己未狀元莊際昌以進士回  
籍論者以為連科文星之晦云

糊名策問

大科變易

二十六

老學庵誌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時望真廟時  
周葵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為去畱又國  
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  
寢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為苦慶曆初賈文元公  
為中丞始奏罷之此試卷糊名策問不書之所自始  
按糊名始于武后時以選人多不實令試日自糊其  
名暗考以定高下易書非始自宋也

三元

宋三元則言王曾馮京國朝三元則言商輅而已

淳化二年孫何慶曆二年楊審賢政和中張綱自本  
州升貢及南省廷試皆第一而張綱以三舍釋褐兼  
有四元之且一云歐陽修自鄉而監而省皆第一張  
綱字伯紀自本縣升貢次公試次內舍較定次上舍  
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釋褐之日徽宗嘆曰  
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五元矣國初黃觀三元及  
策後成建文之難以削籍不著為可惜耳或云觀會  
試非元今無可考成化乙未科王整解會第一廷試  
第三萬曆癸未李廷機自選貢解會第一廷試第二  
卷本小乘卷之九 二十七

父子兄弟狀元

世傳宋郊宋祁兄弟狀元實非也宋朝兄弟狀元惟  
孫何孫僅陳堯佐堯咨耳真宗祥符三年東封泰山  
放梁固以下進士三十一人及第四年祀后土於汾  
陰放張師德以下三十一人及第固雍熙二年狀元  
顯之子師德建隆二年狀元去華之子魏瑩有詩賀

之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我 國朝

二百五十年絕無兄弟父子登狀元者唯廣東倫氏

父子會元一狀元一榜眼文敏以訓餘姚謝氏父子一狀

元一探花遷同安楊氏兄弟一狀元一榜眼維聰太

倉王氏父子榜眼錫爵江陵張氏兄弟一狀元一榜

眼懋修

曾狀元

永樂十九年辛丑科狀元曾奎齡江西泰和人官至

侍講學士掌南院成化十四年戊戌科狀元曾彥江

卷本小乘卷之九 二十八

西泰和人官亦至侍講學士掌南院是科探花曾進

即奎齡孫也兩甲二人皆泰和而探花又為狀元孫

可謂盛矣客坐新聞言永豐曾學士槩字子啓永樂

甲申狀元及第仕終禮侍文學才名冠于當世其生

洪武乙巳九月七日寅時孫進生而年月日時俱同

因名進成化戊戌探花及第蓋誤以槩為奎齡且其

祖孫年月科第無一同者

卷本小乘卷之九 終

考訂類

郊社

左桓五年秋大雩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孔穎達引禮諸侯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祀上帝故雩亦祀帝書傳皆不言魯得祭地蓋不祭地也按天子之郊止於祭天天地原無合祭之文地之祭即社也故尚書云類於上帝不言地社於新邑不言天記云郊

禮卷小乘卷之十

社之禮禮運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而社稷太牢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萬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大傳武王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鄭云祭天地也汲冢周書乃設丘兆於南郊以上帝配缺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周中蔡墨對魏獻子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知社與后土無二祀也自圓丘方澤之說出而論者紛紛不知后土之

與太社猶天之於上帝原自無二即冬至之圓丘非

正郊也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川夏正郊特牲

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周禮註云王者各以夏正月

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至於圓丘方澤宗廟三者

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

主后稷是圓丘所降之天神即尚書之六宗方澤所

出之地祇即尚書之山川羣神也郊之於圓丘社之

於方澤並不相涉後人混而一之遂至分合之議皆

失制禮之初矣太史公封禪書天好陰祀之必於高

禮卷小乘卷之十

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

丘云則地亦可稱圓丘無定名也又禮記天子祭

地疏謂四時迎氣祭五天帝於四郊各以當方人帝

配之春太皞夏炎帝季夏黃帝秋少昊冬顓頊等祭

亦然其夏正郊感生之帝周以后稷配之其於明堂

總享五帝以文武二王配之孝經謂后稷為天地之

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而周人以魯配圓

丘亦當配方澤也一云天神有六一歲九祭昊天土

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威靈仰立春祭之東郊二也

赤帝赤標怒立夏祭之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  
土旺日亦祭之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祭之西  
郊五也黑帝叶光紀立冬祭之北郊六也王者各稟  
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  
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享五  
帝於明堂九也地神有二歲二祭夏至祭崑崙之神  
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是  
南郊北郊與圓丘方澤又自不同而帝嚳后稷文武  
各得配享皆無定說惟郊社之說爲正祭辛雜志禮  
差恭小乘八卷一  
家如聚訟雖兄弟亦不容苟同其大者無如天地也  
以爲此乃合祭之明文穎濱則據周禮圓丘方澤之  
說其後朝廷迄從坡說合祀以至于今據此則宋固  
用合祭也紹聖元年羣臣方議合祀之非上以問輔  
臣章惇曰北郊止可謂之社君子當不以人廢言云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  
也孔安國王肅皆以爲卽尙書禋於六宗者是也伏  
生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韶孔晁以乾坤之子

六爲六宗賈逵云天宗三日月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  
也古尙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日月爲陰  
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岱爲山宗歐  
陽夏侯說六宗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  
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唯郊云書稱類於上帝  
禋於六宗望於山川旣六宗云禋山川云望則六宗  
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  
祀日月星辰以樛燎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凡此所  
祭皆天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又祭義曰郊之祭天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也  
祭日月理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伯也  
雨師也此之謂六宗其說較之諸儒甚爲明醒但不  
若以日月易司中司命更當耳又祭法首云埋少牢  
知以下皆用少牢按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  
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謂祈禱之祭也左氏傳  
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得用少牢者彼日月一時之  
災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用牲也故雲漢詩云靡  
愛斯牲何休膏肓引緯書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

鼓用牲於社朱絲管社鳴鼓膏之以致無牲之非節皆不用

### 椒房婕妤

漢世呼妃后之家為椒房之親解者曰以椒塗壁取其芳香也按詩唐風椒聊之實蕃衍盈升箋一採之實蕃衍盈升採音求又音其菊反疏採謂椒之房裏實者也釋木云椒檝醜菜李巡曰檝菜莢也椒菜莢皆有房故曰採採實也以象子孫之蕃衍衆多也則椒房之取義固在于此而謂以椒塗壁失其旨矣又

禮記卷八卷十

五

婕妤女官名周南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傳荇接余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且接者接見也余指君王也婕妤正以接余為名古人設立名義無一字無來歷者例此可知其餘

### 雩

月令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註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祭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凡他雩用歌舞而已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

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

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早禮有禱無雩疏引春秋周

七月八月九月皆書雩穀梁不識成七年冬大雩穀

梁云無為雩是譏其冬雩是冬無雩也春秋周之春

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雩又春夏不雩雖旱不為修

雩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雩則龍見而雩是也按春

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書不時杜註云雩遠也遠為

百穀祈膏雨言大別山川之雩也春秋之中大早有

二不雨有七大雩有二十一凡正雩在周之六月常

禮記卷八卷一

六

事不書春秋大雩傳不云旱者皆過雩也傳言旱者

皆為旱修雩也雩書月者為修旱雩得禮故定元年

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又穀梁說

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公羊說言雩則旱見言旱則

雩不見二家之說不同雩之與禱所以異者雩必先

禱若月令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

乃命百縣雩祀是也又禱而不雩倍二年冬十月及

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為禱祭不為雩以非雩月故

不雩疏釋他雩用歌舞而已引女巫云旱曠則舞雩

是用歌舞正雩則兼有餘樂論語云舞雩咏而歸是也是以曾點雩咏爲一事論語疏引鄭玄杜預及周禮女巫職與上同言舞雩之處有壇墀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涼於舞雩之下與禮疏異又爾雅釋天云端竦謂之雩

木主

夏后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言作主者之木非社所樹之木也左文二年作僖公主註主者殷人以栢周人以栗記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知廟主亦然非

卷八 美 八 卷一

七

止社也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玄祭法

註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左

哀十六年衛孔悝使貳車反布於西圃 布載主函 鄭

玄以爲孔悝所出公之主孔穎達云孔氏姑姓春秋

時惟南燕爲姑氏孔氏仕衛多年不知本出何國安

得有所出公之主當是悝僭爲之禮天子禘祫諸侯

而禘祫皆謂之僭則主惟天子得有之今士庶之家

俱得設主蓋禮之變

祧

古者天子七廟親盡則祧禮祭法云遠廟爲祧天子二祧鄭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諸侯無傳又左襄九年季武子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杜云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昭七年楚蒍啓疆來告魯曰奉承以來勿敢失隕而致諸宗祧三十年將使歸糞除宗祧則祧始祖廟也祧尊而廟親故特以祧言之昭元年敢愛豐氏之祧則大夫之廟亦得言祧蓋與祧毀之義各異

卷八 美 八 卷十

八

尸

禮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于不取以爲父尸疏云子以下宗廟之祭當用同姓之嫡孫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祖之屬皆有尸故云公尸但外神之屬不問同異姓卜吉則可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曾子問祭成人必有尸殤則無尸若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止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古祭止用一尸公羊說祭天無尸左

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舜祀唐郊以丹朱爲尸許慎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是祭天亦有尸也按尸以人之陽通神之陰其中原有妙理故三代以上皆用之至於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其重如此然以天地之尊而爲尸則懼其褻八蜡之祭至猫虎之微而爲尸則近於戲今一切不用并古人所爲祭必有配者而盡廢之於事似簡而禮意衰矣

用太牢

秦穆改館晉侯饋七牢焉魯饋晉士執十一牢吳魯百牢杜云牛羊豕爲一牢故凡言太牢牛羊豕具也言少牢羊豕具也其用特牛特羊則不兼豕太牢唯天子諸侯用之然禮器云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小人太牢而祭謂之饗鄭云君子謂大夫以上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皆太牢又云遣車視牢具鄭云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載之天子太牢包九箇諸侯亦太牢包七箇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喪二十二年期

公孫黑肱有疾使黜官薄祭祭以其羊殷以少牢因薄祭而用少牢則知平時殷祭得用太牢可知又大夫無禘祫而此云殷者殷三年大祭禮大夫有善于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又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純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左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膄是天子亦得以肥膄也公羊云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稷有灾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下云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是諸侯有犧牲太牢但對天子則稱肥耳大夫牲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曲禮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但毛色不純耳

宋郊祀遺事

畫墁錄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蹠蹠潦倒如醉狀乘輿爲之少扼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扇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門符

飾之制然蹈襲鄙俗至是命罷之夢溪筆談大駕禮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壯謂之雄壯箭牝謂之屬伏箭本胡法也澠水燕談舊制郊祀禮成駕還闕門有勘契之儀其制以劄爲箭長三尺金飾其端緘以泥金絳囊金吾掌之金塗銅爲鏃長三寸其端所以合符者也貯以泥金紫囊駕前掌之駕至端門關吏合扉以問曰南來者爲誰駕前司吉曰天皇帝奏請行勘箭之儀交勘奏曰勘訖又審曰是否贊者齊聲曰是乃啓扉列班起居駕乃入契刻檀爲魚金

雜錄小乘

十一

飾鑄製刑刻檀板爲坎足以容魚殿前掌板駕還門合魚乃啓扉如勘箭之儀熙寧中詔罷按宋書樂志熙寧四年參知政事王珪言南郊乘輿所過勘箭然後出入此師行之法不可施于郊祀禮院亦言于是凡車駕出入皆罷之六年又罷太廟及宜德朱雀南薰諸門勘契又皇帝自大次至殿位內臣人執翟羽前導號曰拂翟失禮尤甚請除之據此則勘箭勘契自是二事而議除之者王珪也罷勘箭在熙寧四年罷勘契在熙寧六年

明堂

禮記鄭氏別錄明堂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筵六尺也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官方二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

雜錄小乘

十二

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朝陽位上圓下方八牖四闕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大戴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高廣室數東西南北與鄭同亦云周公所以祀文王于明堂以昭事上帝也鄭駁之云戴記所云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



登云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應四闕布政之官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大徽在辰為巳是以登云然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是為之如鄭此言用淳于登之說上別錄所云依者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為說不一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祭祀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

禮記小雅卷十

十一

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圓水則曰辟雍名義而實同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而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為一體引詩書故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蹟夙生交錯四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鬼神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門

禮記小雅卷十

十一

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準論辨甚為明晰孟仲春宜王欲毀明堂則明堂又在泰山之下說者云周公朝諸侯所建豈周魯有二明堂抑泰山之明堂即周明堂耶漢初公玉帶始獻其制至唐貞觀五年欲建明堂勅孔穎達等十人定議制度不成乃止永徽三年宜問無式樣羣儒執議不定又止乾封三年又命羣儒集議不克定而止至武后垂拱二年又取議羣儒創制垂拱四年正月功畢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三百尺而有五層下設四方中十道設二十四氣鑄鐵為槽五十四步為辟雍之水造為梁以通道路與漢儒所記各異不知其何所本春秋曠典創於女主深為可歎後世好古之君考求甚力竟以適莫無定議格不行又史記云黃帝接靈於明庭明庭即明堂也則明堂始於黃帝非三代始矣晉陸機策問秀才曰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頒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為邦之大司也

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造作居為  
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時紀瞻對曰  
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  
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  
則以明堂為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  
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  
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  
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  
明堂取其四門之子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壁則

卷十

十五

曰辟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仍  
用蔡義云

### 辟雍頌宮

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頌宮註辟明也雍和也頌  
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詩註云王廡水之外圓如  
壁頌之言牛以南通水北無也二解不同疏以為禮  
註解其義詩註解其形唐歸崇敬國學議古天子學  
曰辟雍以制言之壅水環繞如壁然以誼言之以禮  
樂明和天下云爾則兩義互用無所偏取

### 阿房宮

史記始皇紀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  
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  
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  
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  
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  
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  
故天下謂之阿房宮按三輔皇圖秦惠文王初都咸  
陽取岐雍巨材新作宮室南臨渭北踰涇至于離宮  
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以始皇廣其宮未成時欲  
擇令名名之作宮阿基傷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則阿  
房非始皇始也又二世曰先帝謂咸陽故庭小故營  
阿房為宮室未就會上崩其作者復土驪山驪山事  
大畢阿房弗阿是章先帝過舉也復作阿房如始皇  
時二世既舉役而周章百萬之師已至戲水則阿房  
竟未就而秦亡矣本紀又云盧生說始皇所居宮殿  
令人知然後不灰之藥可得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  
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官觀二百

卷十

十六

七十幾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香  
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歎自是後莫知其行之  
所在則始皇所居乃咸陽宮非渭南上林苑中阿房  
官也杜牧之阿房宮賦尚未深考房音白郎反括地  
志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一十四  
里一云在上林苑中顏師古云阿迺也以其在咸陽  
近地且號阿房

博望苑

漢武帝造博望苑使太子得通賓客卒成巫蠱之禍  
有堂室六所客館皆廣廉高軒屏風帷褥甚麗則  
子得通賓客非始自博望也又高帝欲易太子阻  
招四皓從太子遊高帝見而始問其人蓋自開國時  
法已如是矣非武帝始也

玉堂

博損益椒房玉堂之寵盛誌玉堂嬖幸之舍李尋  
久汗玉堂之直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益待詔

有直廬于殿側故曰署元曹中學士請摘上二字以  
名翰苑故翰苑亦名玉堂今直曰玉堂之署非也唐  
中書省亦名玉堂見杜詩楚蘭臺之宮亦有玉堂見  
宋玉風賦東漢講校之宮亦曰玉堂見蕃右叢繪石  
林燕詠本名玉堂之署後避英宗諱去之署二字耳  
此說得之

黃金臺

唐人多用黃金臺以燕昭郭隗得名然史記止云為  
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所謂臺也白氏六帖有燕  
昭王署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其  
蓋唐入相承用之按梁任昉述異記燕王為郭隗  
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為賢士臺亦謂昭  
賢臺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  
隗則臺之名已久但無所謂黃金之說鮑昭放歌行  
登伊白壁賜將起黃金臺李善註引王隱晉書曰  
碑詩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國經  
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  
延天下士此唐人承用所自來也臺本于昭王而王

隱以為太子丹又異水經注固安縣有金臺耆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垂燕昭創于前子丹踵于後則王隱之言亦自有據

未央宮

唐貞觀七年帝從太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帝奉觴上壽曰昔漢高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矣自矜大臣所不取也按劉聖公傳王莽敗惟未央宮被焚故更始居長樂宮朝羣臣則未央莽時已焚唐時安得無恙取考石虎建武十一年發梁雍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隋文帝都大興城因其遺址增修宮側未央池敬宗寶曆二年修未央宮掘地得白玉床長六尺武宗會昌元年因遊畋至未央見遺趾詔葺之翰林學士裴素撰記如是累代葺治非故宮也

蚩尾

菴氏演義蚩尾海獸也漢武作栢梁殿有言蚩尾水之精能却火災因置象於上今謂之鵝尾非也青箱雜記云海有魚虬尾似鵝用以噴浪則降雨栢梁災越王七厥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鵝魚之像於

屋脊以厭火災即今鵝吻是也一云龍生九子鵝尾其一性好高云墨客揮犀云漢以宮殿多災術者以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定於室以攘之不知何時易名為鵝吻

鹵簿扈從

石林燕語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唐人謂鹵簿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為前導捍蔽其前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兩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為君臣通稱二字別無

差卷不乘

義此說為差近或又以鹵為鼓簿為部謂鼓駕成於簿伍不知鹵何以謂之鼓又謂石季龍以女騎千人為一鹵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曉今有鹵簿記宋宣獻所修審以簿為簿籍之簿則既云簿不應更言記又從寫謂之扈從始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較之中晉灼以扈為大張揖謂跋扈從橫不安鹵簿故顏師古因之亦以為跋扈縱恣而行果爾從蓋作平聲音子容反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為扈養以從猶之僕御此亦近之然不知通用此

語自何時也

乾德紀年

宋太祖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古未有也趙韓王從  
 旁諫贊不已盧多遜曰偽蜀曾有此號簡視果然又  
 四年冬太祖見鏡有乾德四年鑄字驚問宰臣賈儀  
 奏曰此蜀少主年號遂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歸田  
 錄又以寶儀為陶穀此一事不宜記載各異如此又  
 保大中浚泰淮得石誌按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  
 六字他字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  
 東時年號則乾德之稱不獨在蜀矣沈存中筆談  
 亭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文皆順天得一錢當  
 咸疑古無得一年號余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順天  
 順天得一錢順天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  
 也今按唐書食貨志史思明據東都鑄得一元寶錢  
 徑寸四分以一當開元之百後思明惡得一非長久  
 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則得一順天自是皆錢名  
 又兩度為之未見順天為年號得一為錢名也沈  
 未確 國朝年號前涼張重華五代張遇賢宋方

皆僭承樂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即位上都僭天順  
 夏主乾順僭正德 武宗紀元馬家宰文升試選人  
 題宰相須用讀書人以譏執政云

以正紀年

年號自漢武始兩漢之世無有以正紀年者至魏齊  
 王芳改元曰正始高貴鄉公曰正元竟俱不得其終  
 梁蕭棟改元曰天正武陵王紀亦改元曰天正識者  
 以為一年而止金有正元正隆正大元有至正皆以  
 敗也 國朝正統之紀竟成土木之變正德之紀遂  
 開繼統之基即一字而所係若此豈相字之說果亦  
 有驗耶 光宗初即位議改元素昌予疑昌字有兩  
 日之象竟未及頒朔云

吳越僭號

歐陽五代史敘列國云聞諸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  
 改號而求其事跡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宋時  
 王順伯收臨安府故碑有石屋崇化寺幢題天寶四  
 年明慶寺幢題天寶五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題寶  
 大二年水月寺幢題寶正元年招賢寺幢題寶正二

年小明慶金牛瑪瑙等九幢皆題寶正貢院橋柱題  
寶正六年至武肅薨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至今寺  
中石塔有吳越年號處皆鐫鏤模糊蓋納土後所改  
不知顧伯所收能盡否也洪容齋四筆載之甚悉唐  
書杜棕傳棕子孺休擢給事中大順初錢鏐遣弟鉞  
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海昌都將沈粲行刺史事而  
昭宗更命孺休爲之以粲爲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  
遣粲害焉始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粲曰  
殺爾金馬往與兄述休同死卽此一事而鏐之跋扈

差非小矣

二

可知何疑於其稱帝改號耶

二

赤烏年

吳大帝徵元赤烏後僞吳楊溥孫氏亦改元赤烏  
江南寺觀多有赤烏年號以爲來自久遠不知其遷  
自僞吳也見解大紳太初觀碑

多字年號

年號始於漢武建元元年嗣後因之末年三字四字  
六字者用三字者自梁武帝中大通中大同用四字  
者北魏太平真君武氏萬歲通天宋太宗太平興國

真宗大中祥符徽宗建中靖國西夏諒祚延嗣寧  
天祐垂聖福聖承道秉常天安禮定乾順天儀治  
天祐民安純佑天慶開禧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天  
壽等號此皆出於寇謙之林靈素之手當以時有此  
號附會成之耳用六字者西夏元昊天授禮法延祚  
秉常天賜禮盛國慶又蜀本記云望帝禪位鼈靈  
稱叢帝號方通事在建元先

衍聖公

孔子之後漢初封爲褒成侯至唐玄宗始封宣聖爲  
文宣王而令其子孫得襲王爵宋神宗欲加其  
定議爲至神元聖帝而李邦直獨曰周室稱王陪  
不當爲帝於是僅加元聖二字至和中祖擇之言  
宜聖謚號後嗣不當以爲封爵下學士院更定美  
仍改封其孫宗愿爲衍聖公衍聖公之封自至和  
也國朝遂因之然既封公爵而居品第二後以  
賜得展玉與張真人同又不可曉

起復

禮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使君使之

服金革之事也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云  
云期不使是期內不使期外可使也按曾子問云卒  
哭服金革之事無辟此魯伯禽有為為之也喪大紀  
云卒哭而服金革之事鄭云權也是知卒哭而使亦  
非正禮自唐末用兵文臣給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  
遇喪者急於國事以義斷哀往往墨襄從事既泣哀  
則泣事如故號日起復甘露中舍人歐陽通起復判  
館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然後著鞋到直省所即席  
地藉藁非公事不言未嘗啓齒歸輒號慟無時當特  
罷登小乘卷八  
以為得禮宋沿唐制不改富韓同在仲書鄭公  
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  
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起之士章三  
言臣在中書時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曰用  
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為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夫以  
鄭公之賢不能釋然於此又何怪於李文達張江陵  
哉然自羅文毅鄒南阜昌言之後在高位者罕以  
復為諱矣

縣令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  
國相減多以其地為縣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  
郡則縣大而郡小也魯謂之宰仲尼為中都宰好  
為武城宰是也齊謂之大夫齊威王封即墨大夫  
阿大夫是也楚謂之尹沈尹戌為方城之外縣尹  
也亦謂之公葉公諸梁是也晉趙謂之令晉平公問  
中牟令於趙武西門豹為鄴令是也凡縣萬戶以上  
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  
漢因之唐會要曰大中五年景陵有賊斫損神門戟  
老奉小乘卷八  
梁六年四月裴讓權知縣事知縣之名始起于此  
宋以來皆無改

短褐

短褐當作短褐以為短者誤也短音如戊反前書貢  
禹傳糠豆不贍短褐不完師古注短者童豎所著褐  
毛布衣而漢書賈誼貨殖班彪劉平張衡及貢禹傳  
凡六見無作短字者惟史記孟嘗君傳士不得短褐  
索隱曰短音豎謂褐衣而豎裁之省而便事班彪注  
命論短褐之製漢書作短文選則音丁管反淮南子

巫馬期纔衣短褐而高誘無說於是唐人皆承用之  
少陵賜浴皆長褰與宴非短褐又短褐風霜入還丹  
日月遲皆為長短之短然史記短音豎而字正作短  
則借為長短之用亦無不可者不必其丁管音也韓  
文士被文繡耳士無短褐則亦承用之誤

縱囚

唐太宗縱囚三千人尅期來歸史以為美談按後漢  
虞延字子大建武初除細陽令歲時伏臘輒休遣徒  
繫各使歸家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于家被病自  
縊者卷八  
戴封字平仲為中山相諸縣四百餘人辭狀已定  
行刑封哀之皆遣歸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  
馬晉曹據字顏遠為臨淄令縱囚來歸無一違者邑  
稱聖君范廣為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家有老母  
至節廣輒聽暫歸榮如期而反謝方明為晉陵太守  
年終江陵縣囚悉放還家使過正三日依期俱還  
囚醉不能歸連二日乃返餘一四十日不來遂巡捕  
里鄉村讓之亦送至兗觀上州刺史蕭瑪元日放囚

歸家如期而至梁東陽太守席闡如新令傅岐齊東  
陽太守王志俱以至日縱囚來歸建安太守何鳳以  
伏臘日縱囚寧家應期而還華陽國志王長文元康  
邦守江源令收得盜馬及發塚賊時遇騰胸皆遣歸  
家知其事非始自太宗矣又蘄州刺史呂元膺當錄  
囚囚白有父母在元旦不得歸省元膺釋械放歸如  
期而至唐臨為萬泉丞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  
臨白令請出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至時畢集  
臨由是知名事在太宗後陳張種賜無錫縣佚嘗見  
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因失之武帝大笑而不  
責近見有提牢刑部主事縱囚婦與囚生子者竟挂  
吏議故知古法未可盡行也

槎菴小乘卷之十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考訂類

伯仲叔季

禮男女異長冠禮加字之時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又檀弓云幼君冠字五十以伯仲女子亦得自為叔季者春秋隱二年伯姬歸於紀隱七年叔姬歸於紀是也禮緯合文嘉云文家稱叔質家稱仲故周有管叔蔡叔禮緯文云嫡長稱伯庶長稱孟按周尚文

稱叔而蔡叔之子實為蔡仲又周時稱仲叔仲孫子仲由之類皆不言叔何也慶父以莊公庶兄久稱孟是矣而武王稱康叔曰孟侯孔氏註孟長也齊世本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檀弓滕伯文為孟虎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知孟與伯當無異義蓋當時亦互為稱謂未必以文質嫡庶也

伯父叔父

禮五官之長曰伯天子同姓謂之伯父九州之長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按晉文公為二伯左傳二十

八年王曰叔父不稱伯是以州牧之禮命之昭九年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是以二伯之禮命之互用其稱也至周公分陝為二伯詩稱王曰叔父則成王以本親命之不在稱同姓伯叔之例平王命晉侯仇為伯直云父義和不加以伯叔則尊親之極非常禮可同耳

丈人

孟子云帝館生于貳室註謂吾舅者吾謂之為甥則婦翁自當稱為舅後復稱為丈人易師貞丈人吉註

槎菴小乘卷之十一

丈人莊嚴之稱也亦云導長之稱如子路遇丈人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疏廣傳宜從丈人所勸晉王恭呼王大南史謝靈運呼王秀謝超宗呼王瑩父周顒呼何胤孔熙先呼范曄李元履呼王廣之昭明太子呼張纘孫廉呼傅翹之類非專以稱婦翁也或曰泰山有丈人峯因轉呼丈人為泰山又轉為岳父酉陽雜俎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為封禪使及竣事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塔鄭鑑官九品因遷五品宗怪而問之鑑不能對黃番綽曰泰山之力也正以

岳翁為諱耳三國志裴松之註獻帝舅車騎將軍云  
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是未知婦翁自當稱舅  
丈人原非專名也今俗直呼婦翁為岳女婿為坦岳

坦當是何物可發一笑又晉李嗣西平靖侯顏含碑

云含為光祿大夫馮懷欲為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

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

按晉書導傳妻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

處衆妾知顏含非導婦翁也丈人之稱亦當以尊行

故耳今顏含傳載答馮懷語小異而不書丈人事且

繼港小乘卷十一

含以光祿遜社不聞封諡南史蕭思話傳宋文帝以

弓琴賜思話手勅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

并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良材美器宜在畫用之地

丈人真無所與議也又曰丈人終不為田父于闕理

何憂無人使耶以天子呼臣為丈人亦異

稽先生

漢稽少孫稱稽先生補太史公史記者也齊稽伯玉

居剡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皆

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期

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稽先生出居貴館此亦  
誠景雲栖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  
好賢何能致之是有兩稽先生

人臣呼萬歲

後漢韓稜傳竇憲與車駕會長安尚書以下欲拜之

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禮無人

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按東漢人臣稱萬歲者甚

多見耿恭傳李固傳馬援傳又吳志孫權得關公時

外稱萬歲是時權但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晉周訪

傳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

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

士卒皆稱萬歲沮渠蒙遜因父歿會葬欲起兵衆皆

稱萬歲南史柳元景與魏戰魏軍大敗面縛軍門者

三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為不可乃悉釋而

遣之皆稱萬歲而去又吳越春秋大夫種歸越越國

羣臣皆稱萬歲史記趙道蘭相如奉璧人秦秦王大

喜左右皆稱萬歲馮謹矯孟嘗君即焚債券皆呼萬

歲田單守即墨偽約降燕皆呼萬歲此又在漢前秦

始皇羣臣上壽呼萬歲後遂為天子定制然間有稱  
之不以為怪至魏晉而後始截然矣唐書王潮傳割  
行全與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王緒以狗象呼萬  
歲事在魏晉後為異宋張詠守益州大閱軍士皆稱  
萬歲詠亦下馬山呼得應機之智云萬歲即萬壽也  
幽風萬壽無疆此時函公但為諸侯得稱萬壽知古  
人以為頌祝之辭後世謂始于漢武嵩山之呼者非

姪

今人呼兄弟之子曰姪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註

姪是妻之兄女爾雅女子謂舅弟之子為姪者

侯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謂之娣姪喪大記大夫

媵娣姪士民之禮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

媵是大夫士亦得有娣姪也左氏姪其從姑註謂我

姑者我謂之姪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次繼

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音

大節反字林音丈一反今依丈一反呼之然經史未

見有以呼從子者晉書盧諶傳崔悅字道儒劉琨妻

姪也謝安傳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刁彝傳兄弟

姪也謝安傳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刁彝傳兄弟

姪也謝安傳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刁彝傳兄弟

子姪並不修名行以貨殖為務王琰傳子姪之在

者一時殄沒王湛傳濟不修子姪之敬鄧攸傳斷棄

子存姪石勒傳誅祖約及其子姪宋范曄傳曄中與

諸甥姪書以自序胡藩傳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齊

王審傳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王僧虔傳為武陵太

守攜諸子姪王泰傳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林王

志傳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為長

者到溉傳孫姪不得違言袁昂傳姊妹姑姪成就一

時張融傳八姪俱孤劉孝綽傳羣從子姪當時有七

十八並能屬文江和傳待子姪有恩南平王傳得

姪邪辟王僧辨傳收其子姪隱逸傳雷次宗與子姪

書齊劉祥傳南金弗復嫂姪致其輕絕檀珪傳羣

姑叔三媵帝姻而令子姪饑寒陳宣帝紀梁元帝

武帝子姪入侍唐關播傳皇甫政殺其姪以發帝怒

董晉傳欲以其姪申為吏部侍郎裴寬傳兄弟八人

雅性友愛東都治弟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

鼓會飯陽嶠傳撫孤姪與子均史敬奉傳甥姪部曲

三百人則姪之稱盛於六朝唐宋而後見於史者甚

三

三

三

三

夥不可編述矣而五代史家人傳竟書姪某傳殊為不雅其稱姑姪者唐狄仁傑諫武后曰姑姪與母子孰親然亦謂兄弟之子非兄弟之女也惟南宋蔡兵宗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顛始生子象而妻劉氏亦亾與宗姊即顛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為婚姻齊書褚淵傳父湛之尚宋武帝女始安公主淵復尚文帝女南郡公主姑姪三世相繼與禮之所稱合耳今俗書作侄字更非侄音職日反堅固也又仡侄不前也又疑也一音志義同

漢以前稱父皆為大人後世轉呼為爹或為爺爹皆低邪反後又轉以稱官長南史梁宗室始興王憺傳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註爹音徒我切荆土方言呼父為徒我音韓且黎祭女學文亦用此音今麻韻無爹字唐韻讀為爹邪反爺若侯景傳前世吾不憶惟阿爺名標寶懷其呼周爺及宗爺岳爺之類爹字亦可作多唐德宗貞元六年回紇可汗謝其次相曰惟仰食於阿多房

父為多蓋即徒我之轉音耳爺字亦可作耶宋王欽子勳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唐人草檄有曰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以耶對子與爺同今呼父者隨俗所稱而士紳羊牘往來亦揭於其上尊者呼爺簡者曰老爹其自九列以上皆曰老爺又不知其始于何時也

家翁

南史庾仲文傳不癡不聾不成家公隋書載長孫平為工部尚書時有人告大都督那紹非毀朝廷者怒將斬之平進諫曰諺曰不癡不聾不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唐代宗謂郭令公曰不啞不聾不作家翁家翁即翁也古家字多始於此有後我邦家子尾卒堵予未嘗室家左傳伯姬之姑姪其從姑六年其適逃歸其國而棄其家虞人之試不可重用不厭於夏家馮驩長鈇之歌曰長鈇歸來乎食無魚長鈇歸來乎出無車長鈇歸來乎無以為家漢列女傳曹世叔妻和帝時數召入宮冷皇后

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俱音姑宋書范曄傳曄  
刑妻屬曄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又謂  
曄所生母云罪人阿家莫憶莫念此正以姑為家也  
與家翁同又前書江都王傳背尊章標以忽註尊章  
猶言舅姑也今閩中俗呼舅姑為鐘鐘者章聲之轉  
與家翁語甚異矣

註書稱臣

漢書註臣瓚不言姓詩輯稱臣燦祖之然先秦著書  
稱臣者儒家有臣彭四篇雜家有臣說三篇臣賢一

篇小說家有臣饒二十五篇臣安來一篇臣書

詞賦家有臣吾十八篇臣昌市六篇臣義二篇則

始於瓚也或曰瓚姓薛一云姓傅墨莊謾錄云晉中

書監令荀公所部較穆天子傳官屬也則瓚當為晉

人

與卿

齊輩相卿始自晉魏非尊稱也齊陸慧曉未嘗卿士

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

人生何容立輕重于懷抱終身常呼人位然亦有以

卿人見奇者晉庾敳傳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

衍曰君不得為爾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卿

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王衍甚奇之苻秦王猛入鄴

皇甫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

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

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王渾妻鍾夫人

每嘗卿渾渾曰詎可爾妻曰憐卿愛卿是以卿卿我

不卿卿誰當卿卿此又閩閩之言非平交所論矣啓

顏錄作王戎妻誤

晉書羊曼任達顏縱好飲酒為中興名士時州縣

陳爾阮放為宏伯高平秋鑿為方伯泰山胡母輔志

為達伯濟陰卞壹為裁伯陳爾蔡謨為朝伯阮孚為

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踏伯號兗州八伯蓋

擬古之八傷也其後更有四伯陳爾江泉以能食為

毅伯史疇以大肥為笨伯高平張嶷以狡矣為滑伯

漫弟勝以狠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踏音且答及

不自拘簡之意猶今所稱邈邈也笨音蒲本反字書

不自拘簡之意猶今所稱邈邈也笨音蒲本反字書

云竹裏也宋書隱逸傳劉凝之夫妻共乘薄笨車南史作蒲蓋音之轉當時借用此字以譏其肥如今人之作事不敏捷者亦云笨耳唐書常袞傳世謂之駘伯以其駘駘無賢不肖之辨云駘音達合反一音託合反疑與駘同

萬石

西漢石奮為萬石君嚴延年母為萬石嚴嫗東漢循吏傳秦彭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

三輔號曰萬石秦氏馮勒傳馮楊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趙魏之間榮之號曰萬石

十一

君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千里駒

魏曹休太祖族子也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劉曜元海族子也少孤見養于元海幼聰慧有奇操年八歲從元海獵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驚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

也海劉淵字元海作謬誤秦符朗符堅從兄子幼穉

遠操不屑時榮堅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劉杳奔數

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寔千里之駒梁

宗室蕭暎年十二為國子生天監十七年帝知暎聰

解特令問策又口對竝見奇謂祭酒袁昂曰吾家千

里駒也王規八歲丁所生母憂有至性叔父暕深器

重之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王茂年數歲為大父深

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任昉

年十二聲聞藉甚從叔晷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

名曰阿堆語家千里駒也丘仲孚靈鞠從孫也

學讀書常以鐘鳴為限靈鞠嘗稱為千里駒又張

羨昂北魏李孝伯袁躍北齊馮翊王潤崔昂元文

後周杜果隋張乾咸唐李嵩皆稱千里駒一云河間

獻王德晉傳咸先有此稱今本傳不載

少公少府少仙

容齋隨筆唐人呼縣令為明府丞為贊府尉為少府

李自有棧陽曲王贊公寶少公石艾尹少公序蓋

曲丞尉石艾尉也贊公少公之語益奇又四筆杜詩

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石幽人未  
遣回者蜀士註曰少仙應言是縣尉也蘇尉謂之少  
府而梅福為尉是神仙之稱少仙二字尤為清雅與  
俗呼為仙尉不侔矣按李白有贈瑕丘王少府別西  
河劉少府贈秋浦柳少府杜甫有白水縣崔少府高  
齋詩三十韻馮韋少府班覓松樹子贈華陽柳少府  
鄭谷有寄贈藍田韋少府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又  
偶咏云自笑老為梅少府知唐時縣尉多稱少府矣  
幽閒鼓吹載張長史釋褐為蘇州常熟尉上後數日  
程春小集卷十一  
有老父過狀判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  
屢擾公門老父曰其實非論事但觀少公筆跡奇  
貴為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  
先人愛書兼有著述取視之曰信天下能書者也  
此備得筆法則少公是當時通稱非始自太白也  
杜集有徐少尹見過赴青城出成都寓陶王二少尹  
蓋少尹即少公少府之稱耶少仙二字別無所據  
是王喬為仙令則尉亦自可稱少仙若以仙尉得名  
於少字似無義耳

呼阿字

俗呼兩姨夫曰連襟按詩瑣瑣姻亞則無應仕註兩  
婿相謂曰亞爾雅註今江東人呼同門婿為僚婿前  
書屢助傳呼友婿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襟孟子彌  
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子路卜人何得與彌子  
有連當是仕衛時耳詩譚公維私注女子謂姊妹夫  
曰私釋名私恤也所恤念也私字更奇

呼阿字

六朝相呼多加阿字有綴以名者如阿承阿蒙阿戎  
王戎稱阿戎王晏弟玉思逸亦稱阿戎阿萬阿遠  
秀之類有綴以字者如阿齡阿源阿平阿敬之類有  
綴以姓者如阿阮之類有綴以小名者如阿童阿孫  
阿黑阿龍阿奴阿納阿儻阿巢阿乞阿鄰阿多阿客  
之類有綴以行者如王忱呼阿大齊武帝呼安陸王  
子敬豫章王嶷呼武陵王暉為阿五梁武呼弟臨川  
王宏為阿六南平王偉為阿八蕭穎胄為阿五何遜  
呼張鐵之為阿六之類或云此始於魏晉間然西丘  
母稱阿環上元夫人亦名阿環後楊貴妃名玉環亦

呼阿環漢武陳皇后稱阿嬌袁帝乳母王阿舍曹魏  
稱阿瞞後明皇亦自稱阿瞞後主阿斗秦朗阿鱗漢  
殺阮碑陰有阿奉阿買阿典等名僧史畧漢明帝聽  
雒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則其來已久搜神後記元真  
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  
武阿馬後生桓玄南史周山圖傳齊高帝送金釵以  
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勅曰倘周公阿杜六朝以  
下婦人姓俱稱阿又阿音烏可反一音入聲字俱同  
母如阿誰阿堵原無二音也

隱士

隱居不仕者名居士見禮記玉藻居士錦帶亦名處  
士見孟子處士橫議亦名處子東哲補亡詩曰堂堂  
處子後漢逸民傳論曰處子耿介羞與之相等列職  
國時趙人作處子九篇列於法家見史記及漢魏文  
志自佛書有白衣好談名理者謂之居士而少微星  
有處士之占後遂以為雅稱南史到洽築室巖阿覽  
曰居士後何點何胤明僧紹宋少文沈道虔虞寄阮  
孝緒陸法和俱稱居士吳孔融薦禰衡稱處士謝敷

戴逵梁何求馬樞張孝秀庾詵諡貞節處士俱稱處  
士宋李漬魏野卒後優詔皆稱處士生前賜號者高  
擇安素處士徐復冲晦處士韓退何琴安逸處士章  
啓冲退處士徐積節孝處士魏漢津冲顯處士又有  
稱先生而得賜諡者晉范平諡曰文貞先生公孫永  
崇虛先生張忠安道先生宋纖玄居先生郭荷玄德  
先生梁劉懽貞簡先生陶弘景貞白先生隋王遠知  
昇玄先生唐司馬承禎貞一先生潘師正體玄先生  
宋陳搏希夷先生林逋和靖先生張舉正素先生柴  
通先莊晦先生王老志河微先生林靈素通真建  
先生魏漢津加虛和冲顯寶應先生洪承道入通神  
先生餘多學者私相稱諡非特賜也弘景父諱貞而  
諡貞白為異

寡

劉熙釋名云無婦曰寡以其愁悒不寐目恒寡然  
故字从魚魚目不閉也無夫曰寡寡寡也單獨之  
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寡婦人五十無夫曰寡  
本男三十昏女二十嫁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



娶為鰥寡之限白虎通云鰥之言鰥無所親則  
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鴻雁傳倫喪曰寡此其對  
也婦人無稱鰥之義男子亦得稱寡左襄二十八年  
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故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寡  
寡丈夫曰索婦人曰嫠又許慎曰楚人謂寡婦為嫠  
並其異名也鰥字亦作矜王制老而無妻謂之矜老  
而無夫謂之寡小雅序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鰥  
寡之不以為老為稱其有不得及時為室家者亦得同  
名詩桃夭敘國無鰥民尚書舜年三十不娶曰有鰥

雜考小乘卷十一

在河村草不黃云何入不矜尚從軍知未老  
見室家亦謂之矜夫雅蒸民不侮矜寡矜能運  
鰥則鰥亦可通而為矜漢書哀鰥折獄哀鰥即  
哀矜即論語哀矜勿喜之謂也而漢書註以為  
鰥寡者蓋用詩哀此鰥寡疑未得又王侯稱孤寡  
與孤對則亦鰥寡之意也不必作寡德之人解  
風燕燕篇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莊姜自謂也  
則婦人亦得稱寡人又詩故荀在梁其魚魴鰥傳  
大魚鰥鰥魚子也孔叢子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

大盈車則傳之言大魚是也而箋以為魚子者蓋  
觀古字通用鄭以鰥為鰥故云魚子也則鰥之  
魚大小得兼之或云其魚無匹故以為鰥寡之字

智囊

史記樛里子號智囊前漢昆錯亦號智囊東漢魯  
祖父匡莽朝為義和有權數亦號智囊司馬懿稱桓  
範為智囊又魏高僧支謙博覽經籍兩眼多白而睛  
黃時人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

混名

雜考小乘卷十一

水滸傳八十一人有混名宋時風俗澆風崇尚  
即士大夫皆以此相嘲若學士則有篤駮作和史  
則有斤車驚鴨以至望火馬日遊神九尾狐龜雀  
妻雪獸頭說法馬雷湊氛師子九子母丈夫沒典  
夫子之類不可殫述其事實始於六朝晉王敦  
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碁發八勢永明中  
葛勗為國子生作雲中賦自祭酒以下皆有影射  
用梁陸驗容貌特醜時呼為生犀後隋唐此風大  
揚帝呼高祖為阿婆長孫無忌呼歐陽詢為獼猴

沈家呼裴寬為碧鶴杜宗為禿角犀朝野食飲  
光兼好題目人姚元之長大行且速謂之趁蛇鶴鶴  
王某足短而醜謂之烟薰菜根楊仲嗣驟急謂之歇  
上御孫豫章令賀若瑾眼皮急項棘危張鷟號為飽  
乳犢子此雖今人為之未必能過亦非始自唐也若  
鷹乳虎西漢已為濫觴矣

妻子之喪稱三年

左昭十五年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  
穆后崩穆后景王之后太子壽之母也叔向日王一

歲而有三年之喪之為叔天壽起期而與王同  
服而去五年者即今所謂杖期皆其情之匪而

至即不敢上同父母亦不敢泛同餘期與三年之  
若無異耳喪服斬衰三年章內有父為長子齊衰杖

期章內有夫為妻見古者為子竟斬衰三年惟為妻  
期杖雖天子亦不得降蓋長子統緒相紹夫婦共

宗祀聖人緣情制禮固當然也又雜記父在為母  
妻十三月大祥于五月禫則妻與母同且期無祥

唯父在為母與妻則父不在自當三年何止杖期

已耶唐杜棕傳棕尚岐陽公主主喪棕久不謝致宗  
怪問之侍郎李瑀曰比駙馬都尉皆為公主服斬衰

三年故棕不得謝帝晏然始詔杖而葬者于今晉書  
劉隗傳盧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父服今日請客

伎丞相長史周顛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  
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晏春

秋猶譏况龕正失暮晏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  
禮請免官削爵顛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祿

知晉唐妻子之服猶如此其重也孟子公行子有子  
之喪有司皆往服蓋用周禮為年之制云

樂府解題云挽歌始于漢初田橫之臣為之左襄  
一年艾陵之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預云送

歌曲賈逵云虞殯遺殯歌詩孔穎達云禮啓殯而  
葬則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啓殯將虞之歌謂之

願送葬得有歌者挽引之人為歌聲以助哀今之  
歌是也崔豹古今注云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

萬里之歌至李延年分為二曲使挽逝者歌俗呼

挽歌晉初荀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  
之舉虞駿之云詩云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葬之有歌  
不為害也復存之按虞與頊不同時既云挽引歌之  
與虞何涉當是頊者實也既祖之後為歌以虞靈如  
招魂之辭令成者聞之神魂安樂耳後世雖露蒿里  
專助生哀或意與虞頊異

二十七日喪制

世傳二十七日之制始于漢文非也唐崔祐甫傳代  
宗崩常哀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

二十七日我朝太宗皇帝崩遺詔亦云二十七日

臣不忍既葬而除暑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以

來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喪

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

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

宜月也表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

祐甫對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漢東漢

胥吏欺家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夫

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

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殊厲矣方入臨

遣從吏扶立殿堦上祐甫指之謂眾曰臣哭君前俯

扶禮乎衰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

潮州刺史則漢文以來尚以三十六日至玄宗時始

為二十七日臣民當與天子同常哀之議良是祐甫

時稱賢相而創為三日之說何也祐甫數與眾爭議

不平故為辨駁以遂其私耳若猫鼠同乳之事當以

甫議為正

杜氏喪禮異議

晉書杜預傳云大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

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

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

喪始服齊衰既葬除喪服諒間以居心喪終制不與

士庶同禮引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

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叅歸惠公仲

子之贈傳曰甲生不及哀皆免喪除服諒間之證也

當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惑者按昭十五年叔向曰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太甲免喪伊尹以見服奉

歸在三年之後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去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孔子曰古之人何必高宗百官  
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孟子曰齊衰之服三代共之  
無言卒哭之後便可釋服者獨周書顧命篇康王以  
麻見臨羣臣受顧命及釋見則反喪服見天子諸侯  
居喪之中有大政事則用吉服退朝則服喪服以終  
三年也杜氏解春秋云天子諸侯既葬而虞虞而卒  
哭卒哭而服除惟諒陰以終喪諒信也陰默也為聽  
於冢宰信然而不言所解與先儒異義至謂喪十六

卷八十一

三十一

年葬晉悼公公平公即位會于澠梁與諸侯莫於澠梁  
九年八月葬我小君穆姜其年十二月晉侯以公歸  
于河上傳皆無譏則卒哭之後得與宴樂質之古禮  
甚相謬戾矣時晉武帝欲行三年之喪除服猶素冠  
蔬食哀毀如居喪者尚書令裴秀奏曰既除復服義  
無所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  
實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  
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  
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殆難行也乃止帝

竟以蔬素終三年杜預儒者于世主欲毅然復古  
時而附會經文曲投時好視武帝羊祜能無愧乎推  
宋孝宗毅然欲行之引晉武為言而當時廷臣多有  
勸沮之者萬曆甲寅二月 聖母寅天 上哀毀逾  
禮乙卯五月 上御慈寧宮召見羣臣猶布衣練冠  
太子皇孫皆疏布青衣時日上食必躬詣几筵宴慶  
遇密八音嚴冬不御颺耳至丁巳二月始除服嗚呼  
先帝之純孝與虞舜比隆寧止度越漢唐而已哉

慈母

卷八十一

三十一

國朝喪服制為慈母三年蓋妾所生子其母亦父使  
他妾養為已子者或以為服太重引禮子游問曰喪  
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姆  
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喪  
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  
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也  
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審之以遺後世  
無乃不可乎公曰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  
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按喪服傳云慈

母者何也妻之無子者妻之子之無母者父命妻曰汝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成則喪之三年是大夫以下禮非天子諸侯禮也夫子所謂無服者指國君之子國君不服庶母則慈母可知又喪服小功章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總以慈已加小功其實如母三年謂父卒後也父在則爲庶母總慈母小功若父卒而大夫士之子爲後歷屈則降慈母之小功

卷八十一

三十五

爲總故喪服去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已者服小功

父卒則不服爲爲後者言之也三年則其衆子亦合大夫士之子無世爵者其通以三年未得爲過又禮引魯昭公事鄭注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春秋喪十一年喪公薨昭公十九猶有童心是即位時年十九孤也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昭公疑孝公之誤家語玉肅所定鄭未見家語故也又內則具爲孺子室

於宮中釋於諸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敏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于室則天子諸侯世子之慈母不必其母成而使他妻養之者其無服自當與今言慈母者不同喪服小功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庶祖母可也則爲慈母後者方三年蓋慈母無子而以所慈之子爲子也庶母庶祖母皆得立後父命他妻之子爲之喪服如慈母又云慈母與妻母不世祭也春秋傳曰于子祭于孫止梁司馬筠傳天監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江

卷八十一

二十六

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

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大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喪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主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拾又曰禮云緇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

異於常可着細布衣絹為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  
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  
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  
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  
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帝由是勅禮官議皇子慈  
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  
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  
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  
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  
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臣者之子不服何如又良  
經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  
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  
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倘其服  
者止卿大夫尊諸侯之子尚無此服况乃施之皇子  
謂宜依禮刑除以及前代之感武帝以為不然曰禮  
宜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  
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宜慈母如  
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妻養之慈撫隆至雖

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  
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  
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  
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  
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  
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次為保母此  
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  
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  
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如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  
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弟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嫡  
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  
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也慈  
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也  
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辨三慈混為訓釋引彼無  
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  
雖起于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  
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無所不包經傳  
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

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符等請  
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毋沒為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  
賤並同以為永制

### 本生繼母服

國初制已出繼者本生父母不得丁憂嘉靖間始許  
給假治喪心服三年近有已出繼者其本生父娶繼  
母子有謂不必持心服者按癸辛雜志何自然本何  
份德顯之子其母姚氏死即出繼何份德揚後份再  
娶周氏及自然為中司日周氏亦自然以不逮事母

禮記小乘卷十一

三十九

春谷解官申心喪下禮官議以為母無親繼之別  
延以不為後復下給舍臺議議決學丞朱光成等  
上臺諫言論其當去集議既上雖以為禮有可疑  
當從厚合聽解官然竟以禮律不載無所折衷自然  
去後數日書庫官方庭堅於隋書劉子翊傳承寧  
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母至  
是而匹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時為侍  
御史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又曰為人後  
者為其父母菽水菴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

又曰親繼既等心喪不殊又曰如謂繼母之來在子  
出之後制有淺深則出後之人所後者初匹後之者  
始至此後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又曰苟以  
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思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  
如母何待父母又曰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  
也又曰炫敢違禮乖令侮聖于法使出後之子無情  
於本生名義之分有汗於風俗事奏竟從子翊之議  
禮官共白于廟堂議乃定賸此便當豁然

### 私服私忌

禮記小乘卷十一

三十九

今籍紳期功以下喪及私忌日皆素服蒞公事按  
董晉傳金吾將軍沈房有菴喪公除常服入閣帝疑  
以問晉對曰故事朝官期以下喪服純緇不復承  
色南班亦如之又問晉冠冕之制對曰古者服冠冕  
以佩玉節步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而已  
或奔走以致顛仆在式朝臣皆綾袍五品而上塗  
帶所以畫飾以奉上故漢尚書郎合香老萊采服  
父一也若然服純緇亦非禮也帝然其言詔入閣  
無趨走菴以下喪不得以慘服會令羣臣承本品

袍金玉帶自晉而復盧邁傳將作監元亘攝祠以私  
忌不聽誓御史鞠之帝疑其罰下尚書省議邁曰按  
大夫士將祭于公既視濯而父母必猶奉祭禮散齊  
有大功喪致齊有期喪齊有疾病聽還舍不奉祭無  
忌且不受誓者雖令忌日有告且春秋不以家事辭  
王事今攝祭特命也且以常令拒特命執非所宜遂  
坐罪則私忌私服祇當於私居改服行之公所非也  
今有奉特旨攝祭者遇有恭功亦爲改遣云絕音始  
移反又思移反粗細經緯不同者作太何音者悞

禮記卷八十一  
三十一

檀弓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  
者既無所知所以飯用米貝不忍虛其口所以用米  
貝者以食道衰米貝美尊之不敢用衰也凡合用米  
貝喪大記云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又以所沐之  
米飯之故士喪禮祝淅米於堂又云祝受米奠於楹  
北主人左扱米實于右是飯用沐米也士得用梁者  
天子之士若諸侯之士則用稻喪禮云稻米也  
於篋是也以次差之天子當沐黍是天子飯用黍也

其合周禮典瑞云大喪供飯玉含玉鄭注云含玉如  
璧形而小是天子用璧也又飯玉碎玉以雜米也故  
云供飯玉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亦含以璧  
也卿大夫無文按左成十七年公孫娶齊慶贈瓊瑰  
杜註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蓋用珠也士喪禮貝  
三實于笄注云貝水物古者以爲貨江水出焉笄竹  
器名是士用具三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何休注  
公羊云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禮緯  
稽命徵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  
禮卷八十一  
三十二

卿大夫飯以珠含以貝此則飯同含異或前代殊禮  
不可詳考

禮云爲殯子後者以其服服之晉買充子黎民卒時  
尚在懷抱以韓壽之子爲繼當時多議禮大儒但云  
買不得以異姓爲後至於黎民不成殯無言不當立  
後也又南宋江湛與五子恁恕恂恂法壽皆與元坦  
之難恁子敦明帝勅敦出繼其叔恂爲從祖淳後僕  
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之



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按而義  
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惟敬一人倘無恭屬敬道  
還本若不欲江遜絕後可以敬小兒繼慈為孫援荀  
顛無子立孫之例則昭穆不相應者自可開世立孫  
但取存宗祀不妨奉祖而况中有子而殤者乎近世  
無子之家多有疎族執昭穆之說問親親產甚為可  
怪即大明律例云凡無子立嗣除依律令外若繼  
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其或擇立賢能  
及所親愛者若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  
序告爭并官司受理無殤子不許立後之丈夫為  
後者為其無後也所後之嫡孤現存而吾欲獲而取  
之其脉不相承其祭必不享人非鬼責此與為人後  
者夫子所以深損之也吾固表而出之以為妄爭者  
之戒

壽官

西漢諸帝皆生前立廟猶今之壽官也但無名耳故  
帝曰顧成謂制度逼狹顧望而成也景帝而下則曰  
官景謂之德陽武謂之龍淵昭謂之徘徊宜謂之樂

遊元謂之長壽成謂之陽池

宋諸陵

元妖髡楊連真伽發掘宋帝諸陵微欽二陵空無什  
物微陵惟朽木一段欽陵惟水燈檠一枚而已蓋二  
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遷也高陵骨髮盡化止錫  
器數件端硯一方孝陵亦脫化無餘止頂骨一片內  
有玉爐瓶一副古銅甬一枚似同尸解餘光寧理度  
諸后皆儼然如生理陵珍寶尤多楊髡倒懸其屍樹  
間澀取水銀三日竟不見其首蓋西僧取以為飲器

洪武元年太祖遣主事谷秉義即北平索飲器

酒僧詔應天府尹楚也鳳臺門外高座寺之西北

年止覽浙省諸陵圖遂奉起瘞藏諸舊陵當發陵

時倡義埋骨者或以為磨玉滑或以為林景職今唐

林俱有冬青花詩大同小異竟未知其誰作也詳

辨錄諸陵舊曰橫宮隆裕太后并遐朝廷欲建山陵

大臣謂諸帝陵寢今在伊維不且復中原歸附宜以

橫官為名遂卜吉於會稽今猶仍故名云農田餘話

云至元間得南國有總統者發掘先宋江南陵寢其

聞金寶不可勝計取梓宮中尸體置於故宮殿基上  
建石塔壓之以厭勝江南人凡宗廟神主人民版籍  
皆寘于其下高一十三丈後有雷火自天而下破塔  
烟火焚經三日乃已或云是天曆戊辰秋也未詳其  
塔至張士誠據浙右時其弟士信毀之不言有唐林  
事豈當時未知此舉耶

倦菴小乘卷之十一 終

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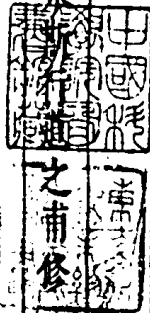
三五

樓巷小乘卷之十二

考訂類

臥冰泣竹

西陵來



之甫修

世傳王祥臥冰孟宗泣竹後事有相同者晉書孝友傳王廷事繼母卜氏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求生魚延求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唐孝友傳張士嚴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

魚至前將以供父父病遂愈搜神記楚僚事後母至

孝為母吮癘母夢一小兒語曰得鯉魚食之病可差母覺告僚時方十二月冰凍僚仰天嘆泣解衣冰上臥之有一童子決僚臥處雙鯉躍出將歸奉母其病即愈宋史查道母病思食鱸魚方冬無市者道泣禱河神水開得魚尺許以饋宜政錄載政和中濟南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病久冬月忽思魚女慨然慕王祥事焚香告天往河中臥冰十餘日得魚三尾鱗質稍異母食之即愈人問之曰以身試冰殊

不覺寒也贊寧荀諸孟宗字恭武江夏人為性至孝

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人問其故母曰小兒

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與為廣被庶可氣類相接讀

書不解及長為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遇夜

雨屋漏因泣以謝母母勉之遷吳縣令在官得物未

寄母不先食及母卒母性嗜荀冬節將至宗乃入林

哀泣荀為之生得以供祭據此則宗之泣竹乃在母

亡後非在生時也晉劉殷年甫九歲孝性自然為曾

祖母冬思荀殷泣而獲供饋焉一云殷年七歲喪父

祖母王盛冬思董殷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忽若有

人云止止殷收泪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丁固

仕吳性敦孝敬母嘗思荀因遂泣竹生荀母子俱大

賢位至封公貴極人望程崇雅遂州蓬山縣人有孝

譽母患冬月思荀焚香入林中哭泣感生大荀數株

又南史阮孝緒母病合藥須得生人發舊傳鍾山所

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途忽見一鹿前行隨至

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而愈王薦母病篤

渴思瓜時冬月薦至深嶺值雪仰天而哭忽見巖石

崩裂瓜落薦得食之即愈人問之曰以身試冰殊

間青蔓披離有二瓜焉摘歸進母渴遂止焦華父遺  
常病甚冬月思瓜夜夢一黃冠謂曰我聞子父病思  
瓜故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常父食而  
病愈齊膝曇恭年五歲母病熱冬月思瓜恭訪求不  
得俄遇桑門持雙瓜分與其一梁陸襄母卒患心痛  
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  
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  
感所致宋學士芝園集載宋貴池孝子葉蒼秋九月  
母有渴疾思生李蒼號泣樹下忽葉葉中得雙李如

揮光蕭山孫寶母癯疾思梅及鳩秋月不河得寶柳  
天所號得青梅於樹鳩自飛墮元常熟羅嗣與母病  
思喚菱時菱未華嗣與解衣入菱澤中哀號俄得菱  
事與泣竹相類因附于後而晉時臥冰者二人皆姓  
王爲尤異云晉劉苞字孟嘗三歲而孤事母至孝嘗  
爲扇枕溫席是扇枕者有王廷黃香并苞而三也

### 十世同居

九世同居者唐稱張公藝元稱鄭德璋以爲美談  
水燕談載唐貞觀中調卒戍邊河中府永樂縣民姚

棲雲之父以兄嗣未立請代兄行遂戰沒時棲雲方  
三歲其母再嫁鞠於伯母母亡棲雲葬。又招覓葬  
其父廬於墓側終身哀慕不衰河中尹渾瑊上其事  
詔加優卹旌表其鄉棲雲十世同居仁宗詔賜旌表  
復其徭役又三世自慶曆至今又五十年而其家孝  
友如故據此則姚氏之雍睦較之張氏似過之且棲  
雲父子忠孝又非公藝遠祖所可望者而事不顯者  
今人但知有張而不知有姚又六朝唐宋孝義傳所  
載數世同居不可枚舉止言十世同居者保定孫浦  
襄州常元紹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而河陰王世大  
名李宗祐陳州劉潤宣州汪政潭州李畊或聚居至  
七百日累數十年會稽袁承詢居雲門山前十九  
世無異費天子皆旌表其門賜粟帛存問復賦稅有  
授以官者而今亦不得與張鄭並稱鄭人 國朝崇  
禮尤渥較之公藝抑又懸絕矣

### 兄弟代死

後漢梁國車成字子威兄恩都爲赤眉賊所得欲  
之成叩頭曰兄瘦我肥欲得代之賊感其義釋之東

觀記臨淄倪萌字子明事與此正同沛國趙孝字長平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餓賊大驚竝放之北海淳于恭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與俱免四事相類又同在一時可怪也其車成倪萌當是相傳之誤

男乳

後漢李善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相繼疫死惟孤兒續始生數月諸婢利其產欲謀殺續善負續逃隱瑕丘界親自哺食乳爲生漣唐元德秀兄子襁褓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漣流能食乃止

李氏含珠

尚書故實兵部員外郎李約葬一賈胡以所遺珠含之集異記云司徒李勉開元初作浚儀尉將遊廣陵有波斯胡老疾詣勉求附載勉哀之因命登艦仍給僮粥胡臨歿述所自來因言腹有藏珠直百萬扶股出珠授之而絕勉資具衣衾密以珠含之瘞於淮上既抵維揚于旗亭見一胡鵠貌肖逝者詢究知爲胡

子告瘞所發墓取珠而去獨異志云李灌者不知何許人嘗次洪州建昌縣倚舟于岸見蓬室下有一病波斯憫其將盡以湯粥給之波斯指所臥墨瓊中有珠徑寸將以酬惠及歿灌治棺以珠含其口十年後過此邑有外國符牒舊時逆旅皆被拷訊灌告縣往郭播發墓於口中探珠還之此三事極相類且皆李姓又勉約父子也可怪及考勉本傳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墓密置餘金於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蓋因此遂緣飾以爲波斯含珠事而傳者又異其名耳後書獨行傳王忱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忱曰我當到雒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歿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卽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爲縣亭長有馬馳入亭舍忱乘馬走入他舍主人見之道及書生事主人大驚號曰是吾兒也姓金名彥遂與俱迎彥喪餘金具存忱由

是顯名李氏蓋慕忱之風而興起者耶原化記有主人在京城隣居有鬻餅胡忽生病生存問之遺以湯藥既而不愈告以左臂中有珠寶惜多年今以為歸市肆之間有西國胡客至可問之當得大價後以示胡客客大驚駭酬五百萬所遇與前同而操致天淵矣宋學士集 國初金陵有李疑者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榻乎疑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俄醫師視脉躬為煮糜煉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為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禱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條兩在故逆旅耶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疑報為景淳曰君脫不取我亦恐為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借往攜以歸面發囊藉其數而封識之

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書往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歸此事正與前同而亦李姓并錄之

廢蓼菽

晉王哀父儀為文帝所殺哀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拜跪攀柩悲號涕淚着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日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菽我之篇齊願歡早孤母亾水漿不入口六七日盧墓次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痛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菽篇不復講焉

埋兒

南史郭世通家貧備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垂泣瘞之此與郭巨正同且皆姓郭又巨得賜金世通得遺錢亦可怪也韓昌黎及方遜志皆深詆其非然率性之人非有文禮以開其聞見未

有要譽之心也 國初日照縣民江伯兒母病剖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母愈者願殺子以祭已而如之事聞 太祖大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杖伯兒百戍海南命禮官詳議旌表孝行事云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務爲詭異之行以驚俗駭世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藥不愈無所控訴至於臥水割股聽其自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嗚呼聖

人垂世立教崇中正而黜奇邪其爲萬世準的遠矣哉

觀過知仁

後漢吳祐爲酒泉太守裔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闕持衣自首祐曰椽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韓卓臆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麥熟而進之文舉聞特

賞之二事與吳祐同然家乏供具食有他肉孝婦爲之撤箸以奉親之故身罹不義此皆平日不學之故耳北齊房法壽以母老不應州郡命嘗盜殺豬羊以供母亦甚可笑蓋由東漢諸公爲之濫觴也

識見不同

後漢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鞠人嘗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銅人於聖世吾所不忍爲也宋杜衍嘗言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衍歷知州旋轉安撫未嘗壞

一官員其官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慎者諭以禍福使之自新從而遷善者其衆不必繩以法也韓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措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公卿次則望侍從職司二千石下亦望京朝幕官奈何錮之于盛世耶范仲淹爲參政與韓富二樞竝命銳意天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取薄稅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范曰一家哭

何如一路哭又靈帝世范滂諸人非許朝政自公卿  
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中屠蟠不以為  
然嘆曰昔戰國時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擁彗先驅  
卒有燒書坑儒之事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碭間自  
同庸人居一十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郭泰故太學  
生也雖好臧否而不為危言激論獨能免怨禍於濁  
世鍾皓子瑾與李膺同年膺祖修常云瑾有道不廢  
無道免於刑戮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皂  
白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今豈其  
時歟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張讓父死葬潁川各  
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馬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  
所全宥宋人記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  
分別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予小  
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太  
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馬曰且  
君既見公謂稚圭不如拔出彼黨同道下來公曰  
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既不悅而去後扶持諸公復  
起皆公力馬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晁仲約

度不能支喻軍民往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樞密盛  
弼議誅仲約參政范仲淹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  
下此盛治事奈何壞之而導人主以殺戮他日手滑  
雖吾輩亦未敢保弼不以為然仲淹爭於上仲約獲  
免元祐初漢陽軍吳慶厚以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來  
上以為謗宣仁太后太師文彥博欲貶于嶺嶠右相  
范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朝興以來荆棘已  
七十年吾輩聞之恐不自免大防不敢言純仁爭之  
不得蔡卒貶新州此數公皆名德也而識見不同如  
此當軸涉世者三復于斯言思過半矣  
**毀譽不同**  
北齊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都遂  
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  
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  
未為癡也唐狄仁傑未輔政妻師德薦之及同列數  
擠師德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  
賢則不知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  
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



已而歎曰：「曩公盛德，我乃為其所容。宋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之信。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為善人。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此數公者皆以譽得毀，與崔邢事同。多遜不足道。以梁萊二公而不能知，曩王可怪也。漢汲黯斥公孫弘，三公布被為詐，上問弘，弘謝曰：「有之。」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正中弘之病。夫三公為布被與小吏無異，誠飾詐釣名如黯言，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其謙讓益尊之。論者以弘舞智御人，然當時告君只合如此。此又在崔暹前諸公皆祖此意耳。」

知人之難

傳曰：人固難知，知人亦不易也。信哉！他如齊之馮驩

趙之毛遂尚曰：「一時投合，無從傾倒。至有交契從容，

家庭親暱，而有茫然如胡越者，可怪也。晉魏舒為鍾

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嘗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

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閒雅，發無

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

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王湛人皆以為癡，兄

子濟嘗詣湛，見其頭有周易問叔何用，此為湛曰：「體

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濟始

歎服。既而辭去，湛送到門，濟有從馬絕難乘，問叔頗

好騎否？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

善騎者，無以過之。還語其父，渾曰：「濟始得一叔，乃濟

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曰：「卿家癡叔。」

宋濟曰：「臣叔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山濟以

下魏舒以上夫騎射之事，皆從少習，原非隱德親故，

猶或未知，况其內得於心，不涉形貌者乎？山簡嘗曰：

「吾年三十不為家公所知，以山濤之衡鑑處父子之

至親而三十不知，可云知人之易也。世有道路傾蓋，

容顏未熟而遽曰：「吾已窺其底蘊，至使英賢豪傑說

容顏未熟而遽曰：「吾已窺其底蘊，至使英賢豪傑說

面而失匪但欺人抑亦自欺也已惜哉山公盛稱王夷甫而不知山簡益見知人之難

古文相類

經傳之文有相類者詩禮義之不愆何惜於人言左氏士為稱諺曰心苟無取何惜乎無家詩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左氏公子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詩曰不愆遺一老俾守我王左氏哀公誅尼父曰不愆遺一老俾屏予一人左氏晉韓起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旺也家語孔子適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旺也左氏晉侯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肅之上膏之下戰國策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左氏周子曰二子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國語吳王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國語觀射父曰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

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左氏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考工記柘為上櫛次之屨桑次之楠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禮器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又其子麥秀之詩下符黍離之咏越人擁楫之歌上體網繆之意迎日之辭與雜語文同冠王之頌與士禮辭類此等甚多不可枚舉古人偶合不約而同非有所沿襲也

雜事同記異

史記太公之封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其安殆非就國者也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說死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授轡自駕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發封尸子閔子騫見子貢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車馬則悅之人聞先王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

與戰今先王之言勝故肥韓非子子夏見曾子曾子  
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  
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  
者戰于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孔

叢子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

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倫入至道今也更  
為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

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

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子言是也吾有之向見

雅詩小雅八卷十二

猶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能識

曾子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韓詩外傳昔者孔

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

瑟聲殆有貪狠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

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夫參

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向者丘方鼓瑟有鼠出遊

狸見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厥目曲脊求而不得

丘以瑟淫其音參以丘為貪狠邪僻不亦宜乎檀弓

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

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毛  
詩傳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絃切切  
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傳記所載此類甚  
多姑記一二以例其餘

### 武士通春秋

史言關雲長岳鵬舉俱好左氏春秋不特二公也漢  
馮奉世學春秋通大義寇恂為潁川聘能為左氏春

秋者親受學焉馮異通左氏春秋晉之杜元凱為春

秋左氏註王大將軍自目高朗疎率學通左氏劉元

海好左氏春秋元海子和亦習左氏春秋劉宣好左

氏傳齊高帝嘗從雷次宗受左氏春秋青州刺史彭

玕健將也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千金

梁王僧辨學涉諫博尤明左氏春秋唐李京留守東

京死祿山難通左氏春秋哥舒翰能讀左氏春秋渾

瑊通左氏春秋瑊童奴字黃岑性敏惠有膂力善騎

射能讀左氏春秋瑊善養之更名高固後為尚書僕

射贈大都督伊慎通春秋王鏐通春秋自稱儒者金

史章宗喜讀左傳聞移刺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

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

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夷主能留心左氏而其臣又能左氏之駁更異宋曹瑋喜讀書通春秋三傳于左氏尤深范仲淹以左氏授秋青青遂折節讀書

麥秀歌

史記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尚書大傳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薪薪兮禾黍之蠶蠶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歌曰麥秀薪薪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歌惟末句一字為異傳序薪薪蠶蠶甚新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薪兮註薪麥也也同一歌而或以為箕子或以為微子記傳所載一事而彼此互異者甚多未可偏據

七步詩

世說魏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其在釜

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一云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一云其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所載少異然不若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四句為簡而盡一云魏文與陳思同輩出遊見兩牛鬪一牛墜井死詔令賦成牛詩不得道牛不得道井及成百步成四十字言不成加大法子建攬筆賦曰兩肉齊道行頭上戴橫骨行至凶土頭畔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得洩賦成步未竟重作三寸言自慙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云云鬪牛詩俚俗殊非子建筆

曹娥碑

上虞曹娥碑蔡伯喈題石傍作黃絹幼婦外孫壺曰曹公見而不能解以問楊修修解之公行三十里乃悟異苑云魏武按碑以問羣僚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江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壺也此語與漢武張寬事極類然魏武未嘗渡江何緣過曹娥而禰正平至幕下遂錄為

鼓吏後送黃祖所與魏武甚不相得無從行副專之  
理或是魏武見楊碑以問楊非真親至會稽也

### 墓志

齊王儉云石志不出禮經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  
作墓志自爾遂相祖習然魏侍中謬襲改葬父母制  
墓下埋文將以陵谷變遷欲使人有所聞知但記姓  
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又隋代釀家于王戎墓得銘  
云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數百字宋孝武  
時青州人有發古塚得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河

東

卷八

二

卷八

二

東賈希鏡以為司馬越女嫁為荀晞子妻簡之果  
則魏晉已有其事不起於宋也任昉作文章緣起亦  
云墓碑自晉始按碑志不同鑄于石者為碑鐵  
墓土者為志春秋吳季子卒孔子銘其墓曰嗚呼  
吳延陵季子之墓莊子衛靈公葬沙丘掘得石槨銘  
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述異記闔閭墓中石銘  
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乎吾君王棄吾之邦遷於重  
崗惟崗之陽吾王之邦臨淄人發古塚得桐棺隱起  
為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惟二字是古餘同

今隸開元時偃師人耕地得銅盤文云右林左泉後  
崗前道方世之寧茲焉是保牧野有比于墓前有石  
銘題云商大夫比于墓政和中鳳翔府掘比于墓得  
銅盤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即前銘也而或以為開元  
或以為政和或以為偃師或以為鳳翔漢夏侯嬰得  
石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張華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醉儒王史威  
長死墓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亾崇隴原塋非寧非  
康不封不樹作靈隨光厥名何依王史威長西京雜

記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命刊石埋於墓側後  
郭宗林傳云林宗既葬同志者立碑蔡邕為其文謂  
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惟郭有道無媿色鄴道元  
經注載漢刻甚多則知志銘自三代已然碑亦非始  
於晉也隋開河記有掘宋華元墓銘宣室志有唐侍  
御邱載選古墓銘徐州志有刺史高流之有河決古  
墓志銘太平廣記三百九十一卷有銘記數十事其  
語俚鄙不足錄梁裴子野卒湘東王為之墓志銘陳  
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志埋于羨道列志自此始焉

安成康王秀堯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  
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四  
碑並建今謂之墓表

露布

奏捷之書謂之露布蓋欲速於上聞不函封之文心  
雕龍所云露板不封布諸觀聽者是已然未詳所始  
初學記引緯書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  
云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甘露沉重以  
為露布所出恐不其然五代史唐莊宗為晉王時擒

二十三

滅劉守光冷掌書記王叔草露布紙不知故事  
於布揭之竿頭使入曳之為議者所笑北史魏高祖  
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戎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  
卿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復賊二三  
驢馬數匹皆為露布私每晒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  
不多復使高曳長纜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  
臣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用布高懸未  
可為非

汲冢書

晉書東哲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  
墓或言安釐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  
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  
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畧與春

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曰夏年多殷益于啓  
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武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  
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  
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  
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畧同繇辭則異卦下

二十四

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都  
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各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  
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  
名也項語十一篇諸國卜筮妖怪相書也梁丘藏  
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六  
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  
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  
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  
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

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  
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  
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  
付秘書較級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著  
作得觀竹書隨義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按西京  
雜記廣川王去疾發魏襄王冢以鐵灌其上穿三日  
乃開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  
七日廼歇初至戶無扇鑰石床方四尺上有石几左  
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扇有關  
鎖和開見棺椁黑光照人刀砍不能入燒鋸截之  
漆雜兒輩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少不能開乃止復  
入一戶亦石扇開鑰得石床方六尺石屏風銅帳鏡  
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幃帳麈朽而銅葉墮落  
床上石枕一牧床上塵埃臄臄甚高似是衣服床左  
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  
有執盤奉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據此  
則襄王之冢發掘無遺豈有竹簡數車而不為人得  
及至晉而尚存者乎當是安釐無疑又南齊文惠太

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  
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  
新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  
官所闕文也永明三年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  
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  
似是科斗書江淹以科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簡  
殆如新近見古冢中棺槨消腐無餘何以竹簡皆云  
皮節如新且王僧虔豈能讀考工而不諳宣簡事亦  
可疑疑是相傳之誤徐州沛縣亦有汲冢

用古語

王勃滕王閣賦落霞與孤鶩齊飛本庾信馬射賦云  
落霞與支益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孔明書非澹泊  
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本淮南子主術訓非澹  
泊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孫思邈曰膽欲大而  
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亦淮南全語陸士衡文賦  
石韞玉而山輝淵含珠而川媚本文子玉在山而  
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淮南荀子亦用之

蕭梁父子著書

自古帝王家著書之富未有如蕭梁父子者武帝撰  
 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有孝經義周易講疏及  
 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春秋洛  
 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孝經講疏凡二百  
 餘卷制贊序詔誥銘誅箴頌牋奏諸文百二十卷製  
 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明山賓等撰  
 吉凶軍賀嘉五禮一千餘卷帝稱制斷疑馬簡文帝  
 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  
 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謝客文涇渭三  
 卷沐浴經三卷馬輿譜一卷恭品五卷彈恭譜一卷  
 新增五澤圖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一百卷元帝著  
 孝德傳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  
 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  
 卷詞林三卷玉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  
 四卷懷術傳二卷古今全德志荆南地記貢職圖  
 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  
 卷昭明太子著文集二十卷撰古今典誥文言為

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  
 卷世言曹氏父子才力遠過蕭梁然魏武陳思止傳  
 篇什典論皇覽集自羣儒較之蘭陵不無少讓矣

朋黨論

唐李絳傳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  
 朋黨小人搖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  
 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  
 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為他計故常為姦  
 人所乘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常黨也陛  
 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止與數千年君為黨  
 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在官小人  
 疾之起黨固之獄訖於天下趨利之人常為朋比同  
 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信  
 常勝正人多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李德裕傳帝嘗  
 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為黨信乎  
 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  
 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無邪心也臣  
 嘗以共鯀驩兜與舜禹維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為



舜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僕叔向比

陽永叔朋黨論意俱本此終與德裕力排朋黨而卒爲小人所中夙貶相繼於是鑒者有調停之說而朋

攻者其禍速然謂者其禍遲總之小人之勢一合畢竟株連而不可解吁可畏哉

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竝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

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成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

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鈞黨繼及

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

三千務以誦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惟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

誠爲國乎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

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驅馳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遷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

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僞見矣歎

子 10-206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考訂類

蜀道難

唐嚴武傳梓州刺史章彝始為武判官因小忿殺之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撫言云太白自蜀至京以新業贊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人豈非太

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鑿殿嚴武至德初地宗行在房琯以其名臣子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少府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為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末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杜甫入蜀在江元初浣花草堂詩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

元寶應皆肅宗年號也代宗廣德二年甲辰嚴武再

鎮蜀甫贈詩云殊方又喜故人來除京兆功曹不赴

武拜劍南參謀簡較工部員外郎闕塗中贈武詩得

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與武傳復節度劍

南合武再鎮蜀在廣德二年明年為永泰元年武卒

廣德永泰皆代宗年號也廣德止二年永泰止一年

肅宗時白已竄夜郎赦歸流落至代宗立以左拾遺

召白已卒矣則安得有賦蜀道難以危房杜事乎韋

臯傳陸暢字達夫臯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為蜀

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為蜀道易以美臯為祿山

亂武以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終

宗世武未嘗鎮蜀也臯傳所云天寶時為蜀道難

斥嚴武之說已為不經然篇中云嗟爾遠道之人

為乎來哉猛虎長蛇殺人如麻語又當有所指或曰

以譏章仇兼瓊亦未可據

虎襲屋壁

少陵集謀伐木詩敘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

斬木入日四根止維條伊杖正直提然晨征募返

新木入日四根止維條伊杖正直提然晨征募返

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載簪籜伊杖支持則  
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控  
矣夔人屋壁列樹白菊饒為牆實以竹示式選為與  
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害馬之徒苟活為幸可樂  
息已作詩示宗武誦是時為大曆元年公在夔州自  
赤甲遷漢西草堂所云夔人者即夔州人也昏黑控  
突夔人屋壁為句山谷老人以山之怪為夔一足見  
也虎黑夜挑擲如夔故有月黑虎夔垣之句用字雖  
奇然非本旨

雜錄  
卷八  
六一

漢馬援兄子嚴教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  
世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  
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矣是非  
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  
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矜結補申父母之  
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  
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  
豪傑好義愛人之愛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

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  
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畫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  
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  
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以為言者  
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諸葛孔明戒子書曰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  
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  
才非靜無以成學恬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  
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

雜錄  
卷八  
六一

及也南齊王僧虔有書戒子曰知汝恨吾不許汝  
欲自悔厲或以閻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既亦  
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  
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  
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口許復徒業就玄自當小差  
於史猶未遊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為  
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  
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  
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何所明而

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哀令命汝言  
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  
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  
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表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  
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瞽目豈  
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作造化  
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  
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  
內外八表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  
蓋卷八表八卷一三

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  
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  
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誦幸及  
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  
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  
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勲數倍許勝劣及吾耳  
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  
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  
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

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  
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覆豈龍虎之議  
况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  
茂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  
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  
以前車戒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  
累奉役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  
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捷志輩冀脫  
萬一未成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  
蓋卷八表八卷一三

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相寧知  
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敘胸懷唐柳玘公韓之  
仲郢之子嘗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第高者平  
墮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  
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執懿行人未  
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不至爲  
不得不堅夫士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他人用  
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甫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  
雖欲弗候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孝弟爲

基恭默爲本長法爲務勤儉爲法肥家以恐願保交  
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蒞官則潔已省事  
而後可以言家法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  
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借繁與富不並董生有云  
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  
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  
俗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  
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瑄子孫之盛仕族宰比山南曾  
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  
禱羹并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亦救食者  
病言無以報吾婦專食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  
矣得不大乎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  
名閥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爲婿未成婚  
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  
無以爲衣食資願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  
厚豐必有令匹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  
議及荆門則裴齋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合信誓如  
反掌則裴之藩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

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美哉夕食乾葡萄  
而已皆保重名于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位實氏女歸  
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女  
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  
釵爲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爲郎吏妻首飾有七未  
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買相國餽門人買有奴頗橫馮  
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  
青衣資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盃馮悅盡  
舉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賈爲歎息出涕卒不知其  
由明年王賈皆建禍墮主以珍玩爲物之妖信如  
矣而不知威權隆赫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  
不能正其家忠於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  
奴害客於滯廡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得乎舒  
國元與李繁有隙爲御史鞠譙獄窮致繁罪後舒  
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詳事  
歟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  
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  
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

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  
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  
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  
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  
之醴醬可一日無哉其大槩如此竊觀世祿之子  
奔陵蕩過而不節遂隕家聲大抵擇交克已務本  
書此數者未嘗經意耳讀此四書固當悚息苟非  
愚思過半矣不可不書一通置之座右又漢鄭玄疾  
篤以書戒其子益思曰吾家舊貧為父母羣弟所不  
為去爾後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海內克  
為得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年過四十  
大將軍三司府開命因從而黃巾賊為害萍浮  
復歸鄉邦入此歲來已七十矣今我告爾以老歸  
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  
聞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何嘗杖杖出門  
事大小汝以承之咨爾築筑一夫曾無同生相  
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戒儀以親有德顯舉

乎僚友德行立乎已志若志聲稱有榮於所生可不  
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亦有讓爵老  
高庶不遺後人之羞所憤憤者徒以吾親墳隴未成  
所好羣書率皆腐敗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且  
方西暮其可圖乎家人差多于昔勤力務時無惜錢  
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  
識亦已焉哉梁徐勉嘗為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清  
廉故嘗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  
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  
念初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爾  
染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  
子黃金滿簾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  
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願貴  
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剝碎田園  
勸典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歛若此舉  
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  
聊於東田開管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  
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閒曠終可為宅儻獲懸

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管昏又須  
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朝  
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  
舍耳何事須華管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  
繼踵高門甲第連閣洞房究其死矣定是誰室但  
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遺果雜以花卉以娛沐浴用  
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為好所  
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修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土  
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為不少既率挽不至又不

卷十三

十一

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歷歷交  
渠映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  
糾紛之與讀中竝饒荷荷湖裏殊富芰蓮雖云入林  
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春  
心益是事意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昔為天地  
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為天地物  
之與我相較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管小則

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  
外真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汝常接安得忘此爾汝  
所買湖熟田地甚為曷爾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  
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事可  
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便更貽恥笑若  
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  
知又復應需之諸女爾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  
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諸緝人無聞言先物後已然  
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

卷十三

十一

汝當自勸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素習也素習  
素習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教畧  
此意政謂為家以來不事資產豈立堅舍似乎  
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  
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  
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履逍遙  
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  
管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  
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

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豈如  
之何若其滿庚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並無俟  
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  
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陶淵明嘗與子書以  
言其志并爲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  
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  
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矣求壽天永無  
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  
多忤自量爲已必胎俗患僂俛辭事使汝幼而饑寒  
常感孺神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  
事矣但恨麟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惻  
少來好書偶愛閒情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  
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  
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  
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效自  
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  
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  
皆兄弟之義飽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

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  
哉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  
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奉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  
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行汝其慎哉郭希林與  
子姪書以言所守曰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  
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  
少嬰歲患事終養疾爲性好閒志棲物表故雖在童  
稚之年已懷遠跡之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建事  
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  
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  
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塵  
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宴矣自游道餐風三  
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疊逆違天備嘗茶菽  
嗜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  
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寸  
年大馬之齒已踰知命奄奄將迫前途幾何實遠想  
尚于五岳之舉近謝居室項項之勤及今耄耋未至  
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



之津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月於良辰餘樂林  
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長成冠娶已  
修惜衛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  
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此  
四書正與吾志合并錄之

孔道輔笏銘

孔道輔祥符中為寧州軍事推官天慶觀有蛇妖歸  
將而下日多往拜焉道輔以笏擊蛇首斃之由是知  
各節人石介作擊蛇笏銘畧云夫天地間有純剛至

聖氣鍾物與人入有滅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

一五

十六

豈百世而常在在堯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坐  
刃刃在齊在晉為南董筆在漢武帝朝為東方朔  
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剛輪在唐為韓愈  
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良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  
蛇笏云云文丞相正氣歌本此

易儲詔

國史于何文肅公喬新卒條下謂景泰初易皇儲  
草詔大學士陳循起句云天降下民作之君其時

鄧尚書何文淵適在傍即應聲曰父有天下傳之

迨天順復辟與謀者多斥罷喬新時為刑部主事因

見黃竑徐正處以極刑恐禍及已乃移書勸其父自

盡正德中柄史者力辨其証王元美引天順錄云文

淵致仕後上復位革官保然亦以與易儲慮有奇禍

時副都御史陳泰左遷廣東副使道經廣昌人有傳

泰來抄提文淵者懼而自縊則喬新勸父引決之說

誣而文淵自盡之說實也野史以為出江淵大槩以

文勢考之恐先有父有天下句而借天降下民句以

對之耳按天降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

理宗即位詔見程頤洛水集當時全用其語原

初而王以為語先後勢異蓋未見程集也

桔槔詩

東坡桔槔詩聯聯翩翩啣尾鴉竿竿確確脫殼蛇

古樂府南頭織織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

購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沈休文亦有此體

復姓表

范仲淹二歲而孤隨母改適吳山朱氏遂有姓

范仲淹二歲而孤隨母改適吳山朱氏遂有姓

既登第後乞還姓表云志在強秦入境遂同於張祿  
名非霸越乘舟偶放於陶朱按唐成汭少無行殺人  
亡命為浮屠後入蔡賊中為賊帥假子更名郭禹昭  
宗時為荆南節度使推官鄭準為表乞歸本姓云名  
非霸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於張  
祿成為本姓郭乃冒稱避本犯禁之辜敢歸司寇別  
族受封之典誠愧諸侯其表甚為朝廷所重范益全  
用其語又孟蜀范禹偁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張名  
詩天成中登第始議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第誤  
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國復作范雁之裔

祭東坡文

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  
之氣李廌方叔祭東坡文也見宋史廌本傳後追錄  
長公制詞中全用此語 憲宗朝追錄于少保詞亦  
全用此語今以為墓祠門聯用之于公尤確借是者  
語耳

摩詰和靖詩

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唐李嘉祐詩也摩詰僧溘  
陰二字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唐江為  
詩也和靖易疎暗二字膾炙人口遠掩前人將人有  
重輕抑文有顯晦也

千字文

梁武帝割大王帖中千字無重者使周興嗣會萃成  
文一夕頭為盡白予疑此書非集帖字也既云無復  
字而今女幕貞潔統扇圓潔有兩潔字元耶律楚材  
嘗讀千文云梧桐枇杷豈是割截字耶殊為明快又  
南齊書王僧虔王範天監初為南齊王集事范愛  
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  
文其詞甚美王命記室蔡道詮釋之沈休文稱其  
文詞仕梁為太子舍人時梁武帝製千文詩兼為  
註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武帝所製  
是周興嗣所集或自有別本也若出自御製則同  
指三千字文豈亦割王字為之耶癸辛雜志云佳  
詞陽當作律召調陽蓋行草召字訛為呂字耳律  
測調陽召字則無義也後見高宗真草千文石本亦

召今作呂者蓋相沿之誤

止菴詩

西湖遊覽志德祥者號止菴仁和人故宋時為僧涉  
元陽念舊國有聽雨詩云半夜思家夢裡愁雨聲落  
落屋簷頭照泥星出依前黑淹爛庭花不肯休按此  
詩乃王建詩非止庵也諺云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  
雨詩用此意又詩定之方中靈雨既零命彼信人星  
言風駕說于桑田箋星雨止星見風早也文公于雨

下命主駕者雨止為我晨早駕辭說于桑田教民移

詩則雨止星見自為曉候故知照泥星出未可盡

山帶

唐韓君平詩風吟山帶遙知雨露濕荷裳已報秋  
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定峯巖或豆中領俗人  
謂之山帶楊用修引唐詩而不言君平又難取集  
卿有玉女岡天將雨則出五色雲人謂玉女披衣與  
山帶相似亦見述異記

詩論語絕句

余嘗閱張無垢論語絕句見其膚淺疑為層作後蜀

清波雜志云張無垢貶南安凡十有四年寓處僧舍

未嘗出戶其一語一言舉足為法驚悟後學宏矣其

甥子恕哀集語錄十二卷既已刊行其間論語絕句

讀者疑焉蓋公自有悟解亦可假此發明奧義嘗即

公門人郎曄云此非公之文語錄亦有附會者始為

釋然

紅葉題詩

紅葉題詩世以為唐進士于祐然記載不同本事詩

云願况乘興與友遊苑中坐流水上得梧葉題詩

一人春官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

况用日亦題葉放於上流云愁見鴛啼柳絮飛上陽

宮女斷腸時君思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

十餘日復於水上得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入

和獨合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雲

友議云明皇時號國寵盛宮女咸愁書落葉隨御

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

接流人願况聞而和之即前云云無後復出之事

以

盧渥應舉拾紅葉于御溝置之巾筒及宣宗省故  
人盧娶其一偶視紅葉吁嗟曰當時偶題不意郎君  
收藏遂為奇事詩云流水何太急保官盡日開  
付紅葉好去到人間北夢瑣言云進士李道普遊死  
中見溝中題紅葉詩云云與盧同王谿編事云疾  
因秋且登大慈寺閣忽木葉飄墮上有詩曰秋  
愁蛾為博心中事樹葉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  
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  
情人盡解相思死記者頗異然大都一事相傳誤耳

卷十三

陸機文賦云奏平徹以閒雅此千古法也  
告君當明白正大使人生讀而易曉不必引用僻  
短釘古文以示博雅唐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  
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嘗其不適時  
可以為奏疏者之戒邇來疏章益為可怪談一  
而旁引數事論一人也而株及多人明有所攻而  
顯其名陰有所指而不拆其故使旁觀者不審而

為詔詢司衡者默會以行其黜陟簡牘之內半是  
詞朝署之間有同射覆彼此相洽未知所底豈特  
告君之體哉是在正直忠厚者一挽其頽風耳

江陵啓聯

張江陵相子懋修狀元及第家宴方張忽有致郵  
報邊警者啓之則一刺書侍生公道頓首拜上書  
聯云老牛砥憤誰無愛子之心野鳥為鸞難免欺  
之謂按程史秦檜秉權浸久後高皇更化召湯鵬舉  
於外執法殿中繼遷侍御史時有選人任盡言者好

條數論事以啓賀之中有云請言有宋之衰

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網名而較藝亦復  
而任私政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砥憤  
子誰無野鳥為鸞欺君實甚云云二語蓋本此當  
閱傳未有知其所出而張亦不悟其以秦檜斥已  
經籍多寡  
書自秦火之後至漢武時始建藏書之策成帝復  
獨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較之

卒哀帝使歆卒父業總羣書者七畧凡三萬三千沈  
十卷王莽之亂盡為餘燼光武中興漸次收集雜賜  
之遷載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陪於前及董卓移都  
吏民擾亂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宜明鴻都諸藏競共  
剖散其縑帛圖書大連帷蓋小製藤囊王允所收河  
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委棄旋經李郭靡有遺焉魏  
氏代漢秘書鄭默荀勗采掇遺亾分為四部合二萬  
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迄于惠懷京華覆蕩文與之俱  
東晉簡牘僅存三千一十四卷嗣後遺書稍流江右

卷八卷一三

七

宋史帝元嘉八年秘書謝靈運造四部書錄其書  
千五百八十三卷元徽元年王儉又造目錄其書  
千七百四卷齊永明中秘書謝朓又造四部書目  
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燹散佚甚多梁初秘書任  
躬加鳩集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典不與焉元  
帝克平侯景收文德圖書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鄴被  
自焚之陳魏之間戎馬生郊日不服給內府所藏  
盈萬卷隋文帝開皇三年秘書牛弘表請撰討書  
民間異書時復聞出內外之間凡三萬卷煬帝即位

增秘書官百二十員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  
道乃至蒲博鷹狗皆為新書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  
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秘書柳顧  
言等詮次除其煩復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于  
東都修文殿江都之變零落幾盡唐武德初平王世  
充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沂河致  
書京師覆舟砥柱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請購  
遺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傳錄異本玄宗又開修書院  
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

卷八卷十三

七

卷季給上卷墨三十五三十六九歲給何備景城  
博平四郡免千五百皮為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  
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冊有正副帶帙指  
其色以表之未幾而有安史之厄矣文宗稍加修聚  
四庫幾完巢溫篡逆送至蕩然諸國分據皆聚典籍  
惟吳蜀為多而江左頗多修述宋建隆後三館有書  
萬二千餘卷既平僭竊收載彌廣至大中祥符之間  
做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日慶曆初成書凡三萬六  
百六十九卷後漸增加靖康俶擾竟為烏有南渡而

後重懸賞格以待獻售淳熙嘉定總計目錄至四萬  
四千有奇胡元之劫裂於秦熒矣以至人士之家聚  
散匪一其收蓄最盛者梁之阮處士唐之李鄴侯贊  
皇父子宋之李公擇宋宜獻尤延之南都戚氏歷陽  
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亳州祈氏荊州  
田氏幾與中秘相為誇競不至數傳十無九存若李  
易安金石錄跋可知也俛仰古今為之永嘆

經傳不同

古史志所載同異不一至六經語孟燦若日星亦同  
存不合者唐蘇州司戶參軍世受五經得王輔嗣  
康伯手寫易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  
疑也馴至其道至堅冰也今本于象文霜字下增堅  
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元虞何以從禽也今本無  
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今本之作言比九五象  
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倒其句責亨不利有攸  
往今本不作小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困初六象曰入  
于幽谷不明也今多一幽字禹象聖人亨以享上帝  
以養聖賢今本多而大亨三字震象曰不喪七鬯出

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今本脫不喪七鬯  
句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本無志字中孚  
象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多豚魚二字小過象柔得中  
是以可小事也今本無可字而事字下增吉字既濟  
象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王韓本在  
道藏中世多不傳越絕書引易曰有高世之才必有  
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眾庶之議成大功者  
不拘于俗論大道者不合于眾今無此語又引易曰  
君臣同心其利斷金今作二人前書益寬饒傳引易

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  
聖賢今無此語京房引易曰復崩來无咎今作朋  
晉獻公筮得歸昧之睽云士刳羊亦无咎今作血  
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  
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  
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毛詩鴻  
雁註引泰誓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前書  
郊祀志引泰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  
之大律詩大明疏引泰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

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左引虞書今為夏書引

周書沈漸剛克曰商書漸今本作潛太叔文子曰書

云慎終而敬始終以不困今作惟始胥臣曰父不慈

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後漢章紀亦引此

語今康誥無此文子皮引仲虺之志曰亂者取之

者悔之今作取亂侮亡哀六年引夏書唯彼陶唐帥

彼天常今無帥彼天常句周禮縫人承翼柳之材註

柳之言聚也諸飾之所聚且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

曰柳穀今度作宅柳穀作昧谷荀子引仲虺曰諸侯

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

以懌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為田觀寧以庶言則

無釋字前書成紀引尚書黎民於蕃時雍今蕃作

又即我御事罔克者壽咎在厥躬今無此文律歷志

引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音

今七始詠作在治忽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

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引武

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成霸粵五日甲子成烈商王紂

又惟四月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翼

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誠于周廟

今尚書無此文五行志引洪範次四曰叶用五紀差

用五事長用六極舒恒與若霧恒風若今叶作協差

作敬畏作威舒作豫霧作蒙主父偃引周書曰安危

在出今存亡在得用今無此文東方朔引書曰不偏

不黨谷永傳引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

多罪是信是使後漢張酺傳引尚書曰身雖在外乃

心不離王室應劭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劉愷傳引

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揚賜傳引尚書曰天齊乎

民假我德對西域傳贊註引尚書焉矣西注卷八

文稍異又五帝紀地理志引虞書禹貢俱次河小

詩雅諒彼武王漢書作亮貊其德音樂記左氏皆

莫以按徂旅孟子按作遐旅作莒白鳥鬻鬻孟

鶴鶴淇澳有匪君子大學作斐亦孔之炤中庸作

韓詩雨無正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冷

小雅四牡駢駢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胡迭而微

胡奎空岸空獄作宜行怒馬如檣作如疇秉界炎

作小界威儀反反作販販倪天之妹作磐天惟此

季作文王曹植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李  
善註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也地理志引邶之詩  
曰河水洋洋今相鼠及邶詩無此句武紀引詩曰九  
變復貫知言之選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觀省邊陲用  
事所極賈山傳引詩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  
諧言則退楊秉傳引詩敬天之威不敢馳驅郎顛傳  
引詩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楊終傳引詩皎皎練絲  
在所染之李固傳引頌薄言振之莫不震疊左宜十  
一年引頌鋪時釋思皆小異春秋左公及朱儀父盟  
於黃公穀作味左樂都公穀作微左齊人來歸新  
公穀作衛實左會于厥愬公穀作屈銀左君氏齊公  
穀作尹氏鶴鶴來巢公穀作鶴鶴公穀于裏左是  
年書孔子生左于哀十六年書孔子卒左本大學  
今文次序全異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顏淵  
子曰非禮勿視四句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  
跪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今曲禮缺二句  
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  
安杖蒞人其萎吾將安放檀弓無吾將安杖四字

孫弘曰好問近乎知今中庸作好學古本曲禮無  
曰明察一句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  
性也今禮運無此語張衡思玄賦注引論語里人為  
美宅不處仁焉得知獨張德鈞書石舉一隅下有而  
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下又有我字敬其事  
而後其食作後其祿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  
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坊記註引孟子曰舜年  
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韓詩外傳高子問于孟子  
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  
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河無衛女之志則德文選  
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史記六國表注  
甫謚曰孟子稱禹生在紐西夷人也鹽鐵論引孟  
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又孟子曰居  
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  
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  
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說苑載孟子書孔子於  
衛主雍雎今作雍疽鮑昭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  
聖是且暮也梁處士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



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前書伍被引孟子曰紂貴為

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

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蔡邕石經

尚書論語與今文不同者甚多如盤庚毋毋老成人

作翁侮成人保后胥感作胥高各設中作翁中無逸

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作自亮以民惠鮮瘵寡作惠于

母皇曰及皇自敬德皇俱作兄立政受人之微言作

微言顧命達殷集大命作通殷就大命論語抑與之

與作意與之與擾而不輟無而字子路行以告無以

字植其杖作置其杖其斯而已矣作其斯已乎法

哉作買之哉畧見東觀餘論東漢許慎者說文引與

易百穀草木麗乎地為艸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為禮

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夕寅其文蔚也為裝也乘馬

班如為駟如引書帝乃殂落為勳乃殂窳三苗為敷

三苗又閉圜升雲半有半無源有爪而不敢以厥及

以相陵憐惟縑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惟縑

今呂刑作貌引論語荷蕢荷蕢與衰衰為詒衣又有

踐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為諛諛接浙為澆浙

其他古今字異甚多姑記數條以備考索

國風先後

詩疏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

編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

為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

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為序則鄭

小於齊魏狹于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

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為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

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

采豈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

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

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柝舟之作夷王之時

有康叔之遺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人相之

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徒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

故以為變風之首既而衛國為首邶鄘則衛之所滅

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衛

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

作後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於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為大國桓為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勲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皆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卷八 宋一三

三十三

故次于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而爭繼復則喪亂弘多故次于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為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于末宜哉幽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于魯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鄭譜王在幽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

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編歌周樂齊之下即歌幽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幽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為今所定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此論雖為辨洽然王次于衛魏先於唐其中先後皆無定說特始以二南終以幽風則不無深意云爾

物名奴

卷八 宋一三

三十三

物有名奴者木奴橘也酪奴茗也荔奴龍眼也麥奴磨室中所浮麥塵也引光奴發燭也蟹奴鮫也亦名海鏡又樹萱錄海上有蚌大如錢腹下有十數蟹名曰蟹奴桃奴桃樹上乾桃也狸奴花奴猫也一云鼠謂之狸奴羣雁所集處有孤雁為之警更謂之雁奴狨猴狝之屬也如金色唐時大官以為殿座謂之狨座最貴其雄而小者名狨奴張九齡以鴿傳家信名飛奴申王以龍植木刺童子執燭名燭奴出天寶遺事西陽雜俎簡勝粟一石加粟奴五斗春之粟奴能令馨香盧奴地名在定州水經云縣有黑水黑曰盧

不流曰奴因以爲名漁陽郡有狐奴雍奴句奴有水  
名蒲奴西域有地名惡都奴金元史地以奴名者甚  
多不具載金樓子銅之精爲奴錫之精爲婢洞微志  
有術士於院中出彈子二丸皆五色叱變爲雙燕飛  
騰名燕奴黃魯直謂竹夫人曰竹奴冬青曰青奴溫  
足瓶曰錫奴

槎菴小乘卷之十三

終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考訂類

武王武帝

史記湯伐夏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

武王楚世家楚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

還報楚王怒乃自立為武王南粵王傳於是佗乃自

尊號為南武帝此皆生前自稱非諡也前書韋昭註

佗以武為號不脩古也師古引成湯事以正其謬但

曰吾武甚與今本甚武異耳

王字誤

史記齊世家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軍頃公朝晉欲

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

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按戰國之時

秦強已極齊欲帝秦魯連不肯春秋天王戰國之帝

也齊雖新敗何便至以王相許左桓三年齊侯朝於

晉將授玉杜云行朝禮也凡諸侯相朝升堂受玉於

兩楹之間六年鄭伯如晉拜成受玉於東楹之東

杜

云鄭伯行速故東過聘禮大夫奉命來聘君臣不敵  
故授玉於東楹之間國君來聘尊卑禮故故當在兩  
楹之間也古文王玉同字後始增玉傍點以別王馬  
遷讀玉為王遂成此謬

物故

物故二字見前書蘇武及匈奴傳單于召會武官屬  
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  
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  
服用之物皆已故耳按後漢儒林牟長傳注引魏臺

槎卷小乘

訪問物故之義高榮陰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  
也言成者無復所能於事也與前二說異莊子聖人  
之生也天行其成也物化古詩奄忽隨物化物化即  
物故之意耳

髮衝冠

蘭相如捧壁入秦視秦王無意憤趙城乃前曰壁有  
瑕請指示王王授壁相如因持壁却立倚柱怒髮上  
衝冠晉王遜使將軍姚崇焚珠距李雄將李驥戰於  
堂狼大破驥等崇追至慈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

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也怒囚羣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夫髮之柔何便上指至衝冠爲裂此非止盛怒當由勇力使然

奄人補導

魏文帝典論曰潁川郗儉能辟穀餌茯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儉所至茯苓恭貴議郎李章食茯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鵠視狼顧呼吸吐納軍祭酒董芬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

老宋八卷

卷一

三

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按後漢樂巴始爲宦者給事掖庭好道後陽氣通暢自上乞退歷桂陽豫章太守所至有績徵拜尚書有子賀官至雲中太守後漢書宦官張讓得罪子婦叩頭請于太后則奄人補導理或有之南史徐龍駒奄人以便侯見寵位羽林監後嗣舍人帝爲龍駒置嬪御妓樂酉陽雜俎高力士有子馳騁平康爲周皓打下領骨得醫正之高賞錢千萬特奏賜緋唐書高力士娶呂玄昭女爲妻呂氏

卒朝聖致祭自第至基軍馬不絕則馳逞平康者登卽呂氏所出耶 宜廟賜御川監太監王瑾夫人二人又正統中鎮守遼東太監王義死太監喜寧掩有其家財貨義妻馬氏奏聞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而京莊宅成化中御馬監左監丞娶故南和侯方瑛妾爲妻事發詔離其杜陽雜編魚朝恩有子曰令徽年十四五始給事內殿上以朝恩故特賜祿水東日記寺人娶婦謁監有見補導又不足言也唐書鄭注傳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狀王守澄神其術故中人

桂卷小乘

卷十四

四

皆昵愛事更異

鮮卑奴言霍氏事

魏明帝時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按光傳光薨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埜制而侈大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綵絲鞵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註曰漢語東閩氏顯以婢代位

素與馮殷姦也又宣帝徙光女塔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塔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山為安定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塔長樂衛尉鄧廣漢為水府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塔趙平為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則知明友非長塔也傳又云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惜傳不明言女所生母而鮮卑奴亦不言光前妻為東閭氏但其談當時事與漢書不甚河漢也博

稽叢小共八卷一四

五

物志云此奴是發范明友塚中所得

翁仲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大人長六丈足履六尺服夷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始皇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謝承後漢書銅人翁仲其名也一云翁仲姓阮安南人身長二丈三尺少為縣吏為督郵所笞歎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威震匈奴乃卒始皇鑄銅為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使者至見之以為生皆下拜則翁

仲自是一人與十二金人無涉然或見於臨洮或以

為臨洮守事亦可怪後十二金人董卓毀其十其二魏明帝欲徙詣雒陽清明門裏載至霸城重不可致便而之石季龍徙之鄴符堅又徙之長安銷之魏畧云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鍾虞駱駝銅人重不可致而於霸壘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則雒中自有翁仲非秦時故物矣晉張天錫時及後魏普泰元年雒陽金像皆生毛眉髮具足此蓋景初所鑄也其為臨洮守鑄像司馬門外者竟不知所終云

稽叢小共八卷十四

六

家果家會

世說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會東坡元修菜詩飲云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元修嗜之且云使孔北海見之當復云吾家菜耶孔君平名坦晉元成間人去北海之夾將百年矣蓋坡公一時不簡誤用之而後人作故事遂以楊為楊修孔為孔融皆相傳之誤

蜀漢晉徵士廬陵王

朱子作綱目以蜀漢為正統稱陶潛為晉處士唐中宗為武后所廢曰帝在房州以為得春秋之旨然蜀漢為正統本之習鑿齒有晉徵士陶淵明本之顏延年中宗稱帝本之沈既濟皆非朱子私初也鑿齒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又著論一篇言晉不當繼魏而繼漢文多不載宋顏延年作淵明誄題曰有晉徵士唐沈既濟傳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為則天皇后進以疆有退非德讓使臣追稱當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調厠唐列為帝紀考于禮經是為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習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約無遷丹革命

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况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闕而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規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稱

卷之八 卷之十

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於帝是有司不特正其先帝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畧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後史卒因之

篡弒不同

自古極惡窮凶至篡竊之賊止矣然亦有今古不同田和之篡齊遷齊康公於海濱秦之篡周遷西周君於惠狐莽之篡也孺子無恙丕之篡也山陽復祀於之篡也陳留考終其弒逆之謀尚未敢熾也自劉裕

纂晉而零陵被弑齊梁而後朝發禪文午登鬼錄蓋始於宋之劉終於宋之趙而天道報之毫釐無爽吁可畏哉

肺腑

今言親厚者為肺腑非也前書劉向傳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師古曰舊解云肺腑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為斫木之肺孔也更生自言於帝室猶肺孔附於大材木耳後書方術楊由傳又有風吹削哺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

經卷小乘八卷十四

此

當有薦沐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橋數泡狀子賢註哺當作柿音孚廢反顏氏家訓曰削則孔也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今俗誠作脯或作為反哺之哺學士因之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則肺之為種當為正訓以為肝肺相附者已誤而復以附為肺益誤之誤矣

赤壁之戰

吳志赤壁之役全歸功周瑜玄德但在行間耳魏志

武帝紀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惠救合肥權聞惠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疾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又山陽公載記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淖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孔明傳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吳求援吳會權遣兵三萬人助備備

經卷小乘八卷十四

十

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果若所云赤壁之功當盡由玄德何以與吳志大相矛盾也至魯肅與雲長爭荊州雲長但曰左將軍親在行間不聞陳說勲伐又吳志操軍先破然後權攻合肥而本紀云權先攻合肥後戰赤壁一事異同未知孰是華陽國志公敗先主於下邳亮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軍柴桑既服先主大名又悅亮奇雅即遣周瑜程普水軍三萬助之先主大破曹公軍于赤壁會劉琦吳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



之進妹固好與傳語合則先主之有荊州由羣下所  
推與權何與魯肅傳備請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  
勸權借之所以云借者正由先主破操實得權助衆  
心雖推未當擅取亦是時勢固然而定蜀之後便割  
三郡復結奸操陰襲荆襄吳之負屈抑已甚矣

### 毛寶放龜

白氏六帖引搜神記云毛寶放白龜後用事者皆承  
其誤按晉書寶本傳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  
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郟城之敗放龜

卷八

卷十四

十一

以敵鎗持刀自投江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帝  
養白龜長五六尺送之東岸遂得免焉是放龜者實  
軍入非寶也本傳石季龍遣子鑒等五萬人寇郟城  
寶求救於庾亮亮不時遣軍城遂陷寶率左右突圍  
出赴江歎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又孔愉傳愉以討華  
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龍龜於路者  
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  
神龜左顧者三鑄如初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蓋誤  
以愉爲寶又因寶軍人事而誤紀之耳

### 南史疎謬

南史宋臨川王義慶傳元嘉中爲丹陽尹有百姓黃  
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警義慶議以爲周禮父  
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寃理不可奪至於骨  
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警祖之文  
况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卽實事盡荒耄豈得以  
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警宜共之同域無虧孝道  
傳隆傳云元嘉初轉司徒左長司會稽剡縣人黃初  
妻趙持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葉依

禮疏小乘

卷十四

十二

法族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典本之自然米  
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  
於孰猶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爲體猶一稱雖創鉅痛  
深固無警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日碑之孫砥鋒  
錐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碯稔矣何得流名百代  
舊令言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祖孫明  
矣趙當避王恭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  
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禮因親以敬愛池  
趙旣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

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沈痛  
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承絕事理然也從之南史  
與宋書相同特刪削數語耳丹陽治建業剡縣屬會  
稽名既相同斷無兩事而一以為論出臨川一以為  
議由伯祚何也即吳興舊文延壽豈容再誤乎又劉  
詳傳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日詳從側過曰作  
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詳  
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謝超宗傳司徒褚彥回  
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闕道壞墮水僕射王儉驚既  
桂末八夫八卷十四  
下車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  
濡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  
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  
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南齊  
書劉詳事同超宗傳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  
闕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既下車超宗撫掌笑  
戲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前後言訕稍布朝野無寒  
士不遜之語且王儉嘗牛驚既下車而南史以為一  
時事又以詳語誤入之超宗疎謬甚矣

名怖小兒

魏張遼小兒啼者皆曰遼來以怖之南齊劉胡位越  
騎較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桓康隨武  
帝起兵旅力絕人所過殘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  
小兒且圖其形于寺中瘡者寫其形貼床壁立愈楊  
大眼威聲甚著淮泗荆沔之間小兒啼者呼云楊大  
眼至即止石虎時麻秋有威名兒啼輒呼麻秋來即  
止一云隋煬帝時將幸江都令麻胡漕河虐用其民  
百姓惴惴常呼其名以怖小兒宋劉琦為隴右都護  
與夏人戰屢勝夏人見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又桓  
石虔小字鎮惡從宣武征枋頭桓冲沒陣鎮惡策馬  
于數萬衆中徑致冲還三軍歎服河朔以其名斷瘡  
二桓皆能斷瘡亦異而石虔事在康前  
白袍將  
唐薛仁貴初見將軍張士貴應募至安地會郎將劉  
君弼為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繫馬首鞍賊皆  
懾伏由是知名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  
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倚山結屯太宗命諸將分

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旗  
展鞭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  
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  
口馬甚衆此卽所謂白袍將也梁陳慶之以兵七千  
破魏衆四十餘萬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維  
中謠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銜  
縣至鄧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  
事在仁貴前

周珪秦璧

雜考小乘 卷十四

十五

左昭二十四年十月癸酉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甲戌  
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侯以溫人南侯拘得玉者取其  
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致之秦始皇紀使者從關  
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道滯  
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使  
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江河之壁  
投而復出殊爲神異太平廣記石季龍立石橋於雲  
昌津用工五百餘萬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沈璧於河  
以而所沈璧流於渚上唐玄宗幼時武后以玉龍子

賜之開元中三輔大旱祈禱無應帝密投玉龍子於  
南內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作及幸西蜀駕次  
渭水左右侍御臨流濯弄於沙中得之上聞驚喜泣  
然曰此吾昔時所寶玉龍子也宜政錄載宋高宗嘗  
宴大臣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墜上見識是十  
年前往四明墮水物詢其來是候潮門外陳宅厨娘  
破黃花魚腹得之賣清河坊舖家上大悅以爲失物  
復還之兆又夷堅志載淳熙中明州士人過曹娥江  
見漁叟持巨鯉賣買得作鮓腹中得小玉印有二字  
雜考小乘 卷十四

十六

不能識後爲德壽提舉以五千得之佩腰間沈亮親  
之曰汝何以得此具以問上悽然曰此我故物東師  
玉冊官鑄德基二字建炎已酉避狄海上誤墮水中  
今四五十年不意復落吾目此與周秦事甚相類而  
光堯俱得之魚腹爲更奇

封禪

封禪之說昉于緯書中侯準識哲云桓公欲封禪  
仲曰昔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今皆不至  
鳥不臻麒麟遁遁未可以封禮器云升中於天鳳凰

降龜龍假鈞命決云刑罰裁頌聲作鳳凰至麒麟應封泰山禪梁甫管仲又云封禪者須北里禾郁上黍江淮之間三春茅以為籍乃得封禪是太平祥瑞總至乃得封禪也然武王之時未太平而時邁巡守之下註云天子巡行邦國至於方岳之下而封禪似武王得封禪者因巡行連言封禪耳不得當時封禪也白虎通云封禪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必于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天以高為尊故增泰山之

檢卷八共八卷十四

十七

高以報天地以厚為德故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績或曰封以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孝經緯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又管子云昔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無懷氏封泰山伏羲神農少皞黃帝顓頊帝嚳帝堯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唯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為異自外皆禪云云白虎通云三皇禪于釋釋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釋釋者無窮之意五帝禪于亭亭之山亭亭者制度審諦道

德著明也三皇禪于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所禪之山與管子不同秦皇漢武言者紛紛大都不出於此云亭亭釋釋梁甫並泰山旁小山名

伏波銅柱

伏波將軍武帝討南越時所置也以路博德為之光武時馬援曹魏時夏侯惇晉盧欽見本傳孫秀見周處傳陶延見陶侃傳葛洪見本傳鄭攀見杜弢傳索菱兄索泮傳銅柱今在廣東欽州分茅嶺下馬援征

檢卷八共八卷十四

十八

交趾時所立誓云銅柱折交趾滅故交人過此每以石培之其山茅草南北異向云一在廣西南寧府援征交趾立左右江界一在思明府界亦援所立廣輿記云在欽州者名古森洞又日南郡西屠夷國又林邑大浦口俱有援銅柱南史林邑國古越裳界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界處則林邑有二銅柱矣晉書同林邑本漢日南郡馬援開南境為置象林縣立柱于此則南寧思明疑又非援所立也一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三國吳程普與關雲長分界于此又唐南

續傳明皇時詔何履光定南詔取安寧城及鹽井復立馬援銅柱又云元和中馬總爲安南都護復建銅柱於故處著唐德以表伏波之裔五代史天福間楚馬希範平羣蠻自謂伏波之後立銅柱於溪州共四處學士李臯爲作銘太平御覽俞益期箋曰馬文淵昔立銅柱於林邑遺兵數十號曰馬流今柱沒海中賴此以識故處則今所遺殆履光希範所立非援時故物也今大理府亦有銅柱質鐵也每歲郡民塗金其上以邀福故似銅耳此蒙氏物也

桂香八美 卷十四

十七

享國長久

三代以來享國逾四十年者夏惟不降六十年商惟太戊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周惟昭王四十二年穆王五十六年宣王四十七年平王五十二年敬王四十五年顯王四十九年漢惟武帝五十五年梁武帝四十八年唐惟玄宗四十四年宋惟仁宗四十二年而已然其中非有外患卽有內憂 國朝 世宗四十五年 中興之業卓越千古乃宮禁四夷已多故矣 先帝享國四十八年四十二年以前 聖母壽

康中宮同慶兄弟父子祖孫毫無虧損東征西討無不率服亘古及今稱極盛矣四十二年以後 聖母升遐潞王早世奴酋犯順宮車晏駕去中官之崩逝方百日耳雖人主不言命運數字蹇理或有之

人主天威

梁侯景入臺城見武帝出謂廂公王僧貴曰吾嘗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惜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矣元字羅推兵屯大都北門入見帝奏事退謂老的沙曰我平生不怕天下一人今見上使人似不能言者何耶天威若健今後凡省中事無大小你可與我奏去陳也二事正同夫二君皆亾國之君也而其天威猶使豺虎之臣不敢仰視又况其盛德大業爲天地百神之所呵衛者乎夷虜寇賊自取誅滅其亦未有以此告之也

類遠祖

或云子孫數傳必有類其遠祖者郭頌世說云魏黃初盜發吳芮冢見芮容貌衣服並如生吳平發冢人於壽春見南蠻較尉吳綱曰君形貌可類長沙王但

桂香八美 卷十四

二十

君微短耳鬚髮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發四百  
年至綱又四十年矣唐小說載蕭頴士濟瓜州舟中  
二少年相頴曰甚肖鄱陽忠烈王頴士是鄱陽曾孫  
卽自歎陳二少年曰吾識而祖久矣遽負擔而去頴  
士北歸盱眙縣吏獲發冢盜五六人頴士認江中二  
少年亦在內頴士詢其故曰我嘗聞鄱陽家顏色如  
生與頴士相類此與吳綱事正同而子孫得似遠祖  
之說驗矣又仙傳拾遺唐饒州牧高推嫁女與進士  
李生產於州之後堂夢鬼神怒其腥穢其女口鼻流  
血而卒後李生歸見其妻訴爲鬼神所害宜往求問  
先生李生如言往田先生勒召諸鬼曰賊是鄱陽王  
吳芮刺史宅是其所居怒其腥穢遂肆暴虐乃擒吳  
芮牒天曹誅之遂還李妻之生原化記功曹蕭頴士  
常密於陳畱逆旅逢老翁日蕭久之微有嘆息蕭問  
其故老人曰觀郎君狀貌有似一人不覺怡然耳蕭  
問似何人曰似齊鄱陽王蕭驚曰此卽某八代祖也  
老人泣曰某姓左曾爲王書佐徧蒙寵遇後遭李明  
之難遂羈逃亾今三百二十七年矣夫以芮之威靈

能殺觸犯之女何以爲賊發塚頴士之似鄱陽老人  
已能言之何待盜言而始悟也且吳芮爲番若亦稱  
鄱陽皆盜發塚皆有子孫肖之可異宜室志宋文帝  
玄孫劉某仕陳爲長沙王叔堅門客後爲僧名惠照  
入唐凡二百九十餘歲貞元末嘗夢長沙曰吾六世  
孫廣當官此郡積十一年方物色得之其貌酷類長  
沙與陳畱老翁事同而兩長沙王之後皆肖其祖更  
異

### 斬蛟

龍卷小乘 卷廿四

三十二

晉周處字子隱義興縣長橋下有蛟處投水搏蛟  
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果斬  
蛟而還鄧遐字應遠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爲人  
害遐遂拔劍入水蛟遠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  
應遠與子隱相去不遠皆以斬蛟卒皆爲名將甚異  
其他如秦之李冰隋之趙昱唐之許遜自有道術非  
此類也而水昱斬蛟俱在蜀中亦異又芝田錄唐初  
敦常者一劍神光照夜如晝客遊至淮浙遇巨舟舟  
經遭蛟作梗擲劍一揮血洒如雨舟舸安流而逝後

遇寒食於人家食鹿脯刀鈍不可割乃以此劍斷之  
訖其劍無光若頑鐵無所用此則自是劍之神力耳

合水

漢光武避王郎兵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  
船不可濟光武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  
水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  
妄語也遂前北至河河水亦合乃令王霸護渡未畢  
數騎而水解慕容皝將乘海討其弟仁群下咸諫以  
為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以

卷八十一

三

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兵以濟大業天  
其或者欲吾乘此赴之乎吾計決矣乃率三軍從昌  
黎踐凌而往仁不虞皝之至也狼狽出戰為皝所擒  
慕容德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於滑臺  
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漸凍合  
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水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  
為天橋津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河水未合什翼犍  
命以葦約流漸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  
水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衛辰不意水草

至與宗族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而還梁夾城之役

李克用遣張承業求救兵於時河中阻絕自離石渡

河春水方泮凌漸奔賊蟻舟不得渡承業禱河神是

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水無患既晤津吏報曰河

水合矣清晨躡濟旋踵水解晉王李存勗與梁相拒

聞河水合曰用兵數年限一水不得渡今水自合天

贊我也遂如魏州攻楊劉滅梁 成祖靖難兵至孤

山大將軍李景隆軍鄭村壩列陣於河北西河水難

渡 成祖默禱曰天若助予則河水合是夜水果合

卷八十一

三

遂帥師擊敗前哨都督陳暉兵暉乘奔渡河水忽解

溺成無數又石勒伐劉曜遂生擒曜從大場濟先堤

流漸風猛軍至水泮清河濟畢流漸大至勸以為神

靈之助已也命曰靈昌津金景祖伐謝野謝野兵敗

走時方十月水忽解不能軍眾皆潰去此又以水解

取勝與合水為異耳此數事頗相類乃知天之所助

百神効靈非可以常理論也

生兒無影

人言八十生兒行日中無影漢時有此事其為性畏

寒理有之其為無影吾不之信夫影必隨形雖草木  
微細未有無影豈以人形遂至隱滅及觀南史始興  
王傳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臂力  
過人進食不異年至九十七方生兒兄遂無影將止  
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則無  
影之說殆實有之莫徵其故神仙傳玄俗住河間已  
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河間王召視之果  
驗遂以女妻焉南史梁武帝身映日無影則又神仙  
帝王之異徵非常理可論也武王生成王亦八十餘  
卷之八 卷十四 二十五

無無影之說

假面

北齊蘭陵王長恭白皙美風姿乃着假面以對敵  
立奇功齊人作舞以效之日代面舞宋狄青常披髮  
面銅具馳突賊圍人畏憚無敢當者蓋卽蘭陵之遺  
意老學庵筆記政和中大雉下桂府進面具此進  
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為一副老少妍媸  
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  
及外夷皆不能及按東漢志百官官府各以木面

能為儼人師晉朱何夏口之戰以鐵面自衛侯景軍  
皆著鐵面蓋假面所自始也

人主忌材

隋煬帝忌材王冑薛道衡皆以佳句召禍宋文帝好  
文章自謂人莫能及鮑照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  
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不  
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及齊高帝素  
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曰  
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或  
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  
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  
笑曰卿善為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一云臣人  
臣書第一陛下帝王書第一此語或然以僧虔之善  
書委蛇於大明之世而慷慨於建元之朝固知道之  
顯晦顧視其主何如耳知機其神其在抱德懷才者  
乎冑與道衡非不幸也至梁劉之遠避難還鄉湘東  
王繹嫉其才學聞其西上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  
乃自製誌銘厚其贈贈此又意外之遺矣



酒令

梁王規為中書黃門侍郎湘東王繹時為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蕭琛傳昭在坐並謂為知言按賓之初筵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註飲酒于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監史之設糾察甚嚴其為酒令應始于此後人易以口語代以手勢新意紛更互相凌勝漸失監史之意耳江左以來豈謂無之王規之論當謂公筵非云私宴也

卷之七

二十七

卜筮

左陳公子完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完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呂氏春秋管仲觴桓公日暮公樂而徵燭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晏子春秋景公飲酒樂命繼夜以飲晏子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竝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為伐德已卜其日未卜其夜三事語皆相類當以左氏為正二說皆因陳完而附會之耳

青黃易名

禮器曰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及造殷因註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咸從之至今語猶存也按高但有鹿馬易形而無青黃易名之說然鄭去秦未遠當自有所祖錄之以廣異聞

漢武故事

漢武故事鈞弋夫人從上至甘泉因告上曰妾止應為陛下生一男年七歲妾當歿今必歿於此不可得歸矣言終而卒既殯尸香聞十里因塋雲陵上哀悼

卷之七

二十八

之疑其非常人發塚開視惟衣履存又上常輕服微行公孫弘數諫勿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權為宰相士猶為知已况不世之主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以屍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為誄又文成被誅後月餘使者藉資從關東還逢於渭亭謂使者曰為我謝上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上好自愛後四十年求我於蓬萊山方將共事不相怨也于是上大悔復徵方士至於帝崩後復幸宮人如平生事更誕故事云是班

固所授與前書全不合可怪

### 蕭山佚事

南史宋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少任氣盧循之難武帝謂季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破其窟穴即泛海襲番禺破之後贈南海太守戾官縣戾孔靈符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合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為有司所糾詔原之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被魏虜後將家屬叛淮陰齊高帝撫高常在左右

卷下 卷十四

二十七

後於都私賣錫出事發繫南兖州獄高帝遣薛深刺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刺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帝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後以斬袁粲功封建昌縣侯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見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

軍西上人情皇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勅上不答而

心善之晉書郭璞傳暨陽人任谷因耕息于樹下忽

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

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

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元帝問于官中帝崩谷因

亡走北夢瑣言錢尚父始殺董昌奄有兩浙得行其

志士人恥之吳侍郎越州蕭山人舉進士場中甚有

聲采屢遭維繫不遂觀光乃脫身西上將及蘇臺界

回顧有紫綬者二人追之吳謂必遭籠罩須臾紫綬

桂苑小錄 卷十四

三十

者殊不相顧促遠前去至一津渡喚船命吳共濟

遠岸杳然失之由是獲免耳後策名升朝是知分定

者必有神明助之雲溪友議王軒少為詩遇物屬詠

遊西小江泊舟葑蘿山際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

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題詩畢俄見

一女郎振瓊瑤扶石筇低回而謝曰妾自吳宮還越

國素千載無一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為君堅

不得既為鴛鴦之會仍為恨別之詞後有蕭山郭凝

素者聞王軒之遇每適浣紗日夕長吟屢題詩石止

寂爾無人乃鬱快而返進士朱澤朝之曰三春桃李  
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隣故西子何如郭  
素擬王軒郭雖存其名而亦不知其何許人也并錄  
之又晉孝子夏方夏統宋齊孝子郭世通郭原平統  
字仲御母病市藥值上巳士女駢集鼓吹轟咽統在  
舟中晒藥危坐不動太尉賈充怪而嘆曰此吳兒木  
人石心也世通備力養繼母婦生一男恐廢侍養乃  
垂泣瘞之子原平今鄉賢祀方與原平而不及統世  
通又時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  
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瘳  
祇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

卷八 卷十四

三十一

槎菴小乘卷之十五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考訂類

南唐奇事

陸務觀作南唐書文體纖弱僅稱小史然其中多韻事可錄者徐鍇傳鍇與兄鉉俱在近侍號二徐初鍇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鍇乃諧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遲之鍇頗快快簡言

槎菴小乘卷之十五

徐出妓佐酒所歌辭皆錯所為錯大喜乃起謝曰逐相所言乃錯意也歸以告鉉鉉歎息曰汝癡甚乃為數闕歌換中書舍人乎查文徵傳徐知諤領湘西以文徵為其判官或獻玉杯知諤喜酬以錢百萬輒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徵偶墮地碎一座皆驚而文徵自若史虛白傳虛白數為烈祖陳恢復事烈祖不能從乃謝病去南游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屐輒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因韓熙載薦元宗召見訪以

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大計賜宴保和

殿醉溺於殿陸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放還及元宗

南遷次彭蠡虛白雀裴杖迎謁道旁元宗勞問因

使誦近所賦谿居詩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元

宗變色厚賜粟帛止尊酒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

酒飲之畧盡尚留一榼吾死置裴杖及此酒於棺中

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沈彬

傳彬唐末浪跡湖湘隱雲陽山好神仙喜詩賦與元

宗游元宗南遷彬年八十餘來見厚賜粟帛彬先歲

槎菴小乘卷之十五

曾杖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當藏骨瘞

此後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槨製作精麗蓋上

有篆云開成二年壽槨舉棺就之廣袤中度次子廷

瑞好道術嗜酒却粒一單褐數十年寒暑不易跣行

日數百里後不知所終陳曙傳曙唐末避地淮南鄉

人多設虛席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雖

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窗戶雨雪滿屋亦

自若人有乘其山往闕之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

蜀不少異陳陶傳陶隱洪州西山山產靈藥陶與  
妻日斷餌之不知所終開寶中南昌市有一老翁  
結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鮮相對飲嚼醉  
輒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  
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爲陶毛炳傳炳隱居  
廬山時爲諸生講得錢卽沽酒嘗醉臥道旁有里正  
掖起之瞋目呵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母撓予腫後  
徙南臺山忽書齋壁上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  
因大醉一夕卒同時又有酒禿者姓齊氏棄家祝髮  
博極羣書善講說而脫畧跌宕無日不醉後主召講  
華嚴梵行一品資金帛甚厚卽日盡送酒家日夜劇  
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  
何辱但見承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成陸一日醉臥  
石子岡徐知諤傳諤好奇寶怪物所蓄不可計有蜀  
估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微外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  
正平可用爲枕朱冠金喙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  
一日遊蒜山除地爲場連虎皮爲大幄與賓僚會飲  
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蝶諤懼而歸遂卒平

生常語衆曰人生七十爲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歡  
樂一日可敵人世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如其  
言盛文進傳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  
遇畫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彼有識者曰此謂之箕  
日何足異項而自復日方午也又嘗至無定河見人  
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云馮延巳傳延巳工詩雖貴  
且老不廢如宮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識者謂  
有元和氣格尤喜爲樂府元宗嘗因曲宴謂曰吹皺  
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  
簫卷小乘八卷十五  
笙寒耶時喪敗不支國勢日蹙而君臣相謔如此韓  
熙載傳熙載數言齊丘黨與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  
齊丘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熙載才氣逸發多  
藝能善談笑尤能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輦金帛  
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畜妓四十輩縱其出與  
客雜居物議闐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以此自污避  
入相爾老矣不能爲千古笑端坐託疾不朝貶熙載  
盡出諸妓後主喜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嘆  
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初熙載嘗使周及歸元宗歷問

周之將相歷載曰趙點簡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後入服其識張易傳易性豪舉尚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元宗太子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為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耶抵于柱礎碎之坐皆失色景遂不為忤待易益厚李貽業傳貽業父載為人簡率無威儀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頽然不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

卷十五

五

乎此客集已大醉指酒壺曰日本用相待酒與忽味倒之矣其疏豁大抵如此劉洞傳洞隱居廬山五十年能詩長於五字自言得買島法後主屬意詩文或言洞者洞遂賦詩百篇卷首石城篇云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因樂不復觀同時有夏竦者亦隱廬山與洞為詩夜洞有夜坐詩竦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竦劉夜坐夏江城云盧郢傳郢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嘗遇都城烽火使韓德霸於道不避德霸叱左右

捕執郢奮臂擊十餘人歐德霸傷目德霸入詠後主後主顧近侍曰我帥遇一措大不能自全兩目尚敢訴耶後舉進士第一徐鉉娶郢姊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為君抒思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郢戲取弄之索酒頓傾數升忽顧吏使書不鼠易一字鉉伏其工王與傳與少從事攻潤州為巨弩所射矢中右耳自左耳出猶旁中一人立死與扶歸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聾亦無癢疾攻潁州倚營門仗劍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與不傷莫不異之後主周后傳后小名娥皇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元宗前元宗嘆其江以燒槽琵琶賜之至於采戲奕棋靡不妙絕後主即位立為后寵嬖專房創為高髻纖裳乃首翹鬢采之往人

卷十五

六

汝能創為新聲則可后即命菱綴語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製恨來遲破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復傳于世徐鉉亦知音曹翻

國工曹生日法曲終則緩此聲反急何也曹生日舊  
諸寶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  
因亦耽嗜廢政事后臥疾已革猶不亂取元宗所賜  
燒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為後主別乃沐浴粧澤  
自內含玉卒於瑤光殿後主哀甚自製誄刺之石與  
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與訣自稱鰥夫  
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潘辰傳辰往來江淮間自  
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廐  
旁一日展從匡國出獵匡國妻行至廐中發展筭見  
糕菴小乘

卷十五

一錫九頗怪之辰歸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劍賴吾  
攝其光芒不然身首殊矣或告匡國匡國曰殆劍客  
也求一試之辰乃與至靜境探懷出二錫九置掌中  
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遶匡國頸有聲錚然匡  
國驚汗請止辰乃引手收之復為錫九申漸高傳時  
關征苛急屬畿內旱一日宴北苑烈祖顧侍臣曰近  
郊頗得雨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有冤獄乎漸高遽  
進曰大家何怪此乃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耳烈祖  
大笑為弛稅額朕先生傳朕少為女道士玉貌烏爪

常著碧霞帔自稱比丘先生始因齊丘進嘗見宮婢  
持糞埽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取置鑪中烹鍊良久皆  
成白金嘗遇雪擁積索金益貯雪令宮人握雪成錠  
投火中徐舉出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炒麥裝成圓  
珠彩然奪日遂得幸元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  
及霽娠已失矣又有御厨某者失其姓名長安舊人  
也從中使至江表事吳及烈祖御膳宴設賴之畧有  
中朝承平遺風長食味有鶯鷺餅天喜餅馳蹄餽春  
分饌密雲餅鑪糟炙瓏瓏餽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  
餽餽舊法具存

鐵鏈

北堂書鈔孔子晚喜易韋編三絕鐵鏈三折人知絕  
編不知折鏈又王氏談錄云古事有相承傳用而不  
見所出者甚多如顏回讀書鐵鏈三推是其一也則  
折鏈又是顏子事

金蓮燭送歸

唐令狐相宋蘇長公皆召對禁中漏下以金蓮燭送  
歸第人臣稱為殊遇又王岐公在翰院值中秋夕帝

於宮中問當直學士左右以公對遂召至賜酒對御榻坐語曰天下無事與醉聲色何如與學士對飲令官嬪進酒命各以巾帶索詩已令脫金珠雀簪其幘頭帝曰須與潤筆晏畢醉起謝令扶掖不得拜輟金蓮送歸院明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此事較之前二事更異

耆英會

元豐二年文潞公守雒為耆英會人為一詩命畫工鄭英圖於妙覺佛寺凡十三人溫公為之序守司徒

槎菴小乘八卷十五

九

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俱年七十七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寺致仕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俱年七十五大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簡較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養俱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溫公年未七十遂

與耆年益以德望致然又潞公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昞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為同甲會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此會從來誠未有雒中應作畫圖傳此即耆英之明年何耆英會中昞且俱不得與耶耆年會始于白樂天香山九老胡杲懷州司馬年八十九吉皎空衛尉卿致仕八十八劉真磁州刺史八十七鄭據龍武軍長史八十五盧貞侍御史內供奉八十三張渾永州刺史七十七白居易刑部尚書致仕七十四所謂

槎菴小乘八卷十五

十

七人五百八十四者也又續會者二人李元夷雒陽遺老一百三十六歲僧如滿九十五宋至道九老則集於京師張好問太子中允八十五李運太常少卿八十宋琪丞相七十九魏石郢州刺史七十六楊徽之九吳僧贊寧七十九魏石郢州刺史七十六楊徽之諫議大夫七十五朱昂水部郎中七十一李昉故相比十一此集竟不成至和五老杜衍丞相鄆國公八十一王渙禮部侍郎九十畢世長同慶卿九十四朱頊兵部郎中八十八馮平禮部郎中八十八時錢湖



留輪雕陽為圖像而序之俱在路公前慶曆中吳興  
有十老會郎簡工部侍郎七十九范說司封員外八  
十六張維衛尉寺丞九十一劉餘慶殿中丞九十二  
周守中大理丞七十二胡安定教授湖學為之序元  
豐中吳中有十老之集盧阜大中大夫八十二黃挺  
奉議郎八十二程師孟正議大夫集賢修撰七十七  
鄭方平朝散大夫七十二閻丘孝終朝議大夫七十  
三章帖蘇州太守七十三徐九思朝請大夫七十三  
徐思閔朝議大夫七十二崇大年承議郎七十一張

差卷下天／卷十五

十一

說龍圖直學七十歲米芾元章為之序在路公後此  
可以想前輩齒德之隆流風之美矣石林燕語唐制  
翰林學士本職在官下五代趙鳳為之始輒宰相任  
圖移在官上後遂為定制凡學士結銜皆以職名為  
冠今張燾司馬君實兩學士皆先書官而後書大夫  
正此例也 國朝翰林結銜猶沿宋制與各司異

燒尾

唐時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初察慰賀皆盛置  
酒饌宴之為燒尾韋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

混復舊官中宗皆令於興慶池燒尾是也其義以為

虎豹化為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燒之乃成人猶人新

除必晏樂乃成榮事也其言誕甚一云新羊入羣必

燒其尾乃不相觸故以新除宴會為燒尾庶幾近之

又唐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極瑋為相

以食費百姓不足獨不進燒尾此其說又何昉也與

新除宴會大異豈當時自有此二說耶或相傳之未

確耳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事朱以燒羊為

對

燒卷小彙／卷十五

十二

潤筆

潤筆之事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大盛於唐張燕公為

姚相碑收其珍玩不費而韓昌黎至車馬伎樂動以

千百計當時遂有諛墓獲金之議而後草制除官自

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宋太宗時立潤筆錢數

降詔刻石於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

至吏人院駟皆分沾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索

者送者恬然不以為怪 國朝初時未聞近時直制

詰者稍有酬謝京官不過二幣多辭不受外州縣正

官漸有定額然亦不聞誦言之而平居巧文益屬簡  
畧銘志碑碣始得常格儉讓之風較之唐宋大不侔  
矣

### 脫靴

今官府遷任吏民爲脫靴以志遺愛此不知所自始  
按唐崔戎以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州以故事置錢  
萬緡爲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幸  
單吾重矯激以誇後人也徙充海沂密觀察使民擁  
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靴時詔使  
淮港小乘卷十五  
十三  
尚在民泣詣使請白天子句戎還此蓋脫靴所自始  
也今遂以爲常例可笑

### 肩輿

唐制步輿之制三品以上及刺史有疾暫乘不得舍  
驛宰相三公師保令僕諸司長官及致仕官疾病許  
乘擔如漢魏載輿宋紹聖三年御史翟思言京城士  
人與豪右大姓出入率以輿自載四人舁之甚者撤  
去簾蔽左右旁午乞行禁止政和七年臣僚上言民  
庶之家不得乘輿今京城內輿輦非命官至富民倡

優下賤遂以爲常近有赴內禁乘以至皇城門奉祀

乘至官廟者借禮犯分禁不可緩于是詔非品官之  
家不許乘輿輦武臣任主兵差遣緣邊安撫官走馬  
承受並不得乘輿 國朝因之武職雖公侯不得乘

輿兼不設馬凳蓋欲其閑習鞍馬安服勤勞耳文職

四品京堂開棍乘馬用凳五品光祿太僕寺丞翰林

院五品六品官坊官亦用凳其餘皆用交床自萬曆

初年此製甚嚴今武職皆用大帷輿開棍數人前呵

文職雖下至兵馬縣佐貳無不肩輿者時事之變遂

難卷小乘卷十五

十四

至於此故老言之無不興嘆按古自漢晉迄唐士人

皆乘車唐初皇太子將釋奠有司草儀注從臣皆乘

馬者衣冠左庶子劉子玄議曰古大夫乘車以馬爲

駢服魏晉朝士駕牛車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

南伐據鞍顧盼則鞍馬行于軍旅戎服所便江左尚

書郎乘馬則御史治之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世稱

放誕近古專車則衣朝服單馬則衣裘服皇家建謁

陵廟冊命王公則盛服冠履乘路車士庶有以衣冠

親迎者亦時服朝服其餘貴賤皆以騎代車比者法

駕所幸侍臣朝服乘馬今既舍車而冠履不易何者

褻衣博帶革履高冠車中之服也襪而銕蹠而乘非

惟戾古亦自取驚蹶議者以秘閣梁南郊圖有衣冠

乘馬者此圖後人所為也古今圖畫多矣如畫羣公

祖二疎而有曳屣屨者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施

帷日者夫也屨出于水鄉非京華所為帷自創于隋

代非漢宮所用豈可因二畫以為故實乎謂乘馬衣

冠宜省太子從之今乘車之制已不可復而肩輿之

俗大屬混淆夫子所謂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也天

卷八 卷十五

啓五年 朝廷毅然詔復舊規三品以下無復肩輿

者矣

門狀

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謂非刺繡衡刺漫不為通者

是也後以紙書謂之名紙梁何思澄終日造謁宿昔

作名一東曉便命駕朝謁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投

覽還家所齋名必盡至唐時李德裕為相貴盛人務

加禮每通謁改具銜起居謂之門狀今所謂脚色手

本也按北夢瑣言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號曰名紙

唐詩名紙生毛不與通者是也大中年薛寶遜為舉

場頭角人皆體做方作門狀泊後仍以所懷列於啓

事隨詣公相門號為門狀書云謹祇候起居即某官

似與今手本不同老學庵記士大夫交謁祖宗朝用

門狀後結牒右件如前謹牒若今公文後以為煩而

去之元豐後又盛行手刺前不具銜止云某謹上謁

某官某月日結銜姓名刺或云狀亦或不結銜止書

郡名然皆手本蘇黃張晁諸公皆然今猶有藏之者

後又止行門狀或止畱語關人苦關人匿而不告紹

卷八 卷十五

與初乃用簡子直書銜及姓名此蓋今帖子所自始

詳見石林燕語第三卷癸辛雜志宋時投門狀有大

狀有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

盈掌足見禮之薄矣投門狀如今之差人投帖而全

紙半紙正如今之全帖古折其日大不盈掌則如今

之單帖耳

縑

前書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縑軍

問以此何為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

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蘓林注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還因裂繻頭合為符信文帝後元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軍入關在元鼎中復用傳者景帝四年以七國反復置傳武帝因之不改耳

吳語

晉渡江以後士人皆作吳語曰喜其妖艷左哀十二年吳人徵會于衛止出公輒後太宰蘇悅子貢之言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公孫彌牟曰執馬而又悅其言則吳音可喜蓋自古而然南史顧琛傳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深之及吳音不變深之烏程人季恭山陰人則當時會稽吳興皆為吳音也陳後主喜稱儂隋煬帝亦自稱阿儂皆用吳音

白癡白醉

左氏晉樂書中行偃弒厲公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注無慧蓋世所謂白癡又前齊昌邑王傳衣服言語踈起清狂不慧注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故信

清狂如今白癡也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道造館各置一銘其三為冬月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鐘騰空映簷白醉二白字甚奇白醉以對黑酣更佳又晉惠帝稱不慧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南史梁宗室傳廬陵王績次子應不慧王薨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鈿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持乞汝竊疑公私之間似惡竊煩金鈿之論足鍼錢癖雖理奪於素望恐言不

雅卷小乘 卷十五

十八

本領

史記倉公傳淳于意少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唐小說載貞元中有康崑崙琵琶第一後遇莊嚴寺僧段善本不覺驚伏崑崙遂拜段為師懇其教授段使崑崙彈一曲段曰本領何雜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魏文帝與將軍鄧展擊劔屢中其臂後中其額坐中

驚視帝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學者宿疾難忘一種惡雜本領積於胸中雖欲更弦必不可得視此可以霍然

話妖

宋張循王鑄銀為鞋謂之沒奈何宣和間婦人鞋底以二色帛合而成之謂之錯到底上方織綾謂之遍地桃金亮制靴底極尖謂之不到頭制鞭極短謂之沒下稍理宗朝官妃繫前後掩裙而長率地名趕上

卷八 卷十五

十九

裙梳高髻于頂曰不走落東足纖直名快上馬背語妖也

不怪其怪

唐魏元忠未達時嘗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忠曰此孝順狗也能為我代勞又有老猿為婢看火羣鼠拱手立前皆不為意後至中書令風俗通漢汝南李叔堅少時從事其家大忽人立而行家人或請殺之叔堅曰大馬喻君子見人行而效之何傷也後堅解冠榻上大戴之以行家人大驚堅亦無所怪大尋又于

竈前畜火家人益驚愕堅曰兒奴皆在田中大助畜

火幸可不煩鄰里亦何惡也居旬日大自死堅終享

大位魏齊王芳時中山有王周南者為襄邑長有鼠

從穴出語曰周南爾以某日歿周南不應至期更冠

續皂衣出曰爾以日中死亦不應鼠遂入穴日適中

鼠又冠幘而出曰周南汝不應我何道言絕顛蹶而

死朕車志平江張雲 有客至呼取衣冠未有應者

俄而所畜大頂其帽束帶其背而出左右駭愕張徐

謂大曰養汝幾年今能解人意就取服之客退而大

卷八 卷十五

二十

自驚此三事二在元忠後語云不怪其怪其怪自懷是之謂矣

鳳毛

今人稱佳子弟為鳳毛以為始於謝超宗非也王勃

風姿似其父導桓大司馬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

在超宗前宋孝武因超宗父名鳳稱曰鳳毛蓋以父

諱為諱耳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謂超宗曰

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邪

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諱曰且侍宴至尊說君有

鳳毛超宗徒跌還內道隆謂簡覓毛至賄待不得乃去宋明帝勅謝莊子融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遂趨而入融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云

俳優取禍

秦漢優人滑稽太史公謂之談言微中唐德宗時李實尹京兆時早開輔饑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撤舍鬻田輸於官優人成輔端為俳語諷帝實怒奏賤工謗國帝

樣卷小乘 卷十五

二十一

為殺之或言古者誓誦箴諫雖詆譖託喻何誅焉帝悔然不罪實優人固有幸不幸矣又宋高宗時賜秦檜第於望仙橋時百官往送酒中優人致語有參軍者以承誦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詆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將就椅忽墮其幞頭乃總髮環為雙疊勝伶指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伶遽朴其首曰爾但坐太師椅請取恩澤二聖還且掉腦後可也檜怒下伶獄杖殺之史彌遠專恣士流無恥者多以鑽刺進秩官宴時有伶人執拳石以大鑽鑽之久而不入

樊曰鑽之彌堅一伶遽朴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舉坐弁栗翼日彌遠杖伶人而出之境事與李實相類

龍鍾

今人言年衰潦倒者曰龍鍾按南越志羅浮山生竹皆七八寸圍節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又黃帝使伶倫伐鐘龍之竹于崑崙之墟吹以應律則龍鍾即鐘龍之倒言耳于衰老無涉一日龍鍾牛馬之跡取淋漓之意洞冥記元封二年大秦國貢花蹄牛蹄如蓮

樣卷小乘 卷十五

二十二

花善走多力帝使輦銅石起望仙宮跡在石上惜花形又于陽關之外得異石長十丈潤三丈立于望仙宮因名龍鍾蓋言其重大難移也似為得之

禁捕鯉

國初有建言禁宰猪者 高皇不從乃止此實朱梁時事訛傳以為國初事也其說蓋昉於唐朝禁捕鯉魚以為鯉與國姓同耳然禁捕鯉在開元十九年正月非唐初制即然梁書南郡太守劉之亨嘗夢二人姓李乞命未之解也其明有獻生鯉魚二頭者之違

曰夢中所感也放之又夢來謝云當令君延筭則經之為李其來已久

宋人失士

宋仁宗時有張吳二士者負縱橫才不事干謁而規禮聘嘗作詩有路破賀蘭掃清西海之句韓范守邊咸狂視之異時二士刺詩石上洒泣過市二帥竟弗之省遂亡走西夏易名張元吳吳故觸夏主諱以聳其聽聞元昊收為謀主勢日强大開右震恐韓公時駐延安忽夜有人持七首入臥內曰某西夏張相公

澁港小乘卷十五

二十三

遣取相公頭不忍加刃第取金帶去金山之役韓斬王幾獲兀木矣闖人王姓者教虜舟戰以火箭射遂潰我師致虜宵遁後岳武穆大敗兀木於朱仙鎮虜欲棄汴北走有書生叩馬諫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兀木遂留復失河南夫將在用人師之所處雖推埋屠販狗盜雞鳴皆所延攬此四人原我中國豪俊豈欲為虜用而韓范諸公歟羅未廣遂使籠中之藥竟成治外之金惜矣談將術者不無三致慨於斯云貴耳集云儂智高發三解不

得志遂起兵兩廣自此有兩解試攝官之格張元因殿試落第往西夏自此殿無黜落之士則元亦應舉非規聘禮者也殿試無黜落竟始于元人鮮知之

照鏡不見首

吳蒼梧太守吳臣不恭王命孫權命步騭為交州諭臣臣照鏡不見其頭隲因入斬之梁河東王營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竟被殺元未有遇兇於市者令掩袖視人皆無首者未幾遂有紅巾之亂人之形神自具玄理不待禍幾之先見然也

老耄八乘卷十五

二十四

夢筆生花

吾邑有江文通舊宅今為寺寺前有夢筆橋以為文通夢筆生花也按李白夢筆生花自此文思日進與文通無涉文通本傳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泊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剖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以遺君自爾淹文章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

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滄海乃保懷中得五色筆  
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佳句時人謂之才盡則文通  
夢筆非佳事也且在治亭遠以名橋大是相傳之誤  
又王珣夢人與大筆如椽絕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  
青絲管授之唐李嶠夢人遺之雙筆皆夢筆事

截髮

晉陶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  
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  
歡雖僕從亦過所望遂爲廷舉宋劉穆之少時家貧

雜錄八共八卷一五

三五

捷難嗜酒資不修拘備往妻兄家恣食多見辱其妻  
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後復截髮市餽饌爲其  
兄弟以餽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少陵送重表姪  
王珣評事使南海詩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  
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  
來在門堯年自備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其帶俄傾  
羞願珍寂寡人散後入怪異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  
前警髮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  
規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

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  
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座真氣驚戶牖及乎  
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  
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媿叔盛事垂不朽據此  
則王母之賢當追踪陶湛視江之周旋兄壻者固已  
懸矣而唐史不載其事何耶云貞觀初其以王姓拜  
尚書者惟王珪一人然珪自隋代亡命南山十餘年  
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太子與秦王  
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雋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爲  
雜錄小乘八卷十五

二七六

諫議大夫與詩事全無涉且以詩中所陳恩遇之隆  
而竟快其名知史之所遺多矣

晉人放達

晉人放達踰簡不可枚舉至於父子夫婦之間有夫  
可怪伏酒太元中拜著作郎孝武帝嘗會于西堂酒  
醉在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  
酒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王  
濛美姿容嘗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  
見耶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



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王渾妻崔琰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意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爲渾仲弟淪也王疑妻謝道韞疑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辭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家庭閨閣之間踰畧至此以此爲達吾所不解被髮而祭遂至爲戎其兆五胡也宜哉

桂香小乘 卷十五

二二

押字

古人花押所以代名凡文移私簡皆前書名後復押字唐韋陟署名自謂如五朵雲時號郇公五雲體石林燕語載王荆公押石字圈常不圓容齋五筆載柳應晨常押字盈丈刺於浯溪等處使人莫識何字又王魯齋有古貴人押字跋云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爲不失製押之源自唐末五季莫不飄蕩傾欹人物世變如此元達魯花赤亦作押字皆以印印之按南齊高帝使江夏郡王學鳳尾一學便工帝以玉

麒麟賜之蓋諸侯封奏皆書花押若鳳尾北齊斛律金不解書有人教押名曰但五屋四而平正卽得岳珂程史載晉益杆有押字知押非始于唐末五季也大抵古人書名不甚整筆若李西臺書建中全已似押今世俗各出已意取難僞託溺其旨矣

炎涼

世態炎涼如史所記蘓秦之兄嫂廉頗孟嘗翟公魏其之客無足論已然世間蟻慕蠅營車馳輻輳于我毫無干涉南史何尚之爲吏部郎歸省父叔度問曰

桂香小乘 卷十五

二二

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對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舡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諸葛武侯出駐漢中以張君嗣爲雷府長史張嘗詣武侯諮事送者盈路車凡數百乘張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劉楨在晉陵高爽嘗經途詣之了不相接俄爽代楨爲縣楨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

問其故爽荅曰劉蒨自餽晉陵令耳何開爽事沈慶之既通貴鄉里素輕之後見者皆膝行而前慶之嘆曰固是昔時沈公世以榮艷爲真得之不勝驕溢失之不勝損誡試思此數事便可霍然

### 萬羊丞相

俗傳呂許公蒙正爲萬羊丞相史記許公居雒中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會營奉熙陵進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其家貴豐給奉養贖盛理或有之未聞有萬羊之說也中朝

桂巷小乘

卷十五

二十七

故事邠公杜棕福壽少倫日食五食一食之費皆至萬錢京西李客見人牧羊遍滿山谷不知幾千萬口詰之自何而來自鄜夏供相公食耳指頰之際轉首恍然並無所覩乃神靈所授也又宣室志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公灾當南行萬里公曰南去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究其事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以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從丞相張公從事于北都嘗

夢登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我因問牧羊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洩于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後旬餘振武節度使朱瑩遣使致書于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卽召僧告其事僧嘆曰萬羊將滿公共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國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于荒裔按一品集冥數論予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雖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則萬羊之說卽杜公事而附會於

桂巷小乘

卷十五

三十

崖州耳轉而加於文穆更誤崖州平生侈靡特甚其在中書也飲食必用惠山泉水通之勞怨嗟滿道一杯羹約費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丹砂煎汁爲之過三卽棄其滓論其暴殄何啻萬羊謫死朱厓非不幸矣

### 飯後鐘

唐王保定摭言載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

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營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  
已了各西東慚愧開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澱面如  
今始得碧紗籠後人誤以為呂文穆蒙正事孫光憲  
北夢瑣言唐段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口食不給  
每聽僧口寺齋鐘動輒詣謁於為寺僧所厭自此齋  
後扣鐘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題詩曾  
口寺云曾遇開黎飯後鐘蓋為此也則飯後鐘又為  
段文昌今唐詩紀事全唐詩話皆以為播且木蘭與  
曾口不合當以播為長又呂文穆父龜圖與其母不  
能卷小乘八卷十五  
三十一

堯舜疑事

清波雜誌楊大年主文舉子上請堯舜是一事為覆  
事答云如此疑事不須用也文昌雜錄鄆州進士李

矩赴上試問同人李濟云堯舜可對天地否濟曰似  
此疑事切不可用西溪詩話世傳歐公掌文開舉子  
問堯舜是幾種事公曰疑事不用使此乃南唐湯悅  
楊鸞問答見鄭文寶江表志又載鸞詩云白日青蠅  
滿飯盤夜聞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  
上咬楊鸞蓋一事而傳者互異如今時有詆謔言堯  
舜是一人澹臺滅明是二人者皆此類也

羊車致寵

晉武帝多內寵平吳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

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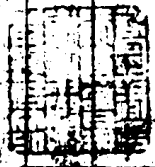
三十二

恣其所之至便寢寢宮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汁灑  
地而引帝車唯胡貴嬪最蒙愛幸有專房之寵焉南  
宋文帝潘淑妃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帝好乘羊車經  
諸房淑妃每裝飾褻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鹹水灑  
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况  
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宮二事絕類潘妃因即晉宮人  
之故智而當時都無所知何也二君初政足稱恭儉  
而一疎貽厥之謀一召元凶之變古戒色荒足為龜

鑑矣

槎菴小乘卷之十五終

非卷小乘八卷之五



經史類

篇章言句

自古篇章之名與詩禮俱興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

九言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

有句稱論語註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徧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雉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爲助者乎而只且之類也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合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卽祈父肇塵之類也三字者緩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雉鳩窈窕

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于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効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也顏延之曰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剛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

句字之數四言爲多唯以二三八者將由言以申

情惟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今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今者其實七今迨其古今之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者乎而伐檀且漣漪之篇此等皆字上爲韻不爲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卽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

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實  
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且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所  
爲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  
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爲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  
爲之虛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  
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芣三十一句陶宮之三  
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  
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卽騶虞涓陽之類是也惟周頌  
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

榘卷小乘 卷十六

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  
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大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  
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  
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  
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僖實不及制  
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  
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  
成湯下又踰于魯僖論其至者同于太平之歌述其  
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誦有優劣

乎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米蘋之類  
或一事疊爲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未異東山之  
類或首異而未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  
類或重章而事別鴉鳴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  
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苢一章而再言賓之  
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  
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  
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爲卒章及  
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

榘卷小乘 卷一六

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卒  
終也言終篇之章言卒者對始也終篇爲卒章則初  
篇爲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滿衣之首章是也若然  
言卒者對首也則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  
曰者定爾功者以者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  
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篇  
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爲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也  
古文尚書  
漢晉諸儒猶未見古文尚書所見者止二十八篇

復得爲太誓一篇故鄭康成注禮記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杜預注左氏傳所引古文皆以爲逸書所引太誓語則曰今尚書泰誓無此文及至江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願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始見全本按魯恭王破孔子宅壁得古文尚書孔安國爲之注其來已久何晉前諸儒皆未得見反使贗書得廁其間則當時書之難見可知韓起來聘始觀周易季札來聘始聞風雅漢魏而後猶須手自繕寫殺青斯竟故志學之士遑遑求探甚於饑渴自印板盛行

卷十六

而得之愈易讀之愈難專經而外盡成賓客况况其蚪斗之文名山之副也噫

春秋舊文

春秋一書皆史舊文即當時史氏先後重輕悉從所告授之成律不得意裁至於仲尼毫無所益如亂臣賊子最所先誅乃趙盾之罪定於董狐崔杼之名章於南史鄭之免頑齊之陽生赴以暴疾隱弒書卒其他郭公夏五竟爾闕如書字書名咸非新意所以詩以後作知罪惟斯都正以春秋國史不載於家朝

與野修似居作者之實因文取義難辭罪我之名自有夏歸文無別叙故韓起觀書史氏曰周禮具存孟子去聖未遠曰其文則史後世拘求一字漫擬刑書甚者謂南面假之匹夫事同改物夏時冠於周月義失從玉春秋之賄非一日矣

左氏句法

左鄰之戰士貞子曰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鄭尉止之亂子產請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楚令尹子庚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

卷十六

楚子召蔡靈侯蔡大夫曰王貪而無德唯蔡於感令尹子瑕言驟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其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楚以晉士伯謂簡子曰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馬子產對晉客曰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沈尹戌曰亾郢之始於此在矣若正讀之當云而後公喜可知也而衆後定而君繼之惟感於蔡怒於室色於市以侈之故不祥無大焉私謀於族而立長親亾郢之始在於此矣字法一轉文更奇古

古語省文

左襄二年萊人賂風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疏司馬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潤之以風雨論語沽酒市脯不食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按馬牛頭匹原無定名昭二十九年帝賜之乘龍服虔云四頭為乘乘既可言頭牛何妨言匹兩因風而潤車緣馬而造非相悖也易井渫不食井冽寒泉食漢書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則酒

雅頌各得其所

雅頌各得其所

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成功之頌本原之風雅而來謂之詩之正經道衰乃作者名之為變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太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罔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山儀合樂周

南關雉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燕禮用樂與

鄉飲酒同惟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昔皆次比又左傳反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綿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其變風變雅則多孔子所定春官大司職鄭司農注云古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耶鄒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為之歌小雅大雅又為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為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

九族

九族



九族之稱凡有二說戴禮歐陽尚書說九族合同異姓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兄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妻族三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鄭玄從之婚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禮雜記總服不禁嫁娶是異姓不在族中以駁前說按詩刺不親九族若是高玄情均一體烏得不親且古者三十而娶高祖玄孫當無相及之理

卷八 卷一六

則是族終無九且三族九族名雖同三九數異引三難九未為通論宜從戴說

枚卜

今廷推輔臣者曰枚卜或疑枚卜二字虞書舜禹之詞不當輕用按左哀十七年楚惠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令尹楚相也今之輔臣古之宰相與枚卜正合但虞書注云枚歷也謂歷卜有功之臣左注云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又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註枚筮謂不指其事則筮亦可言枚但杜註以不

斥言為枚與書傳異宋呂夷簡制曰或管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廣枚卜實契具瞻皆直用大禹事時不以為嫌

執牛耳

今人言主事者為執牛耳非也古人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蒞之周禮戎右云盟則贊牛耳鄭玄云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尸盟者執之襄二十七年傳曰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主備辦盟具宜執牛耳哀十七年傳曰公會齊侯盟於蒙孟

桂卷八 卷十六

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衛也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臣也鄆衍吳為盟主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執其臣執之濮陽宋魯衛三國衛為小蒙則齊魯二國魯為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尊者蒞之以主次同盟者後人誤以蒞為執遂失本旨

司敗

左桓六年傳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晉改為中軍宋改為司城也論語陳司敗問昭公注

云陳謂司寇爲司敗不知其有避而改乎或舊名也  
按文十年子酉日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定三  
年唐人竊馬獻于帝子常歸唐侯竊馬者自拘於司  
敗是陳楚唐皆名司寇爲司敗宣二年鞏之戰齊侯  
敗歸見女子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既而問之辟司  
徒之妻也註銳司徒主銳器者辟司徒主壘壁者則  
齊名有主職者皆爲司徒襄六年樂轡以弓楛華弱  
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杜云司  
武司馬也則宋又名司馬爲司武此當有別義無從

考耳  
左傳卷小乘八卷十六

### 二叔之不咸

左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  
屏王室註咸同也二叔夏殷之叔世也周公傷夏殷  
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亾故廣封其兄弟馬融曰  
二叔管蔡也曹子建求通親親表昔周公弔管叔之  
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李善註用馬說然富辰  
所云既以二叔爲管蔡矣又云管蔡邲霍魯衛毛勝  
郟雍曹滕畢原鄆郟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

池蔣那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言二叔之不咸而復列  
管蔡故杜不從馬說毛詩常棣疏云先儒說左氏者  
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之叔世則  
言叔世者乃賈鄭非馬也二疏矛盾可怪常棣敘閔  
管蔡云逵故作常棣與左氏之言正合當以鄭賈之  
說爲長

### 祈死

左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遂卒叔孫昭  
子欲納昭公見季平子有異志使祝宗祈死亦卒杜

左傳卷小乘八卷十六

氏以爲因禱自裁何休膏肓以爲人有三命有受命  
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納暴未聞死河祈  
也自裁之外當無別解然齊梁丘據謂齊侯曰宋公  
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  
死則知昭子之死非自裁也况春秋傳中違迫自裁  
不一而足未聞祈者欲待自終故祈於神苟其自裁  
何必復祈或以爲二人之死適與所會然春秋終始  
惟二人願死皆因祈即得何其速也其所以死之故  
亦有不可徵者

用人於社

左傳十七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郕子於次雉之社欲以屬東夷與昭十一年楚用蔡世子友於岡山皆謂殺人以祭故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公羊邾婁人執郕子用之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殺梁云用之者叩其鼻以血社也公羊無明註殺梁註血者殺也取其血以繫祭社器疏叩其鼻者論語云以杖叩其脛則叩謂擊也與殺人以祭異義時至春秋三代之法猶有存者楚夷狄或不可知以不或不成列不倫二毛之君何遂至殺國君以祭社當以殺梁之說為長

昏嫁

古者三十而娶二十而嫁過此者謂之失時然禮曰二十曰冠冠又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可為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為長殤禮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為初娶之端又禮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為成人許嫁不為殤明女十五為初昏之端矣王肅

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

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也越語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則當時十七二十以下未得為昏媾大戴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以下及庶人同禮左氏又云人君十五生子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則人君不與庶人同禮明矣蓋天子諸侯欲早昏以重繼嗣故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

始從庶人之法是以男二十至二十九女十五至十

九為率皆得嫁娶也其嫁娶之時周禮媒氏仲春合男女夏小正綏多士女詩桃之天天標有榦行露豎有蔓草綢繆東山我行其豎註皆引仲春之月以為昏期又孫卿曰霜降迎女水泮殺止霜降九月也水泮正月也家語曰羣生閉藏為胎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家之數也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水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故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伍鄉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標有榦

綱繆東菑四月五月猶得為昏至六月始不可則又  
 不必在秋冬仲春也豈有死磨傳曰有女懷春不暇  
 待秋也東門之楊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氓之詩  
 曰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則當以秋冬嫁娶為正至仲  
 春而失期故周禮奔者不禁至季春而大失期則標  
 梅綱繆之歎與矣又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  
 娶毛詩巷伯傳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閉居內則曰  
 惟及七十同藏無間然禮宗子雖七十無主婦得更  
 娶周易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九五老婦  
 得其士夫無咎無譽鄭注云以丈夫年過娶正米  
 女老婦年過嫁三十之男皆得生子此誠是未及五  
 十六十者也而武王生成王年垂八十史傳所載王  
 太子生子者甚多則同藏之說恐亦未確  
 小雅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鄭氏箋承華曰鄂不當作  
 緇緇鄂足也拊字亦作拊拊附不三字俱音方于反  
 得通用左傳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各卻至承棘草  
 之附注雜問志云棘草之不注不讀如輻注屬也輻

讀平聲朱子注詩讀不為人聲按毛氏傳鄂猶鄂鄂  
 然外發也韓韓光明也陸氏音釋不毛如字則朱自  
 承毛說非誤也

良魚

小雅鶴鳴魚潛在淵或在于渚傳良魚在淵小魚在  
 渚疏鶴鳴九臯聲聞于野以興賢者隱于幽遠之處  
 其名聞于朝廷之間賢者雖隱人或知之王何不求  
 而置之朝廷乎所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在淵  
 者或在于渚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  
 隱于深淵以興人有能深于隱者或出于世者小人  
 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遁而隱居良魚二字  
 甚奇

賀昏

郊特牲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曲禮賀娶妻者曰某子  
 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葢送筐篚以將意已不往賀  
 而令人代之以避賀名耳鄭氏云以乘壺酒十肥脯  
 及一犬以為禮

南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何妄注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疏引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之拘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厭乃天命所厭也蔡氏云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夫夫子於諸國或久或速隨意行止南子可見即不見有何不獲已如文王之拘姜里承以為天命所厭者固無謂矣即子路雖剛直其妻與彌子妻為兄弟彌子衛卿之言未嘗不以告衛輒拒父子路猶委贊焉豈有一見南子便以為非至於中葬之事

雜著小乘入卷十六

君子不道且居人之國宜從隱諱豈有明稱淫亂至廢見小君之禮者子路何人寧不辨此蓋是時世祿之變已萌陽速之禍將作得聖人之見或可默為銷除而子路以為外國之臣不宜與聞壺闕所以致疑故直陳其意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言予不能為之開通使其夫婦父子之間一歸於道則天必厭棄之大難旋與其能如天何哉天厭者言天之厭衛非天之厭聖人也其後卒以南子成拒父之釁子路與焉聖人固已先見其微矣文義自明讀者不覺致

生異端又有以南子為南廟更可怪也否音否泰之否

反坫

夢溪筆談云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為狀首揚歷貴近曾請知海州有筆工善畫山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為之記後云設於廳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予竊意其心以為邦君有反坫與樹塞門相屬故謬以屏為反坫耳按郊特牲旅樹反坫內則曰士於坫明堂位曰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儀禮有東坫西坫在堂隅是

雜著小乘入卷十六

累土為之皆可名坫未必即為反坫也汲冢書曰何阿反坫注曰外向室也反主坫言非主爵言矣文坫字下直注云屏也从土占聲則坫之為屏作諸本自無誤朱紫陽曾以問程大昌程亦引說文證紫陽論語注仍鄭氏舊文耳近見士人家賓筵動翻丸上設小屏置杯斝其間或古反坫之遺意乎字書引說文云屏也一日反爵尤圭處以土為之在兩楹間近南則非常設又文與樹塞門相連義自兩通存中讀之太泥矣

娶同姓

魯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當時譏娶同姓為非禮按左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娶狐姬嬖姬大戎狐姬實生重耳襄二十三年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潘載樂盈納諸曲沃二十六年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昭元年子產論晉侯之疾曰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則同姓婚姻不始自昭也晉侯盟主首犯非禮魯之效尤何足為怪所以獨譏魯昭者以魯守周禮謂之望國冒嫌為之遂騰物議耳

禮卷小乘八卷十六

父師少師

尚書微子篇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孔注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史記殷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殺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狂為奴紂又囚之太師少師持祭器奔周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與其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諫紂不聽欲死之及法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披髮佯狂為奴比

干直言諫紂遂殺王子比干劉視其心於是大師少

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注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周紀已明言太師名疵少師名強而此注復云似誤何也漢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強與孔注異然商紀既稱太師少師持祭器歸周宋世家又稱微子持祭器造軍門豈當時抱祭器者遂有三人耶終當以孔注為長書疏編簡書傳不見箕子之名唯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比干家語以為紂之諸父箕子則無文世家云箕子者

禮卷小乘八卷十六

十一

紂親戚也止言親戚未知是父是兄鄭玄王肅皆以為紂諸父厥度杜預皆以為紂庶兄史記帝乙長子曰微子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母正后立為嗣是也母也呂氏春秋紂之母生微子又生仲衍時尚為妾已而為妻生紂帝王世紀帝乙二妃正妃生三子長微子啓中微仲衍小為受庶妃生箕子啓母之生啓及衍也尚為妾及為后乃生辛是紂與微子又是同母兄弟矣箕子乃為庶兄孟子公都子引紂為兄之子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則微子比干又為帝乙之

弟與諸說甚異莊子太宗師篇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它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注司馬彪云胥餘箕子名見尸子箕子胥餘漆身為厲披髮佯狂或云胥餘比干名按此又自狐不借以下凡八人胥餘當別是一人未必箕子名也注疏云未知出何書似未詳考又論語微子去之尚書傳殷紂無道微子抱樂器歸周以存宗祀左傳楚成王圍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與櫬楚子問諸逢伯伯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則

禮卷小乘八卷十六

二十一

微子歸周在牧野後

### 負版

論語式負版者石林燕語古者喪服有負版綴於領下垂放之方尺有八寸服傳所謂負廣出於方寸者也鄭氏云負在背上適辟領也蓋喪服之制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此禮不見於世久矣翟公異內翰常言論語式負版非版籍之版乃喪服之版也按論語注疏周禮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注云版是戶籍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職曰邦

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圖籍相將之物故知負版者是持邦國之圖籍也則負版自是版籍若負版是喪服上已云見齊衰者雖狎必變矣又云凶服者式之矣何以又云式負版者母乃太重復乎當以論語注疏為正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衰布帶因喪屨疏有司謂卜人麻衣謂白布深衣布衰謂麓衰也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為衰長六尺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胸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石林以為方尺有八寸亦誤世說孫興公道曹道輔才如白地

禮卷小乘八卷十六

二十二

明光錦裁為負版終非無文采酷無裁製此負版似非喪服不知其何製也

### 祭祀不祈

禮器曰祭祀不祈注所求也不為求福趙商問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者鄭答云祭祀常禮以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所有為言之主於求福非禮之常也又鄭發墨守云孝子祭祀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已不求其為而祝尸般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

受福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則祭  
祀內盡已心外亦有錫福之義焉然非孝子所得自  
祈也唐憲宗問李藩所禳之說藩對孔子病止子路  
之禱漢文帝每祭勅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  
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于人  
者和于神人乃神之主主人安而福至可謂要言

端章甫

論語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  
焉註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祀朝之服疏

雜錄小乘卷十六

二十三

引王制云月人玄衣而養老注玄衣素裳天子之  
服為諸侯朝服彼云玄衣則此云玄端也按禮玉藻  
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子東門之外卒食玄端  
而居諸侯玄端而祭禘冕以朝鄭注端當為冕字之  
誤玄衣而冕其服在袞冕之下故天子以為燕居而  
諸侯以為祭服玄與端自是二物今子華曰端章甫  
則端當為冕未嘗及玄衣而曰端服何耶且玄端天  
子朝服非諸侯朝服也孔子居宋而章甫則章甫者  
士服禮無諸侯章甫之文據舊註則端章甫為諸侯

宗廟會同之時諸侯著此冠服也據今注則端章  
甫為損介服宗廟會同之時相者著此冠服也義不  
能兩通何不依鄭解以端為冕而曰冕章甫為小相  
豈不較然以章甫為禮冠可也以端為玄端服未得  
樂記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鄭注端  
玄衣也又與前注矛盾此端但當訓正耳

餼餘

禮餼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餼者食餘之名凡  
食人之餘悉得以祭所不祭者惟妻與子二條耳孔

雜錄小乘卷十六

二十四

子以為父得有子餘者謂年老致仕傳家子孫  
客之事故父餼其子餘夫餼其妻餘者謂宗廟與  
人類要飲有餘夫得食之按禮不下庶人此皆士  
夫之禮茅容尚以雞黍奉母客不得與豈有賓客之  
餘可以餼父者至于妻以燕飲之餘餼夫猶為可怪  
當是子有君賜得大官之餘以遺親妻為尸妻得  
享之餘以舉案耳

瓜祭

論語雖疏食菜羹瓜祭今注瓜讀為必按禮



祭上環食中素所操疏食瓜亦祭先也則瓜祭自當  
如字何冥注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疏亦引玉藻文  
讀爲必無謂

匏瓜

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注匏瓜得繫一  
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尚東南西北不得如不食  
之物繫於一處天下非動物誰非繫而不食者何獨  
言匏瓜朱子因之按毛詩匏有苦葉疏引陸機云匏  
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匏葉采

卷十六

二十五

之烹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益匏可繫則葉苦而不  
可食魯語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  
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  
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  
佩匏可以渡水也今見浮水者往往繫匏於腰可以  
不沒中流而遇風波一壺千金壺即瓠也瓠即匏也  
匏瓜但可繫渡水而不可充食以喻應世無通材者  
不可試於磨涅者耳鄭氏註投壺引冥子春秋曰酌  
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冥子浮字亦作匏一作符則

匏字亦有浮音一云瓠瓜星名上繫於天而不食所  
謂說之訛者矣王弼注易姤九五以抱包瓜云匏瓜  
爲物繫而不食者也亦用詩義

與爲人後

禮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使延射  
曰責軍之將也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與音預  
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之者而往奇之是  
貪財也近世此風甚長至於骨肉競爭破家不顧鄰  
氏之說必有本非爲人後者即不得與於鄉射也張

卷十六

二十六

永嘉持繼統之說至謂爲人後者爲聖人之積業而  
不得入於射耦一時亦無有援此以正其失者蓋由  
注疏之學久不講之過也

儒行

禮記儒行篇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贊  
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禹不程其力注鷲蟲猛鳥猛  
獸也重禹大禹也程猶量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  
之與否當之則往也如此則不度已不量力悍然因  
顧較之暴虎憑河殆有甚者何足爲儒疏又引孔子

夾谷之會以為不避艱難為夫子之勇力若石不避  
蟲重勇者然更為可笑此蓋言儒之特立百折不回  
雖猛鷲之蟲不足以較其勇扛鼎之夫不足以程其  
力豈謂遇猛引重不量勇力堪否當之則往哉至於  
過言不再不復逐也流言不極不窮訪也不斷其威  
無衰容也不習其謀無轉慮也皆詳著特立之事解  
者俱非

先勞

曲禮請益則起注引子路問政請益云云孔氏疏子

禮卷小乘八卷十六

二十七

路問為政子云為政先行思惠乃可使入為勞

路嫌少就孔子更請益子云但動行前思惠之事

德息則自足為政此解於先字勞字更明今解未得

犬馬有養

論語至於犬馬皆能有養注疏其說有二一曰犬以  
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  
生敬於人若人惟能供養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  
犬馬乎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時其饑渴飲  
食之皆能有以養之但人養犬馬資其為人用耳

不敬此犬馬也若養父母而不敬何以別於犬馬乎

朱子用後說然皆非也孔子論孝豈有以父母與犬

馬相比之理按內則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

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

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

盡然而况於人乎則犬馬者是父母之犬馬言孝者

自謂能養至於父母之犬馬皆能有以養之但不敬

則何以自別其養父母之心釋者不考遂成千古之

程卷小乘八卷十六

二十八

課

請車為柳

顏淵次顏路請子之車以為柳子曰鯉也夫吾不能

行以為柳孔安國注云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

後謙辭也按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

歲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女樂適衛屋至宋鄭陳

蔡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魯以哀二十六年卒年

七十三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回卒

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也伯魚年五十先孔子

卒則鯉卒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顏回之卒在伯鯉前而此云鯉也或吾不徒行以為柳杜預云嘗為大夫而去故云後此言得之注云孔子時為大夫誤矣然伯魚未死夫子焉得先言其死或云是假飾之詞豈有父子之間設為死語以拒人者恐萬無之理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得詳則知世家列傳其不可據以為實者多矣

狐貉以居

論語狐貉之厚以居疏居家接賓客之裝也居家主

卷之八 卷十六

二十九

溫故厚為之一云狐多疑貉善睡聖人以居者所以利用而安身也先事而慮有若狐者焉所以為利用無事而息有若貉者焉所以為安身又聖人之居所以致其辨狐孤也貉各也狐一羣而不二貉與雅同穴而異處可以致其辨矣此言甚為有旨

寢不尸

論語寢不尸居不容注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成人以尸為成人疏云孔子當常歛屈也按禮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趨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

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注尸居神位敬慎也尸自當為祭祀之尸寢寢室也寢室燕居舒遲和善不若對尊者如尸之敬廣為容儀如禮所載耳且臥而歛屈亦人之常何必夫子始然而一臥便如死人此其故有非人力可為者夫子何以勉意戒除萬非恒理曲禮云坐如尸若以寢之尸為成人可云坐如成人乎朱子沿用其說未得

齊必變食

論語齊必變食朱子曰不飲酒不茹葷也按周禮膳

卷之八 卷十六

三十一

夫正齊且三舉鄭注云齊必變食也疏云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大牢禮記云齊者飲不至醉無不飲酒不茹葷之說惟莊子人間世云仲尼曰齋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子曰祭祀之齊非心齋也成玄英注曰葷辛菜也說文注通謂芸薑梅韭蒜葱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夫端衣玄裳而乘輅者志不在于食葷注云葷菜蔥韭之屬則所謂不茹者特葷菜耳非魚肉之類皆不食也胡明仲論梁武帝曰祭祀之齋居必遷坐必

變服齋必變食食爲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與神明交未嘗不飲酒不食肉也皆與朱異後世佛氏之說行始有斷除酒肉之齋然要之清心志絕昏亂其說似優朱子蓋採用其說以爲交神者法非不知古禮不如是也

攻乎異端

攻乎異端注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疏人不學正經善道而治乎異端之書斯爲害之深也朱子因之一解攻爲攻擊之攻已爲止

楚卷小乘

卷十六

三十一

已之已亦有意理予嘗疑已即身已之已也語釋意也消之也一攻治異端已未有不愛其害者孟注性於其心害於其政事正同晉書藝術傳索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其義始了然前解俱爲未暢

楚卷小乘卷之十六

心志

棧卷小乘卷之十七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經史類

聖門記禮

三代禮樂折衷於聖人當時羣弟親承聖旨然其傳習或彼此不齊子游禘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小飲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之昆弟或云為之齊衰或云為之大功父母之喪曾子曰七日水漿不入于口子思曰三日不入而已大功廢業或曰誦

禮記卷八十八 卷十七

可也以至子思不喪出母武子不識殺蒸此皆禮之大者適莫無從矛盾互異乃知禮所自始不在文儀柱下發忠信之薄之言晉人有豈為我輩而設之語雖理背中庸未必非有激而云矣

歌哭

禮哭日不歌鄭注哀未忘也疏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鄭此云哀未忘則吊日之朝亦得歌樂但吊以還其日晚不歌耳是哭後乃不歌也宋程頤爭歌哭之說而子瞻謂但聞哭則不歌未聞歌則不哭

其說正本於經疏而或者以為辨口之禦誤矣

寢衣

論語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注謂齋祭之時別有寢衣不詳其制按詩召南抱衾與視傳衾被也疏引葛生篇曰錦衾爛兮是衾為卧物故知是被也今名為被古謂之衾論語所謂寢衣也凡覆于物之上者皆名曰衣如地衣琴衣弓衣之類則寢衣以被釋為正其言別有寢臥之衣者未得云長一身有半以身為度當得今尺六尺加以有半則今尺九尺也較之恒

棧卷小乘 卷十七

被稍長餘以覆足于理或然

執圭享禮

論語執圭鞠躬如也享禮有容色聘禮云賓襲執圭致命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凡執玉之禮公執桓圭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侯執信圭信之為言伸也其文緝細伯執躬圭躬之為言屈也其文兪畧皆長七寸子執穀璧琢為穀稼義以養人男執蒲璧琢為蒲葦義取安人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爾雅釋器云肉倍好

為璧諸侯朝王及相朝所用也其公侯伯則用璋子男則用琮諸侯相朝其享君皆以璧享夫人則以琮子男相享則降用琥璜凡降瑞一等朝享皆左幣以先玉圭以馬璋以虎豹之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緇璜以黼所謂束帛加璧者也庭實惟國所有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織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物非一國所能有惟國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則束帛之外又有庭

禮卷小乘 卷十一

實矣禮器云圭璋特達疏謂不用他物燒之表德特達不加物也則上公不當有皮馬而尚書康王之誥諸侯皆朱馬鬣以為庭實則馬又不必上公也聘禮云禮賓之幣束帛乘馬又致饗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則諸侯于聘賓惟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而禮器又云琥璜爵疏謂天子享諸侯或諸侯自相享至酬酒時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以琥璜玉之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以通則諸侯相聘未嘗不用玉而琥璜又不必子男始用也蓋古者致禮玉帛篚篚庭

實當是篚篚之類自當具物皮馬之獻不必上公始然所云特達者以二王之後皮馬不上于堂惟圭璋特升堂故云特達耳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禮亦云君使卿皮幣還玉於館是受幣返璧原不以玉為賄所以但云束帛乘馬不用玉也諸說雖異實則相通

道聽塗說

予解論語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以爲雖道路之言皆德之委棄中有深理在人拾取而會悟之耳或以

禮卷小乘 卷十七

爲不然按前書稅文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讀此而予解即釋然無惑矣

穿窬

論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注穿穿壁窬窬墻讀者以窬爲踰越之踰非也按左氏算門圭竇禮

記儒行在門圭窗鄭注圭窗門旁窗也穿墻爲之篇

說文窗穿木戶也郭璞解詁窗門旁小窗字與窗通

用一音史穿窗者穿門竇而入非兩義也踰越之字

古皆作逾說文云越也引尚書無敢昏逾字亦作踰

見賈誼及嚴助傳亦作俞見食貨志無作窗者或云

鑿垣曰窗窗即竇也舍穿竇而復言穿壁無謂表記

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窗之盜也與注亦音豆

器車

禮運山山器車注器車謂若銀甕丹甕也疏云出緯

卷小乘入卷十七

五

書授神契按孝經授神契但云德極於天斗極明且

月光甘露降德及于地嘉禾生莢莢起程地出德至

八極則景星見德至莫宰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

獸則鳳凰來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動狐九尾雉白首

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德至源泉則黃龍見醴泉湧河

出龍圖雉出龜書無所謂銀甕丹甕者不知鄭氏何

所據杜少陵詩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

蓋本之鄭注南史梁天監十年冬十月山車見此豈

即所謂器車者耶俟考南齊王融文集有銀甕啓一

漱澣

內則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注手曰漱

足曰澣疏以冠帶尊故以手漱之用力淺衣裳卑故

以足澣之用力深禮器晏平仲澣濯以爲譏此冠得

澣濯者平仲大夫此蓋士禮也曲禮諸母不漱裳則

裳亦得言漱毛詩周南薄汗我私薄澣我衣注汗謂

煩澣之煩澣揆菽之也用功深則亦不必以足爲澣

也下文易澣易否則汗總得言澣蓋文有互見不必

卷小乘入卷十七

六

定拘耳漱音素戾反澣字亦作浣同戶管反

一傳衆咻

孟子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

不可得矣齊書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武帝爲江州

以諧之爲別駕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僕

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

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

人多非惟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僕語帝大笑

編向朝臣說之此卽一傳衆咻之旨易其詞耳侯音

弦鷄反東北夷名

童子何知

左傳童子何知凡二見鄢陵之戰士焚以戈逐士句  
曰童子何知單公子愆期言王子括必為亂周靈王  
曰童子何知

梓匠輪輿

禮注疏木工七謂輪輿弓廬匠車梓梓作杯勺笱簾  
之屬匠作官室之屬輪車輪也輿車牀也車難不能  
一人獨成各有所善則梓匠輪輿其工凡四而今讀

槎菴小乘卷十七

七

者混而為一莫知其解一云梓漆工也侍食於君君  
賜餘器之溉者不寫注溉是陶梓之器何胤云梓漆  
也陶漆之器皆不煩溉滌此亦有理

繫馬

孟子繫馬于馴弗視也無解按齊語衛為狄所敗出  
廬于漕齊桓公城楚丘以封衛文公其畜散而無育  
公與之繫馬三百韋氏注良馬在閑而不放散曰繫  
馬蓋繫于廐之馬善馬也

追蠡

稽古錄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蠡趙岐注以追為  
鐘紐于表未安者追琢也詩于追琢其章今畫家滴  
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疑文追  
起處漫滅也趙氏釋蠡為絕亦非蠡蓋剝蝕也今人  
以為器約用久而剝蝕者為蠡此論或然

梁

梁有二義孟子澤梁無禁梁魚梁也詩母逝我梁敝  
笱在梁胡逝我梁在彼其梁維鷓在梁鴛鴦在梁有  
笱在梁傳云石絕水曰梁周制敵入掌以特敵為梁

槎菴小乘卷十七

八

鄭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關空以笱承其空似與詩傳  
異義然為堰者未嘗不可以石則石絕之與土堰原  
無所分皆謂魚梁魚雁注圍曲梁寡婦之笱也曲笱  
也以笱為笱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則以梁與笱  
為一物與上義異孟子又云十二月與梁成梁橋梁  
也月令孟冬謹開梁注梁橫橋也詩造舟為梁注造  
舟者比舟於水加板於上若今之浮橋皆謂橋梁今  
學者混而一之不可無辨又澤之有梁雖土石不同  
必須空其中以承笱方可得唐詩疏土不隱塞庶人



不總書不隱塞者為梁止可為防于兩邊不得當也  
皆隱塞為盡物也梁不空中魚無從致此是不竭澤  
之意不當以設梁為解耳

五帝

禮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  
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  
實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似五帝皆同出於黃帝大戴禮少典產軒轅是為黃  
帝黃帝產少皞少皞產玄囂玄囂產喬極喬極產高

辛是為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為帝堯黃帝產

九

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  
康產句芒句芒產螭牛螭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

為帝舜又顓頊產絲絲產文命是為禹而稷之與梁

皆與堯同產為帝嚳子司馬遷作史記皆本用之春

秋命曆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

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

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即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

曰顓頊即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

即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則五帝非同出於黃帝也

張融評云若依大戴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子堯

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不然明矣又孔子刪書

求史記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

能有玄孫帝魁鄭康成用其說注禮記直謂禘是祭

昊天於闕丘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

者而已自夏已後稍用其親代之非五年一祭禘其

所自出者之祖也據世記則黃帝至堯六世至舜九

世至禹五世世次難明又易繫稱神農氏沒黃帝堯

舜氏作而不及少皞顓頊帝嚳氏則五帝同本於黃

帝之說恐未可深信

益稷

列女傳云陶子五歲而佐禹孝經疏云昔臯陶之子

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虞其末孫非

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秦其後也

毛詩秦風疏同伯翳即益是益為臯陶之子秦為周

益之後或云秦之嚴酷作士之餘威焚燬詩書烈山

之餘燬陶之後為英六布之後黥而王則亦象刑之

餘孽也然傳稱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一為庭堅庭堅  
皐陶名高陽即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  
生勾芒勾芒生蚺牛蚺牛生替睪替睪生舜則皐陶  
為舜六世從祖而益為五世從祖也又世本顓頊生  
繇繇生文命則繇與陶為同產兄弟而益與禹為從  
兄弟也又稷契與堯皆帝嚳子為同產兄弟帝堯於  
黃帝為六世孫舜于黃帝為九世孫禹于黃帝為五  
世孫是舜世系為最早而禹視堯亦為父行皐陶視  
堯為祖行何世次之不倫如此又周本紀后稷十五

堯為祖行何世次之不倫如此又周本紀后稷十五

十一

世至文王自契至於湯已十餘世豈有自夏兼商  
以六百年而止於十五者乎上古之事若存若亡  
記載之不可信久矣左傳楚滅蓼滅文仲聞六與  
滅於楚漢英布皐陶之後而王莽之篡封山遵為  
謀子奉皐陶後則英六之裔豈更而為山耶唐世  
表李氏自皐陶為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後避難  
李天寶二年追尊皐陶曰德明皇帝則陶後既為  
復為唐誰謂刑官無後不得與稷契並王也皐

契唯夔娶玄妻生封豕為羿所滅無後見左氏豈以  
刑之弊也戕人命樂之弊也戕人心夔之後不及陶  
也有以夫又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  
修女修織玄鳥墮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  
典氏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與禹平水土調  
馴鳥獸是為伯翳如此則益又名大費皐陶又名大  
業大業為顓頊苗裔則與庭堅非一人何以又曰皐  
陶庭堅不祀也皆無所據

丹朱

堯書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

十二

夜頹頹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珍厥世子劍若時娶  
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嘗竊疑以為神堯聰明四遠即劍陋之舜已曰予聞  
豈有嗣子披猖至頹頹晝夜而漫不聞知者即禹之  
荒度已在舜攝位之後與朱何涉而曰予創若時又  
虞賓德讓安得有珍世之言甚為可怪復思堯典  
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咎  
可乎孔氏傳曰胤國子胤朱名豈是時自有所謂丹

朱非帝子所稱不肖者耶及閱晉史羊祜傳祜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人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非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云云祜承漢諸儒之後語當有據其所謂丹朱者豈非胤子之類而薄伐之舉豈非所謂殄世者耶千古之疑一旦釋然爲之私快書此以俟知者

卷十七

十三

文王

周本紀文王受命六年立靈臺布王號於時稱聖書云文王立后稷配天追王太王王季王季歷又云文王稱王云我稱非早一民固下注云一民心固下於時爲早於年爲晚也說者皆以文王當殷紂時卽已稱王然孔子云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紂疑無稱王之事按禮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趨奔走追王太王王季王季歷文王昌不

以卑臨尊也則文王之追稱在牧野之後此理甚明言者紛紛皆不足據然中庸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而不及文王說者謂以王禮改葬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又武王布告於先周公改葬於後於言追王不相矛盾文王世子云君王其終撫諸以爲文王稱王之證是文既稱王何煩追王疏云文王生雖稱王號猶未定故武王追王乃定天下豈有稱之生前而復須定之沒後者乎語益無謂當以大傳爲正孔叢子羊容問于子思曰古之帝王中

卷十七

十四

之後扶王王季皆爲諸侯矣得爲西伯乎西伯問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純命作伯西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則文王爲西伯亦承父業而史稱紂命文王爲西伯得專征伐亦非

虞仲

春秋譜虞姬姓也周太王之子泰伯之弟仲雍與虞仲嗣太伯之後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

仲之後處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倍五年晉  
 之一云河東大陽縣周武王封泰伯後於此是為虞  
 公按泰伯無子仲雍以兄終弟及立為吳君矣武王  
 復封虞仲庶孫則虞自為虞仲後云封泰伯後誤矣  
 記世家吳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仲雍卒子季簡立  
 季簡卒子叔建立叔建卒子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  
 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矣因而封之乃  
 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  
 侯則武王封者為虞仲而與泰伯同行者為仲雍余  
 皆以為虞仲遂使祖孫同名未知適據論語是吳  
 仲夷逸虞仲即仲雍也漢書地理志封周章弟仲  
 河北是為北吳上言西吳亦誤中讀曰仲因封虞  
 曰虞仲耳而仲雍與太伯同奔荆蠻何以即曰虞仲  
 亦當是以後封得名南史明僧紹其先吳太伯之裔  
 百里奚子孟明以明為氏其後也史記注用里先生  
 姓周名術河內軹人泰伯之後則泰伯未嘗無後以  
 為無子而立仲雍何耶皆不可考汲冢周書世俘解  
 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靈公文王邑考以列并

晉殷罪注云靈公虞仲邑考文王子也昔升王于  
 爾虞仲當時已稱靈公且云升王于帝登靈仲邑考  
 還有王號耶然亦不可考  
 太公顏子  
 傳太公八十而遇文王顏子三十二而卒按史記  
 齊太公世家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不言其所遇之  
 年也但云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伋立鄒陽云  
 太公七十而得行其說焉韓詩外傳文王非無便僻  
 親比者超然乃舉太公于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  
 齊好耶太公七十二歸然而齒墮矣沈辨太公  
 子乃顯榮今誠未遇其匹合淮南呂望年七十始  
 書九十為文王師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濱  
 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  
 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風九十而封齊八十之說  
 原無所據史記仲尼弟子傳回年二十九髮盡白早  
 死孔子哭之慄不言其所卒之年也列子彭祖之知  
 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木不出衆人之下  
 而壽十八後漢書郎顛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

俗傳顏淵年十八升泰山望見吳闔門外有係白馬  
則顏壽豈止於十八耶三十二之說又何所據

八士

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厲翼於尹氏惟罔允讓武寤解  
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克殷解云乃命南宮伯達遷  
九禹三巫乃命南宮忽散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則八  
士正在武王之世與十亂比肩其姓尹氏或太師或  
三公或南宮云在成宣時非也

老彭

禮卷小乘八卷十七

十七

論語稱比於我老彭陳咸注老彭商賢大夫疏老彭  
卽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  
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鏗名鏗  
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鏗音賦一  
云卽老子也崔云堯臣仕商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  
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蓋  
日聃周守藏室史也按彭祖之名不見於經惟太史  
公作楚世家有錢鏗之名及莊子論說之然其所修  
述未之聞也老聃之名見於禮記孔子或從問禮焉

係之以彭於名字無稽且曰我曰老曰竊比何其備  
尊親之詞也或以爲商賢大夫或以爲一人或以爲  
二人皆無所據竊意老彭當別是一人能傳說六經  
之旨者後遺其名必非彭聃其人耳耳漫無輪曰聃  
以爲謚亦非

衛武公

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誠于國恭恪于朝作抑自儆  
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國語  
稱武公年九十五猶箴誠于國恭恪于朝作抑自儆

禮卷小乘八卷十一

十一

至於沒身謂之厥聖可謂賢矣韓非子載武公欲伐  
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其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  
開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  
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爲親已也而不備衛人襲  
胡取之此等皆戰國機械變詐無所用恥者之所爲  
而謂道學自修者爲之抑已妄矣且時鄰國亦無所  
謂胡者世家載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  
年大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豈戎卽  
胡耶胡之爲名見於七國春秋時戎亦不稱胡也世

家又云衛懿侯立四十二年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  
共伯弟和有寵於懿侯多予之賂以其賂賂士以虜  
取共伯於墓上共伯入懿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懿  
侯傷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是武公弑  
兄篡國王法必誅其逞詐滅胡何足為怪然詩序相  
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  
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無入羨自殺  
之事則世家之妄尤甚遂使椒聖之君千古蒙不白  
之冤不得不辨

卷十七  
夷齊

夷齊非讓國者也其逃也避紂亂也故孔子曰不  
其志不辱其身而孟子直曰伯夷避紂非其君不  
非其民不使後世無有稱其讓國者然則曷為以  
因逃微其名也太伯以天下讓而託之乎以國逃夷  
齊以天下逃而託之乎讓國潔其身而隱其跡可  
謂聖之清乎夷齊之避紂也若將汚之而武王之  
紂也扣馬而諫太公之所以稱義士也孔子亦曰不  
念舊惡舍避亂而言讓國夷齊之心幾不白于天

矣孔子之居于衛也子貢入問曰夷齊何人子曰賢  
而且仁夷齊避天下之亂而夫子入亂人之國夫子  
之無可無不可也其自異于逸民也如是夫

朱張

逸民七人孔子俱有論次獨不及朱張王弼云朱張  
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朱子云不見經傳失考

孟公綽

論語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朱  
子以為優於德而短於才按左襄二十五年齊崔杼  
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  
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  
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綽料敵奇中此謂短才誰  
不短者且滕薛小邦寧足及趙魏之室當是魯用之  
未盡故假滕薛為言不得云優德短才也

伯牛

伯牛有疾包咸注牛有惡疾不飲見人故孔子自  
執其手無北牖南面之說又淮南子伯牛癘非先儒

所傳也

公冶長

公冶長知鳥語事注疏不載疏但引家語云公冶長  
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耻孔子以女妻之又史記弟  
子傳公冶長齊人而注云魯人用家語為說也張華  
云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基極高城  
陽今諸城縣舊說治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纆以其不  
經今不取古詩若非黃雀語安免治長災注云公冶  
長解百禽語一日有鳩來報曰治長治長南山有灰

卷十七

二十一

律汝食其肉我食其腸長得律不與鴟腸鴟怨之  
來報如前長往得律入泉遂建長見邑宰長告之  
故宰不信適簪間雀巢甚急宰訊長曰汝知禽言此  
為何長傾耳聽之曰東鄉有車粟覆地來呼衆雀往  
啄之視之果然遂釋長繫今見諸城縣志又周禮辨  
八與禽言獸人與獸言詩譜云周孝王為伯益能知  
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使之養馬蔡  
邕云伯翳綜聲于語鳥為盧辨音于鳴牛漢成武丁  
能知鳥獸音聞羣雀鳴云西市車翻粟羣雀相呼往

食視之信然管輅聞梁上鳩鳴云當有客從東來相

探携豕及酒當有小故至晚一如其言唐白龜年於

嵩山東巖下遇李白授一軸素書曰讀此可辨九天

禽語九地獸言龜年一日過一州聞二雀啾啾過謂

州守曰雀言城西民家有粟可共食驗之果然知治

長解鳥語非異王元美以為治長事見衝波錄書論

語疏今疏中無此語衝波錄亦未見此書

羿羿

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射官

卷十七

二十二

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  
堯使羿射九日落之楚辭云羿焉彈日歸藏易亦云  
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要是  
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尚書有  
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也  
后羿因夏民以代夏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  
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寒浞伯明氏之讒子  
弟也伯氏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  
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羿

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泥因羿室生澆  
蓋則夏后之羿蓋即堯時羿之子孫世射官者也澆  
即羿也聲轉字異耳左又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  
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  
康焉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  
除其害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  
績據傳當是羿逐出相自立爲天子相依斟灌斟鄩  
夏祚猶未滅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  
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成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  
杼杼又年長已戡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  
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年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  
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竟不言羿泥之事何  
也孟子又云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而殺羿豈善  
射者皆名爲羿蒙之所殺又非浞之所殺者耶皆無  
可據

吳季子

左襄十年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于期  
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

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杜云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  
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  
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孫統以爲季子  
食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荀氏世稱知伯延  
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按季子讓國歷聘跡  
其風議實有道者老而不衰烏足爲異且務德安民  
還兵息戰事須賢詰豈吳有若人而襲稱先邑反逸  
身名者乎其爲季札無疑

魯顏叔

差卷小乘八卷十七

二十四

世傳魯顏叔秉燭事里巷皆能言之然未知其所出  
按毛詩巷伯傳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哆大貌南箕箕  
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  
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  
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  
放乎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  
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  
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  
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



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此事它書未見之惟家語畧記善學柳下惠語而無顏叔事毛公大儒自有所本也雲長明燭達旦事與此類而蜀志本傳不載見裴松之注中雲長與玄德臣主之義已定犯分亂倫少知自好者不為而謂雲長為之乎孟德之與雲

卷八 卷一

二十五

而并及之

鄭叔申

左成九年晉人執鄭伯公孫申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十年鄭人立髡頑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

夫叔申之謀可為忠矣而卒不免其身當 英廟北狩 景皇監國忠肅之舉叔申之故智也叔申不能免於鄭伯之歸國忠肅能免於 英廟之復辟乎事之倚伏千古一轍矣僖十五年秦獲晉惠公呂甥請立子圉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卒歸惠公事在叔申前然子圉惠公太子也事與申異

段干木

卷八 卷十七

二十六

唐書宗室世系表李耳字伯陽一字聃周平王時為太史其後有李宗字尊祖魏封於段為干木大夫按史記老聃之子宗為魏將封于段干注此云段干是魏邑也而魏世家有段干綸段干崇段干越人蓋以邑段干朋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崇段干越人蓋以邑為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與唐書世系所云封于段為干木大夫者合而戰國時有段規段產豈段與段干自是兩姓抑段干本姓段而系以干者誤耶李宗既云為魏將封段干則唐書所云封于段為干木大夫者似屬附會且段干木為魏文侯師而

子至云踰垣而避而世系何不言之知李宗與叔子木又自是二人矣

伍子胥

說苑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與師復讐于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復其父讐也史記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子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

楚無有欲為報讐而子胥諫止之事吳越春秋公

子七

報其仇耳伍胥知光有內志遂進專諸於光弑王僚公子光立為吳闔廬立三年乃與師與伍胥伯嚭伐光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人語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情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與師復讐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譏子胥之諫伐也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私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

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入

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與師用兵於比國王

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

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出兵其義非也臣固

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則說死所載乃子胥對王

僚語非對闔廬語也越絕書畧與說死同當必有誤

又史記吳越春秋越絕皆云子胥掘平王墓出其屍

鞭之三百吳越春秋至云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謂

之日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寬哉穀梁傳

楚無有欲為報讐而子胥諫止之事吳越春秋公

子八

云壞宗廟徙陳器捷平王之墓注云鞭其君忠是公

羊注云子胥因吳之象躄平王之墓燒其宗廟而

疏云一說鞭平王之屍血流至蹀此注不言之者

文也昭二十六年秋九月楚子居卒至今十餘年矣

而言血流至蹀者或以子胥有至孝之心精誠感天

使血流所以快孝子之心也按定四年吳入郢其所

以得人者皆夫概之謀也五戰之內不言子胥昭王

出奔吳人以班處官至鍾建負季羊事之小者無不

具載豈其子胥鞭平王墓而遺之此皆後人附會之

適當以左氏爲正晉姚萇符堅尸鞭撻無數裸剃  
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慕容儁夜夢石季龍警  
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山尸鞭之棄於漳水  
皆以子胥爲藉口可恨

申包胥范蠡

夫差勾踐伍員白紵皆志在報仇者也夫差白紵警  
報而意滿以身爲樂伍員警報而感深以身爲酬至  
申包胥人但知其復楚而不知其報吳也范蠡則并  
其爲楚之跡而亦微之國語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

桂卷八 卷一

二十九

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以爲平原沸  
使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既  
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  
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  
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  
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  
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  
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塗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  
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

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

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

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

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

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

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斷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獲以加焉然猶未可

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

桂卷八 卷一

三十

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

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決大計越王曰諾越王

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

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惟是車馬兵

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

則越之入吳包胥之贊居多越入吳而入郢之警始

報也始復其國終報其警包胥可謂毅然人傑哉視

子胥之區區私怨者固已超矣乃蠡固楚人也不食

楚祿不擔楚爵感憤國難單身入越途機遘會誅胥

沼吳故屬鑊之賜爲其鞭墓之恨也援桴之鼓爲其入宮之恥也志遂而不彰其名怨洩而不顯其跡較之包胥遠矣哉噫種亦楚人也蠡與之同入不得與之同出蓋蠡之深心種亦未之能知也惜乎蠡後入齊號鴟夷子皮按劉向說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而攻之是時蠡方在越是齊蓋有兩鴟夷子皮云

楚考八卷八卷十一

三十一

伯嚭

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太宰嚭越世家同吳越春秋吳王既伏劍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越絕書凡言誅嚭者五又曰三臺者嚭妻子歿所也按左哀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吳亡之明年也春秋譏邪之人無不由惡終者吳亡而嚭獨無恙所謂天生伯嚭以亡吳者耶伯嚭一作白喜字子

餘又植弓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蓋嘗問焉云云則陳亦有太宰嚭與伯嚭同官同名而復同時更與

聶政

太平御覽琴類引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爲韓王冶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

楚考八卷八卷十七

三十二

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妾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曷爲泣乎卽復入山中仰天嘆曰嗟乎變容易身欲報讐而爲妻所知父嘗當何時復授石擊落其齒畱山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于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卽自犁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裂政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金

婦人往哭曰嗟乎爲父報讐耶願謂市人曰此誨政也爲父報讐知當及母乃自犁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政尸而哭絕行脉而死此事與史記全異而報父讐與爲人報讐者更奇事復與豫讓高漸離相類錄之以廣異聞于寶搜神記載于將莫邪子亦比報楚王事與此頗同

扁鵲

史記扁鵲過齊桓侯客之人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云云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駟謂是田和之子

卷八乘八卷十七

三十三

桓公午也據史記晉昭公時扁鵲入視趙簡子疾簡子當國在定頃二公之間非昭公世也與田常同時和田常曾孫也至和子桓公午一百三年又扁鵲過號號太子夙扁鵲至宮下云云傳玄曰號是晉獻公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云號太子非也號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益郭太子也按春秋郭公在莊二十四年晉之滅號在僖五年安得號後改郭耶齊桓侯韓非子以爲蔡桓侯事正相同而韋昭注漢高紀曰魏桓侯時醫臣墳曰魏無桓侯號太子說死以爲趙

太子事亦相同國策又云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

疾云云則又相去百三十年矣史記云鵲齊渤海郡

鄭人也韋昭云泰山盧人也周禮釋文引史記云史

記扁鵲姓秦名少徐越人也今史無此語徐廣注史

記曰鄭當爲鄭縣名今屬河間觀鵲自言曰臣齊渤海

秦越人也家在於鄭則鄭亦不必拘在河間鵲冠

子扁鵲兄弟三人並善醫魏文侯問曰子昆弟三人

孰最善則所謂與趙簡子同時亦未可據也事之相

襲乎舛有如此者

卷八乘八卷十七

三十四

程嬰公孫杵臼

史記趙世家載程嬰公孫杵臼及屠岸賈事左成八年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亾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樂卻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莊姬盾子朔之妻武朔之子也盾弟嬰通于莊姬故原同放諸齊原同屏季盾異母兄弟趙世家又云趙朔娶晉成公姊按傳趙衰嫡妻是文公女若朔妻成公姊則亦文公女也父之從母豈可以爲妻且文公之卒去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爲成

公姊也明其故賈逵杜預皆以為成公之女同括之  
討自以莊姬無所謂屠岸賈者武以姬子得畜養公  
官韓厥以成季宜孟為請乃立武而反其田亦無所  
謂程嬰公孫杵臼與死難立孤之說者襄二十九年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  
殺將左行岸賈登擊之後耶然其顛末與左氏甚異  
不知世家當何所據宋元豐中屢失皇子承議郎吳  
處厚建議尋訪嬰曰塚墓飾祠加封未數月得二塚  
于絳州太平縣之趙村詔封照為成信侯杵臼為忠  
侯

日英畧公厥啓佈公升為中祀則二公祠封在神宗  
時以為元豐者疑誤今祚德廟改為青蓮寺尚存  
四皓  
三輔舊事惠帝為四皓作碑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  
三曰夏黃公四曰用里先生楊子法言以一讀綺里  
季夏為一人黃公為一人晉史夏統傳其人循循猶  
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  
節南史李緒辭梁賦云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  
道方盛黃綺無間山林杜詩黃綺終辭漢陶詩黃綺  
之南山皆以黃公為一人也風俗通園姓楚甯熊之  
後至秦博士逃難乃改為園然園公是秦博士周庚  
以嘗居園中故稱園公蔡伯喈集有園典魏有園文  
生皆其後也史記正義引陳西志園公姓庚字宜明  
居園中因以為號則園與園自是二姓夏黃公姓崔  
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夏黃公用里  
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  
日霸上先生一日用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祿里淳化  
中崔嵬佷判國子監太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皓中一

智侯大建廟以時致祭宋史禮志紹興二年駕部員  
外郎李愿奏程嬰公孫杵臼於趙最為功臣神宗皇  
嗣未建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命絳州立廟  
歲時奉祀其後皇嗣衆多今廟宇隔絕祭亦弗舉宜  
於行在所設位望祭從之十一年中書舍人朱翼言  
謹按晉國屠岸賈之亂韓厥與程嬰公孫杵臼其功  
相等禮宜並祀禮寺亦言崇寧間已封厥義成侯今  
宜依舊立祚德廟致祭十六年加嬰忠節成信侯杵  
日通勇忠智侯厥忠定義成侯後改封嬰疆濟公杵

子 10 - 291

人姓角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點果何音  
僂佺曰臣聞刀下用乃推音兩點下用乃鹿音一撇  
一點俱不成字今字書俱作一撇加卅音鹿引四皓  
姓名為證按詩經誰謂雀無角史與其角者去其齒  
俱音鹿則角自音鹿不必刀撇之異也古字綠角通  
用喪服大記君大夫髻爪實於綠中綠卽角謂棺四  
閉也鄭康成於禮書角皆作綠故孔父秘記角里作  
祿里後漢有角善叔自讀作覺音無鹿音之姓宋景  
濂題四皓圖云所謂四皓者時見史記世家初不知

卷八 卷一 三十七

其姓名引陳雷志與正義同此皆王劭據崔氏周  
世議及陶潛賢輔錄而為此說綺里季則無聞焉或  
曰姓氏書云綺里姓季其氏也予方疑其誕妄不經  
及讀顏師古漢書注果謂四人者匪跡遠尋氏族無  
得而識皆後世皇甫謐圖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所  
附會可見古人讀書精審固有以及之者矣而周公  
謹所著齊東楚語又咕咕不置者何耶非唯此也傳  
記所載如伯夷叔齊之類一一具氏名甚悉經中既  
無明文不知後世何因而知之耶一笑而斥之斯可

矣然自舊以夏黃公為一人而畢士安則謂綺里季  
夏為一人黃公別是一人其說尤異據漢惠帝時所  
刺四皓神座一曰圖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  
曰角里先生惠帝去四皓不遠足徵士安之謬矣偶  
題此圖遂牽連而書之畫之工拙尚未暇論也按四  
皓之名見於史記漢書不載其名但云四人而已顏  
師古漢書法今無上數語豈宋所見別自有本非今  
所行本耶四皓固羽翼惠帝者其曰惠帝去四皓不  
遠足以證士安之謬何也宋王元之以詩寄畢文簡

卷八 卷一 三十八

曰未必頭如榜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畢以綺里季  
夏為一人黃公別是一人引證甚悉元之遂改此句  
豈畢未見三輔舊事及史記注耶四皓原非異人高  
祖本無易儲之意特欲得間以塞戚夫人而子房窺  
見其微假為羽翼已成以神其事今高祖有以藉口  
云耳今日高祖欲易太子得四老人於太子故得不  
廢後世有借國本以為名者以為建立之功盡由外  
廷并 神祖之慈愛而欲傷之可為浩歎矣  
檉卷小乘卷之十七 終

槎菴小乘卷之十八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經史類

紀信

紀信誑楚焚死高祖定天下未聞錄其功或云襄平侯紀通其後也按功臣表通父城以將軍從擊破秦入漢定三秦功比平定侯戰好時成事子侯則通城子非信子也二紀皆成事亦奇 國初韓成事與紀正相類亦未聞有後

槎菴小乘卷十八

鄧通

漢文帝三代以下稱節儉之君嘗欲為露臺計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漢法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餘銀一流直錢千即以朱提銀計之百金不過直錢二萬許耳帝之儉惜如此至賞賜鄧通鉅萬以十數復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又何說也當時慎夫人帝最所寵幸者衣不曳地而通獨冒濫如此帝之嬖外可謂甚矣董賢之事復何責哉

張釋之

前書張釋之為廷尉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罰金文帝怒其罪輕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上從之隋源師煬帝時拜大理少卿帝勅宮外衛士不得擅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帝乃止唐柳渾為相玉工為德宗作帶

槎菴小乘卷十八

誤毀一鎊私市他玉足之帝謙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成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詳讞乃可于法當杖由是不成周世宗時畿令因部夫犯賊受絹數百疋欲置之成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怒曰法者古帝王所制本以防姦朕今立法殺一賊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勅遂貸其成三事俱與釋之同其言誅之即已實自釋之始之後洪容齊楊龜山俱以為釋之論雖善其曰誅之即已開人主妄殺之端不可為訓按魏王肅告



明帝曰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于爲已而輕于爲君不忠之甚也洪楊之論蓋本於此然當時人主以付有司原無自殺之心臣子特借其牘以納之不足爲累後之論者益以防杜微漸自有深意原非廷尉諸人定案也

### 霍光

卷八十八

三

霍光傳昌邑王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而傳贊亦云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按西京雜記霍將軍一產二女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或曰居上爲兄居下爲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

己日生良則以囂爲兄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姝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男曰臯夫女曰瓊華近代鄭昌時文長倩竝生二男勝公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竝以前生者爲長不問以在上者爲兄故霍氏亦以前生爲兄馬夫以一事而光之贖博如此烏得云不學且豈有知祖甲囂良事而不知伊尹太甲事者乎或曰光不欲發本謀姑試延年使言之或當然也外戚傳衛思后廢武帝崩大將軍光綠已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其後光武得廢

卷八十八

四

### 李陵

前書陵傳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還無功還日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乃族陵家其後陵謂漢使曰吾何負于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乃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戾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往陵所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又匈奴傳漢遣

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山酒泉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度姑且水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軍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陣卻敵殺傷虜甚衆虜不利還去按陵之降在天漢二年因杆將軍之役在天漢四年去降陵二年貳師之役在征和三年去陵降十年矣是陵初未嘗教單于爲兵而被族誅後乃爲匈奴將兵與漢兵轉戰也漢雖少恩陵

武小而二人特附見于他傳中士之顯晦其有幸不幸矣  
關雲長  
雲長非輔蜀者也何輔乎曰輔漢也蜀非漢乎曰建安帝猶在蜀烏得而漢諸玄德之入蜀甚非雲長意也王漢中而拜前將軍假節鉞雲長之不受蓋有隱衷焉非僅僅不欲與黃忠等爲伍也曰然則何以降操而受其侯封曰雲長之歸操以規操之果有篡謀否也其受侯封操蓋以天子命命之也操之篡謀已

樞卷小乘八卷十八

樞卷小乘八卷十八

李廣利馬宏  
後世之降虜者云李陵乘節者云蘓武匈奴傳貳師李廣利遺屬國胡騎三千與虜戰匈奴奔走莫敢敵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憂懼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事與陵甚相類後匈奴歸漢使不降者蘓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爲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是宏之忠不在

正事不成則以身殉漢雲長之志如是而已矣嗚呼雲長不亡則魏不敢篡也魏不篡則吳與蜀亦未敢稱帝雲長一身與漢祚相爲終始若一髮之繫千斤而千載以來竟未有知雲長之隱衷漫曰雲長蜀將也雲長果蜀將乎哉善乎孔明之言曰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似有窺見其微者雲長省書大悅以示賓客豈直喜孔明之爲諛哉孔明不入蜀而使龐士元先之既入蜀不諫止先主之報吳而後主而以討賊爲

名孔明之意。固即雲長之遺意也。而惜乎其不在帝蜀之後也。孔明於是乎輸雲長一着矣。吾故表而出之。以破俗人之稱雲長爲蜀將者。後主景耀三年。追諡壯繆侯。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忠直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勅封義勇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封壯繆義勇王。淳熙十四年。加封英濟王。勅曰。生立大節。與天地以並傳。沒爲神明。亘古今而不朽。荆門軍當陽縣顯烈神壯繆義勇武安王。名著史冊。功存生民。一方所依。千載如在。凡有禱於水旱雨暘。

卷十八

北

之際。若或見於君蒿悽愴之間。英烈言言可畏。而仰廟貌奕奕。雖遠益新。爰啓王封。仍加美號。豈特顯爾神威德之盛。亦以慰此邦父老之情。尚祈靈助。服我休顯。可特封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奉勅如右。牒奉。行。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萬曆四十二年秋奉。

勅。晉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雲長本字長生。雲長其別字也。齊蕭穎甫字雲長。廬陵王子卿亦字雲長。又雲長采都山鐵爲二刀。銘曰。萬

人後敗。惜刀沈之水。成龍飛去。不知其製何若。蓋今所稱偃月形者耶。

楊雄陳壽

論衡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賣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云富無仁義之行。國中之庶。欄中之牛也。安得矣。載晉書陳壽傳。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免千斛粟。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二公皆蜀士。其品之涇渭。固已懸矣。今士大夫喜與富兒作緣。輕爲標榜。益自視其文薄耳。視子雲不能無愧。然以昌黎之賢。不免諛墓山谷。碑記不肯列要人名。遂至貶竄處利害之間。甚矣文柄之難尸也。

諸葛亮

陳壽諸葛傳評曰。連年勳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晉書壽傳。謂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晉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爲人。亦曰。亮持本者也。其於

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又曰知其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孝尼名準與壽同時其持議必非襲壽者後至少陵一詩而亮之品始定及老蒯作權書強弱篇云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亾宜也又論曰古之治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荆州取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東坡云孔明之所恃以勝者獨以其區區忠信可以激天下之心耳劉表之喪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迎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

桂卷小乘八卷十八

九

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乃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長驅東向而欲天下之響應亦難矣穎濱曰劉備棄荆州而入蜀則非其地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紛之衝則非其將不忍忿忿之氣以攻人則其氣不足尚矣父子兄弟皆深短孔明其亦宗主陳壽之說耶然劉璋闇弱可圖決於隆中之對定南夷而討漢賊身與蜀相爲存亡謂非長於應變不可也獨雲長之在荆襄已號操魄孔明不能與協力以圖中原而置之若棄焉連營七十里而不能取勝不猶

知之而孔明若罔聞此其故良不可解耳裴松之孔明傳注引魏畧云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江南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久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意備性好結託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託而已耶備意亮非常人也乃投託言曰是何言與吾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藉者寡平居發

桂卷小乘八卷十八

十

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異因練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備因此知亮有英畧乃以上客禮待之九州春秋亦同夫三顧草廬見於孔明前表安得有先詣玄德此皆謬誤不足信

孫登

晉阮籍嘗於蕪門止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棲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嵇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

蕪者遇之咸謂神仙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  
遊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  
其能免乎康作幽憤詩有昔慚柳惠今愧孫登之句  
楊駿傳駿徵高上孫登遺以布被登被于門曰斫  
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歿後駿竟被誅此蓋卽蘇門之  
登耶孫楚子纂纂子統統子騰騰弟登少善名理注  
老子行於世仕至尚書郎早終則晉有兩孫登蕪門  
之登者名已久而太原之息復以爲名豈好談名理  
慕其爲人耶今有以老子注爲出於蕪門者誤也

卷八 卷十八

顏含

晉顏含字弘都兄畿得疾歿家人迎喪引喪者顛仆  
曰我壽命未歿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及歸婦夢之  
曰吾當復生急開棺以手刮棺指爪盡傷氣息甚微  
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侍養足不出戶者十三年畿  
竟不起又含嫂病須蟬蛇膽不能得含憂嘆累日忽  
有一童子持青囊投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遂化爲  
青鳥飛去含於兄嫂共篤如此劉隗傳東閣祭酒顏  
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以含之篤於友弟乃有

此過舉何耶或晉室流風不矜小節若世子文學正  
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秦之帝下今日詩傳殺禮多  
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  
止自今以後宜爲其防當以是故耳郭璞嘗欲爲含  
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  
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煩筮龜致仕三十餘  
年年九十三而卒

張載左思

晉書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雒陽道婦人遇之

卷八 卷十八

十二

者皆連手繫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  
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世說左太冲絕醜  
效潘岳遊遨於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反夫岳  
諂事賈謚構陷愍懷貌擬子都行同非類孟陽太冲  
人品遠在安仁之上而猥以侵陋違侮男女宋朝見  
歎於宣尼 醜明幾失於叔向自古而然矣

孫匡

孫匡孫權季弟也江表傳曰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  
禦之時匡爲定武中郎將遣範令放火烧葭茅以

乏軍用範即啓送匡還吳權別其族爲丁氏禁固終身匡子秦秦子秀與皓有隙奔晉晉以秀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皓大怒追收秀姓曰厲祖孫皆降別族姓甚異吳志本傳匡舉孝廉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去堅卒合三十一年匡時若尚在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傳誤以爲匡也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吉志林

陶侃

卷之八 卷十八

十三

晉之東渡也方面之勳推劉弘陶侃劉弘終始無議侃傳云侃少時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後都督八州掾上流擁強兵潛有窺奮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按侃忠勤貞固乃心王室史載甚詳至其末年常懷知足臨終遜位辭表懇切豈有心懷僭竊甘同溫峻者哉推其所由特以蕞峻之亂京師不守溫嶠要侃同赴朝廷而侃以明帝之崩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恨遂答嶠曰

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雖遣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回及嶠重遣書激怒妻龔氏固勸自行始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異志之議遂從斯起且侃眠牛之兆灑壁之事位止於公誰不知之即弔客崔飛織梭龍化那得便生非望耶至於腰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此亦勳貴之常何足深爲侃累也勤王之師不以時發於侃烏得無譏若曰據上流而窺審思折翼以自戕不得與劉弘同其終始侃於是乎負任千古矣

卷之八 卷十八

十四

謝安

安傳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以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按堅以百萬之師投鞭于河真牛之社危於呼吸玄等乃成國家再造喜而可知攝書置牀鎮器以恬安石而養固自有大過人者而猶以矯情致譏何耶傳又云玄人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

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玄與方圓恭賭別墅安常恭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則安所與剛恭賭墅者張玄非謝玄也張玄本名玄之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緣上傳中單稱玄而失之字遂誤以爲謝玄耳或云安與玄賭紫香囊何妨賭墅然是時玄問計而不敢復言安命駕遊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此時嘗不在座固無賭理謝氏一門江左重望而安子

桂卷小乘 卷十八

十五

瑤早卒瑤子澹封柴桑侯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篡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謚俱齋冊到姑孰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尉持節奉冊禪宋潰其家聲惜哉

謝靈運

晉書謝玄傳玄卒子瑛嗣秘書郎蚤卒子靈運嗣瑛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艷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瑛瑛那得不生靈運宋書靈運傳父瑛生而不慧爲秘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那得生靈運南史玄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兒何

爲不及我三傳語晉書爲勝南史稍異宋書失一不字味殊索然靈運好臧否人物從兄瞻與靈運同車靈運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豈靈運亡阿翁之言須聞時論乃始然也又張憑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耶事亦與玄同

韓壽

韓壽別傳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椽女於青瑣窺之

桂卷小乘 卷十八

十六

潛修音問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充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氣是香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散充計武帝惟賜已及陳寔疑壽與女通而垣墻重密何由得過遂託言有盜修墻使反曰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充乃取女婢考問卽以狀數充秘之、以女妻壽一云與壽通者是陳壽女卽以妻壽未婚而亡因娶賈氏故世傳是充女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敦家風性忠厚豈有斯事良由壽弟稚與其子輿忿爭遂說壽子女穢行壽表徙弟以此獲譏于世

云按晉書賈充傳載賈謚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云云與別傳畧同充無子以謚爲殤子黎民後則前聘陳氏之說亦無所據其遺香實充女事也又賈后無子取壽子慰祖養之託帝諒闇所生趙王倫之變伏誅則韓壽二子一以後賈氏一以後惠帝皆以螟蛉之負自殞厥宗賈氏之貽害遂至此哉初賈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勣時晝寐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廛勣驚覺聞失充乃出郭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

榭卷小乘八卷十八

廿七

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脫吾家事必爾與苟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若不悛愼當旦夕加罪終使你嗣灰於鐘虞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憔悴昏喪經日乃復後謚灰於鐘下賈后服金酒灰買午考竟用大杖皆如所言事亦甚異并書之

二桓

桓嗣山是王混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豹怒愈不悅宣

武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自征關中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伎女也一見溫便潛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是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離溫於是覆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老婢斯言固卽宣武調豹奴之意而二桓不悅旨亦畧同

范曄

榭卷小乘八卷十八

十八

范曄後漢書周章傳殤帝崩鄧太后立和帝兄清和王子祐爲安帝章以衆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爲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章自殺傳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常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國之託德乏萬夫之望王無絕天之疊地有旣安之勢而創慮於難圖希功于理絕不已悖乎如今君器易以下議卽斗筭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



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心則寡矣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班固傳論因傷馬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日曉也聯持論甚正而身從孔熙光謀弑宋主更立豫章卒至夷滅日曉之論身自當之馬融傳論所謂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聯乃自謂乎

二劉

劉毅家在京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

樵薪八卷十八

十九

庾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問曰身竝貧顛管一游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時衆人竝避惟毅雷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懽毅又相問曰身今年未得子焉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毅後貴表解悅都督將軍官深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而卒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簡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

氏後有慶會屬之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梓貯檳榔一斛以進之自古英雄不遇時每至以飲食受詬切齒思報恒人固然穆之雖矯情政以愉快爲酬復耳故以高帝之謔達不能忘情於受羹又况其瑣瑣者乎語云壺食可以得士羊羹可以亾國處富盛而遇貧士當三復於斯言

樵薪八卷十八

二十

潯陽三隱

昭明撰淵明傳有曰周續之人廬山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匡山與淵明同號潯陽三隱不知周劉何如人晉史二人皆無傳按君湖雜記續之常爲撫軍參軍淵明每呼爲周掾雖隱廬山亦從州守遊爲之講理較書故陶集中有示周掾祖謝三君詩譏其馬隊非講肆之句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號也常爲柴桑令故集中有和酬劉柴桑詩

黃鬚翁

范公稱過庭錄載舊家多藏異書兵火之後無復片  
 紙尚記有一黃鬚翁傳云李靖微時甚窮寓於北郡  
 一富家一日靖竊其家女而逃行至暮投一旅舍飯  
 罷濯足於門見一黃鬚老翁坐於側且熟視神色非  
 常靖恐富家捕已者欲避之頃於身皮篋中取一人  
 頭切食甚閒暇靖異之乃視就問焉翁曰今天下大  
 亂汝當平天下然有一人在汝上若其人亡則汝當  
 爲王汝可從我尋之靖隨翁數程至汴州見一大第  
 中數人奕翁同矧立云不見其人矣頃有一披衣從  
 中出視奕者蓋太宗也翁驚曰卽此汝當之汝善佐  
 其事遂別留連久之語靖曰此去四十五年東夷將  
 有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者卽我也靖既佐唐  
 亂貞觀中東夷果奏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按此  
 卽唐小說虢髯傳事特小說載楊越公妓紅拂與此  
 異又秦王向在晉陽何以有汴州大第之說而靖立  
 功時虢髯卽已入海何以云四十五年東夷始有  
 君自立者耶且靖在逆旅時黃鬚者業稱老翁去此  
 四十五年當百餘歲人大可怪也當以小說爲近

曰此髯傳是唐人贗作見真主有歸如班彪王命之  
 意據過庭錄則其實有所本特其傳述稍異耳杜  
 少陵送王評事詩云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又次  
 問最少年此髯十八九則秦王自是此髯不必黃鬚  
 翁也一云秦王此髯可挂弓

鄧攸

晉鄧伯道棄已子以全弟子至追及繫樹而去晉史  
 斷曰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  
 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

卷八 卷十八

二十二

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  
 知矣又孔嚴爲吳興太守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  
 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  
 未返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  
 之又鄭休妻石氏前妻女既幼父布臨終有庶子沈  
 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沈及  
 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數事與伯道  
 絕相類上人以爲褒美史傳以爲雅談使天下鈞奇  
 務詭損割天性必此貽之當以史氏之論爲正東漢

劉平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忽復至平扶母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曰身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遂去事在鄧前

李靖

李衛公靖投西嶽神書今世猶傳此帙云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差裁擅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立像

挂卷八乘八卷十八

三

清廟作鎮金友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禮祀典雲致雨天實肯從轉孽爲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耳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掣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氛稜以闢山河使萬類昭蘇庶物昌運卽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望據欲仗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胆於堦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得遂平生

之志有養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卽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詞旨慷慨字畫道俊知非贗作然新舊唐書本傳皆不載此惟國史補云衛公李靖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行立良久乃於廟門百許步聞後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之不見人後竟至端揆與前相合耳

房杜

卷八乘八卷十八

三

唐之相業首稱房杜然房長子遺直次子遺愛愛尚高陽公主誕率無學與主怨望謀反伏誅遺直貶銅陵尉詔罷配享杜長子構次子荷尚城陽公注杜構詭不循法度坐與承乾謀反伏誅構以累貶死嶺表後房氏無顯者而杜如晦五世孫元穎穎弟元終子審權子子讓能皆位至宰相讓能坐李茂貞亂况弟皆誅歟子曉至梁世貴顯以二公之勲業而妖泚誅戮其子且杜又得少延何也我知其故矣自古未有傷敗人骨肉而不受冥責者隱太子之難王召

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克之大王功蓋天下非  
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如晦協判大計則禁門推刃  
房實首謀其子受譴夫復何言杜之進汲引自房罪  
當未減又如晦弟楚客少尚奇節與叔父淹皆沒於  
王世充淹與如晦有隙譜其兄殺之并囚楚客瀕死  
世充平淹當誅楚客請於如晦不許楚客曰叔殘兄  
今兄又棄叔門內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請之高  
祖得釋卽此事已足遺種天之報施毫髮不爽吁可  
畏哉當時禁門之變太宗已與房杜定計矣猶豫未  
能奉小乘卷十八 二十五

徐世勣  
武后之立徐世勣以一言贊成遂夷唐社敬業起義  
武后大怒遂斫世勣棺焚其屍天之報施何其速而  
巧也朝野僉載世勣初卜葬繇曰朱雀和鳴子孫其  
榮張景藏聞之私謂人口所占者過也此所謂朱雀  
悲哀棺中見灰果如其言又敬業初生時於葬下掘  
得一龜云大貴之祥英公令秘而不言卒致大變云  
時李義府與叔皆諂媚武氏然勣孫敬業反正不克  
義府子湛同張柬之敬暉李多祚請太子至玄武門  
殺李義府卷十八 二十六

二王

後漢文苑傳王延壽字文考有儒才少遊魯國作  
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見延壽所爲甚奇  
遂輟翰後溺水歿時年二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子  
山渡湘水溺死是文考一字子山也唐文苑傳王勃  
字子安麟德初對策高第未及冠投初散郎數獻頌  
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是時諸王鬪雞勃戲  
爲文檄英王高宗怒以爲交構之漸斥出府後以事

除名父福時蘇雍州司功參軍坐劾故左遷交趾令  
勃往省渡海溺水死年二十九二王皆以少年美沐  
列名文苑而俱以溺死且年皆不及壯又皆卒於嶺  
外甚可怪也延壽父逸勃祖通俱以著述擅名二子  
雖不承足世其家矣

來瑱

唐書瑒邠州永壽人天寶中詔舉智謀果決可堪統  
衆者拾遺張鎬薦瑒能斷大事有禦侮才擢邠川太  
守充招討使會母喪免以孝聞安祿山張垆薦之與

卷八十八

二十七

卷一八

二十八

魏次拜汝南太守未行改邠川賊攻邠川瑒守射賊  
皆應弦仆仔殺甚衆賊目爲來嚼鐵云云按杜周士  
人物志至德初詔朝臣各舉所知蕭斯爲起居舍人  
薦鎬以褐衣召見拜左拾遺來瑒爲贊善大夫鎬薦  
材堪將帥今唐書但云以侍御史行軍司馬薦擢邠  
川未嘗言曾爲贊善大夫也瑒爲邠川在天寶十四  
載卽至德元年鎬本傳云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  
下士爲已重開鎬材薦之釋褐拜左拾遺鎬以至德  
初薦於蕭斯則國忠之說已妄何緣得薦瑒而張垆

兄弟自京師破卽從賊又何緣得薦瑒與魏次拜汝  
南耶卽此一事而新書之謬誤可知蜀人吳縝有新  
書糾謬十二卷譚賓錄載瑒事亦與新書同

李陽冰

唐李湖杜甫甥也善八分小篆甫有贈湖歌一篇與  
陽冰似是二人吾子行學古編云陽冰名湖杜甫甥  
也以字行因以爲名而別字少溫木玄虛海賦有其  
下陽冰不冷陰火潛然則知與湖又且有理人多不  
知因詳其說是以湖與陽冰爲一人矣按陽冰字亦

卷一八

二十八

作疑開元時人國史補云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  
後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書法死載共與李夫人  
書云意在古篆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川  
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  
之容於文物衣冠得揖遜周旋之體於眉目口鼻得  
喜怒舒慘之態於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體於骨  
角齒牙得拉撮咀嚼之勢隨身萬變任心所成舒元  
興玉筋志云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  
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

後人為吾寶之鄂州圖經載冰篆鄂字上有四口空  
中鬼為之哭當時推詐以為書中處乃張懷瓘作書  
斷何以不載陽冰及張旭也陽冰既以字行別字必  
溫少陵歌作于大曆元年何以復稱潮耶歌中尚書  
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  
子成三人豈別有陽冰而歌中不及耶陽冰嘗為當  
塗令序太白集又嘗為緝雲令古今書斷列傳但載  
陽冰無潮

李杜

杜未小夫八卷一人

三九

唐書載李白依當塗令李陽冰後代宗以左拾遺召  
而白已歿或以為白泛采石自沈也杜甫客耒陽遊  
岳祠因太水暴至旬日不得食令具舟迎之一日食  
白酒牛炙死或云子美客耒陽過江上舟中飲醉至  
夕江水暴漲子美為驚濤漂泛其尸不知所在後詔  
求之令乃積土江上日子美食白酒牛炙漲而死如  
此則二公皆不免于水厄矣春明退朝錄甫藁葬耒  
陽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元微之為志云扁  
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至嗣業始葬偃師首

陽山蓋子美自言晉當陽元凱之後故世葬偃師首  
陽山又子美父閔常為鞏縣令故子美為鞏縣人而  
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子美墓詩則子美  
墓竟未克果遷也白傳中云范傳正訪李白子孫惟  
獲孫女二人嫁為民妻不言其名一曰二女一嫁陳  
雲一嫁劉勣皆編氓也范召至與流衣服村落形容  
朴野而進退閒雅應對詳諦綽有儒風問其所以則  
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有兄一人出遊十二年  
不歸父存無官父沒無銘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窮

杜未小夫八卷一人

三十

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  
穡儷於農夫救死而已范因勸之改適士族堅執不  
從但移白塚葬青山之麓而已是白尚有孫未知其  
流落何所也一云太白有女名平陽有妹名月圓前  
嫁邑子留不去以故葬邑下墓在隴西縣旁百步外  
一云太白墓在太平州采石鎮民家菜圃中游人亦  
多留詩然州之南有青山乃其正墓則以為在隴西  
者誤太平廣記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為嘉興乍浦  
下場雜鹽官侮慢廟神以成則伯禽亦常得祿二女

何以不言且廣記云歿于貞元五年而傳正云歿于八年有誤李陽冰太白集序云陽冰試弦歌于當塗公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蕭太白墓志亦云賦臨終歌而卒是采石之說良不足信與少陵未陽牛炙之事同

盧懷慎

史稱唐盧懷慎自以才不及姚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議為伴食宰相然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饑所得祿賜于故人親

崔希小乘 卷十八

賦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

布囊既屬疾宋景盧從愿候之見敝簣單藉門不

能信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蒸豆雨器菜數杯而

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稱倦于勤

將有檢人乘間而進矣公弟志之及卒家無留儲惟

二老蒼頭請自鬻以治喪帝後較獵郭杜間望懷慎

家環堵痺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

大祥帝即以縑帛賜之為罷獵子真著清節奕死忠

義則懷慎之風采議論其出時相遠甚即推事不專

不失讓能之美遂以伴食目之與模稜同惜哉

汾陽子塔

唐史稱郭汾陽八子七塔皆貴顯朝廷而四子以才顯然次子肱戰歿於陳三子職為節度使卒較恣肆微段太尉幾及於禍六子駿尚昇平公主有謾言汾

陽至自囚請罪塔太僕卿趙縱為奴所告張鎰奏言

將帥功孰大於子儀塚土僅乾兩塔前已得罪縱復

繼之不數月黜其三塔非所以勸武臣帝納之則汾

陽子塔其能以功名富貴終者鮮矣信乎貴介之難

崔希小乘 卷十八

自全也又新史崔光遠傳載初子儀與賊戰汲郡光

遠裁率汴師千人援之不甚力及守魏使將軍李德

峯拒賊子儀不救戰不勝奔還賊因傳城下詭呼曰

處峯召我而不出何也光遠信之斬處峯以子儀之

寬弘偉度至魚朝恩發掘其父墓亦以異道處之

有光遠援兵不力而遂坐視成敗為賀蘭進明之說

大不其然蓋新史傳聞之誤其關於汾陽勳德非後

特表而出之又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

幾十餘年李元忠郭昕閉境固守至德宗即位乃遣

使奉表問道之長安朝庭奇之皆賜爵爲王所者  
儀母弟子也一門兩王功名赫奕爲尤異云

檉菴小乘卷之十八 終

檉菴小乘卷之十八

三三



桂菴小乘卷之十九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經史類

章臬

小說張延賞夫人苗氏善相人奇章臬以女妻之云云太平廣記章臬初薄遊劍外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妻以女既而惡焉厭薄之情日露公爵爵不得志其妻尤憫之曰丈夫固有四方志今厭賤如此不知惟然度日奇哉妾辭家事君子荒隅一間茅屋亦君之

桂菴小乘卷之十九

一

居炊菽藜藜算食瓢飲亦君之食何必忍愧強矣有血氣者所笑於是入告張行意延賞遺帛五疋其夫人薄之不取言時有女巫在焉見臬入西院問夫人曰向之綠衣人西院者為誰曰韋郎曰此人極貴位過宰相遠矣其祿將發不久亦鎮此宜殊待之問其所自曰貴人之行必有陰吏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韋郎者乃百餘人夫人聞之大喜遂言于延賞延賞怒曰贈薄請益可矣奈何假託巫妖以相調弄韋行月餘日到岐岐帥以西川貴塔延至幕中奏狀

理評事加監察出知隴州時朱泚亂駕幸奉天隴州有泚舊卒五百人兵馬使牛雲光主之雲光謀作亂不克率其眾奔泚泚使以偽詔除臬御史中丞因與俱還臬以計擒斬泚復以臬為鳳翔節度臬斬其使行在聞之人心皆奮駕還官授兵部尚書西川節度使延賞聞之將自扶其日以徵不知人據此則苗氏之知臬以女巫故非由相法也今唐書臬本傳不載此事但云臬始仕為建陵挽郎諸帥府更辟權監察御史張鑑節度鳳翔著管田判官以殿中侍御史知隴州則臬未嘗薄遊西川且其為監察又在未見岐帥先也唯牛雲光事與傳合廣記一百七十卷知人門引雲谿友議云苗夫人有鑑甚別英銳特選章臬為塔後竟待延賞為西川易姓名為韓翃及入州延賞從西門出舊時婢僕無禮翃悉棒殺投於蜀江與前載稍異章臬字城武小字武侯云是諸葛武侯後身也

桂菴小乘卷之十九

二

牛李

牛奇章李文饒二人如水火然其泉石之趣頗有同

者牛治第雅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木與賓客相樂  
樂見於本傳而李平泉之賦傳中不載但云所居安  
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  
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而已  
楊升菴云古書解者多失其義尚書注怪石之頁以  
爲可怪之石若後世靈璧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  
似乎爲牛僧孺米元章也胡應麟云牛僧孺不聞有  
好石事李德裕平泉醒酒石楊因牛李誤舉之胡不  
讀正史而輒爾離黃何取楊論亦本演繁露

卷八 卷一 九

婁師德

宜室志載婁師德布衣時嘗因沉疾夜夢一人紫衣  
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卽引公  
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數里見路傍有解署左  
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  
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途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  
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而退見一室曰司命署問  
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視之有  
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祿承者稱爲按捺公因命出

已之籍按捺取十軸以進公閱之書已名載其祿位  
年月履歷清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  
按捺曰某一布衣耳無饑凍憂足矣又安敢有他望  
乎言未畢忽有一聲浴空而下震動簷宇按捺驚曰  
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始悟爲  
夢游耳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隣有佛寺擊曉鐘蓋按  
捺所謂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間焉後入仕歷官咸如  
所載者及爲西涼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閣前曰冥  
途小吏奉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

卷八 卷十 九

四

當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今何爲遽見命耶黃衣人  
曰公某官時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爲主吏所降今  
則窮矣言訖忽已所見自是臥疾後三日而薨夫  
公盛德至梁公猶曰我爲其所容史稱公總邊要爲  
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鸞  
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言長者  
稱妻郝而偶以誤殺一無辜遂至祿壽俱降而世有  
資性刻薄一居權要便恣意生殺草菅人命不知何  
命所載能復幾何觀此可以懼然汗下矣又師德

元初為監察御史後朝廷募勇士討吐蕃乃自奮  
紅抹額來應詔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  
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  
為左金吾將軍簡較豐州都督丞皮袴屯田積穀數  
百萬兵以饒給後封譙縣子突厥人寇詔簡較并州  
長史天兵軍大總管其為相時以度量稱人有忤已  
輒遷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  
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志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笑  
曰我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教之耐事至曰

桂香小乘八卷十九

五

人唾面當使自乾在夏官注選選者就要潤傅師德  
曰容我釋之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汚爾其人當先  
後與曹參大相類亦可怪也

### 鄭綮

鄭綮字蘊武每以詩註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  
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  
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  
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史走  
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

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

既視事宗成詣處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  
矣因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自以為不為人所  
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少保致仕卒又  
以左司郎中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移檄請無犯  
州境巢笑為歛兵州獨完楊行密年二十人盜中  
緊捕得異其貌曰而且富貴何為作賊縱之信宗賜  
緋魚歲滿去贏錢千緡藏州庫後他盜至終不犯鄭  
使君錢及楊行密為刺史送緊還都綮之才鑒過人

桂香小乘八卷十九

六

遠甚即搔首自嘲三月致政其見幾深遠萬非鄭敗  
王鐸諸人所敢望者是時國運顛危棟撓鼎覆相繼  
傾覆而綮獨超然可不謂賢乎哉而景文論贊以為  
不次而用胠捭豚臠拒羸牙趨亾而已非篤論也晉陸  
玩傳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杯酒置柱梁之間咒曰  
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耶玩笑曰戢卿  
良歸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  
人談者以為知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橡屨成帝  
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壯

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賞加性通雅亦以  
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  
廢其德宇後疾其上表陳懇玩之品格晉之公卿未  
有多過之者而猥自謙抑事政與蔡同蔡之自託詎  
諛未必不祖陸也

馮道

唐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  
庵與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  
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

卷末八卷八卷十

七

介懷真士大夫也五代史沐傳亦同中又載諸將  
掠得人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真之別室訪其生  
而還之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贖鄉里  
有荒其田不耕與力不能耕者夜潛往爲耕其人來  
謝妹不以爲德漢隱帝崩周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  
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不拜道因不得已拜之  
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據此則道之清修亦未  
可取而身事四姓十主甘同非類何耶道當天下大  
亂戎夷交侵生民塗炭委蛇應對多所全濟卒時

七十二人皆共稱歎以爲與孔子同壽而荆公深爲  
景仰以爲諸佛菩薩富文忠公論道之爲人曰此孟  
子所謂大人云道常有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歎  
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  
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爲危時便  
搶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有乾坤  
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  
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其人似有所得者

二彬

卷末八卷八卷十

晉唐彬上征吳之策遂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要衝  
爲衆軍前驅應機制敵自巴陵沔口以東莫不震懼  
倒戈肉袒彬知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  
雷以示不競宋曹彬伐江南頓師城下未嘗急攻城  
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與諸將焚香爲誓不妄殺一  
人及歸自江南則書劄于云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  
時人嘉其不伐二公名既同其伐江南同稱病不伐  
又同甚爲可異

梁顥

陳正敏遜齊開覽載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肯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今俗相傳者年得第者必以顥爲口實又傳其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云云宋永亨及洪容齊俱引國史云顥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恭疾卒年四十二固亦進士甲科承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委遇中途天

事改右司諫遠爲度支判官知貢舉上疏言邊事爲時論所稱副張齊賢使關右顥有吏才每進對詞辨明敏真宗嘉賞之凡羣臣上封事者悉付顥詳閱河北饑盜命爲巡簡使還拜右諫議大夫以翰林院學士同知審官院三班景德元年知開封此其才力幹辦又豈耄耄之人耶固字仲堅初以顥遺蔭賜進士出身服闋詣登聞院議前命願赴鄉舉許之大中祥符元年舉服勤詞學科擢甲第天禧大禮成奏頌甚工無幾卒年三十三東軒筆錄固生於乙酉卒於丁

之、年、方、二、十、三、何、老、少、之、謠、相、去、如、是、也、今、宋、史、所、載、及、第、官、壽、及、疾、卒、年、凡、與、舊、史、無、異、但、云、顥、美、姿、強、力、少、疾、閨、門、雍、睦、與、人、交、久、而、無、陟、士、大、夫、多、之、六、月、暴、疾、卒、年、九、十、二、豈、九、字、爲、四、字、誤、耶、然、傳、中、云、初、舉、進、士、不、第、畱、闕、下、獻、疏、欲、于、詩、賦、策、論、取、士、之、外、別、求、異、等、疏、上、不、報、雍、熙、二、年、復、舉、進、士、廷、試、獻、賦、太、宗、詔、升、殿、詢、其、門、第、賜、甲、科、似、非、弱、冠、少、年、也、若、曰、七、十、三、始、登、策、則、顥、初、授、大、名、府、觀、察、推、官、後、坐、事、貶、虢、州、司、戶、叅、軍、起、知、魚、臺、縣、辦、人、理、評

已、則、舊、史、言、三、十、二、者、誤、顥、以、四、十、二、計、當、癸、亥、生、二、十、三、生、固、以、九、十、二、計、當、癸、酉、生、七、十、二、而、登、策、七、十、三、而、生、子、事、亦、甚、怪、若、八、十、二、登、第、則、至、景、德、元、年、已、百、有、二、歲、而、固、當、以、八、十、三、生、妄、抑、甚、矣、又、崔、林、玉、露、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中、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曰、七、十、三、問、卿、有、幾、子、曰、臣、尚、未、娶、

桂菴小乘卷十九

桂菴小乘卷十九

乃詔出官人施氏賜之時人戲為之語曰新人若問  
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則宋朝登第之老無如修  
者今五十年前之句亦以為梁甌可笑又清波雜志  
閩人韓南老就恩科有來議親者書一絕示之讀盡  
文書幾百摺老來換得一青衫媒人若問子年幾四  
十年前三十三事與陳條相類而皆閩人亦奇

李漬

澠水燕談蒲中李漬好學有高志廬中條山以泉石  
吟咏自娛未嘗造州縣真宗祀汾陰詔赴行在漬不

桂卷八 卷十九

十一

起有表稱謝云十行溫詔初聞丹鳳銜來一片開心  
已被白雲留住此表他書作種放十行溫詔作九重  
仙詔初聞作休教一片開心作一片野心今宋史放  
漬傳俱不載按漬本傳真宗數遣使存問漬自陳世  
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  
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語  
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一日  
忽曰適有人至床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  
時言訖不見吾當逝矣促家人置酒頃之卒漬字長

源其視神放往來數數杜鎬至誦北山移文以譏之  
者品大不作矣漬與魏野中表兄弟也漬卒諱至野  
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反第遺其子赴  
之纔六日而野亦卒時其異焉

趙抃

趙閱道知成都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  
馬人蜀以一琴一雀自隨為政簡易亦若是乎沈存  
中筆談趙閱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惟攜一琴一  
龜坐則看龜鼓琴常過青城逆旅或慢狎之公頽然

桂卷八 卷十九

十二

鼓琴不問人或疑龜雀之異按史抃自英宗朝加龍  
圖直學知成都神宗召還自諫院擢參知以論新法  
不合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復以大  
學士知成都然未云為轉運也予曾見一書偶忘之  
云閱道初入蜀携琴雀後歸放雀及再入蜀惟龜與  
琴俱耳此言或然又唐鄭谷贈富平李宰詩夫君清  
州貧琴雀最相親簡肅諸曹事安閒一境人陵山雲  
漢拜渠路雨中巡易得連香醉千紅石凍春則琴雀  
之事固不始於趙也

石介

宋儒林公議載石介為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專以徑直狂激為務人多畏其口或有薦於上謂介可為諫官者上曰此人若為諫官恐其碎首玉階蓋疑其效劉栖楚也東軒筆記載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四諫四人者力引石介執政亦欲從之范仲淹為參知政事獨謂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為奇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

皇宋一史卷十七

十三

無所不為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按二書所載一事也或以為出於仁宗或以為出於文正

然人主貴求言賞諫仁宗此言已傷君德至於文正

之言豈可為萬世法後世有屏抑侃直彌逢時政使

廟堂之上務為容隱必以此為藉口矣宋史本傳介

人為國子監直講杜衍韓琦薦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會呂夷簡罷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德

象晏殊買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

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作慶曆聖德詩云云

介不畜馬借馬而乘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

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豈有當

時欲用為諫官君相畏其慙過為沮抑而不載之史

者故知小說皆不足深信且以厚誣文正特表而出

之又石林燕語天聖寶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

達酣飲自肆不復守禮法謂之山東逸黨一時多慕

效之龐頴公為開封府判官獨奏諷以為若不懲治

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時諷嘗曆御史中丞為

龍圖閣學士坐貶鄂州行軍司馬曼卿時為館閣較

十四

勸亦落通判汝州仍下詔戒勵士大夫於是其風遂

革今傳中亦不載

向敏中

向敏中傳天禧初加吏部尚書又為應天院奉安太

祖聖容禮儀使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兼修國史是

時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

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今日賀客必多

卿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

卿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

宗諤與其親徑人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無不歡慰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

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晏否亦無一

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敏中大耐官職按真紀天禧元年二月戊寅王且加太保中書侍郎平章事向

敏中加吏部尚書王欽若加右僕射八月庚午以王欽若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壬申向敏中加

樞密

十五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是一年之中三除僕射而欽若

自右歷左皆在向前且壬申去庚午三日耳何以曰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為殊命耶沈存

中去向未甚久筆談云向文簡拜僕射年月未曾考於國史何也又云熙寧中見中書題名記天禧元年

八月敏中加僕射樞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二月王欽若加僕射則與史合矣容齊隨筆真宗朝向敏中

前拜僕射者六人呂端李沆王且皆自宰相轉陳堯叟以樞密使拜張齊賢以故相拜王欽若自樞密

使轉及敏中轉右僕射與欽若加左僕射同日降轉是時李宗諤歎四年矣較之史更詳而云欽若與敏中同日降制稍異

楚王元佐

燕子由龍川別志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將立為嗣堅辭不肯欲立太祖之子山此遂廢故當時以為狂

而實非為狂也按本傳漢恭憲王元佐初封衛王進封楚王初秦王廷美遷涪陵元佐特申救之廷美次

元佐遂發狂操刃傷侍人嘗被酒夜縱火焚宮廢為

樞密

十六

庶人均州安置真宗即位復對楚王傳中不載欽若

太祖子事然申救廷美不得發狂較之舜太子更奇偉太宗於是乎媿其子矣元佐後子姓繁昌爵位崇

顯有以也夫又周王元儼太宗第八子時皆呼八大王者也廣額豐頤嚴毅不可犯天下崇禪之聞名外

夷然實無善狀別志載八王疾華仁宗親往問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為用之上歸閱讖得成敗之語并記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爭之乃降二官殊傳中亦不



載此事惟元儼本傳云儼病甚上憂形於色親至臥  
內乎謂藥屏人與誣久之所對多忠言殊賢相也  
以圖讖云云為忠言然傳又言王嘗問翊善王渙曰  
元昊平未對曰未也曰如此則安用宰相為聞者畏  
其言據此則驅除同叔之言應自有之儼之于預朝  
政凌厲縱恣視之元佐可同日論哉

張詠

張忠定公詠以政事為宋朝第一其在成都日有庫  
吏盜一錢忠定見欲杖之吏憤然曰能殺則可杖則  
不可公判曰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

桂香小美八卷一九

十一

穿遂斬之又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掘  
其父公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功已如此况  
其長成豈不為亂遂殺之此二事皆以強辭奪正恣  
其殘虐有古酷吏所不為者而詠為之謂為政事第  
一可乎陳無已叢談云忠定在陳聞丁謂逐寇萊公  
報知禍將及已乃延三大戶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  
勝其一座遂為歸計買田宅以自汗謂聞之亦不害  
也此豈士君子所為而忠定為之可怪也容齋隨筆

云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後五年當天禧  
四年寇公方罷相旋坐貶何有所謂自汗之事則斬  
吏殺兒恐亦非實錄也

韓范

宋西夏之帥稱曰韓范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西夏  
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  
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  
入師魯嘆曰公于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夫用  
兵當先置勝負于度外公何區區過懼如此范公曰

桂香小美八卷一九

十八

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于度外乎師魯不能強  
而退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兵陷沒大  
將任福歎之韓公遽還至半塗陣亡者之父母妻子  
號于馬首哀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  
聞之嘆曰當是時難置勝負于度外也宋儒林公議  
夏元昊初叛命遣人詣闕表言諸蕃推奉求朝廷真  
冊議者雜然莫知所從時張士遜章得象當相柄陳  
執中張觀董筦樞極皆謂小羌不足憂遂拒絕之乃  
命夏竦帥涇原秦鳳治回中范雍帥鄜延環慶駐高

汝並擁節鉞雖城血未完兵力尚寡然元吳成其下  
未嘗小有侵軼蓋不欲曲之在已也疎謀知其情堅  
守不動元吳亦踰年不敢輒侵其疆雍守延既久以  
謂羌真小而怯也屢遣裨較率兵縱掠元吳既忿且  
以為辭遂併集醜類入寇延安乘虛直逼城下人心  
震搖懼必不守雍檄召劉平自他道出華池赴援平  
素輕敵又兼程而趨士卒不得休息及與賊遇率其  
下大呼力戰賊亦少却裨將郭遵驍雄絕倫躍馬驟  
陣所向披靡然賊衆十餘萬平與石元孫兵不滿三

桂香八卷八卷十九

十一

萬賊又委老弱及牛馬以奪之諸軍爭功蹂亂無復  
行列賊乃盡銳乘之平等大敗生爲賊繫自爾賊勢  
雄張官軍攝矣後一年任福戰沒於鎮戎軍之好水  
川又一年郭懷敏陷於無定川偏將以下獲全者鮮  
皆舉軍敗覆窮賊奔潰誠可痛也當劉平之戰也尚  
斬賊千餘級任福亦傷夷敵人數百至懷敏則求能  
就殲如投陷阱焉時呂夷簡復居相位語人曰六賊  
不及一戰吁可駭也豈承平日久將卒不練以至是  
歟將天假其首以爲國患也又云康定辛巳歲韓琦

爲陝西經畧安撫使尹洙爲判官同詣闕獻人攻元  
昊之策欲自鄜延涇原兩路由師夏竦作太師意不  
甚主時呂夷簡居上弼天下之務一斷於已杜衍方  
副位樞地深以入攻爲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覆  
以來言羌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徒果如此豈可沮  
之也然呂不計事之可否而但持此說識者非之韓  
尹既遂請即馳驛而西自畿甸近郡配市驢乘軍須  
入關道路擁塞曉夜不絕其諸用度盡於關中括取  
州縣不勝其擾范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已專守延

桂香八卷八卷十九

二

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洙徑走延安見仲淹圖爲  
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諸路將佐聚兵  
數萬爲出討之計元昊遂併兵來寇欲逆折官軍之  
鋒琦謂諸將曰今勇將銳師悉萃於此而賊輒來犯  
其勝必矣將佐皆庸人無謀慮賊人羸形誘之時委  
老弱牛畜令官軍將獲衆益喜貪功不可遏琦在壁  
中左右爭請行亦有不白而去者遠奔逐北惟恐後  
時任福奔走竟至好水川賊所伏勁兵由四山而出  
不可勝數烟塵坐合前後相失官軍圍塞其中無復

行陣流矢如雨殺聲震地任福而下將佐死者五十餘人如王珪桑懌者皆驍勇可備指縱是日皆不免人頗惜之將作監丞耿傳洙友也力薦於琦使預謀議是役也傳從福督戰深為衆所歸然傳亦歿于陣洙乃作憫忠辨誣二文以排衆說後洙以他罪被鞠言事者復攻二文欺衆然人衆事往積歲不復窮考洙亦自以他罪譴焉又云夏賊叛擾累年官軍頻敗關中物價翔湧天下為之搖動朝廷欲與之約和而未敢以洙之范仲淹帥延安乃使人遺書元昊稱

卷之八十八卷十九

二十一

朝廷仁貸惜民之意許歲與金繒勸其納款書已行始聞於朝執政皆不喜時宋庠參知政事言仲淹專擅可斬辭甚堅忤遂貶仲淹官知耀州以麗籍代之籍亦屢致和意於賊朝廷又密許籍以柄用俟和議成然後召賊乃遣其腹心楊守素入朝講約易其名為曩霄朝廷亦遣使答之然終不見元昊久之乃定歲賜銀絹各十萬疋茶六萬斤遣張子奭冊元昊為夏國王復厚饗之元昊遣人約子奭爾於宥州亦不相見封冊重幣如委之榛莽子奭由此遷秩籍入為

樞密副使皆自以為功焉按此與前說俱合當為實錄而韓琦傳元昊反琦拜陝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為經畧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山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進兵自為守勞分力弱遇敵輒不知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情破之必矣乃詔鄭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各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

卷之八十八卷十九

二十二

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賊營若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阻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制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沒於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范仲淹傳元昊反召為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轉運使會夏竦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正月詔諸路討仲淹曰正月塞外以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

人饑勢易制也况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已懾其氣矣邲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雖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糧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管川為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孳族來歸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言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為書戒喻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為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

卷之八

二十三

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慶州為環慶路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元昊傳慶曆元年二月元昊攻渭川逼懷遠城韓琦徹巡邊至高平盡發鎮戍兵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總管任福等并擊之都監桑懌為前鋒鈴轄朱觀都監武英繼之福申令持重其夕宿三川夏人已過懷遠東南翼日諸軍躡其後西路巡簡常昂劉肅與夏人對壘於張家堡懌以騎兵趨之福分兵夕與懌為一軍屯好水川與能家川福在隴山外觀英為一軍屯龍維川相離五里期以與

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然已陷其伏中矣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管於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數不多益進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懌為先鋒見道傍置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鶴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于是夏兵四合懌先犯中軍次之自辰至午酣戰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餘懌等莫測既而鮑老揮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懌劉肅及福子懷亮皆戰沒小較劉

范巷小乘

三十四

進勸福自拔福不聽力戰歿參軍隊將都監將較生卒歿者萬三百人關右震動軍需日廣三司告不足仁宗為之肝食云云則初無韓范異同及尹師魯邀范出師之說亦無范龐主和之事與公議所云何以大相整也吳傳云福申令持重亦非違韓節制者二傳固不足深信今遼陽之役有專歸罪杜松以為經畧解嘲蓋即韓傳之意而敗劾以來議者始決意堅守無言戰者守之一字原是和之濫觴他日恐有援范公之策以完此局者聊書此以俟

朱氏二隱

宋書隱逸傳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百年少有高情  
親以服因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為業  
以樵箬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日亦復如此人稍  
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  
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輒自榜船送  
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絲三  
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隱跡避人惟與同縣孔凱  
友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酬飲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  
冬月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凱指履  
悉袂布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  
引臥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凱亦為  
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峻為東揚州發教餉百  
年穀五百斛不受唐書隱逸傳朱桃椎益州成都人  
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所為長史竇軌見  
之遺以衣服鹿幘鹿鞞通暑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  
結廬山中夏則簾冬緝木皮葉自蔽附遺無所受  
緜十匹屨置道中見者曰居士屨也為甯米者易之

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屨草亦細聚結

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為長史倘禮以請降階與之語

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

耶乃簡條目薄賦歛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

草自匿云二公皆朱姓其事又絕類可怪但百年卒

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

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

妻而山中寒雪樵箬不售便輒送歸又出城市買絲

繒三五尺似非孟光所宜或云百年蓋懼內者理或

然乎視桃椎稍為通脫矣

裴度王旦

裴晉公疾革欲卻還所賜玉帶使門人為表皆不常

意公自書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

又不合畱在人間宋王文正公疾革上臨視賜白金

五十兩公召楊文公於床前作讓表公覽自書四句

曰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二公臨

終精爽不亂如此北夢瑣言令狐楚有上賜寶劍卒

時卻還令李商隱起草不愜口占云云與晉公語正

相類未知其孰是也晉公本傳臨終自爲銘志帝怪索之得半槩以儲貳爲請無私言則卻帶之表當是好事者爲之耳

章持

老學庵筆記東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黃魯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號則章持致平而廌乃見黜故東坡山谷皆有詩在集中周輝清波雜志紹聖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詩云何處難忘酒南宮放榜時有才

桂卷小乘八卷十九

二十七

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執政見此時無一盡何以展愁眉持字致平時相悖子也雲麓漫抄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時章子厚有海康之行其子授尚書京口以書抵先生云云東坡得書大喜顧謂其子叔黨曰斯文司馬子長之流也命從者伸楮和墨書以答之某頓首致平學士云云元祐三年先生知舉時致平爲舉子初致平之文法荆公既見先生知舉肯法坡遂爲第一逮揭榜方知子厚子按元祐三年爲戊辰紹聖改元爲甲戌丁

丑紹聖四年也東坡於元年被謫知英州三年又貶瓊州而雜志云丁丑章持魁南省何也悖傳悖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授嘗爲較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任州縣訖無顯者不言持曾爲坡首錄坡本傳元祐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上坐庭中噤未能言賦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舖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膝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則章持之魁南省正元祐三年而周輝之說妄矣崔林玉露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送方叔

桂卷小乘八卷十九

二十八

值方叔出僕授簡置几上有項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視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携之以去遂模倣坡筆及拆卷坡意必方叔也乃章授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則援與持自疑二人其魁南省者援也而以爲持雲麓漫抄又以致評爲援章悖傳諸子又無持名皆誤

鄭漁仲

鄭漁仲於文史考核精博生平極不喜班固書謂其自漢武以前盡竊馬遷不以爲慙然鄭作通志禮畧

全襲通典、執文畧率本唐書、馬氏通考遂深以為讀  
又詩集類、置崔暉于晚唐、進許渾於初唐、段成式、  
陽雜俎、有玉格一卷、所記鬼神祥異、而類之譜錄中、  
蓋以為品玉之書、元撰樹萱錄一卷、入草木類、蓋以  
為種樹之書、太平廣記、即出於太平御覽、則考訂精  
嚴、決滌猶難、又况其瑣瑣者耶、

柳耆卿

宋詞佳者甚多、然必當以柳耆卿為第一、秦少游次  
之、黃山谷又次之、東坡擅名一時、樂府實非其當行  
也、耆卿名永、為舉子時、多遊狹邪、教坊樂工、得新腔  
必求永為詞、始行於世、於是聲傳籍甚、當時有云、  
有井水飲處、無不歌柳詞、初舉進士、登科為睦州錄  
舊制、初任官、薦舉不限成者、永到官、郡將知其名、與  
監司連薦之、物議喧然、及代還、至鈴、有摘以言者、  
不得調、自是初任官、須考滿、乃得薦舉、自永始、永初  
為上元詞、有樂府兩精神、仙梨園四郡弦管之、初傳  
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樂、有使作醉蓬萊詞、以獻  
語不稱旨、仁宗亦疑有欲為之地者、因置不問、永亦

善為他文、辭而獨以是得名、始悔為已、後改名三  
變而終不能救、終屯田員外、或旅瀕澗州、僧寺王和  
甫安禮為守、時求其後、不得、乃出錢葬之、

王義

俗演還帶記有裴旺代死事、按國史補、王義、裴晉公  
隸人也、晉公為御史中丞、武相遇害之日、公為人所  
刺、義扞刃而死、公由是獲免、乃自為文以祭、厚給其  
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馬裴旺、豈即王  
義耶、當直著其名、以風義、隸唐書、度本傳、李師道謀  
殺、蔡兵乃伏盜京師、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傷、  
馱伏獨勝、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墮溝、賊意已  
成、因去、則義固公導馬者、傳但云、斷手、不言其死  
似畧、

嫪毐

前書五行志、秦始皇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  
於宮、不律及嫪毐、封毐為長信侯、以太原郡為毐國、  
宮室苑囿、自恣、始皇既冠、毐為亂、始皇誅之、斬首數  
百級、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狗按史記、不韋、封文信

疾未嘗言毒亦無車裂大臣之事不知五行志何所  
本也嫪音郎到反毒音烏改反蓋士之無行者非人  
姓名也

張順

水滸傳有張順者混名浪裏白跳善水以為水軍帥  
癸辛雜志襄樊之圍孤城困守凡三四歲張漢莫守  
樊城重賞募死士得驍悍三千人求將久之得民兵  
部官張順張貴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  
素為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名中水峪立硬寨造

卷之八

水哨輕身百艘每艘三十人鹽袋布正頂粗  
曰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本心亟去毋敗吾事人大感  
激思奮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賊兵皆披靡襄城中聞  
救至勇氣百倍及收軍而失順數日有浮尸逆流而  
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箭六  
箭怒氣勃勃如生軍中驚以為神立廟祀之張貴後  
被獲不屈死呂文煥為立雙廟比巡遠云則順固能  
水者但非宜和間人也今武林湧金門內有金華將  
軍廟者曹杲後唐人為金華令以討平叛者吳越人

朝委以國事即城隅浚三池引湖水入城王歸嘉之  
題曰湧金杲卒郡人祀之稱金華將軍以為即張順  
誤水滸傳載宋江往李師師家道君至匿于床下是  
周成美事見張端義貴耳集

槎卷小乘卷之十九

卷之八



槎菴小乘卷之二十

西陵來



經史類

左氏兵法上

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曳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隱四年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隱九年

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

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緇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預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桓五年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地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鬬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也忠於民而

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饑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牲肥膋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膋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蠶也謂其備膋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果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冷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桓六年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警有警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遼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祭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穢矣少師曰

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桓八年巴子使韓服造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遼章讓于鄧鄧人勿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來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桓九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鄧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鄧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郢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鄧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鄧師于蒲騷卒盟而還桓十一年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敷之桓十二年

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

騷之殺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夫因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

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繼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桓十三年

楚武王荆尸授師牙焉以伐隨將齊人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

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楛水之令尹鬬郈莫敖屈重除道梁澁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莊四年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

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十年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

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晉侯將伐虢士焉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

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

所畜也夫民護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

畜也亟戰將飢 莊二十七年

晉里克帥師梁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於采桑梁山

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

眾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 僖八年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買君馬且曰盡納羣公子

侯蒸於買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

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

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

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

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

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

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

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

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若之何公

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

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

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

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

後憤陰血周作張脈債與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

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

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

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

之我息秦奮倍猶未也公曰善夫不可徃况國

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谷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

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

之人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

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濟而止

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

去之梁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駟秦伯將止之鄭以

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灰者故

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

子

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  
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弘與女  
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  
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  
以入則婢子夕以歿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之乃  
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  
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  
地以嬰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

卷八 宋二

九

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  
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  
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  
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  
卻乞告瑕呂飴生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  
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固也  
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  
臣是憂患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  
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若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繕

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  
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  
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  
也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  
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說其輟火焚其旗  
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孤姪其從姑  
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粱之  
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  
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數

卷八 宋二

一

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  
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忝背憎職競由  
人 僖十五年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甲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  
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  
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  
月丁未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

縣諸魚門 傳二十二年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  
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  
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成  
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馬國人皆咎公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  
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  
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  
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  
本末八支 朱二一

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  
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馬軍  
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  
致志鼓僥可也 傳二十二年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  
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  
子廵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  
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傳二十  
秋秦晉伐郟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

入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馬宵坎血  
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  
人反矣乃降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  
尹子玉追秦師勿及遂圍陳納頓于于頓 傳二十五  
晉侯圍曹門馬多歿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  
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馬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  
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  
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  
入僂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怒曰勞  
本末八支 朱二一

之不圖報於何有斐僂負羈氏魏犇傷於胸公欲殺  
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  
者曰以君之靈不存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  
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問  
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  
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  
路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  
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路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  
曹伯分曹衛之田以昇宋人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

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  
而果得晉國艱難險阻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  
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制曰  
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  
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勞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  
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官與若  
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  
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  
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  
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  
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  
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  
搆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  
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  
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  
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矣微楚之惠不及  
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  
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

卷八 襄公二十

三

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  
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  
憖次於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誦  
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馬子犯曰戰也  
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  
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  
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  
盪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  
之矣子玉使勃鬪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  
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  
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  
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  
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鞶韞鞅鞞晉侯登有莘  
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  
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  
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  
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  
楚右師潰狐毛設二師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

卷八 襄公二十

四

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  
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  
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  
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  
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樂枝入  
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  
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傳王用平禮也已酉  
王享醴命晉侯侑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  
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  
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  
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  
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  
出入三觀 僖二十八年

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商臣請子上  
曰受晉賂而避之楚之恥矣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僖  
三十三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  
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  
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  
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  
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  
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  
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菽而立靈公以禦秦  
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  
先菽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董陰  
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  
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  
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葺食潛師夜  
起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己丑先菽奔秦土  
會從之先菽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  
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廄



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

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

見士伯其人曰能亾人於國不能見於此馬用之士

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 文七年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

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羣蠻以叛楚麋人師

百濮聚於邊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

徙於阪高為買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

大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

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

有五日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狼廩同食次守洵澁

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宵三宿而

逸曰庸師眾羣蠻聚焉不如復太師且起王卒合而

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

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北遇

北惟裨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

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

不

子貝自仍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

遂滅庸 文十六年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

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

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虜百人狂狡輅鄭人鄭

人入于井劍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

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

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

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輿人鄭

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

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

民以逞 宣二年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

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

為中軍大夫鞏朔趙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

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

曰無及于鄭而勦民馬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

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

不

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焉敢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尊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

卷八 宋二一

十一

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匹師為罪己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

卷八 宋二十

二十

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敵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郟之間鄭皇戍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

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  
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  
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  
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  
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蜎筭路籃縷以啓山林箴之  
曰民生在勤勤則不置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  
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  
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

卷八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  
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  
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  
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  
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  
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  
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  
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

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  
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詭使  
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  
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  
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  
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  
曰吾聞致師者在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  
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  
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

卷八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鹿龜晉  
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獻馬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  
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  
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  
致師勿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  
焚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  
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旂求卿未得  
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勿許請召盟許之與  
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勿備必敗彘子

曰鄭人勦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  
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  
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  
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  
也疑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  
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  
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  
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  
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  
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左乙卯王乘左廣以逐  
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  
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  
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  
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  
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  
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  
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  
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

左傳卷八十八

二十一

唐役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  
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  
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  
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幸於我吾  
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毀其卒  
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  
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  
能進楚人恭之脫局少進馬還又恭之拔旆投衡乃  
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  
楚卷小乘八卷二十  
二四  
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  
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後怒  
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  
尸之皆重獲右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  
族反之尉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  
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  
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  
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  
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

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於衡

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師以為京觀臣聞克

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

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于戈載櫜弓矢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

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

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

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

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

卷八 襄公八年

二十五

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

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

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官

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

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

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

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

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

子曰史佚所謂母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

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宣十二年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

知死而不敗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

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

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

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

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

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

我虞 宣十五年

卷八 襄公八年

二十六

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

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

故捷克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

軍士燮將上軍樂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

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

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

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

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日子以君師

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

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馬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邠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綏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股

欒菴小乘

卷二十

二十七

二八

登敢言病吾子恐之綏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登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毀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邠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

左

右

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置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馬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予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微濟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齊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譬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

卷八 襄公八年

二十九

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

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與以爲魯

衛請若苟有以藉於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

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

于爰蒞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

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空與師侯正亞旅皆受

一命之服

成二年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

奔莒戊申楚人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

楚人

三十一

卷八

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

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

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廓

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

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置

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成九年

榘巷小乘卷之二十

終

經史類

左氏兵法下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瑩居守卻擘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厲來乞

槎菴小乘卷之二十一

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莘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民無災害民生攸麗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

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好時以

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

致成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

馬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

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

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

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

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

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

槎菴小乘卷之二十一

鄢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

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我先君之亟戰也有

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

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

憂盍釋楚以外為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

患之范句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

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

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

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



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

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關心

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

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

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

虔卜於先君也微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

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

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

卷八 卷二十一

三

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

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

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

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

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

厲公樂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右首御鄭

成公唐苟爲右樂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樂書將

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

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

出於淖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

札馬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

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

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

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

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

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

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

不殺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容免胄承命曰君之外

卷八 卷二十一

四

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

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澗羅曰速從之其御屢

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

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

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

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殺中唐苟謂石首曰子

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

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  
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筏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  
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  
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日又何如臣對  
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  
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以執轡承飲  
造於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  
者使謀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  
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

卷八十一

五

巴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  
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狗曰蒐乘補卒秣  
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  
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  
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  
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  
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  
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吾不  
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

臣死死日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  
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  
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  
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  
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墮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  
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首難告  
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  
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墮申宮做備設守而後行  
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

卷八十一

宣伯使告郤犇曰魯侯待於壞墮以待勝者郤犇將  
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濟于宣伯而謝  
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成十六年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  
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欒師襲舒庸滅之  
成十七年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馮荀瑩曰城  
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  
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  
縣門發聊人紇挾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

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懸布董父登之及堦而絕之隊則又懸之蘊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狗于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日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矣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

卷末小夏八卷二一一

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君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暇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襄十年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襄十三年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備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備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襄十四年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渙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馬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取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

卷末小夏八卷二一一

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旃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刑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

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焉  
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知日乃  
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於  
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  
險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  
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  
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戊  
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楯以為公雍已夷焚雍門  
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

卷之二十一

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  
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  
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  
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  
子抽劔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襄十八年  
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叛  
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遠以右師  
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  
間七日子疆曰久將墊隘乃舍也不如速戰請以

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亂之  
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  
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  
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入川楚滅  
舒鳩襄二十五年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  
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  
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馬牛臣隱于垣牆以  
射之卒襄二十五年

卷之二十一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  
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因諸阨又  
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五伍荀偃  
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  
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  
之洩陳而薄之大敗之昭元年  
晉荀吳偽會齊使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狄朔  
壬午滅肥以肥子緡舉歸昭十二年  
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

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  
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  
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  
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人矣平  
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遂  
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  
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于守而行  
申會赴越大夫戮焉王奪鬪韋龜中犂又奪成然邑  
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

卷二十一

十一

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  
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  
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  
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哲及郊而告之情  
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  
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  
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  
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  
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

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  
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困楚公子此公子黑肱  
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師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囚  
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  
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  
使須務牟與史裨先入固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  
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  
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  
之且曰先歸復所復者則師及營梁而潰王聞羣公

卷二十一

十一

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  
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  
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  
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哲及郊而告之情  
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  
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  
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  
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  
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

氏申或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王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訾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

楚考八乘

卷二十一

十一

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家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哲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鬻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于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

楚考小乘

卷二十一

十四

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遷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犖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犖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犖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母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夷以王

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

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故其  
背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  
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  
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倍有鮑  
叔牙賓須無阻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  
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裁賄不從欲施  
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  
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欒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  
十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犇買佗

楚春小吳公卷二十一

以為腹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樂卻狐兕以

內主也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從而與之

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在君者

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

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昭十三年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前

吳伯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昭十三年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甚弘謂劉子

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

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  
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  
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  
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  
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公 昭十七年  
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  
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今日魴也  
以其屬外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  
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  
後死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  
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  
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  
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送對  
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昭  
十七年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  
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蔡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

楚春小吳公卷二十一

昭十七年

昭十七年

昭十七年

昭十七年

昭十七年

昭十七年

昭十七年

昭十七年

昭十七年

昭十七年

以慶而去之及師至則長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

師夜絕而登登者六十人絕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

謀苦共公懼齊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昭十九年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戌宋厨人漢

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

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人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

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

子苦雒懼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

漢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亾君請待之乃徇曰

淮卷八 冬二十一

揚微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追揚門見之而逐之

國亡猶死三子之恥也登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

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

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漢以裳裹道而荷

以走日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僕新居于新

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

初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死何

忌衛公子朔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蕭丘鄭翩願為

鳴其御願為鵝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子擊御呂

對人華豹張句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

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由

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句

抽受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于

犂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君之大

刑也午刑而從子君馬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

華氏圍諸南里華夾搏膺而呼見華羆曰吾為樂氏

矣羆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

羆以車十五乘徒七十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

之乃復入楚遠越帥師將逐韓氏太宰犯諫曰諸侯

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及不可

至日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昭二十一年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鈕曰魯將御我欲自武

城還循山而南徐徂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

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

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履之遂取邾師獲鈕弱地

人忽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

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



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與邾

寡君之命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邾

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

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

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

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

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

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

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堯之難從者之

難桂苑小乘卷二十一

病將館子於都叔孫且而立期焉乃館諸舍十七

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

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取

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

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

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昭二十三年

吳以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

吳人祭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吳公子光曰諸侯從

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復已是以來吾聞

之汨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

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燬

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

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

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爭亂楚必

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

辰晦戰于鷄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

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

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

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浴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

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

好沈沈子逞滅獲陳夏蓄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

陳也昭二十三年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

楚子大封而定其徒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

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成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

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

視民如子守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

視民如子守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

馬猶懼其至吾以疆琪誓以重怒之無乃不河乎吳  
周之曹喬也而棄在海濱不與鄰通吟而始於此於  
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  
使翦畏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  
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  
歸將馬用自播揚馬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  
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  
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通  
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成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

淮卷小乘八卷二十一

二十一

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指我楚徐知其  
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入之有徐之功也徐徐  
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驟而爭謀適在  
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山則歸彼歸  
則出楚必道敵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  
以三師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一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將  
為我使之無忘秋楚囊瓦以吳師于豫章吳人規所

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  
遂圍巢克之復楚公子繁定二年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  
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  
氏之族山伯州犂之孫師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  
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  
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  
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必漢而  
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  
卷考八共八卷二十一  
三十一

既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  
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  
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是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  
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  
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  
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  
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  
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  
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

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

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

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宗鄭史皇以其乘虜死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

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免後者慕

之復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救之楚人

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已

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涉唯鍼尹固與王同

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

三三

山處令尹之官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丑

之左司馬成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傷初司馬臣

闕廬故恥為禽馬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

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

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剽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楚子涉唯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

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即鍾建負季芊以從由

于徐蘓而從即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

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

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

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遠強陵弱非勇也乘人

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

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

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

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

及寡人以羹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

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

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

三十四

以隨之僻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

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若

為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鎭金初官於子期氏實

與楚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

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亾也謂申

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

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

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

莽使下臣告急口夷德無厭若隣於君疆場之患也

逮吳之未定君取其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日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定四年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栢舉其子帥奔

左卷八乘入卷二十一

二十五

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若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棠公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濠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禪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柎之貉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閻與罷閻與罷請先遂逃歸棠公諸梁之弟后滅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棠公終不正視

定五年

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毀未山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定十二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敏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馬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此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

左卷小乘入卷二十一

二十六

定十三年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姦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頸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閻廬閻廬傷將指取其履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

越定十四年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旌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

槎菴小乘 卷二十一 三十一

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殺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禦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糜之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賁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

蒯賁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盜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州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盜旗於子姚之幕下獻而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毀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破軀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我救主於車退敵於軍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朝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朝皆絕 哀二年

槎菴小乘 卷二十一 三十一

三月楚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哀十七年

槎菴小乘卷之二十一 終

槎菴小乘卷之二十二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兵刑類

三團營

嘉靖二十九年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而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浸不初若然原額軍尚足三十萬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備廢弛在管操練不過五六萬人而已戶部支糧則有兵

槎菴小乘卷之二十二

部調遣則無比者視虜深入守城出戰動稱無事現者幸老弱疲憊市井游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

且臣以為卒伍之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古役練之不精其罪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

多世肖統綽不開軍旅平時則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書王瓊

毛伯溫劉天和輩嘗有意整飭之矣將領惡其害已率從中阻撓軍士久習驕惰輒倡流言清理未半復

從中止彫敵至極我皇上親見其害矣宜差風力

科道通查十二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冊參考見在

者必汰去老弱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徵着伍

然後人給衣甲器械加意練習勿為羣議浮言所搖

庶幾營務可飭矣世宗以其疏陳積弊皆是於是

革去十二營兩廳官名目止用京營總兵官一員以

仇鸞為之贊理軍務文臣一員以復祖制以一事

權仍令兵部會官定議兵部會議言京營之制主訓

練在京官軍其始止合大小教場以訓練五軍將士

而已永樂初立五軍管操練官軍專備征伐戍守之

槎菴小乘卷之二十二

用等牙管司實兼令旗神機管司神槍火器訓練

火管五軍神機二管俱有中軍左右掖哨五軍管

千管俱有五司至於千二團子手幼官彈忠等又俱

有管附於五軍管中而各有司馬時營無不知兵選

將將無不練之卒然且有御前試驗及按月開報之

條以賞罰懲勸之所以兵休而不驕兵用而不困正

統末尚書于謙見五軍管軍士精壯老弱參處就中

挑選十二萬團操為十二營立為奮武等名以別其

號總以提督以重其權十二營內莫不各有三大營

至於老弱存留大營遂為次撥亦應變濟時之權也

至正德而東西官廳之制立焉其法就十二營中挑

選精銳另設總兵參將統領各邊奏請待報啟行是

十二團營又為老家而兩官廳又為團營也至於今

日則兩官廳之兵又未必精營日紛而愈弱軍日選

而愈敝官多則占役者重而軍士疲於奔走營分則

稽查為難而軍士易於隱蔽因條為興華六事 世

宗命如議遂革提督監檢內臣既而仇鸞復請以四

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哨四威營歸左

右掖軍左右哨掖各設坐營官守其為正兵

軍員為奇兵正兵以備守城有警則以奇兵出征

之按京營操練之法洪武時止為五軍營分大小

場與城內城外操練永樂初分為三大營曰五軍

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曰神機營皆步隊肄業火

曰三千營皆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車輦寶蓋等事

營以公侯伯三人充提督某營總兵官景泰五年

忠肅公建議立團營棟三大營中壯健士卒團練

于三營六提督中棟三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即於

五府中蒞事文臣提督以兵部尚書是年團營總兵

武清侯石亨遂請故都察院改為帥府天順元年罷

團營成化元年復立團營尋罷成化三年又復團營

團營之兵名為頭撥初團營分為十營後增為十二

營一營以侯伯都督等官一人為坐營官有事出征

不必揀選但撥某營出征則某營將領某營士卒啟

行承平日久團營非復操練之舊又立東西官廳名

為聽征蓋三營變為團營團營變為東西廳也 祖

宗微意不欲武臣權重在內營操官止管操練者無

開設衙門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理

政務至於營操非特命不得干預蓋五府三營十

營職掌不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

二三人名位謀勇相等者相參用之山師之日賜

賊討賊平虜平胡征夷征虜等甲或將軍或副將軍

或大將軍隨時酌與必由兵部題請五府亦不得

預事平之日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深

矣嘉靖庚戌虜窺京師 朝廷釐革營務罷團營仍

為五軍營內分十二小營改三千營別為神樞營

神機營

機營仍舊三營共設總督京營戎政公侯伯三人處  
理文臣一人嘉靖二十年添設兵部尚書一員專督  
三十九年改設侍郎一員協理萬曆九年裁革十年  
年復設或尚書或侍郎或都御史任五軍管副將二  
人練勇參將二人參將四人遊擊將軍四人神樞神  
機管各副將一人練勇參將二人佐擊將軍六人以  
昌國公故宅為戎政廳給戎政之印柳葉篆文虎紐  
如將軍所掛印通計京操凡大營三內分為小營二  
十副將以下三十人人坐一營副將用真署都督參  
遊佐學用真署都指揮或都督大將統軍不專於  
人練軍不專於一人行軍不專於一人皆有意焉在  
莽至今益以衰敝徒靡太倉之粟不聞敵愾之風  
不能戰復不可守一日有警吾不知其所以為計也

握奇經八陣圖

握奇經曰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或總稱之先  
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為風左右為雲  
風輔於天雲輔於地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  
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重列各五隊前後之軸各五

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有八陣  
陣訖游軍從右躡其敵或警左或警右聽音望塵以  
出四奇天地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  
居於中張翼而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  
後軸為龍飛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  
而進鳥披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高氏子畧曰風后  
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  
測蓋潛乎伏羲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  
為八卦之象明矣奇讀奇偶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  
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  
裴緒之論又以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  
所謂八陣者八卦之統耳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  
九百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談之乎  
然觀太公虎韜具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同  
出於握奇而又有入陣焉此又出於天地之外者非  
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  
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  
作為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衝抗於外軸布於內



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圖成鱗俎帝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冥冥神機昧昧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于黃帝書之外篇列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木於握奇蹟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師律提綱曰黃帝因井田以制兵井分四道八家共之其形井字開方九馬五為陣法四為閑地虛其中大

卷八 共 八 卷二 一一二

二

將居馬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黃帝之陣法也風后因之以乾坤艮巽四閑地為天地風雲四正以水火金木四方向為龍虎鳥蛇四奇此風后之陣法也其陣制或六十步或六百步或千二百步而為開方之形或以奇為正或以正為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不可終窮也自是而降家家數千百年間世莫達其總與惟諸葛孔明善推衍其法故于平沙之上壘石為紋縱橫皆八其法六十四陣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衝四陣居右後衝四陣

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為八陣天衡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為三十二陽地軸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八陣為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缺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為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數同衝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為龍飛雲為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數同衝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

卷八 共 八 卷二 一一二

八

奇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所謂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遠走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央則首尾俱應此桓溫所謂常山蛇勢也及夫蜀地險窄道出斜谷則裁之為六至唐李靖因之為六花陣此陣之大畧也推演八陣始於隊伍而成營陣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遊兵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所以五人為

伍十伍為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於生成之數也八隊為一陣有四百四十人八陣為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為小成可變陣也八部為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為中成八陣齊可變也終於六十四卦也八將為一軍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而為大成故韓信曰多多益善其布列營陣以將臺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作兩層駐劄而為小將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為中將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為大將其制陣以為千人

可布六花陣每面用六十步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布八陣每面用一百二十步以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每面用六百步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每面用一千二百步其小成每隊相離一百八步中成每隊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隊相離一百七十二步內餘步數加中軍而為閭也以天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一號以後地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二號以後地軸地後衝各二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軸

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四號以前地軸四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軸地前衝各二隊左右前衝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書於本隊旗上布列下營不得錯亂間中軍舉號每陣皆間隊一二五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一陣二次舉號三四七八號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收作八陣為第二陣三次舉號第一隊又開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三陣四次舉號第三陣又開隊每陣出七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四陣次視中軍舉火起鼓每陣又開隊一三五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八步止天前衝四陣居前天後衝四陣居後天衝六隊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六陣居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陣之規也遊兵五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

十二陣三陣定作一號共作四號分列兩層進止開

闔間隊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掣環於後而伏迄

取勝衝擊全在乎遊兵也薛士龍曰八陣圖可見者

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

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蔡繼通曰一在魚復石磧

迄今如故一在廣都今殘破不可考輿地志云八陣

圖凡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者一

百二十有八常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

六下營法也少陵詩功蓋三分國名垂八陣圖蓋指

夔州永安宮南者耳晉桓溫傳初諸葛亮造八陣圖

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

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莫能識之則當以魚復者為

正

牙旗折

杜松之征建夷也大將旗竿被風吹折人皆以為不

祥卒全軍俱沒此事自古而然春秋晉侯與楚人戰

於城濮晉中軍風於澤亾大旆之左旂晉桓玄至姑

孰百僚列儀衛整肅而龍旗竿折成都王穎以陸機

督諸將討長沙王臨戎而牙旗折趙王倫即帝位祀

太廟適遇大風飄折麾蓋王澄為荊州刺史率衆軍

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齊文宣至鄴受魏禪李

貽上省且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帳唐哥舒

翰守潼關天子御勅政樓臨送師始東先驅牙旗觸

門墮涯旄竿折鄭注赴鳳翔出都門旗竿折宋宣和

中童貫出師而牙旗折端平入維之師全子才帥旗

為風所折德祐時賈似道親總大軍督師江上禡祭

於北關門外而大帥之旗為風所折無非亾身敗軍

之徵也按真人水鏡經云凡由軍立牙必令堅完若

折則將軍不利牙即大旗也又玉曆通政經云軍行

牙竿旗幹折者師不可出出必敗績蓋旗者一軍之

號令未有旗折而不敗者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及

劉裕擊盧循將戰而所執麾竿折旌沈于水衆皆懼

裕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勝必矣乃大破循軍哥

舒羅討李希烈帝祖於通化門是日牙竿折時以羅

父翰昔出師有此而敗甚憂之而羅竟收汝州擒周

是獨此三事為異耳

兵法不必泥

漢武帝教霍去病讀孫吳兵法去病曰為將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三國及後稱公使讀項羽傳

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宋仁宗問王

德用邊事德用謂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夙

守以至屢敗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自立異效帝

是其言岳飛好野戰宗澤謂其非萬全計授以陣圖

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深

服之故趙括讀父書而覆軍房瑄用車戰而敗績法

之不可泥如此國初湯東旤有語及兵書者

曰陣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為蓋深得

意雖然唯知法者能用法唯能用法者為能不泥於

法韓信背水之陣出在兵書諸君自不之知也法

不知而但曰存乎一心嘗試漫為以人命為戲如着

棋者攻守之不知而抗衡國手其不空局而敗者幾

希矣為將者宜慎之

父子同軍

子景武鄒滕之役挾仲子燕禧以行而斬獲首功

手擒元兇仲子之力居多或有謂父子不當同軍引

韓靳王事為言靳王之事見於傳奇正史未載姑載

自漢以來父子同軍者于後以便考証

李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

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

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

虜易與耳軍士乃安趙充國擊羌至西部都尉府充

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伏飛羽林孤兒胡越騎

為吏兵至今居曹彬歷武寧太平軍節度使皆以璋

為衙內都虞候范仲淹經畧西夏其子純佑年方寇

與將卒雜處鈞深情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

失所向有功岳飛渡河兀未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

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兵直貫其陣戒之

曰不勝先斬汝塵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吳璘為西路

安撫使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于瓦亭敗之璘

自將至城下劉幹帥浙東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佐

其父破睦賊幹守真定子羽辟從令金人入寇父子

相搖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魏勝擊金寇遣其子昌

相搖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魏勝擊金寇遣其子昌

持義旗往結山東豪傑李寶駐師平江遣其子公佐  
伺敵動靜趙方守襄陽金人犯境方夜半呼其子范  
癸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  
惟有臨邊提兵決戰耳遂解棗陽之圍孟宗政禦金  
人子珙料其必窺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  
政然之越翼日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  
半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  
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揮騎軍突陣遂脫宗政後  
珙子之經亦從父屢立戰功杜杲以舟師扼江淮遣

量沙

南史檀道濟傳元嘉八年道濟北伐軍至歷城以資  
運竭乃還時入降魏者俱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  
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  
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不復追斬降者晉書祖逖傳  
逖與石季龍將桃豹等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

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為疲極而息  
于道賊忽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眾豐  
飽而胡戍飢久益懼無復膽氣蓋量沙即囊土之故  
智也宋書道濟本傳不載此事及策謝晦之敗與白  
浮鳩之歌甚為疎畧後漢馮異傳鄧洪攻赤眉赤眉  
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  
之赤眉引還擊洪洪軍潰亂其用意與逖濟異而事  
頗同

聽獄

扶南國無牢獄有訟者先齋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  
者捧行七步又以金環雞卵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  
無實者手即爛有理者即否又于城中養鱷魚四外  
圍猛獸有罪者輒以餵猛獸及鱷魚魚獸不食為無  
罪三日乃放之文身國犯死罪者則置猛獸食之存  
枉則猛獸不食經宿乃赦之拂林國無書契而信咒  
誑直者無他曲者立死述異記獬豸一角羊也性知  
人有罪皋陶治獄疑者令羊觸之後王充論衡漢李  
子畏為政欲得囚情以梧桐木為囚像穿地為坎

木囚于中祝之正罪者不動寬者木囚動山時以爲精誠所感夫聽獄自須求情乃借之獸與木偶與外夷何異于長不可知皋陶之誣抑甚矣

刑書

子產鑄刑書叔向以爲敗鄭趙鞅鑄刑書孔子以爲亾首蓋刑之不可預設也如是而李愷作法蕭何造律後世守之不得更革豈古今異勢民俗懸殊耶飛穎達以爲古者建國命家奕世相承皆知國爲我土衆實我民自生愛吝不至戕害臨事議情何須豫告

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微于書而微律法成之孔子之譏簡子曰民在也矣何以尊貴何案之守正謂其鑄之之非豈謂聽獄者盡廢及書專以臆決者哉孔氏之論又未得當時之旨矣

察姦

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或對在某處詰朝命吏捕訊吏懼罪守于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其髻果婦私于隣釘殺其夫吏以爲神因問晉公

學也唐書李傑為河南尹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  
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  
其悔乃命市棺還歛之使人述婦去與一道士語頂  
持棺至傑命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  
士內于棺此術後人多踵用之

刑不上大夫

周易曰尚折足覆公餗其刑罔周禮士尸肆諸市  
大夫尸肆諸朝檀弓云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  
市朝無刑不上大夫之事或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  
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謂刑不上大夫  
夫磨于甸人豈以不見為不上耶於理難通按禮不  
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豈禁於庶人特以其微賤不  
能備物曰不下寬之也可曰人而無禮刑豈絕于  
夫特以其貴重宜審禍機曰不上嚴之也可曰幸而  
免刑故罪已著則有六議之條過未章則有慎刑之  
懼鄭注云不與賢者犯法此言得之

白寬服罪

國初有一人與他婦奸稔常以其夫早出即入後

夫復返是人遂匿于床下婦問夫何以復返夫云我  
去會卒念汝寒為汝整被是人聞之大怒曰焉有其  
夫如此思愛而私與他人姦者乎出佩刀殺之而去  
屠者推戶入見屍驚呼隣里槍之箠楚誣服將棄市  
是人出呼于市曰殺人者我也有司以其狀聞

馮燕者唐魏豪人少以意氣任俠專為擊毬關雞戲

魏市有爭財毆者燕搏殺不平遂亡滑與滑軍少年  
雞毬相得時相國買馳鎮滑知燕材畱屬軍中他日  
出行見戶傍野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意遂逐  
其夫滑將張嬰也從其類飲宴因得闖入嬰室拒寢  
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裙蔽燕燕卑踏步就蔽轉匿  
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目瞑燕指巾令  
其妻取妻即以刀投燕燕熟視斷其頸遂取巾而去  
且嬰起見妻死愕然嬰隣與妻黨以為嬰殺之強  
其辜將嬰就市看者千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  
且無令不辜死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統自  
言人乃燕也馳以其狀聞請歸甲以贖上道之免死

此二事正相合又玉堂閒話光啓大順間袁中有發塚盜經時不獲長吏督之甚嚴一日擒獲欸服後臨刑傍有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豈容枉殺平人乎發塚者我也我日在稠人中不獲而斯人何罪欲殺之旋出丘中賊與前獲者無異藩帥誘問前者曰不勝筮楚密令爲之以成爲幸耳藩帥大驚具以聞坐獄吏証在前者獲釋以術職賞自言者事亦與前同

蒲鞭

後漢劉寬歷典三郡吏民有過蒲鞭示辱南宋崔景榮守平自有惠政懸一蒲鞭而未嘗用較之劉寬又遇之唐呂溫爲衡州送毛令詩曰布帛精粗任宜瘦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須屬雖是蒲鞭莫施益用崔事溫由道州以陟爲衡州有惠政柳州爲之誄所云兩州之民哀聲交於南北舟船之下必呱呱然者也

以夢白克

唐小說載尼僧妙寂潯陽葉氏父昇嫁同邑任華父與夫俱服買爲盜所殺後夢其父告曰殺我者車

猴門東草殺汝夫者禾中走一日夫數年廣問莫能辨有李公佐者爲解之殺父者爲中蘭殺夫者爲申春也遂男服易名士寂備賃江湖得往申氏勤苦力作無知其非丈夫者數年驗實乘便告官二盜正法晉符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有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心忪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受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史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乘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四美且有禮而生無禮而水火



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  
昌殺之乎於是推簡獲昌而詰之昌其首服曰本與  
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  
公佐之解良本於此

檉卷小乘卷之二十二

檉卷小乘卷之二十二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祭葬類

機空

石季龍傳邯鄲石子岡有趙簡子墓季龍令發掘之  
 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  
 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  
 不盡不可發而止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欲以  
 機封公肩假止之機封謂設機關以葬也然古人實  
 有用機械以葬如始皇紀所云工匠為機藏者漢傳  
 儀將作營陵地內方口外沙濱戶口交橫莫耶設伏  
 弩伏火弓矢與沙蓋古製有其機也吳越春秋勾踐  
 徙都琅邪使人如木客山取父元常之喪欲徙葬琅  
 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燼風飛砂石以射人人莫  
 敢入郡國志卽壘城北有古冢或發之有黃牛從庭  
 門出犯之卽吼不可動南史齊宗宣傳梁州有古墓  
 名曰尖冢或云張壽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  
 拒推埋者懼而退時蕭敬為府長史謂無此理求自

監督及開惟有銀鑲銅鏡方尺五代史溫韜發唐諸  
 陵惟乾陵風雨不可發西陽雜俎身丘縣東北有齊  
 景公墓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鸞鸞迴轉  
 翅以撥石復下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烟飛  
 鳥過之輒墮灰遂不敢入劉晏判李邕庄客自言盜  
 一古冢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固以鐵汁累日洋  
 黃沃之方開一時箭出如雨殺數人復投石其中每  
 投箭輒山投十餘石箭不復出因列炬入至開第二  
 重門有木人數十皆張日運劍又傷數人衆以棒擊  
 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  
 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集衆懼未卽掠之棺南角  
 忽颯颯風起有沙迸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  
 沒至膝衆皆恐走比出門已塞矣一人復爲沙埋死  
 唐時有發蜀先主墓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墓侍  
 衛十餘盜驚懼拜後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一  
 盃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  
 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如舊矣此皆所謂機封者耶而  
 先主墓爲尤異意諸葛爲之

堪輿議

堪輿之說若有若無未可深源然卜宅之說見於詩書土瘠水淺古人所忌其來已久惟堯書不傳至晉郭璞始明其旨後來術訣紛紜宗家不一大抵認來龍乘生氣六言蔽之龍微於山向背其所以往來也氣微於水順逆其所以成生也龍以水住穴以氣鍾故妙莫妙于辨水巧莫巧于用水能悟水法而消受之而云堪輿復有別解者吾不信也曰巒頭理氣之說何如曰巒頭者理氣之巒頭也轉展生育不離其

卷之小乘 / 朱二十三

五

祖方為真祖數折而陰陽即變者其巒頭必低到頭而證佐不現者其理氣必差陰陽在龍不必其偃仰高低也而自成偃仰高低證佐在水不必其龍虎照應也而自有龍虎照應總之有真龍必有真水得真水方驗真龍非具慧心法眼者烏足語此曰生氣何以專屬於水曰天一生水天下萬物賴以和而能生者皆歸于地氣借于天故已枯之骨可以蔭生匪特此也龍脉亦然庚壬子癸皆屬水而庚以正陰居于乾下為天一所生之始故草木之初生為庚子之

初生為菽木之所生為楮字皆從庚且北斗居庚庚

為天門天皇之脉稱為最貴良有以取曰五行家之

不同若何曰五行當以正為是曰擇日之說何如曰

有地利即有天時何妨乎擇日葬有深淺砂有美惡

若何曰深淺存乎主宰美惡俱屬客形臨穴而始談

風蟻必非具眼之人觀砂而設講趨避定是傍門之

子盲師贖主為禍不小且天地氣化萬有不齊事事

而求善人人而求悅葬無日矣又崔林玉露云葬者

藏也藏者欲人之不見也古之人所謂卜其宅兆者

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為城

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廻合草

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

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

西崩靈鐘東應木花于山栗芽于室此乃活氣相感

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為枯壤蕩蕩

遊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

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十年

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掘不已至掘三掘

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九

弟數人惑于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讐者

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也貧賤富貴

賢愚壽夭各有天命豈塚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

璞之說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楊誠齋素不

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于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

其身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于刑戮而子孫卒以衰

微則其說已不驗于身矣而後世乃奉其遺言而篤

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若有席帽山子孫必

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皆舉子

所戴至宋始許侍從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以來

即有此山何其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傳

遠讓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

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耶按此說亦足以破

術者之惑然孝子不忍灰其親枯朽遊塵非人子所

宜言至於山水回合活氣相感數言風水妙理即不

外此何可廢而不講吾獨惡夫一掘二掘以至三四

掘者輕信妄舉以遺體為兒戲非特亾親之罪人抑

亦風水之罪人矣可嘆也噫

### 葬地非人力

地理之說其應如響不可謂無然其吉凶得失實有

定數非人力可為者戎幕間談載唐泓師自東維冠

言于張說說門道左有善地百餘中有甚貴者貧道

視之當與此地後得源乾曜可應此地源辭以家貧

不游然源祖域舊在融門泓後經過融門見其地已

為源氏菜矣回謂說曰天贊源氏合窪處本高今則

窪矣合高處本窪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缺之

處考八乘八卷二十三

所皆合作者問其價乃賒買耳問其卜葬者村未幾

問其術乃憑下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

氏子大貴矣乾曜自京尹拜相為侍中近二十年即

此一事觀之天下何嘗無風水風水其可以人為哉

哉

五節

縣志趙三翁名進字從先中牟縣白沙鎮人自喜

遇孫思邈授以道要從之十稔一日留於縣境淳釋

村曰切勿離此非天子召勿往也吾再來與汝同歸

宣和王寅歲果被召見館于幕其官項之可歸年已

一百八歲矣技術無所不通能使鬼神知未來事

吹呵按摩疾痛立愈道友席洞雲築室于獨紇嶺瀑

水潭側慕其清峭高爽落成甚喜既遷入百怪畢見

未及一年禍變相踵席謂翁且告之故翁曰得無居

五箭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說多矣素不聞五箭之說

敢問何謂也翁曰峯巔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

霄風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溪急流懸泉瀉瀑

衝石走砂聲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燥

燥斥鹵砂積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毒蟲蟻

聚散者壞壤者名曰土箭層崖累嶽峻壁峻巉銳峯

峭岫拔刃橫鋸聳齒露骨狀如浮屠者名曰石箭長

林古木茂樾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冽如

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

要在廻環紆抱氣象明遠形勢寬闊壤肥土沃泉甘

石清乃為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歸依

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悉遵其教居止遂安今

地理家論沙者有衝激射竄之說其亦五箭之道意

與

墓祭

或曰墓祭非古也曰不然禮宗子不在庶子望墓而

祭去國而歸者祭墓而後入謂墓祭始於秦非也或

曰今祭墓而祀后土者何曰檀弓曰有司以几筵舍

奠于墓左謂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此則祀后土

所自始也

國朝謚典

國朝謚兼用美惡如 高皇子魯王謚荒伊王謚厲

後專用美謚然悉以加武臣文臣無得謚者文臣之

有謚自建文朝王禕謚文節始文謚惟館閣得用之

其不由館閣得謚文者劉基王守仁文成張益文傳

馮京文簡姚夔文敏黃孔昭文毅周忱翰光題名記

唐龍文襄魏驥文靜吳訥楊廉耿裕題名記

文恪儲懽文懿葉盛邵寶王鴻儒文莊鄭賜文

安孫應鰲文恭何喬新文肅苗衷文康李奎文通劉

宜文懿蕭維禎文昭儀智智曾以通政兼中允何孟

春文簡王道文定其由館閣不謚文者曾榮馬愉孫

賢許彬襄敏楊鼎莊敏儀銘忠襄盛瑞明榮節王文  
毅愍陳文莊靖朱希周恭靖許進襄毅父子得謚者  
朱復忠定濟榮愿倪謙文信岳文毅耿九疇清惠裕  
見上儀智銘見上周瑄莊懿經文端林瀚文安廷機  
文信廷棉康懿許進見上論恭襄許文簡許莊敏楊  
志學康惠守謙恪愍白圭恭敏敏文裕鄉濟文敏幹  
康靖王恕端教承裕康禧王文見上宗彝安簡陳以  
勤文端于陞文憲祖孫得謚者陶諧莊敏太臨文信  
兄弟得謚者許讚論誥林廷機廷棉見上彭時文憲

卷二十三

九

華文思楊守陳文懿守隨康簡贊宏文憲宋文通  
李麟倍敏季鳳康惠三代得謚者孫燧忠烈陞文終  
鐘清簡林翰廷機見上曠文恪國朝 帝后尊謚皆  
有孝字臣無謚孝者惟 國初東海侯陳文謚孝勇  
至蔣川文以太醫院謚恭靖許紳以掌院事謚恭襄  
袁寶以院使謚襄敏世宗朝方士邵元節得謚文舉  
榮靖陶仲文得謚榮康肅惠為尤異云其謚之罕稱  
者薛瑄文清鄧以讚文潔王禕舒芬文節高毅文義  
李賢文達劉珣尹直文和林文俊文修彭華文恩胡

煥忠安商大節端愍楊時喬瑞潔徐琦聶豹貞襄林  
俊貞肅孫繼魯清愍陳洽周憲節愍軒輓吳嶽介肅  
年富潘恩恭定王延恭節王用汲恭質盧淵恭顯肅  
彥定肅陳壽簡襄郭應聘襄靖胡宗憲襄愍彭詔惠  
安張鵬懿簡郭宗臬康介李充嗣康和廖紀信靖袁  
洪愈安節王宗彝安簡丘廣景成墨麟榮毅盛瑞明  
榮簡翁溥榮靖汪鉉榮和朱濟榮愿又以四品以下  
官而得謚者如楊恭惠信民以僉都御史劉文公鉉  
以少詹事宋文恪訥李忠文時勉陳文定敬宗鄒文

卷二十三

十

莊守益以祭酒李文通奎劉文介儼以太常少卿儼  
四品朱文簡善胡文穆廣呂文懿原以翰林學士張  
文信益以侍讀學士楊忠愍繼盛以兵部郎中朱忠  
定復張恭懿景明以長史俱五品徐文肅善述以中  
允王文靖汝玉以贊善王忠文稔以翰林侍制劉忠  
愍球以侍講羅文毅倫舒文節芬俱以脩撰羅文恭  
洪先以贊善俱六品鍾恭愍同以御史七品陳恭愍  
選以布政毛忠襄吉周節愍寇馮恪愍傑許忠節遠  
俱以憲副岳文肅正以知府邵恭毅願以知縣其已

蓋而後改者王祿文節李時勉文毅俱改忠文張玉忠顯改忠武孫忠襄靖改恭憲朱永武襄改武毅曹禹文襄改文忠于謙肅愍改忠肅石珣文隱改文介張治文隱改文毅殷士儵文通改文莊其已謚而追奪者張若正文忠吳時來忠恪李燧恭敏盛端明榮簡邵陶二真人其已久而補謚者劉基王守仁文成王祿紆芬文節朱善朱訥文恪羅倫文毅蔡靖文莊宋濂文獻夏言文愍吳雲忠節顧佐端肅林俊貞肅軒輒介肅上文毅愍于謙肅愍胡宗憲襄懋曾統張

經襄愍楊繼盛忠愍謚與名犯者金忠忠襄徐忠忠愍張世忠亦謚忠愍程文德文簡林文俊文修一云劉忠謚文忠誤何忠成交趾難謚忠節至何喬新係尚書何文淵之子謚文肅則竟犯其父諱矣

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疏父貴賤本無謚今已暴貴升為諸侯乃得例謚而不得然者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為貴人父也按夏殷以上來

同生號質不諱名故無別謚成之有謚自周始也文

未為王武實以子謚父蓋周之王業始于西伯與夏殷不同而王季以上但有追王未聞追謚則鄭重可知漢高子母媼尊曰昭靈而大上之崩僅存故號猶有三代之遺意焉自唐宋而後歷世追崇 周朝因之至常開平父六六公祖重五公曾祖四三公俱加美謚夫謚以易名名之不存而累叨異典可謂榮遇矣

預謚

李長沙東陽臨沒時欲謚為文正屬其所私議定而卒常時以為議按楚共王疾告其大夫曰不穀不德若以大夫之靈復保首領以沒請為靈若厲惟大夫擇焉非王之知過正欲羣臣加之美謚而恐其貽之惡也蓋人情之不能忘情于身後也如此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折朱組謚曰成子此皆未成而賜以謚雖以示旌亦為恩禮之變矣

私謚

私謚始於柳下黔婁然惟東漢最盛儒林傳夏恭光武時為太山都尉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張霸字

伯饒卒將作大匠翟黼等與門人追錄本行謚曰忠  
文楊厚卿人謚曰文父范冉卒陳留謚曰貞節先生  
朱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  
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行謚曰文忠先生邕父稜  
卒謚曰貞定公沛郡劉歆謚貞簡先生宋陶潛靖節  
處士蕭視素貞文先生蕭穎士文元先生梁劉峻玄  
靖先生阮孝緒文貞處士劉歆貞節處士劉訐玄貞  
處士唐吳筠宗元先生孟郊貞履處士元紫芝文行  
先生族弟結太先生三劉三元一門以高行得謚而  
准考小乘八卷二十三

大字更奇張璠論曰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建  
顏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稱  
謚之則私謚之立雖或舒仁孝之心終不免有議之  
譏矣  
一字謚  
唐書呂誼傳誼卒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謚有司傳  
士獨孤及謚曰肅郢以故事宰相謚皆二名請益曰  
忠肅及執奏謂謚在彰美惡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  
公殺三監淮夷重耳一戰而霸而謚曰文翼缺之恪

甯俞之忠隨會不忘其君而謚曰武故知稱其大畧  
其細也且二名謚非古也漢興張良蕭何霍去病霍  
光以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一名不盡其善乃有文  
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唐興益用漢制魏徵以王道  
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竝優廢一莫可故曰  
文貞蕭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言褊則失貞稱貞  
則遺褊故曰貞褊益有為為之也若跡無異稱則易  
以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懿陳叔  
達曰忠溫彥博曰恭岑文本曰獻韋巨源曰昭皆當  
准考小乘八卷二十三

時赫赫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名而言故事宰相必  
以二名固所未聞宜如前謚遂不改鄭珣瑜傳珣瑜  
卒太常博士徐復謚文獻侍郎李異言文者經天緯  
地用二謚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謚周漢以來  
有之威烈慎視周也文終文成漢也况珣瑜名臣臣  
謚不嫌異曰謚一正也堯舜是也二謚非古也法所  
不載詔從復議據此則唐時大臣謚一字二字原無  
定制 國朝一字最尊 廟祀及 親王始用之郡  
王以至公卿皆二字矣西漢王子侯即郡王也謚皆



薄葬

一字有謚。趙虎。曉敦者。越古。驟字。虎音。斯致音。七字。亦作。敦古。穆字。甚奇。魏晉以來。大臣皆一字謚。二。不。見。唯。獨。諸。葛。孔。明。忠。武。關。雲。長。壯。繆。趙。雲。顯。平。晉。上。尊。文。獻。王。珣。獻。穆。王。謚。文。恭。溫。嶠。忠。武。郗。鑒。文。成。邈。情。文。穆。謝。安。文。靖。謝。琰。忠。肅。謝。玄。獻。武。周。玘。忠。烈。下。壺。忠。貞。庾。亮。文。康。庾。冰。忠。成。桓。溫。宣。武。桓。沖。宣。穆。蔡。謨。何。充。文。穆。虞。潭。孝。烈。王。恭。忠。簡。何。無。忌。忠。肅。稽。紹。忠。穆。麴。允。節。愍。褚。良。元。穆。

婦人得謚

卷八 卷二十三

十五

古者婦人無謚。從夫之謚。如其。姬。莊。姜。懷。康。定。孫。也。類。復。有。自。為。謚。者。齊。共。姬。昭。姬。魯。聲。子。晉。辰。麻。衛。戴。嬀。之。類。皆。非。禮。也。漢。劉。嫗。得。追。謚。昭。靈。而。呂。后。無。謚。魯。元。公。主。得。謚。元。後。世。太。后。及。后。及。公。主。皆。得。謚。而。臣。子。毋。妻。史。冊。所。載。得。謚。者。甚。寡。惟。晉。桓。溫。母。孔。氏。贈。臨。賀。太。夫。人。謚。曰。敬。梁。王。僧。辨。母。魏。氏。謚。曰。貞。敬。太。夫。人。陳。騷。文。才。母。陵。氏。贈。臨。安。國。太。夫。人。謚。曰。恭。隋。蕭。四。太。夫。人。洗。氏。謚。曰。敬。夫。人。至。賈。似。道。母。胡。氏。贈。秦。齊。兩。國。賢。壽。休。淑。莊。穆。夫。人。謚。曰。柔。正。

魏文帝黃初三年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梓。存。下。忘。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塋。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已。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凶。之。不。顯。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坐。此。丘。墟。不。實。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

卷八 卷二十三

十六

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祭。會。三。邊。餒。合。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璠。璣。飲。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親。使。竟。靈。葛。載。無。危。斯。則。聖。賢。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凶。之。國。

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  
乃燒取玉匣金鏤刻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  
痛哉據此則霸陵真以薄葬得完矣及考晉愍帝紀  
建興二年盜發霸杜二陵暨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  
得金玉采帛不可勝計初收其餘以實內府索琳傳  
三秦人尹桓解武等盜發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  
琳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琳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  
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  
充山陵漢武帝享年長久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  
差卷八 卷二十三 十七  
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棺槨  
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賻夫  
帝實未嘗薄葬且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後  
日耳其中蓋平日舊款非臨時有所增加也又蘇  
賈禹傳云武帝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多藏金  
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  
葬之其後昭宣亦隨故事則茂陵不復容物之說亦  
為無徵魏晉而下塋墓之中多藏珍玩如晉胡安  
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珍珠琉璃金白玉棹亦

玉蕭紫玉笛珊瑚鞭瑪瑙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南  
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塚者云是楚王冢大  
獲寶物玉履玉屏風齊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於州  
內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  
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蠶蛇形者  
數斗又以朱砂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  
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  
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為起墳寶物一不得犯  
宜都王鏗鎮姑熟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  
差卷八 卷二十三 十八  
篋為嚴器又有金銀鑿銀墨等物甚多鑑曰今取往  
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修復纒臺  
不犯崔山園傳時盜發桓溫冢太獲寶物各竊取以  
道山園山園不受簿以還官五代溫韜發唐諸陵取  
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  
闕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  
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跡紙墨如新韜悉  
取之遂傳人間周太祖將終為書遺世宗使以瓦棺  
紙衣歛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其儉乃

甚於二文然皆重懷後慮曲計保全其於始終之義  
固未之能悉耳又陳文帝子始興王伯茂甚為帝所  
愛時軍入于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右將軍王羲  
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文帝多以  
賜伯茂遂大工草隸甚得右軍法則鍾王紙墨晉時  
人家墓者已多不獨在昭陵也

殉葬

葬之用殉自周衰始也雖亾者有遺命然其用與不  
用顧其後之知禮若何耳故秦之三良君子於康公  
不能無深恨焉春秋魏顆父病困命殺妾以殮顆用  
治命而不用亂命檀弓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  
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  
我其子弗果殺陳子車成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  
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  
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  
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之不得已則吾欲以  
二子者為之也弗果用子亢蓋聖門知禮者其委曲  
寢謀可謂善成人子之孝者矣此風後世彌盛至

國朝陵寢猶或因之 英宗皇帝毅然禁止真度越  
千古祚運萬年良有以也

槎卷小乘卷之二十三

槎卷小乘卷之二十三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冠冕類

冕服

袞冕凡祭天地宗廟及正旦冬至 聖節則服袞冕

祭社稷先農冊拜亦如之洪武十六年定冕前圓後

方玄表總裏前後十二旒每旒五采玉十二珠五采

纁十有二就就相去一寸紅絲組為纁黼纁充耳玉

簪導袞玄衣黃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

纁在承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在裳白羅大纁

紅裏蔽膝隨裳色繡龍火山文玉華帶玉佩大纁亦

采赤黃黑白繡綠小纁三色同大纁間施三玉環白

羅中單蔽領青綠襖黃襪黃舄金飾二十六年定袞

冕十二章冕版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冠上有覆

玄表朱裏前後各有十二旒旒五采玉珠十二玉簪

導朱纁圭長一尺二寸袞玄衣纁裳衣六章繡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裳六章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中單

以素紗為之紅羅蔽膝上廣一尺下廣二尺繡龍火

山三章華帶佩王長三尺三寸大帶素表朱裏兩邊

用綠上以朱錦下以六錦大纁六采用黃白赤玄纁

綠纁成純玄質五百首小纁三色同大纁間繡三玉

環朱纁赤舄永樂三年定冕冠十有二旒冠以皂紗

為之上覆曰緹銅板為質衣之以綺玄表朱裏前圓

後方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用周前後各十有二

旒每旒各五采纁十有二就貫五采玉珠十二赤白

青黃黑相次以玉衡維冠玉簪貫鈕鈕與冠武并繫

纁處皆飾以金緹以左右垂黼纁以充耳用黃繫以

玄統承以白玉與朱紘玉圭長一尺二寸刻其上刻

山四益周鎮圭之制以黃綺約其下別以象韜之金

龍文袞服十有二章玄衣八章日月龍在肩星辰山

在背火華蟲宗彝在袖各袖皆織成本色領襟襖襪

纁裳四章繡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前後

不相屬共屨有裳積本色縹襦中單以素紗為之青

領襟襖襪領繡文十三蔽膝隨裳色四章繡藻粉

米黼黻各二本色綠有緇施於縫中其上玉鈞二玉

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琫二銜牙一璜二瑀下有玉

花花下又垂二玉滴珠飾雲龍文推金白珩而下繫

組五貫以玉珠行則衝牙二滴與瑣相觸有聲其上

金鈎二有二小綬六采以副之六采黃白赤玄縹綠

縹質大帶玄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縹上縹以朱下

縹以綠紐約用素組大綬六采黃白赤玄縹綠縹質

小綬三色同大綬間施三王環龍文皆織成鞞舄皆

赤色舄用黑鈎純以黃飾舄首嘉靖八年定冠制以

圓匡烏紗冒之冠上有覆板長二尺四寸廣二尺二

寸玄表朱裏前圓後方前後各七采珠玉十二旒以

黃赤青白黑紅綠為之玉珩王簪導朱纓青纓老

纓以玉珠二凡尺皆以周尺為度衣玄色凡織六章

日月在肩各徑五寸星山在後龍華蟲在兩袖長不

掩裳之六章裳黃色為幅七前三幅後四幅連屬如

帷凡織六章分作四行火宗彝藻為二行米黼黻為

二行中單素紗為之青緣領緣蔽文十二蔽膝隨裳

色羅為之上繡龍一下繡火三係于章帶大帶素表

朱裏上緣以朱下以綠不用錦華帶前用玉其後無

玉以佩綬繫而掩之圭白玉為之長尺二寸刻其止

下以黃綺約之上刺山形四盛以黃綺囊藉以黃錦

朱襪赤舄黃縹綠玄纓結皮弁服凡朔望視朝降詔

降香進表四夷朝貢朝覲則服皮弁服嘉靖間令祭

太歲山川等神皆服洪武二十六年定皮弁用烏紗

冒之前後各十二縫每縫中綴五采玉十二以為飾

玉簪導紅組纓其服絳紗衣蔽膝隨衣色白玉佩華

帶玉鈎縹緋白大帶白襪黑舄永樂三年定皮弁用

黑紗冒之前後各十二縫其中各綴五采玉十二縫

及冠武弁貫簪繫纓處皆飾以金玉簪朱紘纓玉以

赤白青黃黑相次玉圭長如冕服之圭有脊并雙

文刻其上黃綺約其下及有韜金龍文絳紗袍本

領襟襖裾紅裳如冕服內裳制但不識章數中單以

素紗為之如深衣制紅領襟襖裾領緣蔽文十三蔽

膝隨裳色本色緣有玉鈎二玉佩大帶大綬鞞縹俱

如冕服內制 常服 洪武三年定常服烏紗折角

向上中盤領窄袖袍束帶間用金玉琥珀透犀永樂

三年定冠以烏紗冒之折角向上

今名翼 袍黃色縹

領窄袖前後及兩肩各金織盤龍一帶用玉鞞以皮

為之 武弁服 國初行規征道將禮則服武弁乘  
華輅其制未詳詳定自嘉靖初年始嘉靖八年定弁  
上銳色用赤上十二縫中綴五采玉落落如星狀  
衣袪袷袷袷俱赤色如常制佩綬華帶如常制佩綬  
及袪袷俱上繫於華帶焉如其裳之色玉圭視鎮圭  
差小制士方下有篆文曰討罪安民 兼弁冠服

嘉靖七年定冠匡如皮弁之制以烏紗冒之分十有  
二瓣各以金線歷之前飾五采玉雲各一後列四山  
朱緋為組纓雙玉簪服如古玄端之制身用玄邊綠  
兼弁冠服

以青兩肩繡日月前盤圓龍一後盤方龍二邊加龍  
文八十一領與兩祛共龍文五九袷同前後齊共龍  
文四九袷用深衣之制黃色袂圓祛方下齊負繩及  
踝十二幅素帶朱裏青表綠緣邊腰圍飾以玉龍九  
片履玄為之朱緣紅纓黃結纓用白

漢冠幘  
高山冠一曰側注制如通天不邪却直豎無山述展  
筒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建華冠以鐵為柱巷貫大  
鋼珠九枚制似縷鹿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約

長冠一曰齋冠祀宗廟服通天冠乘輿常服委貌冠  
公卿諸侯大夫行大社禮服爵弁郊祀樂人服遠遊  
冠諸侯王服進賢冠儒者服法冠一曰柱後一曰獬  
廌冠執法近臣御史服武冠似武官服加黃金璫附  
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惠文冠侍中中常侍服亦名  
駿驥冠方山冠宗廟樂人服四時五行各如其方之  
色巧士冠郊天黃門四人服却非冠官殿門吏服却  
敵冠術士服鵝冠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中郎將服古  
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類所以安物故詩曰有

類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秦  
武並用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為絳袖以表貴  
賤其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標之施巾連題  
却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願也頭首  
嚴一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為耳崇其中為屋脊  
後施收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  
稱其冠也尚書幘收方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顯  
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皂衣羣吏春  
服青幘立夏乃止助微順氣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幘

服青幘立夏乃止助微順氣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幘

成其威也未冠童有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遠目也喪幘却裸反本禮也升數如冠與冠偕也則喪起耳有收素幘亦如之禮輕重有制變除從漸文也獨斷曰幘古者卑賤洗事不冠者之所服前書東方朔傳董偃綠幘傳幘師古注幘賤者之服也元帝領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無巾故言王莽禿幘施屋漢舊儀曰凡齋緇幘耕青幘秋驅劉服細幘六朝皆承用之南宋極道清取幘投地南齊書王儉

卷八 冬 二 一 日

書作解散髻斜挿幘替朝野慕之相與倣效王琨傳幘數冠幘如此數四又吳越春秋越絕書公孫聖在夢云遺下吏太宰詔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于勾踐知幘之來已久非必賤者之服也左定九年竹幘而衣狸製注幘齒上下相值也字亦作幘義與冠幘之幘異又雜神賦踐遠遊之文履注遠游履名冠履皆名遠游可謂倒置矣

魚袋

魚袋之設始於唐蓋以為符契也初高祖入長安罷

隋竹使符班銀莧符其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雷守折衝府提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總監牧監皆給之畿內則左三右一畿外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在外用始第一周而復始官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箱右箱給開門符閉門符亦左符進內右符監門掌之蕃國亦給之雄雉各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朝貢使各齋其月魚而不至不合者劾奏傳信符者以給郵驛通制命皇太子監國給雙龍符左右皆十兩京北都雷

卷八 冬 二 一 日

八

守給麟符左二十右十九東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諸州朱雀符西方諸州騶虞符北方諸州玄武符皆左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付外行軍所亦給之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勅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隨其位姓名官有賁者加左右皆乘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刻姓名者去官納之不刻者傳佩相付有傳符銅魚符者給封符印登驛封符及封魚兩用之有銅魚而無傳符者給封國

還符封函用之天子巡幸則京師東都留守給留守  
甲諸司行從者給行從甲木契符者以重鎮守慎出  
納畿內左右皆三畿外左右皆五皇帝巡幸太子監  
國有軍旅之事則用之王公征討皆給焉左右各十  
九太極殿前刺漏所亦以左契給之右以授承天門  
監門晝夜勤合然後鳴鼓玄武門苑內諸門有喚人  
木契左以進內右以授監門有勅召者用之魚契所  
降皆有勅書尚書符與左同乃用大將出賜旌以  
額實節以顯殺旌以絳帛五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  
雜錄小乘八卷二十四

纓緋旛紫綠為袋油囊為表節懸畫木盤三相去數  
寸隅隨赤麻餘與旌同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魚銀  
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垂  
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為龜其  
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  
初罷龜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佩金魚袋景龍中  
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始也然員外試簡較官  
猶不佩魚景雲中詔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  
以銀飾之開元中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

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魚袋五品以上簡較試判官  
皆佩魚中書令張嘉貞奏致仕者佩魚終身自是百  
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當時服朱紫佩魚者  
衆矣宋因之其製以金銀飾為魚形公服則繫于帶  
而垂于後以明貴賤非復如唐之符契也太宗雍熙  
元年南郊後內出以賜近臣由是內外升朝文武官  
皆佩魚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廷賜紫則  
給金塗銀者賜緋亦有特給者京官幕職州縣官賜  
緋紫者亦佩親王武官內職將較皆不佩真宗大中  
祥符六年詔使術官未升朝使緋紫者不得佩魚但  
雜錄小乘八卷二十四

宗天聖二年翰林待詔太子中舍同正文王度因勅  
碑賜紫章服以舊佩銀魚請佩金魚仁宗曰先朝不  
許使術人轉佩魚以別士類不令混淆宜却其請景  
祐三年詔殿中省尚藥奉御賜紫徐安仁特許佩魚  
至和元年詔中書提點五房公事自今雖無出身亦  
聽佩魚舊制自選人人為堂後官轉至五房提點始  
得佩魚提點五房呂惟和非選人人授司天監五宜  
正例求佩魚特許之神宗元豐二年蒲宗孟除翰林



學士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可比而官儀未  
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為令三年詔自今中書堂後  
官並帶賜緋魚袋餘依舊例徽宗政和元年尚書兵  
部侍郎王詔奏今監司守倅等並許借服色而不許  
佩魚卽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今後應借緋  
紫臣僚並許隨物色佩魚仍各許入衙候回日依舊  
服色從之中典並仍舊制 國朝章服多仍唐宋而  
獨廢魚袋不用蓋亦有深意云容齋隨筆云牧守銅  
魚之制新除刺史佩左魚到州取州庫右魚合契周  
禮卷八卷八卷二二四

黼黻

黼白與黑相次文其形畫作斧周禮疏近刃白近上  
黑取斷割焉字亦作斧楊子斧藻其德是也黻黑與  
青相次文其形兩已相背周禮疏取臣民背惡向善  
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之理晉書輿服志金鷄  
車斜許旂旗於車之左又加紫綬於車之右皆乘而  
施之紫綬以蔽緇上為范字擊大蛙蟻蟠輓長丈

餘於錢之抄范字蓋所字之誤字又作黼黻史記秦  
紀天子賀以黼黻晉書何曾傳以銅鈞黻引車又輶  
謂之輶蔽膝也以韋為之音與蔽同亦通作蔽左傳  
袞冕蔽綈是也又通作帀詩三百赤帀朱帀斯皇鄭  
箋云冕服謂之帀他服謂之鞞宋米帀字元章正音  
蔽而讀為蔽帀之帀誤

鶴補

仙鶴一品補服也官制以一二三四六七為句遂得  
混服之故外任無錦雞雲雁惟知推不肯服鷺鷥以

鴻湖為給事中服鷺鷥為部屬服耳舊時京官尚書

卷八卷二二四

亦服仙鶴嘉靖中學士嚴訥李春芳董份以五品擬  
玄侍賜鶴袍既而上悔之下論謂玄壇供事可用鶴  
餘則不可意蓋為三學士也而尚書皆自疑不敢衣  
鶴亟改市錦雞今之服錦雞自此始也而四品亦未  
有服孔雀者矣惟鴻臚寺序班有借服鷺補者殊不  
可曉

白帽

杜詩白帽應須似管寧又云常念着白帽采薇青雲

端今寧傳止云常着皂帽又云着絮帽布衣而已初  
無白帽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常着皂帽  
蓋帛自古字通用南朝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着白  
帛或以白紵齊明帝居東齋開陰室山武帝白紗帽  
防身乃侯景篡位著白紗帽宋廢帝既沒建安王休  
仁引太宗升西堂登御座事出倉卒上失履跣猶着  
烏紗帽休仁呼主衣以白紗代之蒼梧王既弒王敬  
則手自取白紗帽加齊高帝首齊豫章王暹傳宋元  
嘉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君帽見人主惟出太極四  
卷八終二十四

麻乃備朝服自此以來此事一斷世祖與巖同生友  
睦官內曲宴許依元嘉故事車駕幸策乃白服烏紗  
帽侍宴張敬兒傳桂陽王休範白服乘輿旁樓下荀  
伯玉傳武帝拜陵遂張景真白服乘畫舫坐胡床  
觀者咸疑皇太子陳始興王叔陵自被甲着白帽登  
城西門招募百姓則當時白服白帽又為太子諸王  
之服當時因于生亦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縫陸機  
著白帽王長文出行輒著白旗小報以載車西涼張  
重華將謝艾乘輅車冠白帽以禦麻秋謝萬著白給

巾行與徑至揚州聽事見王藍田南齊垣崇禮著白  
紗帽肩輿上城東昏侯時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而  
反裙覆頂賀德基常于白馬寺前逢一婦人脫白給  
巾以贈之以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贈王  
彬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  
他如白帽白帽之類通為慶弔之服古樂府白苧歌  
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知古人服不忌  
白然說苑子貢以齊楚合戰賜願者縞衣白冠陳說  
白刃之間禮雜記云大白緇布之冠不綉太白即古  
卷八終二十四

白布冠也却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若其不齊  
則皆用白布也周禮阜弁皮弁服皆素裳白屨唐虞  
以上曰太古吉凶皆用白布三代以下始異冠又云  
父母在服不純素衛文公大白之冠時衛為狄滅文  
公初立猶服素冠詩庶見素冠喪冠也荆軻入秦知  
其事者皆白冠以送之高帝為義帝發喪兵皆縞  
素則古人自以素為喪服惟許行素冠以栗易之知  
素冠為南冠而漢晉以來相仍用之不以為怪又唐  
詩倒着白接縫接縫蓋亦冠類也毛詩疏白鷩頭翅

背上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髮髹名之曰白  
驚談髮髹推字更古

步搖

後漢和熹太后賜馮貴人玉赤綬以未與頭上步搖  
環佩加賜各一具太子賢註周禮皇后首服為副所  
以副首為飾若今步搖也釋名曰皇后首副其上有  
垂步則搖也按輿服志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  
珠為佳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熊天鹿辟邪南山  
璽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詩疏副編髮為之  
卷八 卷二 一四 十五

條脫

南部新書云大中好文嘗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溫  
廷筠以玉條脫應大中喜命以甲科處之為介孤約  
所阻除方城尉綰嘗問其事於筠筠曰山南華經非

僻書也莫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約怒甚筠後有  
詩曰悔讀南華第二篇為此也今南華經無此語語  
山真誥晉穆帝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夢綠華降羊  
權家遺權詩一篇火泚布手中一金玉條脫各一條  
脫似指環而大精好異常樂府解題漢繁欽詩臂環  
致拳拳指環致慙慙耳珠致區區香囊致扣扣條脫  
致問佩則條脫漢時有之非始於晉昇平間也跳與  
條同音左襄二十三年侯朝桓跳為右漢書高紀漢  
王跳注音徒離反今誤作吐吊反無此音又盧氏雜  
卷八 卷二 一四 十六

巾幘

諸葛武侯遺司馬懿巾幘婦人之服蜀魏志皆不載  
蓋陳為司馬宣王諱耳惟記載始載其事云巾幘婦  
人之餘南史蕭宏與李僧珍督諸軍侵術畏懦不敢

宗事亦誤

進魏人遺以巾幘北軍歌曰不長蕭娘與呂姥但畏  
合肥有韋武韋謂韋叔也武蓋虎字之避巾幘婦人  
之喪冠所以掩髮

髻

楚人氏婦人始束髮為髻髻者繼也言女子必有繼  
於人也但以髮相繼而無繫縛至女媧氏以牛毛為  
繩子而後繫之以荆竹為笄用貫其髮而未有梳至  
詰胥氏始造梳以木為之居喪則用桑木表變孝也  
皆長尺有二寸二十齒及堯以桐為笄舜加女人首

髮考小乘入卷二十四

十七

笄周文王於髮上加珠翠翹花傳以鉛粉其髻高各  
曰鳳髻又有雲髻步步而搖故曰步搖中華古今注  
云殷后服盤龍步搖梳流蕙珠翠周文王更作平頭  
髻秦始皇宮中好神仙之術詔后梳凌雲髻三妃梳  
望仙九髻九嬪梳麥鸞髻漢高祖令宮人梳奉聖髻  
後有疑春髻垂雲髻疑春一作迎春武帝就李夫人  
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多用玉時西王母下降從者  
皆飛仙髻大環髻遂貫以鳳頭釵孔雀搔頭雲母篋  
以玳瑁為之昭帝又制小鬟雙髻髻又令宮人梳十

二鬟髻又梳墮馬髻成帝趙婕妤新沐膏九迴沉水

香為卷髮髻新興髻東漢明帝令宮人梳首合分髻

髻同心髻梁冀妻孫壽亦為墮馬髻愁眉啼粧靈帝

令宮人梳瑤臺髻魏武帝令宮人梳反縮髻插通草

五色花及東宮中梳隨雲髻暈粧晉惠帝令宮中作

芙蓉髻又晉時婦人結髮既成以緡急束其髮名曰

擷子髻又太康中婦人以金銀象角玳瑁之屬為笄

鉞戈戟而戴之以當笄永嘉中婦人束髮其緩彌甚

髻之堅不能自立髮披于額日出而已太元中王公

髮考小乘入卷二十四

十八

婦女必緩髮傾髻以為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必

先於水及籠上粧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齊東昏宮

裏作散髮髮反髻根向後百姓爭學之北齊後宮女

官人品偏髻髻梁天監中武帝令宮人梳迴心髻歸

真髻博葱髻作白粧青黛隋文帝宮中梳無真髻紅

粧謂之桃花面挿翠翹桃蕙搔頭帖五色花子又有

凌虛髻祥雲髻煬帝令宮人梳迎唐八髻髻挿翡翠

釵子作白粧又令梳翻荷髻作啼粧坐愁髻作紅粧

大業中令宮人梳朝雲近香髻歸仙髻奉仙髻節嚴

粧至唐武德中官中梳半翻髻又梳反縮髻樂遊髻開

元中梳雙鬟望仙髻及回鵲髻天寶中官妓梳九枝仙

髻承孔雀翠羽七寶纓絡為霓裳羽衣舞太真梳孕子

作啼粧又有愁來髻飛髻白合髻作黑眉白妝又以假

髮為首飾曰義髻貞元中梳歸順髻帖五色花子又長

安作盤桓髻驚鵲髻髮髻盤雅髻鬧掃髻信宗宮內

束髮甚急為囚髻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髮抱而為拋家

髻南唐後主周后為高髻織裳及首翹髮采之粧人皆

效之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梳烏蠻髻蜀孟

嘉奉小妻八卷二十一四

十九

景末年婦女競治髮為高髻號朝天髻宋理宗朝宮妃

梳高髻于頂曰不走落粉點眼角曰淚粧又南史王憲

作解散髻斜插簪周弘正少時著紅禪錦絞髻皆以男

子為之可謂服妖髻字本作紛見禮記亦作結見漢書

詩采微象珥楓窗小牖云汴京粧抹凡數變崇寧間少

管記憶作大髻方額政宣之際尚急把垂肩宜和以後

多梳雲尖巧額髻撐金鳳小家至為剪紙襯髮膏沐芳

香花鞦韆窮極金翠一襪一領費至千錢今聞廚中

閨飾復爾如瘦金蓮方瑩而丸瀉體香皆自北傳南者

毛詩被之獵獵傳被首飾也字亦作髮禮記主婦髮

髻亦名髮髻周禮追師掌為副編次注次次第髮短

長為之則髮髻次一也郊特牲云主婦纒笄少牢云

被褐纒笄笄上有次褐字亦作髻俱音湯帝反又音

吐歷反蓋古者或剔剃賤者刑者之髮與已髮相合

為紒加于首上又詩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注副后夫

人之首飾副者覆也所以覆首以笄速副以玉加笄

為飾益編次為假紒而覆副其上則髮髻特今之髮

髻副則今之冠子又是二物今時冠為髻子亦非

嘉奉小妻八卷二十四

二十

唐書婁師德傳是時募勇士討吐蕃師德自奮戴纒

抹額來應詔讀者不知抹額所始按古今注昔禹王

集諸侯于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甲鳥及九

一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甲者以紅絹抹

其首額王問之對曰此抹額蓋武士之首服皆佩刀

以為衛從乃是海神來朝也一云風伯雨師自此為

用後至秦始皇巡狩至海濱亦有海神來朝皆戴抹

額緋衫大口袴以為軍容禮至今不易其制

額緋衫大口袴以為軍容禮至今不易其制

形體類

魁梧

張良傳贊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注應邵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蕪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也悟者言其可驚悟令人讀為吾音非也史記世家贊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注與前書同餘無音釋未可便為史記以梧為平音也至後漢臧洪傳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註魁梧壯大之貌梧音吾始與前書異音而竟不言梧為何義

後杜少陵魁梧乘至尊蕪東坡夫子計魁梧皆承後書之音耳要以梧為悟前書之義為得野客叢書引孟嘗君傳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曰始以薛公為魁梧然今視之乃渺小丈夫耳然則魁梧二字其來久遠今史記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無魁梧字南史朱异傳异容貌魁梧唐書李訓傳訓質狀魁梧麗堅傳四世祖玉魁梧有力莊子據梧之梧亦音悟高唐賦陳牙橫梧梧亦去聲逆也

猿臂

卷八 卷二十四

二十一

卷八 卷二十四

二十一

史記李廣傳廣為人長後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如淳注臂如猿通肩漢書為人長後臂其善射亦天性注似當為緩臂師古曰國風菟爰之詩云有菟爰爰亦緩意史漢二註絕不相同又吳志太史慈美鬚髯猿臂善射絃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嘗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着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晉紀慕容翰猿臂善射唐書郭知運長七尺後臂虎口破突厥加驍衛將軍五代史後唐李存孝後臂善射又晉載記劉淵劉聰父子皆猿臂善射元史木華黎後臂善射字正作猿淮南子樂左修臂而善射則後臂者特以臂長得名耳後之性靜而緩故亦可為緩臂不必真通肩也後善引氣得壽又其臂骨堪為笛正以其臂之長云後與猿同

重脛

舜重脛子項羽亦重脛子見史記顏回重脛見劉子呂光目重脛子見晉書沈約左目重脛子見南史隋魚俱羅目有重脛子為煬帝所忌梁敬真希旨奏殺之見北史梁康王友孜目重脛子嘗自負當為天子

見五代史李煜重臆子見南唐書歸宗智常禪師天台智顛禪師安吉道場如訥禪師皆目有重臆見五燈會元

長鬚

左傳使長鬚者相以誇蓋鬚以長為美所從來矣史稱美鬚者甚多然亦不必其長也後世惟文中子垂至腹唐紀處訥宋姚平仲皆長數尺元完者都長過腹王育劉淵皆云長三尺劉羅鬚髯百餘根長五尺許倅鬚垂至帶號長髯公齊文宣因酒醜截其牛

卷八 卷二 一四

二十

卷八 卷二 一四

二十

號齊髯公唐高宗時倭國使者鬚長四尺此皆見於記載者或云鬚長而髮少者多不利崔瑗鬚長四尺曹操敬憚後罰為徒諫使人視之謂其虬鬚直視若有所觸逼令自殺謝靈運鬚長過膝臨刑施為南海祇洹寺維摩詰鬚以雲長之絕羣起倫猶且不免應或有之一云庖義氏鬚長委地未可深探北史王頌是王僧辨子痛父為陳武帝所殺開皇中獻取陳之策陳亡召父時壯士潛發武帝陵剖棺見鬚皆不落其鬚本出自骨中亦異

無鬚眉

盛德不在貌今言無鬚眉者不以為丈夫非也荀子伊尹之狀面無鬚眉孔叢子告齊君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今作夫子像多髯不知何所據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八卷載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大夫賓于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下小上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上大下小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聲公曰是矣據此則尹又非無鬚眉者荀子之言未可為信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卷載齊景公伐宋過太山夢見二人怒晏子以湯與伊尹為言其狀湯哲容多髯須伊尹黑而短與御覽異蜀志張裕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怒其不遜則玄德亦未嘗有鬚今作長髯誤

玉山

世說玉山凡三人日李安國顏唐如玉山之將推山  
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  
魏峩若玉山之將崩裴令公有僞容時人以爲玉人  
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酒量

飲之品全不在量予嘗謂世有能飲而飲不得者有  
飲得而不能飲者然古人酒戶實分大小如漢于定  
以食酒至數石即康成飲酒一斛盧植飲一石晉周  
處養小乘八卷二十日 二十五

頭飲一石劉伶飲一石五斗解醒前燕皇甫真飲在  
餘不亂宋孝武一飲傾數斗惛然若醉者外有奏事  
肅然故容無酒色後魏劉藻一石不亂南齊沈文季  
飲至五斗妻王錫女亦至三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  
廢北史劉藻之飲一石不亂陳後主與子弟日飲一  
石孔圭飲七八斗此輩亦可謂大戶矣然酒之妙解  
正不在此公榮不與飲何妨酒人必以鯨吸爲善飲  
者焚舞陽鴻門斗酒肩舞須臾而盡當爲竹林首座  
矣可發一喙抱朴子管輅頓傾三斗而清辨綺柔幼

安善飲惟見此書本傳不載

麟鼻

俗呼鼻紅者爲酒祖鼻非也南史廢帝紀馬孝武帝  
爲麟奴註麟音橙莊加切鼻上皃也今韻書不載此  
字廢帝名業武帝長子也以昔在東宮不爲孝武所  
愛及卽位將掘父景寧陵太史言不利乃縱糞於陵  
馬孝武爲麟奴孝武末年爲長夜之飲每旦寢與盥  
漱畢仍復命飲俄傾數斗憑几惛睡若大醉者或外  
有奏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內外服其神明其以  
處養小乘八卷二十四 二十五

大膽

獨志姜維傳魏將士殺鍾會及維剖維腹見膽大如  
斗南史良景傳東陽人李贍起義誅景不就景殺之  
去其手足剗其心肝見膽大如升山房隨筆宋崖山  
破張世傑舟覆翼且獲屍棺欽焚化其膽如斗大而  
焚不化軍士感慟



口吃

古人言吃者、韓非周昌、楊雄司馬相如、魯恭王、魏明帝、鄧艾數人、非雄長於著書、昌云期期、鄧云艾艾、于至尊前、亦似不雅、唐陸羽口吃而辨、僕射李固言口吃、接賓客頗褻緩、至議論人主、跡乃更詳辨為異、今有數字不能出口、而歌曲宛轉、重輕合節者、又不知其何故也、或云吃非關性生、當是童稚時習成之、吃字亦作啖、南史文學傳、崔慰祖口吃無華詞、而詞據精悉、一坐稱服、又南宋孔頴、後周盧柔、鄭儉、隋盧楚

善走

字七

南唐孫盛、昔口吃有各

善走

唐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戍遠、陽久絕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為作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往還一日、萬里、因以號焉、抱朴子、杜子微、屢天門、冬八十年、日行三百里、趙佗子、服桂二十一年、日行五百里、山海經、丁靈國人、馬蹄善走、自鞭其蹄、日行三百里、此皆神力、致之非可恒、理論也、三國時、虞翻

能步行日三百里、孫策躍馬、翻能隨之後、魏揚大眼

馳數百里、至華陰、為金天王、以攝投、聳書事、見宣寶志、五代王進、走及奔馬、周太祖、踰至彰德、節度使、以疾足善走、乘旌、節、又有唐彬、走及奔馬、又陳州一婦人、為賊帥、號白頰、鴉、日可行二百里、弘治間、安肅有

善走

字八

小范兒、日能走三百里、嘉靖間、胡襄、憇在浙中、募善走者、至京師、七日往返、不知由勇力、或以他術也、西陽雜俎、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遷縣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胫、再三持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苦、當日行八百里、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强、乃曰、我有

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此較之行二三  
百里者更以異矣水滸傳神行太保事雖屬烏有然  
自假呪術不足為怪

少年髮白

孔子登太山見吳門之馬顏淵望之若匹練焉孔子  
遮掩其目而顏髮盡白家語云顏子年二十九而髮  
白論者以為顏子不壽之徵然魏晉及南北史所載  
年少頭白者如潘安年二十九而髮盡白王彪之年  
二十鬚髮皓然時人謂之王白鬚魏韋仲將上梯書

卷八 美 八 卷二十四

二十九

凌雲臺額下時鬚髮盡白梁周興嗣集于文一夜而  
成鬚髮盡白謝超宗入獄一宿而髮白顧悅與簡文  
同年而髮早白簡文問之對曰蒲柳之姿望秋先零  
南齊徐榮祖官秘書監嘗有罪繫獄髮皓白齊武周  
故答曰臣思愆于內而髮變于外當時稱之役元順  
為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毀血時年二十五便  
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李日知神龍初為給事  
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月鬚髮頓白裴洎入相之年  
才四十四鬚髮盡白世傳子胥昭關事吳越春秋及

越絕書皆不載唐路巖以宰相徙荆南節度道貶新  
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巖體貌偉麗美鬚髮至  
江陵兩昔皆白事與子胥相同醫家稱髮為血餘心  
血枯耗則髮為改玄理或有之然實有無故早白者

往往而是其壽天之徵復不關此又容齋隨筆引考  
工記車人之事牛矩謂之宜注頭髮顛落曰宜易吳  
為宜髮宜字本或作寡周易吳為寡髮釋文云本又  
作宜黑白雜為宜髮或云宜即蒜也程大昌讀作蒜  
音北史慕容紹宗傳吾自數年以蓬恒有蒜髮昨來  
忽盡蒜者年也其年盡乎則少年頭白者今正謂之  
蒜髮耳後梁蕭譽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  
冬月必裹頭夏月必加蓮葉帽國朝胡忠安公漢  
初生時髮白如絲彌月方黑亦異蒜同蒜竿同筭

卷八 美 八 卷二十四

三十

龜瘵

莊子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注龜手凍裂也前書  
趙克國傳將軍士寒手足皸瘵注皸瘵裂也瘵寒創  
也皸即龜也瘵今俗呼所謂凍瘵者龜音俱倫反讀  
作春者誤皸音單瘵音竹茄子根煎湯浴足能治龜

瘞

人病

晉書五行志惠帝世京洛有人兼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謂之人病自咸亨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勝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此亂氣所生近時亦往往有之佛書大般若經五種半釋迦唐言黃門四曰博義半釋迦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造像經有五種不男曰生堅妬變半

卷之小乘八卷二十四

三十一

者半者二形為人中惡起受身也正志之所謂廢癘而二十八宿真形圖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嫌人更為雌雄其說始于道家可謂噴燥天象誕妄志甚矣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稽氏遺書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云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相法

相人之法其來久矣然天下無物不可相者伯樂有

相馬經諸葛頰徐長亦有相馬經周穆王有相雀經

浮丘伯亦有相雀經甯戚有相牛經高堂隆亦有相

牛經淮南八公有相雞經相鳴經馬總意林有相貝

經問長孺有相雞經西漢疏文志有相蠶相六畜及

相寶劍刀若干卷緯畧亦載禽經雀經鷹經牛經馬

經狗經下至蟲魚有魚經龜經皆有相法荀子儒效

篇曰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東方朔有相笏經

李淳風及陳混常亦俱有相笏經西陽雜俎有道者

相琴知吉凶魏氏春秋陳長文有相印法以語韋仲

卷之小乘八卷二十四

三十二

將印工揚州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是故有一十

二家相法傳於世又有相替服及相扇相字之類不

一而足云

相難拘執

史書所載相人者其說多驗然亦未可執一論也後

漢書李固傳固足履龜文而位至三公晉太常卿程

遷之足下有龜文嘗招相者視之告曰君終當有沉

溺之厄後使浙右竟葬海魚之腹南史庾喬之子貞

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願

類開張人皆謂必為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赴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稽羅而甚尖危有從理人口竟保衣食而終番手下勝者蜀先主晉武帝後周太祖陳武帝宣帝趙劉曜秦符堅後秦姚萇慕容垂南漢劉龔蜀王衍南史陳柳皇后又北魏李祖昇南宋王元初隋劉元進皆手垂過膝悉以誅死

婦人生鬚

新唐書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宋五行志宣和六年豐樂樓朱氏之妻生鬚長六寸疏秀而美徽宗賜為女冠淮安志元符三年楚州民婦年四十忽生鬚長可六七寸疎秀而美詔度為女道士與五行志絕同恐相傳之誤夷堅志紹興中盛公良輔妻王夫人生鬚數莖疑為壽徵未幾而亡元史至元中祥符縣市中一乞丐婦人忽生鬚髮洪武初南京齊化門東街達達婦人有鬚髮長尺許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鬚長三寸餘鄭家一婦美色領下生鬚三綫約數十莖人呼為三鬚娘見陸梁庚巳編閩林文恪母夫人有鬚寸許見朱平涵湧

帷小品西陽雜俎有士人泛海飄至長鬚國其王以公主妻之公主亦有鬚士人為賦詩曰花無羞不妍女無鬚亦醜云云又光弼母亦姓李父楷徂本契丹種武后時入朝累官羽林大將軍李非其本姓也光弼弟光進兄弟封王太夫人死葬長安南康將相奠祭凡四十四輓時以為榮

眉唇

後書梁冀妻孫壽善為妖態作愁眉曉粧拆腰步趨尚笑飛燕外傳合德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粧小乘卷二十四  
三十四  
來粧前書張厥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黛唐南部烟花記鳳柯殿御女吳降仙善畫長蛾帝憐之由是爭為長蛾司宮吏日供螺子黛五斛號蛾綠螺漢武故事宮中皆畫八字眉玄宗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却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烟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烟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橫月却月爭新奇光里志平康然畫連心細長眉謂

之連頭眉亦曰仙娥粧至文宗時始禁婦女高髻臉  
粧去眉開額元和末婦人為圓鬟椎髻不設髮飾不  
施朱粉惟以烏膏注唇狀似悲啼又唐末點唇有胭  
脂並品石樞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  
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宮巧稚兒股淡紅心猩  
猩暈小朱龍格雙唐眉花奴益妖艷之飾至唐波靡  
極矣續博物志蕭史與穆公鍊飛雪丹第一轉與手  
玉塗之今之女銀膩粉也三代以降塗紫草為胭脂  
周以紅花為之或曰出於閩氏匈奴歌曰奪我閩氏

卷八 卷二十四 三十五

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蓋關氏即胭脂字

織足

今時女足織網無過燕趙前地理志趙地倡優女子  
彈弦跕躡游媚富貴注躡取為跕掛指為躡蓋足躡  
小履之無跟者耳今男子夏月多着之又雅神賦踐  
遠游之文履注遠游履名古今注履即鞋子也秦始  
皇令三妃九嬪教躡頭履漢有鶯鶯履冬至日以  
上舅姑又草屨始自伊尹周玉以絲為之秦漢以來  
令宮人着之東晉加以好飾令宮貴公主着之凡娶

婦之家先下絲麻鞋一兩取其和鞋之義又三代着  
角襪以帶繫于踝至魏文帝吳妃乃改樣以羅為之  
後加以綵繡盡至隋煬帝官人織成五色立風朱錦  
襪後漢戴良嫁女練裳布襪竹筍木履唐車服志初  
婦人施翠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冒施裙及頸坐  
檐以代乘車命婦朝謁則以馳駕車數下詔禁而不  
止武后時帷冒益盛中宗後乃無復翠羅矣官人從  
駕皆胡冒乘馬海內效之至露髻馳騁而帷冒亦廢  
有衣男子衣而鞞如奚契丹之服武德間婦人曳履

卷八 卷二十四 三十六

及線鞞開元中初有線鞋侍兒則着履奴婢服襪衫  
而士女衣胡服其後安祿山反當時以為服妖之應  
巴蜀婦人出人有兜籠乾元初蕃將又以兜籠易負  
遂以代車至文宗朝始制婦人衣青碧纈平頭小花  
草履彩帛纈成履而禁高髻臉粧去眉開額及吳越  
高頭履據史及詩人所歌咏皆無織足之說惟宋史  
理宗朝宮妃東足織直名快上馬豈始於此耶崔林  
玉露靖康之際有柔福帝姬者隨北狩建炎四年有  
女子詣闕自稱柔福自虜中潛歸老宮人視之其貌

良是問官中事亦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  
擊感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跌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  
疾鯖錄東坡稱內庫酒北苑茶德麟以上開衙香儀  
鸞司絲燭京師婦人梳粧與脚天下所不及公大笑  
楓宵小牘云宣和已後婦人多花鞵弓屣窮極金翠  
則理宗已前其為織足久矣一云南齊東昏侯鑿金  
為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為織足所始然但曰步步生蓮花亦未見其然南唐  
李後主宮娥宵娘織麗善舞嘗作金蓮高六尺令宵  
娘著小乘卷二十四  
娘以帛纏足似新月一鈎翩翩素履舞金蓮上旋轉  
有凌雲之態唐錦詩所謂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  
者是也此或為織足所自始隋煬帝有官人亦名宵  
娘善拆字音與宵同

西陵來

之甫修

姓名類

姓氏

姓氏二字自有分辨魯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族爲展氏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姁氏曰有夏胙四岳國姓曰姜氏曰有呂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下及百世此

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枝別屬

則各自立氏記云繫之以姓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姓受于天子族稟于時君故有姓者或不得氏如魯之無駭請之身後宋之華督立自生前之類是也有氏者終稱本姓如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魯莊公臨黨氏見孟任之類是也後世有不由君賜姓自爲氏而姓不明如伍員之王孫氏如果之輔氏趙奢之馬氏之類是也有以氏爲姓

舍其故姓而姓不明如范杜之不復稱祁陳田之不

復稱媯之類是也于是或一姓而支派不同如王姓

有三一出自姬王子晉之後一出自田齊王建之後

一出自畢魏惠王之後劉姓有二一出自范士會歸

晉其居秦者爲劉氏一出自姬周之卿士食采于劉

之類是也或數姓而源流本一如本紀所載三王之

後世本所述五帝之胤是也有避仇而并易其宗如

張良本姓姬張遼本姓聶皆以避怨而爲張嵇康本

姓奚徙于鉅縣而爲嵇棗據之棗乃重累之棘束哲

之東卽去足之疎之類是也有數傳而各異其姓如

秦伯之後爲百里奚孟明之後爲明僧紹太史慈之

後爲史叔明之類是也有避諱而兼晦其系如盛本

姓爽以元帝而改爲盛賀本姓慶以清河而改爲賀

敬氏避敬或各用其一偏唐穀因塘乃反歸於陶氏

之類是也有以賜而得姓者如項伯婁敬已見於漢

初世勅國昌復繁於唐代之類是也有去邑而存傍

如邾爲朱邾爲兒邾爲谷邾爲曾邾爲召邾爲背之

類是也有去邑而稍增改者如莒去邑而從承邾去

邾

邑而加草部去邑而加水之類是也有以音同而改者如理為李求為仇勇為咎藉為席弘為洪朝為晁之類是也有以貶而易姓者如蕭梁之世綜以投魏為悖紀為僭伴為養餐則天篡位王冲起義為應乾封改元惟良以武族為竄之類是也有以人言而擅更者如是儀之氏以民無上而為是謝威之謝以厥不祥而為射之類是也有以已意而獨創者如半干始于劉氏以募伍員而為員鴻漸得于水濱以筮漸陸而成陸之類是也有舍已姓而冒姓于人者如淮夫之父張孟以灌嬰舍人而為灌衛青之父鄭季以衛蠶私通而為衛之類是也有因本姓而少異于初者如第五即諸田以次第而得五諸葛元葛姓以他葛而加諸之類是也干流萬派不可稽索漢晉而後諸縣之學益難言之矣又隨隱沒錄傳曰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字謚官邑六者而已今推廣為十七類一曰以國為氏五帝之前有國者不稱國以名為字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媧人氏者也神農軒轅雖曰炎帝黃帝猶以名為氏至唐虞夏商周而後以

國為氏諸侯亦然魯衛齊宋之類是也支庶稱氏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韓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二曰以邑為氏原以周邑而得士申以楚邑而得氏魯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魯而以沂相為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為王卿士而以甘士為氏三曰以鄉為氏四曰以亭為氏封建五等降國為邑邑有開內侯鄉亭侯開內邑者溫原蘓毛甘樊蔡尹之類是也封于鄉者以鄉氏封于亭者以亭氏五曰以地為氏居傳巖者為傅氏徙稽山者為稽氏主東蒙之祀者為東蒙氏守橋山之塚者則為橋氏郟氏因郟班食于郟門穎氏因考叔為穎谷封人東門襄仲為東門氏桐門右司為桐門氏隱于甫里綺里者為甫里氏綺里氏六曰以姓為氏姓之為氏與地之為氏皆因所居而命也得賜者為姓不得賜者為地居姚墟者賜以姚居真宿者賜以鹿姬之得賜居於姬水姜之得賜居於姜水七曰以字為氏八曰以名為字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五以王父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驍字子駟其



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乞宋威公之子曰公  
 子曰夷字子魚其子公孫友其孫曰魚昔魚石魯孝  
 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曰展無駮  
 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曰  
 豐卷豐施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為狐氏王子  
 朝之後為朝氏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  
 其後為子家氏父字為氏者也季孫釗字子彌其後  
 為公釗氏父名為氏者也九日以次為氏伯仲叔季  
 之類是也十日以族為氏族近于次者氏之別也孟  
 氏仲氏別兄弟也丁氏癸氏別先後也祖氏禰氏別  
 上下也第五氏第八氏以同居別也孔氏子孔氏旗  
 氏子旗氏字之別也軒氏軒轅氏熊氏熊相氏名之  
 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  
 叔孫氏嫡庶之別也十一日以官為氏太史太師司  
 馬司空是也十二日以爵為氏皇王公侯是也十三  
 日以謚為氏莊氏出於楚莊王康氏出於衛康公魯  
 僖公宣公之後為僖氏宣氏文武哀繆皆是也十四  
 日以吉德為氏趙衰人愛之如冬日後為冬日趙氏

古有賢人為老成子後為老成氏十五日以凶德為  
 氏英布被黔為黥氏楊威臬戮為臬氏十六日以事  
 為氏夏后氏遭有窮之難后浞方姪逃出自竇而生  
 少康支孫以竇為氏漢武帝賜丞相田千秋乘小車  
 出入省中後因以車為氏十七日以技為氏巫者之  
 後為巫氏以至卜氏匠氏秦龍御龍干將氏者亦莫  
 然三代之後姓氏混矣此可補前說之不足并錄

姓  
 小乘卷二一五  
 木

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  
 時居於媯汭其後因以媯為姓氏武王克殷封滿  
 於陳按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  
 二姚是舜以後猶姚姓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  
 故周賜之姓是胡公賜姓媯耳以為舜姓媯者非矣

劉姓

文十三年秦歸士會之帑其處者為劉氏疏昭二  
 十九年傳稱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能飲食龍夏  
 王孔甲賜氏曰御龍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云句之

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晉語云昔隰叔子違周難于晉生子輿為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輔成景是以受隨范賈遠云隰叔杜伯之子周宣王殺杜伯其子逃奔晉子輿士為也武子為之孫即士會也又世本土為生士伯缺缺生士會會生士燮會是為之孫是為堯後也會子在秦不被賜族故自復累之姓為劉氏秦滅魏劉氏徙大梁漢高祖之祖為豐公又徙沛故高祖為沛人伍員屬其子於齊使為王孫氏者知已將成陳令改族士會之帝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傳說處秦為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為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補註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議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為證耳唐劉子玄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則

粉榆之派故非參龍之胃也豈特士會之說為附會哉且姓氏所出自春秋時已不可考即以左傳言之申氏出於四岳周有申伯然鄭有申侯楚有申舟申公巫臣魯有申繻申振晉有申書齊有申鮮虞賈氏姬氏之國以國氏然晉有賈華狐射姑亦曰賈季齊有賈舉黃氏贏姓之國然金天氏之後有沈姁蔚黃晉有黃淵孔氏出於商然衛有孔達鄭有孔叔陳有孔廕而鄭子孔之孫又為孔張高氏出於齊然子尾之後又為高彊鄭有高克宋有高哀國氏出於齊然邢有國子鄭子國之孫又為國參晉有慶鄭齊有慶克陳有慶虎衛有石碯齊有石之紛如鄭有石臬則有不尚宋有石彊晉有陽處父楚有陽弓魯有陽虎孫氏出於衛而楚有孫叔敖齊有孫吳吳有孫武郭氏出於魏而晉有郭偃齊有郭最又有所謂郭公者紛紛雜出迄無定派秦漢而下益不可言矣又王氏有三派王莽自以為田齊之後禁媽姚陳田不通婚嫁而自娶王氏至於江左諸縣嚴重亦多附會未可審據也劉後或改為金或改為銅錫復改為留留又

改為田然南史竟陵王誕反敗既姓而氏梁時有顏  
異又在夢炎前

馬姓

馬援傳馬之得氏自馬服君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  
侯坐兄何羅謀反誅按何羅姓莽其前書侯封表及  
何奴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王莽以其名  
同更為馬今傳云云則何羅實姓馬前書何得云莽  
一云何羅本姓馬明德皇后以其反賊故別其姓為  
莽舊唐書高宗廢后王氏及蕭良梯皆為庶人囚之  
別院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尋又改后姓為莽氏蕭  
姓為臯氏則馬改為莽于理似勝又晉汝南王亮傳  
亮子宗謀反貶其族為馬氏

宓姓

宓處伏一字也說文云處从虎必聲餘注古者或用  
為伏義之伏言其能馴處犧牲也孔子弟子宓子賤  
益處後之後不當讀為密子賤碑云終南伏生即子  
賤之後則知三字同一姓也月令其帝大皞注大皞  
處戲氏陸氏音釋宓音密一音服則宓亦有密音

管姓

左傳十二年管氏之世祀也宜哉疏管氏宜世祀而  
子孫絕滅是行善無驗按成十一年聲伯之母生聲  
伯而出之嫁於齊管於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  
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哀十六年楚自公殺齊管修杜  
云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管修自齊適楚為  
陰大夫後因以為氏搜神記後漢陰識為光烈皇后  
異母兄其先出自管仲則管仲未嘗無後特不在齊  
耳遠以為滅非也三國志魏管寧傳注引傳子曰寧  
管仲之後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  
漢典有管少卿為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  
生寧則管氏之道魯楚在田氏篡齊之後與左傳風  
俗通異東坡志林云管仲以魚鹽富商故當無後此  
蓋有為之言於管氏似未深考

員姓

伍員之員音運唐員半千募伍員之為人遂以為姓  
按唐書本傳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  
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

忠烈自此伍員因自姓員則員之為姓自其十世祖

疑之始也又云半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棄樂

山水自放開元九年游堯山沮水間愛其地遂定居

卒年九十四即堯馬江鄰幾雜志白水縣堯山民稱

得誌石是員半千墓云十八代祖疑自梁入魏本姓

劉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員傳云疑之

事宋及齊受禪始入魏而誌云自梁入魏傳云十世

祖為疑之而誌云十八代祖傳云疑之以忠烈自此

伍員因自姓員而誌云賜姓員半千卒堯堯山其為

墓石無疑傳當有誤半千始名餘慶事王義方以遺

秀見賞義方常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遂改

今名高宗時充吐蕃使則天即位置撰明堂新禮又

撰封禪壇碑十二首遷正諫大夫兼控雀供奉半千

以古無此名且據者皆薄徒請罷之由是忤旨張嘉

貞傳嘉貞所薦有考功員外郎員嘉靖稱令君四俊

昭宗朝有簡州刺史員虔嵩不知于半千何系也美

前涼錄有金城員啟則員之為姓非始自疑之矣通

志氏族畧前涼有安夷人員半千不及唐之半千則

有兩員半千可異

尚姓

秋浦志載池牧守自唐康震至南唐尚彥凡九十五

人按尚氏書口戾也俗作啗姓書無尚姓但有過過

二姓竝音戈風俗通過夏諸侯國氏漢有兗州刺史

過謂急就章有過說春秋寒浞處其子澆於過謂之

過澆少康滅之以封諸侯其地漢東萊掖縣北過鄉

是也宋季有尚書郎過勗望出高平過楚大夫封過

因氏焉字作過省作過三輔決錄有扶風太守過尚

或以為尚即過去水為尚翁去足之隨為隋鄭德氏

族畧以古帝名為氏者女媧之後有媧氏媧與尚音

同當是媧而去女耳

李姓

春秋以前李姓絕少惟老聃生於李下指樹為姓故

言李宗者皆本之老氏按世族譜云羊舌氏晉之公

族也羊舌其所食邑名叔向謂晏子曰盼之宗十一

族惟羊舌氏在而已譜又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

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終

辭連李氏揭羊頭示之惟舌尚存得免號曰羊舌氏  
如此則羊舌當在柱下之先按檀弓平公飲酒師曠  
李調侍晉之有李其來已久羊舌豈真其裔耶李與  
理古字通用漢書胡建傳黃音李法天文志左角李  
右角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唐世系表李氏自臯  
陶爲堯大理歷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爲理  
氏至紂之時有理徵者以正道不容於紂得罪與成  
其子利貞逃難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爲  
李氏如此則李之得姓以食木子非以爲大理故也  
自利貞十餘傳爲乾字元果爲周上御史大夫娶益  
壽氏女生耳字伯陽一字聘周平王時爲士更無指  
樹爲姓之說則老聘固平陽之後也燉煌實錄云老  
聘父姓韓名庚字元早則李固出自韓其書項郢似  
譏道之作然亦尚有所本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  
姓爲李史記云字伯陽謚曰聘許慎云聘耳漫也故  
名耳字聘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字伯陽父史  
傳不稱說皆與唐書異

冷姓

毛詩衛風簡公敘衛之賢者仕于伶官春秋鍾儀對  
晉侯曰伶人也國語周景王鍾成伶人告縣伶萬咏  
歌及鹿鳴之三春秋伶州鳩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  
之西崑崙之墟取竹斷節間而吹之爲黃鍾之宮皆  
音零字從水後因以爲氏今冷作伶而姓从ノ音魯  
杏切非也前漢功臣表下相侯冷耳駟望侯冷廣郎  
中令冷褒儒林傳淄川太守冷豐後漢董卓傳護羌  
校尉冷微方術傳冷壽光三國蜀冷苞唐詩人冷朝  
陽楊行密將冷業 國初冷謙定音樂皆音零

諸葛

諸葛之先本葛姓瑯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  
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爲氏姓源諸葛豐元帝  
時人此時有瑯琊郡名無諸城縣名所謂諸縣者蓋  
指魯諸邑春秋二十九年城諸之諸古諸城縣東三  
十里非今諸城也風俗通曰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  
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與前說  
異戴氏鼠璞云複姓多北人而中原望族乃因所居  
而增諸葛則諸縣之葛申屠則屠原之申胡母則母

丘之胡閻丘則頓丘之閻所謂同門而異居也則諸葛當以前漢爲正毋丘之毋音貫

兩漢異姓

兩漢異姓者搖毋徐審食其落皓劇孟所忠始成恭通莽音母使樂成云敵馴釣甄耶甄音堅膠樂膠音居虬反繁延壽繁音蟠求商師丹鞠潭煥欽煥音桂後漢陽城桂橫四子分姓桂吳喬煥背音桂衡胡后蒼乘弘簡卿牟卿假蒼庸生塗憚轅固食子公食音嗣髮福貫長卿屯莫如屯音徒本反絮舜折象陸孟

冥都鄙熙肥珠玗反利幾開章樞公僕黜遂成滅宜義縱竺次莞路莞音完一音官乘距姓偉渡中翁育赫賁音肥後漢賁休音賁番係番音皮謬忌膠倉終軍間忌被公覺憚力子都駒幾但已但音壇逢萌逢音步江反吞京雲吞音天應宜應音包堅鐔後宗後音多投調侵恭疆果彫跡蟲達旅卿秘彭祖續相勉稱忠背順華朱僕朋射姓栢育正伯僑最後臺佟婚慎玉况玉音肅杭喜濁賢其殺姓者合傳胡害工師喜室中同黎朱荒陽城廷浩星賜乘馬延年主父儼

息夫躬公上不害昭涉掉尾卽墨成毋將承豸臂弓都尉朝關門慶忌公尸滿意棠谿惠東門雲申章昌馬適建壽西長孫五建益巴施屠渾都曼丘臣恭母叩軒丘豹洛下閻侯史吳歐侯民東郭咸陽安丘聖游水發根瓜田儀索盧恢屠門少揭陽定揭音竭

名諱

諱起於周惟死者有之生則無諱故牧誓武城尚稱武名金勝策書曰元孫某襄王名鄭衛成公亦名鄭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是也禮不欲與世子同名注其先之生則亦不改穀梁昭七年傳云何爲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由來也是臣先名君後名同之臣不改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若先生與世子同則亦當然檀弓舍故而諱新曲禮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則親盡服殺亦所不諱嗣漢唐而下至于五代畏忌特甚嫌名相觸遂相仇恨以諱改郡縣地名者如壽張本名壽良以避漢光武叔梁改嘉興本名嘉禾以避孫皓父改建康本名建業以避晉愍帝改富陽本名富春以避梁簡文帝后

改江都本名廣陵以避隋煬帝改處州本名括州以避唐德宗改常山本名恒山以避漢文帝改武林本名虎林以避唐祖改許墅本名虎嘜以避唐祖及錢鏐改之類以諱改人姓氏者如賀本姓慶以避漢安帝父改盛本姓爽以避漢元帝改嚴本姓莊以避漢明帝改劉姓以錢鏐改為金沈姓以王審知改為尤敬姓以石敬瑭改為文氏苟氏宋高宗復改苟氏為句氏之類以諱改官者如禁中以漢元后改省中虎賁以唐祖改武賁民部以太宗改戶部通直郎及通

禮卷小乘

卷二十五

十七

刑以宋章憲太后父改同直郎同判之類以諱改人名者如杜操以魏武改慶韋昭以晉文帝改燿張仁直以唐府宗改仁愿蘓預以仁宗改源明韋純以憲宗改貫之鄭涵以文宗改滄賈炎以宣宗改嵩之類其以諱而追改人名者荀勗以漢宣帝為孫卿莊助以明帝為嚴助石虎韓擒虎以唐祖為季龍擒武之類甚則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父名龜從子不得舉歸姓人唐祖諱嗣晉書以景字代之如景子景午景寅之類代宗諱豫改薯蓣為山薯英宗諱曆復改山

薯為山藥石晉改鏡為鐵牌襄陽人為羊祜諱屋室皆以門為禰改戶曹為解曹李煜改鴨鶴為人哥錢鏐改石槨為金櫻楊行密改杏為甜梅蜜為蜂糖王僧彥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為墨池鼓為皮棚又其裔者朱溫父諱成曆家以戊形似成改為武向敏中為開封以中丞音相近至不敢賣蒸餅一云仁宗諱禎呼蒸餅為炊餅清泰帝小字二十三益正月二十三生也人臣奏對但云兩旬三日或數物則云二十二更過二十四吳主之女名二十而江南呼二十為念

禮卷小乘

卷二十五

十八

雖行亦諱之如此之類不可枚舉亦有可怪者隋書不諱惟周制為然如詩之不諱目發春秋之不諱同宋之類漢以下則否矣然漢高諱邦西漢傳贊有邦字惠帝諱盈茅山真君名盈李陵詩獨有盈樽酒飲乘詩盈盈一水間太史公諱談李斯傳有宦者韓談史王孫諱進宣帝詔書不諱進明帝諱莊袁盎傳有上益莊鄭當時傳有鄭莊千里不齋根曹植子志奏議有幹植不強吳呂岱傳張承與岱書功以權成直斥權名王羲之祖諱正義之作書有正須以絲竹陶

寫之唐太宗諱世民虞世南世基不改名李世勣至  
 高宗時始單稱勣溫彥博墓志有民部尚書唐儉玄  
 宗問張說曰今之姓氏俱云山自古帝王後將古無  
 民耶玄笑文中率土安民不諱民字南史不諱虎  
 字韓文不諱治字柳文不諱顯字治字如此之類又  
 不知其何故也又有父祖子孫相犯者如康王名釗  
 子為昭王宋明帝名彧子名昱魏獻父名弘子名宏  
 猶嫌名耳至厲王名胡而倍王名胡齊蔡文侯昭  
 侯相去五世皆名中魏安同父名屈子亦名屈襄陽  
 有處士羅君基志云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則可  
 之甚矣顏氏家訓云凡避諱者須得其同謂以代  
 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  
 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腎腸為腎修也梁武小  
 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乃謂銷練物為銷絹物恐  
 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為紛烟有諱桐者呼梧  
 樹為白鐵樹便似戲笑耳退之諱辨正本此而當  
 以為大詫諱惟 國朝悉捐拘禁嫌名偏名並所不  
 較至有上書言事直犯 御名偶一詰責不過皇恐

謝罪可謂浩蕩之朝已癸辛雜志論此甚辨文多不  
 錄

名字之異

吳錄孫林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其  
 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  
 人人競作好名好字令相配所行不副所謂替字伯  
 明者也孤常所之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暉音如  
 湖水潯澳之潯字音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霽音如  
 兒航之航字音音如玄瓚首之瓚次子名鉅音如草  
 莖之莖字音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寇音如襄漢之  
 襄字音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  
 故鈔舊文會合作之裴松之以為造無况之字制味  
 與之音違明諱於前修垂強駭於後代不亦異乎漢  
 以墳土未乾而妻子絕滅師服之言于是乎微矣案  
 四公記蜀國上音構下音換去聲觀杰上音萬下音  
 傑楚端上音蜀下音滿仇督上音掌下音觀厥後武  
 后自制名曰墨音照義取日月行空南漢劉巖自制  
 名曰契音假義取飛龍在天皆休為之證腸也石勒



初名初又姓與勒同時有初督勒賜姓石氏改名曰  
會石季龍祖名初邪俱音佩昭明太子武昌王名警  
音速義陽王警音監隋趙爽音居永切柳晉音辨字  
文敬音彌

古人同姓名

南史宋宗室劉季連為益州刺史天監初以益州叛  
事敗請降赦為庶人天監十四年出建陽門為蜀人  
前相如所殺季連在蜀殺相如父相如變名走建業  
至是報焉乃而縛歸罪帝壯而赦之梁武帝時益州

桂巷小乘本卷二十五

李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  
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  
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  
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著益州  
記三卷行于世元帝時有朱買臣者為武昌太守朝  
議欲還建業適莫不同買臣曰臣家在荊州豈不願  
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家富貴耶上深感其  
言又齊魚復侯子響傳子響為荊州刺史直問將軍  
子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頗如雷敢

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上問而不  
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藉藉乃改名為仲舒謂曰今  
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山自私庭今  
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語意與李膺

古人同姓名

同古人同姓名者甚多漢初張良石虎右僕射張良  
梁王彭越苻堅平西將軍彭越武帝時將軍李廣北  
齊御史李廣葛洪撰西京雜記梁葛洪句漏令益州  
刺史任安蜀秦宓薦儒士任安博士孔安國梁孔愉  
子亦名安國漢王褒著聖主得賢臣頌梁王褒為僕

桂巷小乘本卷二十五

射侍中者幼訓晉孟昶王恭稱神仙中人後蜀主孟  
昶昭帝時衛尉王莽後王莽篡漢元成時丞相王  
蜀志王商為嚴君平立祠後漢儒林張玄吳張紘子  
玄晉張玄與謝安圍棋張綱理翰慕容超尚書郎張  
綱降劉裕為攻具桓帝時司空張溫吳張溫使蜀舟  
問車騎張溫靈帝時司空劉弘晉開府劉弘晉太康  
司隸校尉劉毅後與劉裕同起義者劉毅晉司空張  
華慕容德黃門侍郎張華成公綏張華重其文慕容  
超太史令成公綏三國吳張昭五代唐莊宗張昭歷

周入宋封陳國公三國蜀張裕為昭烈所誅劉宋光

祿大夫張裕晉將軍姚崇唐宰相姚崇梁襄州刺史

王叔文唐善奕者王叔文唐太宗時王珪宋仁宗時

涇州都監王珪神宗朝宰相王珪晉張載詞人宋張

載理學晉散騎常侍王肅著尚書行語三禮左氏解

齊秘書丞王肅奔魏為尚書令齊晉陵太守王猛秦

苻堅相王猛又有同時而同姓名者兩劉毅一見文

苑傳一榜滿百萬兩周撫一為彭城內史以反誅一

為王處仲將兩孫秀一為吳降將見賈充傳一為趙

王倫嬖人見陶侃傳兩解系一自有傳一見陶璜傳

兩周訪一自有傳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

收訪訪奮擊殿之吏皆走與曾參事同兩王愷一武

帝舅與石崇競富者一安帝時丹陽令見會稽王道

子傳兩王渾一以平吳功一為涼州刺史唐兩韓翃

見唐詩紀事宋兩王倫一見范仲淹傳一見秦檜傳

兩張先皆字子野一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公

為作墓志一湖州人天聖八年進士所謂張三影者

也此蓋其最著者他不能盡載梁元帝有同姓名錄

一卷

以名為字

古人字以表德名與字異惟晉會稽王道子字道子

孔愉字安國字安國南宋蔡興宗字興宗梁劉孝綽

字孝綽王僧孺字僧孺任孝恭字孝恭俱見本傳宋

師覺授字覺授見南史孝義傳唐宗室世系表李廣

子當戶戶子敢敢生禹禹生丞公字丞公辛京杲字

京杲見辛雲京傳張孝忠字孝忠見本傳魏少游字

少游見本傳郭曖字曖見子儀傳附一云郭子儀字

子儀李嗣業字嗣業見本傳高崇文字崇文見本傳

字文融字審字審見融傳附孟浩然字浩然見本傳

白元光字元光侯仲莊字仲莊俱見李光弼傳附張

嘉貞字嘉貞見本傳戴休顏字休顏見本傳五代咸

同文字同文見宋史隱逸傳南史謝靈運惠連趙宗

蕭思話王曇首父子俱無字疑即以名為字耳無所

考

民以官姓為名

後漢任延為九真太守夷地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

卷二十五

二十三

卷二一五

二十四

道延乃遺書屬縣各使男女以齒相配同時娶者三  
千餘人生子皆名爲任宗慶爲長沙太守所全活者  
三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爲名晉江祚爲安南太守民  
思其德生子多以江名孟宗爲豫章太守人歌其惠  
時子之生以孟爲名唐陽城爲道州刺史州產侏儒  
歲貢諸朝城奏罷之州人感之以陽名子

名字稱奴

晉魏而後小名小字多稱奴臧霸一名寇奴吳敦一  
名黯奴謝召字石奴石崇小名齊奴王劭小字大奴

桂香小乘八卷二十五

二十五

桓嗣山小字豹奴陶範小字胡奴王蒼小字小奴冉  
閔小字棘奴呂纂小字胡奴慕容農小字惡奴南史  
恩倖傳有張惡奴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宋高祖裕  
小字寄奴新渝侯義宗字伯奴徐孝嗣小字遺奴直  
闕將軍董仲舒舊名蠻奴陳後主叔寶小字黃奴任  
忠小字蠻奴周文育舊名猛奴漢光武稱嚴光爲狂  
奴晉周顛稱周嵩爲阿奴王導稱王恬爲阿奴稱周  
謹亦爲阿奴所謂阿奴碌碌當在阿母日下者也齊  
武帝稱鬱林王爲阿奴顏延年稱王奂爲阿奴平盧

節度使劉正臣舊名容奴隋虎賁郎將費青奴見來

護兒傳唐宮人念奴見進昌宮詞唐孝友傳有陳饒

奴任容奴玄宗稱肅宗爲阿奴汝陽王爲花奴貞元

中有善彈琵琶者名裴典奴李林甫小名哥奴貞元

中有妖僧名李軟奴按西漢功臣表有黎頃侯名奴

從票侯趙破奴從平侯公孫戎奴諸侯王子有臨胸

侯夷奴後漢方術傳有解辜奴明帝子彭城靖王恭

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則非始于晉魏也

宋謝師直小名錦衣奴遼史有韓家奴程伊川弟名

桂香小乘八卷二十五

二十六

韓奴蠻奴元循吏傳有觀音奴宰相表有三寶奴汪

家奴佛家奴臧家奴其女人名奴者若王右軍女名

官奴貴妃稱玉奴之類甚多不具載

行名

今人以數爲行不以爲名惟微而無名者卽以行隸

於籍然古人亦有以數爲名者左驪姬嬖欲立其子

賂於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城濮之戰鄭伯使子人九

行成於晉御錡奪夷羊五田五亦嬖於厲公注云五

九皆人名其立名之義不知以先後行次如今人稱

謂或偶取一時非緣伯仲也南史梁江子一弟子四  
子五俱益清顯侯景之難同時死節北史清泰帝小  
字二十三南史武陵王暉小字阿五宋後廢帝與左  
右解智張五見恒夜出晨反又一統志仙人李八  
百神仙傳有陶八八殷七七李沂公妾亦名七七善  
琴等唐文宗宮人張十五代周德威小字陽五唐  
高郢子神童名定小字董二唐孝友傳有張阿九岳  
武穆傳擒賊杜叔五六朝以下多以行稱如晉何準  
云第五之名何減驃騎驃騎準兄充也梁河東王被  
奪奪小妾卷二十五 二十  
執謂守者勿殺我得一見七官七官元帝也南齊張  
敬劉給爲豫章王主簿俱見禮接每呼爲張五劉四  
長沙王威武容赫奕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徽劉  
孝緯稱弟孝儀孝威云三筆六詩唐詩贈答每系以  
行至人主與宰臣詢訪時政往往呼其行第宋時書  
問輒以相稱如歐九黃九之類元時多有行而無名  
德祖以上俱稱行常開平曾祖四三祖重五父六六  
後俱得追封加謚

雙名單字

漢人有單字者多單名除孟仲叔季之後如藉字羽  
勝字涉楚王交字游朱雲字游袁盎字絲之類後單  
名而單字者亦不多見隋諸葛穎字漳見隋書唐字  
文審字審見字文融傳其雙名而單字者惟鄭當時  
字莊餘不多見新唐書房玄齡字喬李叔明字晉兄  
仲通字向陸長源字泳柳公綽字寬崔衍字著父倫  
字敘俱見本傳喬潭字源見元德秀傳玄齡字喬而  
宰相世系又云字喬松舊唐書云房喬字玄齡又顏  
師古本名縉字師古以字行今云字縉疑有誤  
縉縉小乘卷二十五 二十八

東漢複名

東漢自王莽以來俱用單名惟陳忠傳有陳翊世方  
術傳有謝夷吾樊志張冷壽光解辜奴編盲意壽光  
侯賈長房蒯子訓計子勳上成公王和平魯女生魏  
聖卿東郭延年封君達郭躬傳有陳伯敬益勳傳有  
蘓正和張協傳有劉駒驗黨鋼傳有公族進階李膺  
傳有羊元羣荀彧傳有戲志才皇甫嵩傳有嵩子堅  
壽朱儁傳有黃巾張曼成董卓傳有李相如袁紹傳  
有蔣義渠文苑傳有王延壽中或以字行其子調子

勳君達皆歷數百歲非東漢人也。

唐人不避座主諱

唐進士入試遇題目有家諱卽托疾呈狀云某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息其有主文犯家諱雖音同字不同亦不敢入試如崔夢殷知舉以父名龜從則歸仁澤不敢試至於主文自己名諱則不避也貞元八年陸贄上舉放歐陽詹韓愈穆贄大中十二年杜審權知舉放盧處權時有座主審權門生處權可謂權不失權之語諱辨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但謂避嫌名者

卷八 卷二十一

三十一

之非且于本諱目黎亦未嘗謂不當避也諸葛孔明父諱玄委身玄德在唐時當以爲大詫矣

以家諱爲戲

晉魏以來家諱最重其犯者輒流涕奔走或遂成仇讐然亦有以此爲戲者晉文帝與陳羣子審恭共車過喚鍾會共載既至因嘲之曰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又鍾毓爲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宴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

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殷淳子

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勗云益殷尊

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較筋曰何無忌諱謝超宗

嘗候王偃虔仍往東齋詣其子慈慈正學書未卽放

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

比鳳蓋超宗父諱鳳也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

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生今日可謂虔虔慈

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王或子徇年五六

歲讀論語至周監于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

龍卷八 卷二十一

三十一

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進

草翁之風必舅除之才父諱雄李諧于廣坐戲之曰

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于理平

否諧遠出避之蓋諧諱平也觸人之諱者人亦觸之

殆非善諱

元嘆

吳顧雍從蔡伯喈學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名今

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吳錄曰雍字元嘆言

爲伯喈所嘆因以爲字按裴松之顧雍傳注引吳書

曰雍母弟微字子嘆時微未聞為伯喈所嘆也亦字  
子嘆則元嘆之字未必由伯喈故耳吳志雍傳但云  
蔡伯喈從初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無為蔡  
所嘆事傳又云雍為人不但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  
嘗歎曰願君不言言必有中是歎願者乃大帝非中  
郎也

次公

夢溪筆談景祐中審刑院有使臣何次公上忽問此  
人何以名次公龐籍越次對云漢黃霸字次公益以  
在卷小乘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霸次於王此人必慕黃霸之為人上領之俄而大拜  
按益寬饒字次公桓寬亦字次公又張次公南越傳  
嬰齊字次公後漢酷吏傳黃昌妻是餘姚戴次公女  
豈盡以霸次于王耶龐之所對亦一時便捷耳較之  
乾德帝丘未為詳數也唐德宗時有學士衛次公

老泉

子瞻謫黃州築室東坡居其上因號東坡居士晚又  
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今謂明允  
號老泉誤然宋人實稱明允為老泉癸辛雜志老泉

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於某人蓋指妻黨程氏兄  
弟也老泉有自尤詩云云其後東坡兄弟以母故釋  
憾豈父子皆號老泉耶殊不可曉

在卷小乘卷之二十五 終

三十一

三十一

音樂類

古樂

樂記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鄭注大章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無所不施周禮曰大咸咸自是黃帝之樂謂堯增修之者以記列于大章之下故耳按五行鈞命決云伏羲樂為

卷末小乘八卷二一六

十

玄基神農樂為下謀祝融樂為祝續樂緯云黃帝曰

咸池帝嘗曰六英顓頊曰五莖堯曰大章舜曰蕭韶

禹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禮樂志云顓頊作六

莖帝嘗作五英與樂緯不同其餘無異玄基下謀祝

續無釋六英者六合之英華也五龍為五莖能為五

行之道立根莖也韶之言紹紹堯業也夏之言大大

堯舜之德也湯之時民樂其救於患守護之言救也

武則以武定天下周公所制也則黃帝樂稱咸池不

必言堯增修之而周禮云黃帝樂為雲門大卷又有

大咸之名又曰咸池以祭地則雲門大卷大咸皆咸

池異名不必論記所列之先後矣或以大卷即大章

而周禮雲門大卷又在咸之上是黃帝堯樂尚未

可定又况其玄基下謀祝續也故明堂位但用四代

之樂而不及黃唐伊耆氏之樂不過土鼓黃枹葦籥

而已伊耆神農也則伏羲神農帝嘗顓頊可知詩譜

序云詩之興也諒不干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

辛其時有無載籍亦箴云然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

有雲門之樂伏羲作瑟女媧為笙簧則黃唐以前非

能稱小乘八卷二一六

二

無樂也

九夏

周禮鍾師奏九夏一曰王夏王出入所奏二曰肆夏

尸出入所奏三曰昭夏牲出入所奏四曰納夏四方

賓來所奏五曰章夏臣有功所奏六曰齊夏夫人祭

所奏七曰族夏族人侍所奏八曰陔夏客醉出所奏

九曰騶夏公出入所奏左襄四年三夏天子所以饗

元侯文王大明綿兩君相見之樂也燕禮歌鹿鳴合

鄉樂凡合樂升於升歌一等王饗燕元臣升歌三夏

卽頌合樂降一等卽合大雅也元侯自相饗亦歌頌  
合大雅故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歌清廟是也侯伯子  
男相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准約元侯則天子饗燕  
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鹿鳴  
合鄉樂燕禮是也其天子燕在朝臣子工歌鹿鳴合  
鄉樂故鄭作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  
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升歌合樂所以異者按鄉飲  
酒禮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  
訖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奏訖乃間歌魚  
豳耄小夫卷二十六  
三  
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間歌訖乃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芣采蘋間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迭而作合者  
上下之樂並作此其所以異也郊特牲賓入大門而  
奏肆夏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燕禮云賓入庭奏  
肆夏此入門卽奏肆夏燕禮燕已之臣子此是朝聘  
之賓故特以殊禮耳大饗諸侯出入皆得奏肆夏助  
祭之後無筭爵則各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禮器云其  
出也肆夏而送之鄭以爲陔夏之誤又九夏惟王夏

爲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陔夏則樂夫  
夫亦得用之鄉飲酒禮有客醉而出奏陔夏之文肆  
夏非諸侯晏會則不得用故特牲文云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

南薰

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  
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見家語及尸  
子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南風長養之  
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知漢時尚無南  
風之歌鄭雖云未見家語豈有博洽如康成而不聞  
舜歌者乎故知晉魏之書未可深信

五音

五音以濁者爲尊清者爲卑宮最濁自商以下以漸  
而清故宮八十一絲商七十二絲角六十四絲徵五  
十四絲羽四十八絲以九爲降則角當六十三羽當  
四十五今角增一羽增三其理不可知又宮屬土土  
居中央故爲君商屬金金主決斷故爲臣角屬木木  
主發生故屬民徵爲火火主盛大故爲事羽爲水水  
主欲藏故爲物有君而後有臣有臣而後有民有民



而後有事有事而後有物清濁之數分矣尊卑之敘

定矣唐楊收傳洛陽畊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

姑洗角也既削拭有刻在兩樂果然嘗言琴通黃鐘

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由蕤蕩附灌木然時有安

沈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沈曰

世謂周文武所加者收曰能為文王操乎沈即以黃

鐘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

商則武絃也且文王安得武絃乎沈大驚因問樂意

收曰樂亾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

卷八 卷二一六 五

大呂舞雲門以祀及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大

呂黃鐘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

也不敢用黃鐘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圓鍾為

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函鍾為宮

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

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

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

圓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鐘

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

聲為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

律為宮某律為商某律為角為徵為羽某律少宮少

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為之節族此族宮也

乃取律次之以示沈沈時七十餘以為未始聞而收

未冠也樂本于五音而收自許知音云郊祀不用商

為異

律呂相應

後周書長孫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制樂器土木絲

竹各得其宜惟黃鐘不調每以為意因退朝經韓使

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

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舊唐書張文收善音律

太宗時創制禮樂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

奉定雅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

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徵時人服其

妙獨鼓錄宋允為太常丞嘗一日早於光宅寺待漏

聞塔上風鐸聲朝回復止寺舍叩主僧云此鐸往往

無風自搖洋洋有聲允曰此姑洗之編鍾耳因考本

鐘聲果相應遂購而獲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門遇度

子 10-414

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揖客別乃隨乘行認一鈴  
音亦編鐘及配懸音形皆合度樂府雜錄朱崖李太  
尉有樂吏廉郊者師于曹綱精妙入神嘗因清夜携  
樂器于平泉別墅臨池彈琵琶調菱荷間有聲意其  
魚躍也及彈別調即寂然因復彈琵琶久之池中一  
物躍上岸觀之乃一片方響琵琶鐵也蓋律呂相應  
其妙若此自聲音道喪盲師俗工僅抱絃竹宮商周  
知啞啞煩雜欲以和神人格鳥獸其術無繇矣

廣陵散

卷之二十六

七

晉書嵇康傳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口誦  
東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新固之廣陵散於今絕  
矣海內痛之初康嘗遊乎維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  
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  
清辨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  
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異死載嵇叔夜少嘗晝寢  
夢人身長丈餘自稱黃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墜  
林中為人發露乞為堇埋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有  
白骨脛長三尺遂收堇之其夜夢長人來授以廣陵

散及覺撫琴而作其聲甚妙都不忘遺太平廣記載  
嵇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着黑單衣革帶康  
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嘗行去路數  
十里有亭名曰月華投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  
散了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  
稱善中散益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  
沒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  
幸非禮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  
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為撫

卷之二十六

八

琴擊節日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  
手擊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恍若甦生遂  
與其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辨謂中散曰君試以琴彈  
與乃彈廣陵散竝從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  
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  
于今夕可以遠同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悵然大月  
正載康嘗宿王伯通館忽有人入云吾有兄弟為樂  
人不勝羈旅今傳君廣陵散又劉潛琴議載杜夔妙  
於廣陵散嵇中散從其子猛求得此聲唐書韓愈生

知音律嘗聞鼓琴至止息嘆口妙哉嵇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商主金晉乘金運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王凌毋丘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爲楊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楊州故廣陵地凌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威懾痛迫脅之音盡于是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避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按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傳玄

桂卷小乘入卷二十一

九

琴賦云馬融覃思於止息潘岳笙賦云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康琴賦亦云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封太山則散自是曲名如操弄序引其來已久伶人伯喈互有不同王館月亭各家並載豈可謂散自廣陵託之神鬼卽宋書戴顓傳顓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皆與世異則廣陵止息自是二曲名

歌曲

筆談云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

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要使字字舉皆輕圓悉馳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

桂卷小乘入卷二十六

上

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合韻謂之叫曲此數語可謂歌曲三昧而今之所稱善歌者亦不過念與叫耳聲音之道何可易言也陶九成輟耕錄載此甚悉

唐樂

聲樂之盛莫過於唐高祖卽位仍隋制設九部樂燕樂伎樂工舞人無變者清商伎者隋清樂也有編鐘編磬獨絃琴擊琴瑟琵琶卧箜篌筑箏節鼓皆一

笙笛簫篪方響跋膝皆二歌二人吹葉一人舞者四人并習巴渝舞西涼伎有編鍾編磬皆一彈箏擗箏臥筮篪豎筮篪琵琶五絃笙簫威蕙小威蕙笛橫笛腰鼓齊鼓楹鼓皆一銅鈸二貝一白舞一人方舞四人天竺伎有銅鼓羯鼓都曇鼓毛貝鼓威蕙橫笛鳳首筮篪臥筮篪豎筮篪琵琶以蛇皮爲槽厚寸餘有鱗甲楸木爲面象牙爲桿撥畫國王形又有五絃義背笛笙葫蘆笙簫小威蕙桃皮威蕙腰鼓齊鼓楹鼓龜頭鼓鐵版貝大威蕙胡旋舞者立毬上旋轉如

卷二十八 卷二十一

風窳茲伎有彈箏豎筮篪琵琶五絃橫笛笙簫威蕙答臘鼓毛貝鼓都曇鼓戾提鼓雞婁鼓腰鼓齊鼓楹鼓貝皆一銅鈸二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珠謂之師子郎安國伎有豎筮篪琵琶五絃橫笛簫威蕙正鼓和鼓銅鈸皆一舞者二人疏勒伎有豎筮篪琵琶五絃橫笛威蕙答臘鼓羯鼓戾提鼓腰鼓雞婁鼓皆一舞者二人康國伎有正鼓和鼓皆一笛銅鈸皆二舞者二人工人之服皆從其國隋樂每奏九部

樂終輒奏文康樂一日禮畢太宗特命削去之其後遂亾及平高昌收其樂有豎筮篪銅角一五絃橫笛簫威蕙答臘鼓腰鼓雞婁鼓羯鼓皆二人工人布巾袷袍錦帶金銅帶畫袴舞者二人黃袍裏線襦五色條帶金銅耳瑠赤鞵自是初有十部樂其後因內晏詔長孫無忌製傾盃曲魏徵製樂社樂曲虞世南製英雄樂曲帝之破竇建德也乘馬名黃驄驃及征高麗死于道頗哀惜之命樂工製黃驄疊曲四曲皆宮調也五絃如琵琶而小比因所出舊以木撥彈樂工

卷二十六

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爲擗琵琶高宗卽位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詎爲景雲河清歌亦名晏樂有玉磬方響擗箏筑臥筮篪大小筮篪大小琵琶大小五絃吹葉大小笙大小威蕙簫銅鈸長笛尺八短笛皆一毛貝鼓連鞞鼓桴鼓貝皆二每器工一人歌二人工人絳袍金帶烏鞵舞者二十八分四部一景雲舞二慶善舞三破陣舞四承天舞景雲樂舞八人五色雲冠錦袍五色袴金銅帶慶善樂舞四人紫袍白袴破陣樂舞四人綾袍絳袴承天樂舞

四人進德冠紫襖白袴景雲舞元會第一奏之高宗以琴而發絕雖有傳者復失宮商令有司修習太常丞呂才上言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今以御雪詩爲白雪歌古今奏正曲復有送聲君唱臣和之義以羣臣所和詩十六韻爲送聲十六節帝善之乃命太常著于樂府才復撰琴歌白雪等曲帝亦製歌詞十六皆著樂府帝將伐高麗燕雒陽城門觀屯營教武按新征用武之勢名曰一戎大定樂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槊而舞歌

雅考小乘八卷二十六

十三

者和之曰八絃同軌樂象高麗平而天下大定也及遼東平行軍大總管李勣作夷來賓之曲以獻調露二年幸雒陽城南樓宴羣臣太常奏六合還淳之舞其容制不傳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後也於是命樂工製道調自周陳以上雅鄭潘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宮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爲七宮越調大食調高大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林鍾商爲七商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歌

指角林鍾角越角爲七角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鍾羽般涉調高般涉爲七羽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流蕩其後聲器變殊或有宮調之名或以倍四爲度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鍾之律燕設川之絲有琵琶五絃箏篌等竹有咸篋簫笛篳有笙革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土則附革而爲鞞木有拍板方響以體金應石而備八音倍四本屬清樂形類雅音而曲由於胡部復有銀字之名中管

雅考小乘八卷二十六

十四

之格皆前代應律之器也後人失其傳而更以異名故俗部諸曲悉源於雅樂周隋管絃雜曲數百皆西京樂也鼓舞曲皆龜茲樂也唯琴工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蔡邕五弄楚調四弄謂之九弄隋亡清樂散缺存者纔六十三曲其後傳者平調清調周房中樂遺聲也白雪楚曲也公莫舞漢舞也巴渝漢高帝命工人作也明君漢元帝時作也明之君漢釋舞曲也鐸舞漢曲也白鳩吳拂舞曲也白苧吳舞也子夜晉曲也前漢晉車騎將軍沈琬作也團扇晉王珉歌也

俛僕晉隆安初謠也長史變晉司徒左長史王廞作也丁督護晉宋間曲也讀曲宋人為彭城王義康作也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作也石城宋臧質作也莫愁石城樂所出也襄陽宋隨王誕作也烏夜飛宋沈攸之作也估客樂齊武帝作也楊叛北齊歌也驍壺投壺樂也常林歡宋梁間曲也三洲商人歌也採桑三洲曲所出也玉樹後庭花堂堂陳後主作也泛龍舟隋煬帝作也又有吳聲四時歌雅歌上林鳳雛平折命嗚等曲其聲與其辭皆訛失十不傳其一二茲

卷八 夷八 卷二十六

十五

唐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雜用於燕樂其他諸曲出於一時之作雖非絕雅尚不至於淫放武后之禍繼以中宗昏亂固無足言者玄宗為平王有散樂一部定韋后之難頗有預謀者及即位命寧王主籥邱樂以亢太常分兩朋以角優劣置內教坊於蓬萊宮側居新聲散樂倡優之技有諸謔而賜金帛朱紫者酸棗縣尉袁楚客上書極諫初帝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為池中宗常泛舟以厭其祥帝即位作龍池樂舞者十有二人冠芙蓉冠履備用雅樂惟無磬又

作聖壽樂以女子衣五色綉襟而舞之又作小破陣樂舞者被甲冑又作光聖樂舞者烏冠畫衣以歌王迹所興又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閒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集雅樂立部伎八一安舞二太平樂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光聖樂安舞太平樂周隋遺音也破陣樂以下皆用大鼓雜以龜茲樂其聲震厲大定樂又加金鈺慶善舞頭用西涼樂聲頗閒雅每享郊廟則破陣上元慶

卷八 夷八 卷二十一

一六

善三舞皆用之坐部伎六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烏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天授烏歌皆武后所作也天授年名烏歌者有烏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自長壽樂以下用龜茲舞惟龍池樂則否是時民間以帝自潞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韋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帝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更奏之其後河南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惟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帝方寢喜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承禎製玄真道曲茅

山道士李會元製大羅天曲工部侍郎賀知章製紫  
清上聖道曲太清宮成太常卿韋緝製景雲九真紫  
極小長壽承天順天樂六曲又製商調君臣相遇樂  
曲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鏡鈸鍾磬  
簫琵琶琵琶圓體修頸而小號曰秦漢子蓋絃鼓之  
遺製出於胡中傳爲秦漢所製其聲金石絲竹以次  
作隋煬帝厭其聲淡曲終又加解音玄宗既知音律  
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  
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  
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聲三  
十餘人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  
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帝  
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橫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喜言  
音律帝嘗稱羯鼓八音之領衷諸樂不可方也蓋本  
戎羯之樂其音太簇一均適茲高昌疏勒天竺部皆  
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樂開元二十四年升胡部於  
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  
類後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

卷八 卷二一六

十一

卷八 卷二一六

十八

反涼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唐之盛時凡樂人音律  
人太常雜戶子弟隸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總號音  
聲人至數萬人玄宗又嘗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  
三重榻舞傾盃數十曲壯士舉榻馬不動樂工少年  
姿秀者十數人衣黃衫文玉帶立左右每千秋節舞  
於勤政樓下後賜宴設醕亦會勤政樓其日未明金  
吾引駕騎北衙四軍陳仗立旗幟被金甲短後繡袍  
太常卿引雅樂每部數十人間以胡夷之技內閣廐  
使引戲馬五坊使引象犀入場拜舞宮人數百承錦  
繡衣出帷中擊雷鼓奏小破陣樂歲以爲常千秋節  
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節而君臣共爲  
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巨盜起陷兩  
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園遂以荒埋獨其  
餘聲遺曲傳人間聞者爲之悲嘆感動蓋其事適足  
爲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復著其詳自肅宗以後皆以  
生日爲節而德宗不立節然止於羣臣稱觴上壽而  
已代宗錄廣平王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製寶  
應長寧樂十八曲以獻皆宮調也致潛元年又有廣

平太一樂涼州曲本西涼所賦也其聲本於宮調有大遍小遍貞元初樂工康崑崙寓其聲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鍾宮其後方鎮多製舞樂以獻河東節度使馬燧賦定雜曲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以德宗誕辰未有大樂乃作繼天誕聖樂以宮爲調帝因作中和樂舞山南節度使于頔又獻順聖樂曲將半而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伎爲佾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文宗好雅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法曲及覓裳

卷六 卷二一六 一六

承博帶趨走俯仰中於規矩又有慈嶺西曲士女踏歌爲隊其詞言慈嶺之民樂河湟故地歸唐也咸通間諸王多習音聲倡優雜戲天子幸其院則迎駕奏樂是時潘鎮稍復舞破陣樂然舞者衣畫甲執旗旛纒十人而已蓋唐之盛時樂曲所傳至其末年往往亾缺周隋與北齊陳接壤故歌舞雜有四方之樂至唐東夷樂有高麗百濟北狄有鮮卑吐谷渾部落稽南蠻有扶南天竺南詔驃國西戎有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凡十四國之樂而八國之伎列于十部樂

卷六 卷二十六 十



隋鼓吹有其曲而不同貞觀中將軍侯貴昌并州人  
世傳北歌詔謀太樂然譯者不能通歲久不可辨矣  
金吾所掌有大角卽魏之欽邏回工人謂之角手以  
備鼓吹南蠻北狄俗斷髮故舞者以繩圍首約髮有  
新聲自河西至者號胡音龜茲散樂皆爲之少息扶  
南樂舞者二人以朝霞爲衣赤皮鞋天竺伎能自斷  
手足刺腸胃高宗惡其驚俗詔不令人中國睿宗時  
婆羅門國獻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鋸刀俯身就鋒歷  
臉下復植於背厥業者立腹上終曲而不傷又伏申

禮卷八十八卷二一六

二十一

其手二人躡之周旋百轉開元初其樂猶與四夷樂  
同列貞元中南詔異牟尋遣使詣劍南西川節度使  
韋皋言欲獻夷中歌曲且令驛國進樂皋乃作南詔  
奉聖樂用黃鍾之均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  
序曲二十八疊執羽而舞南詔奉聖樂字曲將終雷  
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  
朝覲每拜跪卽以鈺鼓又爲五均一曰黃鍾宮之官  
二曰太簇商之官三曰姑洗角之官四曰林鍾徵之  
官五曰南呂羽之官其文義繁雜不足復紀德宗閱

于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庭晏則立奏宮中  
則坐奏十七年驛國王雍羌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  
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皋復譜次其聲韻又圖其舞  
容樂器以獻凡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  
革牙角大抵皆夷狄之器其聲曲不利于有司故無  
足采云

### 絃樂

音樂之設惟琴瑟爲最古伏羲氏所作也隋音樂志  
曰琴神農製爲五絃文武加二絃爲七世本曰庖犧

禮卷小乘八卷二十六

二十二

作瑟五十絃後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破爲二  
十五絃西都賦曰神農造瑟呂氏春秋曰朱襄氏之  
王天下爲以陽氣畜積果實不成故王建作五絃之  
琴高誘曰王建朱襄之臣替臆制爲十五絃舜益以  
八絃爲二十三絃山海經曰晏龍始爲瑟箏風俗通  
曰箏秦聲也而五絃今十三絃不知誰作或以爲象  
恬所造晉陶融妻陳氏云箏后夔創制子野考成則  
又非始于恬也琵琶樂府雜錄曰始自烏孫公主造  
馬上彈之今以爲明妃者誤唐書漢中王瑀知音聞

康崑崙奏琵琶曰琵琶聲多琵琶聲少是未可以彈五十  
四絃大絃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琶自上順鼓曰琵琶  
一云推手前曰琵琶引手却曰琵琶隋音樂志曰曲項琵琶  
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或云碎葉國所獻又隋有  
琵琶圓體修頸而小號曰秦漢子蓋絃鼓之遺制出  
于胡中傳為秦漢所作也齊武帝嘗以金縷柄銀柱  
琵琶賜褚淵唐開元中有中官曰白秀真使蜀回得琵琶  
以獻其槽暹昔杪檀為之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  
金縷紅文影成雙鳳貴妃每抱奏于梨園音韻悽清  
桂菴小乘八卷二十六

二十三

其絃乃未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淥水蠶絲也賀  
懷知用鴉雞筋作絃以鐵撥彈之南唐元宗以燒槽  
琵琶賜後主周后當時善琵琶者有賀懷知康崑崙  
段善本紀疎疎五代有馮吉以士人工之為時所輕  
筮篋釋名曰師涓所作靡靡樂也蓋空國之侯為之  
郊祀志武帝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蓋召歌兒作  
二十五絃及筮篋瑟自此起吳兢樂府解題曰筮篋  
原名篋音坎武帝破南越祠太乙后土樂人侯暉依  
琴造篋以工人姓侯故名篋侯語訛以為筮篋也續

漢書曰靈帝胡服作胡筮篋隋音樂志亦云出自西  
域非華夏舊器唐樂志有鳳首筮篋臥筮篋豎筮篋  
既通典曰秦琵琶也詩伐木坎坎坎坎鼓我說文作  
篋云舞曲也此篋所自始後人以為筮篋耳李氏資  
暇錄曰唐中宗朝元行冲為太常少卿有人于古塚  
中獲銅器似琵琶而圓獻于元公元曰此阮仲雍所  
造命工以木為之音韻清朗以其形似月聲合琴名  
月琴杜祐以為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正同  
因謂之阮咸謂咸豐肥創此器以移琴聲四絃十三  
桂菴小乘八卷二十六

二十四

柱倚膝撥之謂之擘以代撫琴之艱也今人但直曰  
阮耳唐樂志八音五曰絲為琴為瑟為頌瑟頌瑟箏  
也為阮咸為筑在行冲前又三絃子教坊記云女人  
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筮篋等者謂之楊  
柳家蓋今三絃子所自始也又渾不似製如琵琶直  
頭無品有小槽圓腹如半瓶楹以皮為面四絃皮絃  
同一孤柱相傳謂王昭君琵琶壞使胡人重造而其  
形小昭君歎曰渾不似遂以名元史以為火不思今  
人以為胡撥四皆相傳之訛若溪漁隱云昔賢評聽

琴阮琵琶等諸詩大率一律互可移用余謂不然聽

琴如昌黎云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鳳躡琴分寸不

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歐陽公云颯颯驟風雨隆隆

隱雷霆無射變凜烈黃鍾催發生咏歌文王雅怨刺

離騷經二典意淡薄三盤語丁寧東坡云大絃春溫

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

聞君勿喚山谷云孝子流離在中野羈臣歸來哭亾

社空牀思婦感蠟峭暮年移老依桑柘自是聽琴詩

也聽琵琶如樂天云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

櫻菴小乘八卷二十六 二十五

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開關鶯語

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元微之云月寒一聲深殿

磬驟彈曲破音繁併歐陽公云春風和暖百鳥語花

間茶底常丁丁王仁裕云寒敲白玉聲何緩煖逼黃

鶯語自驕自是聽琵琶詩也山谷聽摘阮云寒蟲催

殘月龍秋獨雁叫羣天拍水楚國羈臣放十年漢宮

佳人嫁千里以為琴則傷于怨以為琵琶則絕無能

氣自是摘阮也歐陽公聽箏云綿蠻巧囀花間舌鳴

咽交流水下泉東坡聽箏云喚取吾家雙鳳槽遣作

下峽孤猿號自是聽箏也

箏

晉書劉琨字王喬嘗避亂鳩間買胡數欲害之而嗜

無懼色援箏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

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又劉琨在晉陽會為

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

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箏賊又流涕歔歔有

懷土之切向曉後吹之賊並棄圍而走按箏胡人捲

蘆葉吹之無孔不知何以作音張博望入西域傳其

卷老小乘八卷二十六 二十六

法于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

新聲二十八解以為武樂有出塞入塞楊柳等十曲

蔡琰在胡中作十八拍此本是胡樂故與諸胡易為

動耳杜摯箏賦序云昔伯陽避亂入戎懷土遂建斯

樂則又非始自胡人矣一云晉先豎儀注車駕住吹

小箏發吹大箏箏即箏也箏音孤本于鞞上作孔馬

上吹之與箏異

尺八

洪容齋隨筆引逸史及孫夷中仙隱傳呂才傳皆有

尺八事楊用修云簫管之製六孔旁一孔加竹膜足黃鐘之一以均聲謂之尺八沈存中筆談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製所始舊說皆不同周禮笙師掌教羌遂或曰漢武帝時丘仲始作遂又云起于羌人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刻其上為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注云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謂之橫吹非融所賦者融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

笙考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周禮笙師杜子春注云遂乃今時所吹五空竹遂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遂不應有五孔子春之說亦未為然據此則古遂無五孔今之七孔已非古製且云刻其上為五孔一出其背似今之尺八則遂亦非尺八也後出一孔以為宮聲或以為商聲與今製亦異

笛遂字同

缶

詩坎其擊缶疏引爾雅孫炎曰缶瓦器郭璞曰益盆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云鼓缶而歌

則大室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蘭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為缶也案坎卦六四樽酒簋二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樽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此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饔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器考小乘卷二十六

笙考小乘

七十八

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阮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于文定讀史漫錄云澠池趙會秦請趙王鼓瑟者邯鄲多倡善鼓瑟以是辱之趙亦請秦王擊缶者秦戎狄之俗無音樂以缶為辱以是辱之也列國之君每當宴會爭出奇以相勝耳此意亦新發

羯鼓

夢溪筆談吾聞羯鼓錄序羯鼓之聲云透空碎遠極異泉樂唐羯鼓曲今惟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

鐸滴滴泉之曲予經鄭延時尚聞其聲涇原承受公

事楊元孫因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闕元孫至邠

而其人已死羯鼓遺音遂絕今樂部所有但名存而

已透空碎遠了無餘跡唐明皇與李龜年論羯鼓云

杖之契者四櫃用力如此其為藝可知也又唐之杖

鼓本謂之兩杖鼓兩頭皆用杖今之杖鼓一頭以手

拊之則唐之漢震第二鼓也明皇宋開府皆善此鼓

其曲多獨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時杖鼓常時只是打

拍鮮有專門獨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亾頃年王師南

卷小乘八卷二十六

征得黃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鹽唐

曲有突厥鹽阿鵲鹽今杖鼓譜中有突杖聲按南卓

羯鼓錄羯鼓尤甚促急連作鼓碎之聲破空透遠特

異於衆樂今云透空碎遠或字之訛也明皇製春光

好秋風高曲宋開府環製南山起雲北山起雨曲皆

與宋論鼓曰不是青山石未卽是魯山花鏡此乃漢

震第二鼓也與存中所謂以一手拊之者不知合否

宋開府曰頭如青山峯取其不動手如白雨點取其

碎急乃是羯鼓最妙處然非四櫃契杖何能致此當

時汝陽王璵亦能此嘗戴硃光帽打曲上摘紅燈置

帽上極滑而久曲終花不墮上深為嘆賞曰花奴是

神仙中謫墮來東坡志林徐州通判李陽有子年十

六為物所憑忽咏落花云流水難窮日斜陽易斷腸

誰同硃光帽一曲舞山香或問硃光帽所出云西王

母安羣仙有舞者戴硃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

曲未終花皆落去今汝陽事與此同而花不落為異

青州石末定州花窵唐人以作羯鼓鞞者鞞取窵石

不用木故其聲碎遠今鮮見此製

卷小乘八卷二十六

三十一

槎卷小乘卷之二十六 終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書畫類

諧聲

鄭漁仲作六書畧謂象形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六者總計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其間惟諧聲類最多計二萬一千八百一十其他六書不過二千四百二十五字耳又云自說文以字畫左旁為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彡有淺小之義故

槎菴小乘卷之二十七

水之可涉者為淺疾而有所不足者為殘貨不足者重者為賤木輕薄者為棧青字有精明之義故曰精蔽為睛水無洞濁為清日能明見為睛米去皮為精凡此皆可類求姑述兩端以見其凡據此則會意非諧聲也若以淺小居右者為義則詩曰小戎伐枚可云人之淺小者為伐乎且得酉為醜得巾為幘又何說也以精明居右者為義則禮曰冬溫夏凊可云水之精明者為清乎且因人成倩因言成請又何說也此皆本之荆公字說而推廣之凡說文字畫如文

刀頁色見鳥力邑之類何嘗不從右而必謂以左旁為類也持論雖新于義未確又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古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水小為淺金小為錢貝小為賤之類其說又在鄭前

翻切

翻切之學來自竺乾凡一母十四字其第四字得切音第八第九則切脚也但其中有先後天之異如當字當以敦端為切脚而今用丁顛剛字當以昆官為切脚而今用斤堅郎字當以輪鸞為切脚而今用

槎菴小乘卷之二十七

逆桑字當以孫酸為切脚而今用新先諸如此類皆川後天之音後皆宗之不得復改又東都龍切上聲字為母下一字為韻母則十四字中隨用一母韻則一韻中隨用一字故都龍東也當同亦東也刀紅亦東也後人不曉此義如東既音都龍切又一音當同切深為可笑唐陸德明音釋多蹈此弊云沈存中深解此理具筆談中今錄于後切韻之學本由於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

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巨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

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以西域二字之音蓋切字之

原也如輒字文從而夫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

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

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尚半舌音二凡三十六

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

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隆龐龐之類是也皆得

之自然非人爲之如幫字橫調之爲五音幫當剛減

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清縱調之爲四等幫

滂滂茫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次清滂就本音本

調之爲四聲幫滂滂博是也幫宮清之平滂宮清之

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峯逢止有三字也

胸止有兩字棟大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滂

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

看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

字爲切下字爲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

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爲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自

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畫泥入別等謂之類隔雖

隔等須以其類爲唇與唇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爲綿

符兵爲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

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字第一第韻也

以其歸精字故精微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

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

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互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

沈約爲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

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羅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

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

常以濁者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當爲

羽切韻家則定以唇齒牙舌喉爲宮商角徵羽其

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

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

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唇上

發如屏字浮全反之類是也攝聲鼻音如欲字鼻中

發之類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日阿多波者那囉拖

婆茶沙嚩哆也瑟吒合二迦婆麼伽他吐鎖呼拖前一

拖重呼合二奢佉又合二娑多合二壤曷擇多合二婆上吒擊娑

卷八卷二二

卷八卷二二

頗二車婆麼合二縫伽上娑伽二也娑合二室者二佗陀  
頗為不同各有理致雖先正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  
歷世侵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南齊國子博士周  
顒著四聲切韻行于時此蓋中國翻切之始周崇信  
釋益得之西方之書云

反語為識

反語之學盛于齊梁於是世相崇尚至以反語為識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蔑絢絡  
於何相求常于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榻也絢絡絡

卷八 卷二一七

五

帶也反語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度東其身攜  
石子榻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榻云齊文惠太子  
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游幸之東田反  
語為顛重也武帝又於青田立宮號曰舊宮反語窮  
鹿也文惠太子憐林王果以輕狷而至于窮梁武帝  
創同泰寺開大通門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  
奉昭明太子未幾前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  
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  
去來鹿子開者反語為來子哭云帝哭也陳后主名

叔寶反語為少福敗亡之徵袁燦舊名愍孫劉悅舊  
名劉忱宋明帝多忌諱反語袁愍為殞門劉忱為臨  
警帝意惡之乃令改馬始興王鑑傳宋泰始中道士  
邵碩謂益州刺史劉亮曰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  
勝意來作此州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  
以始興王鑑為刺史勝意反語為始興也碩言於此  
乃驗

儀俄同音

卷八 卷二一七

六

洪範無偏無陂古文原作頗玄宗以頗與義不叶遂  
改為陂音秘不知義與儀同儀本有俄音古文義  
作蓼儀栢舟實惟我儀與河韵東山九十共儀與河  
韵穆天子傳黃澤謠皇人威儀與沙韵史記黃帝紀  
淳化鳥獸蟲蛾學記蛾子時術之左傳十五年晉大  
夫蛾析後書皇甫嵩傳黃巾亦名為蛾賊皆同蟻法  
音通用具野客叢書第三卷今婦娥山海經作常義  
呂氏春秋左氏作常儀義儀俱作俄音而後人妄加  
女傍淮南遂創為奔月之說耳又漢書西域傳從都  
善傷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波音彼義反



則頗亦自可與義叶不必改為腋也

呼音

經史號呼之呼音火故反惟左文元年江羊怒曰呼  
役夫注呼發聲也音報賀反然報賀則近同播似無  
謂當從黃賀反前書陳涉傳夥涉之為王沈沈者夥  
字止發聲與此呼字同蓋楚音也今漢書音禍上去  
二聲相通耳

平音

前書廷尉平平去聲會稽典錄盛憲與孔融善融與  
曹公書云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  
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孝章憲字平  
音皮柄反

若音

佛書般若蘭若俱音人者反按北史後周有若干濕  
及右將軍若干惠釋文云以國為姓音人者反則若  
自有惹音不必來自西方也

頌字

頌與容字通川漢書惠帝紀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

注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備

林傳魯徐生善為頌注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師  
古頌同容史鮑焦無從頌而死詩攸頌者美盛德之  
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疏明訓頌為容解頌  
名也則原有容義左傳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觀與  
頌琴注頌琴名猶雅琴唐樂志五曰絲為琴為瑟  
為頌瑟頌瑟箏也頌瑟意與頌琴同亦得音容宋蘇  
頌字子容

漸字

今時俗常有書漸字於門云人死為鬼鬼死為漸  
見此字則遠避之音積一音箋按宣室志河東劉漸  
以明經入仕後棄官隱居伊水有道士李君以道漸  
聞尤善視鬼李君後退居汝穎遇漸于伊維間知漸  
有奇術甚重之大曆中有博陵崔公者與李君為鄰  
友甚善李君寄書于崔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是時  
朝士咸知漸有神術往往道其名別後長安中人染  
以漸字題其門則今字直當書漸不必復加耳也歐  
當時以李君有無過漸耳之言遂併二字書之今不

知所出遠立為異說云又指物之稱傳燈錄南泉云  
王老師聲之類音女已反

風帆

野客叢書船人使風曰帆風帆作去呼呼唐韻去聲  
有此一音是以張說詩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按  
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拔旆投衡注拔旆投衡上使  
不帆風帆音凡劔反帆是扇風之名今人船上張布  
以郭風名之曰帆則帆之為去聲出於經傳蔡書引  
張詩為証似未深考升庵詩話引証頗詳亦不及左

卷之二一

蔡

左傳游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受  
室故也註蔡放也引說文云蔡散之也從米殺聲為  
放散之義故訓為放隸書改作已失本體蔡字不  
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為一蔡字重點以讀  
者音義蔡音素葛反下蔡叔之蔡如字說文作蔡音  
同云蔡蔡散之也尚書禹貢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  
二百里蔡傳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別疏蔡之為法

無正訓也上言三百里夷夷訓平也守平常教耳此  
各為蔡教簡於夷故訓蔡為法不知何以不引左氏  
音素葛反也蔡氏注始引用之今學者俱讀為七益  
反誤蔡字亦作擦韓月蝕詩星如擦沙出俗作撒前  
書西域傳封昧蔡為宛王蔡音于葛反則蔡自有子  
葛音不必定書作米殺也

闔

今人言藏名取物者為闔字書音鳩闔取也按列子  
以瓦樞者巧以鈎樞者憚以黃金樞者僭注樞樞也  
之後叟姬兒童為藏強之戲辛氏三蔡記云漢鈎  
夫人手拳時人做之因名為藏鈎也字亦作鈎東  
漢記鴈日賜博士羊羊有肥瘠欲投鈎甄字取之  
張鈎鈎同音工侯反闔俗字也古典無此字亦不  
音鳩

送巡

前漢書平當傳贊送巡有耻師古注道讀與巡同左  
哀十二年公會吳於棠皋杜注棠皋在淮南送巡

東南道音四一音巡則逡巡又可作逡道矣察音意  
夜反字亦作柘今廬州合肥縣有柘皋湖宋雲龍漫  
抄云世傳遁甲書甲既不可隱何取名爲遁及讀漢  
郎中鄭固碑逡遁退讓道即循字古字通用非獨此  
一碑也則知遁甲當云循甲言以六甲循環推數也  
以遁甲爲循甲近理不引漢書而引鄭固碑何也

街噤

街胡絳反說文云馬勒口中从金从行街者行馬者  
也噤說文口有所銜也从口兼聲則銜爲會意噤爲

龍卷小夫八卷二十七

十一

諧聲矣二字古通用周禮大司馬鼓行徒銜枚注  
如著銜之軍法止語也奉命曰銜官吏階位亦曰銜  
今俗呼噤同合而書銜爲銜復書銜爲噤又訛噤爲  
啣竟不成字可笑

爛漫

爛漫字六朝以後多用之梁沈休文紫柘紛爛漫杜  
少陵栽桃爛漫紅殘花爛漫開何益鴛花不愁不爛  
漫爛漫爲雲雨錦里春光空爛漫韓昌黎爛漫長醉  
爲文辭及唐人小說此二字甚多然字書韻書皆無

漫字不知其所出按昌黎有梨花詩共鶯爛漫開  
月漫字直作漫上林賦瀾漫遠遷王衷洞簫賦惟  
瀾漫亾耦失倚則字以從彳爲長

地

大中遺事宣宗夜艾猶觀書燭地委積說文地燈燼  
也音似也反火燼亦得云地石鼎聯句云何當出灰  
地無計離瓶罌李商隱詩云香地燈光奈爾何管子  
弟子職隅坐而折筮注聖燭燼也字亦作燂與地義  
同

龍卷小夫八卷二十七

十一

鷹

鷹音丈爾反說文鷹獸長脊行身身然欲有所伺  
形又蟲身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身又解也止也  
傳范武子曰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身乎又相  
如賦陂池狸豕郭璞注旁類魏東京賦憎嬋娟以此  
豕注安態妖蟲也鷹音丈蟹反解鷹也似羊一角能  
觸邪則解鷹之鷹不當書爲豕然王充論衡云解豕  
者一角羊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  
後書與服志法冠一曰柱後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

豸冠解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為冠張  
協七命於是飛黃奮銳賁石廷仗威封豨借馮豕拉  
魁魁挫解豸則為自可書為豸亦自有直爾音非誤  
也

醉

俗呼酒母為酒醉音古孝反佛書亦有此字今韻書  
無按漢書李陵傳媒藥其短注媒酒教藥麴也齊人  
名麴餅曰媒則醉直當作教媒字教字甚雅媒一音  
欺小麴名女麴見高氏要補

桂卷小英八卷二十二

狙

莊子狙公賦芋注狙猴也以其善登木而窺伺人故  
借為七豫反字與覷同史記張良狙擊始皇于博浪  
沙中唐書崔光遠傳使百騎發滿狙其前郭虔瓘傳  
勇士狙道左突斬之是也唐書用此字甚多柳子厚  
屬尸蟲文狙伺隱惡字亦作平聲少陵詩慎勿出口  
他人狙此皆以窺伺為義又狙性多詐故言狙詐音  
七余反

昏

或云昏字从民下日以避唐文皇諱改民為氏非也  
說文昏日冥也从日氏省氏者下也徐曰會意周禮  
司烜氏疏云日入三刺為昏不盡三刺為明禮記註  
日入後二刻為昏定凡關婚婚皆不當從民

落鬼

前書鄒食其傳好讀昔家貧落鬼無衣食業應劭曰  
志行衰惡之貌師古曰落鬼失業無次也音薄一音  
託又蜀志楊儀傳儀語費禕曰往者丞相亾沒之際  
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尚落度如此耶度徒各  
桂卷小英八卷二二

十四

反南史杜稜傳稜少落泊不為時知鬼度泊三字  
義俱同

癸

癸音丁鄧反字林云儿屬也今無書作橙者橙橘屬  
見上林賦音徐庚反一音直陵反南史梁宗室臨汝  
侯猷傳猷在益州頗借溢筵內遂有香橙不置連榻  
武帝未知之以此為愆橙正與癸同

通鑑誤讀

兒時讀通鑑師傳之誤有至老大而不悟者如今日

不雨今讀今日不雨與其角者去其齒角音祿鳥噪

也今讀為頭角之角陶侃運甓讀運甓狙擊始皇于

博浪沙中狙同覲今讀作狙浪音郎今讀作去聲魁

梧奇偉梧音悟今讀作平聲汪汪千頃陂今讀千頃

波九檻之泉橫出曰汎直出曰檻今讀曰泛濫之泉

南人能暑北人能寒能同耐與不相能之能同而今

俱讀作本音風裁之裁音在朝請之請音靜而今皆

讀作本音齊威王名因齊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斯

今以為田齊元吉善稍同梨今讀為稍綸巾羽扇綸

音關絲綬也今讀音倫陳平封曲逆音去遇今讀

音金日磳封秣侯音妬今讀作詫音斬成安君於池

水上汜音是與毛詩江有汜同今讀作起音圯上者

人圯音怡楚人謂橋曰圯今亦讀作起音漢王即位

於汜水之陽汜音汎今亦讀作圯沫猴而冠沫同獨

今讀作沫浴之沫番君別將吳芮番音婆即今鄱陽

之鄱今讀為翻傾厨俊及厨音皮今讀為殊如此之

類不可枚舉此皆童年戶習謬誤若此又况乎先秦

古文六書與義哉讀書先識字學者宜志之矣

古字通用

古時字書簡少假借通用者甚多如雷為墨其為基

刑為形糜為眉煙為種能為台為耐濺為漸波為陂

乘為柄氏為是趨為促充為衝春為鍾侯為蹊非為

飛公為功催為推看為爻橫為費訓為嗜倡為猗摩

為磨啓為起衙為禦施為弛豪為毫廂為庖娉為聘

性為姓識為職解為釋赤為尺軼為逸視為兕却為

岐皇為黃獸為狩便為平霸為鳧滄為贍矜為鯨畢

為皋曼為蠻繇為佻亶為但頓為鈍媮為偷鄉為向

財為裁幾為冀閤合為閭閻汾沄為紛紜烟煜為燄

盃扶服為匍匐魁結為椎髻緝綬為袞冕威夷為逸

迤迤迤為委馳方良為罔兩之類又有本字而多畫

者如寔為廷駮為參綬為妥俠為夾妖為氏勛為巢

陰為陰蹬為登匪為淮詢為甸仲為中譙為焦譚為

賈棟為條仙為山嬉為喜奕為亦邀為速紅為工觀

為示放為方糞為共穢為厲荷為肯浴為谷之類又

有本字而減畫者如徵為懲火為殃未為妹而為耐

龍為寵賦為救竟為境婁為屢孚為淨昔為錯余為

桂考八矣 卷二十一

一五

桂考八矣 卷二十一

十六

斜共為恭置為疆易為場北為背果為裸南為隔祭  
為燎忽為聰亞為惡及聖隊為墜得為侮凡為况畢  
為澤喜為部財為爵夫為咲之類今漢碑存者多有  
其文不能悉載

書論

晉衛恒隼子也父子皆有書名恒善草隸書為四體  
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  
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典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  
字有六義馬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  
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

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  
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  
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  
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  
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  
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  
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  
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

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  
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  
汲冢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  
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  
王妙恒竊悅之故竭思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  
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  
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  
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  
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

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  
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  
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地而上布星離離以舒  
光木卉萃尊以垂穎山嶽我差而連岡蟲跂跂以若  
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  
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簡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  
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  
森爾下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逸  
逸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酥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

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  
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  
乃其曾玄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宜昔周宣王  
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  
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  
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蓋之罷  
不合秦文者斯作荅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  
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  
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

隸卷小乘八卷二十七

十九

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  
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卿  
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  
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書  
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  
豐較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  
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  
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謬篆所以摹印也六  
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又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

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  
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  
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  
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而補侍中魏氏寶  
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  
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  
皇頡術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  
神或窺文鉞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頗若  
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糾 初波振擊鷹時鳥震

隸卷小乘八卷二十七

二十

延頸有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  
連似水露綠絲窠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香  
邪趣不方不員若行若飛跋跋翺翺遠而望之象鴻  
鶴羣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揮不  
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視其卻問敷  
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翰翰處篇藉之首曰衆  
斌斌其可觀摘華艷于純素爲學藝之範先喜文德  
之弘懿愷作者之莫刑思字體之類仰舉大畧而論  
旃秦既用篆奏事煩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

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附梁鶴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附鶴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鶴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鶴鶴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雒陽令而以

卷之二

二十七

象有度煥若星陳爵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蜚蜚膠戾或長邪角趨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簾設張庭燎飛烟嶄巖巖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等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觀將秘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旌

卷之二

二十七



巧自與衆頗感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  
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  
英之得其法也崔瓌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顛  
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興藉彌繁時之多  
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  
剛草書之法益又簡畧應時論指川於卒迫兼功并  
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  
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  
跼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踟躕點點狀似

崔浩小乘八卷二十七

二十三

連珠絕而不離奮怒佛尊放逸生奇或凌遠端標  
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蝴蝶搗枝絕筆收勢餘疑  
結若杜伯捷毒綠蠟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  
望之隴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激  
要妙臨時從宜畧舉大較髣髴若斯又索靖作草書  
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生書契是為  
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啟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  
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屢益草書之為狀也  
若銀鈎漂若鸞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虺蟻

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欵奮爨而桓桓及其逸遊盼  
鸞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穴隆揚其波芝  
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距于山嶽  
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  
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窮燒廉苦隨體散布紛擾  
撥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殺飛  
颺相奔起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窟張設牙距  
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傲儻而不  
羣或若自簡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

崔浩小乘八卷二十七

二十四

精發駭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  
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  
放乎南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  
信奇妙之煥爛體礫落而壯麗安光潤以聚衆命  
度運其指使伯英廻其腕著絕勢於純素垂百世  
殊觀前齊正僧虔善書高帝示僧虔古述十一卷  
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吳大  
帝景帝歸命侯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  
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

撰能書人名一卷又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真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為最也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亾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驟駁駁恒欲度驛驪前庚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庚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

卷之小乘 卷二十七 二十五

幾欲亂真張芝索靖草誕鍾會二術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惟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右軍郵嘉賓草亞于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不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子敬書楷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觀校于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有筆力規規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授于敬故當在欣後范華與潘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為復小有意耳潘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始當不減筆力根弱謝綜書其舅云繁生起是得實也恨少雖好謝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負道力書亞丘道護庚所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又著書賦傳于地王儉敘甚工晉書唐太宗王逸少制曰書契之興肇為注乎中古絕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展點

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粗美一時亦為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取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屨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

卷之小乘 卷二十七 二十六

若繁春蚓字字如縮秋蛇臥王蒙于紙中坐徐體筆下雖禿干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殺之皮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溢名耶此數子者皆舉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狂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風蕭龍蟠勢如斜而反正觀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數書雖議論不一宗旨殊科然書法源委咸備于斯錄之

草書

張伯英下筆必為楷則號勿勿不取草書北齊趙仲  
將見妻子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草書善草隸雖  
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則似  
相輕忽若當家卑幼又恐疑其所宜爾是以必須隸  
筆唐席豫性尤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  
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  
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况巨邪知英匆匆不暇  
固即此意耳非真謂草書難工於正書也今世士人

卷八 卷二十七

非至親雖不輒作草而正書多使隸代之遂令往來  
之間不睹手書亦緣平時好逸不嫻楷正故也趙爽  
敏日作萬字雖百函俱發當不為勞

閣帖

世傳淳化閣帖刻以棗木板用奚廷珪墨榻以澄心  
堂紙石林燕語太宗留意字書嘗出內府及士大夫  
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于秘閣謂之  
閣帖中間晉宋帖多出王貽永家貽永祁公之子裁  
名書畫最多真蹟今猶有為李駉馬昭家所得者實

為奇蹟而當時摹勒出待詔手筆多疑滯間亦有偽

本如李斯書乃李陽冰王密德政碑石本也石後禁  
中被火焚終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于家為絳本  
慶曆間趙遂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勒于州解  
潭本為絳本以五代近人書潭本差能得其行筆  
意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于木板無甚精彩則  
閣帖原自石刻其刻于木自元祐始也今云榻本有  
銀錠紋及相合之處皆有銀鈎蹟者乃為真本不知  
當何所據

卷八 卷二十七

希白帖

楊用修引東坡跋希白作字有江左風味故長沙帖  
比淳化為勝乃知潭帖過閣帖也希白即錢易王元  
美云希白乃潭州僧希白耳書家謂其有筆意而無  
索廻縹渺之勢楊以幼安為管寧以希白為錢易某  
孟浪如此按陳易曾云希白模刻潭帖風韻和雅血  
肉停勻形勢俱顯頗乏峭健之氣蓋淳化之子也希  
白慶曆間僧而宋王魯齋淳化帖記云絳帖詮次不  
同劉希白長沙帖字行疎密亦異陳王本病於無精

二十八

神臨江本病於瘦弱皆不足比肩閣本則希白蓋劉  
姓者耶一云慶曆年丞相劉公沆帥潭日命惠照夫  
師希白模刻增霜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等帖則希  
白蓋稱惠照其姓劉或以劉相之誤也或云希白別  
號寶月宋秦子明於長沙模刻寶月帖載入黔江之  
紹聖院是為黔江帖此足徵僧名希白者也丹鉛續  
錄又云秦子明涪州人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  
卷載入黔中壁之紹聖院寶月帖又在隋開皇帖南  
唐昇元帖之前比之金簿匪紙銀錠痕者優劣當  
懸矣則寶月其來甚遠非慶曆間僧可知容齋四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鑄最為善本香齋  
程欽之待制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僧耳移在  
浦得觀其藏帖各題其末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  
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  
不察爭訪閣本誤矣此帖今藏予家高宗翰墨志云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三本絳本已少唯潭帖為勝  
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于字畫得佳處故於王  
王帖尤遠若臨江則失真遠矣則潭帖元屬錢易以

卷八 卷二十七

三九

為僧希白者陳易曾之誤耳楊用修所引本自無誤  
元美以為孟浪似屬不考蓋希白之為易為僧自有  
二人宋史亦載錢易字希白是越王綜之子善尋尺  
大書行草所著書有金閨瀛洲齋制集一百五十卷  
青雲總錄青雲新錄南部新書洞微考一百五十卷  
密棧道藏姓著殺生戒又聯車志南宋文帝玄孫為  
僧入唐貞元間幾三百歲名惠照亦劉姓與希白姓  
名同然亦未言其為寶月也青箱雜記張益公離蜀  
以一幅書授僧希白上題須十年始開後公薨時果  
十年啓之乃公真子一幅自贊其上則蜀僧亦游  
希白者且與潭僧同時豈即一人耶又圖繪寶鑑  
僧希白善花卉蓋南宋時人索靖字幼安所著草書  
狀有婉若銀鈞之語楊以幼安銀鈞之敏為管寧真  
誤也

卷八 卷二十七

三一

緇黃字學

唐玄宗不喜古文字命衛包易以今文而古文遂絕  
此語俗相仍讀書者有不識字之譏今所存者尚有  
說文字原字林等書而許呂之學不傳緇黃之家返

有究心於茲者太一山僧雲勝註字林五卷唐釋惠  
力撰象文玉篇二十卷道士趙利正撰玉篇解疑三  
十卷吳興道士張有撰復古編二卷有幼喜小篆年  
六十成此書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爲正其點畫之微  
轉側縱橫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李陽  
冰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林中書樞母魏國  
夫人墓道伴有書之魏字從山據以爲非有曰世俗  
以不從山者爲魏非也二字皆當從山一字二音耳  
說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其精博如此契丹僧

桂卷小夫八卷二二二

三十一

行均撰龍龕手鏡三卷凡三萬六千四百五十一字  
十六萬三千一百餘字僧智光爲之京釋夢英撰  
源一卷英通篆籀之學書偏傍五百三十九字郭忠  
恕云按說文字原惟有五百四十部今日錄妄有異  
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簡點偏旁少品盛  
至龜弘五字故知林氏虛誕後進夢英因此書正遠  
惟陽僧肇撰韻總五篇豈永未所謂儒者之學遠且  
大而川功多莫肯舍其所事而盡心乎此其有精者  
則往往不能乎其它者耶又僧工書者隋智永唐辨

才懷素亞栖夢龜懷仁行敦齊已高閑晉光景雲貫  
休文楚靈諫善八分曇林元雅宋法暉恭參婦人善  
書者自衛夫人而下晉郗愔妻傅氏王洽妻荀氏王  
凝之妻謝道韞獻之女安倍皇后王珣妻江氏唐后  
武氏成都倡薛濤俱見宣和書譜并附之

### 畫龍

唐宋遺史載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求貨或得之  
將練以爲服忽釜中雲蒸起見二龍騰躍穿壁去與  
僧繇畫龍事同葉公喜畫龍而不喜真龍安見畫龍  
之非真龍也梁僧繇畫安樂寺龍點睛乘雲去唐  
道玄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欲大雨卽生烟霧馮  
正畫龍池殿風雲隨筆見白龍自波際乘雲氣而上  
廉廣于下邳縣畫一龍筆纒絕雲蒸霧起畫龍忽騰  
雲而上此皆以畫爲真矣

### 文敘

畫家敘法董源麻皮敘范寬兩點敘李將軍小斧斨  
敘李唐大斧斨敘巨然短筆麻敘江貫道泥裏拔釘  
敘夏圭米元暉拖泥帶水敘按說文敘細起皮也陸

桂卷小夫八卷二二二

三十一

放翁筆記云絨不知何物引楊朴之詩數箇胡絨徹  
骨乾一壺村酒膠牙酸又南楚新聞一牒瓊根數十  
絨盤中猶自有紅鱗想餅餌之屬不知胡絨乃牛領  
下垂皮鹽根羊肉數十絨益其細皮也又呂氏春秋  
陳有醜人名敦洽麗眉權穎皮膚絨黑陳疾悅之南  
史梁武帝冬月四更竟即勅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  
爲絨裂

槎卷小乘卷之二十七 終

槎卷小乘八卷二十七

三十三

槎菴小乘卷之二十八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閨壺類

二女

山海經載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間  
出入必以飄風暴雨始皇本紀所謂堯女舜妻者也  
十二卷又云舜妻癸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  
女之靈能照此方百里則娥皇女英為湘夫人而舜  
亦有二女為河神矣又唐李綽尚書故實云張文規

差卷小乘卷二十八

收弘農日捕獲伐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問官  
公因屏吏獨問對曰某以他事贖死盧氏縣南山堯  
女塚近亦曾為久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益人亦不能  
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按驗即  
塚果有開處旋獲其盜考訊與前通無異及奉引其  
徒稱皆在商州冶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滕公致  
書皆怒而不遺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人京師貴人  
家矣公前歲自京徒步東出過盧氏復問邑中具如  
所說然史傳及地理書竝不載此塚且堯女舜妃也

死於湘嶺今所謂者皆傳說之妄不足據又前書地

理志陳倉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盲塚祠大戴禮

帝繫篇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媿氏檀弓舜葬

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則堯女豈不止于皇

英而舜妃亦非止于二女耶一云女媿即女英路史

云舜元妃娥皇盲無子次妃女英生子二人三妃登

比生女二人庶媵生子九人登比即癸比皇字亦作

媿亦作黃英亦作瑩娥皇盲與地理志合

申生母

差卷小乘卷二十八

史記晉世家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為秦穆  
人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按左氏傳晉獻公娶於  
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齊姜是武  
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為桓女號射惠公  
之舅狐偃文公之舅二母不得為姊妹史記疑誤

西施

吳越春秋越王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且飾  
以羅毅教以容步習於土城障于都巷三年學服而  
獻於吳王子年拾遺記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名

夷光一名修明以貢于吳則西施因名夷光也本施  
姓以居在西因曰西施然孟子直曰西子國策云毛  
庸先施枚乘七發云使先施陽文嫵服而御則西施  
又為先施以先西字同母相傳之訛似乎以西為姓  
東坡云儂家舊姓西似非誤耳吳西施未知所終  
杜牧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鴨夷宋之間一朝還  
舊都靚粧尋若耶墨子云西施之沉其美也竟無所  
據吳越春秋吳西子被殺今紹興府城外有西施

卷之八 卷之二十人

墓理或近之孟子注疏引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  
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  
先輸金錢一文今史記無此語管子小稱篇毛牆西  
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怒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管子  
先越王二百餘年豈古人曾有此名而越女因之哉  
管子為厲書耶西施逐鴟夷事野客叢書菘林伐木  
藝苑危言陳氏正楊胡氏學山辨之甚悉不具載大  
平廣記三百二十六卷載梁天監十一年七月沛國  
劉導與同志李士烟在京口解后二女一為西施一  
為夷光中云夷光是越王之女與施同貢於吳事雖

淫褻不足述然亦足徵其為二人不得以西施名夷  
光也一云鄭旦即西施名又越絕書勾踐入臣于吳  
夫人道中產一女於亭中後勝吳名亭曰女陽更統  
李為女兒鄉陸廣微吳地記以為范蠡西施事誤漢  
書南越傳轅終古封語兒鄉戾注語字或作御亦作  
禦今名語溪又未必以女兒也西施實生于吾蕭今  
蕭山有苧蘿鄉後漢書會稽餘暨即蕭山注西施之  
所出以為諸暨者誤

李夫人

卷之八 卷之二十八

前書外戚傳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  
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帳  
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覺  
就視上愈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  
偏何嫵嫵其來遲今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  
作賦以悼夫人于寶樓神記作是耶非耶立而望之  
偏嫵嫵何冉冉其來遲史記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  
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龜鬼之貌云不言是李  
夫人及作詩賦事拾遺記李夫人死武帝欲見之詔



董仲君與語可得見否仲君曰黑河之北有對野之  
都出青石輕如毛羽寒日則溫夏日則冷刻以爲人  
能神語帝爲致之乃刺作李夫人形置紗幕中婉若  
生帝大悅不得近事又與少翁異南宋孝武殷淑儀  
夢帝常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視屍如此  
積日形色不異都下時有巫者說帝言貴妃可致帝  
大喜令召之有少頃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  
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帝尤哽恨於是擬  
李夫人賦以寄意焉此術今亦有爲之者蓋以他鬼

卷二十八

五

目死者形非真寘也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入能  
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  
曰願令我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  
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恨恨不能  
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爲戶所閉掣絕而去歲餘此人  
死家墓之閒見婦人蓋下有衣裾是則真能致死人  
矣

王昭君

前書匈奴傳呼韓邪來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

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惟喜止  
書願保塞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  
爲右日逐王呼韓邪死太閼氏子雕陶莫皋立爲後  
株案單于復妻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爲須卜居次小  
女爲當于居次王莽秉政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  
於前迺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  
后所以賞賜之甚厚後書南匈奴傳初單于右谷蠡  
王伊屠智牙師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卽是單于儲  
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智牙師智牙師者王昭君之  
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  
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  
官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  
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  
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  
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  
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爲  
後單于閼氏焉此見智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  
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

卷二十八

六

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  
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  
官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  
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  
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  
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  
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爲  
後單于閼氏焉此見智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  
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

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濶單于疑之比者呼韓邪  
單于之孫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西京雜記元帝  
後官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  
皆重賂畫工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人朝求美  
人為闕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為第一  
帝悔之而召籍已定重失信於外國不復更人乃窮  
按其事畫工皆棄市時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工為人  
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竝  
工為牛馬飛鳥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馮望尤  
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前書云嬙字嬙  
後書云昭君字嬙前書云生一男後書云生二子前  
書無請掖庭令求行事畫工事西京雜記不知又何  
所本一云呼韓邪死昭君謂復株累單于曰為漢耶  
為胡耶復株累單于曰為胡耳昭君遂投河死至今  
傳青塚云

### 太史公妻

唐初河南故漢太史司馬公侍妾隨清娛墓志銘永  
徽二年九月予朔同州夜靜坐於西廳若有若無猶

夢猶醒見一女子高髻盛妝泣謂余曰妾漢太史司  
馬遷之侍妾也趙之平原人姓隨名清娛年十七事  
遷因遷周遊名山攜妾於此會遷有事去京妾僑居  
於同後遷故妾亦憂傷尋故瘞於長樂亭之西天帝  
問妾未盡天年遂司此土代異時移誰為我知血食  
何所君亦將主其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銘墓以  
垂不朽余感寤銘之銘曰嗟爾淑女不世之姿事彼  
君子弗終厥志百千億年血食於斯褚遂良撰文并  
書太史公未聞有子其有妾不見它書而見於河南  
夢中亦甚可怪太史公自敘壯遊似非以家累自  
者漫錄之以廣異聞

### 賢女

王莽女為平帝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莽欲嫁  
堅志不從及莽敗曰何面自見漢家自投火中死  
操女為獻帝后丕篡遣使求璽后怒不與如此  
輩乃呼使者親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  
不祚爾楊堅女為周宣帝后知父有異圖形於言  
及篡位憤甚堅欲奪其志不從乃止肆丹女為吳

子璉妃昇既篡位封為永興公主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以此四賢女乃生篡賊之家又東漢荀爽女采適河南陰瑜瑜卒采年十九後同郡郭奕喪偶爽以采許之因詐病篤召采歸愆刃自誓爽令傅婢奪刃扶抱載之既到勅左右辦浴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屍歸陰氏遂以衣帶自經焉爽晚年應董卓之召取位卿相晉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愍懷太子妃劉曜陷維以惠風賜其將喬勵將妻之惠風伏劍大罵而死莽操堅昇篡

卷之八十八 卷之二 一人

九

叔先雄

漢孝女曹娥唐孝女饒娥一以邯鄲淳文顯一以柳子厚文顯然列女傳又載孝女叔先雄者特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鬘以繫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于江上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像其形焉華陽國志載此事與傳異永建元年符縣長趙祉遣吏先泥和拜檄巴蜀符過成瑤灘死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遇雨分金珠作二錦囊繫兒頸下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女絡乃云云太守遣戶曹掾為立碑人為語曰符有先絡樊道張帛蓋樊道黃帛為張貞妻亦沈身求貞則先雄又名絡矣先絡較之曹饒不甚著而張帛益泯焉無聞又渝州圖經渝州城灘在州西南三十里江津縣東北沿流八十里岷江水中波浪沸騰多覆舟也

卷之八十八 卷之二 一人

患古老傳昔有仙居和來為巴州刺史過此灘舟敗  
溺水死和女與兄鬪行女有兩兄方稚尚乃分金珠  
作二錦囊置兒頸然後乘舟至父沒處叫聲投水凡  
六日與兄夢云二十一日與父俱出兄令人守之至  
期果山今碑在城灘側事與先雄正合而名殊豈傳  
者之誤耶

蔡中郎女

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衛  
上黨太守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之女也生后

卷八十八 卷二一人

十一

及太傅祐術前妻孔融女生發初發與祐同母兄亦  
俱得病祐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  
竟成可謂賢母矣後漢列女傳載董祀妻瑛而不及  
衛妻何耶傳云瑛前嫁為衛仲道妻因亂沒入虜曹  
操素與邑善痛其無嗣乃遣使從虜贖瑛歸重嫁董  
祀晉書羊祜傳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具  
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邑三百戶則中郎又未嘗無  
後此必後書之誤

伏女韋母

漢書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必有聞伏生治之

欲召之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

故黽錯往受之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

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

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界以其意屬讀

而已晉書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

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

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

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

卷八十八 卷二十八

十二

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

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

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

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

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符

為太常堅嘗幸太學問博士經典乃制禮樂遺闕時

博士盧壹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

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

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

關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宜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李氏宋母焉二女人皆有功於經學伏事人能言之韋事鮮有知者讀尚書周禮者亦當知所自云

韓岳二夫人

宋史韓世忠傳世忠引兵趨鎮江屯焦山兀木至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袍鼓金兵終不得渡癸辛雜志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軍

卷二十八

十一

立硬寨於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獨親將選精銳具餼糧潛為策應之備未幾飛兵還即入教場呼問曰汝欲何為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勇之士以為策應飛曰吾命汝堅守天不能移地不能動今不得吾命擅自動搖是無律也立命責短狀將所哀吐實謂此非某所自為蓋夫人曾有命耳飛怒竟斬之是韓岳二夫人皆知兵皆在軍中更可異也

韓氏女

俗傳秦少游為東坡妹婿大謬東坡有女弟適柳子玉亦能詩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妹曾子宣內也有詞行世或以為東坡女弟者亦非

包總妻

宋史列女傳包總妻崔氏總樞密副史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使左右嘗其心崔遂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復執泔滌之事幸矣况敢汚家乎生為包婦死為包鬼誓無他也其後稚兒亦卒母呂欲奪其志崔以死自

卷二十八

十四

誓送母歸荆州卒還包氏及拯本傳則云拯初有名總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嘗由其妻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撫其母使謹視之後取廢婦名曰緹則崔非惟守節且能立孤此男子所難者可謂奇矣第以閩羅包老笑比河清而不免綠衣之寵何耶豈天不欲絕正人開此一隙而竟不得視窺以終身也又拯為御史中丞諫仁宗立太子曰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孝肅以六十四卒何以曰七十此時云無子則緹尚未歸也孝肅嘗著家訓曰後

世子孫仕官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此言在繼既歸之後抑在繼未亡之前耶并記於崔事後

蘓小小

蘓小小錢塘妓也墓在西陵所謂妾乘油壁車臨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者也西陵在錢塘江滸今吾鄉西興是也一云在西湖西陵橋時今有蘓小小墓云又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志云晉歌丸蘓小小墓徐凝寒食詩云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

墓卷小乘

卷二十八

十五

拜掃歸只有縣前蘓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

李清照

李氏清照提點刑獄京東格非之女適趙清獻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精工文藝尤賞識古玩明誠物故李改適非類自敘有猥以桑榆之晚景配此狙獍之下才瞿宗吉有詩云清獻名家厄運乖羞將晚景對非才或云易安渡江時尋訪書畫至數十餘車皆爭勝御府清獻以一琴一雀之家那得有此當是趙挺之挺之附會蔡京宜其僥富乃爾挺之亦得謚清

獻宗吉誤以為閔道也按挺之字正夫諸城人哲宗

時為監察御史除給事中使遼遼主嘗稱疾不親晏使近臣即館享客挺之始爭正其禮還遷吏部尚書左丞時蔡京為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累陳京奸惡且請去位避之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見帝默思咎徵悉除京諸蠹法罷京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為僕射卒贈清獻則挺之亦非真附京者明誠原挺之子宗吉以為名家厄運非誤

墓卷小乘

卷二十八

十六

河東師子

陳季常妻柳氏奇妬東坡有河東師子之謔按朝野僉載云唐初兵部尚書任瓊勅賜宮女二人皆國色瓊妻柳氏妬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官貴金瓶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瓊三品合置姬媵用後不妬不須飲若妬即飲柳氏拜勅訖曰妾與瓊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今多內嬖誠不如成遂飲盡然非妬也既睡醒帝謂瓊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子其奈河則河東善妬其來已久非始自

季常也又國史異纂載房玄齡夫人盧氏正與環同  
按唐列女傳房玄齡妻盧氏其世玄齡微時病且死  
訣曰吾病非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  
中剔一曰示玄齡及玄齡愈禮之終身不載其善茹  
事南史王藻傳云藻尚臨川公主別愛左右人吳崇  
祖主讒之廢帝下獄死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  
疾之湖熟令袁洎妻以妬賜成使近臣虞通之撰妬  
婦記劉休傳云明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勞彥遠以  
善棋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治之遂賜藥殺  
范卷小乘卷二十八 十七

梁山伯祝英臺

俗傳梁山伯祝英臺事不知所出寧波府志府城西

有義婦墓云梁祝二人少同學梁不知祝乃女子後  
梁為鄞令卒葬此祝氏弔墓下墓裂而殞遂同塋謝  
安奏封義婦塚則事當在東晉時而宜興縣志有祝  
英臺宅山東膠州志州南百里許有祝英臺墓今上  
虞亦有梁山伯墓或傳者之誤耳

貂蟬

傳奇呂布貂蟬事無可考三國志注呂布攻劉備於  
沛備走曹操與備進屠彭城至下邳布敗欲降陳宮  
曰操遠來勢不能久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官將餘眾  
范卷小乘卷二十八 一八

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官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  
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日操食盡可破也布然之布妻  
謂布曰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將軍厚公  
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城遠出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  
軍妻哉布乃止此豈所謂貂蟬者耶布竟以此被擒  
則亾布者妻也淮安志邳州有梳妝臺在古下邳城  
甲相傳呂布寵姬貂蟬梳粧于此遺址尚存貂蟬之  
名僅見於此則傳奇之言未為無本但其為妻與姬  
侍未可知耳

女公子

春秋諸侯之子曰公子後世因以為稱然未聞有稱  
婿女者莊三十年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村云子  
般妹則魯莊公女也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  
田於衛且復致公婿池之封杜云公婿池晉靈公女  
婿桓三年凡國嫁女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  
則下卿送之杜云公子公女則竟得稱公子矣

女子稱男

淫樂經云一切男女若具四法則名丈夫何等為四  
卷末小美八卷二十八 十七

一近善知識二能聽法三思維四如說修行若男若  
女具是四法則名丈夫若有男子無此四法則不得  
稱丈夫也知女子亦可稱丈夫毛詩燕燕篇仲氏任  
只注仲戴媽字也禮男女異長注各自為伯季則女  
人亦得有字後世女人稱居士者宋趙明誠妻李氏  
稱易安居士黃狀元由夫人胡氏善琴書繪畫稱惠  
齋居士見國繪寶鑑黃公餘母少聰穎能為文章詩  
詞甚富稱冲虛居士見張世南宦游紀聞金掌泰月  
女宦王氏稱大明居士見金瓶經王本紀贊稱大師

者萊州尼直普稱廣慈臨覺大師載熙寧實錄稱先  
生者唐宋若照見唐詩紀事南唐女冠耿氏稱比丘  
先生見南唐近事秦檜妻王氏自稱冲真先生見陸  
務觀王佐墓志稱道人者宋范珣之女稱空室道人  
建寧祖氏稱覺庵道人見傳燈錄又東漢呂母稱將  
軍晉王獻女稱貞烈將軍魏元艾妻稱侍中北齊陸  
令萱亦稱侍中孔貴嬪稱學士宋氏五女皆稱學士  
南唐盧文進女亦號女學士薛濤稱較書尚系女名  
至唐武氏之稱則天皇帝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  
之稱笈准皇帝壽王妃楊氏之為道士號太真宋  
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漢初許負之  
鳴離亭侯蕭何夫人之封鄴侯高祖兄伯妻之封  
安侯呂后林呂須之封林光侯呂至漢末蘭之為  
雲云木蘭屠場帝時人代父從軍其還女服楊帝飲  
納之殺宮廷自畫追贈孝烈將軍本姓魏氏亳州  
人也身黃崇報之為司戶參軍五代末賊帥白項鳩  
之為懷化將軍宋林妙玉之為進士則實為之非稱  
稱矣又晉烈女傳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為襄城



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于故吏平南將

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逾

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

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

訪請援仍結為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

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南齊書崔會景傳

先有東陽女子妻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棋解文

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發明帝驛令還

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嘆曰如此伎還為老嫗豈不

惜哉唐小說載三原縣南薰橋店有孟嫗者自云吾

年二十六嫁與張營為妻營為汾陽所任常在左右

吾與營貌酷類營卒汾陽傷之吾偽衣丈夫衣冠稱

營弟請事汾陽令替關如此一十五年汾陽之薨吾

年已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乳獨嫁此

店潘老邇來復誕二子曰澁曰渠貞元末百餘歲卒

國初武定府地法叔妻商勝高祖授武定府知府今

勅書見存近天啓元年土司秦氏名良玉以解成都

婦人稱頓首

今婦人皆書欽祗不書頓首又稱某門某氏不宗夫

名曹孟德卞夫人與楊太尉袁夫人書稱卞頓首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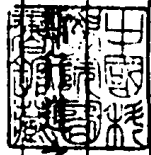
稱卞及袁夫人答書稱彪袁氏頓首頓首益上達下

則不宗夫名自下達上則宗夫名今一槩不書名非

禮也頓首則男女通稱不足為怪已

槎菴小乘卷之二十八 終

槎菴小乘卷之二十八 終



藝術類

六藝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  
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御鳴和鸞  
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  
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  
輸贏不足旁要漢時又有重差句股二篇蓋重差即

差末八差八乘二一九

舊數差分去舊數旁要而以句股替之即今之九章  
也馬融千寶等又云今有夕餘各為二篇今未見所  
出

算

夢溪筆談求積尺之法如芻萌芻童方池其谷壅堵  
繁臚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隙積一術古  
法凡算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幕皆方者其法再自  
乘則得之有壅堵謂如土墳者兩邊殺兩頭齊其法  
并上下廣折半以為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為

勾以上廣減下廣餘者為股勾股乘弦以為斜高有

芻童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

以上廣乘之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并二位

法以高乘之六而二隙積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基

層壇及酒積壘之類雖以覆斗四面皆殺緣有剝缺

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予思而得

之用芻童法為上行下行別列下廣以上廣減之餘

者以高乘之六而一并入上行假令積壘最上行縱

十二壘行行相次先止以上二行相次卒至十二當

十一行也以芻童法求之倍上行長得四併入下長

差末八差八乘二一九

得十六以上廣乘之得之二十一又倍下長得十六

併入上長得四十六以下廣乘之得三百一十併二

倍重得三百四十四以高乘之得二千七百八十四

重列下廣十二以上廣減之餘十以高乘之得一百

一十併入上行得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

四十九此謂壘數也芻童夫見實方之積隙積求見

合角不盡益履畝之法方圓曲直盡矣未有會圓之

術凡圓田既能折之須使會之復圓古法惟以中破

圓法折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別為折會之術置圓

田徑半之以為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為股

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為勾倍之為割田之

得加入直徑為割田之則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則再割之數也假令有圓田徑十步欲割二步以半徑減去所割二步餘三步為股自乘得九用減弦外有十六開平方除得四步為勾倍之為所割直徑以所割之數二步自乘為四倍之得為入退上一倍為四尺以圓徑除今圓徑十尺是盈數無可除只再用四尺加入直徑為所割之弧凡得圓徑八步四尺也再割亦依此法如圓徑二十步求弧數則當折半乃所謂以圓徑除之也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志於此

射

列子貝蠅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衛巧過於師紀昌卷八卷二十九

又學於飛衛以微角之弧朔蓬之幹射氣貫心既盡衛之術計天下敵已一人而已乃謀殺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遺一矢飛衛以棘刺之端捍之而無差焉於是二人泣而投弓誓為父子隋未有督君謨者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王靈智學射於君謨以為盡其妙矣欲殺君謨君謨製一小刀箭來輒截之唯有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鏑而笑曰汝學射三年未教汝嚙鏑法此與飛衛事正同飛衛教人

而能庇其身君謨教人而不盡其術固知羿之被殺非不幸也吳越春秋陳音曰神農皇帝作弧矢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傳之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楚琴氏琴氏以弓矢不足以威天下迺橫弓著臂施樞設樞加之以力則弩所自始也逢蒙欲擅藝名而琴氏遂變射術則琴氏之善學又過於蒙矣

射金石

李廣射石沒羽熊渠子射石沒羽王充論衡作養由基後周李遠嘗較獵莎柵見石叢蒲中以為伏虎射卷八卷二十一

而中之鏃入寸餘就視乃石也西夏李繼遷高祖恩忠嘗從兄思恭討黃巢拒賊於渭橋表有鐵雀射之沒羽西京雜記葛洪嘗以射石事問楊雄雄曰至誠則金石為開洪曰昔陳竊入山采薪見墓前石馬謂鹿也斧缺柯折石馬不傷何金石所感偏乎雄無以應之此殆未可以恒理論也

卜錄

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原

田也頌謂繇也兆體六百有六十總之不出兩釋家

驛克之變耳繇謂兆辭當時已有六千六百如春秋

懿氏卜妻敬仲口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

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於

京術卜禦寇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晉獻

公卜驪姬曰專之掄攘公之掄一薰一蕕十年猶有

臭魯桓公卜成季曰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亳社

為公室輔季氏則魯不昌趙簡子卜救鄭曰是謂

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先儒以為或是

舊辭或是新造未必盡出于二百之中然惟左氏有

之漢文代來之卜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

與春秋繇辭不異自此而後三兆之法既廢繇亦不

傳所謂三千六百者不可復覩矣按趙鞅之卜曰遇

水適火則兆亦似有之遇如易之貞晦曰是謂沈陽

則兆亦似有名象如易之乾坤且繇辭古典不殊象

彖深足仰尚恨無焦氏為補其亡者晉郭璞撰自序

所卜事謂之辭林其語皆酌南史柳世隆柳惲皆有

龜書二卷今亦未見

筮繇

左襄九年穆姜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

之隨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一曰歸藏一

曰周易雜用為占周易之爻惟有九六連山歸藏皆

以七八為占故曰遇艮之八也後史疑占為不利更

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耳二易已亡後作者皆贗書

不可信僖十五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

之睽此用周易也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盍也女承筐

亦無貺也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

莊襄八年八卷二一九 六

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羸敗姬車說其輶火

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孤姪

其從姑六年其遁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成於

齊梁之墟以新意雜易爻辭錯綜成文稍以變矣及

韓之戰秦伯命卜徒父筮之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

之餘獲其雄狐鄆陵之戰晉侯筮之遇復曰南國蹇

射其元王中厥目不知其辭當何所本筮不言之或

是連山歸藏七八之占也或當是卜筮之書更有此

類占者據而言耳辭與卜繇甚類周禮太卜經兆之

法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則卜筮皆有頌辭今皆不可得見惜哉

著龜

劉向云著之言著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神卜筮實問於神明著龜能傳神命以告人天子之龜尺有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天子之著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龜陰也故其數偶著陽也故其數奇凡國有大事著卜竝用皆先筮後卜小事則無卜唯著龜有八命一日征二日象三日與四日謀五日果六日至七日兩八日瘳著有九名一日更二日咸三日或四日月五日易六日比七日祠八日參九日旅按春秋卜郊又云常祀不卜是大事用卜小事用筮也晉侯納襄王卜得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更欲筮之又晉趙鞅救鄭亦卜而後筮洪範云龜從筮從龜須在先則與先筮後卜之說不合然周禮云筮凶則止不卜而洪範又云筮逆龜從則又當以筮為先也至於筮短龜長杜氏以為物生而後有象象

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易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又云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禮云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是著與龜未可優劣當時晉太史欲止公之意遂託於筮短以堅其從龜云耳一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著龜若三筮竝凶則止而不卜若一吉一凶猶得卜之洪範所謂筮逆龜從也其大夫則大事卜小事筮大事則葬地葬日為事之大則卜故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是也其小事用筮少牢常祀筮日是也士亦然表記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註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是知大事用卜小事用筮不特大夫士天子亦然矣一云著短龜長者龜知一二三四之生數為知大筮知七八九十之來數為知未又易與六經竝列龜之繇辭若讖緯圖書不見不可測識故為長短馬融曰龜史長筮史短此論為近

占卜

占卜不止以著龜也有以瓦卜者有以雞卜者有以

草卜者有以竹卜者有以針卜者有以薺花卜者有  
聽聲卜者有以杓聽人語卜者亦云響卜嶺南人有  
疾以虱卜之向身爲吉背身爲凶見酉陽雜俎東女  
國以十一月爲正至十月令巫者齋酒肴詣山中散  
糟麥於空大呼呪鳥俄傾有鳥如雉飛入巫者懷中  
剖視之中有穀米歲登有霜雪則多災見青箱雜記  
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厮乩以艾灼羊髀  
骨視其兆謂之灰跋焦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  
粟則自搖其首乃殺視其五臟謂之生跋焦見夢溪  
筆談卷八 卷二十一

藥賜成則恭亦可卜也近有靈恭經云是郭璞著或  
其遺法又田螺占吉凶法用兵之夜將帥齋戒禱旗  
纛之神稽首北斗用新盆一面中心界斷分左右左  
爲軍營右爲賊營用田螺兩箇一箇寫軍將一箇寫  
賊人放田螺在水盆中水用一寸深天明便見吉凶  
放田螺之時望北斗叩頭誠心頂禮自然感應咒曰  
田螺舞田螺舞知風知雨賊人若來入我營所急急  
如律令田螺索田螺索風雨不著賊人不來各守營  
寨急急如律令呪了再拜而退天明看之若賊螺入  
軍營不得地軍螺入賊營其賊大敗我軍大勝兩不  
動無鬪守之

巧思

世傳指南車欵器出自周公木牛流馬造于諸葛其  
製機精巧非後人所可望宋武帝平關中得姚興指  
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齊高帝  
輔政使祖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馬均  
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驕者亦云能造指南  
車高帝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較試而頗

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欵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欵器獻之與周廟不異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傍人力又以何承天曆法尚疎更造新法造千里船於新亭試之日行百餘里又持善筭注九章造綴術數十篇如此則冲之之巧遠追古人後世指南車及木牛流馬之法尚存而造者竟不能行與人規矩者不能與人巧信矣

說醫

卷之八 卷二十一

十一

近世庸醫絕不解脉竝不諳藥理俱隨人說寒便加熱藥說熱便加涼藥說虛說實亦復如是動經數十味爲一服以命中於萬一以人命爲嘗其罪有甚於搏擊者唐許胤宗醫有神効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兎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

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胤宗此論可謂深入理解醫家宗乘也又見庸醫劣態千古而然可爲浩歎故云不服藥爲中醫慎疾者不可不知

辨脈

醫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所係尤重故世子拜醫重之至也切脈之際沉微弦緊之小差投藥之間表裏汗下之小誤則不復有再生之理此世之所通患然亦在所未暇論夫所謂脈者世皆知王叔和之詩訣矣左心小腸肝胆腎右肺大腸脾胃命此五臟六腑

卷之八 卷二十一

十二

一定之位也醫者於一指之間以前半指爲心後半指爲小腸他部皆然而或者以六腑乃五臟之應以輕取重按之間爲五臟六腑之別切脈之法其說有二彼是則此非彼非則此是部位未定况望其不謬於證耶又有大可疑者八派之脈惟以尺脈之常盛與男子相反而脈訣謂反此背看切疑其有說也夫男女形體絕異陰陽殊途也故男生而覆女生而仰男則左旋女則右轉凡陽氣自下而上陰氣自上而下男主施與陰主受男子之命在腎而處五臟六腑

之極下女人之命在乳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上氣形皆異脈傳於氣形之間者也何乃男子之與女人畧不少異耶况背看二字殆必有說既言反此又言背

看必不止於常弱常強之分也及觀褚澄尊生經而前之疑者始以釋然尊生經曰脉分兩手手分三部隔尺寸者命之曰關去肘度尺曰尺關前一寸為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之尺極下男子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尺為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萬物從上而出惟脾為先故尺上之

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為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為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為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為心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為受命之根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為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為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為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為心男子右手尺脉常弱初生微渺之氣也女子右手尺脉常強心火之位也非

男非女之身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不察乎此難與言醫矣

左右證

人身一氣脉也一息往來骨節毛竅何往不達及其感疾左癱者病不及右右換者病不及左五臟六腑一而已矣豈有限界第五臟皆一而腎獨有二左為腎而藏精右為命而藏氣神依氣立故曰神門配壬子之水是以人之精敗者必左癱氣敗者必右換兩腎各有所主故其病亦各有所歸壬子一位也子屬

水而壬屬火左腎配子右腎配壬子水為精壬火為神五臟猶五行也六腑猶六神也甲乙配青龍丙辛配騰蛇蓋坎水納戊離火納己故五行而有六神猶五臟而有六腑壬火子水之說近取諸身理尤明甚人子不可不知醫

晉殷仲堪父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北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學研習積年遂善方技李密母病積年精習經方洞開針藥母疾得除隋許習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誠諸子曰為人子者



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子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甄權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王壽母有疾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李逢吉父顏有痼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母疾與崔河同受醫蕭亮遂窮其術宋高若訥因母病兼通醫書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別臺秘要久不傳述考議訛謬行之世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則人子洵不可不知醫矣然春秋書

許世子弑其君傳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注藥物有毒當出醫非凡人所知謹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疏言人臣子盡心力以事君父如禮記文王世子之為即自足矣如此則舍去藥物已不于知於禮可也是知醫之說蓋為士庶言之至於宮禁之間嫌疑之際不可不慎故聖人嚴書以為萬世戒又樓緩少誦經方本草秘方十萬言淮南王通醫道好黃白之術李謨好醫方皇甫謐自得風痺疾因而學醫習覽經方手不輟卷裴頠多學術善醫經阮佃

游心方技無不通會于本草經方尤所馳尚張華精經方本草蔡謨純尚醫術葛洪撰經效諸方三卷名曰肘後徐文伯篤好醫術羊欣善醫術撰方書數十卷陶弘景性好醫方專於採濟柳惲善醫術盡其精妙孫思邈諄覽經方撰千金等方行于世李聽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帶墻壁俱滿陸宣公在忠州地苦瘴癘為古今集驗方五十篇以示人蘓黃亦然蓋醫以積功養性君子所當究心不獨為人子者宜然耳然為人製方更當重慎萬一有誤為害不小南宋

王微少工醫術弟僧謙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卒遺命薄塋近見世人本草素問目所未見而遽視人疾漫投湯劑草草從事以命為戲聞王微之事可以汗顏矣

藥方用物命

梁桓闔者陶貞白門人也先貞白仙去陶曰某行教脩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去世乎桓後降陶活之室言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毒蟲水蛭

輩為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陶君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十卷以贖其過焉唐孫思邈著千金方有神仙降謂曰君所著方濟人之功已廣矣而以物命為藥害物亦多必為尸解之仙不得白日輕舉矣其後思邈取草木之藥以代蟲水蛭之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龍宮仙方一首行之於世此二事甚相類見蟲蛭雖微皆上帝所珍重即為藥以救人尚不可况其恣睢暴殄視生

卷八卷二十一

十七

命為草菅而欲希冀考壽胡可得也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勅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公家織官紋錦飾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為褻衣裁剪有乖仁恕此豈有聞於貞白之事耶

### 刮骨療創

蜀志關雲長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入骨當破臂刮骨去毒乃除雲長便伸臂令劈時方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割炙飲酒言笑自若隋末高開

道被箭鏃入骨命一工拔之不得開道問之云畏王痛開道斬之更命一醫云我能拔之以一小斧子當刺下瘡際用小棒打入骨一寸以鉗拔之開道飲啗自若賜醫工絹三百匹此其勇當不減雲長今人無有言之者

### 兔缺

今病缺唇者曰兔缺有醫能補之但不得笑語按晉魏詠之生而兔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開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賣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耶仲堪於是處之別室令醫善療之遂閉口不語惟食薄粥百日而差

### 藥別名

天狗人參也天猪首蒲也天牛雌黃也天鼠防風也日精雲母也地髓地黃也道人頭蒼耳也玉女兔絲

子也秋子菜莢也山精木也胡王使者羌活也亦名  
護羌使者國老甘草也假君子牽牛也含九使者花  
椒也九日三官吳茱萸也傅延年菊花也鬼督郵赤  
箭也徐長卿亦名鬼督郵丁翁通草也妬婦黃芩也  
未姑半夏也黃良大黃也玉友躑躅也陳知白何首  
烏也聖丈人白頭翁也亦名胡王使者千金子續斷  
也離婁崗茹也仙人杖枸杞也宛童桑寄生也思仙  
杜仲也時美中時蘿也魏去疾阿魏也骨鯁元君草  
解也野父白頭翁也玉虛飯龍腦龜黑龍衣蟹甲也

差卷小乘八卷二十一

十七

沙田髓菁精也無聲虎大黃也一名將軍草兵巴豆  
也琥珀孫松脂也丑寶牛黃也化米先生神麴也混  
沌螟蛉寄生草也丹山蒐雄黃也青嬰女空青也又  
有本名而以俗名混名沙州根俗名香附子 藟俗  
名荆芥訶黎勒俗名訶子棠毳子俗名山查 實俗  
名鼠粘子羌蔚子俗名益母草鯁傷俗名旱蓮射干  
俗名扁畜紫葳俗名凌霄花又芴薊川產者良稱川  
芴地黃以懷 出者良稱懷生地而今寫懷為淮黃  
藥之藥寫為栢皆可笑又本草有懷香即杜蘅也懷

字亦作懷此又非懷生之類

### 阿魏

阿魏樹名其氣觸物即化為膏液取之者以牛羊繫  
其下騎馬射樹疾馳數里牛羊毛骨俱已化矣惟人  
化者最為奇效不易得酉陽雜俎阿魏出伽闍那國  
即北天竺也其國呼為形虞亦出波斯國其國呼為  
阿虞截樹長八九丈皮青黃二月生葉形似鼠耳無  
茂實斷其枝汁出如飴久乃堅凝拂林國僧言取其  
汁和米豆屑合成阿魏此與近說不同今真者臚氣

差卷小乘八卷二十一

二一

不可近有黃黑二種當是以生物為之非樹汁也  
草阿魏在草部中品之下味辛平無毒主殺諸小蟲  
去臭氣破癥積下惡氣除鬼蠱毒生西番及崑崙磨  
本注苗葉根莖酷似白芷搗根汁日煎作餅者為上  
截根穿暴乾者為次體極腥臭而能止臭亦為奇物  
也今人有煎蒜白為假者宋史于闐國遣僧善名貢  
阿魏子廣輿記土魯番貢阿魏注有草株獨根枝葉  
如葢臭氣逼人人生取其汁熬膏名阿魏則阿魏應是  
草木而以生物為之說近誤

胡桐律

西域傳鄯善國本名樓蘭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  
白草孟康注胡桐似桑而曲師古曰胡桐亦似桐不  
似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山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淚言  
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訛淚爲  
律本草胡桐淚味鹹苦大寒無毒主大毒熱心腹煩  
滿水和服之取吐又主牛馬急黃黑汗水研三二兩  
灌之立差又爲金銀鐸藥鐸卽法俗字也出肅州以  
西平澤及山谷中形似黃礬而堅實其樹高大皮葉  
似白楊青桐桑葦故名西域傳云胡桐似桑而曲  
誤以孟康注爲傳語也圖經云其津液淪入地中與  
大石相著冬月採得之狀如黃礬見水卽消嶺表記  
云出波斯國是胡桐樹脂也宋史高昌國生胡桐樹  
經雨卽生胡桐津則淚之轉爲津相承已久今復說  
爲胡桐律者更誤治齒牙蟲痛太効能軟一切物多  
食令人吐唐本草誤在草部中今正

馬肝石紫米

洞冥記元鼎五年鄧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

養內於玉函中金泥封其上以和九轉丹吞之彌年  
不饑渴以拭白髮者皆黑帝嘗坐羣臣於甘泉殿有  
髮白者以此拭之應手皆黑當時公卿語曰不用作  
方伯唯願拭馬肝石此石酷烈不雜丹砂惟可近髮  
杜陽雜編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碧麥紫米碧麥大於  
中華之麥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令人體輕久  
則可以御風紫米類巨勝炊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  
人髮髮黑顏色不老子年未強而髮已頽白至今  
尠有黑者政須此二物耳撫卷爲之一笑

砭石

南史王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  
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  
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  
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  
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按魯  
語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夾楛矢貫之石  
砭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問于仲尼仲尼曰隼之  
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尚書禹貢礪砥砭石注

若石中矢鐵則荆州亦有若矢不必其肅慎也石既  
可以爲鐵卽可以爲砭古之針石當於是乎取之左  
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疏治病藥分用石本草所云  
鍾乳礬磁石之類多矣與前說異又史記倉公傳齊  
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  
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卽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  
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  
不得數洩急勿服色將發靡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  
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  
中熱卽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卽爲陽石剛齊治也  
據此則藥石之石當從左疏與砭石之石自是不同  
僧孺所引未確且今左氏亦無服氏注

徐氏世醫

語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然世醫實難惟晉徐熙好  
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畱一瓠瓢與之曰  
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  
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  
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

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  
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針之  
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  
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秋夫生道度  
叔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脚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  
小輿入殿爲諸王子療疾無不絕驗位蘭陵太守宋  
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碁范  
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也道度生  
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儻不屈  
意于公卿不以醫自業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稽  
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  
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當  
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惟達者知此可  
崇不達者多以爲深累既鄙之何能不耻之文伯爲  
幼與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  
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卽愈除鄱  
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宮人患  
腰痛率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癥文伯曰此

髮癢以油投之卽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  
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  
出樂游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曰此腹是  
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  
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  
變異請針之立落便瀉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  
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范雲初爲陳武帝屬官武  
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曾徐文伯視之  
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卽時愈政恐二年不復  
老未 八卷八 天二 一 二 三 五

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  
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閑敢有諫者撻之又盡水百  
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  
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  
爾恒發熱冬月猶單裋衫體更肥壯常有嫗人患滯  
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  
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  
之卽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能  
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蛭耳極難療當取人枕煮  
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蛭蟲頭堅如石五  
升病卽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  
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  
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  
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  
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鬼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  
注可差石蛭者久蛭也醫療既瘳蛭中轉堅世間藥  
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  
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魘魘應須邪物以鈞

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于冢間也又春  
月出南籬閑戲聞直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  
更一日不療必死往視見一老妪稱體痛而處處有  
黥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  
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  
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疔疽也文伯弟審字  
成伯入魏顯祖以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  
審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位鴻臚  
卿金鄉縣伯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鬢髮  
不白力未多衰然性甚秘忌不得其意者雖貴為王  
公不為措療雄子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辨魏孝昌  
二年至雒禮遇甚優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  
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雖有外授  
項卽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方術尤妙有人患脚根  
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  
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割得蛤子二大如  
榆葉又有骨為刀子乾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痛  
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觸骸骨長數寸試剖視有文

理故用之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  
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  
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  
卽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  
劑湯疾竟愈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之才弟之範亦  
以醫術見知位太常卿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  
同大將軍之才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  
太子庶子亦醫術知名徐氏自熙以後凡七世祖孫  
父子兄弟皆以醫顯名且爵位通顯其用術之妙又  
遠過和鵠甚可怪也史稱妙理通靈非常所至固其  
精心所會良由隱德致然豈易言哉

### 神藥

南史宋武帝裕伐荻新洲遇大蛇射傷之明日復往  
聞有杵臼聲視之見羣兒擣藥問其故答曰吾王為  
劉寄奴所傷帝曰王神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  
死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返遇金創傳之有驗寄奴  
裕小字也龔慶宣鬼遺方敘云劉涓子於丹陽郊外  
較射忽有一物高二丈許因射而中之走如電激聲

若風雨夜不敢追明日率數十人尋其踪跡至山下見一小兒問曰何往答曰主人昨夜爲劉涓子所射取水以洗瘡因問主人是誰答曰是黃父鬼乃依小兒還未至聞搗藥聲遙見三人一人臥一人閱書一人搗藥卽齊聲叫突而前三人竝走遺一帙癰疽方一曰藥時涓子得之從宋武帝北征有被創者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聖人作事天必助之蓋天以此授武帝也涓子用方爲治于無一失演爲十卷號鬼遺方涓子武帝族弟遵考之父事本同時傳者之

卷八 卷二十一

二十九

誤耳當以南史爲正龔敏云涓子不知何許人未考又宋元秦中青州劉愷射一鹿剖五臟以此草塞之厥然而起愷怪而拔草復倒如此三度愷錄此草種之多主傷折俗呼劉愷草亦曰天名精元秦是宋末年號去武帝不遠而此草亦奇奴之類且亦劉姓可異

### 媚藥

左傳鄭文公有賤妾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

卷八 卷二十一

三十

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搜神記古堙山帝之女灰化爲怪草其葉鬱茂其華黃色其實如兔絲故服怪草者每媚於人馬洞冥記元封五年勅畢國貢細鳥以方尺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聲聞數里人以此鳥候時亦名候日蟲嬪妃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未稍稍自灰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臨海土物志蛸似蝦中食益人顏色有愛媚稽含南方草木狀雀草蔓生其花麴塵色形如飛雀嘴翅尾足無所不備云是媚草上有

甚老蛸爲蝶赤黃色女子歲之謂之媚蝶能致其夫憐愛又紅蝙蝠出瀧州多雙伏蕉花間若獲其一則其一不去南人收爲媚藥太真外傳祿山進媚玉簪管三百事爾雅翼蠶雖常負雄雖風濤終不解謂之蠶媚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如粟者辟寒金以爲服飾可以致媚宮中謠曰不服辟寒金那得若王心不服辟寒金那得若王憐嶺表異錄紅飛鼠有深毛茸茸然唯肉翼淺黑色多雙伏紅蕉間採捕者獲一則其一不去南中婦人買而佩之以爲



媚藥西陽雜俎鸚鵡交時以足勾足鳴鼓翼如鬪狀  
往往墮地俗取其勾足爲媚藥廣異記狐口中右媚  
藥狀如碁子其法以繩縛狐四足以籠罩之用小瓶  
口窄者埋地中令口與地齊置肉炙滿瓶狐愛炙不  
能得垂涎久之乃吐珠而夾帶之大爲人所愛投荒  
錄番禹逢端午有老嫗採山中異草以鬻于富女爲  
媚男藥又鸚巢中有兩小石號鸚枕此日得者更佳  
婦人有抽簪珥價值者南海郡有水蟲名諾龍狀如  
蜥蜴有得者必雙俗傳以雌雄俱置竹中以節問之

宋八卷八卷二二一

三十一

少頃竹節自通又有蜂生橄欖樹上雖有汗泥而類  
木葉抱枝自附須葉落乃得取之南人皆用爲婦人  
惑男子術陳藏器本草砂俘一名倒行拘子蜀人號  
曰俘儻旋乾土爲孔常睡不動取置枕中令夫妻相  
枕武林山生媚草無賴者以銀換之有因其術而男  
女發狂者襄陽耆舊傳襄王遊雲夢一婦人名曰瑤  
姬曰我夏帝之季女也封于巫山之陽臺精靈爲芝  
媚而服焉則與夢期郭璞山海圖讚荷草赤石厥狀  
如管婦人服之練色易顏夏姬是豔取媚三選宋史

淳化三年京師里巷婦人競剪黑花紙圍脣又裝鯉  
魚腮中骨號魚媚子以飾面夫女愛出人物亦可致  
所謂氣類之相感者耶

### 三折肱

俗讀三折肱爲良醫折音食列反爲斷折之義或云  
左定十三年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  
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克疆曰三折肱知爲良  
醫惟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注無  
明訓釋音云折之設反當爲曲折之義蓋不敢輕忽

宋八卷八卷二二一

三十一

投劑曲折無益故知爲良醫按孔叢子梁丘據遇  
毒三旬而瘳齊君會大夫慶之衆賓復獻改療之功  
宰我曰諸夫子意欲復有他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  
宰我以告夫子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  
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方之優  
劣也似以曲折爲義楚辭九章云九折臂而成醫全  
吾今而知其信然則從斷折之解矣又左昭二十  
年張句投矢而下射之折股扶杖而擊之折軫易  
九三月中見味折其右肱注皆音之設反則斷折之

折亦不當作食列音六經凡言折如折手折足之類  
皆之設反無食列反今讀五斗米折腰之折為食列  
反亦誤

桂巷小乘卷之二十九終

本卷八卷八卷二一五

三十一

槎菴小乘卷之三十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驗方類

小說經驗方

癬疥方 東坡志林惠州指揮使姚歡年八十餘髮

髮不白自言年六十歲患癬疥周匝頂踵或教服黃

連遂愈久服故髮不白其法以黃連去鬚酒浸一宿

焙乾為末密圓如梧桐子大空心日早臨臥酒吞二

十粒

卷八 癸 卷三一

烏鬚方 松脂以真定者為良細布袋盛清水一

沸湯煮浮水面者以新竹箎籬採取投新水中水

不出者皆棄不用入生茯苓末不製但削去皮搗

細末拌勻每日早取三錢匕著口中用少熱水攪

仍以指如常法蒸指齒畢更取熱水嚥之仍以

吐如常法能牢牙駐顏烏髭也

風疾方 澠水燕談釋晉明齊州人久止靈巖晚遊

五臺得風疾眉髮俱墮百骸腐潰哀號苦楚人

聞忽有異人教受服長松明不識之復告云長松古

松下取根餌之皮色芫菁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

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蟲毒明採服不旬日

髮復生顏色如故今并代間士人多以長松參甘草

乾山藥為湯殊佳然本草及諸方書並不著獨釋惠

祥作清涼傳始敘之

喉閉方 癸辛雜志喉閉之疾極速而烈前輩傳帳

帶散唯白礬一味然或時不盡驗辛丑歲余侍親自

福建還沿途多此症至有闔家十餘口一夕併命者

有老醫教以用鴨嘴胆礬研細以醃醋灌後試之無

不立効然胆礬難得真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備也

痘瘡方 小兒瘡痘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擾之嘗見

趙賓陽曰或多以酒麵等物發之非也或以消毒飲

升麻湯解之亦非也大要在固臟氣之外任其自然

耳惟本事方檢金散最佳又陳南翁云痘瘡切勿

可多服升麻湯只須以四君子湯加黃芪一味為穩

耳二說皆有理然或有變証則不得不資於藥癸酉

歲兒女皆發痘瘡同僚括蒼陳坡老儒也因言向冬

教三山日其孫方三歲發熱七日瘡出而倒靨色黑

唇口冰冷危証也遍試諸藥皆不效因乞靈於城隍廟以下生歿道經一士門士異其侵晨倉皇因遮扣之遂告以故士曰恰有藥可起此疾奇甚因為經營少許俾服之移時即紅潤如常後求其方甚秘惜之及代歸方以見贖其法用狗蠅七枚狗身上能飛者搗碎和醅酒少許調服蠅夏月極多易得冬日則藏於狗耳中不可不知也既而次女瘡後餘毒上攻遂成內障極可憂遍試諸藥半月不驗後得老醫一方用蛇蛻一具淨洗焙燥又天花粉等分細末之以羊子肝破開入藥在內麻皮縛定用泔水熟煮切食之凡旬餘而愈其後程甥亦用此取效真奇劑也

卷八 卷三十一

三

目疾方 熊膽善辟塵試法以淨水一器塵罩其上投膽少許則凝塵豁開以之治目障醫極驗以少許淨水畧調入水腦一二片或癩痒則加生姜粉些少時以銀筋調點之絕奇赤眼亦可用  
廉瘡方 以淡蓋水淋瘡口泡乾次用局方駐車丸研細極加乳香少許乾糝之無不立效  
產方 避暑錄載杜任作醫準一卷記其平生用藥

之驗云郝質子婦產四日瘳瘳及眼弓背反張與大豆紫陽獨活湯而愈政和間余妻分娩猶在蓐忽作此証頭足反接相去近二尺家人驚駭極力挽之不能直適記所云藥囊有獨活乃急為召醫未至連進三劑遂能直醫至則愈矣更不復用大豆紫陽二方在千金第三卷

中暑方 崇寧己酉歲余為書局時一養僕為馳馬至局中忽仆地氣絕急以五苓大順散交灌之不驗已踰時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

卷八 卷三十一

四

以新水和之濾去滓刺其齒灌之有頃即蘇至暮僕復為御而歸

中菌毒方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類不一有中毒至殺人者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澆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見本草陶隱居注謂之地漿亦治楓樹菌食之笑不止俗謂笑菌居山間不可不知此法  
臍風方 青箱雜記樞密孫公汴生數日患臍風已不救家人乃盛以盤合將棄諸江道遇老嫗曰兒可

活卽與俱歸以艾炷灸臍下遂活

疝氣方 宦遊紀聞錄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官建

康忽得疝疾重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以取葉珠卽薏苡仁

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燥入砂盆內研成膏

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卽消

腰痛方 饒之城中某病腎虛腰痛沙隨先生以其

尊人所傳宋誼叔方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擣羅爲末

無灰酒調下如方制之三服而愈

心脾痛方 沙隨先生在泰興時有一孔娘因食冷

肉心脾發痛不可忍錢壽之以陳萊萸五六粒水

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熱服

一服痛止再服無他云高宗嘗以此賜近臣愈疾甚

多真奇方也

淋血方 沙隨先生紹興丙午苦淋血不愈偶閱本

草見白冬瓜治五淋於是食三大甌七日而愈前此

百藥皆無功

中毒方 黑莊漫錄崇寧間平江府天平山白雲寺

有數僧行山間得草一叢共煮食之至夜發吐內三

人急取鴛鴦草生啖遂愈其二人不啖者吐至死鴛

鴦草藤蔓而生黃白花對開傍水依山處處有之治

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傳皆可沈存中良方所載金

銀花又曰老翁須者本草名忍冬

頭痛方 王荆公爲相日奏事殿中忽頭痛不可忍

請歸治疾裕陵命臥中書令小黃門持藥賜之云左

痛灌右鼻右痛灌左鼻俱痛則並灌之後荆公以傳

東坡益內府秘方也用生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

調勻昂頭使人滴入鼻竅其效如神

中溪毒方 錄異記江南間有溪毒疾發時如重傷

寒識之者取小筆管內鼻中以指彈之三五下卽吐

黑血良久疾愈不然卽不救

菌毒方 北夢瑣言江夏漢陽縣出毒菌號茹菌非

茅蒐也每歲供進縣司常令人於田野間候之苟有

此菌卽立表示人不敢從下風過避其毒氣有爲野

菌所毒而笑者煎魚樵汁服之卽愈僧光遠說

火燒方 火燒瘡無出醋泥甚驗孫光憲嘗家人作

餅一婢抱子擁爐不覺落火炭上遂以醋傅之至曉

不痛亦無癢痕

壁鏡方 酉陽雜俎治壁鏡用白礬重筋許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白礬為膏塗瘡即差兼治毒蛇商鄧襄州多壁鏡毒人必死身扁五足者是

人面瘡方 江表嘗有商人左臂有瘡悉如人面亦無他苦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食多覺臍肉脹起疑胃在其中也不食則一臂減瘡醫者教其歷試諸藥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卷之八

折骨方 朝野僉載定州人崔務墮馬折足醫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痊平及後十餘年改葬視其屍骨處銅末束之

雜藥方 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猪中箭應養芘而食雉被鴛傷以地黃葉貼之又礬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烏獸蟲物猶知解毒况人手被螫者以甲蟲末傅之被馬咬者燒鞭稍灰塗之蜘蛛螫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續者取旋覆根絞取汁以筋相

對以汁塗而封之即相續如故

箭鏃方 集異記唐將邢曹進因討叛飛矢中肩拔箭而鏃留力拔不可得出夜夢一胡僧告以米汁注其中當自愈及寤言於醫工皆不解忽有胡僧詣門乞食見如夢中告以危苦曰何不以寒食飴灌之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減痛楚稍而瘡癢令人拔之鏃即突出不旬而瘥

噎病方 廣五行記永徽中絳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數年臨終告其弟子曰吾氣絕之後便可開吾胸候視有何物弟子如其言得一物如魚有兩頭遍體悉是肉鱗置鉢中跳躍不止戲以諸味投鉢中頃

與悉化成水又以諸毒藥納之皆隨銷化時夏中藍熟寺衆於水次作齋有一僧以少葷置鉢中此蟲懼遠鉢馳走須臾化成水世傳以葷水療噎疾日暗惡疾方 神仙感遇傳崔言者隸職左親騎軍一旦得目疾昏闇咫尺不辨眉髮自落鼻梁崩側肌瘡如赤背目為惡疾遇一道流受其方曰皂荚刺揉一二斤燒為灰大黃九蒸九晒杵為末食上濃煎大

黃湯以末七調服旬日鬚髮更生肌膚充潤眼明倍於尋常後不知所之

天蛇毒方 夢溪筆談予家祖塋在錢塘西溪嘗有一田家忽病癩通身腐潰號呼欲絕西溪寺僧識之曰此天蛇毒耳非癩也取木皮煮飲一斗復令其恣飲初日疾減半兩三日頓愈驗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物或云草間黃花蜘蛛是也人遭其毒仍為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不可不戒

治乾霍亂方幽明錄張甲僑居司徒蔡謨家遠出數宿謨晝眠夢甲云暴病心腹疼痛腹滿不得吐而死者病乾霍亂可治而人莫知其藥故死耳但以蜘蛛生斷去脚吞之則愈矣謨覺探之果死其後有乾霍亂者試用輒瘥

雷公炮炙論 容齋四筆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病者今醫家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矐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

枕視繫宕根囊緘旋多夜煎竹木體寒腹大全賴鷓鴣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酒服熱雄龜體瘳

風冷調生側腸虛泄利須假草苓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瘕去塊全仗硝礪益食加鷓須煎蘆朴強筋健

骨酒服從鱧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鼻投硝末心痛速覓延胡凡十八項謂眉髮墜落者煉生半夏取涎塗髮落處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葉有雄雌三葉為雄五葉為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用之日曬者正脚有肉枕者取莖宕根繫視帶上永痊小便多者煎草解服之永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鷓鴣末服立

枯如故血泛行者搗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者天雄泡過以酒調一錢服瘳風者側子

附子傍 作末冷酒服虛泄者搗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瘳塊者以礪砂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煨子酒服神效不飲者并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

味湯服之從蓉并鱧魚作末以黃精酒圓服之可力倍常十也黃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甌中蒸七日了以蜜圓服顏貌可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甌中氣垢點少許於口中即知藏府所起直徹至住

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酒服甘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者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背瘡方 養生主論方士貨藥淮西值兵變竄入深山遇老姥年二百許歲自謂金亡避兵來此元完顏氏之醫姥也傳以背瘡方用射干一味俗名地扁竹是也原花園中物葉如良薑根如竹鞭其色初開如金狀每用小錢抄末三字許溫酒調服病在上即微吐病在下即微瀉功效如神仍用膏藥收口又傳

卷八

卷三十一

十一

壽星散專治惡瘡痛不可當者疹之不痛不痛者疹之即知痛大南星一味為末如背瘡大痛者遍疹於上即得安臥不痛者疹之知痛即可治也  
瘍方 推蓬寤語瘍醫公孫知叔記問詠博深明百藥之性創造五毒之劑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石理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壯腎石膽治筋而滋肝外療瘡瘍之五症內應五藏拘之以黃堊熟之以火候藥成傳瘍無不神効一人鬚有疽一夕決潰勢欲殆以前藥傳之應手而差

冷疾方 南史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淪雞子過多取蘓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裏之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病愈

挑生方 夷堅志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癰狀頂之大如盃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菜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已而果然使搗川升麻取冷熟水調二大盃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莖皆具腫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

卷八

卷三十一

十二

又 雷州康財妻為蠻巫林公榮用雞挑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脈中有生肉雞形已具康訴於州捕林寘獄而呼楊令具疾症及所用藥畧云凡喫魚肉瓜果茶湯皆可挑初中毒覺胸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內物能動騰上則胸痛沉下則腹痛積而瘦悴其候也在上扇則取之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藥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扇則瀉之以米飯下樽金末三錢毒即瀉下乃以



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瓶內慢火熬  
半日許度酒熱取出溫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

金蠶方 西溪叢語馬監塲云泉州一僧能治金蠶  
蠱毒如中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澁覺味甘次食黑  
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濃煎石榴皮汁飲之即吐出有  
蟲皆活無不愈者

兔絲子方 山谷刀筆體中多不快亦是血氣未定  
時失調護耳某二十四五時正如此病因服兔絲遂  
健啖耐勞今寄方去兔絲子淘擇淨焙乾秤九兩準

桂卷八 卷三十一

十三

一勝用好法酒不用者酒一升浸三日許日中曬時  
時翻令歷盡酒薄攤曬乾斃器貯之每日空心抄  
起溫酒吞下久服不令人上壅服三兩月其啖物則  
如湯沃雪半歲則大肥息矣覺氣壅則少少服麻仁  
丸可也往歲嘗傳此法與京西李大夫人服不輟  
昨任秘書少監與同省啖物作勞如少年人也已七  
十四五矣

背疽方 病疽者但有痛處或有頭或無頭但用大  
瓣蒜切令厚二分許貼瘡上用麥粒大艾炷灸每灸

至十五六壯可換一餅子極甚者可灸至二百壯許  
但灸勝不灸也灸了服極臭散散用菜豆粉四兩乳  
香一兩極細每服二錢新汲水調下覺熱燥日三服  
不妨瘡可用追風散洗龍骨五倍子二兩飛礬一兩  
爲末每二錢沸湯泡取清者乘熱淋洗洗了用官藥  
局雲母膏貼毒勢盛者日再洗換膏藥如壯熱頭疼  
瘡根極痛可用大木薜荔二百葉爛研用酒一升杵  
攪拌裂取汁煎一沸隨宜取盡未解再服三服不妨  
雖氣弱人且去瘡毒爲上

桂卷八 卷三十一

一日

失音方 歐陽公與梅聖俞書失音記得一方將槐  
花於新瓦上炒熟置懷袖中隨處送一二粒口中嚼  
嚼之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通

齒藥方 江少虞皇朝類苑有西嶽蓮花峯神傳齒  
藥方序曰元亨在大聖中結道友登嶽頂至明星館  
故址得斷碑數片髣髴有古文洗滌之得歌一首曰  
豬牙皂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  
子細辛荷葉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煨研細將來使  
最良措齒固牙髡髮黑誰知世上有仙方荷葉下注

云剪荷葉心子也慮歲月浸久剝裂不完因錄以歸朝之名卿巨公皆依之修用其效響應

腮腫方 江鄰幾雜志云上在青宮苦腮腫用赤小豆為末水調傅腮上遂愈

應聲蟲方 遜齋閑覽云淮西士人楊勳中年得異疾每發言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其聲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可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勳如其言讀至雷九忽無聲乃頓服數粒遂愈

桂苓小乘 卷三一

一五

腰痛方 夷堅志云時康祖患心漏二十年當胸數竅血液常流屢訪名醫皆云不可治又積苦腰痛行則偃僕韓子溫為簡聖惠方腰痛門冷熱二證方示之俾自擇焉康祖自以年老羸弱取其熱劑用鹿茸附子鹽花三分為末棗肉丸之每服三十九空心酒下服之月餘腰屈復伸心漏隨愈且精力倍昔其後有吏吳汝弼苦是疾服之亦愈此方本治腰痛不知其效乃爾徧告世之醫者皆不測其所以

痛方 抱朴子云趙瞿病癩歷年醫不差家乃資椒

送棄山穴中瞿自恣不幸悲嘆涕泣經月有仙人經

穴見而哀之具問其詳瞿知其異人也叩頭自陳乞命於是仙人取囊中藥賜之教其服百餘日瘡愈顏色悅肌膚潤仙人再過視之瞿謝活命之恩乞遺方仙人曰此是松脂彼中極多汝可鍊服之長服身轉輕力百倍登危涉險終日不困年百歲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常見有光大如鏡

背疽方 韋航紀談宋戶部尚書沈誥為人仁厚一

兵卒患背疽乞假親為合藥治之時旱蝗當致齋圃

卷末小乘 卷三一

一六

丘猶丁寧料理藥內當用酒恐市酤不中用自取酒入藥服之即愈其法用瓜萸子一枚乳香沒藥各五兩甘草三錢用醇酒九盞臨服嚼沒藥一塊飲此酒極妙

喉閉方 周密志雅堂雜鈔治喉閉方用竹紙滲巴

豆油令滿作紙燃點燈旋吹滅之以烟薰喉間即吐

惡血而消

障眼方 東坡仇池筆記治內障眼熟地黃麥門冬

車前子三味為網末蜜丸如梧桐子大本草云三物

相雜治內障眼有効屢試信然三物皆難搗羅和合  
異常甘香真奇藥也

鬼疰方 類編韶州南七十里有曰古田有富家婦  
人陳氏抱異疾常日無他苦每遇微風吹拂則股間  
一點奇痒爬搔不停手已而舉體皆然逮於發厥三  
日醒及坐有聲如欸其身乍前乍後若搖兀之狀率  
以百數甫少定又經日始困臥不知人累夕愈至不  
敢出戶更十醫勿效醫劉大用視之曰吾得其証矣  
先與藥一服取數珠一串來病家莫知何用也當婦

卷卷八 卷三十

十七

人搖兀時記其疏數之已覺微減然後云是名鬼疰  
因入神廟看為邪所憑致精采蕩散法當用灰人糞  
煎湯飲之既飲大瀉數行宿病脫然大用云枕用澤  
當送還原處如遲留使人顛狂益但借其氣耳

麻瘡方 仁和縣一吏早衰病瘡齒落不已從貨藥

道人得一單方只碾生硫黃為細末實於豬臟中水  
煮臙爛研細宿蒸餅圓如桐子大隨意服之兩月後  
飲啖倍常步履輕健年過九十畧無老態執役如初  
因從邑宰入村醉食牛血遂洞下數十行所泄如金

水自是厄悴少日而疾李巨源得其事於臨安入內  
醫官管範嘗與王樞使言之王云但聞豬肪脂能制  
硫黃茲用臙尤為有理亦合服之久當見效

喉閉方 元公章少卿說開德府士人攜僕入京其  
一日忽患喉閉脹滿氣塞不通命在頃刻詢諸郡人  
云惟馬行街山水李家可看治即與之往李駮曰証  
候危甚猶幸來此不然即死何疑乃於筒中取一紙  
撚用火點着纔烟起吹滅之令僕張口刺於喉間俄  
吐出紫血半合即時氣寬能言及啖粥飲藥傳之

卷卷八 卷三十

十八

立愈士人甚神其伎後還鄉里村落一庸醫偶傳得  
此術云咽喉病發於六腑者如引手可探及刺破瘀  
血即已若發於五臟則受毒牢深手法藥力難到惟  
用紙撚為第一然不言所以用之之意後有人得其  
傳者益預以巴豆油塗紙故施火即着藉其毒氣徑  
入赴病處

舌脹出口方 有人舌腫脹舒出口外無敢醫者一  
村人云偶有此藥歸而取至乃二紙撚以燈燒之取  
烟薰舌隨即消縮眾問之方肯言吾家舊有一牛亦

舌腫脹出口人教以草麻取油蘸紙撚燒烟薰之而愈因以治人亦驗

痰嗽方 緩帶李防禦京師人初為入內醫官直轄御閣妃苦痰嗽終夕不寐面浮如盤時方有甚寵微宗幸其閣見之以為慮馳遣呼李先數用藥詔令往內東門供狀若三日不效當誅李憂撓伎窮與妻對泣忽聞外間呼云咳嗽藥一文一貼喫了今夜得睡李使人市藥十貼其色淺碧用淡蓋水滴麻油數點調服李疑草藥性獷或使臟腑滑泄併三為一自試

桂巷小乘

卷三十

十九

之既而無他於是取三貼合為一搗入禁庭授妃請分兩服以餌是夕嗽止比曉面腫亦消內侍走白天顏絕喜錫金帛厥直萬緡李雖幸其安而念必宜豫方書何辭以對殆亦灰耳命僕俟前賣藥人過邀入坐飲以巨鍾語之曰我見鄰里服汝藥多效意欲得方倘以傳我此諸物為銀百兩皆以相贈不吝曰一文藥安得其直如此防禦要得方便當奉告只蚌粉一物新瓦炒令通紅拌青黛少許耳扣其所從來曰壯貳從軍老而停汰頃見主帥有此故剽得之以其

易辦姑藉以度餘生無他長也李給之終身

翻胃方 淳熙元年冬樞姪自鄱陽往四明過婺州義烏晚泊逆旅候有野服者坐于傍叩其何人曰邑醫孫道攻療眼疾樞與之語孫曰君貴家子弟必藏好方畀我一二或可為人起疾樞素秘翻胃方即口授之其法用大附子去其蓋剉中使淨納丁香四十九粒復以蓋覆之線縛于箸置銀石器中浸以生薑自然汁及蓋而止漫火煮乾細末一錢七摻舌上漱津下若煩渴則徐食糜粥忌油膩生冷孫喜書之於冊未幾州黔轄苦此病危甚孫為拯之用此方數服愈

桂巷小乘

卷三一

二十

爛緣眼方 潭州宗室趙太尉家乳母苦爛緣眼近二十年有賣藥老嫗之門云此眼有蟲且細如絲也赤而長久則滋生不已吾能談笑除之入山取藥晚下當為治療趙使僕陰尾之見嫗沿道蔓木葉以手按碎遂口中咀嚼而雷汁粗於小竹筒內俄復搗紫皂紗蒙乳母眼取筆畫雙眸於紗上然後滴藥汁漬眼下緣轉盼間蟲從紗中山其數十七狀如先所

云數日再至緣內乾如常人復用前法滴上緣又得  
蟲十數家人大喜後傳與醫者上官彥誠遍呼鄰側  
村婦病此者驗試無不立差其藥乃覆盆子葉一味  
著於本草陳藏器云治眼暗不見物淚濕浸淫不止  
又青盲等取此草日曝乾搗令極細爛薄綿裹之以  
男子所飲乳汁浸如人行八九里久用點目中即仰  
臥不過三四日視物如少年但禁酒麵油蓋治眼妙  
品也

內障方 明州定海人徐道亨父沒奉母周遊四方

卷八 卷三十一

二十一

事之盡孝淳熙中到泰州宿於逆旅因患赤眼而余  
蟹遂成內障欲進路不能素解暗誦般若經出丐市  
里所得糧米仍持歸養凡歷五年忽夜夢一僧長揖  
大鼻托一鉢盂盂中有水令徐掬以洗眼復告之曰  
汝此去當服羊肝丸百日徐知為佛羅漢喜而拜願  
乞賜良方僧曰用淨洗夜明砂當歸蟬鼓木賊去節  
各一兩共碾為末買羊肝四兩水煮爛搗如泥入前  
藥拌和丸桐子大食後溫熱水下五十九服之百日  
如舊與母還鄉母已棄家人道

痢方 甲志昔虞丞相自渠州被召途中冒暑得泄  
痢連月夢觀音壁間有韻語一紙讀之數過其詞曰  
暑毒在脾濕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瘡獨煉雄黃  
蒸餅為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  
如方服之遂愈

傷寒舌出方 丁志臨安民有因病傷寒而舌出過  
寸無能治者但以竹管通飲入口每日坐于門一道  
人咨嗟曰吾能療此頃刺間耳奈藥不可得何家人  
問而請曰苟有錢可得當竭力訪之不肯告而去明

卷八 卷三十一

二十二

日又言之至於旬時會中貴人罷直歸下馬觀病者  
道人適至其言如初中貴問所須乃梅花片腦也笑  
曰此不難得即遣僕馳取以付之道人屑為末搽舌  
上隨手而縮凡用五錢病立愈

懸癭方 已志昔有人於穀道前後生癭謂之懸癭  
夢神與方用粉草半斤內用無節者四兩如筭子樣  
劈破取泉石間長流水以甘草入水中透以炭火將  
甘草煎水焙炙以一椀水盡為度劈開又用水三椀  
却以無灰酒兩椀煮候至一半作一服溫服之初未

便効驗二十日始消未破者不破可保平安往再進

無害與化守姚康朝正苦此疾衆醫拱手兩服而愈

折傷方 吳大昔以泥補茸善神後因結屋墜梯折

傷腰勢殊亟夢神來云汝昔嘗救我我不肯忘授以

乳香飲其方用酒浸虎骨敗龜黃芪牛膝葶藶續斷

乳香七品覺而悉能記喚子買藥敬服之一旬愈

癰方 昔有人奉張王甚敬舉家不食豬後抱疾小

愈左乳復生癰繼又胸臆間結核其堅如石在弄半

歲百藥皆不能施已而牽掣徹于肩痛楚特甚亟禱

王祠下夢聞語曰若嬰安但用薑自然汁製香附服

之可也夢覺呼其子簡本草視之二物治証相符訪

醫者張祿亦云有理遂用香附去毛薑汁浸一宿爲

末二錢米飲調纔數服瘡膿流出腫硬漸消自是獲

愈

疫方 靖康二年春京師疫氣方作有異人書一方

于舖舍凡因疫發腫者服之無不効其方黑豆二合

炒令香熟甘草二寸炙黃以水二盞煎其半時時啣

之

吐血方 辛志秀州進士陸寧忽得疾吐血不止氣

感驚顛狂躁跳躍雙目直視至深夜欲拔戶而出如

是兩夕諸醫遍用古方極療不瘳舉家哀訴所事觀

音夢授一方當除根本川益智一兩生朱二錢青皮

半兩調陸覺取筆記之明日療治病愈

日疾方 江陵傅氏家貧鬻紙爲業性喜雲水見必

邀迎小閣塑呂仙翁像朝暮焚香故事甚謹雖妻子

不許輒至一日有客方巾布袍入共語曰適有百金

邀傳飲傳日昏多淚客教用生熟地黃切焙椒去日

桂卷小乘 卷三十

及閉口者三物等爲末蜜丸桐子大五十九鹽米飲

空心下傳如方治藥不一月日明夜能視物享年八

九十耳目聰明精力如少年

寒嗽方 癸志某之姪事觀音甚謹適苦嗽逾月夜

夢老僧呼謂之曰汝嗽是感寒吾有方授汝但用生

薑一物切作薄片焙乾爲末糯米丸芥子大空心米

飲下三十九覺依其言數服而愈

爛緣血風眼方 福州人病目兩臉間赤濕流淚或

痛或痒晝不能視物夜不可近燈光兀兀癡坐其友

趙謙子春語之曰是為爛綠血風我有一藥正治此

名曰二百味花草膏病者驚曰川藥品如是世上方

書所未有豈易遠辦君直相戲耳趙曰我適聞有藥

當以與君明日携一錢七至堅凝成膏使以匙抄少

許入口一日淚止二日腫消三日痛定豁然而愈乃

往謁趙致謝且扣其名物笑曰只用羯羊膽去其中

脂而滿填好蜜拌勻蒸之候乾即入餅細研為膏以

蜜採百花羊食百草故隱其名以眩人云

驚風方 本事方趙周士之子三歲忽驚風掣痰體

如反張口不納乳食四肢盡冷眾醫莫能措手族弟

善信來云邑主簿李廣藏一方療此症如神急求併

力治藥纔合就便以擦兒齒少頃作咳嗽聲手稍轉

動自夜至旦灌兩餅從此平復趙焚香設誓將終其

身以施人名蜎稍餅子用赤足全蜈蚣一條蜎稍乳

香白花蛇內朱砂天南星白殭蚕各半兩麝香三錢

凡八味味乳麝別研蛇酒浸去皮骨取淨南星煨熟

蠶生用與蜈蚣五者別研為末并三者和勻酒為丸

作餅徑四分煎人參或薄荷金銀花湯磨化一粒周

歲以下者半之全活小兒不可計

內障方 治目方用黃連者多矣而羊肝丸猶奇異

用黃連末一兩白羊子肝一具去膜同於砂盆內研

令極細衆手為丸梧子大以溫水下三十九連作五

劑但是諸目疾及翳障青盲皆治忌豬肉冷水唐崔

承元者因官治一疾因出活之囚後數年以病目致

死一旦崔為內障所苦喪明逾年後半夜嘆息獨坐

忽聞階除窸窣之聲崔問為誰徐曰是昔蒙活囚今

故報恩至此遂出此方告言訖而沒崔依此合服不

數月眼復明

臂痛方 桑枝一小升細切炒香以水三大升煎取

二升一日服盡無時圖經云桑枝平不冷不熱可以

常服療體中風痺乾澁脚氣風氣四肢拘攣上氣眼

暈肺氣嗽消食利小便久服輕身聰明耳目令人光

澤兼療口乾仙經云一切仙藥不得桑枝煎不服出

抱朴子政和間予嘗病兩臂痛服諸藥不效依此作

數劑臂痛尋愈

傳勞方 葛洪云鬼疰者是五尸之一疰又挾諸鬼

桂香八笑八卷三一

二二五

桂香八笑八卷三一

二二六

邪為害其病變動乃有三十六種至九十九種大畧使人寒熱淋漓沉沉默默不得知所苦無處不惡累年積月漸就沉滯以至於死傳與傍人乃至滅門覺如是候者急治癩肝一具陰乾杵末服方寸七日三未止再作肘後云此方神良宜和開天慶觀一法師行考召極精嚴時一婦人投狀述患人有祟所附須臾召至附語云非我為禍別是一鬼亦因病人命衰為祟耳渠今已成形在患人肺中為蟲食其肺絲故令吐血聲嘶師掠之此蟲還有畏忌否久而無語再掠之良久云容某說惟畏癩爪屑為末以酒服之則去矣患家如其言而得愈此予所目見也究其患亦想以癩爪者殆癩肝之類與

桂巷小乘

卷三十

二十七

桂巷小乘

卷三十

二十八

翻胃方 噎尿治翻胃外臺載昔幼年經患此疾每食餅及羹粥等須臾吐出正觀中許奉御兄弟及柴蔣等時稱名醫奉勅令治醫竭其術竟不能療漸至羸憊死在朝夕忽有一衛士云服噎小便極驗日服二合後食唯吐一半哺時又服二合又定時食粥吐即便止至今日午時奏之大內五六人患翻胃同服一時俱差此藥稍有毒服時不可過多盛取及熱服二合病深七日以來服之良驗

鼻助方 信効方饒州市民李太常苦鼻助遂至危困醫授以方取蘿蔔自然汁和無灰酒飲之則止醫云血隨氣運轉氣有順逆所以妄行蘿蔔最下氣而酒導之是以一服効經五日復如前僅存喘息而強思願以明州刊王氏單方刮人中白置新瓦上水通乾以溫湯調服即時血止至今十年不作強盛運也江口鎮適延陵鎮官曾棠入府府委至務同視海船曾着白茸毛背子盛服齊潔正對談之際血忽出如傾變所服為紅色味曰素有此疾特不過點滴耳今猛烈可畏覺頭空空然殆有性命之慮張曰君勿憂



我嘗爲治一藥移時而就持與之血亦止不復作人中白者旋盆內積穢垢是也益秋石之類特不多用火方治藥時勿使其人知恐其以穢濁不肯服此方可謂神矣

又予在汝州時因山驗屍有保正趙溫者不語屍所問之卽云衄血已數年陟昏困欲絕予使人扶掖以來鼻血如簪溜平日所記治動數方旋合藥治之血勢猛皆衝出予謂治血者莫如地黃試遣人四散尋生地黃得十餘斤不暇取汁因使生喫漸及三四

卷之八 卷三十一

二五

片又以其滓塞鼻須臾血定又癸未歲予姊病吐血有醫者教取生地黃自然汁煮服之日服數升三日而愈有一婢病經血半年不通見釜中餘汁以爲委棄可惜輒飲數杯尋卽通利地黃治血其功如此地黃但用新布拭淨絞汁搗勿用水洗

嘔血咯血方 筆談台州獄吏調一大囚將死頗照顧之囚感語之吾七次犯死罪盡力抗諱苦遭訊拷坐是肺皆傷損至於傾血適得一藥每用其効如神荷君庇顧之恩特此以報只白芨一味米飲調耳其

後凌遲僧者剖其胸見肺間竅穴數十皆白及補填之色猶不變也洪貫之聞其說爲鄂州長壽宰規之赴洋川任一卒苦咯血勢絕危貫之川此救之一日卽止

脾泄方 稽神錄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常病苦脾泄困甚家人禱于后土祠萬安夢一婦人替珥朱履衣五重背編珍珠爲之謂曰此疾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苳菴等分棗肉爲丸米飲下二十九又云此藥太熱疾平卽止如其言服之遂愈

卷之八 卷三十一

三

骨蒸內熱方 名醫錄睦州楊寺丞有女事鄭迎功有骨蒸內熱之病時發外寒寒過內熱附骨蒸盛之時四肢微瘦足跌踵者其病在五臟六腑之中衆醫不差因遇處州吳醫看曰請爲治之只單用石膏散服後體微涼遂如故其方出外臺秘要只用石膏乳細十分似麵以新汲水和服方寸七取身無熱爲度

眼翳方 郭太尉真州人久患目盲有白翳膜遍噴眼藥無能效者有親仲監稅在常州守官聞張龜龍之名因薦於太尉太尉請張公視之曰此眼緣熱藥

過多乃生外毒視物不明朝朝昏黑更無所視醫者皆以爲肝元損下虛補其肝腎眼愈盲甚張曰請太尉將藥點眼并服之一月取醫微消後果一月翳退雙目如舊因求點藥方乃只用豬膽微火銀銚內熬成膏入水腦粒如黍米大點入眼中微覺翳輕後又將豬膽白膜皮曝乾合作小繩如釵大小燒作灰待冷點翳盛者亦能治之

沙病方 葉氏錄驗方沙病江南舊無今東西皆有之原其證醫家不載大凡繞覺寒慄似傷寒而狀似

卷末八

卷三十一

三二一

瘧但覺渾身壯熱手足厥冷身落多有艾灸以得沙爲良有因灸膿血逆流移時而死者誠可憐也有瘧承節印行此方云初得病以飲艾湯試吐卽是其證急以五月蠶退紙一片剪碎安枕中以襟蓋密以湯泡半枕許仍以紙封襟縫勿令透氣良久乘熱飲之就臥以厚衣被蓋之令汗透便愈如此道不勝如吹艾在殘害人命敬之信之

眉髮自落方 感應傳崔言職隸左親軍一旦得疾雙目昏咫尺不辨人物眉髮自落身柔崩倒肌膚有

瘡如癬皆爲惡疾勢不可救因爲洋州駱谷子歸塞使遇一道流不言名姓授其方曰皂角刺一二斤爲灰蒸久晒碾爲末濃煎大黃湯調一錢七服一旬髮再生肌膚悅潤眼目倍明得此方後入山不知所

之  
勞傷瘵疾方 瑣碎錄男子勞傷而得疾瘵漸見疲瘠用童子小便二盞無灰酒一盞以新瓮瓶貯之全瘵腰一對在內密封泥日晚以慢火養熟至中夜止五更初更以火溫之發瓶飲酒食腰子病篤者只一月効平日瘦怯者亦可服此藥蓋以血養血全勝金石草木之藥也

卷末八

卷三十一

三二二

眼中常見鏡子方 北夢瑣言有一少年睛中常見一小鏡子伴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日以魚鱗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內且令從容俟客退方接俄而設臺于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遂忽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知方由少年以啜醋惹謝卿曰郎君先因食鱗太多醬醋

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芥醋正  
欲即君因機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詐也  
咳嗽方 雞峯方經曰人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為咳  
甚則為泄為痛凡咳嗽五臟六腑皆有之惟肺先受  
邪蓋肺主氣合於皮毛邪之初傷先客皮毛故咳為  
肺病五臟則各以治時受邪六腑則又為五臟所移  
古人言肺病難愈而喜辛者蓋肺為驕臟怕寒而惡  
熱故邪氣易傷而難治以其湯散徑過鍼灸不及故  
也十種咳嗽者肺咳心咳脾咳腎咳肝咳風咳寒咳

老朱小乘卷三十

三十三

支飲咳膽咳厥陰咳華佗所謂五嗽者冷嗽氣嗽  
嗽飲嗽邪嗽孫真人有方治寒毒症嗽者歷代方論  
著之甚詳惟今之所謂勞嗽者無所經見意其華陀  
所謂邪嗽真入所謂症嗽者是也此病蓋酒色過渡  
勞及傷肺損動經絡其重咯唾膿血輕者時發時差  
又有因虛感邪惡之氣且傳症得之或先嘔血而後  
嗽或先咳嗽漸就沉羸此則非獨內損肺經又挾邪  
惡傳症之氣所以特甚病之毒害無過此也真人治  
產嗽通氣丸方用蜈蚣四節又云夢與鬼交通及飲

食者全用蜈蚣外臺方四滿丸治五嗽亦用蜈蚣近  
世名公能推原其指意率用蛤蚧天靈蓋桃柳枝麝  
香丹砂雄黃安息香之類以通神明之藥療之高出  
古人之意又肺中有蟲如蠶令人喉痒而咳嗽湯散  
徑過鍼灸不及以藥含化蟲死嗽即止

治癩撲金瘡方 藏一話腴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  
驗傷翊日引驗了無癍痕宰怪而詰之乃仇家使人  
要歸飲以熱麻油酒臥之地上先以火烘地令熱始  
置之覺而痛腫盡消又有肩胛中創血如箭出醫者

老朱小乘卷三十

三十四

以原蠶蛾未傳之立止前方治癩撲後方治金瘡  
治小兒不哭不乳方 席上腐談子曩得一子不哭  
不乳三日而死不知何疾後讀醫書保生方三因方  
皆因兒生不啼不乳蓋因剪臍帶之時為風所入自  
臍以上循胸喉攻至下頰齒齦當中作黃粟一粒疼  
不可忍故不啼不乳但以指甲破之出黃膿一點便  
啼便乳後以此法教人凡活數兒矣按素問難經甲  
乙經皆云任脉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  
上關元至咽喉又按朱肱內外二景圖云上下齒縫

中間餵交二穴乃任督二脉之會乃知嬰兒初生所以不啼不乳者風入任脉故也

槎卷小乘卷之三十 終

卷之八 八 三十一

三十一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飲食類

供薦新味

今內供菜菓之屬皆以火氣爵養先時而熟如春夏之物臘月初春無不先具此蓋自漢已然前書循吏傳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召信臣以為此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他非法食物悉皆奏罷東漢和熹鄧皇后謁宗廟下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雜強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天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饗者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自西京以信臣能至東京復薦用之至和熹乃裁省之也

酒

酒之種類多矣周禮三酒五齊三酒一日事酒今之醇酒也二曰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醇者也三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五齊一日泛齊

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酒矣二曰醴齊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三曰盎齊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鄴白矣四曰緹齊緹者成而紅赤色如今下酒矣五曰沈齊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禮記盎作醴沈作澄為異然恬酒鄴白造清字甚古後世有以綠為貴者太白遙看漢水鴨頭綠却似葡萄新發醴樂天傾如竹葉盈尊綠是也有以黃為貴者少陵鶯兒黃似酒是也有以白為貴者樂天玉液滿金卮是也有以碧為貴者少陵重碧酎春酒是也有以紅為貴者李賀小槽酒滴珍珠紅是也漢制以正月作酒八月乃熟以獻宗廟曰嘗酎張晏曰酎之言醇也杜氏左注酒之新熟重者為酎月今孟秋天子飲酎則酎非始於漢矣郊祀志百末旨酒布爾生素尊柘漿折朝醴師古注百末百草花之末也柘漿取甘柘汁以為飲也晉書武紀薦鄴醴酒於太廟晉劉弘傳初酒室中云醴中酒聽事酒狠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弘除其法不得分別雒陽伽藍記河東劉白墮善釀酒六月時暑以甕貯酒暴日中經旬不變飲之香美醉經日不醒可餉

千里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後青州刺史毛鴻賓齋酒之齋路逢劫賊盜飲此酒皆醉被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因此復為擒好酒以其成於桑落之辰因名桑落酒王公庶友率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族索郎反語桑落也後周韋叟徵召不至帝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逍遙公湘江野錄謂青州從事以善造酒得名而世說以酒佳者為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博物志劉玄石於山中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

卷末八支八朱三十一

五

常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成權墓之酒家計千日滿往視之云玄石已來三年已墓於是開棺醉始醒南史劉杳傳任昉問杳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服梁邵陵王綸獻曲阿酒百器西南夷傳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倚甕中數日成酒梁書人有饋任昉楸酒楸字亦作楸俱音之乃反木名汁可為酒皮日休詩明朝有酒充君信楸酒三瓶寄夜船楸酒江外酒名山海經云櫛汁甘為酒周經武平縣未開

拓時羣象止於其中謂之象洞其地骨腴稼穡滋茂有美醞曰象洞酒雲南志西南夷有樹頭酒物類志枸樓國有仙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十日醉積舍南方草木狀云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候冬陂池竭時冥酒罌中密固其上瘞陂中至春湍水滿亦不復發女將嫁乃發陂取酒以供賀客謂之女酒其味絕美蜀志野人剗大竹作筒盛酒號野筒春釀相傳晉山濤治郫以醱釀酒兼旬方開香聞百步故蜀人傳其法唐李絳傳帝遣使者賜醱釀酒魏

卷末八支八朱三十一

五

晉太宗賜崔浩縹醪酒南史庾仲文傳在尚書中念奴酷釀酒利其百十南部烟花記後主以側杖蠶缸酌洪梁新醞以勸帝書法要錄越僧辨才飲蕭翼缸面酒李泌傳中和節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神異經甘露一名天酒杜陽雜編東昌國有酒山山有泉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順宗時烏弋山離國獻龍膏酒旬奴傳漢歲遣代菓酒注以菓為酒味尤甘又外國進澄明酒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宜宗賜同昌公主飲饌有凝露漿桂花醕酉陽雜俎買

瑋家倉頭能別水嘗乘小艇於黃河中以楫接河源  
釀酒經宿色如絳名崑崙鴈阿薩部多獵鹿鹿剖其  
肉重疊之以石壓漚汁稅波斯拂林等因米及草子  
釀千肉汁之中經數日即變成酒飲之可醉蜀後主  
有桃核兩扇每扇着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  
味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宴客星槎勝覽琉璃國釀甘  
蔗為酒一云水漬米越宿令婦人口嚼作酒號曰米  
奇桂海虞衡志桂州有瑞露酒古辣泉酒埋地中日  
足取出名老酒嵩岳記田粵遇書生飲以瑞露酒王

桂米小集卷三十一

五

子年拾遺記張華為九醞酒若飲醉不叫笑不動則  
腐爛腸脾謂之爛腸酒真臘風土記有糖蠶酒以糖  
為之有茭漿酒蓋茭葉生於水漬其漿可以釀酒歲  
時記除夕及元日飲屠蘇酒亦作扶蘇又云是日進  
椒柝酒梅花酒立春日以黃柑釀酒謂之黃柑酒今  
俗端陽飲雄黃菖蒲酒醉鄉記暑月雷霆時收雨水  
淘米釀酒謂之霹靂酒又暑月有贊夏酒秋日有中  
和酒三月三日採桃花釀酒謂之桃花酒飲之除病  
房壽六月梅蓮花製酒名碧芳酒梁四公傳杰公知

八風谷酒西王母傳紫虛元君魏夫人設瓊酥綠酒  
洞冥記瑤琨山有草如麥以釀酒一飲三旬不醒名  
碧麥酒續仙傳謝玄卿遇神仙設瓊粉酒神仙傳王  
方平以斗水合升酒攪之賜蔡經家人飲之俱醉諺  
云欲得長生飲太平真誥曰楊羲夢游蓬萊山會蓬  
萊仙公路廣休既下山半見許主簿相逢於夾石之  
間公語主簿曰吾為汝置酒四升在山上可往飲之  
此太平家酒治人腸也續博物志云菊花舒時採莖  
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謂之菊花酒

桂米小集卷三十一

六

東方朔林邑記云林邑以山楊梅醞酒號梅香酎古  
今注烏孫國青田核大如椰貯水即成酒號青田酒  
又訶陵國柳花酒烏桓東牆酒東牆如葵子交州樓  
子酒韃靼馬潼酒南蠻棋柳酒扶南石榴酒椰漿酒  
土瓜根酒辰谿釣藤酒一名蘆酒杜甫送從弟赴安  
西判官詩蘆酒多還醉則安西亦出蘆酒石林燕語  
云隴右夷人造隋酒以荻管吸于瓶中名囉麻酒亦  
曰瓊麻酒赤土國甘蔗酒亦見上郊祀志君山記上  
有美酒飲者即仙地理志酒泉郡城下有金泉泉味

如酒原化記有老人雪中訪崔希真飲以松花酒老人云滋無味以丸藥投之酒味頓美後魏維子淵情樊元寶寓書至雜見一老翁炊坐命酒酒赤色甚香美益雜水部也趙普宅中有雷時酒如膠漆以水參之芳烈倍常飲之皆醉又洪梁扶風也後訛為雲陽富春鄂州也花露真州也若下烏程也九醞宜城也蒲桃西涼也五酸蘓州也酸音實一云五木竹葉豫北也鄒絲衡陽也冰堂滑州也雪醅秦州也乾和河東也湓水潯陽也靈溪博羅嶺南也金漿大梁也桑寄生桂林也金盞露括蒼也土窟春榮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生春燒春劔南也一云燒香春麴米春雲英也梨花春武林也無愁金液流暉延洪壽光琬瑛也膏王母酒也玄碧安期生酒也瓊蘓南岳夫人酒也蘭生漢武帝酒也玉璫隋煬帝酒也醴醪翠濤魏空相酒也薰香崔懷寶家酒也屠蘓孫思邈酒也葡萄醴韓子舍酒也養生主齊物論唐子酉酒也長生買似道酒也洞庭春色安定郡王酒也老春紀叟酒也玉缸春紫霞酒也羅浮春東坡酒也東坡又有蜜酒

卷八 卷三十一

一

桂酒劉禹錫傳信方有桂漿法暑月造之極快美唐人又有新豐酒魚兒酒拋青春松醪春鄂水膠宋人又有碧琳腴大內又有內庫酒薔薇露酒蘓合香酒仁和酒羊羔兒酒表勳酒賜大臣酒謂之流香酒都城有黃藤酒元人有玉練提酒名類非一不可悉載大都色貴白而清氣貴芳而蘊味貴烈而冲予所嘗者以南和刁氏為第一桂林桑寄生次之吳中三白市沽不中用家釀有絕佳者今京師蕙酒亦有佳者其他非甜則苦非黏則醜雖冒酒名無當斟酌矣又劉伶云天有酒星地有酒泉禮運地出醴泉十洲記瀛洲有玉膏山出泉如酒名為玉酒飲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應劭漢官儀曰酒泉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白孔六帖南昌國有酒山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方輿記曰漢宣帝開谷口縣泉味如酒因以醴泉名縣泉在縣東南三十里周圍數十步深不可測漢中元永平隋開皇唐貞觀天寶宋大中祥符熙寧政和並有醴泉出此皆所謂酒泉天之所生非人力可致也

卷八 卷三十一

八



茶

爾雅槩苦茶注樹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本艸苦  
茶能去脂使人不睡字或作椶至唐陸羽始作茶經  
書茶為茶一曰茶二曰槩三曰說四曰茗五曰芽楊  
子雲云蜀西南謂茶曰說郭景純云早取為茶晚取  
為芽述異記云巴東有真香茗花白色如薔薇煎服  
令人不忘侯鯖錄茶一名盧泉見皮日休詩茶錄云  
茗古不聞食晉宋以降吳人採葉煮之曰茗煎南史  
后妃傳齊昭皇后進茗糲炙魚唐時以陽羨為第一  
陸香小集八卷三十一

陽羨即紫筍也湖常二州接界處有啄木嶺金澗泉  
每歲茶時二郡守畢至泉處沙中居常無水二守具  
儀注拜款祭泉頃之發源流溢供御者畢水即微減  
供堂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畢水即涸矣太守或選  
柿稽期則示風雷之變擊獸毒蛇木魅賜朕之類焉  
商旅即以願清水造之無沾金沙者亦異於恒品玉  
川子所謂玉團三百片者是也願清山茶記云山中  
有鳥至正月二月鳴云春起也三四月鳴云春去也  
採茶者呼為報春鳥南部新書唐制湖州造茶最多

謂之願清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八斤大曆已後  
始有進奉至建中二年袁高為郡進二千六百串開  
成三年以製不如法停刺史裴允一云義興南岳寺  
有珍珠泉樹錫禪師嘗飲之清甘口得此泉烹桐廬  
茶不亦稱乎未幾有白蛇銜茶子墮寺前由此滋蔓  
茶味倍佳號曰蛇種土人重之每歲餉遺官司需索  
寺僧苦之又明月峽在願清側二山相對石壁峭立  
茶生其間尤為絕品時覺林寺僧志崇取茶三等以  
驚雷笑自和以萱艸帶供佛以紫茸香待客赴茶者  
陸香小集八卷三十一

至以袖囊盛餘瀝以歸又開元中太山靈巖寺有陸  
魔禪師教禪者以不寐人多作茶飲因以成俗李白  
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云荊州玉泉寺進清溪諸山  
往往有乳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  
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余游金陵見僧中孚贈予  
茶數十斤其狀如手名為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  
之山曠古未有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遂有  
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發乎中孚禪子及青  
蓮居士李白也杜陽雜編載唐咸通間賜同昌公主

綠華紫英之茶，復有常伯熊者，因盧仝茶詩復廣著茶功。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而前，季卿為再舉杯，又有舉羽者，羽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李約沂公之子性嗜茶，嘗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之有焰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裴晉公誠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其後尚茶成風，致回紇入朝，駝馬市茶焉。宋時則以建州為第一，貢茶錄：陸羽茶經裴復茶述不第建州，

陸羽八夫 卷三十一

說者俱謂二子未嘗至閩，而不知物之發也。固自有時，蓋昔者山川尚閩，靈芽未露，至於唐末貞元中，李奕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研膏茶，其後稍為餅，貫其中，謂之一串，偽蜀毛文錫作茶品，亦第言建州有紫筍，而鴈面乃產於福。五代之季，建屬南唐，歲率諸縣民采茶北苑，初造研膏，繼造鴈面，又製其佳者，號曰京抵。宋太平興國二年，始製龍鳳模，遣使印北苑，圖龍鳳茶，以別庶飲。又一種茶，叢生石崖，枝葉尤茂，至道初有詔造之，別號石乳。又一種號的乳，又

種號白乳，此四種出而鴈面斯下矣。真宗咸平中，予謂為福建清鹽御茶，進龍鳳，鳳仁宗慶曆中，蔡襄為漕，改造小龍團以進，甚見珍惜，旨令歲貢，而龍鳳遂為次矣。歐陽修開襄進小龍團，嘗曰：端明士人也，何至作此事。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採造得茶八餅，號石巖白。神宗元豐間，有旨造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之上。哲宗紹聖中，又改為瑞雲翔龍，至徽宗大觀初，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為第一。白茶最為難得，既又製三色細芽，而瑞雲翔龍又下矣。宣和

陸羽八夫 卷三十一

庚季，滑州鄭可簡，始創為銀絲冰芽，蓋將已，據其時，今則去，祇取其心，二條用珍器貯清泉漬之，光如銀絲，一制方寸，新鑄有小龍號，疑其上，號龍團。雪初貢茶，皆入龍鳳，至是慮奪其味，始不用焉。蓋茶之妙，至勝雪極矣，故合為首冠。然猶在白茶之末，以白茶為上所好耳。其茶歲分十餘綱，惟白茶與雪，自鶯替後，與後漢日乃成，乘騎疾馳，仲春已至，通師號為綱頭玉芽。歐陽永叔所謂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師三月嘗新茶者是也。其味之錫名，政和日太平

嘉瑞紹聖曰南山應瑞宜和日上林第一乙夜清供  
 承平雅玩宜年寶玉萬春銀葉延年石乳瓊林毓瑞  
 浴雪呈祥清白可鑿風前甚高賜谷先春價倍南金  
 雲雪葉金錢玉華玉葉長春蜀葵寸金云自陽羨建  
 州而外則有會稽之日錄洪州之雙井南康之雲居  
 虔州之泥片袁州之綠英臨江之玉津大庾之隼坑  
 壽州之黃芽福州之生芽露芽岳州之含膏江陵之  
 楠木湖南之衡山廬州之渠江東川之神泉峽州之  
 碧淵夔州之香山東川之神泉昌明潭州之靈草綠  
 芽南劍之石花錢芽岳州之黃翎毛澧州之綠芽雅  
 川之蒙山綿州之松嶺西平之皋盧光州之薄劍陸  
 州之鳩坑宣州之陽坡婺州之來白歙州之先春早  
 春華英勝金廬州之六安池州之仙芝嫩蕊福祿交  
 合杭州之寶雲香林白雲臨安之天目隨地著各不  
 可殫述是茶雖由唐宋而著然茗之為各見於晏平  
 香茗之賦著於玄暉酪奴水厄載於北齊孫皓以茶  
 與韋昭代酒謝安詣陸納設茶果非始自盧陸也但  
 古之采取皆以冬月至太和七年始詔吳蜀於立春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後作宋時重火前謂禁火以前也今重雨前謂殺雨  
 以前也然亦以清明稍後者為佳又陸羽所烹惟是  
 草茗迨至唐末宋初始用焙碾兼以香劑今則全用  
 茗芽炒製較之前代似為過之建溪諸品無復崇尚  
 論其序次芥為第一虎丘次之松蘿又次之龍井稍  
 薄又次之天池而下供歎而至於水火之候收藏  
 之洗雖茶經所載未足云可與知者道也唐陸龜  
 蒙自云嗜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自注云  
 茶經陸羽庶撰茶訣釋皎然撰豈鴻漸別字季疵耶  
 而兩嗜茶著書者俱姓陸亦可異也事類賦注引茶  
 譜不考著人姓名

和羹

尚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梅味酸用梅則不  
 復用醢矣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  
 肉燂之以薪是梅與醢互用也古人調和無或禮記  
 內則楚辭招魂備論飲食皆不及豉惟史游作急就  
 篇乃有蕪黃鹽豉益秦漢以來始為之

點心

點心二字不知何所始唐僧德山參龍潭路上從

子買點心有過去未來現在點那箇心之說周禮糗

餌粉糗楚辭秬救密餅餠音其呂反救音尼呂

反音其呂反救音尼呂晉人寒具唐人

不托皆點心之類也東晉餅賦有

侵頭薄持起溲半九之號今惟侵頭盛行起溲半九

莫曉為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曉何物唐

內膳有鴿鷓餅天喜餅馳蹄餠春分餠密雲餅餠等

在酉陽雜俎第七卷多飲食然有云蕭家餠飽漉去

湯肥可以瀉茗灰家糗子白榮如玉韓約作櫻桃餠

餠其色不變又有能造冷胡鱈鱧魚臙連丞許草草

皮索餅將軍曲良翰能為驢馱駝峯皆點心之類也

頭腦酒

今冬月客坐輒以既進酒置雜肴其中名曰頭腦不

知所自始按 國初自冬至後至立春日殿前將軍

甲士賜酒肉名曰頭腦酒 景皇即位以大官不充

遂罷設猶存其名云

黃秬米

今浙東山鄉種稻早而先熟者謂之黃秬色正赤南

史崔祖思傳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惟碧綃蚊帳三

齊苜蓿五盞盤桃花米飯任昉傳昉解新安太守去

惟載桃花米意即今黃秬也國語越大夫種曰今吳

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韋昭注曰赤米米之姦

者今尚無有豈吳舊有此種而今無之耶然秬米實

不甚佳較之吳粳五里間香者麤擊甚異矣秬音仙

秬席之秬亦音仙草名似莞

食饌

食饌之盛起自六朝晉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厨膳

滋味過於王者每宴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

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

處子劬驕奢亦有父風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

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大官御膳無以加之然未

嘗載其品物及烹煮之法齊虞仲家富於財而善為

滋味豫章王凝盛饌享賓謂仲曰看羞有所遺否仲

曰何曾食疏有黃領雁恨無之武帝幸芳林園就饌

求味仲獻糲及雜肴數十與大官口味不及也上就

粽求諸飲食方粽必不上醉後體不快粽乃獻醒

酒醑鮮一方而已則何氏因傳有食疏虞氏亦裁有  
禁方也梁何胤初備於味食必方丈後稍去其甚者  
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  
人議之學生鍾旣曰鮓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  
躁極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世至於車盤蚶蠣眉目  
內剛慙混沌之奇曠殼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  
曾草木之不若無瘳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長充庖  
厨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旣議大怒汝南周顒與  
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之所重無

卷八 卷三十一

一七

趨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  
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  
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夫人於血  
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  
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啓鑿刀豈復  
慈心所忍嚙虞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  
人多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胤末年  
遂絕血味卒年八十六胤既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  
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雀紅色集講堂如家

會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  
鍾山死日胤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爐并函書  
云貧道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  
是大壯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  
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卒時夢見一  
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帔行列在前俱拜床下覺又  
見之夫生命至重口腹幾何恣意屠割歛怨庖厨毋  
論輪轉往復卽此暴殄損福造罪爲害匪細况乃錄  
方條疏遞相傳授至凶慘之流蒸人作饌天道有知  
卷八 卷三十一 一八

辨水

中朝故事李贊皇有親知奉使京口語曰還日揚子  
中零水可取一壺來其人醉忘至石城下方憶乃汲  
一瓶歸時獻之李飲嘆訝非常曰此頗似建業石城  
下水其人謝過不隱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過陸鴻  
漸命軍士挈瓶搽舟詣南零取水陸潔器以俟俄水

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似臨岸者其人不服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遂止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其人蹶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陵齋至岸舟盪半懼其抄挹岸水增之處士真神鑒也李大驚實因問水優劣陸曰楚水第一首水最下口占次第之如此則陸之鑒又當在贊皇上矣芝田錄載贊皇在中書通致惠山井泉有僧上謁欲阻水通贊皇曰人未有無嗜好至于燒禾亦是所短况三惑博塞弋奕之事弟子悉無所染和尚不許飲水無乃虐乎僧

卷八 卷八 卷三一

十九

萬斤梁孝王薨時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新莽之敗黃金萬斤者六十櫃宋文帝遣司馬蕭景憲伐林邑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北魏鑄佛像用至數萬斤梁武陵王紀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造至有百造銀五倍之今黃金難得價益高說者謂起於浮屠氏及婦人衣飾耗盡日甚此蓋自唐宋已然真宗咸平四年禁民間造銀鞍瓦金線盤感金線大中祥符元年三司言竊惟山澤之寶所得至難倘從銷釋實為虛費今約天下所用歲不下十萬兩俾上幣棄於下民自今金銀箔線貼金銷金泥金感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用之物並請禁斷非命婦不得以為首飾冶工所用器悉送官諸州寺觀有以金箔飾尊像者據申三司聽自齋金銀工價就文思院換給從之二年詔申禁鎔金以飾器服又太常博士知温州李遯言兩浙僧求丐金銀珠玉錯末和泥以為塔像有高袤丈者毀碎珠寶浸以成俗望嚴行禁絕違者重論從之七年禁民間服銷金及販遮那額八年詔內庭自中官以下並不得銷金貼金剛金戴金圈金解金

卷八 卷八 卷三一

三

珍寶類

黃金多少

秦漢時黃金甚多賞賚動至百千萬斤高帝以四萬斤與陳平漢時納后聘黃金二萬斤衛青至賜二十

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影金盤金織金金線然  
絲裝著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其外庭臣庶家悉皆  
斷禁臣民舊有者限一月許回易為真像前供養物  
應寺觀裝功德用金箔其殿位真像顯人等修初  
造數經官司陳狀勘會議實開奏方給公憑詣三司  
收買其明金裝假果花枝樂身之類應金為裝彩物  
降詔前已有者更不毀壞自餘悉禁違者犯人及工  
匠皆坐至於 國朝塗飾彌廣而所出愈少無有為  
拔本之論嚴限而厲禁之動憂 內供之乏何哉南  
卷八 卷三一 一一

史宋武帝永初二年斷金銀塗陳後主禁縷金銀薄  
度物化生土木人絲華之屬則其禁亦非自咸平矣

寶鈔

漢武帝置皮幣唐憲宗時令商賈委錢諸路進奉院  
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然猶錢與券為  
二也自張詠鎮蜀以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  
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謂之交子後寇瑊  
守蜀乞禁交子轉運使薛用張若谷請官為置務禁  
民私造謂之交子務宋初陳搏有紙錢使不行之說

後用交子會子會價愈低故有使到十八九紙錢飛  
上天之謠賈似道惡十九界之名乃名關子然終為  
十九界矣而關子價益低是紙錢使不行也關子亦  
名楮券李全之叛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式樣造楮  
券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  
川遂饒而江南之楮益賤金循宋交子法置交鈔自  
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錢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  
之小錢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元世祖造中統交鈔  
以銀為率名曰銀鈔一貫文省準錢一千文直銀一  
兩故五十貫為一錠蓋是銀五十兩也後造至元鈔  
大行以一當五名曰金鈔子至至正中中統已廢味  
造至正印造中統交鈔名曰新鈔二貫准舊鈔十貫  
一至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得 國初洪武循元製費  
鈔立法甚嚴令官民通用欲其流行甚於刀泉後竟  
壅格不行今惟以供頒 賜虛名非但不可易斗粟  
而已也

錢文

錢自周景王以前皆沒無字前食貨志景王患錢輕

更鑄大錢文曰寶貨秦并天下錢質如周文曰半兩  
漢有五銖三銖直百之製文亦如之孫吳鑄大錢或  
當五百或當千南宋前廢帝景和元年鑄二銖錢文  
曰景和則錢之有年號自廢帝始也杜佑通典載宋  
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則  
是錢載年號實始于孝建非始于景和矣今本紀但  
載孝建元年鑄四銖錢景和元年鑄二銖錢無年號  
之說馮鑑事始以為載年號始于後魏孝莊時誤梁  
武鑄太吉大通大富錢又鑄四銖五銖錢魏鑄太和  
桂恭八卷八卷三一一 二三三  
五銖錢後魏鑄永安五銖錢後周鑄五行大布錢老  
齊鑄常平五銖錢後周又鑄永通萬國錢至唐武德  
四年廢五銖錢行開通元寶錢非開元通寶也蓋右  
旋讀之自後皆以年號為文高宗曰乾封泉寶肅宗  
曰乾元重寶代宗曰大曆元寶德宗曰建中通寶懿  
宗曰咸通玄寶明宗曰天成元寶石晉曰天福元寶  
漢曰漢通元寶周曰周通元寶又不用年號矣至宋  
則年號之下皆云通寶惟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  
元寶至寶中所鑄錢文曰皇宋通寶以年號皆有寶

字不用重複更其製云錢文無草書淳化中太宗始  
以宸翰為之以賜近臣王元之詩所云囊中猶貯御  
書錢者也其以借竊鑄者莽曰寶貨曰小錢曰么錢  
曰幼錢曰中錢曰壯錢各以大小得名又收曰貨錢  
史思明曰得一元寶曰順天元寶李景曰永通泉寶  
李璟曰大唐通寶王建曰永平元寶通正元寶天漢  
元寶光天元寶王衍曰乾德元寶咸康元寶孟昶曰  
廣正通寶劉龔曰乾亨重寶馬殷曰乾封泉寶文興  
高宗曰天策府寶王審知亦曰開元通寶文興武  
德同王延義曰永隆通寶王延政曰天德通寶馮洪  
曰太平興寶劉守光曰應天元寶以至金遼外夷不  
具載又唐鑄撒帳錢其文有曰長命富貴金玉滿堂  
又有五男二女忠孝傳家天下太平封侯拜相長年  
福慶千金豐樂又有北斗日月龍文龜背雙魚雙鳳  
等樣見錢譜及洪遵錢志南史齊武帝于盆城掘  
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又得異錢文為北斗星雙  
刀雙貝及有人形帶劍焉此即撒帳之製在唐前又  
齊興太守劉元寶于郡城掘得錢三十七萬皆輪



厚徑一寸半以獻上以爲瑞班賜公卿此又不知其何時錢也 國朝洪武初鑄大中通寶錢後改鑄洪武通寶錢後歷朝皆用年號云錢始于周太公然商紀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則商時已有錢名不必始于太公也

流離

前書西域傳罽賓國山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璣珊瑚虎鬼壁流離注引魏畧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緋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

卷八十八卷三十一

二五

光潤愈於衆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真實非真物則流離字不从玉虎鬼亦然今从玉者皆俗字也北史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采礦於山中卽京師鑄之既成乃美于西方者自是中國琉璃遂賤則西方琉璃亦似銷冶所成未必自然物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於是出天子升山取采石焉使民鑄以成器於采石山之上注采石文采之石也則銷冶物

以成器其製自古而然

琥珀

本草琥珀陶隱居注云舊說云是松脂滲入地千年所化今燒之亦作松氣俗有琥珀中有一蜂形色如生博物志又云燒蜂窠所作亦有煮雞卵及青魚枕作者並非真惟以拾芥爲驗又松脂千年爲茯苓又千年爲琥珀又千年爲璧狀似玄玉而輕出自西戎而有茯苓處見無此物今西州南三百里磧中得者大則方尺黑潤而輕燒之腥臭高昌人名爲木璧謂

卷八十八卷三十一

二十六

玄玉爲石璧洪州土石間得者燒作松氣破血生肌與琥珀同見風拆破不堪爲器量此二種及琥珀或與非松脂所爲也梁四公子傳曰交河之間平磧中掘深一丈下有璧珀黑逾純漆或大如車輪雷公云凡用紅松脂石珀水珀花珀物象珀璧珀琥珀紅松脂如琥珀只是濁太脆文橫水珀多無紅色如淺黃委麓皮皺石珀如石重色黃不堪用花珀文似新馬尾松心文一路赤一路黃物象珀其內自有物念動此使有神妙璧珀是衆珀之長故號曰璧珀琥珀如血

色熱於布上拭吸得芥子者真也陳藏器本草引漢

書云出劇賓國一云是楓脂入地千年所化其中有

蜂及蚊蚋形者當是未入土時所粘着者耳南蠻志

云地中有琥珀則傍無草木入土淺者五尺深者或

八九尺大者如斛削去皮初如桃膠久乃堅凝其方

人以爲枕其性生肌止血合全創宋武帝時寧州貢

琥珀於上碎以賜軍士傳金創漢書字作虎鬼爾雅

翼云虎夜視以一目放光一目視物人候而射之日

光墮地如白石即虎鬼也酉陽雜俎僧那照言夜格

桂卷八 卷三十一

二十七

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

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一云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

脇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佳亦主小兒驚

虎初來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

虎來吼擲於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

如琥珀蓋虎日光淪入地所爲則非真琥珀也或言

龍血入地爲琥珀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

土人燒治以爲琥珀今滇蜀作器有近尺者大抵以

松脂所化爲長六朝時琥珀其爲珍貴南史東昏侯

時琥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

### 水銀

本州水銀味辛寒鎔化還復爲丹久服神仙不灰一

名汞生符陵平土出于丹砂注今水銀有生熟此云

生符陵平土者是出硃砂腹中亦別出沙地皆青白

色最勝出於丹砂者是今燒瓮末硃砂所得色小白

濁不及生者甚能銷化金銀使成泥入以鑊物是也

還復爲丹事出仙經酒和日暴服之長生燒時飛著

釜上灰名汞粉最能去蟲唐本注水銀出于硃砂皆

桂卷小乘 卷三十一

二十八

以火燒飛取南人蒸硃砂得水銀雖少而砂不損但

少變黑耳未聞硃砂腹中自出之也圖經曰水銀出

符陵平土今出商州秦州道州邵武軍而秦州乃來

自西羌經云出於丹砂者乃是山石中採瓮末硃砂

作爐置砂於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盆器外加火煨養

則烟飛於上水銀滴於下至於西羌來者彼人亦云

如此燒煨但其山中所生極多至於一山似拆裂人

採得砂石皆大塊如升斗碎之乃可燒煨故西來者

多于南廣水銀謂之瀕丹窻家乃名汞蓋字亦通用

耳其爐蓋上灰亦名瀕粉是也又飛煉水銀為輕粉  
醫家下屬要藥服者忌血以其本出於丹砂故也漢  
武內傳封君達初服黃蓮五十餘年入烏峯山服水  
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唐時金石之藥盛行而  
昌黎大以為誠見韓集中然山谷老人亦嘗服之甚  
効云君輩服此取禍皆由疽根未斷耳謂瀕絕慾乃  
可服丹理或有之未聞有可燒煉為銀之說今烹煉  
方士皆云黃丹砂水銀白金可就而喪家之慘等於  
喪身更可恨也元朱澤民異域說至正丁亥遇二客

桂巷小乘八卷三十一

三九

言延禧間宿衛近侍有拂菻國使來貢道其國當日  
沒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  
先於近海十里掘坑并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馳驟  
可逐飛鳥者人馬皆貼以金箔遮運行近海日照金  
光晃曜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拈囊其人即回  
馬疾馳隨後趕至行稍遲緩則人馬俱為水銀撲沒  
人馬既回速于是水銀之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回  
過坑并溜積其中然後國人旋取之川香草同煎皆  
花銀也則黃銀之事誠有之但其所為水銀者非出

自硃砂而其所為香草又不知何物也今人所取草  
藥皆贗託毫不足信

### 水晶

格古要論云多年老水為水晶按日本國產青水晶  
紅水晶寶貨辨疑又載烏水晶則非水也錢園山藥  
談政和間太和山崩出水晶以木匣貯進數百匣據  
此則是石中所產西京雜記董偃以玉晶為盤貯水  
於膝前玉晶與水相映侍者謂有水無盤必濕席乃  
拂玉盤墜水玉俱碎玉晶下塗國所貢也武帝以賜  
偃玉晶更奇酉陽雜俎于載積水結為頗梨今福建  
漳州出水晶以色瑩而清者為佳其他渾濁者不值  
錢

### 瑟瑟

瑟瑟碧珠也說文作瑟瑟毛詩瑟瑟波玉瓚廣韻玉鮮潔  
貌此卽瑟瑟字所始唐書高仙芝傳仙芝破石國獲  
瑟瑟十餘斛博雅瑟瑟小珠也李蔚傳香與前後係  
道緞珠瑟瑟杜陽編瑟瑟幕其色輕明虛薄無比則  
又似非珠矣盧簡辭傳盧昂坐賦簡辭窮治乃得金

牀瑟枕大如斗但是以瑟瑟飾枕耳五倫書唐德宗陝虢觀察使李泌奏虢州盧氏縣山冶近出瑟瑟請充貢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朕不飾器玩不尚珍奇其出瑟瑟處任百姓求採不禁今唐書德紀及泌本傳皆無此語唐書吐蕃傳章飾最上者瑟瑟金次之全塗銀又次之銅最下五代史于闐國男子冠中國帽婦人鬢髮戴瑟瑟珠言好者一珠易一良馬唐人詩多用此字杜工部石筍行雨中往往得瑟瑟又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此自作蕭瑟

桂考八乘八卷三十一

三十一

解而楊用修以爲秋色碧與珍寶色同故用此字瑟瑟未然曹植嘗爲瑟瑟調辭甚悽苦皆以蕭瑟得名承賸嘗云書傳闕出叠字者多作小二畫于下樂府有瑟瑟二調歌平時讀作瑟瑟後到海南見一黠卒自云元係教坊瑟瑟二部頭方知當作瑟瑟二非瑟瑟也此又以瑟瑟爲誤耳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格物類

火浣布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凋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南史海南諸國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東行漲海千餘里至

卷之三十一

一

卷之三十一

一

自然大洲其土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績績作布以為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洩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燼與上所載大同小異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而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嘗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山外而色白以水沃之即成績其毛織以為布十洲記炎洲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

可三百里許晦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

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為布時人號為火浣布此

是也國人衣服垢汚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

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與神異

經所載亦小異漢世西域舊獻此布桓帝時大將軍

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嘗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盃

而汚之偽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焯焯赫然如燒凡

布垢盡火滅燦然潔白若用灰水焉中間久絕至魏

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

之典論疑其不然明帝刊右廟閣及太學與石經並

立齊王芳時西域來獻此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

示百寮遂刊滅此論天下笑之天下之物非可意測

原不得以已見定其有無然或以為木皮或以為鼠

毛或以為青黑或以為純白迄無正據梁四公子記

拂林國南火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為布炎丘有火

鼠其毛可以為褐皆焚之不灼汚以火浣則木皮鼠

毛自有二種矣木堅毛柔望而可知以陽燧火山陰

柘木藝之木皮改常毛則無改又瑣瑣帽山回乾册

瑣瑣木根製之爲帽火燒不滅亦不作灰能辟寒火  
洲出火蠶綿絮衣一襲止用一兩多則熇蒸不可奈  
當與火浣同類

### 猛火油

游宦紀聞占城國前未嘗通中國唐顯德五年國王  
因德漫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蓋薇  
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香水爲函猛火油以  
灑物得水則出火蓋薇水得自西域灑衣雖敵而香  
不滅見五代史四夷附錄內典云人大得水則滅龍

卷八 夫 卷三十一

三

火得水則熾信有此理論曰龍能變水人能變化龍  
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亦此理也按  
占城卽古越裳林邑洪武三年其國王阿答阿者遣  
使 朝貢 詔封爲占城國王賜鍍金銀印其貢有  
犀象孔雀諸香花布而無所謂猛火油蓋薇水者蓋  
薇水則暹羅及須文達那國貢而蓋薇露則瓜哇國  
貢之知水與露是二物也至猛火油其怪而 國朝  
不以貢蓋聖世不貴異物耶廣輿志亦云占城國產  
此國人用以水戰云特不以爲貢雜中記異錄西北

邊城皆掘地作大池縱橫丈餘以蓄猛火油不閱月  
池土皆赤黃又別爲池而徙焉不如是則火自屋柱  
延燒矣猛火油者皆出于高麗之東數千里曰初出  
時因盛夏日方烘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卽爲火惟  
真琉璃器可貯之油入水行藻俱盡魚鱉遇之皆死  
據此則宋時東夷當以此來貢也遼阿保機時人有  
以猛火油獻者謂其可以攻城迷律后笑止之

### 石墨

水經注銅雀臺北曰水井臺高八丈上有水室室有  
數井深十五丈藏水及石墨焉陸士龍與兄書云  
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今送二螺笕  
縣有墨山山石悉如墨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  
好可寫書南唐徐鉉云建康東有雲亢山西有石墨  
縣縣南石嶺上有石墨土人多采以書南雄州江中  
有石墨色軟嫩可層層揭得或曰可已婦人血疾  
州廟中雷雨物起人多于野中獲得石狀如蟹石謂  
之雷公墨光訟者投牒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爲判人  
山海經女床之山其陰多石涅楊用修云石涅一名

畫眉石卽今之石墨也。上古用漆書，中古用石墨，後世用烟墨。則知石墨之來已久。西陽雜俎無勞縣山出石墨，燬之彌年不消。

紙

後書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絲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按前書外戚孝成趙后傳：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法，赫音

能卷小乘八卷三十一

五

兄弟間牆之隙，赫蹏薄小紙也。三輔故事：衛太子獄，鼻來省帝疾，至甘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獄鼻當以紙蔽鼻。充語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腹臭，故蔽鼻。帝怒，太子走還。則紙西漢時已有之。恐非縑帛也。一云：倫紙有玉版，貢餘經屑，表光玉版貢餘，雜以零布破履亂麻爲之。惟經屑表光，非亂麻不用。自倫而後，北海人左伯，字子益，與毛弘等皆能作紙。而子益尤得其妙。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益之紙，研妙輝光，晉詔書用青紙，表用黃紙，扶桑國以

能卷小乘八卷三十一

六

扶桑皮爲紙。南方草木狀：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秦康五年，大秦獻三萬幅，常以萬幅賜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令寫所撰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以進。未至而預卒，賜其家，令上之。詩鶴鳴疏：穀，惡木也。幽州人謂之穀桑，揚州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潔白光潤，甚好。石季龍寫詔，用五色紙。謝康樂山居剝芟岩椒，自注云：芟皮可以爲紙。顧文薦負暄錄云：扶桑國出芟皮紙。宋史高麗產白硯紙，王逸少書蘭亭敘，用畫繭紙。則帖有會稽堅紋竹紙，韋讀書訣墨藪引逸少云：紙取東陽魚卵墨，取廬阜松烟，癸辛雜志云：王逸少少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紙，又用張永義製紙，取其流麗，便于行草。張華用桑根紙，拾遺記：張華進博物志，以于闐青鐵硃，遼西麟角筆，南越劍釐紙，蕭子良與王僧虔書云：尤伯之紙，妍妙輝光，范甯用藤角紙，桓玄用桃花紙，隋時有雙流紙，亦名小灰紙。江寧縣東十五里，有紙官署，齊高帝於此造凝光紙，蕭成採野藤

土穀作五色斑文紙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冊書用  
簡以竹爲之畫背而施行者曰發曰札川黃麻紙本  
旨而行者曰初牒用黃藤紙敕書用絹黃紙學士制  
不自中書山故蜀用白麻紙白麻益池州楮紙也玄  
宗開修書院集賢學士通籍出入太府月給蜀郡麻  
紙五千卷段成式在九江造雲藍紙青童君有瑯玕  
紙又作書有粉牒紙硬黃短藤紙楮紙鳳凰紙會府  
紙南唐有澄心堂紙吳越有蠲紙玉冰紙芸窗小說  
宋毫間有織成界道者名烏絲欄紙老學庵記鄂州

卷末八支 朱三一二

蒲圻縣紙厚薄緊慢得中麪粘久不脫宋史大食國  
開寶四年來貢方物以其使爲懷化將軍特以金花  
五色綾紙寫官誥以賜癸辛雜志括蒼有軒樣紙小  
而多層數至十餘疊又宋人寫藏經有碎碧紙又翻  
陽有鶴白紙匹紙長三丈至五丈名白藤紙元有清  
江紙又蜀中有松花紙玉屑紙雜色流沙紙玉板紙  
蜀紙講有假山南假榮冉村竹絲四種皆以楮皮爲  
之劍溪以藤爲紙名玉葉紙廣南以棧香樹皮爲紙  
名香皮紙以海苔爲紙名側理紙文理縱橫故名理

或作釐亦名陟釐卽張華所用者也以密香樹皮爲

紙名密香紙歙郡龍鬚山墨光白滑水翼凝霜紙吳  
興有烏程紙江南有由拳紙廣都有雙流紙亦名小  
灰紙高麗有白碎紙亦名蠻箋以箋名者有魚子箋  
杏紅箋天水碧箋桃花箋金花箋魚箋花箋洪見箋  
塗金箋咸通中非烟以碧茗箋贈趙象蜀薛濤造彩  
霞金粉龍鳳箋十色綾紋箋霞光箋亦名彤霞箋蜀  
王衍賜金堂令張蠟霞光箋五百幅謝師厚在益州  
製箋名謝公箋東坡云川紙取布頭機餘經不受緯

卷末八支 朱三一二

者治作之名布頭箋此紙冠天下六合作者終不及  
宋有碧雲春樹箋團花箋金花箋浣溪箋元有彩色  
粉箋蠟箋黃箋羅文箋春膏水玉箋百韻箋可以寫  
詩百韻有學士箋長不滿尺小學士箋又半之又有  
假蘊箋印金銀花於其上又有連二連三連四箋最  
下者曰冷金箋箋字亦作牋王右軍爲會稽內史謝  
公就乞牋紙右軍簡較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與宋太  
宗親書五色金花箋以賜趙保忠 國朝永樂中江  
西西山置官局造紙最厚大而佳者曰連七曰觀音



紙有奏本紙出江西鉛山有榜紙出浙之常山直隸  
廬州之英山有小箋出江西之臨川有大箋出浙之  
上虞今 內用者有細密酒金五色大簾紙酒金箋  
有白箋堅厚如板兩面研花如玉有印金五色花箋  
有磁青紙吳中有無紋酒金箋松江有潭箋新安有  
做宋藏經箋餘多脆薄不堪用然當以高麗綿繭為  
第一云 綿繭印白紙

香餅子

歸田錄蔡端明既為余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  
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須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  
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端明大笑以為太清而不  
俗後月餘有人遺余清泉香餅一篋端明聞之歎曰  
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佳物清泉地名香  
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今亦呼  
香餅子以落蘊根炭為之絕佳

青蛇

芝田錄載陶貞白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寶勝往往飛  
騰如二青蛇按貞白本傳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

通初又獻二丹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為佳寶芝田  
錄以為刀疑誤寶勝亦成勝之誤

卷帙

或云書唐以前皆為卷帙今之一卷即古之一帙自  
雕板以後則裝輯成帙按說文帙書衣也唐韻書帙  
又次序也阮孝緒七錄大抵五卷以上為一帙經典  
錄七百三十帙紀傳錄二千三百四十八帙子兵錄  
五百五十三帙文集錄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伎術錄  
六百六帙佛法錄二千五百九十五帙仙道錄四百  
五十九帙共八千五百四十七帙四萬四千五百餘  
卷則帙何必始於鏤刺之後耶故當以承受之成次  
序耳帙字亦作表內則婦事舅姑右佩箴管線續施  
繫表疏表刺也以針刺表而為繫囊則帙當是書囊  
文帝集上書囊即帙也其來已久莊子作表

印板

開元以前經史皆古文明皇始令衛包改為今文然  
亦未有鏤板後唐長興三年馮道等奏曰請依石經  
文字刻九經印板始顧匠鏤刻廣頒天下又母昭登

貧時從人借文選不得發憤曰若肯當鏤板遺學者後為蜀相卒踐其言又柳玘家訓序云常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則印板固始于蜀也又宋慶曆間有布衣畢升為活本燒泥為字鎔蠟置板中令平數本指日可就此為活字板之始大都宋初印板雖行亦甚艱得歐蕪名公多借本繕寫今板刻浩繁卷帙甲墓遠不及宋則以工力荷簡警較未精故耳按陞河汾燕開錄載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初廢像遺經悉令雕板則在柳玘前已有雕板矣而唐太宗明皇

卷考小乘八卷三十二

十一

皆令五品以上子弟給筆札入弘文館抄書豈釋典之有印板其來已久而後漸及於諸書耶

格古

游宦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者書矣其間有議論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以臨摹為一體不知臨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宛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假如枕角毫厘必

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為真古其製作則有雲紋雷紋山紋垂花雷文輕重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月飛廉饕餮蛟螭龍麟鳳熊虎龜蛇鹿馬鸞夔犧雖余手反鳧雙魚蟠虺如意回絡盤雲百乳鸚耳貫耳假耳直耳附下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礎草稼草篆帶若結之星帶四旁飾輔乳鐘名用以碎乳鐘名大乳三十外復有小乳六外復有小乳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即以名之

卷考小乘八卷三十二

十二

如雲雷鐘鹿馬洗鸚耳壺之類是也如以款識名如周叔夜鸚齊侯鐘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鐘大曰日鐃小曰鼎尊彝彝舟類洗而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有耳有耳卣音之鼓反角類彝而杯敦

瓶爵斗有耳有流有卣音之鼓反角類彝而杯敦

豆音牛能反鏡音徒歷反簠音都定反簋音都定反簠音都定反簋音都定反

簠音都定反簋音都定反簠音都定反簋音都定反

簠音都定反簋音都定反簠音都定反簋音都定反

簠音都定反簋音都定反簠音都定反簋音都定反

簠音都定反簋音都定反簠音都定反簋音都定反

簠音都定反簋音都定反簠音都定反簋音都定反

音呼玄反類洗  
玉篇云小盆也  
打磨錚鐸類鏡  
而矮鏡威斂飾物  
也在鑑印

節鐵戈矛盾弩機表  
旂鈴刀筆杖頭蹲龍乘與

之飾武云  
鳩車見戲  
提梁龜蛇硯滴車格托轅之屬

此其大槩難於盡備然知此者亦過半矣所謂款識

乃分二義款謂陰字是凹入者刺畫成之識謂陽字

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蠟茶色亦有

差別三代後秦漢間之器流傳世間歲月寢久其色

漸黃而潤澤今士大夫論古器以極薄為真此蓋一

偏之見也有極薄者亦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

老卷八乘八卷三十二  
十一

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其藝亦今鑄不及

畢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為真者也邇來好事家

少閱宜和博古及格古要論便自稱賞鑒而新安姑

蘓黠滑之徒好為贗物以欺盲瞽獲重價以去而得

者摩娑陳設祇足供識者之一噓耳至於書畫法帖

定別尤難東坡猶受南宮之欺而况其謬劣者哉有

志於此者聞見要廣師承要的而至於會心處又別

有神解非可以言傳也唐小說載裴休尚古好奇掌

繪誥日有親表授曲阜令土人墾田得古器曰盂腹

容三斗淺項瘳足規口矩耳蠹便模糊洗滌磨礱

隱見九字帶益之腰令不能辨有書生姓魯者辨之

曰齊桓公會于葵丘歲鑄令大喜肇致河東之門休

以為春秋時物寶惜特甚非分深者不得與觀後知

貢舉門生有以益寶為請者公出於庭廉不賞歎獨

劉舍人蛻以為不然公不悅曰果有說乎劉曰春秋

小白九合諸侯葵丘其八也禮經諸侯五月而葬既

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定謚生前安得有謚乎乃

為近世贗作無疑也裴公恍然命擊破然後舉杯此

老卷八乘八卷三十一  
一日

論良是然史記武紀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

少君曰此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刺果齊

桓公器一宮畫賦不知當時器上所刺有桓公字否

也恨裴公不以此難劉耳符堅時藍田得古器容三

十七斛腹有篆文朝無識者以問釋道安安曰魯襄

公所鑄也鑄時何以便有襄謚若桓器為贗者博古

所載皆無信理

俎豆

衛靈問陳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

之學也左哀十一年孔文子將攻太叔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筮之事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兩語皆衛事不相同如此俎所以載曲實禮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梳夏后氏以嶽商以柎周以房俎鄭注梳斷木爲四足而已嶽之言屨也謂中足爲橫距之

象周禮謂之距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撓之也房謂之下附也上下兩間有似于堂房魯頌曰邊豆大房又曰夏后氏以揭豆商玉豆周獻豆鄭注揭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揭周禮天官邊人

掌四邊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鄭注邊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釋器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邊豆盛菹醢邊盛棗栗其實邊亦豆也曾子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知非君子所急而夫子云然者援禮器以拒兵革之問矣辭也

瑚璉

論語何器也曰瑚璉也包咸注瑚璉委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簋簋宗廟之器貴者按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周之八簋注云皆黍稷之器其制未聞疏云簋是黍稷之器敦與瑚璉共簋簋連文故云皆黍稷器也論語注及鄭賈杜皆以爲夏曰璉當以禮記爲正朱子仍之而復云飾以金玉不知何據左傳胡筮之事則嘗聞之矣胡亦作瑚

犧尊

南史劉杳傳嘗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尊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

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墓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非虛也約大以爲然按左傳犧象不出門注犧尊象尊也禮器犧尊疏布竊疏犧尊者先儒云刻樽爲犧牛之形用以爲尊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謂婆尊也則謂爲犧牛形者犧音許宜反謂爲鳳羽婆娑者犧音素何反既有二義即分二音約之說本於鄭杳之說本於先儒鄭義自有所據沈遠以爲然蓋以

素柯之音爲非也

杯

古人飲酒無言杯者禮記孟子栝栝注栝樸素也疏栝隨也栝屈木孟也隨音貢栝栝飲器所以盛羹字亦作杯項羽傳分我一杯羹字義同張良曰沛公不

勝栝栝禮記注作杯勺蓋言所用之少栝栝皆非酒器也古人飲酒之器名凡有五一升曰爵爵盡

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也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自適觸罪

老未八卷八卷三一二

一二

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也禮記

夏曰琖商曰斝周曰爵爵蓋五器之總名其實曰觸觸餉也其以爲罰者則名觥兕觥是也觥亦五升所

以罰不敬觥節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靡然著明所以餉不得名觥一云觥大七升蓋觚解角散之

外別有此器以兕角爲之一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知觥必以罰者地官閭胥當其比觥撻罰之事春官

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是觥以罰爲義也卷耳我姑酌彼兕觥七月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注兕觥角爵也

蓋禮法享燕須設之耳不謂卽以罰人也前漢高紀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應劭云古作觥飲酒器以角作受四升卽前所謂角者耳禮玉爵弗揮疏玉爵玉杯蓋自漢以後竟呼酒器爲杯矣張釋之傳取長陵一杯土杯音步侯反謂以手掬之也讀爲杯誤

箸

曲禮飯黍毋以箸說文箸飯歃也張良傳借前箸籌之字又作櫛史記周亞夫傳獨置大哉不設櫛願上方取櫛俗作筯微子世家紂始爲象箸箸音直畧反

禮記六卷八卷三一二

十八

周禮六尊有犧象箸壺泰山箸尊者箸地無足是也禮記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箸股尊也犧象周尊也皆音直畧反自是尊名象箸玉栝事相近故箕子以爲歎一音直慮反者非六韜殷君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也杯以盛羹非酒器詳上

案

梁鴻孟光舉案齊眉楊用脩以爲案重不可舉當是枕字引古詩青玉案卽枕也蓋誤以案爲今桌案之

案耳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樹禁注樹禁  
似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案所以承尊手可捧持  
故曰舉案樹禁不可知鄭以今案釋之疏所謂案漢  
禮器制度而知今案也鄭注周禮云樹今無足舉疑  
是托盤之類稍廣而長中畫雲氣菱苕華為飾上用  
四周下無足禁有足刺為案帷之形外戚傳許皇后  
五日一朝皇太后長樂宮親奉案上食毛詩疏荇接  
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莖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  
負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置之案中而連  
案卷八夫八卷三十一

食故曰案周禮考工記玉人案十有二寸案案亦案  
列注案玉案也疏案十有二寸者玉案十有二寸案  
案十有二列也以此知楊說無據  
詩我姑酌彼金罍瓶之整矣惟罍之恥罍酒罍也  
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  
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刺而畫之為雲雷之  
形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醉人君以黃金飾  
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刺為雲雷之象象雲雷博施

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醉  
注云罍亦刺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言刺畫則川木矣  
故禮圖依制度云刺木為之韓詩說言士以梓無飾  
則士以上皆用梓而加飾也禮圖云大一斛其所容  
甚多瀉酒於瓶以供斟酌故瓶罄而罍恥也尊卑雖  
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卷耳係文王之詩尚未為天  
子則黃金罍天子諸侯皆得用之韓詩以天子為玉  
飾大夫得黃金飾者未有考參我疏引釋器云小罍  
謂之坎郭璞曰罍大者容一斛則罍亦有大小不等  
也疏又云罍器大餅器小酌酒者當多酌罍少酌餅  
不得使小餅先竭今餅畫而罍尚盈是為酌罍者之  
恥也據此則餅罍並設均為酌器亦無以罍瀉餅之  
說周禮考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  
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  
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  
梓師罪之注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為解豆  
當為斗衡平也平爵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  
梓人焉

干將莫耶

吳越春秋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莫耶干將妻也干將作劍金鐵不銷莫耶曰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乃斷髮剪爪投于爐中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窶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廬一云二劍皆鍊銅鑄之非鐵劍也王子年拾遺記昆吾山有獸如兔食鐵膽腎皆精鐵吳武庫中兵刀俱盡而封識如故簡之得二兔剖之其肝腎皆鐵也遂鑄以為劍雄曰干將雌曰莫耶與圖志孫權發趙佗子嬰高墓得龍劍三各有刻文曰純陽干將莫耶

烏號

封禪書黃帝騎龍上仙羣臣攀龍髯墮持其弓而泣因謂其弓為烏號武陵葉宇記延溪有栢樹枝條楊茂嘗鳥集其上枝下垂及地鳥去枝偶折羣鳥號嘯不已土人取其枝為弓名曰烏號與此異

鎗

鎗音楚咩反酒器也南史蕭穎士傳元帝欲鑄壞元

日上壽銀酒鎗何點傳竟陵王子良遺點嵇叔夜酒

盃徐景山酒鎗字亦作鎗韓畧曰溫酒器也今書兵

器亦曰鎗音七羊反北史來整驍勇所向皆捷諸賊

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

千萬眾只怕榮公第六郎整護兒第六子也唐單雄

信幼時父堂前植一棗樹至年十八伐為鎗長丈七

尺拱圍不合刃重七十斤號為寒骨白常與秦王卒

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山因為尉遲敬德拉

折梁王彥章驍勇有力能跳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

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軍中號王鐵鎗字亦作槍後

漢紀光武伐大戎大槍五代史弘肇傳安朝廷定禍

亂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宋史郭遵傳復

持鐵槍進所向披靡任福傳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

王珪傳槍直珪胸又一蔣復以槍進杜詩若卧綠沈

槍又機槍慧星名音楚咩反讀音千羊者誤

笏

今之手板謂之笏笏是尊卑之通名左桓二年衮冕

飯珽注珽玉笏也管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玉藻

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于笏釋名曰笏忽也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疏物漢魏以來謂之持簿蜀志秦宓見太守以持簿繫頸又玉藻云笏卑用也因飾以示尊卑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其長短方圓曲直大小尊卑以殺其名爲笏則一耳後世天子稱珪惟臣僚所執者乃名爲笏 國朝三品以上用象四品以下用木

骨朵

卷八 卷三十二

二十三

元有宿衛之官號都赤輪次入直負骨朵于肩佩環刀于腰蓋所以備不虞也雖宰輔日近清光凡有所奏都赤輒禦之不敢進宋景文筆記云關中人以腹大爲胠胠上音孤下音都俗有謂杖頭大者爲胠胠後訛爲骨朵音都

鳩杖

避暑錄載續漢禮儀志記歲八月民年八十賜玉杖端以鳩爲飾風俗記言漢高帝與項籍戰京索問兵敗伏叢薄中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得免卽位作鳩

杖賜老人又輿地志載真定有高祖廟在今臨城縣鳩爲井旁記云沛公避難井中有雙鳩集井上追者不疑得免按沛公未卽位前未嘗至趙三年稱漢使入信耳軍此雖趙地然在修武非今真定也唯八年冬東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還過趙宿栢人在今順德府唐山縣時貫高等欲弑上上心動去弗宿此時安得有避入井中事蓋鳩與鳩事相類而或以爲京索或以爲臨城相傳之訛也至杖之用鳩自取其不噎所謂祝噎祝饑之義而必以本之高祖避難之說

桂巷小乘 卷三十二

二十四

蓋無謂矣太平廣記載築陽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高祖避羽于此爲雙鳩所救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厄井間雙鳩集其上誰知下有人漢朝每正月輒放雙鳩起此說與風俗記稍近蓋言者詳畧耳

方麴

北史齊楊愔爲吏部尚書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惜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惜聞不屑焉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



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  
麵障面我何不識卿沒漢驚服陽用修云讀者不知  
方麵爲何物按說文箇麵薄也通作曲漢書周勃傳  
織薄曲爲業方言薄謂之曲此云方麵障而蓋竹織  
方扇也前書注蕞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楛師  
古許慎云蕞薄爲曲也爾風八月崔葦法豫畜崔葦  
可以爲曲也小雅魚麗于罭注罭曲梁也寡婦之笄  
也疏曲薄也以薄爲魚笄其功易故號爲寡婦之笄  
則曲以葦爲之非可驢上部面直以爲方扇義無所

桂卷小乘八卷三十二

二十五

樞

韻會樞丘祇反泥行所乘史記作樞按史記夏紀陸  
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樞山行乘樞徐廣曰樞他  
書或作樞孟康曰樞形如箕樞行泥上如淳曰樞音  
茅樞之樞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樞徐廣曰一  
作樞音丘遙反如淳曰樞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  
之屐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音紀錄反則一作樞者  
乃樞字非樞字也尚書注疏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

泥乘樞山乘樞疏樞音丑倫反漢書作樞如淳音樞  
樞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樞形如木箕樞行泥上尸  
子云深行乘樞樞音子絕反樞方追反史記作樞徐  
音丘遙反漢書作樞音九足反漢書溝洫志陸行載  
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樞山行則樞師古曰樞讀如本  
字樞音居足反書疏以史記爲漢書誤紀錄居足九  
足同音樞之非樞明甚沈約蕭韻中不收樞字而誤  
以樞爲丘遙反又屑韻中不收樞字而霽韻中收之  
誤亦甚矣今俗戲以兩木支足而行有高至七八尺

樞卷小乘八卷三十二

二十六

者亦讀爲丘遙音而書作樞字皆承韻書之誤也別  
子宋有闢子者以技于宋元君而使見其技以雙杖  
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劍透而躍之五劍  
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此蓋今戲所自始字  
亦作蹻抱朴子乘蹻周流天下蹻道有三法一龍蹻  
二氣蹻三鹿盧蹻前書西南夷傳莊蹻蹻音居畧反  
與此音異

淳于服匿

南齊始興王鑑傳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戲

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闊三尺四寸四如箭  
銅色黑如漆其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  
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苴莖當心跪注淳于  
以手振苴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  
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  
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蘓武子良  
祥祝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言按周禮鼓人以金  
錡和鼓注錡錡于也圓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  
與鼓相和一說形如鐘有舌樂書云自金聲之淳言

卷八夫八卷三一二

二十七

之謂之錡則淳字本作錡于字亦作鈇金名將于後  
周書解斯微傳樂有錡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  
蜀得之皆莫之識微見之曰此錡于也衆弗之信微  
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苴筒持之其聲極振衆乃嘆服  
微乃取以合樂焉今周禮無于注然云以苴筒持之  
未聞注之以水及以手振苴之說蘓武傳單于弟於  
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綱紡繳檠弓弩於軒王愛之給  
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服匿穿盧孟康注服匿如  
鬼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晉灼注東北界人呼小

石甕受二斗所曰服匿是賜武者於軒王非單于也  
且受酒酪是夷器底下爲得有字可識又東北界多  
有此器何必其爲蘓武所得賜也其二云受二斗與受  
七八升又不合當是好古之人影響論事未可定據  
爲實耳

琴名

黃帝琴名清角齊桓公琴名號鐘楚莊王琴名遠梁  
司馬相如琴名綠綺上元夫人琴名雲琳見漢武內  
傳蔡邕琴名焦尾見傳玄琴賦宋書樂志引傳玄琴  
賦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綠綺世云焦尾伯喈琴以傳  
氏言之非伯喈也按齊書王仲雄善彈琴時有蔡邕  
琴在主人衣庫上初五日一給仲雍則焦尾爲蔡琴無  
疑蓋宋志傳寫之誤秦始皇琴名程璜趙飛燕琴名  
鳳凰李沂公百衲琴一名響泉一名韻磬見因話錄

卷小乘八卷三十二

二十八

韓晉公琴名大忽雷小忽雷裴說琴名靈開渠見南  
部新書錢忠懿王琴一名洗凡一名清絕見琴志又  
唐琴有玉振黃鶴秋吟鳴玉秋籟萬壑松水清霜鐘  
秋嘯琴玉寒玉冠古韻磬多雷氏斲又高麗琴名混

池材宜和舊物有股武鉞屨曆中斷名瓊響雷威所  
斷名春雷不知作者有石上清泉趙都丞之大雅節  
齋之浮磬卜氏之奔雷鮮于伯機之震琴俱見周公  
謹雲烟過眼錄錢塘僧淨暉琴名霜鏞見墨莊叢錄  
又雷氏琴有忘味霧中山諸名見西溪叢話 孝廟  
時有獻古琴名霹靂上喜甚賜以千金

劍名

顛項劍一名畫影一名騰空見拾遺記衛氏得殷三  
寶劍一合光二承影三霄練見列子太甲劍名定光

卷下末八卷三一二

二十九

武丁劍名照膽孔甲劍名夾昭王劍名鎮岳簡王劍  
名駿秦昭王劍名誠始皇劍名定秦漢高劍名赤霄  
卽斬蛇劍也文帝劍名神龜宣帝二劍一名毛一名  
貴更始劍名更國光武劍名秀霸順帝劍名安漢靈  
帝劍名中興昭烈劍名章武曹操劍名孟德孫亮劍  
名流光宋文帝劍名步光梁武帝劍名與國魏道武  
劍名鎮山又劍名沉水見刀劍錄周武王劍名輕呂  
見汲冢周書周文王劍名錄楚莊王劍名育齊太公  
劍名闕齊桓公劍名慈吳闔廬四劍一千將二莫耶

三年闕四辟閭一云辟閭卽湛盧見荀子韓之劍戟

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陽合購鄧師宛馮龍淵太阿見

國策魯寶劍名孟勞見穀梁傳一口寶刀非劍也楚

三劍一龍淵二太阿三工市一作布見越絕書吳夫

差劍名扁鏤見左傳趙八劍一奄日二斷水三轉鬼

四懸翦五驚霓六滅覓七劫邪八真剛見拾遺記又

吳闔廬家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

時耗魚腸之劍在馬越五劍一鈍鈞二湛盧亦作沈

盧古字通用三豪曹亦名勝邪四魚腸五巨闕見越

卷下末八卷三一二

三十

絕書又越寶劍名步光見吳越春秋又越王勾踐使

工人以白牛馬祠昆吾之神鑄八劍一掩日二斷水

三轉鬼四懸翦五驚霓六滅覓七劫邪八真剛見拾

遺記及史記又秦昭王時金人奉水心之劍見晉書

漢明帝賜尚書三寶劍一楚龍淵二蜀漢文三濟南

椎成見後書吳大帝六寶劍一白虹二紫電三辟邪

四流星五青冥六百里見崔豹古今注魏文帝三寶

劍一飛景二流采三華鋌見典論又素質魏文劍名

青萍古劍名見文選注唐德宗佩火精劍見杜陽雜

編唐末東川留後顧彥暉所佩劍號赤粉寶見新書  
本傳洪州刺史符石匣中二劍一有旌陽字一有萬  
仞字見朝野僉載吾千之劍見王翦傳

用物別名

用物惟琴與劍名最多其他別得名者如蚤弧靈鈺  
姑蠶大旆大白小白呈施洪願旗名賜夷鞏闕雀膝  
犀厨甲名孟勞善勝寶勝徑路拍髀刀名繫弱烏號

巨忝大扇大黃馮珧弓名踞踈弩名劉劭趙郡賦曰

其器用六弓四弩綠沉黃間棠谿魚腸丁令角端飛

桂卷小乘卷三十二

三十一

鳧電影忘歸矢名巨羅不落銀阿常滿玉海酒器名

魏文典論劉表子弟並好酒為三爵大曰伯雅容七

升次曰仲雅容六升次曰季雅容五升肥胡幡名丁

寧鈺名鏤衝鞍名忘歸夏服金僕姑箭名餘皇須處

槎舩舩艇金翅青龍艘艘舟名參差蕭名昭華笛名

國腹玉環遠殿雷大小忽雷琵琶名居巢笙名樂府

雜錄笙一名參差踰麋墨名不律筆名昭兆句鏤白

若青純祭神屋寶窈名賦顏接離帽名方山側注惠

文遠游進賢冠名不借草履名龍輔玉名火齊玫瑰

鼈采其難珠名又扇亦名莫難一云火齊狀如雲母

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蟬翼積之則如紗穀之重

杏也非珠類葱靈車名即當瓊名此類甚煩不可殫

述又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瑟密須之鼓棠夷之甲姑

茂之旗扇虛之矛恭衛之箭谿子之弩孤父之戈皆

以所出之地為名若兗弓和矢非專名也琴劍名有

別載

桂卷小乘卷之三十二

桂卷小乘卷三十二

三十二

西陵來

仙釋類

呂翁

唐異聞集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非洞賓也洞賓自序以為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日開元其非洞賓無可疑者或以為開元恐開成之誤開成雖文宗時然此時洞賓未得稱翁宋史陳搏傳稱開西逸人呂洞賓有劍

術百餘歲面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為神仙數來博齋中人咸異之一云呂洞賓關右人咸通

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為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而滕宗諒亦有贈洞賓詩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五代時人則呂翁洞賓自是一人今誤為一耳蕭東夫

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惟應巖谷故依然城

南老樹朽為土簷外稚松青拂天枕上功名祇擾擾

指端變化又玄玄刀圭乞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劍

仙第五句亦誤用呂翁事施肩吾有鍾呂傳道集胡

元瑞以為廣記鍾顯于宋世王定國嘗與遊宣和書

譜始有其名自謂生于漢呂洞賓執弟子禮恐亦非

唐人也盧生名英見陳心叔名疑幽明錄載焦湖廟

有一栢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垢時單父縣人楊林為

賈客至廡所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

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垢中遂見珠樓瓊室有趙太尉

在其中即嫁女于林生六子皆為秘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意忽如夢覺猶在枕傍林怡然久之此與黃梁事正相同

在卷八矣

韓湘

昌黎集有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詩一封朝奏云云

青瑣高議云湘字清夫公姪也落鬼不羈公勉之學

乃笑作詩有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汝能奪造化開

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

二朶葉間有小金字乃雲橫秦嶺十四字湘曰事久

可驗公後貶潮陽途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

公憶花句乎公詢地名即藍關也再三嗟歎遂成一

律不言湘為姪孫一云是昌黎外甥忘其名幼落托

好酒雲水二十年絕耗一日歸作小技其可怪云能

染花紅者可便碧或一朵有五色因削根置藥而去

是歲昌黎貶湖州至商山阻雪甥迎馬首而立扶持

殷至昌黎作五十六字詩別之一封朝奏云云別奏

花發果如其說一葉中有十四字雲迷秦嶺云云則

事非出於湘也見僊傳拾遺酉陽雜俎韓愈侍郎有

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

弟悉為凌辱韓知之遂為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旬

寺三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管

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為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

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堦前牡丹曰叔要此

花青紫黃赤惟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

箔曲尺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榻窠四面深及其根寬

客人座惟資紫鑛輕粉朱紅且暮治其根凡七日乃

填坑白其叔曰恨較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

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一韻

與仙傳拾遺同而云疎從子姪則又非外甥也亦無

湘名

嫦娥

古者以羲和為日御常儀為月御儀與娥同音因加

女傍淮南鴻烈解遂云后羿請不灰之藥于西王母

其妻嫦娥竊之以奔月一云娥將奔月枚筮之于有

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母

恐母驚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則婦

娥與蟾蜍又為一物又有吳剛伐桂玉兔搗藥之說

不知太陰之中何以着此道書奔日之仙曰薛儂奔

月之仙曰結隣其說更異又帝嚳四妃長曰姜源次

曰簡狄次曰慶都次曰常宜常宜生帝摯宜儀音同

則常儀豈即帝嚳妃耶其說玄邈皆不可考

遊月宮

小說載明皇遊月宮一以為申天師有廣寒清虛下

視玉城嵯峨如萬頃琉璃素娥奏霓裳羽衣曲事一

以為羅公遠擲杖化銀橋事一以為葉法善有過潞

州城奏玉笛投金錢事幽怪錄以為遊廣陵非潞州

也其事幻妄不足道樂志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覽

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終引聲益緩則非月宮所傳可知又開天傳信記玄宗云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予以玉清之樂寥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醉酣久之合奏諸樂以送吾歸其曲悽慟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尋之盡得之矣此曲名紫雲迴遂載樂章如此則明皇之遊月宮者屢屢矣夢耶非耶又不知紫雲迴較之霓裳羽衣何如也宣室志杜陵韋介遇玉清女授以紫雲之曲使持奏天子介辭以書生無路上達仙女曰吾將以夢傳於天子事與傳信記合但止云紫雲無迴字

王質

輿地記載衢州爛柯山一名石室道書謂青霞第八洞天晉樵者王質入山見三童子奕質置斧而觀童子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饑局終示質曰汝斧柯爛矣質歸家已百歲郭緝之東陽誌云晉中朝有王質者嘗入山伐木至石室見四童子彈琴而歌質因畱鐵斧柯而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狀若棗質取食之更不復饑遂復少畱亦謂俄頃童子曰汝來已久

何不速去質承命視所坐斧柯爛盡既歸計離家已數十年矣舊宅遷移屋宇靡存遂號痛而絕述異記延安郡有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基而歌質因聽之下畧同此一事也而童子或四或三或數人所遇或琴或奕迄無定據且追隨仙侶幾及百年而塵心彌熾一痛殞生流連瞬息反促居諸足供智者之一噓耳圖經亦載此事云昔有人駕牛采樵入蒙泰山見二老人奕其人繫牛坐斧而觀局未終老人曰此非汝久畱處樵人起而斧柯已爛牛爲枯骨矣又神仙傳漢神爵元年東吳金華山世傳參地行仙有木客薪于山中見兩黃冠基于松下欄坐而窺之良久欠身欲歸俄失黃冠所在殘局未收視手中斧柄已爛矣歸則陵谷已變國邑非舊問之曰宋元嘉十三年也異苑載昔有人乘馬山行遙望岫裏有二老翁榜蒲遂下馬以策注地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鞭已爛馬與鞍俱已枯朽還至家無復親屬一勸而絕質與記延安平府龍溪縣有九仙山巖壑幽深人跡罕到昔有樵者入山見二人奕少頃二白雀啄

楊梅墜一類於地樵者食之遺失奕所在抵家遂辟  
穀事與質俱相類又肇慶府亦有爛柯山相傳爲  
觀奕處似誤西陽雜俎載秦時李班燕世桑門釋惠  
霄晉大始中北海蓬球事亦相同

黃翻綽

俗傳八仙中有黃板綽實黃翻綽也玄宗弄臣諛諧  
時中帝甚狎之或云今手中執拍板故以板綽名之  
按拍板無譜自翻綽始造譜於紙上畫兩耳曰但有  
耳即無失節奏也今執拍板殆以此又韓烈皇甫湜  
卷八 美八 朱三一三

世龍門牛僧孺構所業謂之其首篇說樂韓見題  
即掩卷而問曰且道拍板喚作甚牛曰樂句口公大  
稱賞之因此名播京師樂句正得兩耳之意

乘槎

乘槎是海上客非博望事也尚書故實司馬承禎尸  
解去且白崔滿庭異香郁烈承禎號白雲先生故人  
謂其車爲白雲車至文宗朝并張翥海槎同取入內  
唐人詩多用壽字至老杜亦云乘槎消息近無處問  
張翥之句則槎之誤爲壽已久唐趙璘因話錄亦載

此亦云漢書載張翥窮河源實無天河之說惟張茂  
先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槎來  
不遠時齊一年程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  
遣問嚴君平云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後

人相傳得織女支機石以問君平都是馮虛之說今  
成都嚴真觀有一石俗呼爲支機石皆云當時君平  
聞之寶曆中余下第還家于京洛途中逢官差遞夫  
昇張翥槎先在東都禁中今准詔索有司進取不知  
是何物也寶曆是敬宗年號事與尚書故實同而時

日互異未知其是張翥乘槎事始於梁僧慧超唐時  
記云武帝使張翥使大夏尋河源乘槎見織女牽牛  
洞天集載嚴遵仙槎唐置之於麟德殿長五十餘尺  
聲如銅鐵李德裕裁細枝尺餘刺爲道像往往飛去  
復來廣明以來失之槎亦飛去豈君平之槎即上所  
云張翥槎耶又拾遺記堯時有巨槎浮于西海槎身  
有光若星月槎浮四年十二月一周年名貫月槎十  
名掛星槎羽仙棲息其上則槎之可以通河漢其來  
已久槎字或作槎亦作查



靈濟宮

南唐書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也事吳歷州刺史至節  
度使烈祖初尊義祖為太祖復姓改義祖封拜徐氏  
與李氏同知證初封江王改王魏元宗嗣位尤見尊  
禮內實用家人禮起舞拜跪為壽知證亦以叔父自  
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二知錫義祖第六子也烈祖初  
封饒王進王梁鎮潤州兼中書令好奇寶怪物所蓄  
不可計嘗語人曰人生七十為大限吾生長王家窮  
極歡樂一日可敵世人二且年三十五其死乎如期

本朝小史卷三十三

九

而卒烈祖悲悼歛以衮冕及上方秘器其子皆貴顯  
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閻中集二君妙不至閻亦不  
聞雅意道術今福州有廟祀甚著靈應永樂十五年

成祖寢疾醫藥罔效禱之即瘳於是建靈濟宮於

京師封金關玉闕真人十六年改封真君每歲元旦

冬至真君仙妃生辰用素帛差遣太常寺堂上官行

禮每月朔望本宮住持行禮 國有大事則告而福

州舊例每六年掛袍太常遣官齋送萬曆四年奏罷

遣止預行本眷如或織造即令藩司堂上官祭告掛

換生無顯績沒為明神亦可怪也

臟腑神名

道書眉神曰精根字泥丸眼神曰明上字英玄鼻神  
曰玉隴字靈堅耳神曰空閒字幽田商神曰鐫鋒字  
羅千心神曰丹元字虛注肺神曰皓華字虛成肝神  
曰龍烟字含明腎神曰玄冥字育嬰脾神曰常在字  
鬼停膽神曰龍曜字威明又丹田下神名桃康腦神  
名覺元字道都髮神名元華目神名虛監字道童鼻  
神名冲龍舌神名始梁又尺宅面也玉虛鼻也黃野

本朝小史卷三十三

上

脾也銀海目也玉樓肩也伏牛腎也枚叔毛唇面

稱曰大宅眉目間曰清揚揚子雲謂眉曰清

揚眉曰肝衝

曰神郭輿城隍神

世傳紹興府城隍為龐公坐不知其所自出按唐

堅傳堅京兆涇陽人四世祖玉事隋為監門直閣李

密據雉爪玉以開中鏡兵屬至世先擊之百戰不

世充歸東都秦王東徇雒玉率萬騎降高祖以隨

臣禮之玉魁梧有九明軍法久有衛習知朝廷制度

帝顧諸將多不開儀節故授玉領軍武衛二大將軍使衆觀以爲模倣出爲梁州總督巴山獠叛玉臬其首餘黨四奔屬縣獠與反者州里親戚爲賊游說言不可窺躡玉不聽下令軍中日穀熟吾盡收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聞者相謂曰軍不止吾穀盡且餓死乃共入賊營與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徙越州都督召爲監門大將軍太宗以耆厚令主東宮兵雖老不息小大之務無不親卒帝爲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然不知於越有何動澤而共嚴祀不絕

桂香八卷八卷三十三

十一

也容齋五筆諸暨蕭山城隍俱祀龐公元初廟在臥龍山頂國初移于山麓今有二廟俗呼爲上下城隍云

### 建唐

傳燈錄載魏明帝欽祖異迹三屈詔命不下少林及祖示寂宋雲自西域還遇祖于葱嶺孝莊帝有旨令啓墳唯存隻履云云南史普通八年卽大通元年也孝明以是歲四月癸丑祖以十月至梁是祖未至魏時孝明已去世矣其子卽位未幾爲爾朱榮所弑

乃立孝莊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殞又五年

分割爲東西魏然則祖在少林時正值其亂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烏有令起墳之說乎舊

唐書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航海而來既卒其年魏使宋雲于葱嶺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此實

錄也又佛祖通載師謂楊銜之曰吾化緣已畢傳法得人吾卽逝矣是日端坐而寂門人奉全身葬熊耳

山少林寺五燈會元云時魏氏奉佛禪尚如林光統禪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觀師演道斥相

桂香八卷八卷三十三

十二

指心每與師論議是非紛起祖退振玄風普施法雨而禰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遂不救之端居而逝夫流支三藏既云禪門鸞鳳豈有毒害祖師之理此亦傳聞未足深據當以通載爲正唐阿禿師亦有隻履示化事見五行記

### 忠國師大安和尚

傳燈錄西域大耳三藏至京師身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忠國師試驗之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

日汝得他心通那對日不敢師日汝道老僧即今在  
什麼處藏日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往天津橋看弄  
狗猴又問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日和尚是一國之師  
何得去西川看競渡第三問語亦如前藏良久罔知  
去處師叱日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又廣異記  
則天中有女人自稱聖菩薩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天  
后召入宮敬禮後大安和尚入宮天后令見聖菩薩  
安日汝善觀心試觀我心安在荅日師心在塔頭相  
輪邊鈴中尋復問之日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

卷八 卷三十三

十三

三問之云在非非想天天后大悅後問即不能知我  
訶日我心始置于阿羅漢地汝道不知若置于菩薩  
諸佛地何由可料女詞屈變作牝狐下墜而走此事  
在南陽忠國師前按世尊因者婆善別音響至一聚  
問見五髻體乃敲一髻體問者婆此生何處日此生  
人道又敲一問日此生何處日此生天上世尊又別  
敲一問此生何處者婆罔知去處前二事正與此相  
冷固知無上三昧非可以意識測度也

日 陟屺甘露二僧

酉陽雜俎唐大曆末玄覽住荊州陟屺寺寺有張璠  
畫松符載贊術象詩時稱三絕覽悉加聖焉日無疥  
吾壁也桂死叢談云太尉朱崖公鎮浙遊甘露寺與  
一僧款洽公解任言別貽以方竹杖一條節眼鬚牙  
四面對出天生可愛朱崖深所珍惜後再過到院即  
問前時拄杖安在請出觀之則老僧已規圓而漆之  
矣公嗟嘆彌日此二事甚類于世法可為不韻于佛  
法當別有商量

梁武帝

卷八 卷三十三

一日

武帝大通元年創同泰寺晨夕講義中大通元年秋  
九月癸巳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披  
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素床瓦器乘小車私  
人執役甲午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眾開涅槃經題  
癸卯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大捨僧眾默  
許乙巳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臨宸極三請乃許  
帝三答書前後並稱頓首三年冬十月巳酉上幸同  
泰寺升法座為四部眾說涅槃經訖十一月乙未上  
幸同泰寺升法座為四部眾說般若經訖五年三月

癸未上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升法座發金宇般若經題訖大同元年夏四月壬戌上幸同泰寺鑄十方銀像并設無碍會二年上幸同泰寺設平等法會三年五月癸未上幸同泰寺鑄十方金銅像設無碍法會八月辛卯幸阿育王寺設無碍法喜食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夏四月皇太子以下奉贖仍於同泰寺解法會是夜同泰寺災太清元年三月庚子上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釋御服服法服行清淨大捨名曰羯麻以五明殿爲房設素木床葛帳土瓦器乘小輿私人執役乘輿法服一皆并除乙巳帝升光嚴殿講堂坐師子講金字三慧經捨身夏四月庚寅羣臣以錢億萬贖皇帝菩薩如中大通元年故事帝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飯而已或與事擬日儻移中便漱口以過聽覽餘暇卽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設名僧碩學四部聽中常萬餘人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每發誓願但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衍身代受度景之亂雖在衆座

卷末小史八卷三十一 十五

齋戒不廢及疾不能進膳盥漱如常疾久口苦索密不得再日荷荷遂愈初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遊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海中浮鷁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麻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爲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時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大衆中自割身肉以飴饑鳥血流遍體而顏色不變又沙門智泉鐵鈎掛體以然于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開講日有三足鳥集殿之東戶自戶適於西南縣椹三飛三集白雀一見於重雲閣前連理樹又有五色雲浮於華林園昆明池上帝旣流遁益甚境內化之或刺血灑地或刺血寫經穿心然燈坐禪不食靡然成風自有佛法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者臺城之難儒者以爲譏然生成果報佛家以爲定業必不可免如師子尊者璨大師正與帝同當侯賊之生誌公先已知之謂帝曰陛下寃家今日始生則又未必以崇佛之故也史論所云據膺圖錄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崇儒雅

卷末小史八卷三十一 一六

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然先王  
文武通用德刑備舉方之水火取法陰陽爲國之道  
不可偏廢而帝畱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釋教弛于  
刑典既而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孽狐皆自子弟  
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罔已多矣其或  
樹置失所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  
蹤徐假之仁以致窮門之酷可爲深痛可爲至戒者  
乎此亦可爲篤論矣一云帝崩時曰自我得之自我  
失之更復何恨今紀中不載此語見邵陵王子確傳

卷八

十七

中陳高祖卽位元年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  
無遮大會二年五月幸莊嚴寺捨身羣臣表請還宮  
冬十月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十二月幸大莊嚴  
寺設無碍大會捨乘輿法服羣臣備法駕奉迎還宮  
文帝天嘉四年四月設無碍大會捨身於太極前殿  
二君皆賢主也則臺城之役當時亦不以爲殷鑒云

### 胡釘鉸

胡釘鉸家貧爲洗鏡鑲釘之業嘗得甘果名茶美醢  
輒以祭列于墓以求聰慧一瓜忽夢一人刀割其腹

開以一卷書置之及覺卽解吟咏辭甚綺麗而不廢  
舊業遠近宗仰餽遺皆不受或持茗酒見過則欣然  
承接有喜韓少府見訪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着荷  
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觀  
崔郎中妓繡樣云日暮堂前花蓋嬌爭拈小筆上牀  
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鶯上柳條江際小兒垂  
釣云蓬頭種子學垂綸側坐蒼苔草映身路人借問  
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如此之類皆爲人稱賞後  
與靈壽趙州爲方外之友叅悟宗旨真奇士也

卷八

十八

### 楞嚴經

楞嚴經云佛告阿難諸盲無眼惟觀黑暗與有眼人  
處於暗室二黑有別爲無有別如是世尊此暗中人  
與彼羣盲二黑相較曾無有異阿難若無眼人全見  
前黑忽得眼光還於前塵見種種色名眼見者彼暗  
中人全見前黑忽獲燈光亦於前塵見種種色應名  
燈見若燈見者燈能有見自不名燈又則燈觀何關  
汝事是故當知燈能顯色如是見者是眼非燈眼能  
顯見如是見性是心非眼此爲佛氏微言吾儒所未

曾道按禮記少儀篇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替亦然仲尼燕居篇猶替之無相俛俛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于暗室之中非燭何見是皆以夜之無燭與人之無目不見無異矣故知暗之見否全係乎燈及其見時是眼非燈人之見不全係乎眼及其見時是心非眼此卽楞嚴之旨吾儒已先言之謂教有華梵吾不信也

觀音經偈

普門品偈云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

楞菴小乘卷三十三

十九

還着於本人東坡欲改還着於彼人爲兩家俱沒事甚得廣大之旨然偈中此言自有深意一者爲表慈力二者爲顯因果如四十二章經云佛道守大仁慈以惡來以善往故來罵佛然不答慈之寢冥狂愚使然罵止問日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實禮如之乎曰持歸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子身矣猶響應聲影之追形終無免離慎爲惡也又云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汚天還汚己身賢者不毀禍必滅已雜阿含經云徒罵婆羅門遙見世尊作貪惡

語顯罵訶責把土盆佛時有逆風還吹其土反自盆身世尊說偈若人無瞋恨罵辱以加者清淨無結垢彼惡還歸已猶如土盆彼逆風還自汚時婆羅門懺過而去藏經圓通解文毒藥交兼相咒詛惡心仍更禱神祇彼來於我起侵傷還着本人招橫害豈是等慈成過失自然黑業果相隨觀音如此不思議是故我今歸命禮豈是等慈二語深合經意矣坡公豈未見此書耶

觀音經應驗

法華普門品云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或囚禁枷鎖手足被桎械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論者以爲菩薩寓言非實有其事也

二十

晉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維陽令宋僧慧和初爲白衣屬劉胡部下爲臺軍所獲見斬和恒念觀世音至將斬時祈懇彌至旣而軍人揮刃屢跌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吳郡人沈甲被繫處

死臨刑市中日誦觀世音名號心口不息刀刃自斷  
因而被放一云吳人陸暉繫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  
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皆折官問之故答云恐是  
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乃有三刀痕現因奏獲免東魏  
孫敬德為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忽夢一沙門令誦觀  
世音千遍執縛臨刑刀自折為三段膚頸不傷三易  
其刀終折如故所司以狀聞丞相高歡請免疾歸家  
視觀音像項有刃跡三榮陽高荀為殺人被收鎖頓  
地牢分意必死同牢人云弩力共念觀世音荀云我

差卷卜乘八卷三十三

二十一

罪至重甘心受誣何由可免同禁勸之旬日用心錯  
鍊自解監司驚懼語荀云若佛神憐汝斬應不死臨  
刑之日舉刀刃斷奏得原免南史王玄謨始將見殺  
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玄謨夢中日何可竟  
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  
忽傳唱停刑此皆載於正史及人所目擊者可謂苦  
陸為寓言非實語哉楞嚴云五者熏聞成聞六根銷  
復同於聲聽能令衆生刀刃所不能害七者音性圓  
銷觀聽返入離諸塵妄令諸衆生枷鎖所不能着此

蓋大士之慈悲願力與衆生之悲苦念力冥相符合  
不可以意識測量也楞嚴主願力普門主念力經意  
各有所重耳

舌本不壞

高僧傳齊武帝時東山人掘土見一物狀如兩脣其  
中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帝問道俗沙門法尚曰此  
持法華者必相不壞也誦滿千遍其驗徵矣乃集持  
法華者圍繞誦經繞發聲其唇舌一時鼓動見者毛  
豎以事奏聞詔石函緘之又法苑珠林後魏范陽五

差卷八卷八卷三十三

二十二

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為常業初死權殮隄下後  
葬骸骨竝枯惟舌不壞雍州有僧誦法華隱白鹿  
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尸巖下餘骸竝枯惟舌不  
齊州釋志湛者住泰山北遂谷中街草寺省事少  
人鳥不亂恒誦法華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帝  
北方街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也無備  
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人也還葬山  
中後發看之惟舌如故衆為立塔表焉唐釋道俗者  
不測所由止體泉山原誦法華經為業乃至遍數千

貞觀中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此雖誦經意  
望有驗吾歿之後當以十年爲限試發視之若舌朽  
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爲起一塔庶生俗信言訖而  
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俱盡惟舌不朽一縣士  
女咸共贊歎乃函盛舌木起塔於甘谷岸上郊南福  
水之陰有史村史阿誓者誦法華經職充令史往還  
步涉未嘗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本邑  
香氣充村道俗驚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死  
乃發塚合塋見其舌根如本生肉斯誠專誦法華之

雜錄小乘八卷三十三

二十三

靈驗也又宣室志唐貞觀中有悟真寺僧夜如藍溪  
忽聞有誦法華經者其聲纖遠時星月迴臨四望數  
十里聞然無覩其僧慘然有懼及至寺具白其事於  
羣僧明夕俱於藍溪聽之乃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  
以標表其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顛骨在積壤中其骨  
稿然獨唇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置  
于千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誦法華經聲在石  
函中長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  
一日寺僧盡下山獨新羅僧在遂竊石函而去寺僧

跡其住已歸東海矣時開元末年也又宋黃巖正等  
寺觀公畜八哥念佛不絕一日立化籠上塋之土上  
生紫蓮花一朶尋土中則花從舌端發靈芝寺照律  
師爲之讚潭州人畜八哥聞僧念佛隨念不輟遂捨  
與僧寺後埋土中俄生蓮花一朶異類尚然何疑  
于僧寶乎

### 化佛

佛言一切衆生具有佛性故一切衆生皆佛化身李  
昌齡樂善錄載唐詢家因煮雞忽有火光出於釜中

雜錄小乘八卷三十三

二十四

發蓋視之水面盡成五色有未產雞子其黃化爲菩  
薩像袖手伸足眉目了然其白化爲蓮花座詢家大  
駭誓不復食酒官衛敦禮驗之不誣遂上於府安撫  
張尚書屬譚篆爲文以記之宣室志唐文宗欲除佛  
教詔命將行會修御膳以鼎烹雞卵忽聞鼎中有聲  
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在雞卵呼觀世音聲甚悽咽  
尚食吏以聞驗實文宗遂崇尚佛法因勅天下寺院  
咸塑大士像又文宗食蛤蜊擊之得二菩薩像西陽  
雜俎以爲隋文帝事天寶十三載春三月當塗民劉



成李暉常以巨舫載魚鮮鬻于吳越間暉往隔岸村舍獨成在江上聞舫中有呼阿彌陀佛之聲甚厲暉視則一巨魚振鬣搖首念佛成惶悚毛髮俱豎即匿身蘆中以視之俄聞舫中萬魚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懼悉投江中暉至不信怒成以衣資鬪直後歸得緡十五于於舫中題云償汝魚直及是無咎雞肋集猪曰佛墨莊設錄牛脛骨菩薩及牛肉舍利紀聞錄菩提寺長生猪死後舍利冥報記羊脚中銅像五行志乾道中有雀飛鳴立化于瑞寧佛刹香爐紹興初

陸菴小乘

卷三十三

二十五

有雀立化于丹霄佛刹香爐蓋大士誓願弘深無不現隨衆生綠業且暮遇之不足爲異也唐河東裴氏養一鸚鵡午後不食如律師臨沒爲彼擊磬一聲卽念佛一聲十聲而絕焚之得舍利十餘粒韋皋之記夢溪筆談熙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園中梅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於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太平廣記南齊吳郡褚思莊素奉佛眠於梁下短柱是栴木去地四尺餘有節大明中忽生物如芝成于佛狀面目指爪光相衣服

不宛具常以春時落佛形如故此殆所謂無情說法者耶并志之又雞卵尚未成形或者以爲與殺生事異此殆不然卵之方生生因已具梁時有人常以鷄卵白和沐使髮光黑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聞髮中啾啾有數千雞鷄聲周武帝好食雞卵拔虎爲監膳儀同開皇中死而復蘇云被攝證武帝白團事儀同不識左右曰名雞卵爲白團也支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爲雞卵生用未足爲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于地殼破鷄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疏未末八夫八卷三十三二十六

### 淨土

佛爲韋提希開十六觀門說西方淨土論者謂爲如來權教於是有自心淨土本性彌陀之說是殆不然一切世界由心而造同業別業隨緣而發現一念精專豈有不攝生之理梁襄王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淨土之謂也梁庾說尊崇釋教室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

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說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逝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此載於正史夫復何疑今彌陀經亦云上下四方俱有佛界眾生西方者當由衆生緣力與如來願力冥相符合也庾先生所稱願公蓋卽弘願彌陀耳

梁皇懺

釋典中有梁皇懺十卷云梁武郁皇后薨後化為巨

差卷小乘

卷三十三

二十七

蟒伏於武帝榻下通夢於帝言已宿業所感帝為集名僧說懺度之按南史后妃傳郁皇后諱徽母宋文帝女尋陽公主也方娠夢當生貴子及后生有赤光照室器物盡明性酷妬忌及終化為龍入于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據此則后生有光怪沒為神龍其威靈能使帝終身不立后無為巨蟒之說而祀以百味亦無說懺度脫之文豈當時以蟒為龍而

史諱其事耶后遇丁貴嬪無道使日春五斛貴嬪小心祇敬性仁恕居宮接馭自下皆得其懽心及武帝弘佛教貴嬪長進蔬膳受戒且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得其指歸尤精淨名貴嬪之謂心佛乘豈亦有戒于郁后也郁卒年三十二無子此時武帝未受禪也丁卒年四十二為普通七年武帝卽位二十五年矣生昭明太子簡文帝廬陵王雖未正位禮備尊崇淑慝之報具於生前又何必談沒後之因果哉又宿業之說世儒多疑之列仙傳玄俗者

差卷小乘

卷三十三

三十八

佛經譏女主

唐三藏曇無讖所譯大方等無相經大雲分云爾時衆中有一天女名曰淨光聞法惟喜俱養如來佛卽為說夙世因緣乃告之曰女當來世卽以女身當王

國土得轉輸王得大自在受持五戒作優婆夷守護  
正法摧服外道汝於爾時實是菩薩爲化衆生現受  
女身寶雨經第一卷云佛記日月淨光天子宿種善  
根以是因緣我涅槃後第四五百年汝於瞻部東支  
那國現女身爲自在主正法治化能爲我法廣大住  
持說者以是爲武后受命之讖故武氏華嚴經序金  
仙降旨大雲之偈先彰玉展披祥寶雨之文後及大  
雲寶雨原非大部經文蓋當時附會其說以媚女主  
而武氏亦喜摘其文以自示符命耳按楞嚴經若有  
差卷小乘八卷三十三  
二十九

又遇之恐大雲之讖後爲斷佛慧命者所藉口耳  
誌公銘  
周廣順初江南伏龜山圯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  
有鐵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是銘有  
引曰寶公嘗爲偈大書字於版帛寐之人欲讀之者  
必施數錢乃得讀訖卽寐之是時名士陸倕王鈞姚  
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至卒乃  
歸其銘同葬馬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乘雞  
登寶位跨大山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降  
卷末八乘八卷三十三  
三十

女人命頗大家而爲說法則佛書之言女主非始自  
大雲寶雨二經也又太宗時李淳風已有女主昌之  
說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  
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後方臘反因憑藉以起  
此自武后前豈聞女主昌之讖而爲武后先驅者耶  
且佛書載震旦之事如雁宕普佉什方羅漢之類事  
以冥合武氏之興委係非常二經所載理或有之豈  
盡譯人之附會耶然佛氏稱菩薩者以慈爲本武氏  
既云淨光化身而殺戮之慘前代所無較之羅刹殆

家道闕隨虎遇明興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徐鉉徐  
錯韓熙載皆不能解及煜歸朝好事者曰煜丁酉年  
襲位卽乘雞也開寶八年甲戌江南國滅是跨大也  
當王師圍其城而曹彬營其南是子建司南位潘美  
營其北是安仁秉夜燈也其後太平興國三年淮海  
王錢椒舉國入覲卽東隣也家道闕意無錢也隨虎  
遇戊寅年也按我太祖卜地鐘山時得誌公墓遷  
之他所今靈谷寺是也銘中所云隨虎遇明興與  
二字直符 皇運區區李趙何足當之又 太祖以

戊寅葬鐘山所謂隨虎也近見朱閣學漫幢小品載此事論與予合而中間解釋又甚詳悉僧史載武帝與志登鍾山之定林寺指獨龍岡阜曰此為陰宅則承其後帝曰誰當得之曰先行者得之至十三年大士示寂帝憶其言為建浮屠親臨致奠大士忽現於雲間萬姓歡呼則陰宅之說至 太祖而始驗異哉

釋氏傳經

漢唐之間六經俱有專門雖以釋門緇侶亦各以師承相為授受毛詩鄭氏箋注云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惠遠法師詩義南史儒林傳張璠以周易教授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本法雲寺沙門慧拔至真觀道士姚綬皆傳其業宋書隱逸傳關康之為毛詩經義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妙盡其能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晉堅易師沙門疑安杜牧之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宋法雲佛國惟白禪師傳康節易學甚精熟未嘗語人潮州鶴林寺僧壽涯以太極圖說傳周茂叔則知釋氏傳經累代

不廢自儒墨分途而釋氏拾唾于儒門儒者操戈于僧室愈分而愈合愈合而愈公可嗚可嘆

僧有學術

春秋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南史王華傳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華父廐時丁母憂在家恭檄命起兵廐即聚眾應之及國寶死恭檄廐罷兵廐因舉兵以討恭為名恭遣劉牢之擊敗廐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父相失隨沙門釋曇水逃使捉衣襪從後津邏咸疑馬華行遲曇水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插華數十眾乃不疑由此得免又袁昂傳昂雍州刺史頤之子也頤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此與楚公子事正類二僧固皆有學術者也王袁或一事而兩傳之誤耳北史宇文泰與侯景戰沙上馬逸墮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背曰龍凍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俱還晉元帝為琅邪王至河津為吏所止從者宋興後來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

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事與上同

僧返初服

南宋沙門釋惠休善屬文徐洪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茹法亮大明中為小史孝武末年出家為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累至齊高帝府冠軍參軍南臺御史梁王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辨善屬文嘗弊衣於瓦棺寺聽雲法師講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座屬日後還俗以詩書自樂人莫能名之著四聲論行于時劉峻字孝

卷末八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標本名法武宋泰始初魏冠青州峻時年八歲為人所畧為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間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代都居貧不自立與母並出家為尼僧既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鬚髮及覺復讀天監初典校秘閣徐孝克陵弟也有口辨能談玄理侯景之亂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整後還俗為國子祭酒孝克通三論法華般若等經蔬食長齋持菩薩戒且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

百人年七十三卒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異香鄰里

皆驚異之劉宋道人楊法持與高帝有舊元徽末宣

傳密謀丹明中以為僧正建元初罷道為寧朝將軍

封州陵男陳遂與侯詳少出家為沙門武帝討侯景

召令還俗配以兵馬從定建業永定二年封遂與縣

侯唐初少林寺僧曇宗以擒王世充功授大將軍凡

立功者十三人惟宗授官唐韋渠年少警悟工為詩

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為道士不終更為浮屠已

而復冠韓滉表試較書即進至四門博士再擢太常

卷末八卷之三十三

三十四

卿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名無本韓愈教其為文遂

去浮屠舉進士終司左參軍時有劉軻者少為僧既

登進士第與韓柳齊名太子賓客盧貞翁子嘗為沙

門會昌中沙汰歸俗廢為光王府參軍宋青澗僧王

守信趨勇善騎射种世衡為帥奏改三班借職更名

嵩後誘元昊通和進閣門祇候武林僧思聰能詩善

琴東坡倅杭時令和參寥子詩大稱賞大觀政和間

聽挾琴遊梁日登中貴之門久之還俗為御前使臣

其以僧立功者唐薛懷義為行軍大總管擊突厥

李罕之初爲浮屠行勾市中無所得乃抵鉢說祇枝  
攻破羣道號李摩雲李克用表爲中書門下平章事  
成汭初爲浮屠後從戎爲荆南節度使玄宗誅韋后  
僧普潤實與定策之勳代宗時胡僧不空官至卿監  
爵爲國公 成祖靖難師起皆僧道衍爲之贊畫云  
南宋范曄傳有法畧道人先爲義康所供養與孔熙  
先往來使法畧罷道本姓係改名景玄以爲賊質寧  
遠叅軍後以謀立義康誅不爾則功與普潤道衍等  
矣法畧李罕之成汭改服畜髮而不空普潤道衍猶

卷之八

三五

員顧衣緇者也 國初山東布政使吳甲鍾山寺僧  
也有文學應詔陳言載于 國史天界寺僧克勤洪  
武七年奉使日本稱旨 高皇命返初服爲山西布  
政使見宋景濂原璞法師塔碑克勤本姓華吾鄉人  
嘗試天馬歌又唐武德中幽州沙門高曇成擁衆起  
兵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爲耶輸皇后改元法輪  
復爲高開道所并僧爲帝尼爲后更可笑

槎菴小乘卷之三十三

終

仙釋類

事敗為僧

自古事敗為僧得逃匿者晉姚泓為南岳僧唐時有人見之綠毛覆體談晉末歷代事如指掌祖述有胡奴曰王安符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為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得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逃庶子道重藏之

桂香小乘八卷三十四

為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南宋孝文孫劉某仕陳以避禍遁去為僧名惠照至元和間年二百九十歲南梁陳慶之為爾朱榮所迫乃落髮為沙門一日行至豫州伏挺為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為江州構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蔬素因此還族劉之遴遇侯景亂披削為僧先是伏挺出家之遴為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關化為支道林及之遴披染時人笑之唐宣宗避難為僧

後登大寶瑯琊王起兵討武后被誅其子逃匿為僧

號儀光禪師徐敬業為衡山僧人見時年九十餘駱

賓王為靈隱寺僧黃巢亦為僧以詩考終僖宗太子

中和中斷髮逸遊至邵武軍龍湖寺為普聞禪師說

法三十餘年安然而逝龐勛漏網為僧名景仙咸通

中奉使入南詔楊岐禪師本繁名征商課最坐不職

乃宵遁落髮唐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坐盜官

錢為放生之用事發坐死赴市矣吳越王使人視之

見其澹然無異遂捨之出家得法五代朱梁時燕劉

桂香小乘八卷三十四

時光籍境內丁壯文面為兵雖士人不免進士

詐為僧奔晉南唐揚州畱守馮延魯周師至光髮

服而逃為識者所擒送至行在世宗釋還於中書

鄭元宗子從鑑之子祝髮為僧名惟淨宋濟國生

妻遜黨亡命召捕甚急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

數乃歸宋少帝入燕封瀛國公世祖以公主配之

日與內宴酒酣立傍殿極間世祖恍惚見龍爪擊

時有獻謀除滅者瀛國公知之乃乞為僧往吐蕃

佛法因遁居沙漠場名合尊一名哈臻長子亦為僧

名完普宋宗室孟個國公為僧名順昌自號三教遺  
逸元末顧阿瑛家破削髮為僧復見心本名天淵仕  
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鬻長尺許 國初建文  
君金川不守僧服從復道出後年八十餘復歸京師  
時有葉希賢者松楊人以賢良方正為監察御史靖  
難師人削髮為僧號雪菴和尚以壽終一云和尚名  
暨不知其姓時又有郎中梁田玉者與葉御史俱為  
僧避去云其為僧而不得終脫者南宋宗室彥節以  
謀誅齊太祖見誅其子隄陔落髮衣法服為旅舍所  
在卷八 卷三十一

慮追兵至遂害之唐宰相喬琳陷朱泚賊中已削髮  
為僧泚知之竟逼受偽命後坐誅李訓事敗逃依終  
南山僧宗密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為蓋屋將所執後  
唐李存霸自河中至太康剪髮衣僧衣謂符彥超願  
為山僧竟不免蜀賊李順已正典刑癸辛雜志云景  
祐中廣州巡簡陳文璉捕得真李順乃僧也正德中  
流賊趙燧兵敗已削髮為僧被擒伏誅仇鉞獲安化  
庶人鋪寔及將軍禹材既論死後有大千和尚富千  
財欺陵同輩同輩毆之大千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  
懼白于 朝詰之曰我安化將軍禹材也時不能辨  
有安化官人在浣衣局召驗良是遂送高牆其無故  
而為僧者梁通事舍人劉總為文長於佛理都下寺  
塔及名僧碑誌必請總製文勅與沙門慧震於定林  
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勅許之乃  
變服改名慧地齊趙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  
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為青州欲舉為秀才拂衣去後  
忽為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  
吾今夕當成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購燭一



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止時人以爲知命

結解制

今僧律四月十五結夏至七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謂之休夏自恣日九旬已滿自此解制也其用十五者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其十二月所建各以二十半宿名之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謂之額沙茶月即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伐拏月即柳宿名也自六月十

卷八 卷三一四

五

五日至七月十五謂之婆達羅鉢隨月即翼宿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有大小故也故中國節氣與印度通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爲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結夏之日宜用四月十六日今四月十五日尚屬道瑟吒月乃印度四月盡日也

僧禍

東坡志林云稷下之盛貽驪山之禍太學三萬人吹枯噓生亦兆黨錮之寃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

區區奔走王公洵洵都邑安得而不敗殆非浮屠氏之福也本秀二僧不知其本末當時參寥覺範皆自附蘊黃之門卒負累緇管豈未聞東坡此言耶近世若憨山達觀李卓吾皆聚衆都邑竟煩白簡達觀卓吾俱不得死然而憨山亦謫戍嶺表千古之事真如一轍佛律比丘不得親近王公聚居都市可謂慮患深而垂戒遠矣以此爲訓而今猶有奔走貴戚依戀京都巧媒名稱虛貪信施者豈徒人王之罪人抑亦法王之罪人也已噫

卷八 卷三一四

六

僧娶妻

釋迦有妻昆耶氏生子羅睺羅後鳩摩羅什入中國納二女生二子此皆神聖應化非可以恒法論者今聞滇南僧多有妻室唐蜀先主祠旁有稌杖其民則髮若浮屠畜妻子自如李德裕節度劔南下令禁止蜀風大變豈今之滇僧即昔之蜀僧耶吳越之俗髡徒淫蕩陰納外交靡所不至琳宮梵宇鞠爲穢場又不若明畜妻妾者之事顯而罪薄也

錢唐僧

葉夢得避暑錄載錢塘西湖舊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詩其最知名者熙寧間有清順可久二人順字怡然久字逸老其徒稱順怡然久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約介靜不妄與人交無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饋之米者所取不過數斗以瓶貯置几上日取其二三合食之雖蔬茹亦不常有故人尤重之其後有道潛初無能但從文士往來竊其緒餘遂以口舌論說時事譏評人物因見推稱同時有思聰者亦似之而詩差優近歲江西有祖可惠洪二人卷末小乘八卷三十四祖可詩學韋蘓州惠洪傳黃魯直法亦有可事而能無道潛之過祖可病癩歿思聰宜和中素其學黃冠又從而得官道潛惠洪皆坐累編置風俗之變雖此曹亦然如順久未易得也按道潛即參寥子與東坡往還常策杖視東坡於嶺外有詩集行世而惠洪即覺範傳燈所目為寂音尊者是也其著述甚夥予向疑此二人雅托蘓黃為重似非本色衲僧今觀夢得所紀當為篤論至所稱順怡然久逸老以字名今杭僧稱號猶仍故云墨莊漫錄呂溫卿為浙

欲網羅參寥未有以中之者有僧與潛有隙者言參寥度牒冒名蓋參寥本名曇潛因子瞻改曰道潛溫卿索牒驗之信然遂坐刑歸俗編管兗州

御製姚少師神道碑

朕惟商宗得傳巖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業蓋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少師姚廣孝蘓之長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積善母費氏廣孝器宇恢弘性懷冲澹初學佛名道衍潛心內典得其間與發揮激昂廣博數暢波瀾老成大振宗卷末小乘八卷三十一日

風旁通儒術至諸子百家靡不貫穿故其文章闕詩律高簡皆超絕塵世雖名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爲不及也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舉至京師朕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無進見論說勤懇懇無非有道之言察其所以堅確有守積純無疵朕益重之及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革舊章構爲禍亂危迫朕躬朕惟宗社至重匡救之責實有所在廣孝于時識進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效謀言無不合出入左右帷幄之

開啓沃良多內難既平社稷奠安乃召至京師命易  
今名特投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既又賜之誥命祖考  
皆追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儒臣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為監修官躬自較閱  
克勤所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  
其平生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永樂之六年三月來朝  
北京仍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懽至二十八日  
召諸門人告以去期即歛袂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  
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為治喪葬

聖考小乘入卷三十四

九

追封榮國公謚恭靖贈以勳號百司官寮暨畿內  
庶遠近傾赴肩摩踵接填郭塞衢雖武夫悍卒闕巷  
夫婦莫不贊嘆嗟咨瞻拜敬禮惟恐弗及凡七日儀  
形如生異香不散卜地西山礮石建塔四月六日發  
引靈輻飄灑法幢旋繞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  
壞得舍利皆五色其所養深矣六月十一日乃葬墓  
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嗚呼廣孝德全始終行通神  
明功存社稷澤及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  
不遇其時以輔佐興王之運則亦安得播聲光于宇

宙垂功名于竹帛哉春惟耆艾深切念懷乃揚其功  
德之不可泯者勒之金石以詔來人按恭靖當靖難  
功成上欲封爵固辭為鬻髮賜冠服居第宮女亦  
辭乃拜僧錄左善世預修高皇實錄遣巡撫吳地  
恭靖有故人王賓者居委巷不妄出入恭靖至吳三  
往見之皆不可迺屏騎從徒步造門賓遙語曰和尚  
差矣卒不見謁其姊姊亦不見曰做和尚不了的豈  
是好人世之論公者亦不能無異辭然恭誦御製  
碑所云預知亾日端坐而化闍維之日心舌與牙堅

聖考小乘入卷三十一日

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則公豈散聖應化或願或遷  
隨緣度生非可以恒理測者耶此一則公案當與具  
眼者商之

普救寺

唐小說鴛鴦傳河中蒲州普救寺鴛母僑居其中後  
傳奇皆祖之今蒲中尚存此寺以為自唐至今無疑  
也按宋張舜民畫墁錄載郭祖宿師河中逾年常登  
蒲坂以望城中蒲人固守乃失言曰城破之日盡誅  
之幕府曰若然則愈固矣第告之曰非守真者餘皆

免一日城關乃即其地爲普救寺則普救始于五代非自唐也。蓋鸞傳因贗書取抑舜民之所紀未的也。郭祖討守真望氣者言城下有三天子氣蓋郭祖柴世宗宋太祖皆在軍中云。又傳奇所云鸞原字鄭恒以爲烏有之談嘉靖中內黃縣墅中掘得鄭恒墓志乃給事郎秦貫撰其敘恒妻則博陵崔氏也事甚可怪。豈真有鄭恒而鸞乃歸之耶志云崔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享年七十有六。邇其生當在德宗建中元年庚申會真記以爲甲子是興元元年少

卷未八三八三十一

十一

庚申四歲耳相去不甚遠作傳奇時墓志未出人關也。它書應無所載漢卿實甫不知竟何所據。

天寧寺塔

至正二十八年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表裏透徹如燬鐵初出於爐頂上有光焰迸發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謠云塔兒黑北人獲玉南人客塔兒紅朱承人作主人公未幾我太祖龍興受命之符信非偶然矣。

佛像動搖

紹興二年宣州有鐵佛像坐高丈餘自動迭前迭卻若偃而就人者數日既而郡有火溫州戒福寺銅佛像頂珠自動光彩激射經日不少停數日火作寺焚或云金爲火尅故將火而金像應之然元豐元年邕州佛像動搖初像動夏人入寇又動而州大火其像非以金也又乾德五年許州開元觀老君像自動卒無他應又梁阮孝緒有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長慶中新都大道觀

卷未八三八三十四

十二

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生咸通五年懿宗有常曉禮浮屠像忽沒地四尺魏孝昌三年維揚平等寺金像編體皆濕時號佛汗永安二年此像復汗周武帝克晉州高有石像汗流濕地嘉靖五年豐水東普賢寺石佛及石羅漢徧體流水人以為佛汗亦異

蕭山二塔

蕭山祇園寺舊爲許玄度宅玄度捨宅時建一塔時住持者爲曇彥禪師塔壞師與許瘞芥鑿於塔側許亡後數十年師猶無恙一日謂其僧衆曰當設具將

有故人訪我衆咸笑其老作謾語頃之則岳陽王至岳陽名譽武帝孫昭明子也師迂之曰許玄度來何

暮昔日浮圖尚如故岳陽初不省師與同入定中見

前身造浮圖及庵斧鑿處遂再建一塔與舊相埒其上寶輪則從空飛至一日有異僧至見輪吽叱曰吾

覓之遍開浮乃在此耶夜風雨大作相輪與僧皆不見又鎮海寺有一塔夜然燈其上注油即竭主僧謂

守塔者盜之加譴守者候至夜半忽見如烏鳥者數十百從西北來噴噴有聲取油頓盡走白主僧僧候

至夜半果如守者言訝詢其故則曰吾輩皆黃巢賊戰敗兵也身被金劍癡痕尚在無以投生得此油數

之旬日可滅僧倍加傾注逾月遂無至者焉駭車志張無盡故婢招喜有僕見之芋油罌曰吾遍體創及

須此膏潤則痛少差又託誦金光明經十部乃得免生宜室志成都寶慶寺道嚴師然長明燈見巨手曰

吾幽神也天命我護佛寺地人唾地者吾以背承之由是背有漬瘡得膏油傅之乃愈道嚴遂以清油置

巨手中即引去與鎮海塔事同朱閣學湧幢小品載

前一則為會稽應天塔後一則為會稽淨土寺蓋所聞之誤

阿育王塔

梁武普通三年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山舊塔

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蠡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

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帝所得同也阿

育王即鐵輪王王闍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

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吳時有尼居其地為小精舍孫琳尋毀除之塔亦同滅吳平後諸道

人復於舊處建立馬晉元帝初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程造小塔未及成而弟子

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半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卒而心猶

暖其家未敢便殯經七日更獲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苦

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維下

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維下

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維下

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維下

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維下

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維下

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維下

卷八 卷三十一

十三

卷八 卷三十一

十四

丹陽會稽竝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乃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墜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及登城四望見長干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竝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一枚髮長數尺卽遜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加爲三層卽是武帝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

卷八

卷三十一

十五

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鍍銅釵釧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礫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卍卍內有金縷鬘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琉璃椀椀內有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竝爲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又到寺禮拜設無碍大會大赦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面久之乃當中而止帝問大僧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否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帝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

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碍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淨傾都觀屬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畱寺供養并施錢一十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帝又至寺設無碍大會暨二刹各以金鬘次玉鬘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環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帝於寺發般若經題闍夕二塔俱放光明救鎮東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郡

卷八

卷三十四

十六

縣塔開舊塔中出舍利遺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舍人孫照暫迎還臺帝禮拜竟卽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得金像無才光跌悝乃一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至寺里因畱像付寺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聲經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跌浮出取之縣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

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浚水  
底得佛光燄交州送臺以施於像又合馬自咸和中  
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跌始其初高惺得像  
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惺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  
造像來至鄴下逢胡亂埋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  
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為高惺所得惺乃送  
此五僧至寺見像歎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  
瓦棺寺慧遠欲模寫像形主僧尚慮損金色謂遠曰  
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遠便懇拜請  
其夜像即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模之像  
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議之云是  
阿育王為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勅  
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室殿并瑞像周  
回關等窮於輪奐其圖該經變並吳人張僧繇運  
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今寧波阿育王寺塔舍利  
人咸得見之其光輝大小明暗皆隨人緣力無定準  
云

三身

卷之三十一

十七

卷之三十一

一八

東坡云近讀六祖壇經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日  
明然尚少一喻試以眼喻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  
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  
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  
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  
能安養其根不為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  
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  
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  
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按見屬識能見屬根  
所見屬境無眼見黑亦屬能見所因能立能泯所亡  
以能為報以所為化未確竊意眼八識法身也眼五  
識報身也眼六識化身也楞嚴經云見見之時見非  
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是名清淨法身初見之時  
未有分別是非好醜一切不立是名圓滿報身一經  
分別或是或非或好或醜種種變幻隨機應現是名  
千百億化身或云法身如虛空人識如二月不得言  
法身不知法身無為不墮諸數亦不離諸數故五識  
六識即是法身非止八識也大慧禪師以中庸說法

曰天命之性是為法身率性之道是為報身修道之教是為化身信手拈來直截痛快而不出乎宗故知東坡居士止可稱文字禪也轉識成智者轉第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平等性智轉第七識為妙觀察智轉第八識為人圓鏡智也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圓其義更微

朱門蓬戶

晉竺法深在簡文坐劉歊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朱門如遊蓬戶齊衡陽王釣嘗遊孔珪

卷八 卷八 卷三十一日

十九

山園珪曰殿下取朱門遊紫閣詎得交山人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閣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衡陽當本之法深然曰如遊蓬戶又是一重公

案

鮑魚芝蘭

管子云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不聞其香久而與之化矣與不善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不聞其臭久而與之化矣藏經佛本行集經云佛知難陀學彼六羣比丘恐畏損其功行即領難陀入毘羅城至一魚店

令於此取一把臭惡茅草經一時頃還放於地復令

難陀手唯有不淨腥臭氣也佛告難陀若人親近諸惡

知識共為朋友相染習故惡聲遠至因斯事故而說

偈曰猶如在於魚舖下以手執取一把茅其人手即

同魚臭親近惡友亦如是世尊又共難陀至於一賣

香店令取香裏還放地上嗅于手香氣微妙佛告難

陀若人親善知隨識順染習得大名聞而說偈言若

有手執沉水香及以藿香麝香等須臾執持香自染

親附善友亦復然

籍字兩第 六七卷

此與前語政相類知西

卷八 卷八 卷三十一日

友之書無所不具佛書居士字出禮記玉藻居士錦

帶祝髮字出穀梁傳吳人祝髮文身

種子

佛書言人有宿根者謂之種子漢史有將種之說

晉公訓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

功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有世業

士大夫子弟能知忠孝信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

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其語本於裝而易

文種為書種今俗言家世相似者曰有種亦曰種草



此皆以世法論至於佛氏種子則下於八識田中雖多生累劫自能增長無容泯滅也

### 睡蛇

遺教經云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  
睡蛇字甚奇佛書夜臥誦五字咒婆刪婁演諦則永  
斷惡夢此豈制睡蛇者耶宋蔡繼通睡訣云睡劍而  
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華山睡方當  
不過此一云希夷得五龍蟄法是龍所授杜牧有睡  
癖夏侯隱者登山渡水閉目善睡同行者聞其鼾胸  
聲春小乘入卷三十四 三十一

### 胎息

東坡云養生之法以胎息爲本道家胎息之法以玄  
牝爲鼻鼻者氣之所由出入以爲息也佛藏中有安  
般守意經云其法始於調身簡息以謂凡出入鼻中

而有聲者風也雖無聲而結滯粗悍而不細者氣  
也去是二者乃謂之息然後自鼻端至臍下一二數  
之至於十周而復始時有所繫而趨於定則又數以  
心隨息聽其出入如是反覆調和一定而不可亂則  
生滅道斷一切三昧無不現前此等經文皆道家養  
生者所履託寺宗正法也唯楞嚴云周利槃特迦  
卽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闍誦持無多聞性  
最初值佛聞法出家憶持如來一句伽陀於一百日  
得前遺後得後遺前佛愍我愚教我安居調出入息  
我時觀息微細窮盡生住異滅諸行剎那其心豁然  
得大無礙乃至漏盡成阿羅漢住佛座下甲成無學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反息循空斯爲第一夫反息循  
空可謂至矣而文殊總結曰鼻息出入通現前無交  
氣支離匪涉入云何獲圓通則所云玄化爲息自鼻  
納臍丹田存想皆屬外道經文所謂堅固動止精色  
而不休息者斯亦輪迴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  
來散入諸趣夫抑何益之有哉道藏中有胎息經云  
篇云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生氣入身成爲之

生神去雜形爲之歎如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神行則氣行神住則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心不動念無去無來不出入自然常住勤而行之是真道路三十六哩一咽爲先吐唯細細納是綿綿坐臥亦爾行立坦然戒於喧雜忌以腥膻假名胎息實曰內丹非只却病決定延年久久行之名列上仙其理亦淺所云心不動念無去無來不出入自然常住蓋亦佛氏之糟粕耳

說得行不得

老耄小夫

卷三十四

二十三

唐白樂天居易從烏窠禪師問法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說得師曰三歲孩兒說得八十翁翁行不得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于徑山國一欽禪師師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劉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師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此事已在白前又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雜中沙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于長安寺流沙人與師食于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沙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座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曰得道者當

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至百歲誦不能行即國一鳥窠之旨大慈寰中示衆云道取一尺不如行取一寸道取一丈不如行取一尺此是腳踏實地方是本色山家人學者毋妄希頓悟輕議漸修也

盲能視

佛書阿那律多初出家時常樂睡眠如來訶爲畜生類律多聞佛訶啼泣自責七日不眠遂失雙目佛示以樂見照明金剛三昧不因眼觀見十方世界洞然如觀掌果所謂眼能顯見見非眼者也法苑珠琳隋煬帝元德太子寢疾帝遣見鬼人崔善影看泉善影幼來無自見庶人勇瞋目攘袂大呼云我不放你善影具述勇狀貌如舊相識乃知無目而見自有見見者矣律多之事不足爲異

老耄小夫

卷三十四

二十四

物格

大慧杲和尚與張無垢論物格引小說唐人有與諫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闕守有畫像在馬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闕守居陝西首忽墮

地公聞頓領旨酉陽雜俎乾陀國昔有王神勇多謀  
號伽當封襲諸國所向輒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絲  
二條自留一一與妃練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  
王見驚怒問故追訊商者言南天竺國娑陀婆俱王  
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絲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拓于  
絲上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  
之手印當乳王試之如商者言因叩劍曰吾不截娑  
陀婆俱王手足者不寢食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給  
報曰我國無王但以金爲王耳乃引真王於土窟而

雜錄小錄 卷三十四

二五

以金王來迎王知其僞且自恃福力因斷金王手  
娑陀婆俱王於土窟中手足亦自落也此政與闍  
事相類又內典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  
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  
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  
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  
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  
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  
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於

寔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于夢幻中無有  
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于是五百比丘同讚嘆曰  
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  
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分是中云何殺觀  
此乃可妙悟物格之旨偶因闕守事復下此注脚云  
臨終不亂

南史徐孝克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隣里  
皆驚異之姚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  
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說者謂孝克討論

雜錄小乘 卷三十四

二六

釋典長齋持戒誦經講論積有年歲察讀一藏經  
已究竟以爲崇佛之驗然孝克性至孝遭父憂居  
勝喪事所生母陳盡就養之道爲國子祭酒每侍  
無所食噉獨取珍果納紳帶中以遺母陳入長  
母患欲粳米爲粥不可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噉  
有遺粳米者對之悲泣終身不復食馬察父僧坦  
沒長安察疏食布衣不聽音樂至凶問至江南適除  
母韋氏喪羸瘠之餘益加毀頓因加氣疾陳入長  
安丁後母杜氏憂在服制中有白鳩巢於戶上則

克及察皆內行克修悖履純孝其臨終不亂良由至性通格神明非以崇佛之故也又劉歆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歆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俱供奉母每疾病夢歆進藥及翼日轉有間効與族弟訐竝隱居求志訐疾歆盡心救療及卒哀傷爲之誄又著悲友賦以敘哀情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成生但運會所到不得久畱試遣尋之莫知其所于是信心彌篤既而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杳日兩

樵菴小乘入卷三十四

七

兄祿仕足伸供養歆之歸泉復何所憾願深割無之悲年三十二卒始沙門釋寶誌遇歆於興皇寺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歆未成之春人爲其庭中栽柿歆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實爾勿言至秋而亾人以爲知命何胤八歲居憂毀若人晚隱居虎丘山西寺禁殺蔬食嘗於寺內立明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褒美中大通八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

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應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衾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卒宋史隱逸傳俞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心王安石當國召爲御史欲彈擊異己者力辭不拜與二蘇趙抃孫覺李常善優遊數年宣和六月徂暴寢室不可居出舍於門妻黃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稀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庀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去幾十餘言汝尚學道參禪而去來之際夫婦超然乃爾陽居士未能過之故知佛法雖超死生修履無陰行世有狂惠之徒輪脫簡畧居家歷宦多抱慚自謂悟解性宗非凡限量生遭謫議沒墮泥翠觀數公可以汗然矣

梵音釋

西方之書皆經翻譯亦有梵夾之中仍襲原文者存詮釋如悉達多一切義成也瞿曇地最勝也阿

陀無量壽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成等正覺也波羅密多到彼岸也南無歸命信願也佛陀覺也菩提亦覺也菩提薩埵覺眾生也婆伽婆破煩惱也但聞阿竭如來也阿羅訶應供也三耶三善正偏知也毘盧遮那遍一切住也釋迦能仁也牟尼寂默也祇陀戰勝也彌勒慈氏也文殊妙德也維摩詰淨名也跋陀婆羅賢守也辟支迦羅獨覺也亦云緣覺須菩提空生也舍利弗鶻子也目健連采菽氏也拘律陀無節樹也摩訶大也拘絺羅勝也富樓那彌多羅

莊卷八 三十四 二十九

滿慈也優婆尼沙陀蓮性空也阿難慶喜也阿若多解也憍陳那火器也摩訶迦葉大飲光也那律靜阿菟婁駄無貪也亦云如意優樓頻螺木瓜林也迦釋波龜氏也周利槃特迦繼道也憍梵鉢提牛呵也卑陵迦婆蹉餘習也孫陀羅好愛也難陀歡喜也優婆離上首也烏芻瑟摩火頭也婆舍跋提他化自在也藥叉輕捷也乾闥婆香陰也亦云尋香行阿修羅無端正也亦云非天迦樓那金翅鳥也緊那羅樂神也摩呼羅迦地龍也羅刹可畏也鳩槃荼厭魅鬼也毘

舍遮敬精氣鬼也富單那熱病鬼也阿顛迦無善心也娑毘迦羅黃髮外道也半釋迦黃門也鳩摩羅什童壽也阿羅漢破一切煩惱賊也達摩法也梵迦夷淨身也跋闍羅金剛也耆婆長壽天神也比丘乞士也沙門息心也僧伽眾僧也沙彌息慈也闍黎軌範也頭陀抖擻也優婆塞優婆夷近事男女也摩登伽本性也一云伎女維那次第也禪那靜慮也般若智也漚和慈也摩帝慧也三昧亦云三菩提正受也奢摩他止息也陀羅尼總持也瑜伽相應也涅槃出煩

莊卷八 三十四 三十

惱也亦云無為阿練若無諠雜也三摩鉢提等至也闍闍耶正勝也毘羅祇不作也毘伽羅字本也毘陀智論也檀施也毘黎持戒也屢提忍辱也尸羅精進也禪定也阿毘曇無比法也憐迦羅金剛堅固不壞也毋陀羅甲也鉢羅吠奢入也亦云處塞健陀蘊也亦云陰阿舍法歸也楞伽不可往也阿跋多羅入也鉢健提堅固也首楞嚴一切事究竟堅固也那謨婆南恭敬也宰堵波塔也耆闍窟靈鷲也室羅筏武云舍衛豐德也茶毘亦云闍維焚燒也波斯匿戰勝也

阿闍黎軌師也刹帝利王族也婆羅門淨志也異  
 舍商賈也首陀農夫也旃陀羅嚴儀也亦云屠者頗  
 羅墮捷疾也亦云利根舜若多空也燦迦羅堅固也  
 演若達多神祠也僧伽藍衆園也娑婆堪忍也拓闢  
 提奢今省作招提四方僧物也阿蘭若遠離處也亦  
 云閑靜處塞徒陀蘊也鉢羅吠奢入也馱都界也娑  
 路多羅戍縷多能聞也伽羅尼羯羅拏能歟也砥若  
 時吃縛能嘗也迦耶積聚也紇利陀耶肉團心也鼻  
 致迦種也優陀那丹田也阿那人息也般那出息也  
 卷八之三十一 三十一  
 烏波有也薩迦那薩無常也闍提闍生生死也乞那生  
 也末刺誦灰也震越衣服也袈沙不正色衣也僧伽  
 梨重複衣也憍多羅僧卽七條上着衣也安陀舍  
 五條下着衣也鉢吒綬條也尼師壇坐具也僧迦  
 覆腋衣也亦曰偏衫泥服也那裙也舍勒內衣也迦  
 緝那功德衣也憍奢耶蟲衣也屈胸大細布也緝本  
 緝花心織成其色青黑卽達磨所傳袈裟袈裟木  
 也亦云劫波育迦鄰陀細錦衣也兜羅細香亦翻楊  
 花尼衛裏衣也欽跋羅毛也頭鳩羅細布也兜那波

吒絹也俱菴摩花也摩羅髮也貧婆叢林也菴羅奈  
 也優鉢羅青蓮花也鉢頭摩紅蓮花也分陀利白蓮  
 花也波羅越鴿也芻尼鵲也僧婆雁也勒那雀也伊  
 尼鹿也竭伽犀也迦隣頻伽仙會也兜羅細香也涅  
 槃僧裏衣也僧伽大袈裟也阿僧祇無數也修多羅  
 經也羯磨作法辦事也布薩說戒也摩訶薩大有情  
 也刹那迅速也阿樓那明相也摩睺羅須臾也迦羅  
 實時也底栗車畜生也泥梨耶無有也阿鼻無間也  
 一闍提極惡也孟蘭救倒懸也伽陀諷誦也祇夜應  
 頌也劫波羅時分也羯羅藍凝滑也亦云歌羅邏  
 蒲曇胞也蔽尸軟肉也羯南硬肉也唄止斷外事也  
 僧祇支覆掖衣也鉢塞莫數珠也僕佉貝也隙棄羅  
 錫杖也健椎鐘磬也臂吒打也袈裟去穢也字本作  
 髦望葛洪字苑始改從禾如斯之類內典甚繁不能  
 具載然儒者談經不通華梵貽誤禍子則此亦不可  
 不知者梵書皆旁行有驢唇書蓮葉書節分音大秦  
 書馱乘書孛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  
 龍書鳥音書書凡六十四種宋天禧四年夏殊上譯

經音義七十卷景祐二年僧法漢惟淨以華梵對參  
為天竺字原七卷姑蘇景德寺普潤大師法雲編翻  
譯名義集十四卷

梵義釋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也六塵色聲香味觸法也五蘊  
色受想行識也五識即前五根也六識即意也七識  
末那識也八識阿賴耶識也四智謂轉第五識為成  
所作智第六識為妙觀察智第七識為平等性智第  
八識為大圓鏡智也又三智一真智本來寂靜通達

在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三三

三三

無涯二內智自覺無明隔斷煩惱三外智分別根塵  
識了塵境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二者報身謂  
萬善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現十二處六根六塵  
也十八界六根六塵六識也二十五有四洲四趣四  
禪四空無想淨居梵王及六欲也三十七助道品四  
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正道也十  
八不共法一身無失二口無失三念無失四無異想  
五無不定心六無不知已捨七欲八精進九念十慧  
十一解脫十二解脫知見十三身業十四口業十五

意業皆隨智慧行十六知過去十七知未來十八知

現在十九一知諸法因緣果報二知三世善種業報

三知諸禪解脫三昧垢淨四知信等五根上中下五

知種種欲樂會捨不淨增淨六知一三五乘貪嗔癡

等性欲七知一切道至處八知宿住九知夙此生彼

十知自解脫及衆生漏盡涅槃四無畏一正知諸法

二盡諸漏習三說一切障道法四說出苦道四無礙

一法二義三辭四依樂說智緣也四無量慈悲喜捨

也四念身念受念心念法念也五性一凡夫二二乘

在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三十四

三十四

三菩薩四如來五隨導也四相人我衆生壽命也

病作止任滅也四威儀行住坐臥也六種震動觸動

震起吼擊也四果預流即須陀洹為初果一來即斯

陀合為二果不來即阿那含為三果無生即阿羅漢

為四果三乘一聲聞二緣覺三菩薩六通一天眼通

二天耳通三身通四心通五宿命通六漏盡通

波羅密一日施即檀波羅密二日戒即毘黎波羅密

三日忍辱即羼提波羅密四日精進即尸羅波羅密

五日一心即禪波羅密六日智慧即般若波羅密

德法身般若解脫為三常樂我淨為德無二生處為  
 常不受二邊為樂具八自在為我三業清淨為淨三  
 慧開思修也八正一正見二正思惟三正悟四正業  
 五正命六正精進七正念八正定也十惡身三殺盜  
 婬意三貪與癡口四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反此之為  
 十善十想一無常想二無苦想三無我想四厭離食  
 想五一切世間不可樂想六灰想七多過罪想八離  
 想九滅想十無愛想也七想一常修想二樂修想三  
 無瞋想四無妬想五善願想六無慢想七三昧自在  
 想也六人以根受塵也四大地水火風也五蓋一貪  
 婬二瞋恚三愚癡四邪見五調戲也四諦苦集滅道  
 也五濁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也二障煩惱  
 所知也五法一名二相三妄想四正智五如如也  
 自性一妄想二緣起三成也二諦真諦俗諦也四食  
 長食觸食思食識食也三漏欲漏有漏無明漏也七  
 漏一見二諸根三忘四惡五親近六愛七念也五蓋  
 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也七慢憍慢過早我增上邪  
 也十纏忿覆掉睡眠悔嫉怪無慚無愧也十使貪瞋

法華小乘

卷三十四

三十五

癡慢疑身見邊見見取戒禁取邪見也六十二見五  
 蘊中各起四見四五二十三世各二十通為六十通  
 身即是神身異神二見也四見者即色是我離色非  
 我我中有色色中有我五蘊中具有此四也十時一  
 膜時二泡時三炮時四肉團時五股時六嬰孩時七  
 童子時八少年時九壯盛時十衰老時也六道天道  
 人道阿修羅道畜生道地獄道餓鬼道也四生胎卵  
 濕化也十二類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  
 無想非有色非無色非有想非無想也欲界六天一  
 欲界小乘  
 卷三十四  
 三十六  
 四天王天二忉利天三須彌摩天四兜率陀天五樂  
 變化天六他化自在天色界十八天一梵衆天二梵  
 輔天三大梵天四少光天五無量天六光音天七少  
 淨天八無量淨天九徧淨天十福生天十一福愛天  
 十二光果天十三無想天十四無煩天十五無熱天  
 十六善見天十七善現天十八色究竟天今畧疏其  
 樂以附梵釋之後云  
 法華小乘卷之三十四 終



槎菴小乘卷之三十五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祥異類

雨異

自上而下曰雨去聲其雨之異者蒼頡時天雨粟夏  
 禹時天雨金三日又天雨稻周成王時咸陽雨金周  
 襄王時雨金于晉又周時咸陽雨錢終日而絕秦獻  
 公時樂陽雨金趙簡子時翟雨穀三日秦二世元年  
 宮中雨金既而化為石又周秦間河南雨酸棗遂生  
 野棗漢翁仲孺家貧天雨金十斛于其家惠帝宮中  
 雨黃金黑錫桂陽宮陽翟俱雨稻米呂后時雨粟宣  
 帝時江淮饑饉雨穀三日武帝時廣陽縣雨麥成帝  
 末年宮中雨一蒼鹿王莽時未央宮中雨五銖錢至  
 地皆為龜建武三十一年陳雨雨穀形如稗實河關  
 有雨鉛城漢世天雨鉛錫于此又漢世穎川民家雨  
 五銖錢吳桓王時雨五穀於貧民家魏時鄴中雨五  
 色石河內雨棗又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  
 八九枚墮于庭前長六七寸自言家在河東為大風

飄至能言古今魏文帝安陽殿前雨朱李八枚今安  
 陽李其種也永嘉中梁州雨麥化為飛蛾永和時長  
 安雨線梁大同中殿前雨雜色珠涼州張駿時天雨  
 五穀於燉煌武威張仲舒在廣陵空中忽雨絳羅於  
 其庭汀州林氏天忽雨錢充積其家至於商紂時天  
 雨土惠帝時天雨血天漢元年雨白毛哀帝時山陽  
 湖陵俱雨血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史雨土雨毛雨  
 血甚多不具載建和三年廉縣雨肉如羊肝或大如  
 手永光二年天雨草葉相繆結大如彈丸元始三年  
 天雨草狀如永光時鴻嘉四年雨魚於信都光啓三  
 年揚州雨魚垂拱三年雨金於廣州四年雨桂子於  
 台州貞元四年雨木於陳畱二十一年天雨赤雪咸  
 通八年雨湯于下邳元豐三年饒州雨木子數畝類  
 山芋子味香辛土人以為桂子又曰菩提子雨雹鉅  
 者甚多唯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雞子小者如蓮  
 茨悉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又天雨白鷺如馬尾長  
 者尺餘彌漫山谷乾道四年舒州雨黑米堅如鐵慶  
 曆元年京師雨藥三年天雨紅雪紹興八年汴都太

康縣大雷雨下水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一手足卦  
名皆具元元統中彰德雨白毛俗呼老君髻至元中  
彰德雨毛如線俗呼菩薩線衢州雨米建寧邵武雨  
黑黍鄱陽縣雨菽豆清州八里塘雨雹大過於拳其

狀有如窳者有如小兒形者有如獅象者有如環玦  
者或楮如卵或圓如彈玲瓏有竅色白而堅至正十  
一年彰德雨雹大者如斧時麥熟將刈頃刻失田  
疇堅如築場無稽粒畱者地廣三十里長百餘里樹  
木皆如斧劈傷行人斃禽畜至正中天雨白毛長尺

許或曰此龍鬚也帝命收而視之又京師雨魚長尺  
許人取食之弘治庚戌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  
如鸞鴨卵小者如雞頭實皆作人言不知其何祥也  
嘉靖六年四月五日京師雨錢萬曆乙卯四月初二  
日巳時湖廣石首縣天雨豆紅黑大小不同而形質

堅滑撫臣疏中引元豐大觀紹興間皆雨豆事而不  
言其徵云

水異

唐景福中滄州城墜中冰有文如畫紹興七年建康

渠本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相敷日易以水變態  
奇出春暄乃止淳熙初秀州呂氏家水瓦有文樓觀  
車馬人物芙蓉牡丹萱草藤蘿之屬經日不釋聞近  
亦有然者不可曉其故

木異

今時瘿木中有魚蝦蜂蛤文者以為珍玩然亦未為  
奇也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時事有古樹伐為薪木理  
自然有法天德三字唐大曆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  
獲瑞木一莖理成字曰天下太平梁開平二年李思

徒卷小乘八卷三十五

四

安攻潞州伐木為構破一大木中朱書六字曰天下  
四載石進太平興國六年瑞安縣民張度解木五升  
皆有天下太平字至道六年修昭應宮斲木文如  
漆上下體如梵書襄州民劉士家生木有文如魚龍  
鳳鶴之狀元元貞元年蕪湖縣進榆木有文曰天下  
太平都官員外陳修古言西川縣吏因換獄卒木為  
薪中有天尊像存焉長安持國寺門前有槐樹數株  
金監買一株解之每片有天王塔戟鳳翔知客郭  
其父解一木有二馬形一黑一赤相嚙其口鼻

踰脚筋骨與生無異廣輿記李衛公德裕常有老叟  
昇巨桑木謁曰此木某家寶之三世矣今以爲獻中  
有奇寶得雉工斷之必有所得公如其言得雉工之  
子至解爲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鶴羽翼嘴足巨細畢  
備一鶴微少其翼公以形全者進自西其一廣五行  
記唐常州刺史封令禎于江南泝流至木將雉造廟  
匠人截木于中得一鯽魚長數寸懷州凝真觀東廊  
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常聞柱中有蝦蟇聲後因易柱  
中得一蝦蟇柱向無孔穴五行志如意中濟源路敬  
桂巷小乘八卷三十五 五

淳家水碾柱將壞易之爲薪中有鮎魚長尺餘猶生  
稽神錄建康人杜魯賓以賣藥爲事常有客稱豫章  
人恒來取藥後贈杜山桃木十餘杜不以介意憑親  
友取去所存三條命工剖之中得小鐵杵日一具高  
可五六寸足間作獸頭製作精巧不類人力虛谷聞  
抄桂林有栢夜聞笛聲從中出伐爲枕聲如期而發  
後人解視木中文理如人吹笛重合不復有聲撫州  
修天慶觀柱有文如墨畫雲氣峯巒人物衣冠之狀  
新明縣崇仙觀柱有文爲道士形及北斗七星象慶

曆三年豐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治平四年江  
州進桐木板二有文曰天下太平熙寧十年惠州柚  
木有文曰王帝萬年天下太平紹興十四年處州民  
屋欹折柱柱裏有文曰天下太平淳熙十六年晉陵  
縣民折薪中有墨字曰紹興五年是時紹興猶未改  
元也洪武元年臨川段瑞木木中析有文曰天下平  
永樂中雲南普寧州大風折一古樹軍陳福海解以  
爲版內具神像着冠執笏容貌如畫彼中神而祀之  
有禱輒應此皆造化神氣所鍾非恒理可推也又梁  
桂巷小乘八卷三十五 六

書武陵王紀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具莖四十有六  
霍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秋花非佳事也草  
木狀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瘰癧一夕遇暴雨  
雨其樹蒼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  
神取不以法則化去又女樹生海中山陽天明生嬰  
兒日出能行食時成少年日中成壯年日晚成老年  
日沒卽成明日又復然雜俎大食國西南二千里有  
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人號如花不解語人借問笑  
而已頰笑輒落亦異史書樹木化爲人形有眉目鬚

髮及棟柱榱桷生芝草花葉及爲異物者甚多不具載

鼠異

萬曆四十五年七月南京禮部一本爲留都旱蝗相仍鼠孽更異等事內據三山屯等旗甲某等呈報江東門外奉差捕蝗聞于五月二十七日夜江內老鼠萬餘赴入圩田將禾稼盡行咬空天明軍餘號跳滿道異常大害等情呈衛移文到縣隨獲老鼠數十餘隻俱長二寸餘頭方尾短較與常鼠稍異呈報相同

卷八

卷三十五

七

臣等今籠鼠親驗見其前足短後足長後足有蹄而前足無之能人立則又不獨方頭短尾之爲異也唐開元二年宋紹興淳熙皆曾有鼠災未聞其狀如此之異其後皆至大饑臣不敢深言占候總之備饑備盜備水皆今日之不可不及汲講者也按鼠能人立見人拱手人欲捕之跳躍而去卽詩之所謂相鼠也又西方有獸前足短與蚤蚤巨虛比謂之麀鼠今前足短當是麀然麀鼠前而兔後視鼠較大晉五行志太康四年會稽彭蠡及蟹皆化爲鼠甚衆復大食稻

爲大南史陳後主禎明二年夏四月有羣鼠無數自蔡州岸入石頭渡淮至于青塘南岸數日自死隨流出江唐史五行志武德元年李密營中鼠一夕渡水盡去占曰鼠無故皆夜去邑有兵貞觀中書鼠害稼者二開元二年鼠害稼千萬爲羣宋史五行志建隆中鼠食苗者二乾德中鼠食苗者一太平興國鼠害稼者一夏元昊時鼠食稼惟紹興十六年清遠翁源真陽三縣鼠食稼千萬爲羣時廣東久旱凡羽鱗皆化爲鼠有獲鼠于田者腹猶蛇文漁者夜設網且視

卷八

卷三十五

八

皆鼠自夏徂秋爲患數月方息歲爲饑近鼠妖也乾道史鼠害稼者一淳熙五年通泰高郵黑鼠食禾既歲大飢時江陵府郭外羣鼠多至塞路其色黑白青黃各異爲車馬踐滅者不可勝計元史五行志元至元二十年八月易等州野鼠食稼初由鵝卵化生既成壯化生育日滋百畝之田一夕俱盡二十六年泗州頓淮兩岸有灰黑色鼠暮夜出穴成羣覆地食禾淮安志正德二年沐陽麀鼠害稼田野一空今浮江之鼠千萬成羣大抵與紹興中水族所化者近之

有從鎮江來云親見鼠牛身是魚化未盡者疏中所引未悉又錄異記鼯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有指形大重千餘斤出陵零郡界不知所來民有災及爲惡者鼠輒入其田中振落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酉陽雜俎鼠母頭脚似鼠尾蒼口銳大如水牛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時有鼠災多起于鼠母鼠母所至處動成萬鼠其肉極美鼠母一名鼠王與鼯鼠俱能害稼者也又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

差卷小乘八卷三十五 七

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璞按卦名之是爲驢鼠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曰廟神不悅此是鄭亭驢山君鼠使諸祠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慕容超記載超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園丘之側此豈璞所謂驢鼠者耶南史西南夷傳倭國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光射其中與蛇卽歿亦異陶隱居云仙方以黑犬血灌蟹三日燒之諸鼠畢集

蛇異

靈鬼志陳安爲河間王顥給使常乘一駿馬非常後馬歿有雙赤蛇出其鼻蜀壽杖王建初隸軍忠武從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歿剖之得一小蛇於心間私自異之此蛇之附于馬者既已異矣又華陀傳常療人蛇寢取其蛇歸置壁間不可計列仙傳玄俗恒食巴豆雲母賣藥都市爲人治病河間王買藥服之下地十餘頭感應篇有一婦人曾斷婢舌後已舌自斷苦不可忍一僧爲說法懺悔忽有二蛇出自舌中乃

差卷小乘八卷三十五 十

愈玉堂閒話于遶常中蠱毒醫治無門一月忽有釘鉸匠見之問其疾曰治此亦易耳某嘗中此遇良工爲某鈴出一蛇傳得其術來早請遊於舍簷下向明張口執鈴候之夾出一蛇已及二寸許赤色如釵股遂命焚之遂愈技術傳甄權診一道人心腹煩懣口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劑少選吐一蛇如椹無日燒之有髮氣乃愈大唐奇事終南山人王守一懸壺賣藥有柳信者家累千金其子忽于身上生一肉塊療之不得出示山人山人先焚香命酒脯祭祝

後于壺中探一丸藥傅肉塊上須臾塊破有一蛇突  
出在地約五寸許五色爛然浙長丈許山人叱蛇一  
聲蛇遂騰起雲霧昏晦山人乘蛇而去不知所在人  
身中爲蛇穴較馬更異又明皇雜錄隱士尉廣觀人  
顏色談笑卽知病淺深不待診候開元中有黃門奉  
使自交廣至拜舞于殿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  
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問黃門曰卿有  
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旣困且渴因於  
道旁飲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卽以消石雄黃煮而  
嗟卷八卷三十五

十一

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備具  
投之以水俄長數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  
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成化中莘里民王興  
左手大指著紅紋形紆曲僅寸許可五六折每雷雨  
輒動搖欲割去之夜夢一男子告曰子應龍也謫降  
在兄體勿禍予後三日午候但伸手於窗榜外余其  
逝至期雷雨大作如化而龍夭矯以去龍蛇同種與  
上事頗類又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  
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于是丹蛇在水自濯

洗之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實武  
母產武并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將葬有大蛇自樑  
莽中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樞涕血皆流俯仰蜷屈若  
哀泣之容有頃而去蜀主李勢宮人有妖容一旦化  
爲蛇長丈餘送於死中夜復來勢懼殺之陳書傅縡  
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爲當世所疾及歿有惡蛇屈  
尾來上靈床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  
有彈指聲梁股子春爲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  
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糜費毀神影  
嗟卷八卷三十五

十二

象壞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  
會得入海水兩夜子春夢見人通姓名謂子春云有  
人見苦破壞宅舍旣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憇此境子  
春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因辦牲醑請召安置  
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  
相報子春心喜俱事彌勤經月子春破魏寇校南青  
州刺史北齊神武未顯時邑人龐蒼鷹密覘之唯見  
赤蛇蟠床上此自有神靈又非疾病比也

螺異

搜神記閩人謝端得一火螺如斗青之家每歸盤

必具密伺乃一麗妹也曰我天漢中章昭素女天帝

遣我為君具食今去雷發與君端用之居糧其米常

滿今府治有螺江以此得名官與志宋吳戡為縣吏

家臨荆溪得白螺嘗自縣歸見飲膳備具蓋螺化婦

為治也戡異之婦曰天矜君勤小職勅奉配君縣令

聞而求婦戡不與令以事虐戡令曰要蝦蟇毛鬼臂

不獲即加刑婦為致之令又謬語曰要禍斗婦又引

一獸狀如犬能食火取火試食忽焚縣宇二事頗類

桂苑小乘八卷三十一

十三

稱斗事更怪原化記同述異記晉安郡有一書生謝

端為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濤得大螺如斗

石斛剖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

艱純正令為君作婦端以為妖訶遣之女嘆息升雲

而去又云陽羨縣小吏吳龕家在溪南偶一日有螺

頭紅過水簾內忽見一五色浮石龕遂取歸置于水

頭至夜化為一女子至曙仍是石後復投于水中三

事相同而所載各異又述異記鄧元佐夜宿一蠅鏡

鏡一女子至明忽覺身在田傍有螺大如升又南康

女子捕螺為業夜宿亭上風雨聲見衆螺至亂噉其  
肉惟餘骸骨因名其亭為螺亭吾鄉一村人以捕螺  
為業後得一螺如數升甕煮食之忽見滿身及床桌  
皆螺被纏以成事亦異

飯異

晉史石崇傳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  
人以為族滅之應衛瓘傳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  
為螺歲餘及禍裴楷傳初楷家炊黍在甕或變為黍  
或作血或作蕪青于期年而卒三事絕相類而復同

桂苑小乘八卷三十一

一四

時可怪西陽雜俎道士許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飯於  
閤室地入夏悉化為赤蜘蛛工部員外張用封嘗菜  
墻於太歲上一夕盡崩意其基虛功不至復菜之高  
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遠視之飯數斗悉躍出  
蔽地着墻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蓋墻之半如界焉  
因請巫耐地謝之亦無他焉唐書鄭注敗前褚中藥  
化為蠅數萬飛去亦異

猴異

唐小說開元中韋知微為蕭山令縣多山魃知微縱

火焚之一日有客投刺曰蘭陵蕭慥知微初不疑處  
延人談論甚洽授館休馬客乃謂知微曰僕經峽中  
收得猴雖智能可玩敬以奉祝乃出懷中小合開之  
有獼猴大纔如栗跳擲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携  
入宅內猴忽騰躍化為虎馬扇閉不及家無才遺矣  
又唐長安有貧僧畜一小猿會人言號國夫人以束  
帛買之後半載忽化為小兒云從父入蜀山中採藥  
常嚼藥苗不覺身變為猿為父所棄被此僧收養今  
不期却還人身夫人奇之衣以錦緜後容貌甚美唯  
嗜藥物復化為猿夫人令人射之乃為木人唐伶人  
乃俊朝妻項癭如雞卵漸如數斛囊中有琴瑟鐘磬  
聲癭裂一獼猴跳出曰吾老猴精解風雨與漢江鬼  
愁潭老蛟往還天誅蛟搜索黨與故亾匿夫人蟪蟻  
之領庚已編載弘治間崇明縣民家有雞生卵而方  
異而碎之中有一獼猴繞大如棗跳擲可愛不知其  
所終焉

石異

物類相感志凡山石盛夏必汗出赤與黃者金汗白

與辛者銀汗又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  
旱則鞭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止續齊諧記梅谿  
山有石轉如磨聲如風雨土人云石轉疾則豐遲則  
儉拾遺記黑河之北有對野之都山潛英之石青質  
輕如毛羽寒甚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為人像神  
悟不異真人異物志豫章有石以水灌之便熟用以  
烹羹熱盡以冷水灌之更熱雷煥資以示張華華云  
此謂然石窠宇記臨川縣有石廩可容千斛開口則  
歲豐欽則歲儉又太平廣記郝世寧在會稽造基破  
崔香小美八卷三十一  
十六  
土石得一龜長尺二寸行動如常龜精神錄杜魯貢  
以賣藥為業有賣土者金壇人別時以方尺土為贈  
後土裂視之有小赤蛇在其中縈遠一白石龜大可  
二二三寸蛇去龜存至今寶於杜氏西陽雜俎崔元亮  
在雒中嘗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行  
一里餘若然而破有鳥如巧婦飛去又云曾毀鳥巢  
得一黑石圓滑可愛偶置醋器中忽覺石動徐視之  
有四足如綆舉之足亦隨縮唐五行志秦宗權在蔡  
州州中地忽裂有石高出五六尺廣袤丈餘正如大



龜硯譜李後主得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  
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見而異  
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執其手振臂就  
取主請以寶玩為謝陶不許後主曰唯此硯能生水  
他硯皆不可用陶試數十硯水皆不生後主索之良  
苦陶不能奈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即  
成自是硯無復潤澤夷堅志永州蘓山多石人取以  
水淋之鋸破其像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宋學上集  
云洪武元年吳興林靜因斫地獲石類鳧卵圓且熱

卷八 卷三十一

十七

滌而視之玄武神黃帕首按劍坐雲中龜蛇在下衣  
袂翩翩如淡金色背文為墨綠其內正白別有墨龜  
昂首行蛇絡之小說元天曆中有韓姓者官麗水獲  
一玄石石文有梓潼神帶席帽乘白驛揚鞭而行一  
蒼頭從後又宣室志宋順帝昇平中荊州刺史沈攸  
之有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絲繩穿之至暮  
輒脫置枕邊宵夜有時失去曉時復還或見其入馬  
廄中群馬皆躑躅驚嘶試取視之蹄下皆有泥後攸  
之敗不知所在聞奇錄沈傳師為宜武節度使堂前

忽馬嘶其聲甚近求之不得他日嘶聲極近似在堂  
下掘之深丈餘遇小空洞其間得玉馬高三二寸長  
四五寸嘶則如壯馬之聲其前致碎硃砂貯以金槽  
糞如葦荳而赤如金色沈公恒以硃砂飼之雜俎又  
云楚州界有小山山上有室而無水僧智一掘井深  
三丈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長二尺濶四  
寸赤如渥丹每面有六龜子婉轉可愛若可貯水狀  
僧偶擊其一角遂瀝血半月日方止玉亦石類也并  
記之

卷八 卷三十一

十八

產異

楚世家載錢籛兄弟六人皆剖拆而生後李贍釋迦  
皆從脇出固已異矣然剖腹生者往往有之蜀李勢  
末年馬氏婦兒從脇下出母子無恙晉書四夷傳焉  
耆國安夫人猗胡之女姪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  
立為世子譚敷宋建炎戊申鎮江民家兒四歲暴得  
腹脹經數月臍裂有兒從裂中出自頸以上俱可辨  
三日二子俱成 國朝成化十八年鳳陽宿州民張  
真妻王氏孕當產臍下痛不可忍凡三月增劇一日

腹畔右開裂生一子鼻準中有黑痣一嘉靖中真定  
屬縣有婦人于右肋產一男甚雄偉六歲歿南宋劉  
敬叔異苑載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宣妻樊氏懷娠  
過期不孕而額上有瘡兒穿之以出後爲將名胡兒  
長山趙宣母妊身如常而髀上癢搔之成瘡兒從瘡  
出廣五行記宋孝武時荊州人楊歡妻于股中生女  
至齊猶存尹文和瑣綴錄成化二十年徐州一婦初  
孕肋骨下卽生一瘤漸長如楛大久之皮亦瑩薄兒  
遂從瘤出較之剖析尤爲異云又王梵志衛州黎陽

卷小乘

卷三十五

一九

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當隋文帝時家有  
林檎樹生瘰大如斗經三年朽爛德祖見之乃剖其  
皮得一嬰兒抱胎德祖收養之七歲能語因名林木  
梵天後改曰梵志此則聖賢示化若誌公之得于鶯  
窠陸鴻漸之得于水涯不可以人事論也又宋太平  
興國九年楊子縣民妻生男毛被體半寸餘面長頂  
高烏眉紫唇紅耳窩鼻類西域僧至三歲畫圖以獻  
宣和間有優人楊二子號曰胡疎兒年若六七歲童  
首而長鬣觀者如堵自云其婦學生未幾失優人井

二子所在至正九年襄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周長四  
尺許容貌異常臍腹擁腫見人輒嬉笑如世所畫布  
袋和尚其亦應真之流與

### 角異

燕太子丹有烏頭白馬生角事又商紂時龜生毛馬  
生角漢文帝十二年胡地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  
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成帝綏和二年大廐馬生角  
在左耳圍長各二寸晉武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  
在兩耳下長三寸安帝隆安四年梁州有馬生角南

卷小乘

卷三十五

二十

史陳宣帝太建五年衡州獻馬生角廣五行志義寧  
二年馬生角長二寸末有肉武德三年王世充馬生  
角開元二十五年馬生駒肉角建中四年滑州馬生  
角開成元年揚州馬生角咸通三年郴州馬生角宋  
膺異物志云大宛馬有肉角數寸宋史五行志宣和  
五年馬生角長三寸淳熙十二年黎雅州獻馬有角  
長二寸殷紂時大龜生毛兔生角古徐國宮人娠而  
生卵棄之水濱有犬名鵠蒼銜卵以歸遂生兒爲徐  
君偃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漢中山有虎生角道

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角生唐咸通六年徐州彭城  
民家雞生角文帝後元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  
牛角會昌三年定州深澤令家狗生角大初中狗生  
角宋狄青家狗生角元帝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章  
帝元和元年代郡高柳烏生子三足大如雞赤色頭  
有角長寸餘迷異記曲尤頭有角與軒轅鬪以角抵  
人人不能向拾遺記漢惠帝時東極泥離國來朝其  
人長四尺兩角如壘景帝元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  
七十餘生角角端有毛晉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

七十生角廣五行記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頂上生  
角後因入江中變爲鯉角猶存常歸家與子孫飲宴  
容狀如平生南史始興王暎傳暎徵將還鍾離人顧  
思遠挺又行部伍中暎見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  
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亾畧盡今唯行役暎大  
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簡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  
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言往事多異所傳循吏傳  
孫謙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寸卒年九十二北史  
隋大業元年雁門人房回安母百歲額上生角長二

寸鬮奇錄故志卷少尹元鎬任號縣令怒一獄子命  
與之去巾無髮而有兩角鎬曰真牛頭也遂捨之唐  
史貞觀十九年衛州人劉道安頭生肉角隱見不常  
以惑衆伏誅咸通七年涓州有人生角寸許宋史紹  
興三年建康府桐林潯婦產子肉角乾道五年餘杭  
縣婦生子青而毛二肉角慶元元年樂平縣民婦產  
子首有角腋有肉翅萬曆四十六年廣寧衛孫氏產  
子一猴頭上二角毛全門牙四見遠左巡撫疏

地中積異

卷八 卷三十五

二十一

今時有掘井深數丈者每得船板又地岸崩圻數丈  
時見甕瓦瓶罌礎石釜竈宛如人間西陽雜俎烏山  
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龜大如  
馬蹄積炭五枝於函傍復掘三丈遇磐石下有水流  
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上  
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刺字曰吳赤烏二年八  
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  
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近如隔壁匠懼  
不敢掘宋熙寧元年滄州地震湧出沙泥船板胡桃

螺蚌之屬竟莫測其故或云地遭兵燹之後漸以高峻所遺故物皆積其下如昆明劫灰不足異也予家兩憲副公一在曹州浚河見浮圖頂下深不可量一在松潘浚城隍得人數千百皆長一尺許衣冠自三代以下皆具此又何說耶乃知六合以內無所不具聖人置而不論有以也夫

### 水族異

洽聞記云隆安中丹徒民陳理於江邊作魚扈湖出扈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臥沙

桂香小集八卷三十一

中夜夢云我江黃也昨失路落君扈中潮來今當去又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鬟亂肘微有紅鬣查命木工以篙担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感舞而沒工曰某在海上未省此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族人性崔豹古今注云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皆導從之一名魚伯大水乃有之漢末有人于河際見之人馬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目口鼻與人不異爾良久乃入水中松溪記開云戊午夏

熙州野外深木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畧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此皆水族中具人類者也固知溟渤之中何所不有

### 泉異

四川志云酉陽宣撫司北百里有胡子崖下爲孔道行者過此而渴四顧無水土人高聲呼云婆婆賣水來初呼一聲崖上水滴一點再呼數點至呼三五聲其水如壺中傾下注于崖下石盤中量定幾人足用

桂香小集八卷三十一

卽止至今如常宋王鞏聞見雜錄云斐峽將及澗瀨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于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大注時正月雪寒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歲龍王則水出壽州有咄泉人至其側大呼則大湧小呼則小湧咄之則湧彌甚茅山有喜客泉客至則湧出又有撫掌泉聞擊掌之聲則湧沸無

爲州有笑泉湧出石底人有笑聲泉益滾沸西寧衛  
有泉聞人足音卽沸句容縣半湯湖其水同一壑而  
半冷半熱熱可淪雞皆有魚魚交入輒死石陽縣有  
井水牛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氣  
甚芬馥崇寧一大井以片石開二竅暴其上竅汲  
以造錫一竅汲以爲染若易竅汲之皆不能成其用  
恒山有雙龍泉相去僅丈許而一甚甘一甚苦元街  
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盤龍或試撓破之尋手成  
龍狀驢馬飲之皆驚走又有油井火井石漆皆泉之

卷八 水 八 卷三 一五

三五

異者餘具三卷潮汐中又唐書裴度傳敬宗時汴水  
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山飲者疾輒愈度判曰  
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李德裕傳亳州浮  
屠說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率一戶號一  
人使往汲往者日數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  
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  
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此所謂聖水  
者蓋妖人所說託非上比也二傳一事而紀者互異

水異

萬曆四十六年四月禮部一本水異駭觀天心示儆  
懇乞聖明加意修省以圖消弭事制祭司按呈照得  
本月內京師喧傳城河水赤事屬災異諫臣等職掌  
所關不敢寧處隨于二十五日親詣河所諦觀見西  
自宣武門外東响閘起至正陽門外御河閘止約長  
三里許水色盡赤深紅紫暗狀如積敗之血委係異  
常相應題請修省等云云按水之變爲赤時亦有之  
如周考王二年河水赤于晉龍門三日秦武王三年  
渭水赤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後漢安

卷八 水 八 卷三 一五

三六

帝永初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元初二年顛  
州襄城臨水化爲血齊東昏侯永元元年淮水變赤  
如血唐武德七年河間王孝恭征輔公祐宴群臣於  
舟中以金盃酌江水將飲之則化爲血武后時并州  
晉祠水亦如血貞元十七年福州細池水赤如血長  
慶元年河水赤三日咸通七年鄭州永福湖水赤如  
凝血者三日光啓元年潤州江水赤凡數日元符二  
年泰山王母池水變紅色此類極多第是時建夷方  
破撫順堡城總兵全軍俱覆京師戒嚴廟堂宵旰而

適有此變憂時者不能不為之動色也四十七年四  
月中長陽門外御河水復殷赤如四十六年時遼陽  
三路喪師名將殲殞職守竟無實計可憂為益甚云

化宇

佛書所載乾闥婆城及彌勒樓閣諸天宮殿多從幻  
化今登州海市于奇萬怪俄頃疊出皆云蜃氣所成  
然天下事固有不可以意測者漢武遣方士浮海採  
藥于波中見漢家樓觀參差及公侯第宅皆宛然備  
驅光武中元元年封泰山禪梁父是日山靈炳氣構

卷三十一

二十七

威宮室班超在渾耶國雲霞鮮明見天際官闕層樓  
嚴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長沙益陽去府治三百餘  
里益水中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停  
鵬移晷乃漸散滅唐神龍二年雒陽城東七里地色  
如水樹木車馬歷歷見影漸移至都月餘乃滅長安  
街中往往見水影昔符堅之將滅也長安嘗有是大  
曆末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往來  
如在水中及至前則不見高郵州有一寺講堂西壁  
枕道每日曉人馬車輿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

莽可辨壁厚數尺辰午之間則無汝南臨汝縣南十  
八里廣城陂西坂有小山曰崆峒當春秋晴麗必有  
霧起山巖彌亘數里樓殿膠構花木煥爛數刻而止  
時謂廣成子化城蛾眉五臺有放光石入於光中各  
各殊見乃知山河大地非真非幻楞嚴所云別業共  
業洵有深旨未可輕議也

化石

世傳望夫石特其形似耳非真人化為石也王顏始  
與記桂陽有貞女峽傳云秦世數女取螺于此遇雨  
一女化為石今石人形高七尺狀似女子周地圖記

卷三十一

二十八

昔有夫婦二人將兒入山獵其父落崖妻子將下救  
之並變為三石錄異記乾符中有天台僧與同侶從  
臨海縣界得銅穴行數十里其僧素習嚙氣同行者  
飢甚詣市肆乞食人或謂曰若能忍饑速還無苦若  
啖此地食必難出矣食畢相去數十里其啖食者立  
化為石宋史紹熙元年崑山縣工采石而山壓三年  
六月它工采石鄰山聞其聲呼相應答如平生其家  
鑿石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肌膚如裂俄頃聲

微禁不語化為石人貌如生西陽雜俎瞻波國有牧  
牛人隨牛入一穴見果有黃金色其人取食為鬼所  
奪他日復往急吞之身遂暴長頭纒出身塞於穴數  
日化為石是真入化為石矣今松化石及石魚石蟻  
皆此類

### 化雀

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  
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雀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  
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廓如故人民非何

卷八 卷三十五

二十九

不學仙塚累累又桂陽蕪號少以至孝稱一日向  
言道果已圓升舉有日母曰吾獨恃爾爾去吾何依  
號乃雷一櫃封鑰甚固曰若有所需告之如所願也  
預為植橘鑿井及郡人大疫但食一橘葉飲一泉水  
即愈後有一雀降郡屋久而不去郡僚子弟彈之雀  
乃舉足畫屋若漆書云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  
記陵谷遷移白骨蔽野青山舊時翹足高屋下見君  
兒我是蕪仙彈我何為翻身雲外却返吾居又晉太  
康中有白雀集於華表鳴云今年寒大似堯崩年三

事頗相類而堯崩語更奇洪景盧光堯挽詩用此湖  
龍去遠華表雀歸題語本此按劉攽叔異死太康二  
年南洲人見二雀語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無  
集於華表事

### 化鳥

唐雨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既  
製寺僧求畫工將命施綵飾繪畫其直不合寺僧所  
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  
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直願輸工可乎

卷八 卷三十五

三十

寺僧欲先閱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  
長安諸寺寧有蹟乎僧以為妄稍難之利其無值遂  
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將入殿宇且為僧  
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啓吾之戶亦不勞賜食蓋以  
畏風日所侵鑠也當以泥鋼之無使有纖隙不然則  
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自是凡六日僧相語曰此  
必怪也當不宜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既啓有七  
鶴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偶惟西北牖  
未畫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

是莫敢繼其色者又絳州碧落觀有天尊石象光燄灼高丈餘上有文唐龍翔中刺史李謹為母氏大妃追薦所造也有老黃冠云李使君即高宗大帝之子也其文未刺之前忽有一道士謁李使君云聞君篆刺其文我二人即天下之名篆也請為使君成此乃懷中出一軸朱書陰符經殆非人工也使君異之復約殿內四面封閉不得令人窺視俟三日即畢矣君從之但見二道士挈一小囊入自闔其門餘無所觀至三日命開之只見白鵠一雙自門飛出及視文篆糕菴小乘八卷三十五 三十一

化履

南康記治中盧統少學仙術解飛騰常赴元會至晚不及朝列化為白鶴至闕前徘徊欲下威儀以帝鄰之驚還就列左右詠異刺史步陟以狀聞誅之人但知王喬為化為鳥而不知統事又宣室志沔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甲有韋氏子至廟解鞍以憩忽見

廟宇中有二履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收貯囊中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生以所得履置於前而寢明日得之亭瓦上明日仍失履復於瓦上得之韋生令僕潛伺之夜將半其履忽為白鳥飛去又羅浮志鮑靚為南海太守與葛稚川善常往來山中論至達旦夫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雙燕來怪視之則隻履也

男女相化

史記魏襄王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糕菴小乘八卷三十五 三十二  
後漢方術傳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蜀本記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之精也蜀王娶以為妻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獻帝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為女子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為男子至十七八而氣性成宋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為丈夫劉聰時後內史女人化為丈夫劉曜時武功男子蘓撫陝男子伍長平竝化為女子北史北燕有女人化男子唐書僖



宗光啓二年鳳翔女子化爲丈夫神異記廣州蕭姓  
者有女年十八許嫁王氏自十六漸變爲男與婢  
通有身始彰著好讀文選口雖有髭體態猶婦人也  
夷堅志乾道三年永州文氏女及笄將嫁前兩夕夢  
黃衣攝去有綠袍戴幘者迎謂曰且將女來此間有  
公事錯了起大獄十五六年累人不少汝明日可復  
來次日又夢至殿下王者據案判云改正卽有八持  
湯一桶令飲之極腥惡出門而悟則化爲男子矣其  
婚家以爲詐訟於官按實乃已又袁州黃織工女入  
市買鹽一道人在鋪乞錢容止倨傲鋪人怪之不與  
女獨解帶上二錢與之是夕夢此道人來謝并付藥  
一粒曰服此可爲男子遂復而寤小腹甚痛已而化  
爲男宋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菜男子孕而誕子母  
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隆慶二年山西太原府  
靜樂縣民李良兩娶妻數年不和離異良後卧病漸  
變爲女與村民白尚姦其弟良雲以事上聞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祥異類

應死不死

座中談武后時安金藏剖腹五臟皆見得萬金良藥  
不灰或疑其異按紀傳所載應死不死者甚多姑記  
一二唐李祐為淮西將元和十三年送款歸國裴度  
破吳元濟入其城祐有新婦姜氏懷孕五月矣為亂  
軍剖腹氣絕踏地祐見之以衣襦裹之一夕復蘇傳  
差卷八夫八卷三十一

以神藥而平滿十月生子此猶云藥力也賈直言父  
道冲代宗時坐事賜鴆將歿直言給其父曰當謝四  
方神祇使者少怠取鴆代飲迷而暗明日毒漬足而  
出乃藉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燕將周歸祐蘭間  
更變之際以劍柱心刃自背出而不灰後唐莊宗入  
雒為仇者射貫掖而出創愈無恙南唐劉與少從軍  
為巨弩所射中右耳自左耳出猶旁中一人立死而  
與無恙又左傳晉伐秦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獲  
天寶末麻山作逆榮陽鄭會素以力聞後出規賊不

還數月後忽聞樹上作語云我與賊鬪眾寡不敵為  
其所殺我命未合死已得重生家人如言於溝中得  
屍失頭所在又聞語云在北行百餘步桑樹下可以  
穀樹皮作線縫之家人至舍縫湊數日能視恒以米  
飲灌之百日如常清河崔廣宗犯法梟首家人昇歸  
不死每饑即畫地書饑字家人為進食孔中歷三年  
生一子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如其言黃巢之亂一  
兵已喪元不灰織草履為業又王穆邵進李太尉軍  
士五原將較皆已殺復活此等較之安金藏更異皆  
明載之經史何足為怪

託生

託生之說盛於佛氏然小說所載不可枚舉儒者多  
屈其說晉書羊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銀乳  
母曰汝先無此物即詣隣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  
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謂  
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此  
出于正史當無所惑鮑靚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李  
氏子九歲墜井死其父母推問李氏事皆符驗唐顧

况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遊寬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  
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之老人喪其子日暮泣  
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感慟因自  
誓忽若作人當再為顧家子經日如被人執至一處  
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後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  
目認其屋宇親戚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  
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  
一家驚異方敘前生事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遍呼  
之卽進士顧非熊也羊鮑皆為李氏子而非熊兩為

差巷小乘 卷三十六

五

顧氏子更異乎幼時聞大母云某家生子而痘未  
母以紙蓋其面甚悲悼後復舉子見其面平漫若紙  
覆者大怪之去其覆則面日宛然惟存痘瘢耳又  
借身還寬之事小說所載往往有之萬曆甲戌秋  
月徐州蕭縣民陳其德妻李氏歸五月而亡甫  
其家婢桃花以事至陳忽昏厥旋甦語曰吾乃李  
也陰府賢吾事孀姑孝故放回奈屍已敗故借桃花  
屍返寬耳試以往事微細輒合其音容舉動漸亦宛  
然此近事人所共見者佛氏所謂三生石上舊精

此身雖異性常存者豈誣也哉論事者慎弗為拘方  
之見也

卵生

人道中具有四生有卵生者帝王世紀古徐國宮人  
娠而生卵棄之水濱有犬名鵠蒼銜卵以歸遂生兒  
為徐君偃太平廣記引投荒錄陳義卽雷之諸孫昔  
陳氏因雷雨晝寘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月卵破有嬰  
兒出焉自後日有雷扣擊戶庭入其室中就于兒所  
若乳哺者歲餘兒能食遂不復至遂以為已子義  
卵中兒也後為牙門將軍永嘉中有韓媪者偶拾

差巷小乘 卷三十六

九

卵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概方四歲劉淵平陽城不統  
募能城者概因變為蛇令媪舉灰誌後曰憑灰築城  
可立就果然淵怪之遂投入山穴間露尾數寸忽有  
泉湧出成金龍池在平陽府

易心

列子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詣扁鵲求治扁鵲  
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于  
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借生之疾與體俱長今

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

汝志强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

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

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

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

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

子妻子亦弗識二室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

所由訟乃已讀者以為理之所無特寓言耳稽神錄

載陳寨者泉州晉江巫也善禁咒之術為人治疾多

愈有漳州逆旅蘊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療寨乃立櫃

於堂中戒人無得窺視至夜乃取蘊氏子劈為兩片

懸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

心遂為犬食寨驚懼乃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室

人弗知謂其作法耳食頃乃持心而入納於病者之

腹披髮連叱其腹遂合蘊氏子既悟但連呼通舖家

人莫之惘乃其日去家數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

於道備蓋寨取驛吏之心以活蘇氏子也據此則知

列子之言非誕宣室志載竹季貞借趙子和之軀以

返魂事亦與此類

### 倒影

南京棲霞寺塔倒影聞他處亦有然者不曉其故按

沈存中筆談云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碍故也筭家

謂之格術如人搖橈桌為之碍故也若為飛空中其

影隨焉而移或中間為窗隙所束則影與焉相違焉

東則影西焉西則影東又如窗隙中樓塔之影中間

為窗所束亦皆倒垂與陽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

近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

處正如窗隙橈桌腰鼓碍之本末相格遂成搖橈之

勢故舉手則盆影下下手則盆影上此可見陽燧面

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離境一二寸光聚為一點

大如麻菽着物則火發此則腰鼓最細處也酉陽雜

俎謂海翻則塔影倒妄說也影入窗隙則倒乃其常

理又老學庵筆記云段成式酉陽雜俎言揚州東市

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為大抵

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

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

止三二尺纖悉皆具或自天窗中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推也程史泗州僧伽院有塔影一日見於城中民家酒因無塔而影儼然在地輟畊錄松江城中有四塔夏盟運家乃在四塔東而小室內時有塔影長五寸許側懸在西壁上夷堅續志云南雄延祥寺有三塔影不以陰晴現於壁間一影倒懸二影仰上科舉年現於廳堂上主登科若現於房室側屋則凶又寧夏承天寺塔甚偉麗有僧房在塔之南廊而北壁上有小塔影宛然倒垂近又移在東廊此與棲

淮港小乘

卷三十六

七

覆事俱同今見剝影者必光在物下如水中樓閣影置鏡於地見房室樹木之類不必其有物礙也至於塔影殊不可測

嘆酒

漢郭憲從駕南郊憲忽回向東北合酒三嘆詔問其故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與郭同日樂巴爲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客賜百酒又不飲而西南向嘆之有司奏巴不敬巴曰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嘆酒爲雨救之非敢不敬也乃

發驛使驗問成都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

從東北來火乃止雨着人皆作酒氣又成武丁爲長

沙文學主簿元會之日三百餘人令先生行酒酒起

徧訖先生忽以杯酒向東南嘆之衆客愕然先生曰

臨武縣火以此救之明日司儀上事稱武丁不敬即

遣使往臨武驗之會元日晴時火起延燒驛事忽降

雲自西北聳起徑止縣大雨火即滅雨中皆有酒氣

漢樊英善圖緯永泰中見天子因向西南唾詔問故

曰成都今日火後蜀郡上言火災如英所道時有雨

淮港小乘

卷三十六

八

從東北來不爲大害高僧傳佛圖澄嘗與石虎共處

中堂澄忽驚曰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

救已得矣虎遣人驗之云兩日火從四門起西南

驟雨來滅之雨亦頗有酒氣五事俱相類而樂巴樊

英皆在成都或記者之誤

吐鱸爲魚

僧傳載寶誌吐鱸爲魚宋史志言具齊薦鱸者并食

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羣泳而去事與誌公同此因

神聖變化然西域幻術自古有之前書西域傳其人

善眩眩與幻同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百官朝賀畢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合利從西方來戲于庭極甲乃入殿前激水化為比目魚跳躍就水作霧障日成黃龍長八丈出水游戲於庭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踟躕出身藏形于斗中鐘磬竝作魚龍曼衍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知二師事不足異也

禁架

差卷小乘八卷三十一

九

後漢書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二人遇于烏傷溪水之上各試所能登禁溪水水為不流炳禁枯樹即生黃二人共行其道但行禁架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懷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人不和之炳乃張蓋坐水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章安令殺之人為立祠至今蚊蚋不能入也又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劫百鬼令人自縛見形帝聞而徵之曰吾殿下夜嘗有數人絳衣

披髮持杖相隨豈能劫之乎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劫三人頓臥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蘓壽光侯劉姓名憑常禁賊箭皆反着其身禁澤中蛟樹下蛇皆立死南齊書陳顯達討貴陽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以釘釘柱姬再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而抱朴子載趙炳更詳云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可執縛以釘釘柱入尺許氣吹之即躍出或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賀齊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矢皆還自向齊曰吾聞金有刃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無毒者不可禁乃多作勁木白楛選力士先登擊之彼賊禁之不得復得行所擊殺以萬計宋書薛伯宗善以禁氣治人病公孫奉患背癰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齊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痿損異苑載上虞孫溪奴南陽趙侯事西陽雜俎咎老事神仙傳載上虞令劉綱樊夫人劉政孫博王子及諸神仙變化

差卷小乘八卷三十六

十

事皆禁術也其說蓋起於太公金匱云武王伐殷丁  
疾不朝尚父乃畫丁疾於策三旬射之丁疾病大劇  
卜者占云歲在周丁疾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  
國為臣虜武王許之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  
丁日拔其目箭戊巳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  
壬癸日拔其足箭丁疾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  
職來貢越裳氏獻白雉語雖不經知其術之來已久  
矣

胡永兒

羅貫忠作平妖傳述胡永兒妖術甚怪然事事皆有  
所本如水滸傳皆依據小說改竄名字為之非貫忠  
所獨初河東記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忽有一丐乞  
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為甚怪異旬日  
之間觀者稍雲集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  
升表裏洞徹遂置席上謂觀者曰有人施滿此瓶是  
矣瓶口剛如葦管有人與百錢投之琤然見瓶間大  
如粟粒衆皆異之後有與千錢及萬錢者皆如前有  
好事者與十萬二十萬亦如前或有以騾馬人之瓶

中見人馬皆如蟻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  
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謂媚兒曰爾能令  
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  
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歷  
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中綱乃  
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  
月餘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  
是時李師道為東平帥也羅益易媚兒為永兒其中  
變幻多從此演出又永兒父質肆中得神畫夜呼之  
崔巷小吏卷三十六

十一

即下是南岳地仙真真事出聞奇錄酉陽雜俎張魏  
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隨得如幻三昧人水火貫金石  
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  
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  
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畱連為辦酒肉夜會  
客與之劇飲僧假滿襦巾裊市鈴黛伎其三尼及生  
舍聯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  
某曲也因徐對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跌技又絕倫  
也良久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

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踏於地血及數丈成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毋草草徐舉尼三支筇仗也血乃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奉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

卷八 朱三一六

一三

後不知所之此卽杜七聖彈子和尚事也

### 再世爲婚

世傳韋臯玉簫事再世婚姻以爲誕妄宋史列女傳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歿義不受汚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婦給曰夫在仇儼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卽之婦拒且罵曰斫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實

臨之此身寧歿不可得也因奪搏之乃被殺有同據

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

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

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

生與婦歿年月同云此出正史非誣也然王旣生十

歲矣復能見夢中爲說宿因又何也太平廣記中有

數事亦相類沂州志馬憲係生員居城西向城集妻

高氏生二男一女後病故數年有流寓民李天福所

生一女方四歲每日哭泣人門其故卽云我生前係

卷八 朱三一六

十四

憲妻於某年月日病故遺下子女某某馬氏父子聞

而往視之女牽衣而泣刺刺言生前事益悉併子女

之乳名而呼之且云生時遺下金環一雙見藏宅內

某處及啓視之果如所言馬具禮抱回以諸廢物與

食遂不言前事撫養至十五歲仍成夫婦見生一女

今氏年已二十餘矣州里人咸稱之曰兩世婚姻云

### 雉

雉氏古本作難周禮方相氏掌之蒙熊皮黃金四目

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駭疫大



喪先匱及墓入墳以戈擊四隅方良月令季春云  
命國難注難陰氣也季春之時陰氣右行日在昴畢  
之間得大陵積尸之氣與民爲厲命有國者難仲秋  
云天子乃難注難陽氣也陽氣左行至于昴畢亦得  
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故難惟天  
子得難諸侯亦不得難季冬云乃命有司大難言大  
則及民庶亦難鄉黨鄉人難郊特牲云鄉人難亦皆  
據十二月民庶得難而言也方良卽罔兩東漢禮儀  
志先臘一日大難謂之逐疫其儀選中書黃門子弟  
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侏子皆赤幘皂  
幘執大楚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  
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  
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  
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  
黃門令奏曰侏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侏子和  
日甲作食舂肺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  
食咎伯奇食孟強梁祖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  
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魅

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  
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噬呼周徇前後省三過持  
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騎騎傳炬出宮司馬關門門  
外五營騎士傳火乘維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  
能爲難人師訖設桃梗爵壘葦茨畢執事陛者罷葦  
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譙周論語注曰  
難却之也漢舊儀曰顛頊氏有三子生而亾去爲疫  
鬼一居江水是爲虎一居若水是爲罔兩城鬼一居  
人宮室區隅漚庚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  
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難所以扶  
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而迎新漢舊儀  
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  
以赤丸五穀播麗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  
綜曰侏之言善善童幼子也東京賦曰捐魑魅祈猶  
狂斬委蛇腦方良因耕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殘  
夔魃與罔象殞野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  
猶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  
旱鬼惡水故因溺於水中使不能爲害夔魃罔象木

石之怪野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雨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獬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臙卑蒼曰猖狂無頭鬼魑魅亦作稿沫見漢碑神異記東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長七尺腹圓如箕長頭載鶴父魁頭朱衣縞帶以惡蛇統頭尾合于額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但吞不作此人以鬼爲飲以露爲漿名曰人靡一名食邪道士云

卷六十八 卷三十六

十七

吞邪鬼一名赤黃父今世謂黃父鬼酉陽雜俎魑頭一曰狂阻一曰觸曠四日曰方相兩目曰儼費長廋識李娥藥丸謂之方相腦則方相或鬼物也前聖設官象之一云罔象好食凶者肝而畏虎與栢墓上樹栢路致石虎爲此也又丙戌日鬼名龍生丙午日鬼名挺穰乙卯日鬼名天陪戊午日鬼名耳迷壬戌日鬼名遶辛丑日鬼名遶乙酉日鬼名弄左丙辰日鬼名天遶辛卯日鬼名戀丙蟲鬼名髮廷廷窺鬼名隗刷鬼名項天竺一曰笙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

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馬鬼名賜鮑鬼名側石圭一曰屢井鬼名瓊衣服鬼名甚遶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儡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訖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毆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儡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儡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種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令子東國之桃木削之爲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鸞性食魑魅者也蓋卽因周禮之法而廣其意焉神荼一作茶與鬱儡一作鬱雷儡字又作壘

河伯

葵一名水仙白花生水中常隨日轉馮夷服八石爲河伯聖賢家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隄首人服八石得爲水仙爲河伯婦則八石又似一物而馮夷實非河伯也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名馮夷與

此合相如傳注云馮夷河伯字也則馮夷河伯又爲一人西陽雜俎河伯人而乘兩龍一曰水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金匱言名馮衍一作馮修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無遲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竹書紀年帝芬十六年維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又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則馮夷自是諸侯名非水神也穆天子傳河伯栢天爲前導栢天河伯之孫馮夷之後世爲諸侯以職河任者其說近之又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伯九千導引入水不滿

卷八 卷三十六

十九

### 烏鬼

野客叢書載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類具子以爲豬蔡寬夫以爲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爲烏蠻鬼沈存中筆談湘素雜記漁隱萊話陸農師埤雅以爲鷓鴣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爲有據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曰蠻五姓烏蠻元微之詩曰鄉味多珍蛤家神悉事烏又曰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又聽庾及之彈烏夜啼引曰四五年前作拾遺謫官詔下車遣驅身作狗

囚妻在遠歸來相見淚如珠惟說閒霄長拜烏君來到舍是烏力粧點烏盤邀女巫則烏之爲蠻鬼也無疑但南蠻傳以烏爲色元詩以烏爲烏劉禹錫南中詩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名矣

### 竈神

前書郊祀志李少君以祀竈方見上言上祀竈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之莊子齊桓公問管仲曰有鬼乎仲曰有沈有履竈有髻則竈神名髻也雜五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承黃衣夜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豬肝泥竈令婦孝西陽雜俎云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百日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巳丑日日出卯時上天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姪孫天墮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礪上童子突上紫官太和

君玉池夫人等又云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蟆名錫

注居之去之則止五經異議云竈神姓菴名吉利夫

人姓王名搏頭一日竈神名壤字子孝宣帝時殿子

方臘日晨炊竈神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

祀之自是暴至巨富則祀竈之說益相傳有之按禮

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恭逆祀而弗止也

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奧

音爨以爨煮為義即竈也其祭以老婦配之老婦先

炊者也宗廟祭祀尸卒食之後特祭老婦盛于盆尊

桂卷小乘 卷三十六

二十一

于瓶其事小弗恭以為此大神遂乃燔柴故夫子譏

其失禮月令三夏之月其祀竈註竈在廟門外之東

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西設主於竈陞乃祭肺

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人設盛于主南亦祭黍三祭

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俎俎設俟於

筵前迎尸如祀尸之禮古周禮說顛項氏有子曰黎

為祝融祀以為竈神則老婦但祭先炊非竈神也竈

神甚尊至用燔柴而後世別立異名意圖媚福衰亦

甚矣梁蕭琛性過脫常自解竈事畢餘餒必陶然致

醉簡文帝有竈經二卷今不見其書

### 陰魔羅鬼

唐進士崔詞復入都城宿僧寺方睡忽有連聲叱之

者嗣復驚起視之則有一物如雀色蒼黑日炯炯如

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廡下乃止明日以語

僧僧曰素無此怪第旬日前有寄樞堂上者恐是耳

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魔羅鬼出藏經今謂之致鬼

吳越間人咸令師巫科筭云某日煞回則舉家奔避

富厚之家延僧道送迎謂之接煞煞音所責反搜神

桂卷小乘 卷三十一

二十二

記王戎嘗赴人家殯主人治棺未竟送者悉入戎在

車中臥見空中有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

馬車一人在中着幘赤衣持斧下車徑入王車中謂

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然當為君一言凡人家

殯殮葬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赤車

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亦可禳之君當致位三公少

頃鬼與客俱入內鬼便持斧行棺上有一親趨棺欲

與亾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即倒地扶出此豈即

所謂陰魔羅鬼者耶唐張讀宣室志俗傳人之死凡

數日當有禽自板中出而飛者曰燕大和中有鄭生者嘗客于隰州與郡官獵于野有鷹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生將命解而視之忽無所見生驚訪里民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歟且數日卜人言今日燕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禽鳥自板中出所獲豈是耶天寶中京兆尹崔光遠因遊獵遇一妖鳥事與此同大曆中士人韋滂寓宿一旅舍其家方避煞鬼滂獨坐張矢伺之見一光如大盤連射數矢取火照乃一團肉四向有眼作光遂烹食馨香特甚至明以其餘肉貽主人則煞鬼亦在人勝不足畏也

卷八 卷三十六

二十三

孕有神護

柳氏舊聞載玄宗在東宮為太平公主所忌時元獻皇后方娠玄宗思太平欲令服藥陰除之從容與藥說謀因懷去胎藥三劑以獻玄宗自構火煮未熟假寐有神人長丈餘披金甲操戈繞藥鼎三匝藥盡覆凡三煮皆覆如初遂誕肅宗九國志載崔仁冀父詢善射仁冀方娠而母病詢欲飲以藥母一夕夢人謂已曰勿藥恐傷僕射及覺以語詢詢疑其誑自構火

煮藥見錦上有蛇蜿蜒然遂覆其藥後生仁冀果至左僕射孔平說苑載呂公弼申公次子始泰國妊娠而疾將去之醫工陳遜煮藥將熟坐而假寐忽然出覆再煮再覆方就榻夢神人披金甲持劍叱曰在胞者本朝宰相汝何人也敢以毒加害遜懼而寤以白申公後生公弼熙寧中為樞密使如此三事則人在胎時榮枯已定何必下地始問命耶然佛書說富貴人不受胎苦別有鬼為守之至產乃代謂之奪胎

鬼病

樵巷小乘 卷三十六

二十四

左晉景公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緩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隋許智藏上使治秦王俊疾王夢亡鬼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聞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奈何明夜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癩不可救也晉許永鎮歷陽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

矣鬼對曰吾不異也及旦迎子豫至病者忽聞腹中  
有呻吟聲子豫速于巾箱內取八毒赤丸與服之須  
臾大利所痛即愈夫膏肓靈府當是何所鬼何以得  
入其中許氏之鬼何以獨愚而不得所託竟為藥殞  
也越人曰吾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吾能使之  
之此語諒然

### 山精

山海經云山精如人面有毛孫皓時臨海得毛人荃  
山精也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  
喜來犯人其名曰歧知而呼之即當自却一名曰魁  
空又或如鼓赤色其名曰渾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  
戴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龍有角色赤名曰飛龍見之  
呼其名不敢為害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  
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搜神記諸葛恪為丹陽太守  
出獵南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  
仍引去故地即成參佐皆以為神明恪曰白澤圖云  
南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俛  
引去故地則死母謂神明面異之君輩偶未見耳

### 山魃

唐韋知微為吾蕭令焚殺山魃後魃化為虎舉家破  
害已載猴異中矣然魃實能役虎不知何故也廣異  
記山魃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  
好傳脂粉于大樹空中作窠屏風帳幔食物具備南  
人山行者多持脂粉及錢以自隨雄者謂之山公必  
求金錢與其所求必能相獲天寶中北客有南來山  
行者夜懼虎欲上樹忽遇雌魃因下樹再拜稱山姑  
以脂粉與之甚喜俄有二虎至魃下樹以手撫之曰  
班子我客在宜速去也時又有劉薦者為嶺南判官  
山行忽遇魃呼為妖怪魃怒遂呼班子有頃虎至攫  
劉坐脚下魃大笑曰劉判官更罵我否劉大懼乞命  
魃徐曰可去虎方捨薦魃能與人營田穀熟則來喚  
人平分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取多者遇天疫  
疾則魃亦未甚害人其役使班子似有他術也又聞  
元中元自虛為汀州刺史至郡有一人年垂八十自  
稱蕭老一家數口在使君宅中累世自後凡有吉凶  
必預告自虛剛正素不信之家人每見怪異一日蕭

老自云遠訪親舊以數口爲託自虛以問老吏吏曰  
嘗聞使君宅堂後枯樹中有山魃自虛令積薪與樹  
高縱火焚之月餘蕭老歸縞素哀哭乃于衣帶中出  
一小合大如彈丸擲之于地云速去速去自虛聞之  
見有一小虎纔大如蠅跳擲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  
門一家大小百餘食之俱盡此正與韋知微絕類且  
此數事皆在開元天寶時可怪魃字亦作獮韋昭國  
語注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獮亦謂山豚神異記西方  
深山有人馬身長丈餘但捕蝦蟇性不畏人見人止

卷八

二

宿作其火以致蝦蟇何人不在盜鹽以食蝦蟇名曰  
山豚其音自叫人嘗以竹着火爆而山豚皆驚憚犯  
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化鬼魅之類今所在山  
中有之兩陽雜俎山蕭一名山豚神異經作獮與此  
永嘉郡記作山魃一名山駝一名蛟一日一名濯肉  
一名燕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  
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壘赤白相貌狀如射侯犯者能  
役虎害人燒人廬舍

怪卷小乘卷之三十六

終



鳥獸類

墳羊

季桓子穿井得土並得蟲若羊使使問于孔子曰得狗子曰以丘所聞則羊也山之怪曰夔水之怪曰罔兩土之怪曰墳羊按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懷瑤家聞地中有犬聲掘之得雌雄各一眼猶未開形大於常犬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富昌五行志云婁縣人得雌雄犬各一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既衰弱潘王相讚故有夫禍又元帝大興中廬江何氏家忽聞地中有犬聲掘得一犬并雌雄二雛五行志云何旭家聞地中有犬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釐色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成雄活及長為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為寶所設吳郡太守張憊聞齋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成五行志云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

既陽地中間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成後無終為桓玄所誅滅寧同在一時或載記之異則土之怪自可為犬不獨羊已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又宋治平丁未漳州地裂長數十丈澗丈餘有狗自中走出視其下皆林木枝葉蔚然似別有世界非關怪物矣又高氏緯畧引韓詩外傳云魯哀公穿井得一玉羊焉孔子見之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得之井中在水土之際其身玉其肝土也公使殺視之果然此與墳羊事異

虎俛好酸

吾鄉楊梅熟時見虎時上山採楊梅食之意虎生物之食而果物之嗜似為不倫後閱太平廣記云信州有虎食劉老鴛數十頭設奪取之不得有老叟來曰此為俛鬼所殺若先制俛即當得虎劉問何法制之叟云此鬼好酸可以烏白等梅及楊梅布之要路俛若食之便不見物虎乃可獲言訖不見是夕知言虎



遂落窳始知嗜楊梅者乃依鬼非虎也

竊脂

左昭十七年邾子來朝論少皞氏以鳥名官九扈爲九農正註扈有九種春扈鵠鵬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啣啣霄扈噴噴桑扈竊脂老扈鷄鷄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宜以教民事疏賈逵云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行扈啣啣畫爲民驅鳥者也霄扈噴噴夜爲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鷄鷄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郭璞諸扈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爲名竊脂俗謂之青雀嘴白食內好盜脂因名鄭玄詩箋陸璣義疏皆同皆謂盜人脂膏也如此言則竊玄竊黃者豈復竊盜玄黃乎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號貓鼬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竊卽古之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爲淺白也其啣啣噴噴則聲音爲之名耳

詩秦風駟驪是駟黃馬黑喙曰駟今淺黃色馬也以馬从駟卽有淺義則竊之爲淺無疑酉陽雜俎蟻泰中多黑巨蟻好鬪俗呼爲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糾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黃者最有兼弱之智正用淺義

倉庚

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注倉庚鸚黃也毛詩有鳴倉庚疏一名離黃卽葛覃黃鳥是也黃鳥註釋鳥云皇黃鳥舍人云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卽亦名搏雀亦名黃栗留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鷺黃以其色黧黑而黃因名之說文離黃倉庚也从隹尪聲今以離爲離別而離黃之離別作鷺字陸璣云黃鷺關西謂之鷺黃幽州人謂之黃鷺鷺亦作鷺當其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一名楚雀集韻或作鷺亦作鷺東京賦作麗註鷺麗古字通一字也而記載各異然當以月令註爲正今書無有从鷺者而鷺黃之名轉爲黃鷺又黃鷺色正黃一名金衣公子與色黧黑而黃者

異豈今之黃鸝非古之鸝黃耶爾雅翼云荊州每至冬月於田畝中得土堅圓如卵者破之則鸞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亦

鷓鴣

尚書金縢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蔡註鷓鴣惡鳥也以其能破巢取卵毛詩幽風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傳鷓鴣鷓鴣也疏引陸機云鷓鴣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麻紮之如刺

桂巷小乘入卷三十一

五

飛然懸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鷓鴣亦曰巧婦亦曰女匠關東謂之雀或謂之過廡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穢雀詩謂鷓鴣之意惟寧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室蓋為管蔡而作云寧此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也詩邶風旄丘篇頊兮尾兮流離之子傳流離鳥也少好長醜疏引陸機云流離鳥也自關西謂泉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一名鷓鴣一名鷓鴣不孝鳥亦能食衆鳥蔡氏誤以鳥為鷓鴣故云破巢取卵詩太比管蔡而蔡以為比武庚然古字

通用或寫鷓鴣為鷓臬且莊子鷓鴣得腐鼠史記下有蹲鷓皆似非小鳥但幽風所言鷓鴣則以傳疏為正尚書註疏亦同又詩墓門有梅有鷓萃止註鷓惡聲鳥也一名鷓一名臬臬即云為臬為鷓是也則鷓與鷓分之則為惡鳥合之則為小鳥耳

鷓鴣

春秋左昭二十五年有鷓鴣來巢穀梁同公羊作鷓鷓音權穀云一有一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公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桂巷小乘入卷三十一

六

左載童謠而不言非中國之禽但云書所無也劉向亦以為鷓鴣穴藏之禽今中國南方皆有特如周禮所云不踰濟耳以魯所常無而書之左氏為得遂以為夷狄之鳥非也且此鳥亦巢居其欲生子時入鷓巢中詩維鷓有巢維鷓居之或以為此鷓即鷓鴣也唐五行志開元二十五年濮州兩鳥兩鷓兩鷓鷓同巢大曆十三年左羽林軍有鷓鴣乳鷓是鳥身首皆黑唯兩翼有白飛則見如字書之八字亦謂之鷓鴣鳥喙即八之轉聲也南唐主諱煜遂改為八哥一名

鵲鵲荆楚之俗五月鵲鴿子毛羽新成好登巢取養  
之以教其語謂之花鵲公羊疏引運斗樞云有鵲鴿  
來巢於榆此經不言於榆者欲道來巢即為異不假  
指其處所也鵲鴿不能為巢而以他鳥之巢為巢猶  
昭公不能自居其國而出于外以他人之居為居耳  
衆說未然晉謝尚謁王導導曰聞君能作鵲鴿舞一  
坐傾想寧有此理否尚曰唯便者衣憤而舞導令坐  
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今鵲鴿不聞善  
舞仁祖之法後亦無傳晉桓釵鎮荊州時有參軍養  
桂春 八卷八卷三十一

鵲鴿

鵲鴿歌非一種也其越集載兩江產鳥鳳形若喜  
鵲有二尾最長能唱小樂府聲如笙簫鵲鴿秦吉了  
雖能言不及也秦吉了聲如男子而鵲鴿聲如婦人  
亦自不同又云鵲鴿歌自有二種鵲鴿大而白色

遠山西洋鸚歌小而毛羽鮮明海南暹羅真鸚者  
諸番皆有其種西洋遠番多不能言廣人望而知其  
所生之地馬牛僧孺幽怪錄柳歸舜至君山忽見鸚  
鵲羣集皆能人言各相稱呼有武遊郎武仙郎阿蕪  
兒又有自在先生踏蓮露鳳凰臺戴蟬兒多花子亦  
有善歌者音調清麗南史梁天監元年交州進能歌  
鸚鵡詔不納桂海虞衡志鸚鵡南郡甚多或以為鮮  
此物稍北中冷則發噤戰如人患寒熱以柑子飼之  
則活否則歿禽經云鸚鵡摩背而瘡故凡養鸚鵡者  
桂春 八卷八卷三十一

俗忌以手頻觸背犯者多病頰而卒土人謂之鸚鵡  
瘡白鸚鵡大如小鴛亦能言毛羽如雪以手撫之則  
粉粘指掌如蚊蝶然張華有白鸚鵡善言能說僮僕  
善惡公時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不吉不宜  
出戶強之至庭為鴟所攫華令服鴟喙得免天寶宮  
中雪衣女事亦相同而雪衣竟為鷹搏死上與貴妃  
憐之為立鸚鵡塚宋元嘉中南平王鑠獻赤鸚鵡謝  
莊為賦冠于一時而史西南夷國多貢赤白鸚鵡及  
五色鸚鵡楓窗小頤云宋高宗在建康有大赤鸚鵡

自江北來集于承塵上口呼萬歲蓋道君時物持至  
臨安忽成高宗親爲文祭之成化間南海進紅鸚鵡  
中貴人錢能鎮守雲南乘驛進黃鸚鵡尤爲珍異云  
今海子中頗多白鸚鵡頭上能開紅白荷花須臾復  
合余在園中得此種今畜之

雒陽杜鵬

宋史載邵雍散步天津橋聞杜鵬謂客曰雒陽向無  
杜鵬云云按五代史耶律德光入雒陽聞杜鵬以問  
李崧曰此何聲也崧以杜鵬對則雒陽之有杜鵬其  
來已久非自康節初聞也又杜鵬相推而鳴先鳴者  
吐血灰嘗有人山行見一羣寂然聊學其聲即灰初  
聽其聲者主離別

活羅

金史世紀景祖寬恕能容物先時有叛去者遣人諭  
誘之叛者曰汝主活羅也活羅吾能獲之吾豈能爲  
活羅屈哉活羅漢語慈鳥也北方有之狀如大雞善  
啄物見牛馬橐駝脊間有瘡啄其脊開食之馬牛輒  
灰若饑不得食跬砂石亦食之景祖嗜酒好色飲啗

過人時人呼曰活羅故叛者以此誦之亦不以介意  
其喙啄與中國烏頗類而曰如大雞又饑食砂石則  
非鳥也

迦隣提

大涅槃經烏有二種一名迦隣提一名鴛鴦遊止共  
俱不相捨離是二鳥盛夏水漲選擇高原安處其子  
爲長養故然後隨本安隱而遊今中國有鴛鴦而無  
迦隣提又有頻迦陵迦共命之鳥則一身而二命更  
異

卷八乘 / 宋三十七

十

王母

杜少陵玄都壇詩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  
旗翻以王母爲西王不曉雲旗之義墨莊謾錄中官  
陳彥和言項在宜和問掌舍苑四方所貢珍禽不可  
殫舉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多而長飛  
則尾開裊裊如雨旗名曰王母則少陵所言乃此禽  
也蓋遐方異種人罕識者子規夜啼山竹裂言其聲  
清越如竹裂耳此言得之

企踵縮掌

爾雅鳧雁醜其足蹠其踵企鳥鵠醜其掌縮疏蹠猶蹠屬相着之謂也踵脚跟也鳧雁之類脚指間有蹠蹠屬相着飛則伸其脚跟企直也掌足也鳥鵠之類飛時縮足於其腹下鳥之或企或縮驗之良是然鷺鵠之屬足同鳥鵠而亦企者當是山禽之足縮水禽之足企耳一云禽鳥無胃者伸有胃者拳亦未必盡然

關鴨

關雞事見左氏傳及莊子書後世相沿以為劇戲又

桂香小史卷三十七

十一

有關鴨鵝黃頭促織者而促織之戲三吳尤盛兩家賭決和者百十人謂之傍賭一家稱敗傍者委棄無反顧者而其搜尋練養甚費心力較之紀消又當十倍矣魏文帝遣使至吳求關鴨羣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陰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吳建昌侯孫慮於堂前作關鴨欄頗施小巧陸遜正色曰君侯勤覽經典用此何為慮即毀之南宋王僧達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關鴨為有司所糾夫鴨即鶩鶩即匹也古人云一匹雛為最弱者既

無利牙又無銳距不知何以為關也

天鹿辟邪

沈存中筆談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傳記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當時止謂之異獸最為慎重有體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郡境聞之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

桂香小史卷三十一

十二

天祿辟邪字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詳其形正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共必天祿也按靈紀中平三年復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鐘四及天祿蝦蟆宦者傳繕修南宮玉堂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立於蒼龍玄武闕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鳥施于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蟆墓字同螭俗字也云平津門亦誤揚雄傳較書天祿開則前漢已有其制西域傳烏弋

山離國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註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則無所謂角鬣大鱗之說而天鹿辟邪復有一角兩角之異祿與鹿古字通用云似鹿則从鹿為長十洲記亦作天鹿字亦作麤楊用修以天祿即大蝦蟆伯樂之子按圖索駿以蝦蟆為馬即天祿也不知何本俟考又水經注渚水南有漢中常侍長樂太僕吉侯苞冢冢前有碑基人有掘出一獸猶全不破甚高壯頭去地減一丈許製作甚工左膊上刻辟邪五代史梁武帝

卷八十八 卷三十一

十三

中大同元年曲阿縣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杜陽雜編唐肅宗賜李輔國玉辟邪二各長一尺五寸

麋鹿

孟子註麋鹿之大者讀者遂以為一物不知其山澤之異處陰陽之異性迥自懸殊月令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說者多家皆無明據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今以麋為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是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

陽退之象既無明據故畧論焉說雖不一其二獸之截然可知也今醫者不辨麋鹿妄資成膠以投陰陽之疾其害不可言矣左氏澤有介麋注介大也楊子雲方言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無偶義更優

猿猴

猿字本作猿亦作猿猴獼猴也獼字亦作沐音同項羽傳楚人沐猴而冠西域傳剽賓國出大狗沐猴孔爵南史陳始興王叔陵傳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搜神記護軍張劭母病淳于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

卷八十八 卷三十一

十四

繫母臂皆音獼一名狙一名王孫亦名獼獼猿猴自是二種猿性靜猴性躁猿性仁猴性貪猿形大猴形小南史何尚之與顏延之並短小尚之嘗謂延之為猿延之目尚之為猴君子堂手鏡載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漸轉而黃漬去其勢為雌與雄交而生子知唐詩黃猿領白兒為誤猿初生無白者雲烟避眼錄載易元吉畫猿內二大猿皆有白牙出於頰外識者謂母猿然後有牙按爾雅獲父善顧能獲持人者為母猴也則母猿當為母猴母猴自是獲父又非猿種

一曰母非牝也沐母皆獮字之轉音耳抱朴子云猴壽五百歲則變為獾則猴亦為獾陸農師曰猴無脾故行以消食王延壽猴賦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則猴亦非無脾者矣少陵從人覓小獼猴許寄詩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亦以猿為獼猴誤

叩叩距虛

說苑孔子曰叩叩距虛見人將來必負屨以走二獸者非性愛屨也為得甘草而負故也蓋屨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故常與蛩蛩距虛比為蛩蛩距虛

本草小文八卷三十一

十五

嚼甘草有難則蛩蛩距虛負之而走故號比肩獸則短足者屨也淮南子蛩蛩前足短與屨相負而行則蛩蛩距虛一獸也而亦短足上林賦案節未舒即陵狡獸楚叩叩麟巨虛軼野馬馳駒駘乘遺風射游騏張揖註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羸而小則蛩蛩距虛又為二獸且性狡駿非短足與他獸比者郭璞云距虛即蛩蛩變文互言之耳師古曰據爾雅郭說是也又周書王會篇獨鹿國獻蛩蛩距虛孤竹獻距虛釋者以為蛩蛩似鼠距虛負而走則叩叩即屨也與

相負之說同穆天子傳云叩叩距虛日走五百里則又與駿馬之說同疑與屨相負者為一獸而與馬相類者自為二獸物故有同名不必牽合也

鷹背狗

北方凡皂鵬作巢處人必窮巢探卵若三枚必守其出一乃狗也取而飼之初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數莖耳田時鵬則上飛狗則陸馳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至正間史官熊太古云經上都鵬巢站站吏指後山上一鵬窠往年生三卵一為犬一為蛇心竊

本草小文八卷三十一

十六

疑之後于脫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咸指鵬窠所生知向者所聞不異也蓋此即所謂鷹背狗耳至于卵復生蛇不可曉也三館書日有咏漱三卷皆養鷹鷄及療治之術咏音以麥反又青散繁霜鷄名見晉張載權論

鼈封

周書王會篇稱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鼈前後有首孔氏無注王伯厚補云盛弘之荊州記武陵郡西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然不言名鼈

封山海經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羆前後皆一耳首即此物也鼈并音近而訛耳

黃鼠

北邊出黃鼠冬月薰取之邊帥以饋京師貴人稱為珍味然亦有不喜者宋時契丹國產毘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為殊味火地取之以供主膳自公相以下不得而嘗常以羊乳飼之虜使嘗携至京師時以進御朝臣奉使其國者皆得食之中國人不嗜其味此豈黃鼠之類耶刁協奉使詩云抑安夷離

卷之八 卷三十一

十二

畢看房賀跋支饒行三疋裂密賜十毘狸一云毘狸性畏日為隙光所射即死近世乃不問問之北客亦多不知當與黃鼠異種北齊書神武紀頻歲霜早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而無紋色蓋當時未以為珍味耳

舞象馬

唐玄宗賜龜御樓引大象犀牛或舞或拜動中音律又常教舞馬施三層板床乘馬於上扑舞如飛或令壯士舉榻馬舞其上按漢成帝時咸康六年林邑王

獻象一能拜跪吳賀齊還新都孫權出祖道作樂舞象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而誰梁武帝設無遮大會舞象驚排突陛銜王公皆散唯黃門侍郎裴之禮與散騎常侍臧盾不動帝壯之山海經海外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舞九代之馬南宋大明中河南國獻舞馬梁天監四年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中宗景龍間文館記晏生蕃使作蹀馬之戲皆五色采絲金較其裝于鞍上加麟首鳳翅樂作馬皆隨之蹀足宛轉中節胡人大駭通典唐翔麟鳳花鹿蹀馬俯仰騰躍皆合節朝會用樂則兼奏之又異物志大宛馬有解人語知音舞與鼓節相應陳思王表曰臣于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驛馬一匹教令習拜梁張士簡有舞馬賦懷夏后之九代想陳王之紫驛知象馬之舞非始自玄宗也後祿山取舞象舞馬入雒陽銜杯上壽象皆憤怒馬墮淚不舞輒坑殺之代宗即位放舞象三十二于荆山之陽馬樂亦散失四方魏博田承嗣享軍樂作而馬舞不休承嗣以為妖殺之



草馬

予鄉俗言物小未成者皆曰草如草雞草鴨草馬之類其言亦有所本淮南子修務訓曰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草駒即草馬也高誘註云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馬誰不放之草中者何必駒耶此註未得晉李松傳太史令郭磨曰李君有國士之分有駒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正與此同爾雅雉之暮子為鷄註晚生者今呼少雞為鷄暮子字甚奇少與草音之轉耳

快牛

魏晉六朝士人皆乘牛車無乘馬者牛皆絕快多有名字魏文帝迎美人薛靈芸駕青色駢蹄之牛日行三百里石崇牛不及王愷出遊極晚入雒陽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愷賂馭人云急時聽偏轅則駛矣崇後聞殺告者愷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謂愷我射不如卿今賭麀牛以千萬對之愷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發便破的卻據胡床叱

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嚮便去世說註云相牛經陰虹屬頸千里註陰虹雙筋自尾骨屬頸富戚所飯者也愷之牛亦有陰虹南史齊明帝賜蕭穎曹以所常乘白榆牛陳顯達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竝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按穆天子傳天子飲于文山有獻良馬駟枋牛二此牛能行沙中如橐駝桓譚新論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驕驪驥驃牛譽郭椒丁櫟則牛之善走而得名其來已久又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乘騎如馬謂之角乘日南多駛牛日行數百里苟晞為兖州去京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欲胎都邑親貴信宿之間不復鮮美有人進一牛云此牛一日行千里書疏旦發日中到京取答書還晞以其駿快必將有異遂殺而觀之亦無他異惟見雙筋如小竹大自頭挾脊着肉裏故外不覺也此殆所為陰虹者耶牛之味在肝王右軍少時以啖牛肝炙知名北人牛疲者多以蛇灌鼻口則為獨肝水牛有獨肝者殺人李希烈

食之而處

牛角

南史扶桑國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紀  
文錄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赤相間用  
以製弓極佳尤勁健近弋黑者謂之前樵近稍黑者  
謂之後樵近稍近弋而弓而白者謂之玉腰夏人常  
雜犀角以市人莫有知往時有持犀帶賣者無他文  
但峯巒高低繞人腰圍索價甚高幸太尉道宗知此  
是竹牛也為弓則貴為他則不足道廣南志潯州有

樵米小乘

卷三十七

糖牛與蛇同穴嗜鹽裹鹽入穴取之其角如玉今鳳  
陽明角亦有絕佳者

牛黃

牛黃陶隱居云神牛出入鳴吼者有之伺其出角上  
以盆水承而吐之即墮落水中今人多就膽中得之  
多出梁益一子如雞子黃大相重疊藥中之貴莫復  
過此圖經云出晉地平澤今山登萊他處或有不甚  
佳凡牛有黃者毛皮光澤眼如血色時復鳴吼又好  
照水人以盆水承之俟其吐出乃喝迫即墮落水中

既得之陰乾百日如雞子黃者名生黃其牛死而在  
角中得者名角中黃心中剝得者名心黃初在心中  
如漿汁取得便投水中沾水乃硬如碎蒺藜皂夾子  
是也肝胆中得之者名肝黃大抵皆不及喝迫得者  
最勝試之者指摩手甲上以透甲黃者為真西陽雜  
俎牛黃在膽中牛有黃者或吐弄之集賢較書張希  
復言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割中有物如蝶飛去虜中  
有楮丹持之可致風雨聞亦牛黃之類

媚

樵米小乘

卷三十七

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玃不知  
名牽以獻之遇二童子曰此名為媚常在地中食死  
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媚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  
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雄雌  
上陳倉北坂為石秦祠之西陽雜俎秦時陳倉人獵  
得獸若玃而不知名道遇二童子曰此名弗迷常在  
地中食死人腦欲殺之當以栢插其墓語與地志稍  
異豈地志所謂拍捶者乃栢插之誤耶媚字亦作媚  
性畏栢今墓上多種栢始此

三十七卷終

槎菴小乘卷之三十八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鳥獸類

鼠報

太平廣記唐李昭叡舉進士不第登科年已有主司  
竝無薦託之地主司晝寢忽見一卷軸在枕前看其  
題乃昭叡之卷令送于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  
其卷復銜至枕前如此再三昭叡來春及第主司問  
其狀乃三世不養貓皆云鼠報予丙午秋試卷在楚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二

黃蕭多雲先生房先生初得卷意欲首薦恐為同輩  
者所格置枕下欲俟夜靜方上忽忘之偶偃卧有鼠  
數十頭從枕上奔擾舉燭照無所見俄一病胥在床  
但見枕上有炭火驚叫先生遠憶持卷請主者而首  
卷已定遂得甄錄後有問君家素不畜貓否曰無之  
但予所見家畜貓竝不捕鼠見鼠或反避隊殆有其  
於不畜者此其所以得報乎聞者為之絕倒

青羊乳

唐劉無雙傳無雙服藥死王仙客贖其尸用青羊乳

滴之乃更活法苑珠林東晉廣州太守馮老將兒名

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庭中夜夢女子年可十八九云

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為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

十餘聽我更生又應為君妻當待本生日即可出具

教馬子出已及養之方法馬子從其言掘棺開視女

身體完全如故徐抱出羶帳中惟心下微暖口有氣

令婢護守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

積漸能語一莽之後顏肌如故乃遣報徐氏選吉成

婚生二男一女青羊乳何物可活死人當是無雙傳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二

依此事附會耳

狐鼠免患

搜神記夏侯藻母病困詣淳于智卜有一狐當門向  
之嗥叫藻以告智智曰禍甚迫君速歸在嗥處拊心  
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啼哭不休其  
禍可救也藻如其言母亦扶病出家人既集堂屋五  
間拉然而崩精神錄魏武統軍柴再用常在廳事獨  
坐忽有一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手立如拜揖狀再  
用怒呼左右左右不至即起逐之鼠去而屋崩牀几

糜碎再用後爲三鎮節度使舊唐書太宗屯栢壁常  
欲規敵臨軍遠抄隨皆四散太宗與一甲士登丘而  
睡俄然賊兵四面雲合不之覺也會有蛇逐鼠鼠觸  
甲士驚起遂白太宗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太  
宗發大羽箭射之警其統將乃退當時以爲神異焉  
又唐許昌郗士美尚書爲鄂州觀察有善政一日晨  
興出視事束帶已畢左手引鞵以擊鼠即奔走有毒  
虺墜於靴中珠日錦身勃勃可畏宜室志寶應中李  
氏子大集賓友會食於堂上而門外有羣鼠數百皆  
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童奔告空堂縱觀堂  
忽摧圮家無一傷者夫狐嗥鼠舞世以爲大怪而反  
能振人于厄故知災祥之說非可一律論也又李揆  
盛夏夜寢堂前軒忽有巨狐嗥噪於庭人立跳語久  
之逾垣而去揆惡之將曉入朝是日拜相亦足見狐  
之不足爲怪矣

### 貓鼠同乳

唐代宗時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宰相常  
袞袞率宰相百餘人詣南衙曰可弔不可賀臣聞禮迎

猶爲其食田鼠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  
無乃失其性耶貓職不修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  
有不捍敵臣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誠邊侯勳徵巡  
則貓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按龍朔元年維  
州貓鼠同處天寶元年魏郡貓鼠同乳太和三年成  
都貓鼠相乳宋慶元元年鄱陽縣民家一貓帶數十  
鼠行止食息皆同如母子相哺者民殺貓而鼠舐其  
血占者皆以爲隱伏象盜竊貓職捕嚙而反相與同  
處司盜廢職之象也祐甫正得此意

### 雞能人語

晉王輔嗣與雞談易朱處宗買得一長鳴雞置甯前  
忽作人語與處宗談論處宗自此玄言日進宋五行  
志紹興初陳州民家雞忽人言白澤圖老雞能呼人  
姓名漢武帝時大月氏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  
鳴後帝送還西域至西開雞返顧哀鳴言曰三七末  
世雞不鳴夫不吠官中荆棘亂相繫當有九虎爭爲  
帝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表亂官中並  
生蒿棘如其言云定非雞語也今呼雞者曰朱朱以  
雞爲朱氏翁所

化說文解詁州二口爲謹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州與朱相似耳

臬鴉

古以臬鳥爲不祥物黃帝欲絕臬類使凡祠皆用之漢制五月五日作臬羹以賜百官臬一名鼓造淮南子鼓造辟兵壽盡五月者也漢明帝巡狩過亭障有烏鳴亭長引弓射之奏曰烏鳴啞啞引弓射洞左掖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烏爲故臬鳴烏噪世率忌之然謝艾臬鳴牙旗而勝敵

西涼張重華將韋顛鴉鳴而登科第張率更臬鳴庭

五

石上人襲取之有項再列如舊又獺祭時陳魚于前

六

其美故也則又不以其不祥食母欲盡其類之意唐溫璋爲京兆尹閣下聞挽鈴聲使人伺之乃一鴉也璋曰是必人探其雛訴冤耳隨命吏隨鴉捕之果有人探其雛者尚恐樹下吏縛以來璋謂禽鳥訴冤事異於常遂斃捕雛者爲鴉報仇亦其臬與鴉自是二種見前

獺祭魚

月令獺祭魚獺一歲二祭豺祭方獺祭圓言豺獺之祭皆四面陳之豺方布獺圓布也每祭必七魚列于

老未、夫、八、卷、二、一、八

六

樹而授官王文正公宅有羣鴉數十噪於庭俄而拜相知彼自鳴噪非關凶吉也元史宰察嘗行困脫靴藉草而寢鴉鳴其傷心惡之擲靴擊之有蛇自靴中墜歸以其事聞帝曰是禽人所惡者在爾則爲喜神宜戒子孫弗殺其類鴉即臬也詩墓門有鴉萃止與臬同又臬鳥不祥且能食母黃帝欲絕其類云云陸機爾雅疏云鴉大如班鳩綠色其肉甚美可爲羹腥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鴉冬夏尚施之以

取黃頰魚一枚以爪按其首作聲如人之有祝史然故俗呼黃頰魚爲魚師祭畢食諸魚而縱魚師於水酉陽雜俎唐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爲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得利甚厚令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朝野僉載通州界內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若入穴插雉尾穴前即不敢出去尾即出取魚得多然後自食飽即驅入穴插

雉尾更不敢出飢不先已飽不背人指揮收縱勝於  
鷓鴣大可怪也今亦不聞又彬州王琚刺木爲獺沉  
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爲轉鬪以石  
緹之則沉魚取其餌鬪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  
出此爲更異月令獺祭魚在孟春王制在十月豺祭  
獸在季秋王制亦在十月或記者之異未必一歲兩  
祭也

### 種羊

姚樂年樂郊私語載楚石大師爲沙門尊宿常從駕  
上都有漠北懷古諸作嘗讀其自言羊可種不信竊  
成絲之句疑以問師師曰大漠以西能種羊屠羊用  
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着地中至春陽季月  
上未日爲吹笳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  
可得子羊數隻浦江吳立夫西域種羊皮書褥歌云  
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道刺刀羊可  
食土城雷種羊脛骨四圍築垣間杵聲羊子還從脛  
骨生青草叢抽臍未斷馬蹄踏鐵縱垣行羊子跳踉  
却在草鼠王如參不同老候肉筵開塞饌肥裁皮褥

作書林寶南州俠客遇西人買得羊褥今無倫君不  
見水蠶之錦欲盈尺康洽年來貧不貧此又云以脛  
骨種之與琦師日見之者不同也蓋波斯國別有種  
法如吳詩所聞耳異物志月氏有羊大尾稍割以供  
賓亦稍自補復大秦國北有羊子生於土中秦人候  
其欲萌爲垣遮之其臍連地不可刀截擊鼓驚之而  
絕因跳鳴食草以一二百口爲羣此其法畧與波斯  
同夫物之產育自有種類此但以咒力變幻如采生  
之法皆夷虜妖術不足道也又張仲文白獺隨載嘉  
定間黃子中言向在廣中云韶陽有乳田種乳先搗  
地成窖以粳米粉鋪窖內草蓋壅以糞壤候雨過氣  
出發開米粉已化成蛹如蟬蟻狀取蛹作汁以米粉  
漬而蒸成乳食之種乳事亦異

### 扇馬

五代史郭崇韜傳崇韜素嫉宦官嘗謂魏王繼岌曰  
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侯主上千秋萬歲後當  
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字書噉音敦去畜勢  
也噉音市陵反特馬也今俗呼特馬亦曰扇不知其

義所出

牛耕馬騎

古者服牛乘馬牛不耕馬不騎至六國時始有單騎  
 蘓秦所云車千乘馬千騎是也漢武帝時趙過為搜  
 粟都尉始教民牛耕按曲禮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有  
 此騎字左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孔  
 穎達以為欲共公單騎而歸韓非子秦穆公起卒率  
 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百萬輔重耳入于晉六  
 韜武車馬騎繞我左右中言車騎甚多非耕字伯牛  
 則牛之耕馬之騎當古自有之不待秦漢始然王輔  
 嗣註易旅上九喪牛於易亦云牛者稼穡之資太史  
 公律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  
 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物也  
 淮南子曰殺牛必亾之數許叔仲以為牛者所以植  
 穀殺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  
 故曰必亾之數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  
 耕郭氏曰用牛犁也新序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  
 皆在趙過前

龍牛馬

牛以鼻聽龍以角聽埤雅舉戎右曰贊牛耳挑前牛  
 耳無竅以鼻聽也焦氏易林曰牛龍耳噴故耳噴從  
 龍理或有之淮南子曰馬龍蟲也而可通志氣則馬  
 耳亦噴不知以何為聽耳或曰豕之聽亦以鼻

相馬牛

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光脊為將軍欲得  
 強腹脇為城郭欲得張四下為令欲得長凡相馬之  
 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頭一羸弱脊大  
 腹二羸小頭大蹄三羸大頭緩耳一駑長頸不折三  
 駑短上長下三駑大體括賈短脇四駑淺髀薄鬕五  
 駑馬生墮地無毛行千里溺舉一脚行五百里肝欲  
 得小耳小則肝小肝小識人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  
 大肺大則能奔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心大則猛利  
 不驚目四滿則朝暮健腎欲得小腸欲得厚且長腸  
 厚則腹下廣方而平脾欲得小廉腹小則脾小脾小  
 則易養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  
 也致瘦欲得見其肉肉謂致肥欲得見其骨骨謂頰馬

龍顧突日平脊大腹胫重有肉此三事備者亦千里

馬也水火欲得分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

得紅而有光此馬千里上齒欲鈎鈎則壽下齒欲鋸

鋸則怒頷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

里牙劍峯則千里嗣骨欲廉如織杼而潤又欲長

側人骨是目欲滿而澤匪欲小上欲弓曲下欲直素中欲

廉而張孔上陰中欲得平主人欲小近前也陽裏

欲高則怒之主人額欲方而平八肉欲大而明耳玄

中欲深耳不耳欲小而銳如削筒相去欲促鬚欲戴

卷小乘八卷三十一十一

中骨高二寸鬚中骨也易骨欲直眼直下骨也頰欲開赤長膺

下欲廣一尺以上名曰挾一作尺能久走執欲方頰

喉欲曲而深胸欲直而出骨間鳧間欲開望視之如

雙鳧頸骨欲大肉次之髻欲柱而厚且折季毛欲長

多覆肝肺無病髮後毛是背欲短而方脊欲大而抗膈筋

欲大夾脊筋也飛鳧見者怒胸欲筋也三腑欲齊兩脇及中骨也尻欲

頰而方尾欲減本欲大脅肋欲大而窪名曰上渠能

久走龍翅欲廣而長升肉欲大而明骨外肉也輔肉欲大

而明前脚肉膺欲充腔小膝季助欲張短懸薄欲厚而

緩脚腔虎口欲開內股腹下欲平滿善走名曰下渠日三

百里陽肉欲上而高起骨外髀欲廣厚汗溝欲深明

直肉欲方能久走骨後輸鼠欲方一作胸肱下也肉

欲急骨裏間筋欲急短而減善細走機骨欲舉上曲

如懸匡馬頤欲高距骨欲出前間骨欲出前後日外

臨蹄骨也附蟬欲大前後日夜股欲薄而博善能走後髀

臂欲長而膝木欲起有力前脚肘後欲開能走膝

欲方而庠髀骨欲短兩肩骨欲深名曰前渠怒蹄欲

厚三寸硬如石下欲深而明其後開如鷄翼能久走

卷小乘八卷三十一十二

相馬從頭始頭欲得高峻如削成頭欲重宜少肉如

剝兔頭壽骨欲得大如綿絮苞圭石壽骨者髮所生處也白從

額上入口名俞膺一名的顛奴乘客或主乘乘市大

兒馬也馬眼欲得高眶欲得端正骨欲得成三角睛

欲得如懸鈴紫艷光日不四滿下唇急不愛人又淺

不健食日中縷貫童子者五百里下上微者千里良

亂者傷人目下而多白畏驚瞳子前後肉不滿皆兇

惡若旋毛眼眶上壽四十年值眶骨中三十年值中

眶下十八年在目下者不借睛却轉後白不見者喜



旋而不前目睛欲得黃目欲大而光目皮欲得厚目  
上白中有橫筋五百里上下徹者千里日中白縷者  
老馬子日赤曉亂鬣人反曉者善奔傷人目下有橫  
毛不利人目在火字在者壽四十年日偏長一寸三  
百里日欲長大旋毛在目下名曰承泣不利人目中  
五彩盡具五百里壽九十年良多血氣也驚多赤青  
肝氣也走多黃腸氣也材知多白骨氣也材多黑腎  
氣也駕用策乃使說也白馬黑目不利人日多白却  
視有態畏物喜驚馬耳欲得相近而前豎小而厚一

樞考小乘卷三十八

十三

寸三百里三寸千里耳欲得小而前疎耳欲得短殺  
者良植者驚小而長者亦驚耳欲得小而足狀如斬  
竹筒耳方者千里如斬筒七百里如雞距者五百里  
鼻孔欲得大鼻頭文如王火字欲得明鼻上文如王  
公五十歲如火四十歲如天三十歲如小一十歲如  
今十八歲如四八歲如宅七歲鼻如水文二十歲鼻  
欲得廣而方唇不覆齒少食上唇欲得急下唇欲得  
緩上唇欲得方下唇欲得厚而多理故曰唇如板鞮  
御者啼黃馬白喉不利人口中已欲得紅白如火光

為善材多氣良且壽即黑不鮮明上盤不通明為惡  
材少氣不壽一日相馬氣發口中欲見紅白色如穴  
中看此皆老壽一日口中欲正赤上理文欲使通直  
勿令斷錯口中青者三十歲如虹腹下皆不盡壽駒  
齒灰矣口吻欲得長口中色欲得鮮好旋毛在物後  
為御禍不利人刺芻欲竟骨端刺芻者齒間肉齒左右蹉不  
相當難御齒不周密不久疾不滿不厭不能久走一  
歲上下生乳齒各二二歲上下生齒各四三歲上下  
生齒各六四歲上下生成齒二成齒皆背三五歲上

樞考小乘卷三十八

十四

下者成齒四六歲上下著成齒六兩相黃生區七歲  
齒兩邊黃各缺區平受米八歲上下盡區如一受麥  
九歲下中央兩歲曰受米十歲下中央四歲曰十一  
歲下六歲盡曰十二歲下中央兩齒平十三歲下中  
央四齒平十四歲下中央六齒平十五歲上中央兩  
齒曰十六歲上中央四齒曰若看上齒依十七歲上  
下齒次第者中央六齒皆曰十八歲上中央兩齒平十九歲上中  
央四齒平二十歲上中央六齒平二十一歲下中央  
兩齒黃二十二歲下中央四齒黃二十三歲下中央

六齒盡黃二十四歲上中央二齒黃二十五歲上中

央四齒黃二十六歲上中央六齒盡黃二十七歲下

中二齒白二十八歲下中四齒白二十九歲下中盡

白三十歲上中央二齒白三十一歲上中央四齒白

三十二歲上中盡白頸欲得肥而長頸欲得重頷欲

折胸欲出臆欲廣頸項欲厚而強廻毛在頸不利人

白馬黑毛不利人肩肉欲寧寧者卻也雙鳧欲大而上雙

胸兩邊肉如鳧脊欲得平而廣能負重背欲得平而方鞍下

有廻毛名負尸不利人從後數其脇肋得十者良凡

卷八 乘八 卷三十八 十五

馬十一者二百里十二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萬里

有一耳又云十三肋五百里十五肋千里也腋下有廻毛名曰挾尸不

利人左脇有白毛直下名曰帶刀不利人腹下欲平

有八字腹下毛欲前向腹欲大而垂結脉欲多大道

筋欲大而直大道筋從腸下抵股者是腹下陰前兩邊生逆毛入

腸帶者行千里一尺者五百里三封欲得齊如一封

者即尻上一骨也尾骨欲高而垂尾本欲大尾下欲無尾汗

澇欲得深尻欲多肉並欲得龐大蹄欲得厚而大腕

欲得細而促髀骨欲得大而長尾本欲大而張膝骨

欲圓而長大如盂孟溝立通尾本者踰殺人馬有雙

脚脛亭行六百里廻毛起腕膝是也脍欲得圓而厚

裏肉生馬後脚欲曲而立臂欲大而短骸欲小而長

腕欲促而大其間纒容鞞烏頭欲高烏頭後足外節後足輔

骨欲大輔足骨者後足骸之後骨後左右足白不利人白馬四足

黑不利人黃馬白喙不利人後左右足白殺婦相馬

視其四蹄後兩足白老馬于前兩足白駒馬子白毛

者老馬也四蹄欲厚且大四蹄顛倒若豎履奴乘容

死主乘棄市不可畜久步即生筋勞筋勞則發蹄痛

卷八 乘八 卷三十八 十六

凌氣一日生骨則發癰腫一日發蹄生癰也久立則發骨勞骨勞即發

癰腫久汗不乾則主皮勞皮勞者騾而不振汗未盡

燥而餉飲之則生氣勞氣勞者即騾而不起驅馳無

節則生血勞血勞則發強行何以察五勞終日驅馳

舍而視之不騾者筋勞也騾而不時起者骨勞也起

而不振者皮勞也振而不噴者氣勞也噴而不溺者

血勞也筋勞者兩絆却行三十步而已一口筋勞者

筋行三十里而已骨勞者令人牽之起從後答之起而已皮

勞者夾脊摩之熱而已氣勞者緩繫之纏上遠棲草

噴而已血勞者高繫無飲食之大滿而已飲食之節

食有三芻飲有三時何謂也一口惡芻二口中芻三

曰善芻善謂飢時與惡芻飽時與善芻引之令食食

細到無節常飽則無不肥到草粗雖是稍殺亦不肥充

則胸膈水三日暮極飲之一口夏汗冬寒皆當節飲

斯言且飲須節水也每飲食令行驟則消水驟數

即不汗冬即不寒汗而極乾

牛岐胡有詩岐胡牽兩腋亦分爲三也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

眼中白脉貫瞳子最快二軌齊者快二軌從鼻至

後軌骨爲頸骨長且大快壁堂欲得濶壁堂脚倚欲得如

絆馬聚而正也頸欲得小膺庭欲得廣膺庭天關欲

得成天關脊接骨也接骨也僂骨欲得垂僂骨脊骨中洞胡無壽洞

從頭至旋毛在珠淵無壽珠淵珠淵當上池有亂毛起妨

主上池兩角中倚脚不正有勞病角冷有病毛拳有

病毛欲得短密若長疎不耐寒氣耳多長毛不耐寒

熱單脊無力有生癩即决者有大勞病尿射前脚者

快直下者不快亂馳者猷人後脚曲及直竝是好相

直猶勝進不甚直退不甚曲爲下行欲得似羊行頭

不用多肉臂欲方尾不用至地至地少力尾上毛少

骨多者有力膝上縛肉欲得硬角欲得細橫堅無在

大身欲得促形欲得如卷卷者其插頸欲得高一曰

體欲得緊大膝疎肋難伺龍突目好眺又云不鼻如

鏡鼻難牽口方易伺蘭株欲得大蘭株豪筋欲得成

就豪筋後豐岳欲得大豐岳膝蹄欲得豎豎如垂星

欲得有弩力垂星蹄上有肉力桂欲得大而成力桂

肋欲得密肋骨欲得大而張張而髀骨欲得出僂骨

上出背脊骨上也易牽則易使難牽則難使泉根不用多肉

及多毛泉根並懸蹄欲得橫如八陰虹屬頸行千里

陰虹者有雙筋陽鹽欲得廣陽鹽者夾尾當陽鹽中

白毛骨屬頸間脊骨欲得窄窄則雙脊不常有似鳴者有黃雜俎

云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欲廣毫筋欲橫蹄後筋也

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疑亂觸

人銜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疎

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

一年接脊骨一節甯公所餽牛陰虹屬頸陰虹雙筋

自尾屬頸也與前稍異按伯樂諸書頰徐長俱布相

馬經馬馭有銅馬式甯戚高堂隆俱有相牛經今其書稍有右者然要其大畧不越此矣因備錄之

鳥傳書

西陽雜俎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船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為平安信朝野僉載唐太宗養一白鴿號曰將軍取鳥長驅至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雁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返數迴亦陸機黃耳之徒歟今聞鴿尚有能寄書者鴿則為異

桂香小乘八卷三十八

十九

雞魚有名

列仙傳祝雞翁于尸鄉山下養雞雞各有名字呼之即至南齊始興人盧度有道術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呼其名次第取食乃去逆知亦年月日時與親友別又永明中會稽鐘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亦異

禽獸

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周禮註鳥獸未孕曰禽後漢書作五禽之戲術家有演禽之說則獸亦可以言

禽尚書百獸率舞註音羽之屬皆在鳥周禮註青龍白虎朱雀玄武謂之四獸則禽亦可以為獸青史子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云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則草之與木亦可以互稱矣

桂香小乘八卷三十八

二十一

牝雞

尚書牧誓云牝雞無晨雞當言雌雄而言化如狐之稱雄乃為異耳按左昭二十二年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儀也周禮牧人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牲體完具也又曰祭祀共犧牲以授充人繫之鄭云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殊養之是雞以禽而得與六牲之別既為犧牲何妨牝壯乎且二彘五雞皆得稱母有夫出征曰喪其雄王右軍帖勉身得雄則雌雄

牝牡隨時互名不必深泥也又毛詩匏有苦葉籊籊鳴求其牡傳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言夷姜淫亂求非所求如雌雉之鳴求其走獸之牡為可刺耳按小弁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則此言牡正是雉之雄者即牝雞之義以牡為獸疑未確

馬名

黃帝馬名飛黃亦名乘黃吉黃翠黃紫黃騰黃騶虞雞斯見淮南子大封國馬名吉良見山海經神馬名騰黃玉澤吉良亦名吉量見瑞應圖騶裏飛兔見漢

桂香小乘八卷三十八

二十

書駒駘踳蹄見史記郭璞云吉良吉黃雞斯乘黃一物也夏后馬名方澤見隨筆子啓有馬名兩龍見山海經散宜生得騶雲雞斯之乘見淮南子穆王八駿

一絕地二翻羽三奔霄四超影五踰輝六飛光七騰霧八挾翼見拾遺記穆天子傳作騶騶騶騶赤驥白

縹渠黃輪輪盜驪山子一作織離又穆王馬名翠龍

又馬名先景見楊雄河東賦晨風黃鵠見王子晉獻公馬名屈產惠公馬名小駟唐成公馬名肅爽衛侯

馬名啓服見左傳越王馬名吉皇見拾遺記燕王食

蕞秦以駛騶孟庚曰駛騶生七日而超其母見鄒陽傳伊尹說湯曰天子不得至味故須青龍之匹遺風

之乘見呂氏春秋遺風又見上林賦張揖云千里馬也延陵車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見韓非子乘織離之

馬見李斯傳及魏文帝與孫權書秦始皇七馬一追風二白兔三躡景四追電五飛翾六銅爵七晨鳧見

古今注項羽馬名騶見史記梁任煥馬亦名騶見南史文帝九逸一浮雲二赤電三絕群四逸騾五紫燕

騶六騶螭七龍子八驕駒九絕塵見西京雜記大宛馬名蕭稍見神異經東方朔馬名步景見洞冥記

桂香小乘八卷三十八

二十二

又昆駘見漢百官表嚙膝見玉褒傳蒲稍龍文魚目汗血見西域傳駒駘騶奚見匈奴傳呂布馬名赤兔

張繡馬名絕影見魏志劉備馬名的盧庾亮馬亦名的盧見蜀志及世說曹操馬名絕影見後書曹洪馬

名白鶴見拾遺記曹彰馬名白鶻見述異記曹真馬名驚帆見古今注張飛馬名玉追姚典馬名師子見

雜志宋文帝馬名赭白見文選慕容廆馬亦名赭白

又陳安馬名驪聰姚襄馬名鷲眉駟冉閔馬名朱龍

皆九晉載記北魏河間王琛馬名追風亦驥見雜陽  
加藍記魏時鮮卑馱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曰黃  
耳見穆天子傳注赫連馬名白口驕見水經注袁顛  
馬名飛燕南齊豫章王馬亦名飛燕齊太祖馬名龍  
驥赤梁武帝賜羊侃馬名紫駟天監四年河南國獻  
赤龍駒見南史隋文帝馬名師子驄見朝野僉載又  
所乘驪駒馬脊有肉鞍見王邵傳長孫總骨馬名閃  
電見魏志吐谷渾馬名青海驄煬帝賜李景榮馬名  
師子驄見隋書秦叔寶馬名忽雷駉見雜俎唐太宗

雜俎小乘

卷三十八

二十三

十驥一騰霜白二咬雪驄三凝露驄四懸光驄五決  
波輪六飛霞驄七發電赤八流金駒一作流星駒九  
翔麟紫十奔虹赤又昭陵六馬一青驢二什代赤三  
特勒驃四颯露赤本亦作紫五拳毛駒六白蹄烏見  
唐書及金石錄又太宗馬名黃驄驄見樂志又有馬  
名師子驄見通鑑寧王馬名玉面花驄見異聞錄天  
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  
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  
撥明皇製名曰一紅玉輦二紫玉輦三平山輦四凌

雲輦五飛香輦六百花輦見續博物志又明皇馬名  
照夜白玉花驄驄一作駉郭子儀馬名師子花九花  
蚌見杜陽雜編高都護馬名胡青驄荆南馬名玉腕  
驄見杜詩及伽藍記德宗馬名如意驄神智驄見杜  
陽雜編又有馬名望雲驄見國史補韓幹八馬圖有  
連錢驄燕友驄曹霸九馬圖有拳毛師子荆南節度  
使衛伯玉馬名玉腕驄見杜詩高駉馬名大烏見廣  
陵妖亂志朱溫馬名一丈烏劉晏馬名自在將軍見  
五代史宋仁宗馬名玉逍遙碧雲霞驄一作見聞見錄

雜俎小乘

卷三十八

二十四

澠水燕談云太宗馬名碧雲霞上征太原上下山嶺  
如履平地太宗崩其馬遂斃膏以燕談為正鳳頭驄  
錦膊驄照夜白滿川花好頭赤見李伯時天馬圖跋  
神宗馬名小烏見談苑再遇馬名黑大蟲見齊東  
野語徽宗馬名龍驤將軍見清波雜誌遼天佑帝馬  
名飛電見聞椒錄金亮馬名小將軍淳熙中叛人汪  
莘有三馬惺惺驄小聰驄番姿見程史女直盈歌馬  
名大赤舞不失馬名紫驄見金史世紀梅聖俞馬名  
鐵瀨見本集曲端馬名鐵象見宋史西夏酋馬名赤

駝見名臣言行錄洪武四年貴州貢馬名飛越峯見

宋景濂集 成祖有馬名玉花龍見北征錄正統十

年西域貢馬賜名瑞頴見 英宗實錄又文選有紫

燕劉琬馬賦有騏驎馬經有在賦異聞錄有駟駿紫

叱撥等各其他以毛色形容名者具毛詩註及爾雅

不具載廣雅飛鴻墅麋娥鹿駒雲走狐桃騾金喙皆

馬屬也東方朔傳亦云騏驎騞耳黃鴻驪騶天下良

馬也史記周紀夷羊在牧黃鴻滿野楊升庵以黃鴻

為良馬名恐非

桂苑小乘卷三十八 三五

犬名

犬之有名不惟韓盧宋鵠歇彌也漢茂陵少年李亨

好馳駿狗逐狡獸名修毫登睫白望青曹徐王宮人

犬名錫蒼銜卵生徐偃王晉陸機犬名黃耳能致書

雖中晉懷帝永嘉中泰興張林有犬名阿永忽作人

語云我道天下人饑成泰興二年吳人華隆有獵犬

名的尾隆為大蛇圍繞周身犬咋蛇成會稽張然畜

犬名烏龍奴與婦奸欲殺然犬咋奴陰殺之梁張彪

有犬名黃蒼陳文帝誅王僧辨彪敗入若邪山中文

帝膺之彪眼未得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

死彪竟不免黃蒼號叫尸側宛轉血中彪妻楊氏以

計葬其夫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氏竟以

節死史所謂唯妻及犬以義感人者也唐開元中高

都主犬名黃女為婿奴所殺其鬼忽于主前咋其奴

僖宗朝宰相王鐸犬名花鵲時有刺公者花鵲銜衣

仰吠遂得刺客於梁上裴至德家僮名捧硯一歲有

甲脚犬名青花因兒臥來嚙其陰竟為宦者蜀民李

貞家犬名黑兒貞醉持斧殺之後十九年貞為隣子

擊斃小乘卷三十八 三六

黑兒所殺正十九歲黃耳犬也而魏時賦黃耳馬亦

名黃耳一云陸機有蒼頭亦名黃耳誤古多養犬能

嗽主于難者以失其名故不盡書蕭縣志元末有

狗于樵于白茅山時林木岑蔚寂無人行獨一犬隨

之樵者為虎所獲將噬之犬鳴鬪不已力竭而死樵

者遂免犬能與虎鬪以免其主更奇

桂苑小乘卷之三十八 終

槎菴小乘卷之三十九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蟲魚類

蠶

吳都賦曰鄉貢八蠶之繭註有蠶一歲八育張文昌  
桂州詩曰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則非止八育也  
海物異名記謂八蠶共作一繭與前說異按蠶之種  
類不一禹貢厥篚縑絲註縑山桑也蠶食縑桑初中  
琴瑟絃漢書野蠶成繭杜陽雜編東海彌羅國桑上  
推菴小乘卷三十九

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縱之三尺引之一丈  
其堅異於衆絲以為鞭稍表裏通瑩如貫瑟瑟貴妃  
彈雙鳳槽琵琶絃是末訶羅國永泰元年所貢淥水  
蠶絲也大軫國貢神錦余水蠶絲所織也方二丈厚  
一寸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  
大栢葉飼蠶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其間及長五六  
寸池中有挺荷雖疾風不動大者濶三四尺蠶經十  
五日即跳入荷中成繭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國人織  
之以織神錦亦名靈泉絲炎州出火蠶衣一襲紫綿

一兩過度則煽蒸之氣不可近述異記濟陰有園客  
種五色香草至蠶時有一女子來以草食蠶繭成大  
如瓮女與客背仙去惟繭存焉梁四公子記扶桑蠶  
長七尺圍七寸色如金四時不死五月八日啞黃絲  
布于條枝而不為繭脆如縀燒扶桑木灰汁煮之其  
絲堅韌四絲足勝三十斤卵如燕雀產于扶桑之下  
齋卵至旬麗國蠶變小如中國蠶又東海國嶠山有  
文蠶長四寸有鱗角霜雪覆之則成繭絲五色織為  
文錦入水不濡入火不燎周禮禁原蠶為妨馬也苟  
推菴小乘卷三十九

子蠶賦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似以蠶與馬同  
種佛書富那夜奢昔為毘舍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  
馬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生中印度號  
馬鳴大士一云高辛時蜀有蠶女父為人所掠母誓  
於衆曰有得父還者嫁以此女父所乘馬聞言驚躍  
去數日父乘馬歸母以所誓告之父不從馬咆哮父  
殺之暴皮於庭皮蹶起卷女棲於桑為蠶今冢在什  
坊縣每歲祈蠶俗謂之為頭娘則蠶因馬之化身耶  
或云蠶馬皆房星之精或云辰為馬蠶為龍精氣類



相賦非緣變化也淮南子修務訓馬韓蟲也而可通

志氣馬得名蟲且孽從龍其同為龍精可知蠶神名

曰莞窳宋館閣書日有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

九州蠶事獨兗州為最因學記聞云蠶書見秦少游

淮海後集少游子湛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也又俞

益期箋曰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永嘉記曰永嘉有

八輦蠶三月珍蠶四月初績四月未績五月愛蠶六月寒珍七月四出蠶九月初績十月凡蠶再

熟者皆謂之珍據此則以八育之說為勝唐尹思貞

為青州刺史治有績蠶至歲四熟黜陟使路敬潛以

為善政致祥表奏之是又非繭種類也史多載野蠶

成繭宋政和五年南京野蠶成繭織綉五疋綿四疋

兩繭十五兩元貞二年隨州野蠶成繭亘數百里

民取為績又劉溉為建安太守故人任昉以詩寄灑

求一衫灑簡豪中無可寄者答曰予衣本百結閩鄉

徒八蠶則閩蠶亦八育不止吳都也蠶字俗作蚕音

他典反晉書與服志蚕丞助蚕者俱作蚕字誤南史

齊高帝建元元年荆州天井湖白綿人用與常綿不

異此又非從蠶出者亦可怪

辨

陸龜蒙蟹志及怪山蟹譜所載皆援引書傳然記載

甚狹汲冢周書云海陽巨蟹其殼專車山海經云姑

射國大蟹在海中郭璞註蓋千里之蟹也又云女丑

有大蟹郭璞註廣千里也周禮庖人供祭祀之好羞

鄭康成注好羞謂四時膳食若荊州之鮓魚揚州之

蟹胥陸德明音釋云蟹蟹也淮南子云漆見蟹而不

乾玄中記云天下之大物有北海蟹焉舉一蟹加于

山身故在水中又云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

蟹洞冥記云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蟹

因名百足蟹煮其殼謂之蟹膠勝于鳳喙之膠酉陽

雜俎云平原郡貢糖蟹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斷水

火照懸老犬肉觸覺老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而

金以瓊密束於驛馬馳至京師又云蝥蚌大者長尺

餘兩蝥至強八月能與虎鬪虎不如隨大潮退殼一

遇一長又云蟹腹下有毛殺人擁劍一蝥極小以大

者鬪小者食于人捏形似蟹大如錢殼其門上夫極

子 10-614

子 10-614

子 10-614

方程之不死因名又引伊尹書有蟹腹廣雅云蟹雄  
曰螭雌曰博帶北戶錄云儋州山紅蟹大小殼上  
多作十二點深燕脂色其殼與虎蟹堪作墨子逢志  
云渤海螃蟹紅色大如椀螯巨而厚其跪如中國蟹  
螯清異錄云煬帝幸江都吳中貢精蟹糖蟹每進御  
則旋潔拭殼而以縷金龍鳳花貼上又姑蘇志云出  
太湖大而生黃殼軟曰湖蟹冬月益肥美謂之十月  
雄出吳江汾湖者曰紫鬚蟹占崑山葑洲者曰葑運  
蟹諸城縣志海蟹有兩頭尖蟹圓蟹大夫遮欽鬼頭  
蟹卷八美八卷三十一

禿盧又有江蟹黃蟹又稻秋蟹食既足腹吐朝江為  
樂蟹又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一曰蟪  
蚌二曰發棹三曰權劍四曰彭蠡五曰竭朴六曰沙  
狗七日望湖八曰倚望九曰石蜩十曰蚌江十一曰  
蘆虎十二曰彭蠡此豈陶穀所謂一蟹不如一蟹者  
耶皆諸志所遺錄之據淮南子云蟹能敗漆以蟹者  
解也而陳藏器云蟹脚中髓及腦殼中黃粒能續斷  
絕筋骨碎之微熬內瘡中筋即連與百足蟹熬可為  
膠善解復能善續又理之不可徵者又海鏡廣人呼

為膏葉盤兩片合以成殼腹中其瑩滑內有少肉  
如蚌胎腹中有紅蟹子小如黃豆而蟹足皆具海鏡  
蟹則蟹出拾食蟹飽則海鏡亦飽或近之以火則蟹  
子走出離腸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須  
臾亦斃環蛭似小蚌有小蟹常取其腹中蛭為取食  
亦名蟹奴蛭字亦作瑤郭璞江賦所謂瑤蛭腹蟹水  
母目蝦者也南海有水蟲名曰筋類蚌蛤腹有小蟹  
大如榆莢筋開甲食則蟹亦出筋合甲蟹亦還為筋  
取食生死不離寄居殼似蛭一頭小蟹一頭螺蛤也  
卷八美八卷三十一

寄在殼間常候螭開出食螭欲合遽入殼中數者皆  
蟹類而寄生他腹或倩之取食或代之取食或自出  
取食各相倚為命亦異

車渠

車渠蛤屬出南海大者如箕背有渠壑如蚌殼可以  
為器緻如白玉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  
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康成曰渠車渠也當時車  
渠未著故以車渠解之佛書七寶有琉璃磑磑磑碼  
字皆从石且列於七寶中似非今車渠也鄭解未誤

名偏同耳

蛺蝶

蛺蝶或云蝶蘭所化也或云百合花根所化酉陽雜俎云秀才顧非熊少時見樽柄中壞絲裙幅旋為蝶羅浮志云羅浮山有蛺蝶洞在雲峯巖下古木叢生四時出綵蝶世傳葛仙遺衣所化北戶錄云段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見一樹五綵命僕採獲一株尚綴軟蝶二十餘枚有翠結縷者金服者丁香服者紫班眼者黑花者黃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小

差卷小乘八卷三十九

如榆葉者因登岸視之乃知木葉化焉又公路常見盧肇說捉一蝶如兩手大上有散綠點丁香眼前翅畫胭脂色後翅為燕尾草木狀有蛺蝶雀草上老蟲所化也嶺南異物志常有人游南海泊於孤岸有物如蒲帆飛過海將至舟舟人競以物擊之盡破碎墮地視之乃蛺蝶也舟人去其首足稱之得肉八十斤噉之極肥美劉魯封云見滕王蛺蝶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裡來菜花子今人作百蝶圖大小黃白不過數種想未見此書耳古今注蛺蝶一名豎

蝶一名風蝶其色白而青者江東人謂之檀未有太

如蝙蝠者或青班名曰鳳子一名鬼車生江南甘橘

園中列子烏足之葉為蝴蝶又北齊書魏收昔在雒

京輕薄尤甚人號曰驚蛺蝶癸辛雜志楊昊娶江氏

少艾連歲得子吳客死有蝴蝶大如掌俳佻江氏傍

李鐸知鳳翔既卒有蝴蝶數萬集殯所大者如扇楊

大芳妻謝氏亡未殮有紫褐蝶大如扇飛集窗戶則

似以人魂為之亦異

蛭

差卷小乘八卷三十九

人

蛭一名魁陸一名瓦蠟子亦云瓦屋于嶺表錄廣人

多以薦酒呼為天醬多食則塞氣背膈痛後山萊談

蚶子益血蓋蚌蛤之類惟蚶有血今寧波有蚶田故

種若稻秣焉唐憲宗時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孔

致以為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

會嶺南節度使缺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與

今安在遂拜致嶺南節度使元稹傳徒浙東觀察使

四州歲貢蚶役郵千萬人不勝其疲稹奏罷之事與

殘同且一時事未知先後

蚊

蚊一名白鳥夏小正丹鳥羞白鳥註蚊也梁元帝金樓子云荆山高齋夏月無白鳥余安寢其中及移他處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引齊桓公臥栢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悒悒今白鳥營營是必饑耳因開翠紗櫺進之一名立豹東坡詩不怕飛蚊如立豹一名黍民見古今注又蚊母鳥形如鷓鴣嘴大而長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為扇可辟蚊亦名吐蚊鳥又有蚊子樹

卷三十九

九

類批把樹樹皮裂則蚊紛然而出見李肇國史補今水中蛭蠖蟲及草穢蒸積皆能為蚊性畏鼈甲及蟪蠃云物類相感志唐元載得龍鬚拂置之堂室蚊蚋不敢入杜詩江湖多白鳥墨莊漫錄以為蚊也恐未必然杜詩人有白鳥去邊明意當是鷺耳南史循吏傳孫謙廉潔儉素芬施蓬蔭屏風冬則布被堯蕭夏日無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亦異

肥遺

山海經太華之山有蛇焉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

天丁大旱郭璞注湯時此蛇見於陽山今太華西北峯上有肥遺穴云山海經又謂渾夕之山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又彭昆之山肥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淋水其中多肥遺之蛇然則此物不獨太華之山有之又英山有鳥其狀如鷓鴣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可以殺蟲此則別是一物但同名耳蜀檮杌乾德四年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肥遺見紅樓遺亦作蠶雜俎王彥威在汴夏旱有季理者能致雨其法求蛇醫四頭十石

卷三十九

十

夔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水蓋密泥之分置於閒處令十歲以下小兒執小青竹晝夜更擊不得少輒如言一日兩夜雨大注舊說龍與蛇師為親宗即今蜥蜴也蛇醫與肥遺政相反

兩頭蛇

孫叔敖見兩頭蛇殺而埋之告其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故埋之以絕後見者南史紀僧真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僧真由司農卿出為廬陵內史卒於官是無見兩頭蛇便死之說續博物志兩頭蛇是

老蛇所化理或宿之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俗占見之不祥然南越人時嘗見之不以爲怪

龜能伏氣

博物志有人出行墜深澗無出路饑餓分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復饑體加輕便數年後試竦身舉臂頓超澗上即得還家顏色光澤黠惠勝故還食穀味旋復本質陳仲弓異聞記張廣定遭亂避地有一女四歲不能步又不忍棄之乃懸籠于古塚中冀他日得收其骨及三年歸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曰食盡即餒見傍有一物引頸呼吸效之故能活廣定人穴視之乃一龜也知龜能吐納以延年龜笑傳云南人以龜支床足三年而不灰厥有由矣知者于此可以悟養生主焉

反舌

月令反舌無聲鄭註云反舌百舌鳥蔡伯喈云蟲鳥也今謂之蝦蟇其舌本前着口側而未書內故謂之反舌今皆是鄭而非蔡通卦驗曰博勞鳴蝦蟇無聲據信云昔於長安與書生數十共往城北水中取

蝦蟇屠割視之其舌反嚮後知鄭說不通蟾蜍則曰誠如緯與子言爲蝦蟇五月中始得水適當聒耳何

反無聲以是知蝦蟇非反舌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按百舌鳥能學衆鳥聲故名淮南子所謂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也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鳴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少陵詩過時如發語君側有讒人本此然亦無明訓唯春秋保乾曰江充之害其萌反舌鳥入殿與通卦驗異然說見於易緯彖親

卷八 卷三十一

一一

於糜子蔡非臆初也蝦蟇身癩腹脹多處土穴間非水居者一名蟾蜍一名成施廿名田父能食蛇俗名蚶蚶史記月爲刑而佐日見食於蝦蟇其肪可以刺玉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以端午日取可辟兵其他捕取乾之亦可隱形兼作小兒藥合

端午先後蝦蟇多隱不見此雖俗說實與無聲相近特蔡以蛙與蝦蟇合而爲一遂致聒耳之疑其得水聒耳者蛙非蝦蟇也周禮梓人注脰鳴謂蝦蟇也聲較注稍大而緩不曰以舌鳴而曰以脰似以反舌之

故龜中蝦蟆名鈎注見酉陽雜俎周禮烟氏掌去蠹  
蠹焚牡鞠以灰洒之則灰注惡其聒耳南史沈僧昭  
有道術為山陰令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晏坐池亭  
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咒厭十許口便  
息及晚王又曰欲其復鳴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  
即便喧聒孔珪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  
之曰欲為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  
必効蕃王晏嘗鳴鼓吹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  
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齊魯之間謂蠹  
為烟亦名蛤俗名水雞前志武帝元鼎五年秋蠹與  
蝦蟆羣鬪道書太真夫人贈馬明生詩下看榮競子  
篤似蛙與蟆則蠹蝦蟆自是二種本草載之甚詳前  
書霍光傳丞相擅滅宗廟兎羔蠹注所以供祭則蠹  
當時皆以為常食宋書張暢弟牧嘗為獬犬所傷醫  
者云宜食蝦蟆膾可療收甚難之暢含笑先嘗收對  
此乃食創亦即愈則蝦蟆鮮有食者南楚新聞百越  
人好食蝦蟆凡有筵會斯為上味至以其疥皮為錦  
襖子戒不得脫去聞者大笑今蚶斗古今注一名玄

針蝦蟆子也蛻尾即為蝦蟆無為蛙者南史孝義傳  
丘傑母疾不食蒸菜忽夢見母曰汝噉生菜有蝦蟆  
毒靈林下有藥三丸可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下  
蚶蚶子數升月令螻蛄鳴注蚶蚶也即蝦蟆國語蠹  
龍魚鼈之與同處而蠹龜之與同階韋昭注蠹龜蝦  
蟆也南齊下彬蝦蟆賦云紅青拖紫名為蛤魚以此  
令僕東坡嶺南詩稻田初吠蛤注嶺南呼蝦蟆為蛤  
皆相承之誤晉書輿服志金鷄車繫大蛙蟆于戟之  
杪是以蝦蟆為蛙蟆矣易井九二井谷射鮒子夏傳  
云井中蝦蟆呼鮒魚則莊子所言涸轍之鮒疑即蝦  
蟆也今以為土部魚似非土部亦作土步淮南子地  
形訓東南有穿胸民反舌民注反舌民語不可知而  
自相曉一說舌本在前不向喉似與蝦蟆同雜俎蝦  
蟆無腸鶴影抱蝦蟆聲抱瓜瓠子曰犀胡桃人曰蝦  
蟆脚氣集朝廷禁捕蛙以其能食蝗也亦自有理天  
啓三年三月內榆林長虜堡離邊五里墩墻壞出二  
蝦蟆如斗大領眾小蝦蟆不計其數盡往邊外草地  
去訖亦異

金鯽

蘓杭之間以金鯽魚為佳玩一頭至有直數金者魚各有名色有四尾六尾八尾赤者如丹白者如玉亦自可愛大抵以身短而管長為佳東坡志林引杜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解此

語及伴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畧出不食復人不可得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百餘年已有遲留之語則此魚自珍貴久矣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得如此壽耶

卷六十八 卷三十九

十五

按杜少陵初無此詩因大疑之問他本始知杜子美乃蘓子美之誤四百年則四十年也書之錯誤至此可嘆坡詩亦自有我識南屏金鯽魚之句今錢塘吳山井鄴侯西井玉泉寺皆有大金魚見人畧不避讓餅餌隨人意無煩遲留相待而人亦以為有神守之毋敢侵取之者則六和之壽又未必以難進易退而不妄食也金魚種類甚不同其金玉文亦有以人力為之者程史云今中都有參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為上鯽次之貴游以為佳玩問其製秘不肯言云

以閩市滂渠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別有雪質而黑章者曰玳瑁魚文采尤可觀逆曦之歸蜀波湖水浮載凡三巨艘以從詭狀瑰麗不止二種唯杭人能餌畜之他方不能及

鱒魚

或言孫和鄧夫人白獺髓事此獺以畫鱒魚得之非也拾遺記和於月下舞水晶如意傷鄧夫人頰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購致百金有富

卷六十八 卷三十九

十六

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迷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有關穴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春為粉敷于瘡上其痕則滅和如其言入琥珀汰多及差而有赤點更益其妍畫鱒是徐逸事魏徐逸字景山善畫明帝遊雒水見白獺愛之不可得逸曰獺嗜鱒魚乃不避死遂畫板作鱒魚懸岸群獺競來一時執得帝嘉歎稱其神是益以二事誤合為一耳又吳藻權與介象論胎象以鱒魚為第一權曰此出海中安所得象乃於庭中作坎置水投以鈎須臾得鱒魚

付野唐薛少保書此帖頗乃作鮪蓋鮪字之誤今鮪  
惟海鹽出者為最佳而錢唐江中鮪魚極相似但鮪  
有胃如射決鮪則無之為異也

鮪魚

客有餉予鮪魚者狀如大螺乾以繩貫之竟不曉其  
形似字書皆云鮪海魚音步角反一音伏江隣幾雜  
志云鮪魚今之牡蠣是王莽傳但飲酒食鮪魚當乾  
者爾後書伏隆傳張步遣使獻鮪魚南史褚彥回傳  
自淮北屬江南無復鮪魚一枚可直數千錢有餉彥

卷之八

十七

回三十枚時彥回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  
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安可賣餉取錢悉與  
親游噉之少日便盡劉邑嗜瘡痂以為味似鮪魚又  
讀如鮪非亂臭者也胡公謹云登州城山出鮪魚俗  
云決明可乾食是為石決明與牡蠣二種然皆有甲  
蚌蛤之類附石而生郭璞所謂無鱗有殼一面附石  
細孔雜雜者也土人呼為海鮪原非魚類

蟹

山海經蟹形如蟹文亦如便面十二足似蟹俱在腹

下雖常負雄而行漁者得之必雙謂之蟹孀背有骨  
如扇乘風而行謂之蟹帆其眾如鱗獲謂之蟹鱗其  
腸一直無曲其血碧色腹中有子如麻子四五月間  
肥中食土人醃之謂之蟹醬尾中有珠如栗色黃雄  
小雌大置水中雄浮雌沉南人或帶或磨飲之云利  
市殺可為寇尾可為小如意性畏蚊小蟹之即灰日  
中暴之無恙穿穴日稍射之即灰燒其脂可致鼠其  
小而黑者名鬼蟹食之害人

蟹婦魚

卷之八

十八

述異記淮南有蟹婦魚俗云昔楊氏家婦為姑所怒  
溺水成魚其脂膏可然燈燭以照鼓瑟博奕則爛  
然有光以照紡績則不復明魚一名鮫佛書謂之鮫  
魚燈酉陽雜俎齊鮫一名鮫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  
三丈若鮫有兩孔在腹下如人取其子者岸上聲如  
嬰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赫赫作聲必大風相傳  
蟹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  
績輒暗照惟樂處則明一云饒魚音然燈照紡績則  
暗照宴會飲樂則明三物形異而用同以為蟹婦當



是忘起耳天寶遺事寧王夜集有戲燭似蠟非蠟似脂非脂每酒酣狂作則昏翳否則大明謂之妖燭又不知其用何物也

魚蟲子母

楊孚交州異物志云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濟州記云鮫魚長二丈大數圍初生子子小隨母覓食暮驚則還入母腹吳錄云鮫魚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云暮從脣入旦從口出也頰亦如企甚健網不能制俗呼為河

桂卷小乘

卷三十九

十九

伯健兒又青蚨似蟬而稍大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至不以近遠以其血塗錢先用子印子歸母先用母印母歸子謂之子母錢嫩蟬形如蟬其子如蟲若草葉得其子則母飛來就之

龍

玄中記千歲之龍能與人語龍亦龍類也搜神記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因浴化為龍魏黃初中清河林士宗母入浴室浴良久家人於壁隙窺之見大龍盆水中開戶去其駛入水吳孫皓寶鼎元年六月丹

陽宜壽母年八十亦因浴化為龍三事甚相類而黃宋二母頭上皆著銀釵後人咸見之尤異晉書五行志亦載宋宣二事淮南萬畢術龍脂得火可以然鐵燒龍致龍蜀都賦白龍命龍易林龍鳴岐野龍應於泉

鯨

陸廣徵吳地記云吳王闔閭嘗思海魚而難於致適令人即其地治生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為鯨噴如想說文玉篇無鯨字見唐韻又爾雅翼鯨之腸胃別

卷八

卷三十一

二

名鯨鯢用鹽藏之可食鯨鯢亦作逐夷南史宋明帝紀以銀鉢蜜漬逐夷一食數鉢或云魚名或云烏鯢魚腸一云東夷人侵逼吳境吳王親征夷人聞王至收兵入海據東洲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相守一月厲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遍海而來繞吳王沙洲百匝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夷人一魚不得遂獻寶物乞降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因號逐夷夷亭之名昉此吳王回軍會羣臣思海中所食

魚問所餘何在所司奏之並曝乾吳王索之其味美  
因書美下着魚是為鰲字今从夫非也魚出海中作  
金色不知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白石號為石首  
魚今野鴨首中亦有石疑是此魚所化

物名虎

食蠅者謂之蠅虎食蝎者謂之蝎虎食蟻者謂之蟻  
虎食菊者謂之菊虎又河圖名雷為玉虎霍山有兩  
虎奴蝮兩則出墨客揮犀嶺南有異蟲如蚯蚓長尺  
餘嘴利如錐多夜半出半身着地半指空而行或有

桂卷八 卷八 卷三十一

二二

誤觸之者直入人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日為夜  
虎

尺木

酉陽雜俎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  
木不能昇天按桓譚新論龍無尺木無以昇天聖人  
無尺土無以王天下論衡亦云無尺木無以昇天謂  
龍從木中昇天也蓋當雷電擊樹木之時龍適與雷  
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從而上故謂從樹木之  
中昇天也按龍無所不化不特人馬魚蛇即蠶梭亦

於木葉之類皆能化為龍騰迅而去何必其出樹木

中也且從木中升天與尺木二字不合段岡好奇者  
其說必有所據膠州志州有小珠山雙峯巖巖高入  
雲際正隆三年秋兩民行山眼見一卵在地可盛粟  
二石斑爛光彩灼灼蕭昇以歸數少年搜取去即煮  
食之旬日颶風大作居者百餘家皆掀舉謫于山顛  
食卵者悉撲死老幼千計皆無恙始知其為龍卵也  
夷堅志亦載此事諸城縣志海濱人家有室女及笄  
者夏月大雨女兩手拘簷溜濯手後右手拇甲內有

桂卷八 卷八 卷三十九

二二

紅線寸許盤屈其中女伴戲曰此得非龍乎明年夏  
雨女出手窗外忽震雷碎旬有龍自女手天矯而去  
事亦奇見尺木之說未必然

蛇雉同種

十二章華蟲雉也謂其羽華色如蛇文因名華蟲晉  
中朝武庫中忽有雉雉時人謂為怪張華云此是蛇  
所化耳即驗庫中果得蛇蛇司馬軌之善射雉太反  
將媒下網此媒雉野雉亦應試尋所應者頭翅已  
成半身故是蛇也時有汝南人見一竹中蛇形

已於上枝葉如故有人嘗伐竹遺一宿見竿爲雉頭  
頭蓋就身翁未變化見異苑蓋蛇雉同種雉常與蛇  
交孔雀亦與蛇交蛇雉卵入地爲蛟今山中往往出  
蛟皆蛇雉卵所成

蛇出鼻中

俗傳逆璫劉瑾暑月晝臥使小璫撲扇誤中其面瑾  
怒禍且不測小璫伏地曰適見小蛇從老公鼻中出  
舉扇驚遽不謂誤中當死瑾大駭悅以爲蛇出入七  
竅大貴兆也逆謀遂熾小璫曾聞此語妄言以脫罪

卷未

八卷

三十一

耳精神錄僞吳壽州節度使姚景爲兒時事濠州節  
度使劉金給使廐中金嘗潛行至廐見景方寢有二  
小赤蛇戲於景面出入兩鼻孔中良久景寤蛇乃不  
見金由是驟加寵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則此語信  
有所本然景亦不過官節度要非極貴相也唐年譜  
錄王庭湊曾使河陽及沈水酒困寢于道忽有一人  
荷策熟視曰貴當列土從者以告庭湊馳數里及之  
問故云濟源駱山人向見君鼻中氣左如龍而右如  
虎龍虎氣交當王於今年秋子孫相繼滿百年是秋

果以田弘正之亂軍人立爲留後如山人言此則龍  
虎之氣視之赤蛇大不侔矣

蛇報

國初方正學父名克勤將焚一山夜夢一老人告曰  
吾世家此家種姓繁殖知君欲焚此山幸寬數日當  
遷避之不然且累君門戶克勤不之信竟焚之所殺  
蛇以千萬計其夫人在樓上觀見黑氣自山上來衝  
入口中悶絕後有娠產正學卒至赤族以爲蛇報也  
正學生而眼及舌皆似蛇云按江湖紀聞初吳璘爲

卷未

八卷

三十四

大制置在蜀以殺金坪叢茂恐寇匿其間將欲焚之  
而未發露忽一老嫗遣一子直至韓門曰聞制置將  
焚山此軍令不敢沮但某母子居此久未能使去願  
少寬一日容某遷避庶得全某母子性命吳叱曰是  
何妖物嫗曰必殺我我能滅爾宗族吳怒叱左右執  
之忽不見遂四面縱火焚山明日巖下焚灰一大蛇  
長十數丈一小蛇長丈餘縱火時火焰中黑氣一陣  
從東南方去時制置子挺新婦有娠生子曠正焚山  
時也曠後爲四川制置背叛受金爵命封蜀王後伏

誅此事正與正學同恐後人見吳事而以正學附會之耳正學以忠殉國方氏之名與天壤其激豈逆職可同日道者蛇之報方似為酬德赤族之慘良不足為方累也

### 怪哉巨靈

東方朔外傳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斤頭目口齒悉具衆莫能識以問朔朔曰此謂怪哉此必秦獄也上按圖果是上問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搜神記武帝東遊

未山函谷關有物當道身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躍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駭東方朔請以酒灌之灌至數十斛而消帝問之朔曰是必秦獄也惟酒忘憂故能消之也一秦獄地所見耳或以為似蟲或以為似獸又漢武故事東郡獻短人名巨靈見朔曰王母蟠桃三千年一實此兒已三偷之矣洞冥記帝愛幸一女人名巨靈出入唾壺中朔見之巨靈遂飛去一巨靈耳或以為男或以為女又漢武游上林見一好樹問朔朔曰是名善哉帝陰使識之後數載

復問朔朔曰是名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雞小為雛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大為老昔為善哉今為瞿所萬物豈有定哉帝乃大笑則物之名數朔亦自無定又况其紀載者乎宜其彼此之外譌也按巨靈本河神名手攀華山以分河流至今手跡在華嶽上脚踏在首陽山下西京賦所謂巨靈颺颺高掌遠跡以流河曲者是也則其形甚大而朔所見者體異名同可怪矣

### 蠅傳赦

晉明帝常欲肆赦秘而不謀屏曲室下韓草詔有蒼蠅觸幃而入幸於筆端須臾已出帝異焉令人看蠅所集處傳有赦喧然已遍矣又前秦符堅欲放赦與王猛符融密議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於筆端聽而後出甚大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勅外窮之咸言曰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與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二事絕類疑相傳之誤

蛇之可厭勝于蚊蚋青蠅之刺其來已久今觀此事不唯能玷物而且能洩語更可怪也北史庾秋伏連屋室惡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讀之失笑

### 魚行

西溪叢語魚皆逆水上近有詞云江水東流郎向西問尺素何由到似非古樂府緩聲歌云思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後山談藁云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遡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出沒上下而取之大抵魚性不同鉅者喜遡小者喜沿龍門之奮迅豁渚之游泳不可以一例論也

### 銜珠報德

世傳隋侯路見小蛇被傷放置水中後過此路有小兒以明珠相贈云是龍子今傳隋侯夜光之珠是也廣異記海州人以射獵為事曾於東海山中獵忽見一蛇長近十丈兩目如日自海而上銜人與弓矢渡海而去至一山置人其上俄有一大蛇自南來大倍先蛇而病一目與先蛇鬪獵者知先蛇求已助遂射後蛇目累中後蛇即斃先蛇乃銜大珠瑟瑟等數斗

送瓦人歸本所又漢武帝鑿昆明池釣魚綸絕而去夢魚求去其鈎明日帝戲於池見魚銜索為去之得珠一雙武帝宴未央宮聞有訴者聲不見其形良久見梁上一老翁長八九寸拄杖僂步至帝前叩首不言因仰視屋俯視帝足忽不見帝以問東方朔朔曰是名藻兼水木之精也陛下近來頗興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俯視陛下足者欲陛下宮室足於此也帝為息役後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聲見前梁上翁及數少年皆長八九寸挾樂器而前曰臣

前昧滅歸訴蒙息斤斧得全其居故相慶樂遂獻洞穴珠一枚帝問方朔何謂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生此珠徑寸明耀絕世帝寶愛此珠噲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雀為射者所傷歸參參為療治愈而放之後雀雌雄各銜明月珠置參家宋文帝元嘉二年彭城劉樞自江陵歸泊舟月夜見二人各長五尺餘白服來謁遂與同宴醉臥以被覆之翼明舉被見二魚各長五六尺昇致江中是夕樞夢一人執珠來謝及曉枕前果得二珠宋景平中東

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壘夜有鼠浮水來伏喜  
夫奴床角奴愁不敢犯每以飯飼之水退鼠以前脚  
捧青囊有三寸珠留置奴床前數事與隋侯皆相類

儀卷小乘卷之三十九

終

二十七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草木類

芝

芝三秀草也木苴有青赤黃白紫黑六色皆堅實芳  
香或叩之有聲陶隱居怪今俗所用紫芝乃朽木株  
上生狀如木樞非真芝也芝名不一七明九光石芝  
名也又有桂芝生石穴中似樹而實石威喜樊桃木  
芝名也萬歲天冬所化梁大同十年竹林吐芝長八  
寸與威喜相類也見拾遺記句曲山五芝求之者

卷之四十

十

金錄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  
之為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為正一郎中第  
四芝名夜光一株九寶寶墜地如七寸鏡食之為太  
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為三官真御史隱辰  
芝狀如斗以屋為節以莖為剛見酉陽雜俎獨絳  
角龍仙艸芝名也又參成芝木渠芝建寶芝此三芝  
得而食之白日升天見抱朴子他物亦可以芝名者  
家芝雄也水芝荷也土芝芋也雲芝蔬菜也地芝東

瓜也一名水芝見廣雅及本草亦名土芝見稽含賦  
芙蓉一名澤芝見古今注禮內則芝栴注無華實而  
生者曰芝栴芝水芝也栴芝屬可以為菹玉芝山會  
稽陶宴嶺花生葉下其根一歲生一日取其日以麵  
裹炊熟吞之曰三枚可以辟殺見廣輿記肉芝如小  
兒臂出土中又萬歲蟾蜍千年蝙蝠逆鱗魚皆名肉  
芝江鄰幾雜志云徐廷評于河次得一小儿手無血  
懼埋之案白澤圖所謂封食之多力此與肉芝正同  
而別名封良常山有螢火芝大如豆得食一枚心

卷之四十

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可夜書養神芝祖州草也天  
元洲上有五芝方丈洲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艸課  
計頃畝如種稻狀見十洲記大芝朝菌也見莊子注  
唐方士邢玄解種靈草于禁中一曰雙磨芝二曰合  
芝三曰萬根藤蕨宗餌之良驗見杜陽編雜俎又云  
屋柱無故生芝者白為喪赤為血黑為賊黃為喜其  
形如人面者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吞耗天  
寶初臨川郡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形如天尊太  
守張景佚截柱獻之玉塵集成都朱善存宗世寶一

劔生神芝則天下晏清安史黃巢難作惟生黑烟  
墨客揮犀木菌有似芝者潔白可愛夜有光可鑑菌  
生山石間如車蓋及爲美照人無影者食之輒殺人  
唐書鄭注之敗菌生所服帶上菌草相類今木上生  
者名木耳一名樹雞與菌草異

茄

升庵詩話云古樂府朱鷺曲朱鷺魚以烏鷺何食食  
茄下烏古與雅同叶音作雅蓋古字烏也雅也本一  
字也雅與下相叶始得其音按雅與鴉如雞與鷄从

卷八 冬 四 十

三

鳥从隹原是一字至鳥之即爲雅初無所本古韻不  
皆音尸雖與雅叶如樂記子夏對魏文侯者是也而  
鳥不得卽爲雅則鳥但當从上聲與下爲叶耳不必  
復改爲雅與上下之下爲韻也又丹鉛錄玄中記黃

帝之臣有荆茄與左傳注楚有茄人城張揖音荷古  
樂府鷺何食食茄下茄卽荷也按許氏說文荷美菓  
其莖茄从艸加聲左昭二十五年楚子使蓬射城射  
屍復茄人馬注茄音加無何音以烏爲雅以茄爲荷  
皆用修好奇之過又五茄藥名一名金鹽可煮食亦

音加淹水燕談錄銀子跛鐘愛之謔謂跛爲癩梳

人諱之稱茄爲落菴西陽雜俎茄子一名落菴一名

崑崙瓜音來加反則落菴之概已在錢王前王褒僑

約二月春分別茄披慈南史蔡樽傳樽在吳興不飲

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爲常餽沈約詩紫茄紛

爛煖綠芋鱗參差嶺南茄子宿根成樹夏秋熟時梯

樹摘之其來已久物類相感志茄樹花開時取葉布

於路以灰繞之結子加倍俗謂之嫁茄茄子熟煮食

之厚腸胃動氣發痰根能治龜瘻水經注云石頭西

卷八 冬 四 十

四

對蔡浦浦長百里有大荻浦下有茄子滿菴得荻

刺國有大茄樹高丈餘經三四年不瘞子大如西瓜

重十餘斤人以梯摘取之

苔

苔生於屋上曰昔邪生於垣上曰垣衣廣志又謂之

蘭香生於久屋瓦上俗謂之瓦松魏明帝愛之命於

長安故宮殿擇取并瓦載入雜以覆屋亦曰鼠韭生

於水中曰陸釐可以作紙拾遺記晉文帝大始中外

夷獻葛苔金宮人有幸者以苔賜之光照室中謂之



夜尤苦筆談云崔融瓦松賦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雜之曰崔公博學豈不見梁簡文詩依簷映昔邪段以昔邪為瓦松不知昔邪垣瓦松乃名昨葉安得以謂崔耶則昔邪瓦松當是一種昨葉二字見陳藏器本草述異記昔草謂之澤葵又名重錢亦呼為宜蘇南人呼為垢草牡丹亦名鼠韭見本草

昔

毛詩采芣芣傳芣芣馬馬馬車前也宜懷姬焉

卷之八十八 采芣

五

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蟇衣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其子治婦人產難山海經及周書王會圖皆云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于西戎周氏傳及許慎並同韓詩芣芣傷夫有惡疾也薛君曰芣芣澤芣臭惡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通不通發憤而作言芣芣雖臭惡我猶采之不已與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面不去也與毛傳大異列女傳言宋人之女為蔡人之妻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且夫采芣芣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

持采之終於懷積之浸以益親况於夫婦之道乎乃作芣芣之詩韓詩本此劉孝標辨命論顏回敗其叢蘭舟耕歌其芣芣蓋用韓義

芋蔗

魏文帝典論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為杖下翻數交三中其臂則甘蔗之甘正當從芋亦名諸蔗亦名郁蔗字或作肝曠南方山有肝曠高百丈圍三尺八寸食之令人潤澤可以節腹中蛇蟲見神異經又荻蔗崑崙蔗見本草其漿可以解櫻桃及荔枝熱宋

卷之八十八 采芣

六

神宗問呂惠卿曰蔗从蔗何也惠卿曰先草木種之皆正生蔗獨橫生蓋庶出也故从蔗崔林玉露以為荆公蔗字亦作柘相如子虛賦諸柘巴且漢雜祀歌泰尊柘漿甘蔗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於宋孝武處求酒及甘蔗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齊范雲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為設甘蔗黃甘粽郭汾陽在汾上宗賜甘蔗二十條典論所云是南方所獻物也又齊宣都王鏗善射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發十中

梁成沙彌母劉嗜甘蔗母也遂終身不食

尊龜

西陽雜俎尊根甚美名尊龜吾鄉湘湖之尊為天下

第一然皆取其苗未有取其根者又張翰秋風起思

尊鮓杜少陵祭房相國用茶藕尊鮓時在九月今尊

生於春末而此皆以秋月為美似其種與吾鄉異陸

機答王濟云千里尊美但未下鹽豉耳一云未下作

末下千里未下皆地名晉書陸機傳云千里尊美未

有鹽豉則从未為長東坡詞豈肯將豉下尊菜正用

卷八 卷四十一

七

此南史崔祖思傳高帝既為齊王置酒為樂美贈既

至祖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美膾

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鱉烹鮓似非句吳之詩

文季曰千里尊美豈關魯衛帝甚悅曰尊美故應還

瓜

瓜

五代邵陽令胡嬌陷虜記云自上京東去數十里始

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

如中國冬瓜而味甘似此瓜五代時尚未入中國按

夏小正五月乃瓜八月剝瓜詩疆場有瓜是剝是祖

有救瓜苦細綿瓜脆瓜脆味禮天子之瓜副之又

天子樹瓜華又榛柿瓜桃又瓜瓠畢蘇月令瓜瓠不

成王滌瓜祭上環左傳允姓之戎居于瓜州顏師古

地理志其地今嶺山大瓜長者瓜入其中首尾不出

連解管至父戌癸丘瓜期而往及瓜而代列子朽瓜

為魚晏子春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秦

邵平失侯種瓜青門梁大夫朱就為梁邊亭為楚邊

亭灌瓜曾子耘瓜誤斬其根吳越春秋吳楚之爭起

卷八 卷四十一

於鍾離爭瓜吳王敗走陽山得生瓜已熟擲而食之

洞冥記有龍肝瓜長一尺生於水谷所謂水谷素葉

之瓜武帝封泰山以賜從者始皇冬月種瓜驪山下

偽云瓜冬實令儒生就視皆坑之明帝時煊煌獻異

瓜長三尺名啞峒靈瓜一作空洞四結一實王褒值

約二月春分種瓜作瓠迷異記章帝元年上虞縣獻

二蒂瓜又越中有賀氏瓜丘魏武樂府有種瓜篇異

誌孫鍾種瓜為業為司命設瓜魏文帝貽吳質書云

泛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吳桓王時會稽生五

色瓜步鵲避難江東與衛旌俱以種瓜自給會稽集

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鵲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

侵乃修刺奉瓜以饋焦華父病思瓜冬月無得夜夢

黃冠送瓜及鼎在手馨香非常又有徐光者嘗行術

於市上種瓜依兩成實食之葛玄冬日為人設生瓜

棗錢唐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晉太康八年

六月王濬園生瓜三莖一實安帝時有瓜異奉共生

一瓜同蒂時以為嘉瓜皇甫謐得瓜果以進所後母

晉桑虞園瓜初熟有人盜之輒為盜踰路瓜步在吳

中吳人賣瓜於江畔因以名焉南史王鸞勝曇恭冬

月得瓜奉母宋到馮與齊武帝從明帝射雉渴倦馮

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齊竟陵王子夏月客至為

設瓜飲梁武帝食絲沈瓜聞任昉卒投之於盤悲不

自勝蘭欽為廣州刺史至嶺前刺史新渝侯映之慶

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即真厚貨厨人塗刀以毒

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歿郭祖深為南洋校尉有楚

餉一早青瓜報以匹帛孝子郭原平以種瓜為業鄭

灼勵學苦心若月以瓜鎮心便起讀書南雍州記辛

居士宣仲呼兒取豹皮下五文錢買瓜北史楊愔傳

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後周王雱性鄙客削瓜皮侵

肉雁就地取食之太宗嘗新瓜美輟半置杜如晦靈

座前高宗以崔湜父年老賜瓜一顆湜以遺妾不及

父唐置溫湯監丞種瓜二月而進王仲初詩內園

分得溫泉水二月初旬已進瓜高宗四月憶瓜明崇

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園中帝召

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柳公權有瓜

一顆時新第一帖李泌誦黃臺瓜詞馬自然於席上

以菟器種瓜須臾共取食之甘美杜工部有園入送

瓜詩唐書李泌傳中和節民間以青囊盛百數瓜果

相問遺號為獻生子武元儒中書會食瓜蠅集其上

揮以扇曰適從何來遂集於此以譏元稹陸贄傳德

宗幸梁道有獻瓜果者欲授以試官貞元十六年獻

嘉瓜白兔南岳夫人傳冬月夜半有真人至賜終續

靈瓜西陽雜俎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至穴中見二

人對坐鬚髮皓白班拜於床下道令山至穴口有瓜

數箇欲取化為石墨莊漫錄襄邑義塘村出一種瓜

雜登八美八卷四一

九

雜登小乘八卷四一

十

大者如拳破之色如黛味甘如密餘瓜莫及頃歲貢之以其子時他處即變而稍大味亦減矣此等非西瓜當是何瓜也五代以前安得遂謂無此種耶或以為洪皓使虜携以歸或以為元世祖征西域中國始有此種恐未必然陸機瓜賦云其種有黃瓠金釵蜜蒲狸首虎螭玄骨素腕張孟陽瓜賦有羊散紫錯飄子市江之名廣志曰瓜之所出以遼蘆江燉煌之種為美有烏瓜綠瓜狸頭瓜蜜蒲瓜女臂瓜羊髓瓜瓜州大瓜大如斛香登瓜大如三升魁桂枝瓜長二尺餘蜀地温食瓜至冬熟有春白瓜細小水瀟登燕嘉志曰永嘉義瓜香美眾瓜之勝齊民要術種瓜法中有種越瓜胡瓜冬瓜法本草載瓜蒂白冬瓜甜瓜越瓜及青白二種而不言西瓜今此等瓜皆不中食野食者唯西瓜為勝耳瓜惡香尤忌勝唐鄭注菜和勅避職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皆死一蒂無獲

葡萄首宿

前書西域傳難豐園種五穀葡萄諸果劇有園地

溫和有首宿雜草奇木植椶梓竹漆種五穀蒲陶諸果大宛國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飲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者酒馬者目宿漢使采蒲陶目宿歸天子命種蒲陶目宿雖宮館傍極望焉今蒲陶南史西南夷傳字作蒲桃今作葡萄目宿字俱从草皆傳寫之誤

桃

東海度索山有蟠桃樹屈曲千里三千年一華三千年一實西王母以七枚遺武帝者是也又磅磨山去株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其地甚寒有桃樹千圍萬株一實比之蟠桃更異又日本國有金桃實重一斤崑崙山有玉桃光明洞徹而堅瑩須以玉井泉洗之便軟可食東方村有桃樹千徑三尺二寸食之益壽桃中仁可治嗽華林園勾桃子重三斤園中亦有王母桃正月始熟吐谷渾桃大如石甕漢明帝時有獻至核桃者隆冬結花暑月方熟使植於霜林閩史論在齊州憇蘭若中僧從經案下取桃獻論大如碗波斯國偏桃呼為婆淡樹長五六尺圍四五尺三月開花

實形磊何名偏綠唐會要貞觀九年十一月康國獻  
金桃又云獻黃桃大如鴛卵色如金故曰金桃

荔枝

東坡荔枝歌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滬至  
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酌伯游按荔枝之入中國  
自尉陀獻高祖始後武帝破南越建扶荔宮自交趾

移植百株於庭無一生者東漢職南海始貢龍眼荔

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險或有繼路和帝時

臨武長汝南唐羌上書力諫云南州土地惡蟲猛獸

善養小食

一三

不絕於路至於觸犯疾蟲之害疾者不可復坐味者

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於是下詔

止之羌字伯游蜀故產荔枝左太冲蜀都所誦傍挺

龍眼側生荔枝者也但其味不及南海遠甚新唐書

貴妃生於蜀好荔枝南海荔枝勝蜀者當時以為選

馳獻七日七夜至京人馬多斃于路百楚若之然涉

驛而熟經宿敗杜陽雜編貴妃生日上令小部梨園

歌長生殿奏新曲未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

則妃子所取自是海南非涪州也十里一置五里一

塚實始於東漢而今獨以罪妃子何耶且妃子故嗜  
荔枝未聞林甫為之從鬼而坡詩乃云至今欲食林  
甫肉又豈以其作相不能諫止取荔枝字亦作櫻枝亦  
作支扶南記荔枝為名者以其結實時枝條弱而蒂  
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割取其枝因以為名則荔枝當  
從劉

護木

江隣幾雜志楠樹直棘枝葉不相妨蜀人謂之護木  
按任昉述異記云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

葉卷小食

一四

新其明年西邊榮東邊枯歲以為常張華云交讓木

也南齊陸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場

柳廬江何點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酒

陽雜俎武陵郡記白雉山有木名交讓聚木敷榮後

方萌芽亦更歲迭榮也寧言其為楠木未知孰是

扶柳扶桑

揚升庵集王子敬竹譜有扶竹猶海上之桑兩兩相

此謂之扶桑也扶竹之符名曰合歡漢武帝破南越

建扶荔宮地理志有地名扶柳扶之意義皆取其相

並按地理志信都國扶柳縣師古注引關駟云其地有扶澤澤中多柳因以為名則相並之說未確又南史西南夷傳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積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錦作板屋無城郭居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甚有禮文字以扶桑皮為紙亦無兩兩相比之說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有大帝宮太真東王父

扶桑花

所記處處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葉樹畏者數千葉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往更相依倚是以名焉扶桑升卷之說蓋本此

人說如此者越明年一枝遂花而結實至十餘年可愛神宗大喜命宴大清樓分賜禁從有差迨次年則不花如故

辛夷花

辛夷見於離騷九歌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注辛夷香草也不言其為木本草云一名辛卯一名侯桃一名房木生漢中川谷注此花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國經云生漢中川谷今處

處有之人家園庭多種植木高數丈葉似柿而長正月二月生花似着毛小桃子色白帶紫花落無子初出如筆故北人呼為木筆花又有一種枝葉盡相類但歲一開花四月花落有子如相思子或云都是一種經一二十年者方結實耳一云辛夷花鮮紅似杜鵑躑躅俗稱紅石簪者是也白樂天於靈隱寺觀

辛夷戲光上人詩云紫粉筆含尖火酸紅胭脂染小蓮花芳情鄉思知多少惜得山僧悔出家以為似杜鵑又有火酸胭脂之說似非今辛夷花也辛夷極似

玉簫甲荷帶紫粉也耳本神衍義曰辛夷有紅白二  
本紅者如桃花色今絕矣樂天所咏正此種也

末利花

稽含南方草木狀云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  
國移植南海南海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  
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  
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花為枳異  
矣末利維陽名園記作抹厲王梅谿集作沒利又作  
抹利陳止齋集亦作沒利朱晦菴集作末利洪容齋  
集作末麗迄無定字佛書云鬘華堪以飾髮

稚子

少陵詩竹根稚子無人見說者紛紛按神異經南  
荒中有沛竹長百丈圍三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為  
大船其子美食之可以止瘡癢張茂先注曰子筠也  
少陵稚子其為竹萌無疑又章帝三年童母荀生自  
虎殿時謂孝竹群臣獻孝竹頌荀亦名竹孫子母竹  
一名慈竹故謂荀為孝竹又歸田錄金橘產於江西  
以致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佑中始與竹子俱至京

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此竹子非荀也當  
是果屬今不知何物

君遷

君遷樹王元美以為即今牛妳柿也按魏王花木志  
君遷樹細似甘蔗子如馬乳甘蕉即今芭蕉與柿甚  
不相似蓋因見馬乳而即以爲牛妳耳又吳都賦東  
風扶雷注東風神名東字亦作菓葉似苦莖紫宜肥  
肉作美味如酪香氣似馬蘭餘冬序錄云風葉充茗  
飲能愈頭風亦可浸酒性微熱楊升庵以為即范石

湖所謂響茶者也左思以為東風平物而合爲茶  
未的

梅芍藥

今時言花之清勝者曰梅花之艷麗者曰芍藥  
即牡丹也詩標有梅注梅木名說文字作棓終南錄  
有有條有梅墓門有棓注梅樹也疏引鹿雅釋木  
孫奕曰荊州曰梅揚州曰棓郭璞曰似杏實酢又  
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  
赤赤子青不可食與今梅絕不相類尚書兩惟鹽梅

左傳臨鹽鹽梅以烹魚肉則是今梅而後無言及其  
華者詩伊其相諶贈之以芍藥注芍藥香草疏引陸  
機云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圖經  
云牡丹一名木芍藥近世人家多貴重商人欲其體  
異皆秋冬移接培以壤土至春其花盛開百變芍藥  
雖草本其花與牡丹正相似本草分二種俱列于草  
部則牡丹亦草本也疏稱未審今何草則不但非今  
牡丹亦且非今芍藥矣梅至六朝牡丹至唐始盛著  
圖畫題咏甲于諸卉豈物之顯晦有時抑古今名形  
自異不可一律論也

盜筍

子策一小園藩籬不密果蔬之類時爲人取去予嘗  
不較惟盜筍者最爲可恨蓋此君難長易衰茅萌一  
剪斷無茂理數年之間未快雲霄之望予觀古人范  
元琰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寒  
不謂然惟沈道虔有人竊其園菜外還見之乃自述  
匪待竊者去後乃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  
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

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與予意合  
或曰筍新劇者最鮮美大而市常者不中食合彼與  
此好謂偷兒不知味也然則如何曰不如高築墻謹  
開門此爲第一策耳予爲之捧腹

倦菴小乘卷之四十



槎菴小乘卷之四十一

西陵來斯行道之甫修

夷秋類

九夷

子欲居九夷馬融注東方之夷有九種疏引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畝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日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節五曰鳧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師玄菟樂浪高麗即今朝鮮也餘不知所在

卷八卷四十一

外夷異音

薰粥粥音弋六反稽粥同昆夷昆音混秋源源音桓驪奚驪音顛頭曼曼音萬安反冒頓冒音墨頓音毒闕氏闕音燕氏音支月氏同谷蠡谷音鹿蠡音離且渠且音子如反姑且水且莫車且糜胥且蘭君且未且瀾同蹄外蹄音帶遶林木而祭也何如八月秋社會祭處今射柳是其遺法係虛淺虛音火姑反休屠屠音殊寅顏山寅音徒干反令居令音零丁令同先啓神揮音經句山狹句音鉤鳥員員音云西嚮居嚮

音奴獨反又音辱左右與鞮與音郁鞮音居言反稽

矣柶柶音先安反又音所姦反呼揭王揭音丘例反

烏揭同闕敦闕音踞敦音頓又音對呼遼累遼古速

字累音力追反下復株索若鞮同鉢婁渠堂婁音力

干反內南夷兩粵朝鮮傳推結結讀日髻嵩昆明嵩

音髓編髮編音步典反徒作都徒音斯作音才各反

冉駹駹音危枸檮枸音矩子形如桑椹緣木而生味

尤辛鉤町戾鉤音矩于反町音大鼎反番君番音蒲

荷反將軍王啖啖音頰西域傳于闐闐音徒賢反又

卷八卷四十一

音徒見反姑羌姑音兒又音而遮反扞泥城扞音

胡反龜茲龜音丘茲音慈烏耗烏音鷄耗音拏師古

曰烏音一加反耗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鷄拏耳非

捐毒身毒天竺天竺其音同梨軒軒音鉅連反又音

鉅音反善眩眩讀同幻善兜城番音盤太子番丘同

翎矣翎即翕字昧蔡為宛王昧音末蔡音子葛反矣

突厥厥音九勿反契丹契音欺乙反俟斤俟音渠之

反盟沒斯盟音烏沒反回紇紇音下沒反可汗可音

克汗音何干反高麗麗音力之反樂浪浪音盧當反

噓噓音益涉及噓音隨葛反吐谷渾谷音俞玉反  
呼韓邪諸子

匈奴傳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  
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歿始呼韓  
邪嬖左伊秩訾見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顯渠閼氏生  
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日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閼氏生  
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日且廉胥皆長于且莫車少  
子咸樂二人皆小于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  
顯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歿欲立且莫車  
其母顯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  
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且莫車年  
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  
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  
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顯渠閼氏計立雕  
陶莫臯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次雕陶莫臯立為復株  
索若鞮單于復妻昭君生二女長女為須卜居次小  
女為當于居次復株索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歿弟  
且廉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

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歿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  
于立四年綏和元年歿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  
鞮單于以第一閼氏子樂為左賢王以第五閼氏子  
與為右賢王王莽之篡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招誘  
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  
咸子登助三八至則拜咸為孝單于助為順單于傳  
送助登長安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歿  
立咸為烏索若鞮單于立五歲天鳳元年歿弟左賢  
王與立為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  
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為孝慕之故皆  
為若鞮是呼韓六子相繼為單于中烏珠留雖欲傳  
其子竟不得也庶幾有諸樊夷昧之風宋太宗視之  
當愧歎矣而呼衍二女共相推讓延及數世斯亦賢  
矣哉良由呼韓慕義天與慶澤非苟焉而已也

慕容盛

晉書盛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璆秘書監郎敷於東  
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璆曰周  
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詢致烈

風以寤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稱其高後王  
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為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篤  
周公有所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捷伯禽以  
訓就王德則公為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來未之  
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  
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曰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  
十吾與爾三馬及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  
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於天命是不  
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

梃卷小乘

卷四十一

五

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  
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  
故也忠曰啓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  
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  
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  
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為論之  
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於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  
遂膺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

業而卜世修長加呂召毛畢為之師傅若無周公攝  
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為已任專臨朝  
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為周公代主非  
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  
節陳誠義以駭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  
之罪彰于海內方貽王鴟梟之詩歸非于主是何謂  
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  
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  
以疎不問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

梃卷小乘

卷四十一

六

不及于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已然後返  
政成王以為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  
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  
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  
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  
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口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  
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宮  
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謫道存社  
稷遂流古今臣謂伊尹之勳有高周且盛曰伊尹以

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

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

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知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

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視君惟力自視奈何挾智藏仁以成君

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積德異備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置其

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泰

伯之三讓入無德而稱焉敷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誘于天下遭陛下乃申

其天討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誘于天下遭陛下乃申其天討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誘于天下遭陛下乃申

其天討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誘于天下遭陛下乃申其天討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誘于天下遭陛下乃申

符文武不墜韜光而夷讐賊罪已而逃高危朝黜然濁世之佳虜矣或其然哉五胡之中實多人傑讀史者不可不知

侯景耶律德光

南史侯景滅數日眾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尸於建康市百姓爭屠贈食之五代史耶律德光得疾歿於殺

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晉人謂之帝肥馬景性喜射獵及為帝王偉持以禮法大不樂德

光亦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其歿亦同可笑也

尚結贊元昊

李晟傳吐蕃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

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

以是問晟元昊至延州城下云韓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此即尚結贊之故智耳時种世衡遣王嵩以棗

及葷窺為書置蟬丸中遣元昊親信野利旺榮諭以

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疑旺榮旺榮得之笑曰神使君亦長矣何為此兒。虛耶則元昊之謀即虜亦自知為兒戲何遂侮中國無人更可笑也。而平涼之盟賊僥身免燧罷河東竟如結贊策延賞之罪於是乎不可道矣。

放偷

金虜治盜甚嚴惟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為戲。妻女寶貨車馬為人所竊者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而遣之。既無所獲雖畚鍤微物亦搗去。亦有先與室女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爾則聽之。契丹以五月十三日放偷亦不得至十貫見遼志。唐循吏傳韋宙為永州刺史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羣入民家號行盜皆迎為辦具謂之起盆。後為解素喧呼痕鬪宙至一切禁之。則以中國同於夷俗亦可怪也。

長狄

齊語云吳伐越。魯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問之。仲尼曰何骨最大。仲尼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

後至禹殺之。其骨專車。此為大矣。曰防風氏何守曰

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

汪芒氏。在周為長狄氏。今日大人曰人長之極。幾何

曰焦僂三尺短之至。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春秋文

十一年鄭驪侵齊。叔孫得臣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初宋武公之世。鄭驪伐宋。彭班

敗狄於長丘。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

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驪伐齊。齊王子成獲其弟榮

如。埋其首於周之北門。衛人獲其弟簡如。賸。賸由是

遂。按封禺之山。今在吳興武康縣僻處。吳越何以

汪芒既亡。遂之東北。為長狄乎。既為種類。豈無支裔

何以僅獲四人。遂至滅絕。且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

至晉滅潞之年。為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何

以長而且壽。若此。世為國主。綿歷四代。一旦無遺。皆

理之不可知者。或云公毅云。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齊

一之魯。一之晉。何以書記異也。猶秦時大人見於臨

洮。洮大人。事同鬼物。長狄帥兵伐國。戰敗被擒。比

之臨洮。甚為非類。當是遠夷異種。偶爾闖入。不足為

怪耳翁仲事別見始皇時有人長二十五丈見宕渠  
秦史胡叔敬曰是後五百年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  
李雄之王其祖出自宕渠又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  
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  
着黃巾黃單衣拄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  
魏晉永嘉五年有鷲鳥集於始安縣南其里之鴛陂  
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尺有半以  
箭射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也又平州別  
駕高會語云倭國人嘗行遭風吹度大海外見一國  
人皆長丈餘形貌似胡蓋是長翟別種箭殆將從此  
國來也苻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  
應天受命今當太平秦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  
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  
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足跡稱之指長尺餘  
文深一寸德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  
不虛也赦之苻堅以乞活夏然爲左鎮郎胡人護唐  
那爲右鎮郎唐人申香爲拂蓋郎然等身長一丈八  
尺並多力善射二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南史海

南諸國傳毘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  
頭長三尺自古不殊莫知其年南方號曰長頭王北  
齊神武時盧曹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鬻  
饑爲馬皂睨長丈六尺以爲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  
將莫能用惟彭樂強舉之未幾曹遇疾刺聲聞於外  
巫言海神爲祟遂卒南唐盧文進幽州人也身長七  
尺狀貌偉然至江南李氏封范陽王嘗至無定河見  
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河間王版從崑崙以北九  
萬里得能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  
崙以東得大秦人長十丈皆衣帛從此以東千萬里  
得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中秦  
國人長一丈外國圖及洞冥記東夷長人者類長三  
丈鋸牙鉛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  
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三足一手當胸手足  
各三指大秦國人長丈五尺猿臂長脇好騎駝此  
蓋皆長狄之裔耶則長之數又非三丈可限也湧幢  
小品載正德十三年六月四日陝西會城初初時陰  
黯忽大明有巨人長三丈餘見撫臺東足長四尺許

承衣飄飄發髻如叢戟已而大風雨遂失所在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咸寧王濯未第時同二三友人丙夜過泰邸見一巨人從東踰牆而來高三丈餘承衣百結若乞者狀至蕭牆東南隅扶牆內望若有太息聲萬曆三十五年一宗室出門又見一巨人從北着白衣白幘耳有鏗高二丈餘兩目炯炯火光射地望南而去則長人固多出于泰地邪至列子所云淨人長九寸莊子注務光黃帝時人長七寸論衡漢光武時穎川張仲師長一尺二寸漢武故事東郡

卷八 天 八 六 日 十一

十三

獻短人名巨靈南史倭國南有侏儒國人長四尺晉諸葛隆討丹陽獲黝歛短人唐道州出短人歲以為貢至陽城為刺史始罷之南部新書長安中嘗見有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廣志東方有人其長三尺導衛威儀悉若中國又有小人如螻蛄手撮之可得二十枚魏西域傳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二尺王子年拾遺記莫嶠山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廣延之國長二尺神異經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圍如長朱承玄冠乘輅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采車並食之其味辛楚終不為蟲豸所咋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蟲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身短而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曰蹠所之國大旱俗曰旱寇亦名格子善行市胡窠中遇之投廁中乃歿西海之中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自然有禮好經論跪拜壽三百歲行走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鵠鵠遇吞之上壽三百歲在鵠腹不灰而鵠一舉千里博物志齊桓公獵得一鵠宰之喙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名李子放皆雉儵之類也而數又非三尺可限者并

卷八 天 八 六 日 十一

十四

錄之以廣異聞

### 撐犁

野客叢書引細素襪記云承叔啓陸機閱史尚靡識于撐犁枚舉屬文徒自慚於僦散沈元用啓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新招而不知當慙寡學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宴春秋曰子讀何奴傳不識撐犁事案旁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何奴稱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沛然則不識撐犁乃皇而謚事歐公謂陸機者誤

也按前書匈奴傳單于姓皁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  
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  
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則撐犁但可言天得  
有明文皇甫何云不識而反顧問於胡奴葉書不引  
前史以證胡奴之誤又何也後周書鮮于俗謂天曰  
宇謂君曰文因以爲姓 國朝虜酋也先稱大元田  
盛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宇義近田音近非復撐犁  
之舊矣

外夷表文

卷八 天 卷四十一

宋史外國傳載諸夷表文甚多惟大食國淳化四年  
遣其副酋長李亞勿來貢其國船王希密至南海以  
老病不能詣闕乃以方物附亞勿來獻其表曰大食  
船主臣蒲希密上言衆星垂象回拱於北辰百谷流  
源委輸於東海屬有道之柔遠聲無外以宅心伏惟  
皇帝陛下德合二儀明齊七政仁宥萬國光被四夷  
廣歌洽擊壤之民重譯走奉珍之貢臣願惟殊俗最  
慕中區早傾向日之心願對朝天之願昨在本國曾  
得廣州長壽者詔諭令入京貢奉盛稱皇帝聖德

布廣大之澤詔下廣南寵綏蕃商阜通遠物臣遂乘  
海舶爰率土毛涉歷龍王之宮瞻望天帝之境庶遵  
玄化以慰宿心今則雖屈五羊之城猶賒雙鳳之闕  
自念衰老病不能與遐想金門心目俱斷今遇李亞  
勿來貢謹備蕃錦藥物附以上獻臣希密凡進象牙  
五十株乳香千八百斤賓鐵七百斤紅絲結貝一段  
五色雜花蕃錦四段白越諾二段都爹一琉璃瓶無  
名異一塊薔薇水百瓶詔賜希密勅書錦袍銀器束  
帛等以答之定安國大平興國中太宗方經營遠略  
討擊契丹因降詔其國令張倚角之勢其國亦怨寇  
讐侵侮不已聞中國用兵北討欲依王師以懣宿憤  
得詔大喜六年冬會女貞遣使來貢路由本國乃托  
其使附表來上云定安國王臣烏玄明言伏遇聖主  
洽天地之恩撫夷貊之俗臣玄明誠喜誠忭頓首頓  
首臣本以高麗舊壤渤海遺黎保據方陴涉歷星紀  
仰覆露洪鈞之德被浸漬無外之澤各得其所所以遂  
本性而頌歲契丹恃其強暴入寇境土攻破城堦俘  
畧人民臣祖考守節不降與衆避地僅存生聚以迄



於今而又扶餘府昨背契丹並歸本國災禍將至無  
大於此所宜受天朝之密書率勝兵而助討必欲報  
敵不敢違命臣玄明誠懇願頓首頓首其末題云  
元興六年十月日定安國王臣玄明表上聖皇帝前  
日本國雍熙元年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  
二年詣台州寧海縣商人鄭仁德船歸其國後數年  
仁德歸裔然遺其弟子喜因奉表來謝曰日本國東  
大寺大潮法濟大師賜紫沙門裔然啓傷鱗入夢不  
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  
拙誰忍鴻需之誠裔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裔  
然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于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  
萬里之波濤難盡領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  
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十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  
許荒外之跋跡宿心克協粗觀宇內之瓌奇况乎奎  
闕曉發望堯雲于九禁之中嚴扇晴前拜聖燈于五  
臺之上就三藏而稟學經數寺而優游遂使蓮華翹  
女神筆出於北關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  
東重蒙宣恩忽起來跡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

國之郊爰待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伏  
惟陛下惠濫四溟恩高五嶽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  
輪之新裔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  
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  
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蕙不勝慕  
恩之至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法師位嘉因并大朝  
剃頭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聞稱其本國永延二年  
歲次戊子二月八日實端拱元年也三表皆有唐朱  
風致豈華人代爲之抑彼國自饒文也并錄之

桂卷小史卷四十一

北狄始末

北狄鞬靺最大自胡元遁歸沙漠其餘孽世稱可汗  
東兀良哈西哈密北瓦刺瓦刺強數敗鞬靺其後兀  
良哈密皆內附而兀良哈遂分爲朵顏等三衛瓦  
刺首馬哈木封順寧王鞬靺酋阿魯台乞降封和寧  
王皆遣使入貢自後叛服不常成化中小王子亦通  
貢貢無常期隆慶中俺答封順義王每歲貢馬互市  
至今不絕永樂元年鞬靺知院阿魯台瓦刺馬哈木  
等各遣人入貢上年封瓦刺馬哈木順義王太平賢

義王把禿孛羅文樂王通貢不絕十一年阿魯台乞  
降奉表稱臣貢駝馬封和寧王尋各叛去二十年阿  
魯台弑其可汗本雅失里而自立馬哈木攻破之遂  
立元孛脫脫不花為可汗居漠北宣德元年瓦剌太  
平子捏烈忽嗣賢義王馬哈木子脫歡嗣順寧王二  
年阿魯台遣人自遼東入貢九年脫歡擊敗阿魯台  
走於遣人朝貢且告捷正統初可汗脫脫不花及脫  
花遣人貢馬六年脫脫不花及其太師也先貢馬也  
先者脫歡子也景泰元年阿剌知院遣人貢馬請和  
桂卷小美 卷四十一 十九

帶三千餘人皆以賜織金絲紵至二萬六千四百餘  
疋絹九萬一百餘疋衣靴帽以萬計及也先自立為  
可汗遣哈只貢馬及貂鼠銀鼠皮書稱大元田盛大  
可汗朝廷亦稱瓦剌可汗以報之是歲也先弟賽因  
字羅魯王謀首並遣人貢馬也先新立欲與中朝通  
好貢市往來然賞賜亦以百萬計天順初也先為哈  
刺所逐歿字來殺哈刺立小王子為可汗字來癩王  
子復弑小王子立脫思脫思者小王子從兄也及字  
來表而大酋毛里孩阿羅出字羅忽入河套相持時  
桂卷小美 卷四十一 二十

餘人三年三千五百人准放一千五百人四年五千  
人准放一千七百餘人九年三千人准放一千八十  
年六千人准放二千人至京者以五百人為率貢道  
皆由大同入居庸正德中瓦剌西徙與土魯番相讐  
殺小王子復強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其後為土蠻  
罕次阿著次滿官噶阿爾倫為太師亦不剌所殺二  
子卜赤也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歿眾立卜赤  
稱亦克罕而亦不剌部從吉囊居套火篩部從俺答  
居漠老把都住牧宜府塞外與吉囊子吉能東西出  
沒並聽俺答調度吉囊俺答老把都皆阿著子而俺  
答最强嘉靖間犯邊無寧歲遂絕其貢至隆慶中復  
款貢為順義王

貢市始末

俺答者故酋也先裔孫也其兄曰吉囊弟曰老把都  
兒昆都力哈吉囊死子四曰吉能曰打兒漢台吉曰  
銀錠打都兒台吉曰筆寫契台吉吉能二子七姪擁  
眾數萬居河西套中舊東勝豐州之地老把都兒昆  
都力哈部落三萬據開平獨石外邊居長俺答長子

曰孔昆的祿兒辛受黃台吉住與河遠北次子曰黑  
台吉生把漢那吉甫三歲而黑台吉歿其所生母胡  
姬者俺答以事殺之把漢那吉幼孤答妻一克哈屯  
以其漢阿力歌之妻乳那吉以故阿力歌持其家柄  
焉其餘若打來孫係套虜瓦喇兀良哈永邵小俱附  
俺答駐牧大同西北東又有小王子裔孫曰土蠻者  
亦分為四枝曰哆囉土蠻把都黃台吉曰麥力銀台  
吉曰着力兔台吉曰克鄧台吉眾十餘萬時肆侵掠  
為中國薊遼東西之害俺答有控弦之眾十餘萬精

差卷小乘

卷四十一

銳者三萬餘馬四十萬橐駝牛羊百萬自嘉靖初以  
來橫行塞外歲有侵掠宜大苦之而吉能套虜犯陝  
西延寧甘肅延山一帶村城深懸收保不及者往往  
多被圍困攻破之則焚粟米掠子女奪金帛牛羊而  
去然無大望數年後叛賊趙全十餘輩誘之遂謀深  
入二十九年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薊至通河隆  
慶元年屠石州猖獗甚趙全者世晉人先是呂老  
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懼誅與其黨趙全李自馨劉  
四趙龍呂老十猛谷王馬西川及周元張彥文之屬

歸俺答俺答割地一區處之爲城郭宮室之制升版築垣遂號板升所居極壯麗僭擬宸居別爲離宮九楹以奉俺答比入棟折俺答知天怒遂不敢居全警敏有器劉四勇力過人餘各有所長嗣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以升有越宗山穆敬清張永寶孫天福及張從庫王道兄者二十八人悉往從之互相糾引黨衆至數千爲虜鄉導虜數長驅無忌以全等熟知險隘塞又得先驅偵謀以故邊將不能爲防當石州失守時全謂俺答曰郝顏春秋高矣而戰勝攻

榷菴小乘八卷四十一

二十三

取以能擁北地精兵也郝顏一旦捐館舍衆屬黃台吉黃台吉之諸子素驕悍勢必奪而分之則無所就功郝顏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束封居庸南塞雁門獨以一面西制晉代進則飲馬河汾退則歸重雲谷此五霸之業也謀未定會我兵調募四集虜人馬道死者以萬計遂遁去 朝廷故有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衆者千金官萬戶迄無應者俺答孫把漢那吉多智有口辨俺答喜之尤爲答妻一克哈屯所憐那吉已有胡婦二人復勝兀慎家取兔

捲金的之女未娶俺答有外孫女卽所謂三娘子者甚艷色許聘襖兒都司俺答通馬遂奪取之襖兒都司恚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卽以郝吉所聘取兔捲金的女償之郝吉怒謂阿力歌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予人天怒人怨吾不能爲若孫矣吾聞 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溷其俗先禮讓而後刑殺乃者南倭寇兵海宇寧謐此極治之時也吾行矣而謂我謝吾祖阿力歌懼誅不敢聞於俺答遂從之行時隆慶四年十月十日也郝吉與其妻比吉阿

榷菴小乘八卷四十一

二十四

力歌之屬十人馬十三匹止山西平虜營城外將叩關而入門者難之郝吉曰我俺答孫也得罪吾祖來歸乞降何爲阻我門者以聞於撫院方公逢時轉聞於督撫王公崇古王公計曰虜降未必真果真吾因與爲市吾得而繫頸管之矣遽命門者納馬以甲楯五百騎導入大同城內方公坐開府命侍衛者露刃見之遣出就館舍聽 朝廷處分圖上便宜時新鄭在政府謂宜授之爵秩盛其供帳示之以大義而徐察其情若俺答勸兵索取明白曉告許其生還諭以

禍福責令俺答將板升諸逆賊趙全等械送 京師  
以輸款誠然後以禮遣還郝吉一以陰中其老牛賦  
犢之恩一以潛孤其鬼俛助虎之黨本兵楊公博覆  
議授把漢郝吉指揮使阿力歌正千戶各賜衣一襲  
俺答乍失郝吉私心已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  
黑台吉非君少子耶所遣一孤幸賴成立奈何以淫  
婦故逐之若不往索必為倖賊無疑矣俺答愧悔召  
趙全等計事謀還郝吉全曰欲得郝吉須厚賄贖之  
否則必勝以兵誠發萬人臨城中國將卒必出戰吾  
崔巷小乘 卷四十一 二十五

汝羊馬為吾茲來也為汝謀得汝孫耳中國兵馬強  
盛殺汝孫如几上肉耳第汝孫以身歸我制府不忍  
置之死地且請 朝命賜之官爵又給衣廩即與吾  
赤子何異汝欲得之不必羊馬厚賄止導滅趙全等  
數人詣軍門則汝孫可歸不然汝與汝孫絕望矣且  
趙全輩與汝孫孰親汝自圖之尚擁兵觀望欲何為  
哉俺答慚然悔用趙全謀仰天嘆曰始吾欲修貢  
天朝請封內屬趙全等謂我有天子分常導我興兵  
使南北疲於戰鬪父子夫妻不保吾何惜數人頭不  
崔巷小乘 卷四十一 二十六

因據其城索之不旬日而郝吉出矣俺答然其計事  
衆萬餘駐平虜城東時冬寒草枯馬多羸斃虜衆咸  
怨指全等言之以幸愛黃台吉亦怨俺答寵少妻溺  
幼子信任趙全輩疎其種類於是王公命總兵官馬  
芳趙尙各勒嚴陣以待俺答憚不敢進駐牧邊外亦  
不捨掠王公乃使善胡語者鮑崇德入虜管內崇德  
謂俺答曰汝意欲得汝孫乎曰欲之曰汝何以能得  
之俺答曰吾多以羊馬來贖崇德曰我中國牛羊被  
野討物腐朽 內府金幣珠玉委積無所用之安用

我王爵鈴制諸夷永為中國藩籬幸甚乃遣人隨鮑  
崇德之崇古所言之時黃台吉以萬騎偪雲中永邵  
卜以五千騎走咸遠張兩翼進俺答聞之下令麾之  
使退未至方公登城募敢死士持所收俸名令箭為  
俺答語示使退兵黃台吉諸酋驗箭遂各還帳秋毫無  
犯王公乃具疏言虜願執叛易孫請封輸貢奏上  
一時廷臣意見各殊有謂和戎示弱者有謂互市啓

漢書衆言籍籍莫知遊從獨政府新鄭意決力贊  
詔許可之復遣鮑崇德之虜營諭以先執全輩歸中  
國然後遣郝吉爲汝表奏乞甘通貢之事俺答素昵  
全等尤豫不忍遽執崇德曰中國不重全等數人第  
以嘗汝納款之誠不誠耳汝不決意納趙全郝吉不  
得生還矣勿復言 克哈屯聞之大喜俺答曰汝終  
日只爲賊奴不顧親孫性命遂以疾爭俺答悟時張  
彥文已繫陽和周元飲藥歿俺答令其麾下哈台吉  
五奴柱裝捕衆賊二人故俺答嬖倖自全等用事日  
榷菴小乘 卷四十一 二十七

見疎斥皆所甘心馬遂詭召全等計事卽帳中擒全  
與其弟趙龍及李自聲劉四兒猛谷王呂西川呂老  
三馬西川之屬凡八人面縛械繫令夷使打兒漢押  
送抵邊牆外十八日入雲石堡十九日進大同左衛  
方公令習趙全者數輩驗其狀無僞俱內之獄二十  
日出把漢郝吉于庭具酒食宴之陳所賜衣幣等物  
以授夷使遣之行郝吉與其妻泣曰 天朝教  
化故棄祖父來歸 朝廷獨奈何忍棄我乎方公諭  
之曰 朝廷以汝祖父思汝故不忍相違使汝還

其故處非棄汝也汝歸孝順以事汝祖忠善以報  
朝廷母負恩義卽是服吾教化汝行矣郝吉拜謝而  
去方公又慮俺答怒從行者恐致之死因來夷丁火  
赤刀猛克諭以母害阿力歌性命二人指河誓曰願  
以百口保阿力歌不歿鑽刀示信後竟如其言諸逆  
入境王公上書言趙全等數人者本以緝肆餘黎廼  
不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一以爲務願失本業而事妖  
術以僥倖於必不可成之功背國臣虜導引內寇攻  
城屠殺劫掠流生民 皇上聖德中興虜酋懾服故其  
孽菴小乘 卷四十一 二十八

孫慕義來降復蒙待以不歿許之生還遂使夷裔之  
衆永爲內屬數十年未討之姦宄一旦繫頸囹圄臣  
等擇日械送京師乞查 先朝典禮先行飲至獻馘  
廟社然後下吏伏誅一時趨事臣工勞績似應敘錄  
詔下悉如議行十二月二十日送趙全等八人由德  
勝門入大司寇按全反狀悉具 上命禮官爲文祭  
告郊廟戮之東市支解以徇 勅王公進大司馬廕  
一子錦衣千戶方公少司馬廕一子錦衣百戶各賜  
草潔白金以酌勳勸其諸大小文武有尺寸功者各

加賜爵賞有差 詔集朝臣詣 闕下會議請封道

貢二事有言便者有言不便者王公復上書其略曰

漢宣帝時匈奴款塞入貢位諸侯王上至罷弊中國

財力以迎降虜俺答彊悍猖肆於諸酋獨稱雄長况

吉能把都兒黃台吉皆其弟子雖土蠻與之角勝亦

托身老把都兒自結婚姻藉其聲援今羈以空爵而

無兵衛財力之資人臣獨何惜而不為但必令其大

會衆酋同表入貢方可擬封以彰歸義之榮仍聽各

自為部不必假以統攝之權馴致履霜之漸至於貢

市之議先朝行而不利蓋其故始於逆鸞借以媚虜

故其勢必招彙侮得志於中國今俺答暮年悔禍且

感激 朝廷厚禮鄰吉之恩納款求封出於誠懇豈

昔日兩地為市費財玩敵之比哉虜若奉職通貢賜

答自有常數如其叛盟於吾擬伐之威未嘗少挫會

大同巡撫劉公應箕亦言求貢與馬市不且况俺酋

再使懇請若重違其意恐阻向化之念且驚憤不遂

終為邊患機會一失不可再得虜心更張不可復合

其合不合間不容髮議者又謂倉皇開市恐生外變

果若人言臣請以身當之又虜所須鐵鍋最急頃部

議禁不與市今聞廣鍋毀則不可為兵宜稍稍出官

錢市之來歲責令如數更於是酌其貢道定其貢期

限其貢數與夷使進止之所縷縷可行議市場在大

同以左衛威虜堡在宣府以萬全右衛張家口在山

西以水泉營每歲刺期開市裨將統兵憲臣臨閱硝

黃銅鐵軍器各有禁約虜人毋持弓矢甲冑使得與

沿邊居民有無相易在彼不肆憑陵我亦應加存恤

往年燒荒搗巢兩相殘害今宜盡免以示招携 天

崖卷小乘 卷四十一 子重其事復下部議宗伯潘公晟具題 成祖朝北

虜酋長曾封忠順忠義順寧賢義等王在往籍可考

俺答之封的為有據疏上 制曰可隆慶五年四月

俺答貢名馬三十四 上御建極殿受之遣使奉金

冊封俺答為順義王老把都黃台吉俱都督同知那

吉仍舊官其餘小酋長為指揮同知者十為指揮僉

事正千戶者各十九副千戶二百戶二所賜段錦

衣服有差俺答喜謂使者曰趙全等已伏誅尚有趙

宗山餘黨數十人據有板升此輩不滅亡終敗和約

王公以聞 詔捕獄獄如趙全等例是年秋套虜去  
能亦願輸貢使人言於總軍少司馬戴公才所曰吾  
以俺答爲長專約束彼既修貢 天皇帝得市中國  
財物吾獨處西偏何至使在化外惟太師冷之戴公  
爲言於朝許共入貢開市酌延綏寧夏悉如宣大例  
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官僚授指揮千百戶爵秩者  
四十有九并賜衣帛次年六月 今上登極吉能奉  
貢如俺答其後俺答歿子黃台吉嗣黃台吉歿子扯  
力艮台吉嗣各邊修貢互市如初先後督撫諸臣及

禮卷小乘 卷四十一

三十一

時修邊險飭器械練兵馬三歲一大閱舉無廢墜獨  
東虜土蠻未靖而 朝廷之所經畧亦專事於遼之  
東西焉按貢市之成自決於文襄襄毅而數十年得  
以不敗者實三娘子之力也自三娘子死虜封數年  
未決今雖稍定而帛帛日增邊備日弛苟且玩愒以  
完眉睫恐一日有變不得云高王之爲計也

外夷仕宦

外夷通籍漢唐故事有之然未有如 國朝之盛者  
也吳允誠封恭順伯三子俱封伯阿卜俺只左都督

子勇以和爲姓累功封靖安伯也先土于賜姓名金  
忠大子太師封忠勇王甥把台襲封忠勇伯賜姓名  
蔣信羅秉忠封順義伯安童刑部尚書也先帖木兒  
忽歌亦工部尚書瑣納兒侍御史咬住副部御史閻  
乃馬歹左叅政皆以番將虜酋黎澄工部尚書黎叔  
林工部侍郎叔叔者潘季佑按察副使趙煜太僕卿  
皆以安南國降人其以進士出身者洪武辛亥高麗  
金濤登三甲第五名授山東安丘縣丞歸爲其國相  
景泰甲戌交趾黎庸阮勤勤仕至工部尚書天順庚

禮卷小乘 卷四十一

三十二

辰交趾阮文英何廣成化己丑交趾王京嘉靖癸未  
交趾陳儒仕至右都御史

虜奉佛教

北虜素不信佛自俺答貢市以後頗知有佛教自往  
西番迎取佛經及剃麻僧歸事之時有達賴剃麻者  
俺答敬事尤謹達賴每指松木台吉所居曰此地數  
年後當有佛出松木台吉順義王弟也後達賴剃麻  
卒不一年松木之妻孕矣孕嘗腹中有聲衆僧曰此  
當生佛比產時兒來自言曰我前達賴剃麻也達賴



生時乘馬念珠及經一冊願義王西還以此數者示  
兒已果曰此皆吾故物也甫三四歲言禍福輒應夷  
人聞者走謁不遠千里咸號曰小活佛以其事上聞  
萬曆二十年奉 旨陞松木之子為朵兒只星以故  
夷人愈崇佛教而刺麻之在虜中者教虜皆南其戶  
持戒止殺益虜之臣貢雖 國家威靈致然其佛之  
為助固匪細也只昌名虎督今虜酋皆事佛惟謹手  
持數珠誦佛名不輟云按元主奉佛僧有法王帝師  
尊重甚於天子而其宴會樂舞皆用佛菩薩像曲皆  
雅卷小乘 卷四十一 三十三

建夷

建夷即女直也古肅慎氏在混同江東東濱海西接  
兀良哈南鄰朝鮮漢為挹婁元魏為勿吉唐為黑水  
靺鞨其部落曰女真金祖也後避遼諱曰女直元滅  
金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五 國朝分為數種居海  
西者曰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諸處者曰建州女直

極京最遠者曰野人女直又諸小種甚多皆勇悍善  
射而饑渴喜戰關建州居中為雄長地最要害其人  
知耕種緝紡居處飲食頗有華風永樂元年野人酋  
長來朝已悉規歸附先後置建州等衛一百八十四  
兀者等所二十都司一曰奴兒干官其酋為都督都  
指揮千百戶鎮撫俾統其部落別為站為地面各七  
不領於衛所並約歲一朝貢野人遠無常期已又開  
馬市開原城設安樂自在二州居降夷終 文皇帝  
世諸夷奉職謹徵發惟命我亦厚賞賜金帛已結其  
雅卷小乘 卷四十一 三十三

朝鮮童舍弟董山嗣為建州衛指揮臣何凡察童舍  
歸建州數與朝鮮相告言詔兩解之方七姓之難建  
州臣其甲詔更給此後得故甲詔上更給者凡察匿  
不中乃更分延州左衛置右衛副二甲使董山領左  
凡察領右正統末北虜數煽誘諸夷與窺邊滿住董  
山等咸耳目虜入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無算景泰  
中巡撫王翔遣指揮王武經歷佟往招之稍歸所掠  
而身自入謝然是時諸酋多歿子孫以從亂故盡失  
其賜勅不得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大減恨恨也成化  
二年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諸部來朝貢邊臣以  
禮部定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臆壯始聽不則拒  
之殊非厚往薄來中國所以待夷狄之意請更其制  
下兵部議如承言而董山糾毛憐海西夷入盜邊無  
虛月遣都督武忠往諭并勅考郎兀諸酋撒哈良等  
母堂叛皆頓首謝董山亦悔走闕下自歸言而遣之  
然暴橫自如語言不遜詔羈之廣寧尋誅之以武靖  
伯趙輔為靖虜將軍都御史秉督師討之分三道入  
搗其巢朝鮮亦發兵討其東走輯斬首虜多滿住死

明年築撫順清河駿陽諸堡邊備日嚴夷稽首創而  
一朝廷亦欲羈縻之勿絕後以董山子脫羅為指揮  
滿住凡察後皆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遜貶一官諸  
夷復貢然往往以報董山罪為辭患苦塞上巡撫陳  
鉞不能禁輒築殺降夷以捷聞時大閱汪直方倖功  
鉞揣其意疏言建州夷連紹海西名雖屏敵實懷獸  
心得利則朝失利則寇宜大發兵創之而通事王英  
者復說直是可乘也為他人功直銳甚請行詔以  
兵部侍郎馬文升經畧之直亦繼往文升至則具  
言夷所以叛無他端起于二三酋豪失職怨望及貢  
使苦關吏求索相挺為亂耳宜嚴罰吏而稍寬夷使  
自新可不煩兵服也直心害文升而文升遇直無誣  
禮鉞復構之遂劾繫文升謫戍蜀時諸夷業已聽撫  
有次第會文升去鉞遽言夷酋伏當加修怨怙剛不  
謂無以示警乃遣直行而以撫寧侯朱英帥襲破  
之頗有所獲道遇貢使哈速郎禿等以為賊捕送京  
師誅哈速等五人竄郎禿等七十餘人論功進永保  
國公鉞右都御史直歲增米三十六石請將較理賞

有差而夷人忿怒益深入殺掠焚劫慘於往時矣御  
 史張珍暴其狀旋為直隸謫戍邊遼事蓋壞守臣若  
 用兵思復視夷會其酋完者禿貢馬乞入謝請于朝  
 許之自是諸衛復奉貢請策如故少入寇塞上稍休  
 至正德間海西夷加哈又竹孔革等為亂阻絕朝貢  
 旋無諭解散諸酋夷酋速黑忒最強諸部畏之入  
 貢亦最恭以捕殺叛夷猛克功賜綵幣金帶大帽獎  
 慰之以風勵諸夷其後請乞煩大率以詐冒得官入  
 貢浮于管領乃從兵部議物遼東守臣夷來必嚴核  
 如制方啓關否母納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  
 入寇巡撫孫楡禦之失亡多項之於放為巡撫坐減  
 實物夷人諱不能定顧詐殺譁者夷挾忿數入塞殺  
 掠如成化時復時時與虜合為邊患撫臣連以不任  
 罷去遼東西大門已復稍戰朝貢不絕萬曆初李成  
 梁之擾兵遼左也建酋阿台等叛成梁中其場它失  
 為軍嚮導并掩殺於阿台城下成梁遂請封其孫奴  
 兒台亦為龍虎將軍阿哈赤狡黠懷叵測心因得奄  
 有各部勅書盡并各部地成梁備與親比奪割膏腴

卷八

三十七

地與之日以強富不可制四十六年襲破我撫順清  
 河一城殺總兵張承胤且貽慢書 上聞震怒為罷  
 巡撫李維翰官起故部御史楊鶴往經畧賜劔得誅  
 不片命者鶴集四方兵以四路進總兵符公劉綎皆  
 宿將也遇虜伏全軍覆沒凡易數經畧竟失開原廣  
 寧遼兩經畧詔獄迄 四朝尚未有定局云 今上  
 即位起袁崇煥為經畧尚書崇煥高自擬謂五年之  
 內可滅奴中與奴昵奴曰毛文龍在海上不便遂因  
 私會誅之 上亦恐不問後竟招奴入定欲緣會講  
 和以卒五年之議奴遂闖入喜峯口突犯 京師橫  
 不可制煥又按兵不動 上召見賜貂裘面諭再三  
 後責及斬毛帥事遂械繫詔獄法司具以反狀聞遂  
 寘極典毛氏因上訴稱冤上俱不問人俱服 上英  
 斷云時邊燭疎缺上召募兵修關隘奴亦畏懼不敢  
 肆測 上時有斬獲而人臣無敢有談和者  
 碓菴小乘卷之四十一 終

卷八

三十八